序

石川达三（1906—1985）是日本当代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自一九三五年以《苍氓》获得第一届芥川文学奖，一跃登上文坛以来，在半个世纪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勤于笔耕，硕果累累，共创作了四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众多的中、短篇小说，还有大量的散文、评论、随笔，为日本文坛以及广大读者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文学遗产。

石川达三的作品，主题深刻，内涵丰富，文笔犀利。他始终站在现实生活的第一线，以高度的责任感、敏锐的洞察力，严肃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表现出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胆略和气魄。这在历来崇尚描写个人琐事、视私小说为正统的日本文坛，确实难能可贵，也显示出作者卓然不群、独树一帜的风格和人格。石川达三的许多作品，例如《苍氓》、《金环蚀》、《风中芦苇》、《破碎的山河》等已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深受读者的欢迎。

一

撰写类似报告文学式的作品是石川文学的一大特点。石川达三的许多小说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经过认真

采访和实地调查，予以艺术概括而成为小说。日本文坛称这类作品为“经过调查的艺术”。其中的代表作有：《苍氓》、《见不到阳光的山村》、《活着的士兵》、《风中芦苇》、《人墙》、《破碎的山河》、《金环蚀》等。

长篇小说《见不到阳光的山村》是作者继《苍氓》之后又一部表现社会问题的力作。而且在“作品的纪实性方面，有超出《苍氓》之处”。这部作品以修建奥多摩人工湖为背景，描写小河内村这个“一天日照只有五小时”的小山村，在一项为“大东京”而进行的水库工程中深受其害，面临着被湖水淹没的危险。作者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立场上，批判政府的官僚机构，超出了那种描写“政治与民众的对立，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文明的祸害与资本的猖狂”的表现模式。

《活着的士兵》是作者于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作为《中央公论》社特派员，随一支侵华日军进行战地采访之后撰写的。它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侵华日军高岛部队由华北到上海，一路侵占常熟、无锡、南京等地的战争场面。小说通过描写一等兵近藤、平尾，下士笠原，随军和尚等人的种种行径，具体而有力地暴露了侵华日军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狰狞面目。由于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军队骇人听闻的暴行，从而引起笔祸——它一发表即被日本当局扣押查禁，并以“虚构事实”、“扰乱安宁秩序”、违反“新闻法”等罪名使作者被控而受到法律制裁。

这些针砭时弊、面对现实的作品自然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作者因此赢得了“直言居士”的美名。然而，一批固守私小说传统的文人雅士却不那么理解和欣赏，诸如《金环蚀》那样重要的作品都未给列入某些文学史专著的年表之中。不过，石川达三

对此毫不介意，依然“脱离文坛的主流，孤独地走自己的路”。他在《小说经验谈》一文中说：“我倒认为，一个作家肯花时间，开动两脚，尽可能调查研究一番后再写，那才见出他的艺术良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进行了调查就万事大吉。问题在于调查来的资料，要经过消化，看看有多少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二

石川达三的另一特点是写“风俗性小说”。然而，他的风俗小说不同于一般，它们并非肤浅的风俗记录，而是立足现实，面向社会，较深刻地表现某一阶层的社会心理，并敏锐地反映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结婚的生态》、《青青智慧草》、《年轻时的伦理》、《母系家族》、《并非无望》、《浑身是泥》、《充实的生活》、《骨肉至亲》、《四十八岁的抵抗》等。其中《结婚的生态》、《母系家族》均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并非无望》描写战后失业军人矢吹夫妇因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迁，不得不放下架子，经商谋生，重新起步生活。小说深刻地刻画了主人公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同时也描写了他们周围的人们，有为生活所迫而当强盗的旧军人，有受到战后新思想影响的大学生，有活泼开放而迷恋于跳舞的寡妇，展现了一幅浓缩的社会风俗图，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战后的混乱凄凉而又不乏生机的社会现实。这部作品出版后，在文坛内外深受好评。《并非无望》与《四十八岁的抵抗》等书的书名，一度成为日本的流行语。

《青青智慧草》描写一群面临毕业、即将踏上社会的大学生，为了医治“毕业前的忧郁”，出门进行短途旅行，以期在大自然的旖旎风光中体验美好的青春。小说鲜明地塑造了恭子这一现代

都市女性的形象，以及竹内、小谷野、白井等男学生的性格，反映出当时知识型青年的风貌。

《神坂四郎一案》以独特的创作方式，表现了生存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阴暗面。短篇小说《风雪》和《骄矜的三代人》也相当精采，在平静的叙述中，分别反映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封建旧家族制的冷酷。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战争的痛恨，对旧思想观念的批判。

石川达三反对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但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左拉十分钦佩。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心猿》就有明显仿照《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地方，他的一些创作技巧也不无自然主义文学的痕迹。然而，这与私小说是不同的，因为他更多地吸取了左拉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成份。石川达三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有人说我是风俗小说作家，我可从来没考虑风俗不风俗。小说的主题都是从耳闻目睹的社会现象中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一切违法、不公、畸形、错误、非法的权力和财富，以及不合理的要求和压迫，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叫人无法沉默下去，于是并非为了艺术，而是作为一种呼吁，一种倾诉，以期引起共鸣。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结果便形成了小说……"

三

石川达三生于一九〇五年，祖籍在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父亲是中学教师。一九二八年，他因付不起学费而从早稻田大学英语系退学，后来考入国民时论社，任《国民时论》杂志编辑。一九三〇年，他得知移民公司将把一批移民送往巴西，就积极加入这一队伍，认为去巴西，可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转机。这一冒险生

涯，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接触到一些“现代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从而积累了创作素材，奠定了他成为作家的根本方向。《苍氓》就是作家根据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撰写的，表现了移民的痛苦生活。

石川达三从最初反映劳动人民的不幸生活，逐渐发展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最后热忱讴歌群众运动风暴的到来以及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在“金权政治”下的丑恶。他对发扬光大日本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然而，石川达三始终没有当上日本艺术院委员，也未获得日本文化勋章。可见他在日本文坛是受冷遇的。作者“经常处于孤立地位”，其作品却受到许多读者的拥护，这是值得作者自豪的。日本《朝日新闻》在评论石川达三时说：“他一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通过文学向现实生活中的歪风邪气、腐败和不公挑战。他不怕自己成为少数派，坦率地发表意见，并挑起社会的争论。他是一位有着反骨的人物。”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久保田正文认为：“石川达三确实在昭和文学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然而，目前对石川达三的研究还仅仅是个开始，这有待于更多的有志青年对这位伟大作家作更深入的研究。”

随着人们对石川达三的介绍和研究，这位日本文坛的“反骨型”作家将会被更多的读者所理解，他的作品亦将愈加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在这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中编选一册石川达三的作品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郭洁敏

目 录

并非无望

一

哲学家亨利·柏格森① 曾经撰写过一本关于笑的名著，可是其中漏写了一种重要的笑。他是这样论述滑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笑的：由于感到滑稽，致使肉体发生反应，呼吸中枢在无意识中受到刺激，于是就产生了笑。可是，有一种颇为深刻的笑，它是在不感到任何滑稽，因而没有肉体反应的情况下，即没有受到外界刺激，完全是在个人的自由意志支配下产生的。关于这种笑，柏格森未曾留下片言只字，——那就是女人的笑。

一般的笑，不仅对于笑的人本身，而且对于其他人，也是有益而无害的。可是这种特殊的女性的笑，是一种在任何场合都会伤害对方的、有害的笑。虽然是有害的，但也并非没有益处，因为这种笑对于笑者本身，是极其有益的。对于她们来说，这种笑好比是一种隐身草，躲在这种笑的后面，就可以逃避一切责任，就可以拒绝男性的追求。男性所有的进攻性武器，碰到这道“马其诺防线”，都将一筹莫展。曾经率领巡洋舰队进攻爪哇岛，在珊瑚海打过仗的矢吹上校，近来也正在为柏格森著作中未曾论述过的夫人加津子这种奇怪的笑所苦恼。

矢吹已被开除公职，目前的处境真可谓捉襟见肘。三十年来只知道用大炮击沉敌舰的人，要在放弃一切战争，连一门大炮

也没有的国家里苟延残喘，是不可能找到适当职业的。遇到昔日的同僚，大家互叹苦经时，有人曾笑着提议道，是否到南冰洋去开炮捕鲸。可是对于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来说，南冰洋的气候毕竟太冷了。碌碌无为地消耗着国家紧缺的粮食，矢吹日见衰老，他两颊瘦削，双目黯淡，白发苍苍，弯腰曲背；他的左手患了神经痛，每当天快下雨时，就连带子也系不上。中午吃的代用食品，肚子很不受用，连肠胃也似乎变懒了。矢吹觉得，自己身体中的一切器官，好象组成了一个工会，开始对自己的军人精神消极怠工了。

尽管他心里明白必须出去活动活动，以寻找一个职业，但是，他感到去了可能也是枉费工夫，因此他就难得离开椅子。矢吹呆呆地坐在紫檀木桌子旁，把烟具挪到自己的身边。烟丝已经所剩无几。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他的夫人加津子从他前面走了过去。加津子穿着一套茶色的条子西服，露出两条细长白皙的小腿。她比矢吹小十三岁，今年还只有三十五。虽然她的脸看上去有点苍老，可是白皙的小腿却还象姑娘似的，显得很年轻。

加津子走过去后，矢吹"喂！喂！"地叫了两声。加津子收住脚步，回头从帘子的边缝里询问道："干什么呀？"

矢吹把老婆从头到脚打量了半天，说："又做西服啦？"

"哼哼！"加津子用鼻子吭了一下，哈哈笑着走开了。

这种笑，正是柏格森的哲学著作中所没有提及的。与其说它是一种笑，不如说它是一种轻蔑，是圣雄甘地的不抵抗、不服从的笑。加津子笑着走开后，矢吹还是呆呆地坐着，没有任何反应。

---

① 亨利·柏格森(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

沿着走廊朝左面一个直角拐弯，孤零零的还有一间六铺席大小的房间。最近，这间房间已租给了一个名叫大野木的帝大学生。他是加津子伯父的儿子，也就是加津子的堂弟。加津子的伯父曾经资助过矢吹的学费，对于矢吹来说，他简直恩同父母。实际上，矢吹夫妇是受恩人之托，负责照看其儿子的。大野木来的时候，乡下派人送来了一斗① 白米，以后则每个月送一斗来，其用意完全是“请多关照”。对于失业军人来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寄宿者，因此加津子对他也是关怀备至。矢吹坐在客厅里，他只是用耳朵留意着加津子和大野木的动静。不知怎的，他觉得有点心神不定。

加津子斜倚在走廊的藤椅上，嘴里衔着一支烟，打开了一本时装杂志。这时，浴室里传来了哗哗的水声。加津子衔着烟，霍地站了起来，把时装杂志往椅子上一搁，就朝浴室走去。

“你在干什么呀？”

大野木穿着一件衬衫，正在盆里搅动着。他脸庞瘦削、俊美，显得有点懦弱，但身量很高。

“没什么，我想洗衣服……”

“傻瓜蛋，男人是不能洗衣服的。你给我走开！”

“不，衣服我自己洗！”

“行啦，走开吧！”加津子把香烟扔到水槽中，推开了大野木。大野木又来推加津子。

“妈妈关照过我，不能给婶婶添麻烦。”

“叫我婶婶我可不敢当，我是你的堂姐呀！来，让开，让开！”

“这衣服脏得很呢。”

---

① 日本的一斗，约合中国的1.8斗。

加津子不顾大野木的阻拦，撩起裙子下摆，露出白皙的膝盖，在盆前蹲了下来。大野木垂着湿淋淋的双手伫立在一边。

矢吹依然坐在客厅的紫檀木桌子边，他望着蜻蜓在院子里繁茂的玉蜀黍叶子上飞走又停下的情景，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浴室里加津子和大野木的谈话。叫矢吹感到奇怪的是，自己的老婆不仅话语中充满了朝气，而且态度粗鲁而略带蛮横。一言以蔽之，她正处于兴奋状态。听着听着，矢吹不禁心烦意乱起来。

“哟，这是什么呀？”加津子问道。青年似乎没有作答。

“这红的是沾的什么呀？”加津子问道。大野木还是一声不吭。

“大概是口红吧。嘿，你这个人，真不简单哪！一个学生在衬衫上沾上了口红，成熟得太早啦！”加津子说道。

大野木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可是矢吹没有听清楚。

“嗬，你去跳舞厅了吧？”加津子问道，“你来东京还只有两个月吧。这短短的两个月里，你就跳上舞啦？”

“我从高中起，就已经跳喽。”大野木答道。

“喔，那已经跳得相当不错了吧。近来，好象大家都在跳，我也准备学学呢。”加津子说。

矢吹越发感到心神不定了。说到跳舞，海军军官基本上都会，自己在年轻时也大跳特跳过。可是如今，自己的老婆想学跳舞，矢吹感到有点困惑。不管女性怎么解放，矢吹也多少会感到困惑的。主要的原因是：一个失业军人是无法跟老婆一起去跳舞的。

矢吹在接纳大野木时，曾经收到过大野木的父亲——一位汉学家的一封谦恭有礼的信。大野木的父亲在信中说，自己的儿子从小生长在农村，什么都不懂，因此想请矢吹对他施以现代化

的教育。再说他以前寄宿在一个同乡的四铺席半大小的公寓房子里，生活颇为不便，对学习妨碍甚多，本人也一直想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因此明知会给矢吹增添许多麻烦，但还是拜托了云云。

大野木看上去挺温和老实，甚至还有点傻。可是听了方才浴室里的谈话，矢吹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大野木经常穿着白麻布西服穿过院子外出的情景。矢吹曾问过他，学生能穿这种服装吗？大野木回答说现在大学生可以穿西服。那肯定是去跳舞的。

日本自提倡男女平等以来，妇女们都热衷于跳舞了。据说右边那一家的寡妇，在自己家里举办舞会；而左边那一家暴发户的夫人，则坐着小汽车出去参加舞会。似乎只有通过跳舞，妇女才能获得解放似的。看来，加津子最近也肯定有点动心了。加津子还只有三十五岁，跳跳舞是不足为奇的。不过，矢吹已年近半百，不再是跳华尔兹，跳探戈的年纪了。夫妇俩已经失去和谐，感情上也有了差距。矢吹倚在桌子上，用手托着腮帮子。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妙了。

加津子似乎在后院的竹竿上晾衣服。不一会儿，她就从走廊回到了原来的藤椅上。大野木也好象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喂，加津子！”矢吹喊道。

“嗯——”加津子拉长了声音应道。

“大野木的事儿啊，你别太操心啦！”

“别的我又没有操心什么罗！”加津子顶了他一句。

矢吹自己也觉得，这么说有点缺乏男子汉气概，可是不说上几句，又怎么也放不下心来。

“衣服什么的，还是让他自个儿洗的好！过分把他当少爷看待，会惯坏他的！你太爱管闲事了。”

加津子对此只是一笑置之，随即便自顾自地翻阅起时装杂志来。就是这种笑！这种神秘而玄妙的笑，是柏格森未曾考究过的。如果翻译一下的话，这种笑既可以理解为"你在说些什么呀？"的意思，也可以译为"好啦，别说啦！"，还可以解释为含有顶撞意思的"多管闲事！"。其中究竟属于哪一种意思是含混不清的，然而这是一种不用反抗形式的不服从。矢吹没有再说什么。再说下去，那就牵涉到做丈夫的水平问题，太自讨没趣了。

这时，院子的后门打开了，传来了两个人的脚步声。当他们打灌木丛和吊钟花旁边走过时，矢吹才看清了他们的身影：一个是男青年，上身穿一件衬衫，下身穿一条白长裤，没有戴帽子；另一个是女青年，细高挑儿，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连衣裙，胸前别着一朵花。两人走过长势茂盛的玉蜀黍地后，就朝那间六铺席大的屋子走去。这时，女青年先朝屋里喊了一声：

"大野木在吗？"

大野木仿佛正在等候他们，一听到喊声，便打开窗户，低声把他俩从廊檐下请到了屋里。

"这两个人干啥来的？"加津子悄悄地问道。矢吹叹了口气。事情似乎变得复杂起来了。

二

矢吹家的右边是副岛家。副岛家的遗孀多岐子，一次也没有来看过矢吹夫人。倘若有什么事情，她就让女佣拿着信来请她过去。让别人找上门来，这似乎是副岛家的规矩。据说多岐子与某位伯爵有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因此加津子对她总是退避三舍。多岐子三十刚出头，丈夫战死在新几内亚，差不多

从二十六岁起，她的生活就跟寡妇相去无几。因此，她虽然有一个七岁的男孩，可是人显得很年轻，仿佛还是个姑娘。在这方面，加津子也是感到望尘莫及的。

对于多岐子派女佣拿着信来叫自己过去，加津子虽然很恼火，可是每次去了之后，都没有吃亏过。妇女们在邻里间的交往中，也要考虑到利害得失，只要不吃亏，毕竟还是肯上别人家去的。

加津子身穿西装，脚拖木屐，穿过小巷后从便门进了副岛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五十来棵向日葵正开着花。她没有钻过向日葵去厨房，而是朝右一拐，穿过爬满蔷薇花的拱门，来到了草坪上。然后再踩着十来块踏脚石，走到了走廊前。多岐子穿着肥大的白长裤和黄色的短上衣，斜倚在藤椅上，一边听着留声机的音乐，一边在舔食冰淇淋。看到加津子来了，她便一下子从藤椅上站了起来。

"对不起，夫人，我把您叫了来。我真是太无聊啦！其实呀，昨天有人来推销了西瓜，我正冰着呢。西瓜刚上市，所以我想与您一起分享。很抱歉，您忙吗？来，上来吧，这里有风，可凉快呢！"

多岐子年轻，美貌，能说会道。当你觑着她的花容玉貌，听着她摇唇鼓舌时，你就自然而然地会想起《论语》中的"巧言令色"这个词。因此，她的仁慈之心，无疑是微乎其微的。不过，目前她拥有相当丰厚的资产，过于充裕的时间和独身生活的健康。为了给如许的自己以安慰，她不能不利用他人。要利用他人，就必须施以小恩小惠，那当然并非出于真心。请加津子吃西瓜，也是她的这种手法之一。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佣，用银盘端来了切成新月形的西瓜。

"哟，太美啦！今年夏天，我们甭想买西瓜喽。这西瓜很贵

吧。"加津子对价格流露出一种敬意。她的食欲是比较旺盛的。

"好啦,别谈论价格啦。具体多少钱一斤,我也不清楚。反正水果要是也实行了统制,价格也许马上会翻一番的。我想还是趁现在没有涨价时尽量多吃一点上算,您说是吗?夫人,听说内阁换了班子,大米的配给已经取消,火车票涨了两倍。这种政治跟过去有什么两样呢?我可生气呢,夫人!物价再往上涨,我们都要变成穷人啦!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把想做的事情都预先做好。跳舞我也打算再学一点,以后就在家里举行舞会,真的,夫人。快,趁还凉着,来一块好吗?"

两位饶舌的妇女,拿起银色的汤匙,开始抠新月形的西瓜,一边吃,一边絮聒。多岐子唤加津子来,目的是为了闲磕牙,请吃西瓜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对于女性来说,饶舌犹如沐浴,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哩哩罗罗地扯上一小时光景,她们就会觉得神清气爽,犹如凉风吹入胸中。这是再好不过的消夏妙法呀!

"您说跳舞,夫人……"加津子一手拿着汤匙,"您知道吗?我家最近来了个学生,是我的堂弟,今年春天来上帝大的。因为他父母亲出面求的情,没有办法,一星期前我们就把他接收了下来。前天,他开始洗衣服了,因此我就走上前去帮他洗。往盆里一看,我发现他衬衫的这个部位沾着口红。于是我就问他,你是个学生,究竟在干什么来着?他回答说,去跳舞厅了。这口红是舞女沾上的呢!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他说从高中起就一直在跳,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不一会儿,有个女的——估计是那个舞女,与一个男的一起从后门进来,去里面找那个学生了。他们约莫谈了两个小时才离去。我有点生气,就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去给他们送茶。进去一看,那个女的指甲涂得红艳艳的,可惹人讨厌呢!而她的手脚却是黑乎乎的,肯定没有好好洗澡。现在

的学生，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呀！我以为他们在谈些什么呢，暗中一听，原来是在谈论必须结成民主青年同盟，与日本的封建势力展开斗争什么的，简直叫人莫明其妙，真是太有趣啦……我家的那个学生，人看上去很老实，而且还显得有点懦弱，不过很会巴结人。他刚来就夸我的菜烧得好；我往洗干净的被套里放棉絮时，他还会过来做我的帮手哩。我就让他帮了忙。”

“夫人，不知您家的那位学生，肯不肯来我这儿？”多岐子擦着沾满西瓜汁的嘴唇，问道，“肯不肯来教我跳跳舞？我在做姑娘时学过一阵子，我想再巩固一下，然后就正正式式地举办家庭舞会。”

“喔，您要学跳舞，那到跳舞厅去不就得啦？听说那里有教师，他们会正式教您的。嗳，我们家斜对面的犬饲夫人，好象经常在傍晚时分坐小汽车出去。听说是去舞厅学跳舞的哩！”

“舞厅这种地方我不喜欢，我想在家里学。来，您来看这房间……”多岐子放下汤匙站起身来，打开那间十二铺席大小的西式房间，以及与此相连的八铺席大小的吃饭间的门，说道，“稍微长了点。不过把家具往那边挪一下，估计就行了。十五六个人不成问题哟！”说着，她将两三把带扶手的椅子推到了角落里，仿佛马上就准备跳起来似的。靠墙放着一架钢琴，钢琴上搁着其亡夫着一身戎装的照片。

“要是把这些玩艺儿统统放到贮藏室去，房间就大喽。”多岐子挥舞着裸露的白皙的手臂，说道。

由工作产生的疲劳，能使人在休息时感到愉快；而由怠惰产生的疲劳，只能使人在休息时感到烦躁和悔恨。副岛多岐子拉开床前的窗帘下了床，随即往椅子里一坐，叼起一支烟，开始跳

望起远处街市上的灯火来，同时也为一天即将过去而感到后悔不已。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六年前丈夫睡过的那张床铺上，现在只有一个男孩子摊手摊脚地睡在那里。以前每次上床前，丈夫总要轻轻地把手搭在她的背上抚摩一番，使她快活得浑身打颤。如今，丈夫永远不再回到这个房间里来了。这一年光景，她养成了睡觉前喝酒的习惯。她是想借一两杯啤酒或少量的苦艾酒之类的甜酒，来摆脱一天的悔意，忘却自身的孤独，好让自己安然地进入梦乡。

她是副岛家的继承人。结婚后她住到了这儿，而她那年迈的双亲，至今还住在世田谷豪华的公馆中。由于孩子是副岛家的后嗣，所以多岐子必须将儿子抚养成人。女继承人的悲哀就在于：丈夫阵亡后她也不能离婚回到父母那里去，因此重新结婚也就无从谈起。把儿子托付给父母亲吧，父母亲毕竟已经老态龙钟；再招一个女婿吧，估计很少有人愿意到有孩子的人家来。

尽管多岐子抱怨自己的遭遇，诅咒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她目前的处境。维护古老家族制度的民法虽已作了修改，可是自己生的孩子，还得由自己来抚养。幸福的回忆是那么短暂，这样度过一生实在太可惜。如此心烦意乱的她，偏偏又遇上了战后动荡不安的社会。她的焦躁不安使她失去了自制力；她想充分领略一下女性愉悦的冲动，则使她心旌飘摇。她打算在家里举行舞会的计划，只是她这种欲望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

住在矢吹家斜对面的犬饲夫人，据说经常到舞厅去学跳舞。多岐子很瞧不起经常上那种沾满汗水和尘土，脏得简直象垃圾箱一般的地方去跳舞的犬饲夫人。若想跳舞，在自己家里举办个高雅的舞会不就行啦？在这方面，她表现出了一种贵族情调。

不仅如此，作为旧资产阶级一员的副岛夫人，还十分讨厌新兴的资产阶级。她认为，通货膨胀越厉害就越赚钱的犬饲的夫人，简直是盗贼。为了同这种靠偷盗发家的人一争高低，她想举办个高雅的舞会，以显示有闲阶级的玩乐方式。多岐子把粉色睡袍的下摆一掖，站起来，开亮小桌子上的台灯，拿起了笔。

昨天招待不周，请多包涵。关于跳舞之事，要是府上的那位大学生方便的话，我想请他今天下午三四点钟过来。请您转告一声好吗？您最好也一起来。

她打算明晨让女佣将这条子送去，认为矢吹夫人定会将那大学生带来。在她的眼里，矢吹夫人这个失业军人的妻子无异于一个女佣。对估计会来的大学生，她不抱任何希望。

熏风，薄云，燠热难当。风把许多白色的鸡毛，从丝柏树篱的下半部，吹进了矢吹家的院子。从走廊到客厅，地上全是白色的鸡毛，宛若下过一场鹅毛大雪似的。

"妈妈，犬饲家又杀鸡啦！"梳着辫子的女儿，从小书桌上抬起眼睛，说道。就在四五天前，犬饲家的鸡毛也飘到矢吹家的院子里来过。这个暴发户似乎每四天吃一只鸡，可是失业军人的家里，元旦以来还未曾见过一块鸡肉呢。

矢吹站在走廊上系着领带。领带系好后，他望着满地的鸡毛，没有发表任何感想。不过，他也并非没有痛苦的感觉。

"出去？"加津子用抹布抹着书架子，问道。以前在矢吹担任军令部课长和舰长那时节，加津子对矢吹发问时，要比这温文尔雅得多："您出去吗？"现在，矢吹已经被宣布开除公职，加津

子对矢吹就不再如此尊敬了。

矢吹丝毫也不想责怪对自己不再使用尊敬口吻说话的妻子。失去了昔日威严的丈夫，怎么还有资格要求妻子保持昔日的贤淑呢？这是在社会的变迁中产生的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相反，他倒颇为可怜妻子。矢吹明白，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对自己的丈夫不再怀有敬意，是何等的不幸啊！矢吹正穿着上衣，加津子又发问了：

"去银座？"

"就在附近走走，有什么事？"

"今天有希望吗？"

"那要去看了才知道。"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希望。不过，尽管没有希望，也不能老闷在家里啊。在世人的眼里，一个被宣布开除公职的近五十岁的旧军人，简直是一个罪犯。你倘若想找个职业，大家就会处处提防着你，仿佛你犯有前科似的。养老金已经停止支付，银行储蓄已被冻结，公债不让兑现，物价飞涨，不给安排职业，要活下去真是何其难哪！这一点，世人并不了解，他的妻子也不了解。尽管没有希望，可是矢吹还得出去找找工作看。他轻轻地吹起了口哨。他不知道自己吹的是什么歌，他只是随便吹吹这支自己还记得的、调子凄凉得出奇的歌曲。年近半百的老头儿的口哨声，不知怎的包含着一种哀伤而美妙的颤音。

加津子从衣橱的抽屉里找出一只小方盒，然后啪地打了开来。小方盒里放着一枚"勋三等旭日中绶章"，中间的宝石红得象鲜花。

"这个已经不要了吧。"加津子冷丁地说，"还不卖掉？得买米啦！"

加津子感到有点愤懑。把这个卖掉后，舰长夫人就将降格为平民百姓了。事实上，她已经降格为平民百姓了。她想舍弃虚无的旧名声的念头，变成了对社会的愤懑。不过，社会毕竟太远了，因此她的愤懑就转到了丈夫身上。对于妻子来说，一个失去了荣誉的丈夫，是无法叫人感到满意的。卖掉勋章是对丈夫的报复，也是对让她大失所望的国家的报复。

矢吹接过勋章，以微笑来回答妻子的愤懑。其实，勋章是他自己藏到衣橱的角落里去的。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想再看见它了。可是要把勋章卖掉，他可没有想过。矢吹把勋章拿在手里看看，心里的确很不是滋味，耳畔还传来了奇妙的音乐——那是炮塔旋转时的声音，舰载机螺旋桨的声音，飞机弹射器工作时的声音，舰首劈开白浪的声音和舰艇推进器的声音。由这些声音交织而成的交响乐，曾经使矢吹获得了上校的地位，曾经捍卫了矢吹的荣誉。象征着昔日地位和荣誉的勋章，如今成了禁止担任一切公职的标志。这可笑的玩具，旧日本的玩具，卖掉算啦！

"大概值多少钱？"加津子问道。

"恐怕一钱不值了吧。"矢吹笑着回答道，然后将装着勋章的盒子放入了口袋。

不知能值多少钱，估计够一两个月的生活费吧。三十年来舍生忘死，为国效劳，这就是三十年努力的一丁点儿利息。靠这点利息要是能生活两个月，那就无话可说了。今后，谁还会愚蠢地去舍生忘死呢？自己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应该好好爱惜才是。失去了地位和荣誉，卖掉了勋章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束缚自己了，自己就轻松愉快，自由自在了，这倒挺不错呀！现在的自己是无望的，缠绵于往事的自己的人生也是无望的。唯有彻底抛弃郁悒的过去，说不定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

矢吹拿起藤手杖，朝大门口走去。这支手杖，是他在新加坡买的。手杖勾起了他对过去战斗历程的回忆。加津子没有把他送到大门口。矢吹怀着孤独的心情出了大门。

大门的贴对面，是一片废墟，那是一座毁于战火的公馆留下的。过去，那里高耸着绿色的屋顶，众多的窗口上垂着白色的窗帘，草地上还有两条狼狗在打闹。现在，那片废墟始终无人问津，夏草在碎砖破瓦间开花，蜻蜓在断壁颓垣上翻飞。能使人回忆起昔日之豪华的，唯有徒然耸立在广阔天宇之下的那根粗大的烟囱。那根黄色的烟囱，就这样成了一块战败纪念碑。

小学生们大概刚刚郊游归来，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打矢吹家的大门前走了过去。他们唧唧喳喳、叽叽嘎嘎地嚷嚷着，还不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父母亲窘迫的生活，明显地反映在孩子们的脸色和服装上。矢吹站在石头门柱前，目送着打自己面前通过的孩子们。污秽的脸蛋，瘦削的面颊，晒得黝黑的脖子，豁了口子的鞋，绽线的衣服……他们还唱着歌呢。以前唱过《航空队之歌》的小嘴，现在正在唱革命歌曲。年轻的男教师也与大伙儿一起唱着。矢吹举起藤手杖，猛地在空中挥了一记。不知何故，他觉得自己的余生很难逆料。在小学生队伍扬起的白色尘埃中，矢吹慢吞吞地迈出了脚步。

副岛家年轻的女佣，穿过院子边的小巷，钻进了矢吹家的后门。她那红通通的胖手上，捏着一封多岐子的信。加津子为采摘第一批番茄，正拿着剪刀站在院子里。加津子接过信，随即拆开了信封。正当她要读信时，侧耳一听，大野木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热烈的谈话声。今天，大野木那里好象来了四五个人。

三

大野木靠在下截装有挡板的窗户上，正在使劲地嚼山芋干。他旁边的一位青年，也在使劲地嚼着。青年的旁边是位姑娘，穿着西装，看上去二十五六岁，她也在嚼着山芋干，她那包金的门牙，吃东西时金灿灿的。聚集在这间屋子里的五男二女，仿佛比赛似地嚼着山芋干。他们嚼一阵子议论一阵子，议论一阵子再嚼一阵子。摊在报纸上的浅黄色山芋干，眼看越来越少了。

靠墙放着大野木的小书桌，书桌旁边有个书架，书架上的书屈指可数，这证明大野木很不用功。除开《牧野刑法》、《亲族继承法》等理论书籍外，还有《裸体美术杰作集》等大开本的书和《交谊舞研究》。书桌上搁着一面小镜子、一瓶发蜡和一把胶木梳子。

"近来，到处都在成立青年会、青年同盟什么的。这种做法我表示反对。"其中的一个说道。此人盘腿坐在铺席上，穿着一件脏乎乎的衬衫，衬衫袖子挽到了胳膊肘子上面，裤腿儿则挽到了膝盖，露出两条毛茸茸的小腿。与毛腿一样，此人的络腮胡子也很浓密，仿佛刷子一般，但他年龄不过二十五六岁。

"我也反对哟！"穿着肮脏的白色连衣裙的姑娘说道，"我们学校里近来也出现了一个叫做'文化研究会'的青年教师组织。我还以为他们在干什么呢，原来只是想学点俳句和阅读英文的《圣经》，真是岂有此理！"

她是个小学教师，电烫的头发，唯有脸打扮得很漂亮，而脚上却连袜子也没穿。大野木觉得，要是在晚上，她很有可能被人误认为是娼妓呢。

“嗨，搞文化研究也行嘛，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坏事呀！”坐在毛腿儿旁边的一位青年自命不凡地说。他尚未满二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少年。

“不过嘛，”他歪着头，神秘地露出了讥讽的微笑，“虽说搞文化研究，可是文化是多种多样的呀。到底研究哪一种文化呢？得先确立一个方针哪！”

“那还用说。”小学教师接上了话头，“所以，单纯地搞文化研究，就有可能与时代背道而驰哟！我们追求的文化，诸位，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应该以民主主义为基础。”

大野木笑吟吟地聆听着。

“对，应该如此！”镶金牙齿的姑娘用力地点了点头，随即又咬了一口山芋干。

“道理确实如此，不过我反对这种做法。”毛腿儿说。他这个人老是喜欢唱反调。

“好，听听反对意见吧！”少年提议道。

从院子里清晰地传来了加津子用剪刀采摘番茄的声音。大野木只是脸朝着正在展开讨论的大伙儿，耳朵却在听着那剪刀声。他回忆起前天在浴室里看到的加津子白皙的膝盖来。他认为，加津子是故意以洗衣服为名，在他面前露出膝盖的。他看到的虽然只是她的膝盖，可是她那白皙而滑溜的膝盖，却使他产生了对加津子全身轮廓和手感的联想。不仅如此，他似乎还瞥见了加津子的心思。今天，矢吹好象出去了。他晚上几点钟回来呢？大野木闭上眼睛，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讨论还在继续进行，发言的中心人物是持不同意见的毛腿儿。

“总而言之，我认为空洞的议论是愚蠢的。今天，我是搁下

政府机关里的工作到这儿来的啊！光这么空发议论，我们的聚会就毫无意义了。这对于民主革命，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掌啪啪地拍打着自己毛茸茸的小腿。看他讲话时的神态，仿佛他准备一个人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似的。他非常自信。如果搁下政府机关的工作就能完成民主革命的话，那么关闭政府机关无疑是民主革命的一条捷径。大野木感到有点疲倦，就把头枕在手臂上打起盹来。

“我很想听听丸山君的具体方案！”从小学女教师红艳艳的嘴唇里，喷出了一股烟雾。她吃了一通山芋干，开始“饭后一支烟”了。

“我的具体方案极其简单，”丸山转而摩挲起自己的毛腿来。镶金牙的姑娘默默地瞅着丸山的动作。大野木噗嗤一声笑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些什么。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民主革命干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民主青年同盟既不需要开研究会，也不需要开审议会和联络会。所有的工会净是开会。如果认为开会能开出个日本的民主化来，那与以前的官僚主义有什么不同呢？”丸山说得头头是道，象是在发表演说。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大野木无聊地插了一句。

“我说首先应该行动！”

“行动什么呢？”

“这个嘛，”丸山两撇浓眉皱了一下，“首先应该确定斗争的目标，然后就是每个人朝着这个目标勇敢地进行斗争。我们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封建势力到处都扎下了根。我们应该与之进行斗争！每个成员都必须行动起来，与封建势力展开斗争，这

就是我们广大青年的神圣任务。讨论和开会，是打不倒敌人的，需要的是我们跟敌人的肉搏战！”

日本青年不懂措辞。与其说不懂措辞，毋宁说词汇贫乏。他们在讨论中所使用的词汇，均来自共产党的常用语言和军国主义的宣传语言，而讨论的内容却是民主主义。乍听起来，似乎有一种回复到了一九四四年的感觉。而且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字眼，与新社会已经不相适应，他们是多么的迟钝。不过，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一心在寻求斗争。民主革命这个复合词，对他们似乎具有一种魅力。

“请举个具体的例子吧，你有自己的斗争目标吗？”坐在丸山旁边的少年，将了丸山一军。

这时，纸门外传来了呼唤大野木的声音。是加津子夫人在叫他。大野木站起身来，跨过山芋干，朝门口走去。小学教师近松，朝着大野木的背影，怪模怪样地笑了一笑。

“你来一下……跟你商量一桩事情。”加津子站在走廊的拐角处招着手。她一手拿着鲜红的番茄和园艺剪刀，另一只手挥动着隔壁寡妇的来信。大野木瞅了加津子裸露在外面的白皙而修长的小腿一眼，随即拉上了身后的纸门。

“我跟你说呀！”加津子凝望着近在咫尺的大野木的面庞，撒娇似地说道。她那对双眼皮的大眼睛，茶褐色的美丽瞳仁在熠熠闪亮着。她的眼白白得有点发青，叫人很难想象她是一个有夫之妇。这也许是不幸女人的眼睛吧。

“你这样拿着鲜红的番茄，好漂亮哪！因为婶婶的手指又白又长……”大野木歪着头，自言自语似地低声说道。

“跟你说过了，我不是婶婶，讨厌！”加津子耸了耸肩膀。

“不过，我总是把你当作婶婶来看待的。要我叫你姐姐，可

有点违心，我不愿意。”

“傻瓜蛋，净说孩子话！”

其实，象小孩子的，倒不是大野木，而是加津子自己。听了大野木天才的恭维，加津子高兴得简直有点忘乎所以了，她的眸子洋溢着热情的光华。

“我说，你的那些朋友们，还不打算走吗？”

“就是嘛，净争论些无聊透顶的问题，也该结束了……”

“你这就让他们回去吧。然后嘛，跟我一起去跳舞好吗？”

“跳舞？”小伙子露出一脸苦笑。

“怎么，不愿意跟我跳吗？对不起，实际上是这么回事：隔壁的太太，方才让佣人送来一封信，叫咱俩四点钟光景过去一次。她也想学跳舞，而且准备在最近举办个家庭舞会。隔壁的那位太太，你认识吗？……我虽然称她太太，其实是个寡妇呀！年轻，漂亮，简直象个姑娘。今天教一个小时就行啦，你想办法安排一下好吗？”

加津子比大野木矮半个头。她对大野木说话时仰着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大野木的眼睛。大野木俯视着她，一边尴尬地挠挠头。虽然他表面上在挠头，可是内心深处却在微笑。隔壁的寡妇，他透过黄杨树篱已经看到过好几次，早已认识了。那位太太显得很无聊，而且看得出来，她的内心十分空虚。

“好吧，有时间的话，我就过去。”大野木说。

“坏东西，你说得肯定点哟！”加津子在大野木的胸脯上轻轻地拍了一记。

“不过，婶婶，教隔壁的太太跳舞，太麻烦啦。我倒觉得还是在家中与婶婶跳跳有劲哩！”

“那太好啦！”加津子欢天喜地地说，“不过，今天她特地请

你，你就过去一下吧。”

“是吗？嘿，那我尽快让他们回去吧！”大野木说着，转过身子回屋去了。

加津子在走廊上快步地走着。她突然回过头来，露出了不易觉察的微笑。

大野木回到自己的屋里一看，大伙儿还在发表议论。少年老成地笑着问道：

“方才跟你讲话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我的婶婶。”大野木伸腿坐了下来，然后叼起一支烟，脸上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

“婶婶？婶婶之类我基本上不感兴趣。叔叔是干什么的？”

“原海军军令部不知什么课的课长，还担任过‘长门号’战舰的副舰长，某巡洋舰的舰长，最后成了横须贺基地的一名海军上校，是个军国主义的干将。”大野木打着哈欠答道。

“喔，那就是天皇的奴隶罗。”少年毫不留情地说。

“一点不错，是封建主义的组成部分。”大野木用两手的手指往上拢着头发。

“那是民主革命的敌人哪！”少年已经把矢吹划为敌人了。矢吹肯定在外面打了个喷嚏。

“嗯，是敌人。”大野木并没有异议。

“你当前的斗争目标就是他哟！”少年诡秘地一笑，又拉拢丸山道，“喂，丸山君，你说是吗？”

“当然是罗！”毛腿儿还在大嚼山芋干，“大野木首先应该与这个军国主义的旧军人及其家属的封建性进行斗争。斗争必须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这就是我的具体方案。”

"怎么样，你能进行斗争吗?!"少年训斥似地问道。他这个人，说起话来老是带刺儿，是个典型的黄口小儿，就是一张嘴巴行。少年有一张白净、光溜的女人似的面孔，和一双在漂亮眉毛下熠熠闪亮的明澈、智慧的眼睛。他的那两片鲜红的嘴唇，老是挂着嘲弄的微笑。

"行，随便什么时候都能进行斗争。"大野木用火柴梗挖着耳朵，冷冷地答道。

"那很好。"少年一本正经地点点头，"下面我想再提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当前准备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斗争呢?"

"不知道。"

少年纵声大笑起来，镶金牙的姑娘也笑了。大野木若无其事地继续挖着耳朵。

"我不知道。你们帮我出出主意看，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才好呢? 坂本。"

"这种事情应该由你自己去考虑哟!"少年坂本奚落道。

"我可考虑不出来。总不能把他杀掉罗……你说呢?"这一回轮到大野木嘲笑对方了。

"进行再教育嘛!"小学教师近松伶牙俐齿地说。

"再教育? 说得有理。不过，二十二岁的我，能对一个年近半百的原海军上校进行再教育吗? 这件事我想委托近松先生来做。"

"改变他们封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你总能做到吧。"毛腿儿说。

"好啦，目前我决定啥都不干。"大野木打了个哈欠，"大伙儿的争论进行得很不错。不过，暑假里是否让民主革命也歇一歇呢? 暑假里，大家还是去爬爬山，去洗洗海水浴，或者勾引个美

人儿跳跳舞，革命放到秋天再进行吧。你说呢，坂本？”

“首先享受一下青春的乐趣是吗？那也可以。”少年说道。大家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快乐的神情，因为谈论恋爱和享乐，比起谈论革命来，更合青年人的脾胃。结果，争论就以一无所获而告终。白白浪费了青春。

民主青年同盟的那伙人回去后，大野木便在屋里仰躺了下来。溽暑和愚蠢的争论，使他困乏得打起盹来。他对大家的争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觉得民主革命无论怎么进行，封建主义无论怎么铲除都行。他不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竟想干涉别人家庭的生活方式。毛腿儿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得首先找到敌人。不过，与其说找敌人，他倒是更想制造敌人，把那些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也当作敌人，然后号召大家进行斗争。这样，就不至于感到无聊了吧。可是，少年坂本比丸山更狡猾。他自己既不想进行斗争，也不愿意受到伤害，而是想让其他人进行斗争，他自己则坐山观虎斗。而且，他还自以为在推进民主革命呢。对此，大野木兴味索然。

这一个多月来，大野木一次也没有去过学校。他对学校也已兴味索然。他觉得学的东西毫无用处。法律之类，无论你学得怎么深，一旦爆发了政治革命，它就会象积木垒成的建筑物似的，一下子倒塌下来的。因此，他就经常出入舞厅，而且还到那些在舞厅结识的有闲夫人们的家里去个别教授，以取得一定的报酬。这也是一种无聊的不务正业的行为。看电影吧，唯有在看的时候才觉得有趣。喝酒吧，也唯有在喝的时候才感到有味。听说大米已涨到两百元一升。即便涨到两千元一升，也不必惊慌。对于原子弹，虽然奈何它不得，可是对于粮食问题，估计总有办法可想的。所以，面对通货膨胀，不必象面对战争那样沉不

住气。大野木终于睡着了。

"阿浩！阿浩！"枕边传来了女人的呼唤声。

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加津子穿着一身雪白的麻布衣服站在旁边。

"喔唷，走啦？"大野木站起身来，问道。

"还不走哩。不过你得早点作准备呀！"加津子挥动着手提包，说道。她一梳妆打扮，人就显得精神而又机灵。

"嗯，就在隔壁吗？不知怎的，我有点难为情哪！"大野木一边笑着说，一边穿起学生装。穿到一半，他问道："叔叔呢？"

"出去啦！今天呀，他去卖勋章了，眼看就不是军人喽！"加津子说。

"去卖勋章了。"大野木无动于衷地说道。他回忆起方才大伙儿耍嘴皮子的情景来。根本无须黄口小儿们说三道四，即便在封建军国主义的家庭中，民主革命也已经开始了。大野木没有戴帽子。他在加津子的带领下，出了后门，穿过小巷，进了副岛家的后门。加津子把家里的事儿托付给了十五岁的女儿。

寡妇多岐子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等候在房间里。生活无聊的人，一旦有了摆脱无聊的门径，是甘愿作出惊人的牺牲的。倾家荡产，名誉扫地，有时甚至还会为此而丢掉性命呢。多岐子为了摆脱无聊，想出了跳交谊舞这个点子。她到皮鞋店定购了一双跳舞皮鞋，又到服装店定做了一套晚礼服。今后还要作出哪些牺牲呢？这是无法预料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跳舞得有一个舞伴，而且女人的舞伴只能是男的。多岐子每天对着镜子观察着自己的体貌，不过她似乎没有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

军人失了业，而失业军人的年轻夫人，却和邻家阵亡军人的

遗孀，拜帝大的学生为师，搁下自己的家务，在大白天里跳交谊舞。要说革命，这倒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仅要进行破坏，而且还要在破坏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优秀的东西来。在这之前，通过跳舞，在战败国中造成一种开朗的气氛，倒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加津子和大野木被领到了阳台上。

“这位就是住在我家的大野木君，舞跳得相当好，衬衫上都沾满了口红哩！”加津子把大野木介绍给了多岐子。

大野木微微弯下腰，伸出了左手。多岐子受了他的感染，也伸出了手。大野木彬彬有礼地握住多岐子的手，狡黠地说：“我早就想见到您了。”说完，他瞅了一眼加津子的神情，只见加津子别过脸去。

“现在就教吗？”多岐子把头一歪，打开了留声机的盖子。她的体态充满了生气；优美的线条随着身体的活动而不断地变化着。

大野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多岐子，他已为美色所感动……他侧着头，心里涌起了一种清新的激动。音乐开始了。他打过招呼，便将手轻轻地搭在多岐子的背上。两人胸贴着胸，腿缠着腿。他决心浸沉在这种美的享受之中。也许大野木比多岐子更感到百无聊赖吧。大野木通过全身的肌肤，对多岐子的肌肤进行了一番调查：背肌的厚度，手腕的重量，胸部的弹力，还有大腿的粗细……然后在头脑中进行综合、计算，并且作出评价。大野木紧紧地搂住多岐子，四条腿纠缠在一起，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着。旋转的中心，是手与手的接触点。大野木通过这个接触点，默数着多岐子的脉搏。多岐子在相隔六年之后，又闻到了男人的体臭。她的记忆开始复苏，蓄积在她体内的幸福的记忆，一下子缀

过气来，开始活跃了。

对于女人来说，能够给予她幸福的男人，也许只有最初的一个。而后来的男人，则是促使她回忆起第一个男人的媒介物。眼前的这个大学生，并不是多岐子的第一个男人。不过，只要这个大学生能让她回味起昔日的幸福，她就心满意足了。多岐子沉醉在往事的回忆中。

一张唱片放完后，大野木捏着多岐子的左手，做作地说：

"夫人，请您再陪我跳一圈。"

正在快乐地重温旧梦的女人，是不愿意回到现实中来的。多岐子重新搁上唱针，又开始放同一张唱片。她再次浸沉在对亡夫的回忆中。男人要诱惑女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诱惑女人的，是女人心中的迷梦、希望和期待。她们是在自己诱惑自己。对此，男人是没有责任的。男人即使有责任，也不是主犯，而只是从犯或者教唆犯。矢吹夫人起先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望着他俩的翩翩舞姿。当同一曲子放第二遍时，她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她就站起身来，走到留声机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野木和多岐子。她的两颊开始发烧，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她自己已经在诱惑自己了。

玻璃橱窗里的电灯亮了。在黄昏时分蓝得发亮的晴空下，鲜红的霓虹灯在街市的高处闪烁着。矢吹疲惫地站在玻璃橱窗前，他望着戒指、手表、项链、镯子等。各色的宝石和贵重金属在那里交相辉映。以前，他指挥舰队驶进香港时，他曾寻觅过珠宝店，为的是给妻子买件礼物；如今他寻觅珠宝店，则是为了出售勋章。真是世道变了。勋章是天皇陛下恩赐的，出售勋章也许是对天皇陛下的不忠。珠宝店前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他估计没有人

在注意自己吧。矢吹混在人群中，做贼似的偷偷地溜了进去。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店员迎上前来，跟他打了声招呼。矢吹含笑问道：

“这个你们收购吗？”

店员漫不经心地接过盒子打开一看，随即就把盒子关上了。他抬起油光光的脸，说道：

“旭日三等一千五百元。”脸上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接着他又问道：“这个价钱怎么样？”

自己的勋章只值一千五百元，矢吹一时间竟无言以对。店员还以为他嫌这个价钱出得太低，就不客气地说道：

“无论上哪爿店都一样，旭日三等统统是一千五百元！”

“哦，是吗？那……”

“卖啦？”店员随即回过头去，朝着帐台高声喊道：“喂，旭日三等一个，一千五百元……”

矢吹拄着藤手杖，汇入了街上的人流之中，恰如小偷得手后，钻入人群中一样。他不想让任何人瞧见自己。一千五百元能买七升米，估计一家三口能吃一个星期吧。既不必为此高兴，也不必为此悲哀，现实是冷酷无情的。

今天白天，矢吹拜访了在食品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想请他帮忙找个工作。那个人原在巡洋舰上当炮术长，是一个嗜酒贪杯、风度翩翩的海军中校。矢吹来到他家里一看，只见他那身材矮小的老婆和四个年幼的孩子，挤在一间狭窄的、铺席破旧的屋子里，他老婆一边奶着怀里的孩子，一边在低声啜泣。据说那个朋友是因为搞花生的黑市买卖被抓了起来，已有五天没有回家了。现实越来越冷酷无情。

太阳下山后，天空呈现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的征候。狂风怒

号，繁茂的树木在黑暗中飒飒作响。矢吹下了郊区电车，便开始爬坡。他又饥又渴，不过最叫他难以忍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疲劳。前途就跟眼前的这条路一样，一片漆黑。他在寻找着希望。日本的将来，也许还有希望吧。而自己的将来，看来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为了在这种毫无希望可言的人生道路上走下去，自己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境呢？矢吹这么思忖着，在风声大作的十字路口来了个右转弯，此地离自己家只剩下四百多米了。坡上也有人影在朝他这边走来。矢吹饥肠辘辘，慢吞吞地爬着坡。远处的云层中电光闪闪，也许要下雷阵雨了。

当坡上下来的人与矢吹快要擦肩而过时，一个男的突然挡住了矢吹的去路。矢吹正想让到左边，另一个男的一把揪住了他的胳膊，第三个男的则抓住了他的肩膀。他们有三个人哪！“喂！”中间的那个男的喝道。

矢吹不觉捏紧了右手的手杖。可是由于双手已被紧紧地抓住，所以人也就无法动弹了。“他们也许带着武器吧。”矢吹暗自思忖道。黑暗中看不清对方的脸，唯见中间的那个男的个子高得出奇。

左边的那个男的，在矢吹的手腕上摸了摸。矢吹的手腕上有只手表，那是战前在上海买的瑞士表，相当不错，现在估计能卖五六千元钱。那个男的哧的一声，割断了皮表带；他身上带着锋利的刀子。矢吹心想，刀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时，右边的那个家伙，将手伸进了矢吹上衣的内袋——那里放着钱包。他抓住矢吹肩膀的手相当有力。矢吹默默地站着。突然，他身后的天空中划过了一道闪电，把四下里照得雪亮。正面那个家伙的脸，在黑暗中显现了一下，随即重又消失了。矢吹发觉，他的脸长长的，鼻翼旁边有个黑点，不知是否黑痣。

猛不防，矢吹被左右两个家伙用脚一绊，结结实实地仰天跌倒在地上，随即又往下面滚了两三周。往下面滚动时，矢吹只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朝下坡方向移去。

矢吹的手中还捏着手杖。他站起身来，望着那三个歹徒遁走的方向。下坡方向只是黑糊糊的一片。定神一想，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十到十五秒钟之间。卖勋章所得的钱，居然落到了他们的手中，真是太可笑啦。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确是很可笑的，可是一旦自己轮上了，心里就会觉得比刀割还疼。矢吹既没有笑，也没有哭，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拄着手杖，慢慢地迈起步子。他觉得，正面那个家伙的马脸，似乎在哪里见到过。右边的胳膊肘疼得厉害，说不定皮也擦破了。

这时，传来了收音机的声音。那声音是女的，好象在念戏曲中的台词，而且就来自附近。在黑魆魆的坡道上，女人的声音时起时伏，仿佛在独舞似的。走着走着，台词一会儿变成了音乐，那曲子是优美动听的华尔兹。离自己家的大门只有三十米光景了。矢吹发觉，那音乐就来自自己家的附近。宁静的夜晚，暴风骤雨正在逐渐迫近。

快走到家门口时，矢吹看见自己家的二楼亮着灯。二楼那间屋子，平素基本上是不用的，莫非来客人了吧。矢吹已把一切都置之度外。要是什么都放在心上的话，恐怕早就呜呼哀哉了。走到大门口，矢吹这才意识到，华尔兹舞曲似乎来自自己家的二楼，——真是不可思议！

矢吹不声不响地推开了大门。女儿直江从旁边一间四铺席半大小的屋子里探出头来，默默地瞅着父亲。“怎么啦？”矢吹问道。“没怎么！”直江气鼓鼓地回答道。她手上拿着针，好象正在缝制娃娃的衣服。华尔兹舞曲的旋律在整个屋子里回荡着。

矢吹走进客厅，发现里面阒无一人。他蹑手蹑脚地沿着楼梯朝二楼走去。留声机的音乐，轻快地从二楼直泻下来。矢吹站在二楼的走廊上，呆呆地望着屋里的情景。原来，六铺席和八铺席大小的两间屋子已经打通，加津子正依偎在大野木的怀里跳着华尔兹舞。

"哎哟，您回来啦！哈哈……"加津子见了丈夫，笑着说。这是可以征服一切的笑。

矢吹默不吱声地站在那里。从右胳膊肘流出来的鲜血，有两三滴嗒嗒地滴落在他的脚跟边。

四

深夜时分，下起了大雷雨。从木板套窗缝隙中刮进来的雨水，顺着走廊流淌着。浴室里的一块窗玻璃被风刮落后，摔得粉碎。青紫色的闪电伴着隆隆的雷声，向窗户袭来。一棵幼小的梧桐树，被风连根刮倒在屋檐下。院子里的玉蜀黍，看来也要全军覆没了。

早晨，一吃完早饭，大野木就回自己的屋里去了。从窗户里望进去，可以望见他的蚊帐还挂在那里，估计他吃完早饭后又躺下了。

"大野木不去学校吗？"矢吹一边翻开报纸，一边问道。

"呀，这倒不知道他了。"加津子冷冷地答道。

矢吹在浏览招聘启事上花费了很多时间。有一家保险公司的招聘启事上写着：优先录用海外归来者和复员军人。这家公司招聘的是推销员，自己能胜任推销员的工作吗？矢吹一边眺望着院子，一边思量着。院子里的玉蜀黍悉数被狂风拦腰刮断，

伏倒在地上，沾满了泥巴。这下，家里的粮食就更成问题了。现实是冷酷无情的，老天爷也是冷酷无情的。番茄的枝条大多已经折断，耷拉着脑袋，正在雨后的烈日中萎蔫下去。

"您……"加津子甜甜地叫了一声。矢吹觉得，这甜甜的声音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他的预感果然应验了。

"嗯，我说呀，副岛家决定在下星期天举行一次舞会，所以我得做一件晚礼服呐，好吗？没有晚礼服，就不能去参加哟！"

昨晚被抢走手表和钱包的事儿，矢吹已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加津子。矢吹歪着白发苍苍的脑袋，问道：

"有钱吗？"

"钱不成问题，我把和服卖掉就行啦。那些花里胡哨穿不出去的东西，放着也不好对付。原先打算给直江穿的，可是转念一想，到了她那个时代，大家都穿西服喽，谁还要穿这种和服呢？要是遇到地震或火灾，那就啥都没有啦。"

矢吹继续浏览着报纸上的招聘启事，没有作声。他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女人很不简单。应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她们呢？用"所向无敌"或"不明事理"好呢，还是用"清新活泼"好？反正，她们毫不关心生活的现状和社会的动荡，只想着及时行乐。听了妻子的话，矢吹感到很生气，可是他又有点暗自庆幸：昨晚的强盗与其说抢走了自己的钱财和手表，不如说吓破了自己的胆，弄得自己今天讲起话来也有气无力的。如果妻子再与自己一起灰心丧气，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是，妻子说要做件晚礼服去参加舞会。矢吹虽然很生气，但还是朦朦胧胧地感到了些许希望。

"去参加舞会，你会跳舞吗？"

"当然会跳，我还是一个跳舞的天才呢！大野木也感到很惊奇，问我以前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其实，我还是第一次跳舞哩。

不过请放心，现在有大野木在教我。他说只要花两个星期，就基本上能学会了，因为我的接受能力强哪！”

“每天在二楼练习？”

加津子没有回答，而是跑到隔壁房间，拿来了一本大开本的时装书。

“来，您看看，我穿哪一种式样最合适？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呢！大野木说这种式样好，您说呐？”

“先把你的烟给我一支。从今天早晨起，我还没有抽过一支烟呢！”矢吹叹息似地说道。

到了下午，大野木总算将蚊帐收了起来。他觉得还没有睡够，于是重又躺下，将头枕在被褥上，抽起一支烟来消磨时间。他无聊地望着一缕青烟向天花板冉冉升去，同时觉得这样无所事事地过日子甚为愉快。以前，他曾这样眺望过滚滚的浓烟，那是在炼钢厂里。战争的最后一年，他被动员到川崎钢铁厂与职工们一起干活。那笼罩着高炉、风炉和毗连的平炉以及轧钢车间等建筑物的漫天烟雾，充满了恶臭的气味，以及振撼着这恶臭的空气的噪音，至今这一切还清晰地残留在大野木的记忆中。

他光着膀子，拚命地干活，汗珠从他学生帽的帽檐处不断地往下淌。“为了多生产一架飞机，为了多生产一艘军舰！”干活时，嘴里嘟哝着这条现在已经过时的口号，他的确是在忘我地工作。灼热的钢板，接连不断地从轧辊中出来。热空气在钢板上起伏着，使钢板看上去就象瓦楞纸似的。脚穿木底草鞋的工人，麻利地用尺子在上面划着白线。尺子很快被烤焦，冒出了缕缕青烟。

他们这一群学生，接过划上了白线的钢板，就往庞大的剪切机上送。断头台似的剪切机咔哒一声，就将钢板的边切了下来，那光景简直就象切年糕似的。四只角被切得端端正正的钢板，还

在燃烧着，大伙儿冒着灼烧面颊的辐射热，用戴着大手套的手将钢板往前推去。无论冬天或是夏天，这儿都是炼狱。“为了多生产一架飞机，为了多生产一艘军舰！”——可是，战争失败了。听到战败诏书时，大野木正坐在那台庞大的剪切机前面的地上，他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哭着哭着，他明白了人生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后来，他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玩女人。他也曾一度信仰过共产主义，可是心头的空虚之感，依然没有减退。他又进了大学，然而大学里所学的，无非是一些空洞的理论；他又整天出入舞厅，可是跳舞也只能给情欲以勉强的满足。今天不知道明天，今天只管抽着烟混过去。看电影很无聊，搞体育活动也很无聊。他觉得，自己当初在炼钢厂干活时的那种能使自己热血沸腾的东西，好象在整个日本都已不存在了。他凝望着自己面前暗淡的人生。

这时，窗外有人在叫他。

“谁？”大野木问道。

“怎么啦？”窗口出现了一张胡子拉碴的脸，原来是丸山来了。

“没怎么呀！你自己怎么啦？”

丸山神秘地一笑，随即从窗口塞进一只很大的包袱，接着又扔进一只用粗草绳捆扎着的柳条箱。大野木斜靠在被褥上，默默地看着丸山的动作。行李全扔进来后，丸山这才从走廊上进了屋。他卷起裤管，露出毛茸茸的小腿，“嗨”了一声盘腿而坐。

“昨晚的风雨好大呀……”丸山说道。

大野木默不吱声地瞅着自己吐出来的烟圈。

“你大概还记得，我住的那个防空洞旁边，有一棵板栗树吧。”丸山自顾自地大声嚷道，“昨天半夜两点多钟，那棵树嘎嘎嘎地

倒了下来，差一点没把我给压死。防空洞全塌啦。你看，半夜里我的衣服被淋得湿透了。我打算暂时寄居在你这儿，没问题吧。”

“大概没问题。”大野木冷漠地答道。

第二天早晨，大家围着桌子吃早饭时，矢吹问大野木：

“你什么时候放暑假呀？”

“喔，大概快了吧。”

“哦……”矢吹侧着头，“那放到什么时候结束呐？”

“嗯，估计到九月底吧。”大野木吃得正来劲。

“没有具体规定从几号到几号吗？”

“可能已经规定了，不过我不太清楚。”

“那是为什么呢？”矢吹再次扭过头来，问道。

“快放暑假时，学生们到学校去也碰不到老师呀。”

“喔！”矢吹感到很惊讶，随即问道：“无论哪个大学都这样吗？”

“哎，基本如此吧。”

“老师不在，那学生怎么办呀？”

“学生们有的去茶室喝茶，有的去看电影，有的家伙则去搞黑市买卖，反正各搞各的。”

“怪不得……我发觉你好象不大去学校哇。”

“去了也毫无意思。”

“不去学校，你在哪里学习呢？”

“目前我没有心思学习，我已经休学啦。”

“休学啦？！这件事你跟你父亲讲过没有？”

“没有讲过。我觉得没有必要征得父亲的同意。”大野木满不在乎地说。加津子在一旁听得出了神。

“那不行！”矢吹责备道，“还是应该征得你父亲的同意。假期里你回去吗？”

“不回去。”

“为什么？”

“一样闲着，还是呆在东京的好。”

矢吹渐渐地感到忐忑不安起来。这个年轻人，看来已经成了不可救药的懒汉。

“休学后，你准备干什么呀？”矢吹抓住关键之点，问道。

“暂时准备玩玩。”大野木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旋即笑着补充道：“跟叔叔一个样哟！”

矢吹皱起了眉头。他发觉，这个自己收留下来的恩人的儿子，可真不好对付哇。不去上学居然还说什么准备玩玩；自己不在家时，他竟搂着自己的老婆跳华尔兹；这还不算，他还要跟邻家的寡妇一块儿跳呢。真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打的什么主意。矢吹觉得，年轻人要都是这个样的话，建设新日本就没有指望了。

“哎哟，”这时，加津子伸长脖子说道，“大野木的屋子里有一个人哪！”

“嗯，是有个人。”大野木镇定地说。

“谁？”

“朋友。”

“喔，是昨天来这儿玩的吧，过夜啦？”

“是的。”大野木毫不在意地放下了筷子。

“若要过夜，你应该告诉我一声，好让我给你们拿条被子来。大野木君真会客气……”加津子说。

“不，那个家伙带被子来的。”大野木呷了口茶，说道。

“带被子来的，那是为什么呀？”加津子有点迷惑不解。

“说起来可有意思呐。”大野木微微一笑，说道，“那个家伙的家，在战争中已被炸毁，他就一直住在防空洞里。前天夜里的那场暴风雨，把一棵板栗树给刮倒了，而板栗树又压塌了他住的防空洞。在战争中遭了殃的他，又遇上了天灾，就无家可归了。于是他就跑到了我这儿来，要求我收留他。”

“喔，原来如此……”加津子的脸上，露出了忧伤的神情，“他有什么去处吗？”

“好象没有。”

“那他暂时打算住在这儿罗？”

“也许如此吧，我也没有细问……”

加津子思索了片刻，转过头来对矢吹说：

“你看行吗？”

矢吹正在用牙签剔牙齿。听了加津子的话，他对大野木说道：

“喂，我想见见你的朋友，你去把他给我叫来。”说完，他就拿着报纸到大门旁边的客厅去了。

客厅的搁板上，放着一只矢吹在爪哇买的木雕偶人，墙壁上挂着“长门号”战舰的照片，桌子上铺着他在巴厘岛买的印花台布，窗户上挂着南洋马塔洛克群岛的白色跳舞面具。这些东西，无不暗示着昔日的海军上校的生活。矢吹坐在一把圈椅上，考虑着有关现代青年的问题。笃笃笃，大野木敲过门，走进了会客室。

“我把他带来了。”大野木说道。

矢吹一看，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年纪尚轻却满脸络腮胡子的青年。

“初次见面……我姓丸山。”丸山彬彬有礼地向矢吹低头施礼。

“喔，请坐。”矢吹请他们俩坐下，“听大野木君说，你住的那

个防空洞塌了，真是不幸呀！”矢吹基本上也是以礼相待。

“那么，今后有什么去处吗？”

“没有任何去处。我打算暂时住在大野木处。”丸山说道。

“这可不行啊！”矢吹合拢报纸，说道，“我这儿不想留外人。大野木住在这儿，一来他是我们家的亲戚，二来他的双亲托付过我们。你再住进去，就不好办喽！”

“喔，是吗？”丸山抬起一双机灵的眼睛，凝视着矢吹，“不过，我认为这件事由我跟大野木商量一下就行啦！”

“怎么行啦？”矢吹不解地问道。

“就是说，那间屋子是大野木君借下的，所以他理应拥有一切权利吧。假如他答应让我住的话，我当然就可以住喽。”

“别胡说八道啦！”

“怎么是胡说八道呢？”

矢吹心想，这家伙准是个浑小子。即便不是浑小子，至少也是个缺乏常识的人。他不无惊异地盯着丸山的脸，丸山也盯着他的脸。丸山的眼睛蓝莹莹的，充满了斗志，叫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浑蛋。

矢吹认为，对于这么一个缺乏常识的人，得慢慢地进行开导。年轻人之所以缺乏常识，还不是战时和战后自由散漫的生活造成的？罪过不在于年轻人，而是在于社会和国家，也许在于军部吧。要是在于军部，那自己也有一份责任。

“我看呀，你……”矢吹温和地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光凭道理，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我借房子给大野木，并非出于利害关系的打算，而是碍于面子和交情哪！我跟大野木君既是亲戚，又有交情，你来住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没有理由要对你讲面子或交情哪！”

"你说得对。"丸山说，"房子借给大野木，也许是碍于面子和交情，可是听说大野木是付房租的呀！我认为，既然付了房租，也就有了权利。因此，怎么使用那间屋子，应该由大野木的个人意志来决定。"

"嗯。"矢吹抱起了胳膊。他感到，这个人很不好对付，净讲歪理，稍不留心，就有可能被他抓住小辫子。不过另一方面，矢吹又有点轻觑他，觉得他只不过是个黄口小儿。

"虽然形式上是租赁关系，但产权毕竟是属于我的呀！因此，房主也有发言权嘛！"

"有发言权。"丸山从容不迫地点上一支烟，说道，"不过，说起产权，它只限于改变房屋式样或出售房屋的场合。已经借出去的房屋，住一个人也好，住两个人也好，那是房客的权利。日本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

日本民法具体怎么规定，矢吹不得而知。但他还是觉得，丸山说的似乎很有道理。不过他又认为，绝对不能屈从于丸山的这种强词夺理。矢吹有点焦躁不安起来：在黄口小儿面前，自己快招架不住了。

"你说了那么多道理，可是我把屋子借给大野木君，并没有履行过任何法律手续，而完全是顾的情面哪！我们既没有申请过公证，也没有签订过合同，因此所谓的租赁关系，纯粹属于私人之间的口头协议，并非公开的法律行为。你以房客的权利作为借口，是完全错误的。"

"这不能说是私人之间的口头协议。"丸山步步紧逼过来，"即使没有签订过合同，可是借房子只要是付房租的，就是公开的经济行为，当然要受民法的制约罗。"

丸山一提到民法，矢吹就给吓住了。他觉得，让如此缺乏常

识的青年谙悉法律，真是岂有此理。倘若不谙法律，他们肯定是通情达理的。不知是谁，把这种不该教的东西也教给了他们。丸山拚命地抽着烟，大野木则笑眯眯地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默默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似乎只想悠然自得地袖手旁观，而不打算偏袒任何一方。这也是个浑小子。

加津子为他们三人端来了茶。她没有立即离去，而是提着红色的茶盘，笑嘻嘻地站在门边。她对屋里的谈话似乎很感兴趣。

“反正，希望你在一两天内找个地方搬出去！我是作为这幢房子的主人向你提出要求的。”矢吹强硬地说，多少露出了昔日的面影。

“我是否搬出去，我已经与大野木君谈妥了。”丸山喝着茶，表态道。不知是年纪轻，办事鲁莽呢，还是为人精明狡猾，反正他固执己见，毫不妥协。

矢吹有点火了。

“你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擅自进入这幢房子，又无视我的要求不肯离去，那就是‘非法侵入住宅’喽，你说是吗？”

“哪里是‘非法侵入住宅’呀，我是在征得大野木君的同意后，住在他的房间里，所以是完全合法的。”丸山说。

矢吹越发无言以对了。于是，他转而对大野木说：

“是你答应他住进来的喽？”

“是我答应的。”大野木泰然自若地答道。

加津子在一旁格格地笑着，弄得矢吹越发焦躁不安了。

“你即使答应了，可是我不答应，那该怎么办呢？”

“嘿，这我可不知道喽。”大野木支吾其词。加津子又格格地笑了起来。矢吹变得无法忍受了。

“你靠边站！”

“我不可以站在这儿吗？”加津子也不甘示弱。

矢吹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想寻找一条退路。“不能进而胜之，不如退而守之。”他沉默了片刻，打算想一条对策出来。说起来，自己连所谓的现代青年都是些什么货色也不大了然，就贸然与之交手。起先还以为对方是只鸡，及至抓住一看，才发现对方是只鹰。瞬时间，那只鹰又是用利爪抓，又是用坚喙啄……不知彼而战之，乃孙子之大忌。此人究竟是否共产党呢？矢吹寻思道。只要不是共产党，就不可能这么胡说八道。

“我不能住在大野木屋子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丸山发动反攻了。

“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不希望你住进来，光凭这一点，理由就很充足啦！”

“这不能成为理由哇！”

“为什么不能成为理由呢？”

“因为缺乏客观的理论根据。”

“那种东西，没有必要。”

“嘿嘿，”丸山胡子拉碴的脸上绽出了笑容。这种笑表明了他完全不把长者放在眼里。

“那么你有理论根据吗？”矢吹有点气急败坏地追问道。他的意图是一下子切断敌人漫长的补给线，使敌人的阵地发生混乱。这是一个圈套。

“有哇！”丸山抱起了手臂。他的手臂毛茸茸的，简直象条猴臂。他翘起鲜红的嘴唇又说道：

“本来，这儿就属于住房宽余户。一家三口，竟有七间房间。按照当前政府的法令，无疑应该开放。——这是国家的方针。”他这种口气俨然是在代表国家说话。

“这种事情，根本不要你来干涉。”矢吹勃然大怒道，“倘若国家有命令，我随时准备开放。你没有权利对我发号施令！”

“我没有权利对你发号施令，可是我有权利向你提出要求吧。”丸山在进行争辩时，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什么权利？”

丸山冲着加津子的脸粲然一笑，接着又转向矢吹，仿佛安慰似地说道：

“嘿，最好不要生这么大的气嘛。你原来是个海军上校吧。尽管你没有上战犯法庭，但毕竟属于海军的骨干分子呀！因此，你在战争中既没有遭殃，也没有丢掉性命，而是平平安安地活到了今天。所以，我认为这一点你有必要好好考虑一下。偏屋里收留了一个由于战争而无家可归的人，嘿，你居然大发牢骚，太不近人情啦！你方才的话讲过算了，我可不希望出现通过说理斗争借到住房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将心比心，彻底和解吧！你说呢，就此和解好吗？”

“咳——！”矢吹从心里发出了一声长叹。他觉得好象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似的。

青年时代，谁都好讲道理，矢吹也不例外。当候补生和当少尉那时节，矢吹很喜欢唇枪舌剑地与人进行辩论。不过，那时候的辩论，自然是有章法的。三段论法也注重伦理道德，大家所玩弄的理论中，也讲求道义，是非曲直一清二楚。可是现在呢，是非混淆，黑白颠倒，逻辑中的伦理色彩已经不复存在。

“大野木……”矢吹愤慨地说，“这件事就托给你啦！作为那间屋子的负责人，请你妥善地处理一下，我可不愿意再听那些强词夺理了。”

“是吗？”大野木似乎已经明白了矢吹的意思，从椅子上站了

起来。至于怎样妥善处理，他却只字不提。

两人刚离开客厅，加津子就哈哈大笑起来。她拍着矢吹的肩膀说：

“你感到很不好受吧。”

“不，我感到很惊讶！”

不过仔细想来，也许这件事根本不值得惊讶。矢吹回忆起前天的事情来：原海军中校炮术长，由于做花生的黑市买卖而锒铛入狱；自己这个原海军上校舰长，为了买米而卖掉了勋章；拦路抢劫犯又抢走了自己的手表和钱包。他并没有去向警察报告被抢的事，因为他认定自己走了背运。而自己这个失业军人的老婆又说要穿上晚礼服去参加舞会。不管现在的年轻人的逻辑出现了多大的变化，可是比起当前这个时代的变化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没有发生变化的，唯有矢吹自己。就是方才在这间客厅里进行的辩论，说不定也是那个年轻人的见解符合现代的理论，而海军退伍军人的陈旧理论，只能成为现代青年的嘲弄对象。

矢吹感到自己活在世上简直枉然，竟连一个非法侵入自己住宅的青年也对付不了。那个青年屡屡以民法作为挡箭牌，仿佛民法已经不再保护善良的矢吹了。矢吹闭上了眼睛，开始回忆起已经流逝的时光。这一回忆使他蓦地变得激动不已。

五

红色的夹竹桃花和黄色的向日葵花在镜子中摇曳着。在摇曳着的花朵上方，是山峰似的云块。也许就要下雷阵雨了。令人发困的午后的院子里刮起了晚风。寡妇多岐子坐在老地方——走廊的椅子上，她凝望着壁炉上的镜子。镜子中的花朵并非现

实中的花朵，现实在她的背后。当她回过头来时，现实中的花圃又会躲到她的背后去。现实中的形象真难捕捉呀。多岐子生活在虚象中。对于她来说，现实已同丈夫一起与她永诀了。她打开一本画报，怔怔地翻阅着。体育、歌剧、政界、风俗，这些都是社会的反映。对于多岐子来说，无非是镜子中的虚象。丈夫在世时，多岐子是通过丈夫的肌肤来粗略地了解社会的。不管那个社会多么严酷，她尽可以悠然自得地过她的日子，仿佛置身于摇篮之中。如今，现实离开她远远的，远得够也够不着。而唯有现实的残酷波涛，汹涌地冲刷着她的脚跟，无情地摇撼着她生活的基础。她变得越发逃避现实、耽于幻想了。她生活在远离现实的虚象中，人开始显得有点憔悴。

在失去丈夫的同时，多岐子自己禁绝了肉体生活。与其说禁绝，不如说失去了肉体生活。对于女人来说，没有肉体生活就等于没有一切生活。在她的眼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映现在镜子中的看得见而摸不着的虚象，要摸只能摸到冰冷洁净的玻璃。

如果将这面镜子打碎，现实就能出现在眼前。尽管多岐子知道这一点，可是她毕竟惧怕现实。她认为，应该偎依在丈夫的怀里，通过昏昏欲睡的眼睛去观察现实社会。丈夫去世后，她还是希望脱离现实，生活在虚象中。不过，现实是叫人留恋的。多岐子隐约产生了想放纵一下的欲望。

多岐子为欢度一个热闹的夜晚举办家庭舞会的计划正在进行。饮料已经准备停当，请柬也只消签上名字，就可以立刻发出。她打算开舞会来欢度一个晚上的计划，也许并非为了向现实社会靠拢，而是想继续维护虚象般的生活，即想以空虚来充实生活，活跃生活。她好象越发摆脱不了这种生活了。

多岐子沉湎在空虚的生活中已经不能自拔，而时代的洪流又冲刷着她生活的根底。看来，要不了多久，这时代的洪流就会冲碎她生活的镜子，把她冲回到现实中来的。到了那个时候，她要么低声下气地上街去寻找职业，要么随便找个男的再结一次婚，要么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反正肯定将成为时代的失败者。

多岐子不仅手脚发懒，而且心也懒了，懒得连寻找快乐的精神也没有。她把画报往膝盖上一搁，随即闭上了眼睛。眼睛刚闭上，不知怎的，她重又睁开了蓝莹莹的眼睛。镜子里面映现着红色的夹竹桃、黄色的向日葵和山峰似的云块。在山峰似的云块前，还显露出了丈夫的面庞。丈夫的面庞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她感到有点茫然。她眨了眨眼睛，怀疑自己的脑袋也许出了问题。可是，丈夫的面庞依然映现在镜子里。

多岐子屏息静气地凝望着。丈夫当然不可能回来了。不过，镜子中的那张脸，千真万确是丈夫的脸。那张脸的后面那山峰似的白云，逐渐舒展了，这使那张脸上的眼睛，看上去仿佛在转动似的。"啊——！"多岐子轻声惊叫起来。这时，镜子中的那张脸，突然涌出了笑容。

"你好！"多岐子的背后，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

多岐子惊惶地回头一看，只见大野木站在走廊旁边的踏脚石上。

"啊，原来是你呀！"多岐子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心里还在怦怦直跳。从腋窝里冒出来的冷汗，顺着两肋往下流淌着。原来是一时间的错觉呀！方才映现在镜子中的丈夫的面庞，多半是自己看花了眼。站在院子中的大野木并不是虚像，他正在向自己走来。

"好热呀！"大野木说着，从口袋中掏出一块巧克力，把铝箔

剥到一半，递给了多岐子。

多岐子接过巧克力，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野木的脸。她发觉大野木并不象自己的丈夫。当她站起身来，打算叫女佣端点冷饮出来时，她又朝镜子瞅了一眼。“好象啊！”她在心里喊道。

那线条质朴柔和的侧脸，那亮光光的额头，那圆圆的下巴……太象啦！这一点，先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呢？多岐子暗自思忖。今天是第四次见到大野木了。

“夫人，我家的那个矢吹，三四天前遭到了拦路抢劫，你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

“我也是昨天刚听说的。干得相当在行，就在离这儿只有两三百米的那条坡道上。”

“喔，是吗？”

虽然多岐子在听着坐在对面的大野木讲述矢吹遭到拦路抢劫的事儿，可是她的脑子却并没有在想这件事。她把小眼睛瞪得大大的，希图从大野木的身上，发现与自己丈夫相似的地方。如果能从手指的长短、指甲的形状、手背黑色汗毛的多少、肩膀的宽窄、头发的鬈曲、耳垂的肥瘦、笑脸的线条、嘴唇的形状、牙齿的排列、声音的高低起伏和眼睛的顾盼中找到几个相似之处，然后将它们综合起来的话，那么丈夫的面影就会重新浮现在自己的眼前。多岐子已经不在听大野木的讲述了，她只是怔怔地望着大野木。

“我来放唱片好吗？”大野木露出了诱人的微笑。

“好的，请吧。”

“昨天的探戈，你跳得真棒哪！能配合到这种程度，就有劲啦！”

“可不是吗，因为你跳得好哇！”

多岐子站起身来，摆好了跳舞的姿势。她把左手搭在大野木的肩上，然后便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起身子来。她一边扭动身子，一边还打量着大野木的个子。

“你好高哇！一米多少？”

“一米七十左右。”

正好与丈夫一般高，就是肩膀也许宽了一点。多岐子随着音乐打着转，一边不断地顾盼镜子。她很想在镜子里再次看到丈夫的身影。丈夫洁白的麻布西装，现在还挂在衣柜里，巴拿马草帽也保藏在帽子箱里。由于丈夫只出现在镜子里，因此多岐子自己也很想到镜子里面去，也很想变成一个虚象，远远地离开现实。如果能够脱离现实，寡妇也许就有自由了。

跳了两圈后，多岐子重又坐到走廊的椅子上。她眯缝起眼睛，直愣愣地凝望着院子里的花圃。她在想自己的心事。由于知道大野木比自己小八九岁，因此多岐子的心里感到十分坦然。大野木掏出一支烟，点上了火。

“你不抽烟斗吗？”

“有时抽。不过烟斗得好的，不好的抽起来就没味儿！我的那一个是国产的便宜货，不行。好的要卖一千元钱一个呢，我买不起！”

多岐子站起身来，慢慢地朝二楼走去。由于她正打算做一件亏心事，因此心里嘣嘣地直跳。不过，这种心悸好象不是害怕，而是一种喜悦。映现在镜子里的丈夫的身影，是一个难以捕捉到的虚象。要是自己不能变成虚象，跟丈夫呆在一起的话，那就只能将镜子里的虚象拉回到现实中来，从现实中得到慰藉了。

多岐子打开二楼一间屋子的门。这间屋子是丈夫的书房，

有十铺席大。屋里陈设着玻璃书柜、一张桌子和一把转椅；灯罩上挂着蜘蛛网。多岐子踏着黄色的地毯，拉开了桌子的抽屉。抽屉里放着笔记本、信纸、小刀、剪子和照相底片。照信底片的旁边，放着三只烟斗：一只是嵌贝的英国烟斗，一只是嵌银的法国烟斗，另一只略微小一点，由三节组成。多岐子将略微小一点的那只烟斗拿在手里观赏着。眼下，那个青年还一无所知呢！有什么必要让他知道呢？多岐子决心神不知鬼不觉地改造大野木。首先悄悄地加以引导，使之具有某种形态；然后再让他逐步带上丈夫的特征。要是从形态到语言最后到性格，都能对大野木进行改造的话，那么已经作古的丈夫就能起死回生了。也就是说，就能使镜子中的虚象，回复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当这种努力真正取得成功时，丈夫在世时对自己的一往深情，说不定就会在大野木身上重新表现出来。这种事情，未必会有吧。——多岐子暗自思忖。

玻璃书柜里搁着一只银色的镜框，镜框里面有一张合家欢——丈夫、妻子和出生刚满百日的孩子。她瞅着照片中年轻的丈夫，试图从他的身上寻找大野木的影子。看上去不怎么象，发型不同。多岐子思量道：对，应该叫他梳这种发型！她左手拿着烟斗，关上了门，然后小跑着下了楼梯。穿过大厅一回到走廊，她就把烟斗啪地朝小桌子上一搁。

“这个给你。如果认为可以，就用吧！”

大野木惊异地将烟斗拿在手里端详了一会儿，接着用探询似的温和目光，瞧着多岐子，问道：

“这不是你丈夫的遗物吗？”

“是的。不过你少噜苏，拿着吧！”她的口气强硬得有点粗暴。

大野木赞赏似地侧着头，笑嘻嘻地问道：

“夫人，我能拿吗？”

“嗯，能拿。不过，你可不能送人哪！”

“我喜欢这烟斗。我这辈子一定要将它保存好，一直保存到死为止！”

听了大野木这般夸张的言词，多岐子觉得大野木似乎在谴责自己的行为。

拉开木板套窗朝晨曦中的院子望去，加津子发觉院子里到处飞扬着鸡毛：有的在番茄下面穿行，有的在玉蜀黍上飘荡，有的则在廊檐下的脱鞋石附近打转。她站在走廊上，整理着睡衣的前襟，不由得光起火来。她之所以光火，倒并不是因为隔壁的犬饲家在战后的通货膨胀中发了财，昨晚又吃鸡了；也不是因为犬饲家的鸡毛飞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象是存心在嘲弄失业军人似的。她之所以光火，简言之，只是因为就自己家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那是连一只鸡也吃不起的。要是在五六年之前，别说是鸡，凡是世界上好吃的东西，自己家都能随心所欲地吃到：圣诞节吃火鸡，立秋前十八天吃河鳗，香鱼开禁之日吃多摩川的香鱼，还有北海道应时的暴腌鲑鱼、信州的酱牛蒡、长崎的鸡蛋糕、五月初上市的鲣鱼、金华山洋面的第一批竹刀鱼、美国加利福尼亚产的柠檬和橙子、巴西的咖啡、俄国的巧克力、中国的糖莲心、鱼子酱。现在附近几家有钱人家的女主人，都在大吃好吃的东西，唯有自己想吃而吃不到，只能空咽唾沫。原来，加津子是在对捉襟见肘的人生光火。

气头上，加津子又迁怒于自己的丈夫了。“你这个人也真是！……”那枚勋章是多么来之不易呀！可是卖勋章所得的一千五百元钱，却轻易地给抢了去，而且人还被推了一交，负了伤。虽

说对方有三个人，手里还拿着刀子，可是你以前毕竟是个海军上校呀！真是个窝囊废，居然闷声不响地回来了。要是有一千五百元钱，我家也可以买只活鸡来，让犬饲家的院子也来个鸡毛遍地。

把木板套窗吱吱嘎嘎地推入套窗夹缝后，加津子霍地掉转身子，朝屋里走去。她把挂蚊帐的绳子狠命地往下一拉，然后吼道：

“喂！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蚊帐掉了下来，覆盖在矢吹的身上。矢吹在蚊帐下面耸动着肩膀。

加津子接着奔到厨房的屋檐下，开始生炉子。厨房的煤气已放不出，而使用电炉又有限制，真是原始到了极点。她用斧头把零碎的木板劈成条子，再把木条子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点上火。反正不跟烟雾和黑烟子打交道，就一天甭想吃上饭。现在，偌大的东京由于煤气和电力供应不足，老百姓的炉灶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柴火在前几天的那场大雷雨中受了潮，因此老百姓要生着炉灶并非易事。加津子的心里逐渐烦躁起来。心里一烦躁，女人的身上就会产生一种决断力，就会产生快刀斩乱麻一般的爽快劲儿。医生把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歇斯底里。所谓歇斯底里，无疑是决断力的异乎寻常的冲动。加津子的决断力，受到了犬饲家的鸡毛和点不着的柴火的刺激。至于受到刺激的决断力将作用于何方，那是另一码事了。

“哦，想起来啦，我还有一只翡翠的腰带扣子。”加津子自忖道。那是丈夫从上海买回来送给自己的。此外，碎白点花纹的和服已经显得太花哨，不能再穿了。上几天，火车站前面那家估衣铺的橱窗里，不是写着“收购和服，起码三千”吗？加津子又朝

炉子里塞进了一团废纸。因为还得付晚礼服的钱，所以加津子含着眼泪决心将这两件东西卖掉。加津子的眼泪是被烟熏出来的，因为炉子怎么也生不着。

饭总算做好了。矢吹坐在桌子旁，不声不响地喝下了一杯茶。这是颜色较浅的粗茶，简直一点味道都没有。饭桌上已经十天见不到酱汤了，下饭的只有红烧茄子和腌黄瓜。黄瓜老得都变成了金黄色，仿佛正在神气活现地说："能吃就吃吧！"矢吹很想喝上一碗酱汤，可是听爱妻说，豆酱一贯①已涨到四百元，而过去却只要五毛钱。回忆过去是毫无意思的。豆酱的价格上涨了八百倍，这使矢吹对自己失却了信心。通货膨胀不仅使货币贬值，而且也使人沉沦了下去。

矢吹慢慢地拿起筷子，回头望着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问道：

"还有别的东西吗？"

"什么别的东西？"加津子冷冷地反问了一句。她明明知道丈夫在问什么，却故意装出不知所云的样子。方才生不着炉子她窝了一肚子火，因此对丈夫也就没有好气了。

"我是问还有鱼干或红烧鱼虾吗？……"

"没有喽！"

"夏天食欲不振，要是有点咸鲑鱼吃就好啦。"矢吹怯声怯气地说。

"你知道咸鲑鱼要卖多少钱吗？一片不下十元钱哟！四个人四十元，每天早晨吃的话，一个月光咸鲑鱼就要吃掉一千二百元钱哩！"

---

① 日本重量单位，一贯等于3.75公斤。

矢吹默默地用筷子夹着红烧茄子。他觉得把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大野木满不在乎地在吃第三碗饭了。由于乡下有人按月送大米来，所以这位寄居者吃起饭来是毫不客气的。

“你去钓钓鱼看怎么样？”加津子提议道，“你以前不是经常钓的吗？钓点鲫鱼、泥鳅也好嘛。你钓来，我就给你做成早饭菜。”

“泥鳅怕是钓不到吧。”矢吹笑着说。他笑得似乎有点尴尬。

“钓得到什么就钓什么吧，反正失业军人闲着也没事干！”加津子对丈夫相当厉害。

矢吹默不作声地夹起一块黄色的腌黄瓜送入口中，然后用手指捏出白色的瓜子。

吃罢早饭，矢吹来到院子里。玉蜀黍已经彻底完蛋；南瓜的藤蔓犹在，可是唯有雄花开得很艳丽。幸免于难的，似乎只有雄花。南瓜当饭吃也真够受的。矢吹觉得，钓鱼看来是个好主意。河流离家并不远，而且稍稍坐一段路电车便可抵达的海堤附近，兴许能钓到鰕虎鱼呢。犬饲家的鸡毛，在矢吹的脚跟边乱飞。要是清晨花两三个小时，晚饭后花一两个小时的话，估计多少能改善一下伙食吧。另一方面，矢吹也想跟钓竿做朋友，跟鱼儿做朋友，以此来忘却自已与这个愚蠢透顶的社会的关系。矢吹从壁橱中找出了钓鱼的器具。

下午，他又出去寻觅职业，顺便在渔猎商店买了些钓钩和钓丝。傍晚回到家里一看，大门外，院子里，一直到房门口都飘散着鸡毛。看来，犬饲家不仅昨天，而且今天也吃了鸡。

矢吹脱掉衣服进了浴室，他往结实的肩膀上浇着水，以洗去

汗水。回到客厅，饭桌已经摆好了。一看，桌上有一大盘烤成焦黄色的鸡腿和鸡翅膀等，鸡肝和鸡皮则烧的洋葱。加津子用扇子悠然地驱赶着苍蝇。矢吹怔怔地坐在饭桌边，眺望着院子。在黄昏的院子里翻飞的白鸡毛，仿佛在空中载歌载舞似的。

翌晨，矢吹拿着一根钓竿朝河边走去。多摩川清亮的河水，在盛夏的太阳映射下，缓缓地朝东流着。在遥远的西天边，隐约可以望见秩父和箱根的连绵群山。河滩上还星星点点地残留着已经凋谢的黄色夜来香。矢吹觉得，眼前的这片景象，有点"国破山河在"的味道。不过，山河也未必没有改观。譬如说，战前钓鱼的人就没有这么多。战前，香鱼的开禁之日姑且不论，在盛夏酷暑中，沿着河岸每隔一百来米才有一个垂钓者。可是如今，这段距离内钓鱼的人竟有六七个。政府不配给粮食，对于自行采购粮食又要课以重罚。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呀，于是就只能去开荒和钓鱼了。怪不得河边的沙滩都给翻了起来，种上了山芋和南瓜。山河绝非依然如故，山河也是度日维艰哪。

矢吹坐在岸边的石笼上，把钓竿一节节地接了起来。他的右边有三个人，左边有五个人，都是最能干活的青壮年。可是，他们却象闲得发慌似的，垂钓着。估计他们要么是失业者，要么是上夜班的。粗粗一看，伸向这条小河淤滞地段的钓竿，这边有二十四五根，对岸约有八根。矢吹左边的那几个高个儿青年，一个人都带了三根钓竿。这样干，鱼儿真是够瞧的。多摩川的鱼儿，看来要绝迹了。矢吹觉得，鱼儿这种生物，也是怪可怜的。它们尽管知道有那么多的诱饵悬在水中，又有那么多的要命的鱼篓挂在岸上，可是它们连个藏身之处也没有。从上游到下游，逃来逃去还是在这条河里。而无论上游或下游，都有无数只钓钩在等待着它们。它们明知有危险，但还是不得不生活在河里。遭

逢此种不幸的，岂止是鱼儿呢？矢吹的命运与鱼儿就十分相象：他明知呆在日本也许很快就会饿死，但还是离不开日本。浮标纹丝不动。放眼望去，左边和右边都没有鱼儿上钩。鱼儿也许已经绝迹了吧。有个家伙估计钓不到鱼就发了急，干脆弄了条小船从下游方向划了上来。他撒了好几次网，可是一无所获。鱼儿肯定绝迹了。矢吹叼起一支烟，这时，他发现左边的那个高个儿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

如果这次钓不到一条鱼的话，老婆也许又要说闲话了。老婆的闲话他并不感到可怕，他倒是对昨晚的那只鸡感到有点惊奇。不仅如此，今天早晨吃早饭时，老婆还在自己的饭里拌上了一个生鸡蛋呢。要窥探女人的心理，简直比在海上观察敌舰的动静还困难。舰队的活动是合乎逻辑而决非随心所欲的，可女人却是超逻辑的。按照逻辑来探究神秘，无异于拿着算盘来计算恋爱。浮标悠然自得地漂浮在水面上，似乎准备这样漂上几天似的。左边的那个青年依然在注视着自己。矢吹觉得，此人似乎在哪里见过，可是又记不起具体的地点了。阳光越发强烈起来，晒得河滩上的石头都发烫了；风儿吹在身上也是热烘烘的。

矢吹转过头，去观察左边的那个青年。由于对方老是盯着他看，这就促使他也产生了想观察一下对方的念头。那个青年看上去既高且瘦，但骨架挺秀，颇有军人风度。他那长长的面庞被太阳晒成了浅棕色，鼻翼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矢吹突然回忆起来，对方是前几天晚上袭击自己的强人中正面的那一个。当天空中掠过一道闪电时，自己曾经瞥见过他的脸。的确是那个家伙！

矢吹定睛凝望着那个青年，觉得他的军人风度委实太足了。看来，他是从部队复员后当上强盗的。这时，对方也把视线投射

到了矢吹的脸上。当两人的目光相遇时，“强盗”朝着矢吹粲然一笑。矢吹感到有点张皇失措。“强盗”放下钓竿站起身来，接着，便摇摇晃晃地踩着石笼朝矢吹走来。

“舰长！”“强盗”喊道。

矢吹不禁抬起了眼睛。他发现“强盗”笑嘻嘻地摘下了头上的草帽。

“您不是矢吹舰长吗？”

矢吹感到很纳罕：“强盗”怎么会喊自己舰长呢？

“你是……？”

“您忘记啦？我是上士浜崎。”

“哦，想不起来啦。你是几分队的？”

“我是二号机的驾驶员。”

“喔，上士浜崎！哎呀，原来是你呀……”

“久违久违，您好吗？”浜崎在矢吹的身边坐了下来。

真没想到，逮住强盗一看，原来是自己的部下。那天抢东西的，也许不是浜崎吧，因为自己毕竟只凭借刹那间的闪电瞥了一眼。不过，鼻子旁边确实有颗黑痣。矢吹一时有点真伪莫辨了。说起上士浜崎，矢吹倒还记得他。

“那是一九四二年二月的某一天吧，发现由邦加海峡北上的敌人舰队的，就是你跟另外几个人哪！”

“是的。”浜崎以军人的口吻答道。

接着，两人肩并肩地坐着开始谈论起过去来。由于过去的事情他俩谁都不想多谈，因此话题就转到了目前的处境上。

“您是问我工作？我的工作不值得一提。当前这种时势，靠老老实实地工作是填不饱肚子的。我在涩谷火车站前的商场里，开了一片经营电器的商店，不过有时也卖卖鞋子和麦芽糖什么

的。反正，干得了的事情我什么都干。"浜崎说。

难怪拦路抢劫他也干哪。矢吹瞅着浮标，浮标依然纹丝不动。

"舰长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我嘛，因为被开除了公职，所以根本找不到工作哟！上几天我把勋章都卖啦……"说到这里，矢吹收住了话头。

"这么说，您赋闲在家罗？"

"没有办法……出来钓钓鱼。"矢吹笑着说。

"您好自在呀！"

"别开玩笑，我快要喊救命啦。"

"您不做点生意吗？"

"嘿，我能行吗？"

"肯定行，舰长。做生意，您一做就知道啦，根本没什么。陆军中将大野也在自己家附近开了一爿运动器材商店。"

听着浜崎的话语，矢吹觉得眼前的浜崎，一点儿都不象强盗。可是瞅着他那个鼻子旁边有颗大黑痣的脸，矢吹又觉得对方分明是那天晚上的强盗。那天晚上，强盗突然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而且还"喂！"地吆喝了一声。那声音跟浜崎的声音也颇为相象。想到这里，不知怎的，矢吹并不生气。当他明白对方是上士浜崎时，说来也怪，他心头的憎恨居然烟消云散了。矢吹想，对方虽说是强盗，其实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回忆起浜崎坐在二号机的驾驶舱里，挥动左手打了个信号后被弹射器弹射到空中去执行侦察任务时的情景。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不，这些也许都是虚无缥缈的，就象映现在镜子里的影象一样。

六

"太阳这么厉害钓不到鱼哟！"矢吹提起了钓竿。钓钩上的蛆，白糊糊的都泡胀了。

"钓不到鱼，水都快开啦！"浜崎也站了起来，提议道，"到那边去喝瓶汽水好吗？"

两人收起钓竿，提着空鱼篓爬上了堤岸。堤岸上的青草，在夏日骄阳的照射下散发着热气，叫人几乎透不过气来。浜崎紧跟在矢吹的后面，不慌不忙地迈动着两条长腿。在茂密的松树林中，有一座荫凉的小板房，一块写着"冰"字的门帘，在迎风招展。矢吹和浜崎刚踏进门，一位正在奶孩子的妇女便放下孩子站了起来。她只穿着一件汗衫和一条和服的衬裙，为孩子的口水所濡湿的大奶子，还挂着口水。两人在一张木椅子上并排坐下后，矢吹边拭汗水边问浜崎：

"今天你是关了店门来钓鱼的罗？"

说不定晚上当强盗才是他的真正职业，而白天就到处逛荡。

"我弟弟在。"浜崎立刻回答道，"这个店由我和弟弟，还有妹妹三个人经营。您不去走一趟吗？因为开在商场里，所以地方窄得很，而且乱糟糟的。不过，附近可以吃到挺不错的中国菜。我记得舰长以前似乎相当能喝酒哇！"

"不过，现在我跟酒已经没有缘分了，因为每个月的配给酒，最多只够喝三天。"

汽水送上来了。浜崎回过头来问女掌柜有没有啤酒。对方回答说，她这儿只有食用冰和汽水。又说："要喝啤酒，请上前面的'河鱼菜馆'或'河鱼菜馆'对面的'水柳亭'去，那里估计现在

还有。”

浜崎一口气喝下了一杯汽水。

“走，舰长。”浜崎站起身来。

让自己昔日的部下请客，虽然心里有点不好受，无奈自己囊空如洗，不名一钱。再说，自己口干舌燥，还真想喝啤酒呢。浜崎这青年头脑灵活，动作敏捷，想到什么就能立刻付诸行动，而且能说会道。看来他是凭借这些条件，才产生当强盗的念头的。也许那天拦路抢劫的不是他吧。矢吹提着钓竿走进了“水柳亭”的大门。他俩立刻被领到门窗敞开着的二楼。从河面上吹来的风凉丝丝的。因为是上午，所以除了他俩别无其他顾客。浜崎脱下上衣，叫女服务员快拿冰啤酒来。女服务员穿着一件直通通的连衣裙，胖得够瞧的，——身上的肥肉把连衣裙侧面的揿钮都撑开了。

“你的境况不赖呀！”矢吹不无羡慕地说。

“境况吗？嘿，还过得去。我正在考虑近期内进一步扩大事业的问题。如今只要干点什么，管保能赚钱。”听他的口气，好象已经发了一笔大财。既然赚了钱，那绝对不可能去当强盗的。也许认错人了吧。

啤酒和鲍鱼片端上来了。浜崎咕嘟咕嘟地喝着啤酒。他没顾得上抹去沾在上嘴唇的啤酒沫子，频频地往矢吹的杯子里斟酒。矢吹开始冒汗了。许久没有喝酒的他，今天乍一喝，那啤酒仿佛渗透到了五脏六腑之中。

“舰长，您的日子如果真的不好过，请莫见怪，我可以将自己的买卖分一部分给您。这个，数目虽然不怎么大，但一个月少说也能赚他七八千元。”浜崎涨红了脸，大声地说道。酒一喝多，他的那副样子就逐渐象海军上士了。屋子里充满了大海的新鲜得

有点刺鼻的气味。

"哦……"矢吹喝得醉醺醺的，将肘子抵在桌子上，"不过，我说呀，有句老古话叫做：'外行做生意，肯定要蚀本。'"

"没关系，麻烦的地方统统由我来处理。现在做买卖，根本没什么要紧的。我家原来是开药店的，后来因野草起火给烧毁了。那时候做买卖似乎很难，可是现在做买卖，真是太容易啦！"

军人尚未丢弃军人的妄自尊大。矢吹的身上，还残留着明治时代的封建感情：不管怎么穷困潦倒，唯独不想成为商人。每月能轻而易举地赚七八千元，也许只是时运的关系吧。眼看矢吹还在犹豫，浜崎便一本正经地说：

"喔，明白咧，劝诱曾经率领巡洋舰队在南海建立过战功的堂堂矢吹舰长到商场里去经商，真是太没道理啦！这点我已完全明白。不过，无论怎么说，日本不可能回复到过去了，回忆过去是徒劳无益的。我认为，要降低身分时，就干脆降到社会的最底层，然后再从那里振拔出来。如果不肯降到社会的最底层，那么你就会永远被动。磨磨蹭蹭的结果，还不是听天由命。要是一开始就主动地沉下去，那就肯定能找到更生的道路。这是我的信念。这好比驾驶飞机，当飞机失去平衡往下坠时，你切不可慌里慌张地扳起尾舵。它要往下坠，就让它往下坠，坠到一定程度，就自然会恢复平衡的。这时候，你再稍微扳一下尾舵，飞机就又能作水平飞行了。这是我的切身体验。"

真是一个喝醉了酒就变得夸夸其谈的家伙。浜崎晃动着鼻子旁边有一颗黑痣的马脸，起劲地谈论着自己的信念和体验。什么"要降低身分时，就干脆降到社会的最底层"，当强盗也许就是社会的最底层吧，那坐班房就是底层的底层罗。做强盗也不简单哪！——已有几分醉意的矢吹认为。浜崎叫女服务员再添点啤

酒来，女服务员歪着汗涔涔的脑袋回答说，已经没有啤酒了，而且连威士忌和日本酒也已告罄。浜崎咋了一下舌头，说道：

“舰长，说是没啦，真可惜！”他拍了拍膝盖，接着说，“现在回去，这么热也吃不消，干脆睡了午觉再走吧！”这正应了“宵小白天睡大觉”这句话。

浜崎让女服务员拿来两只枕头，倒头便睡。走廊外的松树上，知了在不断地鸣叫着，那声音听上去好象是在锅子里煎什么东西似的。矢吹思量着去商场经商的事儿。“要降低身分时，就干脆降到社会的最底层！”——这完全正确。强盗居然说出了一句格言。不过，所谓的社会最底层是在哪里呢？这可不得而知。浜崎不一会儿就开始打起呼噜来，那声音简直象是在打雷。矢吹翻了个身，将背对着浜崎。年近半百还在人生的道路上彷徨——让强盗在白天请客喝酒，还与强盗做一头儿睡，想起来真有点滑稽。客观地考察一下自己的忧愁，冷眼旁观一下自己的周围，矢吹觉得人生耐人寻味得出乎意料。以前和军人们生活在一起时，矢吹可从来没有品尝过这种滋味。只有彷徨在人生的道路上，才能体会出人生的趣味。矢吹赋闲在家，他的心境也差不多可以欣赏短歌和俳句了。

喝醉了酒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行路，其难受程度无异于宗教徒的苦修，全身的骨头架子仿佛散开了似的。转眼间到了下午，矢吹与浜崎道过别，便在半路上分手回家了。浜崎看来不是强盗，岂但不是强盗，而且还是一个温柔敦厚、精力充沛的好青年呐。老部下毕竟可亲可爱。喝下去的啤酒，全变成汗珠儿淌了下来。矢吹从后门进了院子，他感到有点头晕目眩。

加津子正站在客厅的穿衣镜前。

“嘿，你来得正好。请给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

加津子穿着一件纯白的曳地的晚礼服，从肩膀开始整条胳膊都裸露着，头颈上挂着一串人造珍珠项链，说是准备去参加副岛的遗孀举办的家庭舞会。她从客厅来到走廊上，然后转动着身子问道：

“你看合身吗？不错吧。”

“给我倒杯水来！”矢吹往走廊上一坐，便嚷了起来。他不仅唇焦舌燥，而且饥肠辘辘。既然没有钓到鱼，看来就没有象样的下饭菜了。

加津子大声地呼唤着女儿，要她拿杯水来，而自己则继续站在镜子前观察着。她宛若孔雀开屏似的，撑开了晚礼服的下摆。临到末了，她又对着镜子跳了几步。这一切她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来到走廊的尽头，大声地呼唤起大野木来。

“啊，美极啦！”大野木微微歪着头，赞美着，“简直大不一样啦。这身打扮，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比副岛夫人还要年轻得多哩！”

矢吹心想，胡扯些什么呀！听了大野木的瞎吹捧，加津子感到很受用，随即便“褶子怎么样？”“胸饰怎么样？”地问开了。对于老婆的俗不可耐，矢吹感到很恼火。

“喂，肚子饿啦，做饭吧！”矢吹的声音多少有点粗暴。

“哎呀，还没吃饭？我还以为您在什么地方吃过啦。”加津子应声道。

矢吹的心里又犯嘀咕了。与此同时，他的肚子咕咕地直叫。他跨上走廊，将钓竿朝地上一甩，然后坐到了自己的桌子前，急忙拿起了烟斗。接着，他扭头朝床边的搁板上瞅了一眼，发觉一直搁在那里的台钟不见了。他估摸此刻已是两点光景。

“喂，这儿的钟呐？”

加津子撩着晚礼服的下摆，沿着走廊回到了客厅。

"你是说饭吗？"

"饭管饭，这儿的钟呐？"

"哈哈哈！"加津子笑了起来，那笑声既甜美，又豁亮。她一边笑，一边朝隔壁的屋子走去。矢吹无可奈何地吐着白色的烟雾，他觉得老婆的笑声太刺耳啦。

"鱼钓到了吗？"隔壁的屋子里传来了加津子娇柔的问话。矢吹觉得加津子娇柔的声音里包含着一种虚伪，可是又闹不清楚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回答加津子的问题。加津子好象在厨房里干开了。矢吹此刻的心情是，连多一秒钟也等不及了。他随随便便地枕着手臂躺了下来。那么漂亮的衣服，做一件究竟得花多少钱哪？矢吹有点不舍得钱。这时，矢吹闻到了一股香味，那是牛肉的香味。

饭桌上摆上了一盆炸牛排。不知怎的，矢吹觉得那牛排仿佛在尽情地嘲弄着自己，使他难堪地想起自己没有工作，正失业在家。真是大杀风景！

"台钟弄到哪里去啦？"

"喔，卖掉啦！"加津子笑嘻嘻地答道。

什么，卖掉啦？！矢吹不觉打了个愣怔。总而言之，这午饭的菜是用台钟换来的。

光火看来也是白搭，台钟已经变成了牛肉，此刻正盛放在盆子里，——为时晚矣！

"你怎么会做出这种蠢事来呀？！"

这只台钟，是矢吹在十来年前率领练习舰队去夏威夷时买的纪念品，美国货，镶嵌在一个洁白的大理石底座上。

"哎，这可不是什么蠢事哟！"加津子挪了挪身子，"一点儿也

不蠢。我的想法已经改变,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那些奢侈品摆得再多,想吃的东西还是吃不到,营养还是得不到保证,因此是毫无意思的。您知道吗,您近来瘦了……这怎么不叫人担心呢?说来说去,还是吃的东西最要紧,因为食物是生命之本嘛!我得让您先吃得饱饱的,拿出精神来。在吃的上面钱花得再多也是合算的,因为吃下去的东西会变成活动力,能使您迅速地复原。不管有多么高级的台钟,如果您的营养没有保证,那才叫人笑话呢!我决定什么都拿出去卖,毫不痛惜!得来的钱就天天买好吃的东西吃。首先,有好吃的东西吃心里就快活。我吃了鸡,脸上都有了光泽,真的,身体也挺直了。"

她说得头头是道,无可非议。营养学家听了,肯定会心花怒放的。矢吹寻思道,老婆在变得光润的面颊上涂脂抹粉,在变得挺直的身体上穿新做的晚礼服,是为了去参加舞会。既然如此,她的心里当然很快活罗。心里不快活的,唯有自己。女人真是很可羡慕的单纯的生物。她表示自己要大卖大吃,而叫我要好好干。卖东西能卖到几时呢?有句老古话叫"坐吃山空"。此刻,矢吹正在坐吃牛排。"山"一旦吃空后,加津子的崇论闳议看来就无法实行了。届时,矢吹就不得不在强盗浜崎的指挥下,到涩谷商场去卖电器了。太有意思啦!浜崎说过,"要降低身分时,就干脆降到社会的最底层"。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自己降低身分时,老婆肯跟自己一起降低身分吗?矢吹挥动小刀子,切下了一片牛排。好吃的东西毕竟好吃啊。今天不知道明天,反正今天靠一只台钟维持了生命,使心脏得以继续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搏动下去。明天老婆将变卖什么呢?哦,大意不得,家中无异于出了内贼。她嘴上说为了买吃的东西,可是做那件晚礼服花了多少钱却只字未提。她的算盘打得好精哪!

吃完饭，矢吹便坐到走廊上，用牙签剔起牙齿来。这时，大野木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衣服，从自己的屋里走了出来。他的嘴上衔着一只大烟斗。

“出去吗?”

“嗯，到副岛家去。”大野木答道，然后穿上了鞋。

望着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野木朝门外走去的背影，矢吹对加津子说：

“他好象每天都去副岛家哩。”

“嗯，约好三点钟去的。”

“你也去吗?”

“大运动量训练嘛。”加津子嫣然一笑，答道。

“大野木的模样近来变啦!”矢吹盘腿而坐，抚摸着自己的膝盖。倒伏的玉蜀黍依然倒伏在地上，而唯有顶端翘了起来，徒然地准备开花。矢吹觉得，自己很象那倒伏的玉蜀黍，倒在地上还想作徒劳的努力——凑合着活下去。玉蜀黍并不知道降低身分的诀窍，而矢吹却知道摇身一变屈尊俯就商人的诀窍。当商人并非没有一点小小的希望。

“怎么变啦?”加津子坐在镜子前，似乎准备马上化一下妆，去进行交谊舞的大运动量训练似的。

“他还衔着个烟斗呐!”

“喔，听说那是副岛夫人送给他的，还是她亡夫的遗物呢。还有，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发型也变了，因为副岛夫人喜欢那种发型。大野木现在对副岛夫人简直唯命是从，不知他在打什么主意。那位夫人也真有点不伦不类，女性不管怎么解放，也不能太自由放纵哪!当然，她爱怎么干，尽可以怎么干，可是大野木与她毕竟有所区别。你稍微提醒他一下，好吗?既然收留了人

家，我们就有责任哪！”

矢吹觉得，隔壁的寡妇虽然甚为自由放纵，但自己的老婆在这方面也并不逊色。大野木对副岛夫人尽管唯命是从，可是自己代替老婆去嫉妒别人，去向青年提出忠告，就有失体面了。矢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疑虑：秩序有点紊乱了。这种所谓的秩序，究竟是指什么呢？矢吹倒并不想抬出陈腐的女子大学校规和青年守则来，他只是认为，新时代的新人也应该有相应的秩序。不过，没有秩序也许就是一种秩序吧。加津子脱得只剩下了一条衬裙。她的肩膀很丰满，而且白得有点耀眼。这也许是昨天的鸡和今天的牛排的功劳。

“有件事我觉得很怪，那就是隔壁的那位夫人啊，”说到这儿，加津子将一件天蓝色的条纹连衣裙，从头上套了下去。矢吹默不作声地觑着加津子穿连衣裙时那舞蹈般的动作。他看见加津子的腋下有两个紫黑色的阴影在晃动。加津子将头小心地从衣服领子里钻了出来，为的是不碰坏已经梳理好的头发。头刚钻出来，她又叽里呱啦地说了起来：“她啊，想把大野木弄成她亡夫的化身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她让大野木使用她丈夫的遗物，还让他把发型也改过来，简直把他当成玩偶啦！就连跳舞时，她似乎也沉浸在这种气氛之中。大野木对此一无所知，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恭维话。大野木这个人也真怪，说起恭维话来太露骨啦，好象根本不通过大脑考虑，完全是在信口胡诌！不仅在恭维人的时候，就是在平时，他的话也完全是一派胡言……喔，关于丸山住在我们这儿的事，你不是要他负责解决吗？可是直到今天，他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脸皮厚得要命！”

化妆穿戴完毕，加津子拿起了手提包，对着镜子挺了挺身子。

“我出去一下。”对自己的模样感到心满意足后，加津子穿过走廊，朝大门口走去。一路上，她不断地扭着腰。矢吹默然地望着加津子的背影，心里产生了一种疏远的感觉，仿佛正在观看舞台上的女优表演似的。

大野木和加津子走后，矢吹还是坐在走廊上，眺望着院子。从呈直角拐弯的走廊那一头大野木的屋子里，传来了说话声，其中一个估计是丸山。矢吹思量道，不是星期天却呆在家里，这是什么道理呐？听说丸山好象在邮政省所属的某个单位里工作。最近，邮政省的工会已开始罢工，丸山说不定也是他们那一伙的。根据说话的声音，里面似乎还有一个人。透过繁茂的灌木丛，可以望见那间屋子的窗户。窗户上戳出了四条腿：两条毛茸茸的，两条白皙而光润，看上去比较嫩。屋里的两个人，正躺在那儿交谈，把脚翘在窗户上。真是没有教养的家伙！

矢吹感到闲得无聊，就把钓竿往壁橱里一扔，决定打个盹。远远传来了音乐声。女士们似乎正冒着炎热在那里翩翩起舞。

晚饭后，矢吹来到了客厅。他打开电风扇，然后往圈椅里一坐。不知怎的，他突然感到脚底下似乎少了点什么。仔细一看，原来地毯不见了。他按了一下电铃，把老婆叫了来。

“这儿的地毯拿走啦？”矢吹问道。

“啊，已经卖掉喽。”加津子泰然自若地答道，“您猜猜卖了多少钱？那么旧的东西，居然卖了八千五百元钱！买的时候，才三百元左右吧。”

矢吹本想大发雷霆的，可是作为一个失业者，一听到八千五百元，火气就消掉了一大半。不过这样下去，真不知道她还会去变卖什么呢？她也许已经看上电风扇了吧。“食物是生命之本”，

这句话并没有错，可是周围却逐渐冷清起来。

“你去把大野木给我叫来！”矢吹无精打采地吩咐道。

“您有话跟他说？”

“嗯，还有上几天的事情呢。”

“您得狠狠地克他一顿，太吊儿郎当啦！”说完，加津子便朝门外走去。她对大野木似乎有点不满，因此拚命地在矢吹面前撺掇着。

不一会儿，大野木有礼貌地敲了敲门，然后推门进来。

“找我有事？”

“嗯，有点事情。”矢吹心想，上几天失败了，今天可不能再失败呀！他让大野木坐下，然后来了个先发制人：

“是关于你朋友的事。他的去处定了吗？”

“不，好象还没有定。”

“在找吧？”

“找过，不过没有找到。因为政府的战后复兴计划，完全是一纸空文，住宅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再说，木材实行统制后，私下里也就无法搭建住房了。更何况，每个月据说还有五六万人从疏散的地方回来呢。听人家说，现在连六七平方米的小堆房，也要卖一万元左右哩！”

“我不是向你打听这些。”

“哦。”

“丸山有什么打算呢？你不是答应负责解决的吗？”

“是的，我为此想过各种办法，作了一定的努力，无奈……就象我方才所说的，政府的做法……”

“这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呢？”

“不，跟政府毕竟有关系。”

“我们即使在这儿讨论政府的做法，也根本解决不了丸山的去处吧。”矢吹有点火了。

“您说得一点儿不错。”大野木低下了头，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我也感到很为难。”

“那你总得想办法呀！”

大野木搔搔头，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他原想把责任推给政府的，可是矢吹并没有上当。于是乎，大野木迅即露出女人似的温和的微笑，他的眼神甚至还有点谄媚。

“不瞒您说，我还有一桩为难的事情呢。”

“什么事？”

“我有个朋友叫坂本，昨天他住的公寓被火烧毁了。因此，他就拿着行李闯到了我这儿，要我答应他在找到新的公寓之前，让他住上两三天。”

矢吹一听愣住了。看来，方才把脚搁在窗户上的，肯定就是他喽。

“你答应了没有？”

“您说该怎么办呢？”大野木一味地想推卸责任。

“不必问我。问题出在你的屋子里，你准备怎么办呢？”

“我吗……他的情况有点儿特殊，遇到了火灾，那是无法抵御的，我基本上认为值得同情。不过，同情是没有底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动动脑筋，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解决较好。”

“嗯，坂本说在找到新的公寓之前让他住上两三天，那么这两三天内能找到吗？”

“认真找的话，估计能找到。”

矢吹再次愣住了。谈到丸山时，他攻击政府的弊政；谈到坂本时，他又说公寓能找到。这只能认为，他一如加津子所说的，

在信口胡诌。没有必要再枉费口舌了。

"喔，"矢吹叹了口气，"你的观点我基本上明白了。不过，你说想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解决，你具体准备采取什么步骤呢？"

"这不是由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不过，丸山没有任何去处，而坂本又找不到公寓的话，我对你们家当然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罗。"

"唔，因此……"

"因此，到时候我就想负起责任来，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来解决。"

"喔，说得具体一点呢？"

"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我想请您把房租增加两倍，以不使你们蒙受损失。如果不行的话，我再考虑其他办法。"

矢吹觉得，自己仿佛在跟狐狸打交道。"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他暗自思忖。矢吹此刻的心理状态，也许可以用"如坠五里雾中"来形容。丸山这家伙好强词夺理，好发表奇谈怪论；大野木就象只皮球，任你怎么拍打，马上就会恢复原状；还有一个坂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货色。矢吹对坂本产生了些许兴趣。今晚的谈话，没有找到任何解决办法。总之，那间六铺席大的偏屋，现在住上了三只诡谲的狐狸。加津子的性格，说不定也受到了狐狸的影响。矢吹对当今的社会逐渐感兴趣起来。

翌日下午，矢吹又出去钓鱼了。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就能吃上糖醋鲫鱼哩。

加津子站着打开了壁橱，接着又扫视了一下客厅，最后来到二楼，观看着挂在墙上的字画。有只知了停在走廊的柱子上，声嘶力竭地鸣叫着。绿色的蜻蜓从后门飞进来，穿过房间，又飞到

院子里去了。好一个寂寥的下午啊！加津子对每件东西都估了价，为的是决定变卖的顺序和时间。从变卖东西中，她开始体会到了一种新的趣味。自出娘胎到现在，她从未有过一分钱的收入。卖掉台钟和地毯后，她第一次获得了钱钞。对此，她感到乐不可支，仿佛那是通过自己劳动挣来的。一时间，想变卖东西的欲望，使她几乎不能自持。既然能同时得到三种喜悦——出卖东西的喜悦、获得钱钞的喜悦和品尝珍馐美味的喜悦，那么客厅的搁板上少掉一只台钟什么的，就根本不在话下了。变卖东西，如果能将随之而产生的贫困感置诸脑后的话，甚至会使人产生一种痛快和爽利的感觉。加津子太想变卖东西了。也许，把一切都卖光，卖得家徒四壁，就能抹去自战争爆发以来郁结在心中的烦恼，从而产生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吧。

大野木象只猫，悄没声息地来到走廊上，在字画上投下了他的身影。加津子回过头来问道："干什么？"对于这位青年，加津子所使用的字眼，已逐渐粗暴起来。

大野木微微一笑。他的笑非常复杂，在矢吹的眼里，那简直是狐狸的笑。

"婶婶，这个给你。"他站着递上了一只信封。

"什么啊？"加津子站着接过了信封。

"三个人的房租，昨天跟叔叔讲好的……"

加津子并不知道他俩昨天讲了些什么。既然说是三个人的房租，那么矢吹家岂非成了公寓。

"哦，我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跟朋友呆在一起很嘈杂，因此在看书时，不知能否让我使用一下二楼那间六铺席大的房间？"

"喔，"加津子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如果只在看书时用用，

估计没问题吧，反正空在那里。好，你用吧！”

加津子暗自思忖，与其让大野木跟那两个朋友呆在一起，不如让他一个人呆着好，这样既方便，又可以讲些悄悄话。大野木瞅了瞅手表，说道：

“三点还差一刻，可以做准备工作了吗？”他没有觑加津子的脸。

晚饭后，加津子将收到三个人房租的事儿告诉了矢吹。矢吹感到好生奇怪：自己并没有答应过大野木要交三个人的房租哇，而大野木倒是想让自己答应下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矢吹正在认真地思索时，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上二楼去了。

“谁？”

“是我。”大野木应声道。

“你上楼去干什么呀？”

“我答应他在看书时可以使用那个六铺席大的房间，没关系吧？反正空在那里。”

事态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得寸进尺的狐狸，居然已经登堂入室；而身边的物品，正在被一件件地变卖掉。切莫慌张！——矢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叼起一支烟，心里产生了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七

对于副岛夫人举办的跳舞晚会，大野木一开始就感到很无聊。也许他只是自己认为自己很无聊吧。反正为了排遣这种无聊之感，他觉得必须干点什么。

客厅的黄地板擦得亮锃锃的，从阳台到外面的草坪上，摆着许多张藤椅和茶几。太阳快下山时，来了十四五个客人。多岐子挂着珍珠项链，戴着钻石戒指，晚礼服的前襟上还别着一朵香气袭人的茉莉花。那浓郁的花香，飘溢在整个客厅里，使人们的头脑都变得迟钝起来了。

多岐子施展着她的巧言令色：迎接客人时的寒暄，漫无边际的闲谈，关于老相识的消息等等，她的嘴巴几乎没有停息的时刻。她对平素门庭冷落的生活也许已经感到乏味，因此才产生了强烈的闲磕牙的欲望。在闲磕牙时，她显得生气勃勃，心满意足，开朗活泼，真叫人无法想象她是一个寡妇。她的主要交谈者，是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姓牧野的男子。大野木在远处侧耳细听着他俩的谈话。客厅里点着美丽的彩灯，充满了晚会的气氛。盛装的女佣开着汽水瓶盖，送来了威士忌酒和搁在银盘上的三明治。

“战争结束时我在苏腊巴亚，”牧野以老朋友的口吻对多岐子说，“被印度尼西亚军队扣留了。不久，荷兰军队登陆，与独立军之间爆发了战斗。我们所在的拘留所，恰巧位于战线的正中央哟，那子弹就象下雹子似地朝我们飞来。一会儿开始冲锋了。一方刚攻占我们所在的拘留所，第二天就又会被对方夺了回去，他们就这么来回折腾。我们个个都是手无寸铁，真够受的！”

牧野讲起话来无遮无拦，不象是个军人。他的皮肤黝黑，估计是在拘留期间被太阳晒的。觑着他那健美的体型，腮帮子鼓起的四方脸和粗鲁、老练、镇定自若的态度，大野木多少产生了一些反感。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

坐在旁边的加津子，凑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

“咱俩跳一个好吗？”

他不声不响地站起身来。

“下摆长了，可碍脚哩。”

大野木不声不响地搂住了加津子。

“我真想痛痛快快地跳个够哇！”不一会儿，加津子撒娇似地说道，“跳啊，跳啊，一直跳到瘫在地上爬不起来为止。”

大野木没有吭声，他紧紧地搂住加津子纤细柔软的腰肢，开始象陀螺似的滴溜溜地旋转起来。隔着一层薄绸做的晚礼服，大野木的手掌甚至感觉到了加津子身上肌肉的形状。与此同时，他的心窝也不断地感受到加津子那富于弹性、高高隆起的胸部的刺激。

“咱们就痛痛快快地跳个够？”

“我就想这么跳哇！”

“人家会觉得奇怪的。”

“管他呐。”

“叔叔会骂我的。”

“让他去骂好了。嗳，痛痛快快地跳个够好吗？”

加津子为什么想痛痛快快地跳个够呢？大野木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唯有她一个人显得很兴奋似的，而大野木只不过是在凑凑趣罢了。其实，他觉得很无聊。多岐子正在与牧野翩翩起舞。牧野跳得多差劲哪！他紧紧地搂着多岐子的身体，简直象在进行全身按摩似的。

大野木对跳舞毫无兴趣。他之所以跳舞，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因为跳舞时是跟女人呆在一起，所以他觉得这种消磨时间的方式还不赖。仅仅是不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今天第一次看到婶婶的人，肯定会以为婶婶还只有二十八九岁呢！”

“哎哟，看你的嘴有多甜……”

“你可别笑话我，我啊，可想谈恋爱呢。”

“哦，年纪轻，正是谈恋爱的时候哇。”

“我经常在心头描绘着理想的女性形象。那种形象啊，就跟今晚的婶婶一个样……”

“你在说些什么呀——傻瓜蛋！”

“你要骂我傻瓜蛋，我也没有办法。不过，若能这样搂着婶婶跳啊，跳啊，突然死去的话，那有多幸福哇！”

大野木如此恭维加津子，并无特别的用意。他只是觉得，观察女人在听了恭维话之后的感情变化——或欣喜，或惊愕，或解颐是很惬意的。他丝毫也没有图谋将这个女人从她丈夫身边拉走的野心，因此也就不以为自己应对自己所说的恭维话负责。他认为，对方也肯定知道自己是在恭维她。既然如此，那还要负什么责任呢？自己纯粹是在信口胡诌。正因为是信口胡诌，所以无论胡诌些什么，他都能做到满不在乎。只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是在恭维她，因而感到很受用就行啦。

“我如果给婶婶写信，不知婶婶给不给回信？”

这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说了一句没大没小的话。不过加津子听了，似乎并不感到特别生气。

“你胡说些什么！住在一起还用得着写信？”加津子有点摸不着头脑。

“因为，有些想法讲不出口，只能通过书信来表达。”

“喔，什么想法？”

尽管知道对方接下去又要恭维自己了，可是加津子还是想让对方把恭维话讲出来，而自己则闷不吱声地听着。

“因为说不出口，所以只能通过书信来表达哟！”

"胆小鬼，你尽管说嘛。"

"不过，至少得两个人在一起时……"

加津子从鼻孔里发出了笑声。大野木心里明白，那笑声并非在表示轻蔑。加津子也许想表示轻蔑的，可是女人啊，在表示轻蔑的同时，又会允许对方亲近的。

舞接连跳了四圈，加津子有点汗津津了。他俩来到草坪的尽头，并排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想休息片刻。客厅里明亮的灯光，几乎照不到这儿；谈笑声也离得远远的。

"啊，太舒服啦！"加津子已经精疲力竭。她抬头仰望着星空：天鹅座在头顶上张开了巨大的翅膀，它那白色的脖子浮现在黑糊糊的天幕上。大野木将半个身子轻轻地倚在加津子的身上，然后将嘴巴贴在加津子浑圆的肩头。

"别这样，小心给人看见！"

幸运得很，大野木没有挨揍。他伸出右手，从背后搂住了加津子的腰肢。加津子在幽暗中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大野木的脸。

"请不要见怪，每当我瞅着婶婶时，我的脑子就会胡思乱想起来。"

"真难缠哪……"加津子说道。她似乎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她已经分辨不出这是恭维话还是真心话，——真伪莫辨是很危险的。

大野木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加津子。加津子皱起了眉头：

"真难缠哪，我可拿你没有办法。"

大野木用两只手搂住了加津子的肩膀。加津子迅速地吻了他一下，便霍地站了起来。

“哎，再缠磨下去，我要生气啦！”

年龄之差似乎决定了他俩的关系。

加津子拖着曳地的下摆，穿过草坪向阳台走去。回到阳台后，她又回头朝草坪的尽头瞅了一眼。大野木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脸上挂着微笑。突然，他朝椅子上躺了下去。一颗流星横着穿过了银河。天琴座的三颗星和天蝎座的尾星升上了夜空。留声机里播放着舒扬的进行曲。大野木想，太无聊啦，也许还是回去听听毛腿儿丸山与众不同的左倾议论，听听老海军上校的满腹牢骚话有趣吧。女人真是无聊，她们任凭怎么冥思苦想，往往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来，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了老地方。无论是街头拉客的娼妓，还是大家闺秀，在男人面前都跳不出女人这个框框。十八九岁的姑娘也好，四十来岁的妇人也好，遇到男的前来表示倾慕之意时，年龄的差距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简直愚蠢透顶。进攻者的进攻方法多得不可胜数，而防御者的防御手段却寥寥无几，所以古代的兵书上也写道：进攻是最大的防御。不懂得发动进攻的妇女们，她们的防身之术似乎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这时，进行曲变成了伦巴舞曲。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阵凉风。整个夏天，看来基本上能这样打发过去。一到秋天，估计就没有这么安逸了：父母亲肯定要跟我脱离关系，或者不再寄学费给我。到时候，不找个工作就难以糊口了。管他呐，到时候再说吧。任你现在怎么考虑，社会也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不去考虑，就未必没有活路可走。要是愿意去黑市市场中找点活儿干的话，那么混口饭吃吃是根本不成问题的。所谓黑市，其实也是一种讽刺，是很有意思的，那是对国家的讽刺。大野木仰天躺在长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闭上了眼睛。蝙蝠在草坪上飞翔，那翅膀扑扇空气时发出的声响，传入了大野木的耳朵。这短

暂的凉爽，真使人舒服到了极点。

加津子接着又与来宾跳了两三圈舞。大家跳得厌倦时，就纷纷找藤椅坐了下来，然后边吃三明治，边闲谈。留声机不再播放舞曲，而开始播放小夜曲，给人以更深人静的感觉。牧野还在跟多岐子交谈着。

“目前住在东京？”

“并非目前，因为除了东京，没有地方可供我居住哇！就是东京，我也是借住在朋友家中，只有一间三铺席大小的房间。”

“哦，三铺席大小的房间住几个人哪？”

“就一个人呗！”

“夫人和孩子呢？”

“打仗时全去了广岛，因为广岛是我老婆的故乡嘛。”

“喔，都好吗？”

“大人小孩都……”

“喔，运气真好哇！”

“运气不好哟！大人小孩全都报销啦！……好苦啊。我去找他们，可是连马路和门牌号码都没有了。由于当地人都已经死绝，所以消息也无从打听。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幸免于难的银行职员，咳，一打听才知道……”

多岐子和其他人都屏气敛息地凝望着这个可怜的人。

“因此之故，我是无牵无挂，孑然一身哪！……哟，九点多啦，我要告辞了。”

他一口喝干了杯中的威士忌，站起身来：

“嘿，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下次我还要来哟！”

“喔，请一定来，我招待您吃饭。”多岐子站了起来。

令人惊异的是，欢乐的终了，往往是令人扫兴的空虚之感。

当客人们意识到这种空虚之感即将袭来时，便会一齐站起身来，争先恐后地告辞，仿佛谁走得最迟，那么他的空虚之感就最甚似的。

牧野回去后，客人们开始留意起时间来。欢快的谈话还在继续着，不过谁都不想再往自己的杯子里斟酒了。大家都准备喝完后就走。多岐子觉察到了这一点，便不断地寻找新的话题。加津子一边听着关于新的民法和美国电影之类的谈话，一边不断地扫视着大草坪尽头的灌木丛。多岐子似乎并没有发觉大野木已经退席。如果发觉的话，她肯定会寻根究底的。草坪的尽头黑黢黢的，无法看清大野木的身影。大野木退席都一个小时了，估计他已经打院子里回到了家中。

多岐子的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与丈夫一起站了起来：

"夫人，我们告辞了，孩子在等着我们……"

她的话音刚落，大家仿佛约好似的，一齐站了起来。留声机在播放着幽雅的小提琴曲。大家似乎不想等这支小提琴曲结束，都异口同声地向多岐子告辞了。客厅里一下子又变得喧闹起来。然而，在这一时的喧闹中，多岐子却已经感觉到了客人走光后自己孑然一身的孤独。客人们离开客厅朝大门口走去，椅子全空了。多岐子拖着长长的晚礼服下摆，走在后面，她将客人们送到了大门口。这时，她突然朝着加津子问道：

"呀，大野木呢？"

"我也不知道，大概先回去了吧。"加津子淡淡地笑着回答道。她暗自思忖，大野木多半已经回去了；不过兴许还在那张椅子上，或者先走一步，正在外面幽暗的角落里等着自己呢。

加津子左手提着长长的下摆，朝黑暗的马路上凝眸远望，可是马路上已经阒无人影。她沿着院子旁边的小巷走到后门口，然

后轻轻地推门进去。漆黑的院子里，弥漫着杂草的芳香和垃圾堆的臭味。加津子蹑手蹑脚地从歪倒着的玉米地中间穿过，朝前走去。那间六铺席大的偏屋还亮着灯。从洞开着的窗户望进去，只见两个年轻人躺在铺上，脚翘得高高的，好象正在下棋。大野木没有在。二楼黑洞洞的，他似乎还没有回来。矢吹端坐在八铺席大的客厅里，摇着团扇在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夹杂着几句英语的动听的音乐。门口那间四铺席半的房间里挂着蚊帐，直江好象已经睡了。加津子略微有点迟疑，她回想起方才给予那个青年的短促的一吻。这类事情对于她来说，算得了什么呢？至多相当于洗澡时被偶尔打洗澡间门前经过的商品推销员瞥见了赤裸的身子。不过，大野木尚未回来，这使她有点放心不下。尽管有点放心不下，可是又不能返回副岛家的院子里去寻找……加津子转念一想，这事与自己不相干，便迈开大步朝走廊走去。

“我回来啦。还在听收音机吗？”加津子随口问了一句。

矢吹默默地回过头来，只见加津子拖着长长的晚礼服下摆，在走廊上一闪就进了隔壁的房间。加津子急忙脱下晚礼服。她想尽快将它脱下来，因为这件晚礼服目睹了她的犯罪行为。

“我说呀……”加津子嗲声嗲气地喊着隔壁的丈夫，“还有一听橘子罐头吧，我可想吃呢！您吃吗？”

脱得只剩下一条衬裙时，加津子拉开了纸隔扇，半裸着身子，哧的一声来到了丈夫的面前。

送走客人后，多岐子关上了大门，随即又熄掉了门廊上的电灯。她累得连肩膀都塌了下来。期待已久的舞会业已结束。舞会一结束，自己又成了形单影只的寡妇。客厅里，华灯依然在大

放光明，而留声机已经停止了转动。客厅空荡荡的，显得很宽敞，可是自己却尚未找到归宿。谁知来了个牧野。唯有他，至今仍残留在多岐子的心头。

牧野雄二郎是多岐子的远房亲戚，多岐子上中学时，他已经上了大学，就住在多岐子家附近。他现在快四十岁了。十四五年前，当多岐子开始对男性感兴趣时，也许想过他。那是少女梦境般的美丽幻想。他说妻子儿女死去后，一个人很孤独，表示下次还要来，而自己也约他下次来吃饭。这些能够实现吗？在寡妇这种身分的束缚下，自己是多么想稍稍伸出空想的手臂，抓住点什么呀！

女佣开始拾掇客厅和阳台。多岐子拖曳着晚礼服的下摆，来到了草坪上。孩子已经在二楼的卧室里睡了。卧室的窗户亮着微弱的灯光，白色的窗帘在晚风中摇曳。窗户里面已经没有丈夫了。丈夫在世时，上床睡觉与白天的生活真是大异其趣。上床后，仿佛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现在，上床睡觉只是白天生活的继续。即使平躺在床上，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单调的白天过去后，接踵而来的又是单调的夜晚。多岐子穿着银色的皮鞋在草坪上漫步。不知怎的，她觉得有点意犹未尽，有点顾影自怜。再放几张唱片吧！再喝点甜酒吧！她的皮鞋在黑暗中闪着光亮，草坪上的露珠也在闪着光亮。她信步来到灌木丛旁边。这时，她突然发现有个很大的白色的东西，从长椅上爬了起来。多岐子不觉后退了两三步。她目不转睛地瞪着那个东西，并且厉声喝道：

“谁？！”

“噢，夫人，舞会已经结束啦？”

“您是哪一位？……”多岐子又问了一句，心里怦怦直跳。

“我是大野木。啊，真舒服，我已经睡了一觉啦！”

“您还没有回去？”多岐子这才压低了声音，“大家都已经回去啦！”

“现在几点啦？”

“都快十点了。矢吹肯定在找您喽。”

“那我也回去吧。这儿好凉快呀！”

多岐子弓着腰，从树枝下面钻了过去，来到了长椅前。许多年以前，她刚结婚的那阵子，这儿是她和丈夫留连忘返的地方。他俩觉得，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儿更愉快地度过就寝前的那一段时光了。每天晚上，她总是把已经怀孕的身子，斜倚在丈夫的身上，而丈夫则搂着她的肩膀，同她谈论今后的打算和有关孩子的事儿。除了丈夫之外，这张椅子上还没有坐过其他男人呢。出乎意料，大野木的侧影长得很象自己的丈夫，而且，他又坐在自己丈夫曾经坐过的地方。尽管多岐子在心里不断地警告自己：“不能坐下去！不能坐下去！”可是，她还是悄悄地坐了下去。

“啊，太好啦！”大野木赞叹道。多岐子不知道他在赞叹什么，没有做声。也许他在赞叹就两个人呆在一起太好了吧。须臾之间，大野木不声不响地拿起了多岐子的左手。

“喔，真是光彩夺目哇！”

在远处客厅里的灯火反射下，多岐子手上的钻石戒指在烁烁闪亮。大野木捏着多岐子的左手，一时并不想将它放下。而多岐子则想离开现实，沉浸到遥远的往事的回忆中去。

“这是你已故的丈夫送给你的礼物吗？”大野木问道。

“是的，在我生日时……”

“讲给我听听，你们当时都谈了些什么？你肯定不会忘记的！”大野木凝望着多岐子的脸，声音柔和而缠绵。

多岐子犹豫了片刻。

“幸福哇！”她颤声说道，“每天晚上在这张椅子上，就这样坐着……”说到这儿，她突然打住了。往事的回忆，使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都谈了些什么呀？”

“什么都谈……”多岐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往事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而现实则从她的意识中渐渐地消失了。大野木的形体，已经离开了她的意识，而唯有他的声音，作为一种愉快的刺激，在不断地撩拨着她的回忆。

“那时候，夫人你一定更年轻，更漂亮吧！”

“对，比现在年轻得多啦。”

当时还没有孩子，从早到晚就两个人。虽然只有两个人，可是心里却感到很充实。

“他个子高吗？”

“好象跟你差不多。他的嗓音可圆润呢！我弹钢琴，他就引吭高歌，唱完后，我俩就一起来到这张椅子跟前。”

唱完歌后，将自己略微有点激动的身子斜倚在丈夫的怀抱里，那真是无比的快乐。多岐子的左手，还被捏在大野木的手中。大野木的体温，挑逗着她对往事的回忆。

“我也很希望象你丈夫一样哪！一个人若能生活得如此幸福，那该有多好哇！”大野木自言自语、装模作样地说，“温柔美丽的妻子、深沉的爱情、和悦的亲吻……我就想找一个象你这样的爱人。”

恭维女人越是惺惺作态，效果似乎越是显著。大野木并不认为自己应对自己所说的一切负责，他完全是在逢场作戏。不一会儿，他悄没声息地用手臂钩住了多岐子的肩膀。多岐子轻轻地挪

开了他的手臂，嘟哝道：

“他的侧影跟你一模一样！”

“蜜月旅行去哪儿啦？”

“去了日光，然后从那里绕到了伊香保，一共出去了十天。在伊香保呆了三天。我们坐缆车上了榛名湖，在湖滨蹓跶了一整天哩……”

落叶松的林子绽出了新芽，黄莺、杜鹃和布谷鸟在啁啾啼鸣，铃兰花开了，杜鹃花开了，蕨菜抽出了嫩叶，一片赏心悦目的春色。两个人手挽手地在阒无人影的林间小道上漫步，肩并肩地在树荫下进餐，耳边不时传来杜鹃从头顶上飞过时留下的啼叫声。多岐子发觉，大野木的右手再次勾住了自己的肩膀。回忆渐渐地带上了现实的色彩，而眼前的现实却变得朦胧起来。多岐子觉得，与自己比肩而坐的青年既是大野木，同时也是自己的丈夫。时间仿佛在倒退，倒退到了七年前的那个仲夏之夜，就象电影中的某个镜头逐渐隐去，而另一个回忆的镜头逐渐显现出来一样。“多岐子……”她的耳畔响起了呼唤她的声音，那声音轻得如同耳语。多岐子闭上了眼睛，她感到勾住自己肩膀的手臂陡然来劲了。在这股劲头的刺激下，多岐子的全身掠过了一阵颤栗。接踵而来的是柔和的抚摩、接吻和拥抱，那是她全身的皮肤所期待的。她的身体不知不觉地朝大野木的身上靠了过去。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她已经失去了知觉。

在业已失去知觉的多岐子的身体里，回忆却在活跃地进行着。由于回想起了当年的情景，她的皮肤不断地颤栗着，她的嘴唇已开始充血。大野木并不知道，她是自己主动地往圈套里钻的。大野木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多岐子，他用手臂冷冷地搂住了她正在瘫软下去的身体。

他将多岐子搂在怀里，仔细地瞅着她的脸。那是一张在黑糊糊的树荫下显得有点苍白的脸。别在多岐子胸前的那朵茉莉花，散发着刺鼻的香气。多岐子闭着眼睛。这眼睛可不能睁开呀！眼睛一睁开，映入眼帘的就是现实世界。她浸沉在往事的回忆中，而不愿意看到现实世界。现在，她觉得坐在自己身旁的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她扭动着身子，仰天躺在丈夫的怀里，丈夫必须用力将她搂住。她伸出白皙的手臂，寻找着丈夫的脖子，然后用两只手勾了上去，丈夫的手臂自然搂住了她的胸部和背部，这个姿势跟七年前的一模一样。七年来的孤独，应该在这一瞬间得到补偿。妻子必须用抚摩和喜悦来迎接生还的丈夫。多岐子个人的小天地一下子崩溃了，这个封闭的世界一下子爆炸了。在执拗的亲吻下，多岐子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那穿着银色皮鞋的脚，在空中胡乱地踢蹬着。这一瞬间要求她作出一切牺牲，呆一会儿她就必须作出牺牲了。要是她明白呆一会儿必须作出牺牲的话，那她会希望这一瞬间持续得再久一些的。多岐子全身的血液已经沸腾。她已经到了无视社会舆论，不顾道德正义，失去自制能力的地步，恰如一座休火山再度喷发出昔日的火焰。

多岐子把脸埋在丈夫的胳膊里，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她的皮肤尚未得到满足，还在继续颤栗着。她的意志因失去了判断能力而变得不知所措。她的肉体在寻求妥协。倘若睁开眼睛，那就无法妥协了。假如继续闭着眼睛，则意志就将屈从于肉体。尽管知道将会出现这一结果，多岐子还是不能睁开眼睛。她喘着粗气，说道：

"您该回去了……"

大野木没有作声。他抬起眼睛一看，客厅里的灯火已经熄灭，唯有阳台上还亮着一盏灯。女佣已经毫无踪影。草坪上的露

珠在闪闪发亮。二楼的白窗帘被风一吹，慢慢地鼓了起来。大野木轻轻地叹了口气，再次用力地抱住了多岐子的肩膀。多岐子的皮鞋重又在黑暗中划出了银色的光带。她那长长的晚礼服的下摆，拖落在长椅底下，露出了一双形状优美的小腿。她的双臂紧紧地勾着大野木的脖子。大野木抱着多岐子柔软的身子站了起来，然后踏着草坪上的露珠，朝阳台方向走去。多岐子依然闭着眼睛，可是她用耳朵在判断着前进的方向。跨上一级台阶，就到了阳台；再跨上一级台阶，便是客厅了。一会儿，地板上发出了缓慢而轻微的脚步声。大野木抱着多岐子往左一拐。往左拐是去大门的，大门按说已经关上了。多岐子的皮肤再次颤栗起来。以前，丈夫曾这样抱着自己，走过这条路线。到了客厅和大门之间，脚步声停止了。右边是楼梯。大野木略微踌躇了一下，便开始登楼，一级、二级、三级……

"不要上去！不要上去！"多岐子气喘吁吁地说道，边说边踢蹬穿着银色皮鞋的脚。她的双脚尽管想脱逃，可是她的双手却更加用劲地搂住了大野木的脖子。

五级、六级、七级、——脚步声慢慢地向上移去。楼上就是卧室呀！现实和想象开始在她的头脑中激烈地争斗起来。要么屈从于现实，要么委身于想象，两者必居其一。多岐子依然没有睁开眼睛。

楼梯终于走完了。若要反抗，此刻就是最后一次机会。意志在呼喊着反抗，在心灵的深处不断地呼喊着，可是声音十分微弱。而感情的怒涛却盖过了意志的呼喊声，并把她的意志彻底摧毁了。只要继续闭着眼睛，今夜将是七年前那个幸福之夜的再现。她没有丢弃这种幸福的自由，她不能睁开眼睛。

吱喽一声，门开了，那是用肩膀顶开的。这是一间通往卧室的

小间，照例没有点灯，与卧室之间只隔着一条轻柔的网眼门帘。

“别这样！别这样！”

多岐子扭动着身子想挣脱大野木的手臂，可是她的反抗太软弱无力了。与其说这是反抗，毋宁说这是一种痉挛。究竟委身于想象，还是丢弃幸福回到现实中来呢？现实太乏味了。在她的体内，主张反抗的唯有微不足道的理性。肉体呵叱着理性，周身的血液在猛烈地往头上涌。

“别这样！快回去吧。有人来啦！有人来啦！”

小间里有一只天鹅绒的大沙发。以前，这只沙发是自己和丈夫进行秘密活动的场所，是自己的身体一任丈夫缱绻地、默默地抚摩的圣殿。多岐子被大野木轻轻地平摊在沙发上。不能睁开眼睛哪！与七年前一样，丈夫在这里，——搂住自己的肩膀，拥抱自己的身体，使自己浑身颤栗的丈夫在这里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睁开眼睛。多岐子抽抽搭搭地哭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将自己的面颊贴在大野木的脖子上。她的全身掠过了一阵快感。银色的皮鞋不再动弹，仿佛她业已死去；白色晚礼服那长长的下摆拖落在地板上。多岐子呜咽着亲吻大野木的面颊，并用嘴唇使劲地吮吸着。她抱住大野木的头颅，拚命地抓挠他那长长的头发。已经完啦！她觉得这并非是自己的过错……反抗的意识一旦消失，她的肌肤就活跃起来了。

时钟敲过一点后，多岐子打开走廊尽头的那扇门，目送着身穿白色衣裤的大野木沿着太平楼梯往下走去。多岐子穿着宽大的湖蓝色的睡袍。她的心已经恢复了平静，不过颇为疲倦。北斗星已经移向天边，整个住宅区静悄悄的。大野木蹑手蹑脚地一步步往下走去。下了楼梯又朝前走了五六步光景，他收住脚步，抬头望着二楼，同时举起了右手。多岐子也举起了袖子肥大的右

手，轻轻地摇了摇。就象以前从二楼窗口送丈夫去上班时那样，她的心里交织着寂寞和喜悦。

大野木白色的身影穿过草坪后，便钻入了灌木丛中。他在灌木丛中左弯右拐地穿行着，一会儿就来到了栽种在围墙边的一棵石榴树下。他用双手抓住枝桠，一只脚踩在树干上，爬到了围墙上。然后再次招了招手，便扑通一声跳到了墙外。多岐子站在太平楼梯口，一直目送到他的身影消失为止。凉丝丝的晚风，吹拂着她充血的肌肤，她觉得全身的血液甜津津的。

她并不认为自己业已堕落，也不认为自己干了坏事。她只是觉得，自己平素唯有意志和理性的生活恢复了热情，从而达到了平衡。她不想立刻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她首先要享受一下肉体的健康的疲乏。尽管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不知道自己今后是否会时来运转，可是对于今天，多岐子并不感到后悔。她关上门，回到了卧室，然后往宽大的床上一躺，一把搂住了睡相很坏的孩子。从现在起，她又是母亲了。

八

从早晨起，大野木的屋子里就一直闹嚷嚷的，一会儿高叫，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又是怒骂。住在那间六铺席大的偏屋里的三只狐狸，好象已经开始活动了。狐狸的活动，无非是想骗人喽。矢吹镇定自若地坐在桌子前看着报纸。他觉得不管他们闹成什么样子，自己也能够处之泰然。尽管自己已经丧失了一切，但是唯独那种在炮弹下穿行，在鱼雷中前进的勇气，如今还是有的。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勇气。在当今社会中，勇气之类的东西已经毫无用处，只能让它在体内发霉长醭了。与那间偏屋里的年

轻人打交道，光凭勇气似乎根本不行，光凭以前所学的逻辑学、伦理学和法律学等等也不行，必须掌握一种特殊的现代哲学。矢吹略微有点忐忑不安。《孙子兵法》上说，知己而不知彼，则"胜败参半"。对方有三个人，而自己只有一个人，老婆并不是自己可靠的同盟军。今天早晨吃完早饭刚收拾好饭桌，她就立刻梳妆打扮起来，然后穿上白色的凉鞋，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出去了。矢吹坐着环视了一下四周，似乎没有发现少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老婆又拿什么东西出去卖了。他估计，十有八九是拿她自己的衣服。

大野木的屋子安静了片刻，只见三个青年从后门回来了。三个人都光着上半身，肩上扛着旧木料。近来，人们对于光着上半身在大街上行走，已不再感到大惊小怪。这是受战争中军队教育的影响。当时，连小学里也认为，让学生光着上半身做体操，是忠君爱国的一种表现，因此警察也就不再根据治安条例，对赤膊上街的人课以五角钱的罚款了。现在，忠君爱国的思想已基本上消失，可是赤膊的风气却依然残存着。矢吹坐在客厅里思忖道：主张人人平等的民主主义，好象并不要求绅士也打扮成泥瓦匠吧。不过学生和职员光着上半身扛旧木料，那就与泥瓦匠毫无区别了，——尽管学生扛起木头来总有点别扭。

三个年轻人又来回扛了好几趟木头，前后约莫扛了一个小时光景。将近中午时，毛腿儿丸山来到走廊边，彬彬有礼地说：

"实在对不起，您如果有锯子的话，能否借给我们使一下？"

矢吹正在那张已经看完的报纸上摆弄钓具。

"在后面的贮藏室里，自己去找吧。"

"喔，是吗？要是有斧头的话，我们也想借一下……"

"估计有。你们打算干什么呀？"

"我们打算劈柴。"丸山毫不含糊地答道。

既然要劈柴，那就准备自己做饭喽。矢吹暗自思忖。原来，丸山以前一个人住在防空洞里，自己有一套做饭的家什。那个防空洞在一场大雷雨中坍塌了。如今，将那个坍塌了的防空洞的旧木料扛回来，暂时就不必担心做饭的柴草了。一旦开始自己做饭，那么丸山和少年模样的坂本，岂不是要长住下去了吗？寻找公寓不就成了一句空话？过去能够轻而易举地调动一支由八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的矢吹上校，已经威信扫地。不过现在也不必为此黯然神伤，因为时代不同了嘛。哪怕是过去曾经统率过几百万名将士的大元帅，如今也没有一兵一卒了。

三位青年在后院锯木劈柴时所发出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十二点敲过。远远地听着这喧闹声，矢吹的心情似乎颇为愉快。他朦朦胧胧地觉得，青年们自己做饭，也许很有趣吧。

下午两点钟光景，丸山和坂本沿着走廊来到客厅的门口：

"请问，尊夫人在吗？"

加津子从隔壁房间里探出头来，问道：

"有什么事吗？"

"嗯……"衬衫袖子挽得老高的丸山，递上了一张纸，"我俩今后想自己做饭吃。以前，我俩都是在外面吃的。可是外面的饭馆一个劲儿地涨价，而且又没有象样的东西可吃，一个月光伙食费就得花八百元以上，我们这种'低工资'已经不胜负担了。俗话说：'独木不成林。'我想和坂本两人试着自己做饭吃。"

"是吗？不过，你们会不会做呢？"

"没问题。嗯，有件事要麻烦您，请您在这张证明上盖一个

章好吗?”

这是一张将“在外搭伙”改为“在家自炊”，要求配给大米和豆酱的证明。加津子从食器柜的抽屉里取出图章，在证明单上摁了一下。

“除此之外，还有件事情想麻烦您一下，不知是否行?”丸山正襟危坐在走廊上，说道。

“哦，什么事情啊?”

“就是关于使用厨房的事情。我们想请您把时间适当地安排一下，大家轮流使用。”

“什么，你们要使用厨房?”

“那当然喽，因为在屋里的铺席上不能做饭嘛!”

“不过……那可有点不方便哪!”一听要轮流使用厨房，加津子决心要保卫自己的根据地。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大体上规定个时间，在规定的时间里做饭，不是很简单吗?”对方还是坚持要使用厨房。

“煤气和自来水怎么办呢? 还有电炉，你们也要使用吧。”

“喔，当然使用喽。”

“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们才好。这些东西，费用不好算哪!”加津子越发犯愁了。

“那没有什么，只消将你们迄今所付的钱平均一下，其余部分都由我们来承担。”

丸山的话音刚落，方才一直老老实实、默不吱声地呆在一旁的坂本，用手指戳了戳丸山的肩膀，说道：

“那可不行哪! 矢吹家要是滥用的话，不就全用在我们的头上啦?”说完，他的脸上露出了慧黠的微笑。

“嗯，这倒也是。那就按人头摊吧。不过，按人头摊也不行，

那等于是让不滥用的人分担滥用的部分喽！”

“就是嘛。所以，你干脆预备一本小本子，专门记录使用前和使用后的煤气表和电度表的读数吧，这样做最科学呐！”坂本提议道。这确实很科学。

“哦，不过自来水怎么办呢？电炉白天好算，可是到了晚上，电灯一开，怎么算得出电炉的用电量呢？”

“这可没有办法计算啦！”讲究科学方法的坂本回答说，“用水和用电大家要相互监督，因为洗的东西有多有少哇！”

矢吹渐渐地动火了。他一动火，两眼就会放射出炯炯的光芒。加津子愁眉苦脸地望着丈夫的脊梁。

“我不同意你们使用厨房。”矢吹平静地说道。他认为，对这些家伙讲道理完全是白费口舌，只消将结论告诉他们就行了。

“喔……”丸山低下了头，态度也很平静，看上去挺老实的。可是转眼间，他就现出了毅然决然的神情，说道：

“那凭什么理由呢？”

“不，谈不上什么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不同意。”矢吹力图避免进行舌战。

“可是，没有什么理由就加以拒绝，是不能叫人心服口服的。为什么不行呢？”

丸山抬起胡子拉碴的脸，目光锐利地盯着矢吹。事情看来又复杂化了。坂本则在一旁笑嘻嘻地瞅瞅矢吹，瞧瞧丸山。

“不，我不打算讲什么理由。跟你们讲道理也是白搭！”矢吹别过头去，开始眺望院子。他决心避开这支敌人的舰队，撤退到港湾中去。

这时，坂本用手指捅了捅丸山的腰眼，帮腔道：

“嗨，他方才的话是对我们的侮辱！什么‘跟你们讲道理也

是白搭'，我们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吗？”别看他那张皮肤白净、稚气未脱的脸挺老实，可是讲起话来却句句带刺。他好象是三只狐狸中的作战参谋。

“别忙！别忙！”丸山打断了坂本的话，“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取得厨房的使用权。关于方才侮辱性的话，以后再作计较吧。”他转过身子，又进入了本题。

“说什么不让我们使用厨房，我觉得矢吹先生有点感情用事。我想，你大概是对我们租用你的房间有意见，才不让我们使用厨房，存心难难我们的吧。”

“不，随你们怎么猜测，反正我不同意你们使用。”

加津子独自吃吃地笑着。可是，丸山的口气顿时变得强硬起来：

“你也太不讲民主啦！”

“什么？”矢吹用目光灼灼的眼睛瞪着丸山，反唇相稽道，“哼……我讲不讲民主，关你们什么事！”

“你这种封建意识，得改一改喽。”

“我封建什么？”矢吹不甘示弱。

“就是封建！”丸山并不加以说明。

问题逐渐偏离了厨房的使用权，而暴露出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根本性的分歧。这时，坂本又在丸山的腰眼上捅了一下：

“喂，不要发火！不要发火！发火要坏事的。你应该冷静！”这个美少年，就象在观看体育比赛似的，在一旁鼓动着丸山。把事情搅得越复杂，那就等于体育比赛越精采。他似乎希望事情复杂化。矢吹渐渐地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转过身来诘问道：

“你们嘴上好象老挂着‘民主主义’啊，‘民主作风’啊。我这

个老头儿倒要请教一下，所谓的'民主作风'，究竟是指的什么呀？"

"我们不配教人。"丸山说道。

"既然不配教人，那就别说大话呀。你们所谓的'民主主义'，至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相互信赖，这是根本。你们记住，没有相互信赖，既不可能有民主主义，也不可能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你们说什么要记录煤气表的读数，要监督自来水的使用量，你们这样不相信人，还谈得上什么民主主义呢？你们在说话之前，应该首先考虑一下自己的愚昧！"

作为矢吹来说，这是仁至义尽的忠告，也是按捺不住的怒气。他有点自鸣得意，以为这么一说，对方至少有所省悟吧。可是，作战参谋又一次戳了戳毛腿儿丸山的肩膀，说道：

"喂，你听他在说些什么呀？……什么'考虑一下自己的愚昧'，在矢吹先生的侮辱面前，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让他把方才所说的话收回！"

矢吹对于这位能说会道的青年，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暗自思忖：要是最进步、最民主、有学问、有智慧的现代青年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当别人指出他们的致命弱点时，他们对此根本不想稍加反省，而是一个心眼儿地致力于同别人的争斗，希冀在争斗中捞到好处。他们的一贯态度似乎就是首先把水搅浑，然后浑水摸鱼。矢吹感到很沮丧，他默默地抽着烟斗。接着，丸山开腔了：

"我认为您说得一点不错。不过我又觉得您对我们好象根本不予信任。对于在这场战争中作出了最大牺牲的青年……对于饱受了战争的祸害，又经受着战后通货膨胀的煎熬，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如今正在到处寻找住处的青年，我觉得矢吹先生似

乎根本不予同情和信赖。这难道说就是民主作风吗？"

"在指责别人之前，应该首先检查一下自已嘛！"

"矢吹先生是否在检查自已呢？"

"好啦，少噜苏吧！跟你们讲道理也没有用。你们回去吧！"

"你说的'没有用'，是什么意思呀？"丸山要求矢吹把自己所说的话解释清楚。

"管它什么意思，反正我不同意你们使用厨房！"

"不过，煤气和电炉不用倒可以，但自来水可是生命线哪！如果连自来水也不让用，那就牵涉到人道问题和生存权的问题了。"

"好吧，自来水你们用吧，不要你们出钱。仅此而已。"

丸山沉默片刻后，转过脸来对坂本说：

"喂，就这么着好吗？"

"嗯，好哇，就这么着吧！不过，我们应该要求他收回方才侮辱我们的话。"坂本的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说道。他可真是一个佛面蛇心的家伙！

"啊，行哪，我统统收回！不中你们意的话我统统收回！只要你们心里快活，我什么话都可以收回。"矢吹终于对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

尽管矢吹对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可是这两个青年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似乎以为，自己终于迫使对方无条件投降了。坂本洋洋得意地粲然一笑，再一次戳了戳丸山的肩膀，说道：

"厨房的问题基本上就这么办，还有一个问题也顺便解决一下吧。"

"喔，还有哇？所谓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指的什么呀？"矢吹有点豁出去了。

"是指的土地。"丸山答道。

"土地怎么啦？"

"能否向我们提供院子中三分之一的土地呢？"

"你们要用来干吗？"

"生产粮食。"

"这个主意不错……不过，土地我自己要种的，不能提供给你们，因为我是一个失业者，至少得种点东西吧。"

"那我们也一样哪！政府的配给政策糟糕透顶，我们起码要做到蔬菜自给才行。"

"这可不关我的事。我好象没有为你们种植蔬菜提供土地的义务。"

"那就是说，现有的土地你一点儿也不肯借喽？"

"是的。"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独霸着土地，我们即使吃不上蔬菜也无所谓喽？"

"这是谁的土地呀？这是我的土地哟！"

"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请你划出三分之一给我们使用。"

"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是按人数平均分配的。你们家加上大野木共四个人，我们两个人，所以三分之一比较妥当。"

"谁认为比较妥当呢？"

"怎么，不妥当吗？"

"怎么处置我的土地，完全是我的权利，根本无须听从你们的指挥吧！"

"这么说来，你准备独占这块土地的利益，而不管邻居的痛

痒喽?"

"也许如此吧。"

"真是令人吃惊的封建思想哪！你应该更为民主地考虑一下公众的利益。"

"嗯……你们所谓的民主主义，是否要将失业者家中仅有的三十坪① 土地夺走十坪呢？这倒是一个对于你们来说相当有利的主义呀！"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所谓的失业，只是糊弄糊弄人的。依我们看，你是一个'失业资产阶级'，不干活也能吃得饱饱的。不干活就能吃饱肚子，那是一种罪恶呀！我们即使干活也吃不饱肚子，所以我们当然有权利提出要求罗。"

"你呀，"加津子大声说道，"不要多噜苏了。他们这么想要，就借三分之一给他们吧！总共能收多少菜呢？这样争来争去，太不象话啦。别争了！"

矢吹觉得加津子说得很有道理。三分之一的土地，一个秋天最多只能收十来斤蔬菜，没有必要唾沫四溅地与民主主义的魔鬼们争论不休。

"好吧，我决定将三分之一的土地提供给你们。"矢吹说，"这样，我也算在搞民主主义了吧。"

"好极啦。那么，接下去能否把位置给确定一下呢？哪一块地归我们使用？"丸山把头转向了院子。玉蜀黍已经倒伏，番茄都枯萎了，南瓜净爬藤，不结果。这几块地看来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论。

"把那些玉蜀黍整理一下，你们就使用那块地吧！"

---

① 坪，日本面积单位，一坪相当于3.305平方米。

“喔，就这样。”

“那要辛苦你们啦！”矢吹说道。对方似乎没有理会到这是一句讽刺话，因此脸上毫无反应。

坂本又戳了戳丸山的肩膀，说道：

“喂，土地问题解决后，方才侮辱人的话，也要让他讲讲清楚哇！那样的收回方式，你满意啦？”看来，他还想缠下去。

“嘿，我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倒是毛腿儿沉得住气。也许，他对争论已经感到疲倦。

“什么，就这样算啦？那也好，走吧！”

两位青年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矢吹顿时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呆呆地望着院子。加津子自言自语地说：

“大野木没有出场呐！”

虽说没有出场，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毕竟是和这群狐狸一起的。

丸山和坂本穿着木屐来到院子里，手拿一根细绳儿开始丈量土地：量了长度又量宽度，然后在地上计算着。算出三分之一的面积后，他俩就找来了几根小木桩，在四个角上打了下去。矢吹夫妇怀着钦佩的心情观望着。为什么非得这么干呢？矢吹反倒对这两个青年产生了恻隐之心。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冷酷无情。他们似乎根本不通人情，也根本没有爱情或感情。遇事只会讲大道理，打小算盘，与人争辩。他们在青年时代究竟信仰什么，珍爱什么，喜好什么呢？这真叫人难以想象。他们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一种好斗的偶人，一种头脑里装满了学问的偶人。这些年轻人将怎样恋爱呢？他们将怎样去爱姑娘呢？恋爱是由信赖和牺牲构成的，可是这些民主主义者不相信别人，也不愿意作出牺牲。矢吹觉得，他们肯定会惹姑娘们生厌的。这么一想，

他感到十分快意。他真想啐他们一口："活该！"倒霉的是那些姑娘们。找这种男人当丈夫，能建立什么样的家庭呢？不，说不定姑娘们跟这些男青年们一个样，也是些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人哩。由他们组成的家庭，肯定是不伦不类的。……想到这里，矢吹的心里恢复了平静。他们是孤独的，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孤独。也许直到结婚以后，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吧。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后，他们多半就会修正自己的民主主义了。

打完小木桩后，丸山和坂本洗了洗手，再次沿着走廊来到矢吹的面前。

他们端坐在门槛边，手里拿着一张纸，脸上的神情显得很认真。丸山的络腮胡子总有好几天没有刮了，因此显得黑乎乎的；坂本闪亮的额头上，挂着几滴汗珠儿。

"有什么事情吗？"矢吹首先开了口。他觉得自己已经敌不过这两个青年了。这些年轻人的民主主义，对一切东西都要掠夺和侵占。与此同时，他们又声称这种行为完全是出乎正义。他们与那些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圣战的军阀之流何其相似乃尔！是谁给了他们正义的旗号？又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权力和如此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准备把一切东西都拿过来用于自己的目的。他们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吹响民主革命的号角，捶打尊重人权的锣鼓，点燃建设文化国家的火炬，唱起自由之歌，散发消灭封建思想的传单。可是，在这众多的主义和纲领中，他们一条也没有身体力行。他们仅仅是利用这些主义和纲领来为他们自己服务罢了。新时代的哲学，看来就是这样形成，这样发展的。矢吹的心中已经释然：在"知己"的同时，对于敌人的状况，他也基本上有了底，这样就能"百战不殆"了。

丸山仿佛在拟定作战方案似的思索了片刻，然后抬起头：

“方才跟您谈了关于厨房和土地的使用问题。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想请您在这上面签个名。”说着，他将纸递了过来。

矢吹一看，原来是一份用官厅常用的斜体字写成的协议书。协议书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安装在矢吹家厨房间的自来水，今后允许丸山和坂本随时使用，不收水费。

二、矢吹家院子里土地三分之一的面积（一号至四号桩中间的长方形）允许丸山和坂本自由耕作，不收地租。

三、本协议在丸山和坂本寄居矢吹家期间有效。

以上条款已经确认。

要自己在上面签名盖章喽！这大大出乎矢吹的意料。矢吹不觉瞅着两个人的脸，“哦”地沉吟了一声。他好象在观察怪兽似的，仔细地打量着丸山和坂本。这两个年轻人的脑瓜子可真灵呐！他们有学问，聪明，还懂得理论、哲学，甚至政治，真是青年中的佼佼者。可是有一点，他们不相信人，根本不承认相互间在口头上作出的承诺。就拿使用自来水这件事来说，不签订一份协议书，他们的心里就好象很不踏实。比起人来，他们倒是更相信一纸空文。这是令人吃惊的官僚主义，而他们却称之为民主主义。反正他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矢吹感到十分窝囊。

“我觉得光有这份东西似乎还不够哇！”矢吹说，“应当再草拟一份保证不违反这份协议书的誓约书。然后还得搞一份保证恪守这份誓约书的第二份誓约书。这第二份誓约书也有被毁弃的可能，所以我可以拿一件东西做抵押。由于不能搞双重抵押，因此我可以再写一份这个意义上的誓约书，你们看怎么样？”

“不，没有关系。”丸山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相信矢吹先生的人格，所以光这份东西就行了。”

矢吹咧着嘴，哈哈大笑起来。他暗自思忖，相信尚且如此，要是不相信的话，那该怎么样呢？

九

涩谷车站那一带所遭受的战祸，是颇为严重的，战争结束时，除了四边形台地的一角外，其余的地方都成了废墟。沿着山手线的铁轨朝原宿、道玄坂、宫益坂方向走去，或是沿着泥川朝惠比寿方向走去，映入眼帘的净是大片大片的焦土。

由于有三条郊区电车和地铁、市内电车，还有国营电车共六条电车线路汇集在这儿，因此这儿复兴得比较早。复兴得最早的，当然要数进行黑市交易的市场了。黑市交易市场后来被改称为商场，那里的店铺都是简陋的临时性建筑。由于车站的周围是一片废墟，所以要建个商场，地皮是十分充裕的。在狭窄的巷子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小店小铺，那里简直成了一个迷宫。总之，涩谷车站附近，真可谓除了商店还是商店。

要从这一大片商店中找到浜崎电器商店，是很不容易的。当你进入那个地域后，纵横交错的小巷会弄得你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矢吹几次三番向人打听后，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强盗的巢穴。隔着一条丈把宽的湿漉漉的巷子，对面那一溜儿商店是冷饮店、文具店、糖果店、旧书店、鞋店、打火机店和干菜店，右边的是水果店、童装店和皮包店，左边的是面馆、花店、钟表店、五金店、种子店和乐器店。处在这些商店包围之中的浜崎电器商店，可能由于经营对象的关系，即使大白天也点着明晃晃的电

灯。店堂里陈列的商品有：电灯泡、手电筒、自行车车灯、供停电时使用的带蓄电池的小灯和电线、插座等零配件，还有两台廉价收音机；收音机旁边堆放着几袋花生米，还搁着百来支蜡烛。看得出来，这里的买卖很不顺遂。

浜崎电器商店的门面约有丈把宽，进深也差不多。里面还有一个小间，约莫一铺席大，地上铺着地板。矢吹东问西问找到这家商店后，先站在店门口朝里面打量了一番。店堂里只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姑娘，穿着一件印花布的连衣裙，正在专心致志地看杂志。在她头的上方，垂挂着许多电气器材、电线和各式各样的灯罩。她那梳理得光溜溜的头发上，挽着一根白色的缎带，估计这是最近的流行发型。姑娘裸露的手臂胖鼓鼓的，显得很年轻。从侧面望过去，姑娘的嘴唇微启着，她一边读，一边翕动着嘴唇。她那副沉迷于书本的样子，显得天真而幼稚。矢吹叫了一声，里面没有应声。他看了一会儿红色的灯罩之类后又叫了一声。这时，从里间的门帘后面，露出了一张长长的面孔——鼻子旁边有一颗黑痣。

"啊，舰长！"说着，此人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的左手拿着一块水红色的西瓜。

他一边抹着嘴唇，一边穿上木屐来到了没有铺地板的店堂里。这时，姑娘朝矢吹车过头来。矢吹发现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只小巧玲珑的鼻子，和一张下嘴唇比上嘴唇略微突出一点的嘴巴，显得文静而可爱。矢吹估计姑娘是浜崎的妹妹，而不是老婆。

"这儿可真难找哇！"矢吹脱下巴拿马草帽，擦着汗。

"很抱歉，这儿脏得很……须美子，把里面稍微整理一下，再到对面去弄点冰草莓什么的！你呀，整天看杂志，快！"浜崎吼道，那声音就象在赶狗。

浜崎的妹妹须美子做了个鬼脸，就奔到里面去了。矢吹无处可坐，就只能站在店门前观看着商品。

矢吹突然想到要走访上士浜崎，倒并非因为他已经下定了当商人的决心。从根本上说，矢吹是讨厌商人的。他认为，零售商业不生产任何产品，而只是贱买贵卖。这种行为本身，就反映出一种损人利己的思想。零售商就其本质而言，是有所悖逆的。在封建时代，商被置于士、农、工的下面不无道理。矢吹是士，而商场里的商人，则是最最低档的商人，这两者有着质的区别。他明知士与商有着质的区别而还要跑来参观上士浜崎的店铺，那是因为他想以此作为“降低身分”的参考。浜崎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那就是“要降低身分时，干脆降到社会的最底层”。矢吹决心听从浜崎的忠告，首先确立自己的方针。如今，生存是一场战斗。当年，矢吹率领舰队驶入战区时，他的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斗争，而只有使用智慧、判断和机械所进行的战斗，仅此而已。可是到了大战结束必须自己去求生存时，矢吹的思想上却出现了斗争。首先得制订作战计划，筹措资金，选择时间和地点。而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对待伴随着从事不同性质的商业工作所产生的一种屈辱感，也就是说，有没有将身分降到社会最底层的觉悟。勋章已经卖掉了，名誉和地位也已不复存在。自己很想珍惜的名誉，无非是过眼云烟。你对昔日的名誉耿耿于怀，人家就会骂你封建；你倘若放弃了昔日的名誉，人家又会讥刺道：这就是军人的下场！反正到最后，还会说你是战犯啦，国贼啦，叛徒啦等等。自己怀着同病相怜的心情去走访一位昔日的同僚，可是那位同僚据说因为做花生的黑市买卖而被送进了监狱。法律虽然保护个人的安全，可是世人却怀着敌意对你冷眼相待。就拿钻在那间六铺席大的偏屋里的三只狐狸来说吧，他

们似乎也在伺机猛扑过来，在自己这个封建军人的腿上咬上几口。

为了躲避世人的这种白眼而生活下去，要么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薪伐木，要么隐名埋姓与世浮沉。在商场内狭窄的巷子中，买东西的妇女熙来攘往，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谁也没有去注意伫立在浜崎电器商店前面的矢吹。对此，矢吹不知怎的心里反而感到很平静。也许在这样的巷子中，自己昔日的名誉才能够不知不觉地被人遗忘吧。

"让您久等啦，舰长！请进吧！"浜崎在里屋喊道。

矢吹刚跨进里屋，浜崎的妹妹须美子便从矢吹的身边闪了出来。屋里堆放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最多只有两铺席大。整间屋子光线暗淡，气氛阴郁，不过是簇新的。

"一直想去拜访您，可是穷人无闲暇……"说着，浜崎拿出了两只杯子。

矢吹正想看他往杯子里倒什么，只见须美子一手拿着一瓶啤酒回来了。啤酒瓶上白蒙蒙的，估计是冰冻的。在这个商场中，这种控制极严的东西似乎也在自由买卖。

"来，喝点冰冻的……"浜崎用他的大手，打开了瓶盖，咕嘟咕嘟往两只杯子里满满地斟上了啤酒。

"这一带您是第一次来吗？"浜崎一口气喝干了泛着白色泡沫的啤酒，问道。

"第一次来，"矢吹笑着说，"简直有点晕头转向。"

"是呀，我来这儿已经半年了，起先也搞不清方向。"浜崎笑呵呵地说。

这时，随着一阵木屐声，进来一个头发蓬乱，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显得精明强干的青年。这个青年刚跨进里屋，便用锐利

的目光瞟了矢吹一眼，然后将一块冬天的西装料子往浜崎的身边一扔。接着，他一声不吭地从架子上拿下一只杯子，自己斟上啤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若要说失礼，他确实有点失礼，不过这是一种让人觉得颇为痛快的失礼。

“便宜货，买下吧！”那个青年说，“钱以后付，没关系的，到冬天付也行。”

“你买下吧，我可不要！”浜崎笑着说。

“吓，开价九千，我还到了七千八。明后天拿到新宿去，卖他个九千吧！”那个青年说。

简直乱弹琴，这是典型的黑市买卖。矢吹呆愣愣地观望着，心想：这种买卖自己看来根本不能胜任。浜崎把料子递给那个青年，说道：

“舰长，这是我弟弟。”

好厉害的弟弟呀！他的个子虽然没有哥哥高，但肩膀很宽，身体很结实。浜崎回头对弟弟说：

“‘南阳亭’还开着吗？”

“开着。我方才还在那里打了麻将，输得相当惨！”浜崎的弟弟坦率地回答道，随即旁若无人似地大笑起来。

“舰长，这儿地方太窄了，静不下心来。咱们出去走走吧！附近有家饮食店，味道还不错。”说着，浜崎将剩下的啤酒分倒在两只杯子里。

“不，太打扰你啦。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想稍微打听一下这儿的情况。”

“是吗？那么我们去了以后慢慢谈吧。”浜崎麻利地喝干了杯中的啤酒。

“那一位是你的妹妹吧。”

“是的，一个只知道吃饭的大饭桶……喂，还不出来打声招呼！”浜崎喊道。

姑娘仿佛刚洗完澡似的，脸上红朴朴、亮光光的，就象一只水蜜桃，显得很娇嫩，给人以清新的感觉。

“这位是当年在海军里照应过我的舰长。”浜崎向妹妹介绍说。

“哎呀，让您上我们这种店铺来，太不敢当啦！”姑娘腾地涨红了脸，说道。

矢吹觉得，自己昔日的名誉似乎再一次得到了承认。浜崎首先跨出了店门，矢吹拿起帽子也跟了出去。须美子一直将矢吹送到拐角处。

“地方太脏啦，实在对不起。下次请再来……”

浜崎的弟弟和妹妹，叫人很难想象是一家子的。他的妹妹是一个多么温柔、多么纯洁的姑娘哪！矢吹回头一看，发觉须美子还站在店门口目送着自己。她那红花布的连衣裙，显得洁净而可爱。矢吹觉得，自己重又遇到了日本的女性。

“南阳亭”饮食店不大，挂着一块漆得花里胡哨的招牌。细高个儿的浜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店堂里静悄悄的，有四个男的正在角落里打麻将。其中的两个左手拿着酒杯，一边喝威士忌，一边进行“战斗”。“哎哟！”有一个人转过头来，冲着浜崎叫了一声。浜崎自顾自地在桌子边坐下，然后朝里面喊道：

“喂，来点啤酒和好吃一点的东西！”

店堂的里面传来了开油锅的声音、劈木柴的声音和烧肉的香味。从布帘的缝隙中望进去，可以望见杂乱无章的厨房一角。

“你有多好的弟弟和妹妹呀！”矢吹很难得地恭维了一句。

“哪里的话，都是些废物。妹妹还完全是个孩子；弟弟当过陆军，入伍三年一直干的土木工程，所以对勤勤恳恳地做买卖似乎不感兴趣。”浜崎望着矢吹的脸，说道。

矢吹也朝浜崎的脸瞅了一眼。他觉得，浜崎长长的面庞和鼻子旁边的那颗黑痣，始终残留在自己的记忆中。突然，矢吹的心头一震：浜崎那精明强干、粗壮结实的弟弟，不正是那天晚上抓住自己的手腕，用小刀割断表带的家伙吗？当时，在转瞬即逝的电光中，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注意旁边那个家伙，可是从个子的高矮、肩膀的宽窄，以及方才的言谈举止等几个方面来考虑，自己的判断肯定没有问题。看来，哥哥是主犯，而弟弟是从犯。矢吹越发觉得自己来到了强盗的巢穴。

两人再次喝起酒来。上士浜崎对矢吹的疑虑毫无觉察。

“近来，这一带的生意比较清淡。”浜崎一本正经地说。一旦严肃认真起来，他的脸就显得更长了。

“唔，原因何在呢？”

“原因嘛，舰长，是多方面的。九九归原，还是政府不好嘛！”浜崎开始叹苦经。

现在，连强盗也议论起政治来了。也许他们正因为是强盗，所以才议论政治的。原因之一估计是：比起那些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他们更为痛切地感受到了政治的贫乏。抢劫可不是闹着玩的，抢劫得一本正经地干。既然警察的手中有枪，那干起来肯定要把命也豁出去的。看来，强盗的政治观点值得洗耳恭听。

“首先啊，您也知道，最近统制得非常严格，弄得饮食店纷纷倒闭。”浜崎说道。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此刻正在业已倒闭的饮

食店里悠然自得地喝啤酒这个事实。

“蔬菜和鱼虾之类由于实行了统制，通过正当途径根本搞不到手，黑市的价格越来越贵。黑市价格的上涨，完全是由统制造成的。可是，实施统制的官厅却认为，要制止黑市价格的上涨是无能为力的，结果就把官价成倍成倍地往上提。谁知事与愿违，老百姓被政府搞得越来越穷。到最后怎么办呢？总理大臣号召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简直岂有此理！”浜崎发了一通牢骚，然后歪着嘴唇一口气将啤酒喝了下去。

矢吹暗自思忖：情况果真如此吗？这就是所谓的“小偷也有三分理”吧。听了浜崎的这番议论，矢吹觉得他很有口才。谁要是象他那样，认为总理大臣的号召简直岂有此理，说不定也会去当强盗的。矢吹此刻的心情是：自己已经接触到了活生生的社会。

“有个时期，附近几个商场的买卖还能赚到钱，可是现在已经一蹶不振。”浜崎独自点着头，慨叹道，“因为购买力下降了。政府不断地把官价往上提，老百姓的购买力当然要下降罗。譬如说，公共汽车和电车票上涨了三倍，邮资上涨了两倍半，鱼上涨了百分之九十，大米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听说接下去房租也要上涨一至两倍。这么一来，全体国民不沦落为度日维艰的贫民才怪呢！我考虑来考虑去，觉得靠一本正经地做生意，是没有出路的。”慨叹到这儿，他喝了几口啤酒，接着把嘴一抹，又批判起现状来了：

“对面电车站附近，最近新建了一个商场。可是一个月过去了，店铺连一半也没有开出来，因为没有人来租借嘛。光顶费据说就得花十二到十八万。而装修一下门面，摆上商品把店开出来的话，少说也得有三十万的资本。店一旦开出来后，一天到底能做

多少生意呢？一天三千元左右，走运的四千元，大一点的店估计五六千元。我们的那爿店，一天算它做三千元钱生意，一个月就是九万。毛利百分之二十即一万八千元，扣除房租、电费和税金，剩下的一万元还不到。光税金一项，一年就得付五万元左右。再加上我们住的地方的费用、三个人的生活费，还有人来人往什么的，到最后就所剩无几了。要收回装修费之类，是很困难的。”

“那倒也是……”矢吹若有所思地说。他觉得，到处都象到了秋天的傍晚——日本也许气数已尽矣。

“不过话得说回来，生意只要做起来，资金就活了。而资金一活，好歹就有饭吃。大家嘴上尽管在喊‘亏本，亏本’，可是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呀！”

军舰在航行中，就不大长牡蛎，但老是泊在港口的话，船底就会变得象岩壁一样。与此相仿：滚动的石头不会长青苔。看来，无论什么人，都必须不断地活动才是。矢吹喟然长叹。对于这个生活艰辛的社会，自己尽管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是为了活命，还是要投身进去呀！赋闲已有两年，如今真是连身子也懒得动弹了。船底长满了牡蛎，速度反正上不去了，不过每小时行驶它五海里，估计还是行的。要是在战时，每小时五海里能顶什么用呢？可是在晚年载上老婆孩子还有自己，一直驶向坟墓，这五海里的速度说不定还能发挥作用呐。这动荡不安的人世间，恰似一个风急浪高，船只难以通过的海域。矢吹不禁打了个寒噤。

从四个打麻将的人那里，不时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他们一会儿尖叫，一会儿大笑，随即又会变得鸦雀无声。当他们一个个闭上嘴巴时，啪啪啪的打牌声听上去就特别响亮。浜崎抓起一个肉丸子送进嘴里，又喝了一口啤酒，继续说道：

“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下去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打算过些日子跟弟弟、妹妹一起回乡下去。乡下有一个叔叔在，我们想买块土地当农民。”

“喔……那么你的那爿店就要转让给人家喽？”矢吹问道。

“是的，准备便宜点转让给人家。舰长要不要啊？舰长如果要的话，那我就一件东西都不动，全部移交给您，收您二十三万元钱。您只要在我的店里看上一两个月，保您很快就会做生意的。”浜崎一本正经地说。

“喔……”矢吹抚摩着面颊。二十三万元无法筹措，看来非得变卖房产不可。

“当农民也需要本钱哪。”浜崎平静地说，“首先就是土地，这可不便宜。置一套农具，也得花几万元。再加上种子、肥料，还必须准备好第一次收获前的生活费。假如要造房子的话，那么造房子的钱当然也得准备好喽。”

矢吹一听，觉得情况确实如此。这是一个穷人想当农民也当不起的时代。责任也许还在于政府吧。

“嘿，让我稍微考虑一下吧。”矢吹用筷子戳起一只肉丸子。

“二十二万就行咧。”浜崎让掉了一万元，“照目前的行情，我认为开价二十五万也脱得了手！不过，向舰长可不能要得这么多。”浜崎笑着说。

门外吵吵嚷嚷的。矢吹回头一看，发觉有五六个人打门前奔了过去。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妇人走进店堂，叫道：“快去抓小偷！”

打麻将的那一伙，一齐把头回了过去。

“方才在对面拐角上的那家照相机商店里，一个正在看照相机的顾客拿着照相机逃走喽！”那个女的结结巴巴地说着，肥大的肚子一鼓一鼓的。她的脸长得象狐狸，尖溜溜的，而肚子挺大，活象一只已经怀胎的牝猫。大肚子女人转身对浜崎说道：

“怎么，还在喝。手头的钱倒不少哇！”

听了大肚子女人的报告，打麻将的那一伙个个无动于衷，满不在乎地继续赌他们的输赢。他们对于小偷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街上已经为暮色所笼罩。有两三个顾客走了进来，店堂里这才开始忙碌起来。矢吹已有几分醉意。他双颊微酡，心情恬然，胳膊肘子舒坦地抵着桌子，透过窗玻璃眺望着商场中杂沓的景象。要不要将自己的晚年投入到这种杂沓之中，当一个锱铢必较的小商人，来了此一生呢？矢吹对自己的晚年并不抱任何希望。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比较达观，就象远远地观赏行云流水似的。现在的生命，与其说是人生，倒应该说是余生。自己的人生，已随战败而宣告结束；自己的余生，只要不太辛苦，只要尽可能愉快一点，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对政治，对社会都已不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已经跟日本脱离了关系，与妻子好象也脱离了关系。要说孤独吧，倒确实很孤独。突然，浜崎妹妹的形象浮现在矢吹微醉的头脑中。不知怎的，这姑娘真叫人难以忘怀，仿佛她是自己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对象似的。矢吹的心里顿时变得热乎乎的。奇怪，这个须美子，究竟什么地方打动了自己这个老头儿的心呢？矢吹百思不得其解。

正当矢吹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时，须美子拖着木屐，吧嗒吧嗒地走了进来。矢吹猛然一惊。须美子笑吟吟地向矢吹低头施礼。

“哎，哥哥……”说到这儿，她打住了，而只是摇着肩膀。看她那副摇肩膀的样子，完全象是个少女。后面的话，矢吹似乎并不想听。

须美子凑在哥哥的耳朵旁嘀咕着，浜崎则默默地听着。须美子的耳语矢吹也能听到，他的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哎，哥哥……”须美子低声说道，“你听着，裁缝店的峰子叫我去看电影，说有两张票子。嗯，让我去看好吗？”她一边扭动着肩膀。

“什么片子？”听浜崎的口气，象是有点光火了。

须美子说的是英语片名，矢吹没有听懂。

“据说非常精采。峰子昨晚已经看了一遍，因为太精采啦，所以打算再去看一遍。我也想去看，嗯，好吗？”须美子死乞白赖地要浜崎答应。

须美子在印花布连衣裙的下面，裸露着一双线条优美的小腿。如此白皙光溜的小腿，叫人很难想象竟生在一个平民百姓家的女孩子身上。十个小巧玲珑的脚趾，在红木屐带下面探头探脑，每一个上面都覆盖着贝壳似的小趾甲，看上去简直象是美丽的玩具。矢吹目不转睛地觑着须美子，感到自己许久没有遇见如此天真纯洁的姑娘了。矢吹的心中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个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尝尽了世态炎凉滋味的退伍老军人，觉得自己又一次接触到了人心的温暖。这种温暖不是对方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体会出来的。光凭这一点，就已经叫人心花怒放了。人生毕竟是值得留恋的。

“你这个月不是已经看过四次了吗？！”做哥哥的开始与妹妹斤斤计较了。

“嗳，哪里四次呀？才两次嘛！一个月看三次差不多吧。峰

子都看过八次咧！”须美子撒着娇。

“你去吧！钱有吗？”浜崎呵叱似地说道。

“没有，你给我。”说着，须美子伸出了手。

浜崎从口袋里掏出两三张十元的纸币。须美子向矢吹鞠了一躬，便连蹦带跳地跑了出去。

“多大啦？”矢吹问道。

“二十二岁了，还象个孩子哩！”浜崎现出了苦笑。

矢吹觉得，须美子确实还象个孩子。不过二十二岁还能如此天真纯洁，是颇为难得的。他为世上有这么一个每天生活在黑市交易、盗窃和赌博的环境中，而依然童心未泯的少女感到乐不可支。她的两个哥哥，兴许是有一天晚上在十字路口袭击自己的强盗吧，可是他们的妹妹却显得如此天真、纯洁、腼腆和娇柔。矢吹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战争和战后悲惨的世情，按说已经把每一个国民都给彻底毁了。然而，须美子这个姑娘，仿佛丝毫也没有遭受过战争的祸害似的。关东大地震时，有好几万人被烧死在本所的被服厂里，而在那么多的尸体下面，居然埋着几个幸免于难的孩子。同样的，战争的惨祸使全体国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可是肯定有几个不知藏在哪个角落里的孩子，心中没有受到一丁点儿创伤。他们以健全的、崭新的、纯洁的姿态，出现在当今这个悲惨世界中，犹如一朵劫后余生的红花，盛开在那里。而这种崭新的、纯洁的灵魂，肯定将在日本的焦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吧。……仿佛催促矢吹对自己的胡思乱想进行反省似的，上士浜崎提议道：

“舰长，吃鸡素烧去！”

饮食店都已关门大吉，哪来的鸡素烧店呢？可是，浜崎领矢吹去的那家位于商场后面已经歇业的饮食店，无论酒和肉都颇

为丰富。在这里，政府的统制真可谓鞭长莫及。政府明知道鞭长莫及而还要实施统制，国民就只能自寻出路，自谋生计了。现在，所有的国民都成了罪犯；整个日本恰如昔日的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和小笠原岛，简直成了罪犯的天下。连过去很有名望的海军上校矢吹，也开始考虑起是否降低身分当商场中的商人来了。一旦当了商人，那就等于成了罪犯。不带有犯罪活动的商业，在日本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既然全体国民都成了罪犯，那就等于谁也不是罪犯。因为连内阁大臣和检察官也在买黑市米吃，也是违反经济统制的罪犯。对于这样的世情，中国人说过一句妙语：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矢吹站在时代的浊流边，正在考虑是否要把脚洗一洗。

矢吹一边吃着鸡素烧，一边思索着，于九点光景出了那家饮食店。付账时，浜崎从裤袋里掏出了钱包。矢吹醉眼迷糊地瞥了一眼，发现那是一只红色的摩洛哥皮钱包。定睛一看，红色的皮钱包在醉眼里又变得模糊不清了。这只钱包，与那天晚上自己被强盗抢走的那只甚为相似。矢吹不敢肯定自己凭着醉眼瞥见的那只钱包，究竟是否是自己被抢走的那一只，正象他不敢肯定自己借着闪电瞥见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浜崎一样。

在马路的拐角处道过别，并约定下次碰头的时间后，浜崎便朝坡上走去，而矢吹则拄着手杖，下坡朝车站方向走去。一家灯火辉煌的电影院刚散场，大门敞开着，观众潮水般地往马路上涌。

矢吹喝得脑袋昏昏沉沉的，他突然想起，浜崎的妹妹肯定也来了。他瞅了一眼招牌，发觉须美子凑在浜崎耳朵边说的电影院，似乎就是这一家。观众们你推我拥地出了大门后，便分成两路，朝坡上和坡下走去。须美子说不定也在呢。矢吹收住脚步，

想再见见须美子。他想见见须美子，倒并不是要对她怎么样，他只是想看看她走出电影院时是一副什么样子，跟朋友在谈些什么，脸上带着什么样的表情。只要看上一眼，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观众们摩肩接踵、争先恐后地走着。要用迷迷糊糊的醉眼找到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矢吹将背靠在电线杆上，一手拄着手杖，望着一张张打自己面前通过的脸。他没有找到须美子。不一会儿，眼前的人流消失了，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个人。矢吹朝两边望去，只见人群象一条黑色的带子，沿着坡道渐渐远去。

矢吹伫立在电影院门口。他看见花花绿绿的海报上，画着一对正在翩翩起舞的西洋男女。电影院正面的几扇大门，吧嗒吧嗒地关上了。当明晃晃的电灯相继熄灭后，街上顿时变得黑糊糊的。观众沿着上坡路和下坡路已经走远，可是始终不见须美子的踪影。尽管不见须美子的踪影，然而在矢吹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地保留着她那贝壳似的趾甲、扭动肩膀时的身段和说话时甜美温柔的口吻。无可奈何，矢吹只能挥动着手杖，摇摇晃晃地朝坡下走去。

十

在一片带有农村风味的竹林和几棵古老的山毛榉树的包围之中，多岐子的双亲盖起了一座庄重的、纯日本式的平房。他俩就在这座平房里，悄没声息地安度晚年。多岐子的老父亲养了五六只白鸡和一只黄莺，她的老母亲则喜欢自己动手染染纱和布之类。多岐子坐在那只白布上印有蓝色牵牛花的坐垫上，怔怔地望着院子。多岐子觉得，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家，似乎就能较为

客观地考察自己的日常生活了。经过一番客观的考察后，多岐子并无反悔之感。不管世人嫉妒的目光是怎样看待自己与大野木的偷情，反正作为多岐子自己来说，她有点豁出去了。如果人们认为这是沉湎于与小伙子的情欲，那么她也许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如果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对亡夫的思念搅得她精神失了常，那么她是可怜而又可爱的。为了看望年迈的父母，她今天特地穿上了和服。这是一件用白底蓝花的上等琉球麻布做的和服，她在和服的腰里束着一根绛紫色的腰带。她摇着一把团扇，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热。她是被母亲叫来的。母亲说想看看外孙，希望她把儿子领来。此刻，她的儿子与外祖父一起去看鸡窝了。她的母亲叫她来是要跟她商量一件事情，想看看外孙只是个借口罢了。

"财产税啊，还得付七万五千元左右呢！恰巧现在什么东西都卖得起价钱，所以你爸爸打算把你现在住的房子卖掉。现在卖，就能卖到五十万元哟！"

"能卖那么多吗？"

"当然罗！买主也找到啦。"

"谁呀？"

"等会儿告诉你吧……还有，你爸爸对于你的处境可不放心呐。他说总得想个办法才行哪！"

"放心吧。对于目前的处境，我是毫不在乎的，都习惯喽！"

多岐子的母亲，用一双光润得有点出人意料的手，剥着有名的玉川水蜜桃的皮，然后将水蜜桃放在玻璃容器里。从她的面容可以看得出，她在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儿。

"你认识住在这附近的牧野先生吧……"

"嗯，我见过他一两次，是他来我家玩的。"

“喔，我们已经听说啦。”

“是吗？他来过这儿？……”

“四五天前突然找上门来的。你父亲正闲得无聊，就留住他拉呱儿，还招待他吃了晚饭哩！”

“噢……”多岐子感到有点惊讶，“他来干吗？”

女人是敏感的。多岐子已经嗅出了某种气味，而这种气味使她的心儿开始狂跳起来。

“嘿，他天南地北地扯了一通……”多岐子的母亲故意兜着圈子，怎么也不肯进入正题。而多岐子则想早点知道牧野突然来访的目的，结果连扇子也忘记摇了。

“听说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广岛丧了命，真可怜哪！那么好的一个人，就是命运不好哇！”多岐子母亲的话，离正题越来越远了。

“的确很可怜。我听他说起这件事时，都掉眼泪啦！”

“听说他原来在乡下有一笔很大的家产，现在又在一家公司里担任高级职员。”

“是吗？”多岐子问了一句。这件事她还未曾听说过。

外祖父领着外孙从鸡窝回来了，外孙一手拿着一只鸡蛋。多岐子的父亲发觉客厅里的谈话即将进入正题，随即又领着外孙朝院子里走去。知了在树上鸣叫着，使人觉得秋天即将来临。多岐子的母亲在进行了充分的暗示后，终于进入正题。

“你不想跟牧野吗？”多岐子的母亲问道。听她的口气，她似乎已经看出女儿想跟牧野的心思。

“嗯……不过，”多岐子仿佛少女似的扭动着肩膀，说道，“我有一个儿子呀。”

“那么，你是否认为，如果儿子安排好的话，跟他也无妨罗？”

“可是，怎么安排呢？”

多岐子的母亲拭了拭剥桃子的手，挺直身子望着女儿的脸。接着，她开始发动进攻了。

“牧野先生说了，他自己的孩子已经死去，只要你愿意，他可以把你的儿子当牧野家的养子。如果你想让儿子续副岛家的香火，那就仍然姓副岛，反正这事随你的便。而且，他还想亲自培养你的儿子呢。再就是你，他说根据新的民法，你婚后不姓牧野也行。他的话句句在理，不会引起任何纠葛，你爸爸也非常赞成！”

说到这里，老太太逐渐来劲了。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意在将对方说得点头称是。

“还有呐，当时你爸爸一边饮酒，一边对他谈起了打算出让你目前居住的那幢房子的事儿。可是牧野说，如果要出让的话，务必让给他。他在东京没有个家，感到很不方便。要是你同意，就在那里结婚也可以嘛。这么好的机会，真是想找还找不到呢！牧野先生说，他想以五十到五十五万的价钱顶下来。”

多岐子的母亲笑吟吟地瞅着女儿的脸，高兴得什么似的。然而多岐子只是漠然地眺望着院子中央那棵枝叶茂盛的石榴树上圆滚滚的青果实，摇扇子的手也停了下来。许久没有穿和服了，今天穿上后腰带一束，她觉得胸部十分难受，甚至有点喘不过气来。与牧野的事，根本没有再考虑的必要，因为母亲刚提出这件事，自己心里就已经拿定了主意。今后只要多少摆些架子，露出不悦的神情，装出再婚见不得人的样子，巧妙地投入他的怀抱就行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系必须处理好，那就是与亡夫的关系。通过大野木，自己与亡夫继续保持着关系。如今已经到了必须与亡夫分手的时候了。分手这件事本身，是颇为简单的，不过分手时有必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告别宴会。必须割断

一切爱情和色情的羁绊，彻底忘掉过去光辉灿烂的历史。为了埋葬过去，她想充分回味一下过去。回忆中的丈夫，比现实中的丈夫更富于刺激性，亦比现实中的丈夫更容许她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和随心所欲。在与那回忆中的丈夫告别之前，她想再与他一起愉快地过上两三天，然后就忘记一切，与牧野结婚。女人的幸福真是来得快也去得快，可是她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一大早，知了就在鸣叫，风儿就在歌唱了。空气冷森森的，梧桐树叶在晨风中飒飒作响。加津子拉开防雨套窗，在屋里迎接晨光的照临。她对着镜子，从容不迫地敞开衣领，往上拢着头发，并不时地往掌心上滴化妆液。玻璃拉门上，有个人影儿晃动了一下，原来是大野木从后门进来了。加津子透过玻璃，一动不动地窥视着。只见大野木嘴上叼着一支烟，脱掉皮鞋跨上了走廊，然后朝自己的那间屋子走去。他的形迹颇为可疑。加津子心里明白，这一夜大野木是怎样度过的。不知怎的，一种孤单的感觉袭上了加津子的心头。她往自己愁云密布的脸上抹着润肤液，然后用掌心擦着。对于化妆这件每天早上必做的事情，她突然觉得兴味索然。加津子顿时变得心灰意懒起来。她感到即将开始的一天的活计，似乎都是徒劳无益的努力。这没有愉悦的生活，没有意义的人生……她独自思量着。近来，她觉得丈夫比战时离自己更远了，他只是从远处默默地注视着自己，而不过来拥抱自己。丈夫的态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女人一旦意识到有人在冷眼旁观自己时，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她们总希望别人不顾一切地迷恋自己，否则就会黯然神伤。丈夫对她撒手不管了。他在给她以充分的自由后，又在远处注视着她。加津子感到不胜孤寂，对此她已经无法忍受。为了排遣这种孤寂之感，她就变卖

衣服，变卖台钟，追求美食，让一个小伙子住在家中，还做了一套晚礼服去参加舞会。随着丈夫与她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她的孤寂之感也越来越深了。从照临镜子的蓝莹莹的晨光中，加津子觉察到秋天即将来临。褪了色的百日红花，使她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反省。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迟暮的感觉，仿佛自己的一生行将结束似的。梳妆打扮使她痛苦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加津子长叹一声，把一块紫色的盖镜子用的布啪地扔在桌子上。

吃完早饭喝茶时，大野木突然说道：

“暑假里，我一次也没有回过家，所以我想回去四五天。”

“哦，好主意。”矢吹立即表示赞同，“你父亲准会高兴的。”

其实，他认为应该让大野木的父亲好好地管教管教大野木才是。他觉得有必要将大野木的近况告诉他的家里，好让他家里的人提醒和警告他：今后可不许再逃学呀！

“几号出发呀？”

“今天傍晚，坐七点多一点的火车……”

“你去给他准备点路上吃的东西！”矢吹吩咐加津子说。

加津子不觉舒了一口气。大野木清晨才从外面回来，今天都第五天了，可是丈夫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她觉得，大野木回乡下后，家里肯定可以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对于大野木的回乡，加津子不无惆怅之感。不过，一想到这样就能让他与多岐子分开时，她又感到暗自庆幸。

下午，加津子开始和面做油炸面圈，为的是给大野木在火车上解解闷儿。她站在油锅前，用一双长竹筷拨动着，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她想看看那个巧舌如簧、好摆阔气、搔首弄姿的寡妇——副岛夫人，对于从今夜开始的孤眠独宿，将会显露出何种神情。她想奚落她一番。这是败者的复仇。她用一只花盆子，盛

了七只油炸面圈，盖上一张白纸，就从后门出去侦察多岐子的动静了。

她照例从后门进了副岛家的院子，然后再打向日葵下面穿过去。向日葵大多已经结籽，耷拉着脑袋，枯黄的叶子在秋风中飒飒作响。当加津子踩着一溜儿踏脚石来到阳台边时，听到多岐子正在关照女佣说：

“我不在家时，如果有人来，就说我到世田谷去啦！”

加津子端着盛放油炸面圈的盆子，侧耳倾听着。她感到有点奇怪。这时，多岐子白色的身影在玻璃门上晃动了一下。走近一看，她正站在桌子旁，往一只旅行包里装袜子、衬衣和化妆用品等。隔壁屋子里，女佣正在给她熨烫裙子。她在做出门旅行的准备！加津子的脑筋迅速地开动起来。她双颊发烧，心里怦怦地直跳，不过她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笑吟吟地打招呼说：

“你好！哎呀，要出去旅行哪？”

这种佯装不知，既可以说是女性的本能，也可以说是她在“将校夫人会”这个狐狸窝中长期磨练的结果。

“啊，好久不见啦。我准备到母亲那里去小住几天。请进哟！屋里弄得一塌糊涂的。”

“我啊，好玩儿做了这些个玩艺儿，趁热来一个好吗？”加津子揭开白纸，将盆子放在台上。

“嗬，做得真不错呀！我这就去沏红茶。你经常自己做点心？”

“不，不经常做。今天啊，大野木说要出去旅行，我打算让他带在路上吃，就做了几个。我想夫人也与他一起去吧！”

“哪里的话，你这是存心在跟我开玩笑。告诉你吧，夫人，现在有人正在给我提亲哪！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守了这么多年，再来吃家庭的苦头，我可不愿意呀……为了这件事，母亲叫我无论

如何得回去一趟，真讨厌。做父母的唠叨起来就没个完，我都受不了啦！”

多岐子的巧言令色是第一流的。她舌翻莲花，真真假假。不过，凭着女性的直觉，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还是能被准确无误地区分开来的。有道是：“无风不起浪。”提亲这件事是真实的，但她今天所去的却不是娘家，而且她的旅伴是大野木。这类事情，加津子的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你这个寡妇，年纪轻轻倒想欺瞒我！看着多岐子的那副嘴脸，加津子的心里直冒火，但又不能当面骂她。

在对屋子里的情景和多岐子的举止等经过一番充分的观察后，加津子很快地告辞了。一回到家里，她就把剩下的油炸面圈用纸包起来，送到二楼那间六铺席大的房间里去。大野木正在往书包里装毛巾和牙粉，听到脚步声，他倏忽往铺席上一横，随手翻开了一本杂志。加津子站在走廊上喊道：

“喏，这点东西给你在火车上吃！”

“啊，太感谢啦！”大野木从铺席上站了起来。

“我做得比较多，够两个人吃的，分几个给隔壁的那位夫人吃吧。”

大野木咧嘴一笑：

“我是回家去呀，所以……”

“当我不知道，别撒谎啦！你想欺骗我，是吗?!”

加津子突然心头火起，真想狠狠地揍大野木一记耳光。她气呼呼地快步下了楼。矢吹坐在桌子边，两手支着腮帮子，正在那里发呆。他是在考虑该不该把涩谷商场中的那片浜崎电器商店盘下来。就是要盘下来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哪。

傍晚，大野木早早地打过招呼后，便离开了矢吹家。他必须马上去东京车站的剪票口排队。多岐子跟他约定，晚两个小时去车站。送走大野木后，加津子立刻来到了二楼。打开二楼朝北的窗户，副岛家的院子尽收眼底。

加津子把窗户打开一条窄缝，朝隔壁窥探着。可是，大野木并没有拐进去，而是径直走了过去。对此，加津子感到有点扫兴，就象电影进入高潮时突然停了电一样。副岛夫人也没有露面。阒寂无人的大门口，樱花树的枯叶在秋风中飞舞、飘落。黄昏已经降临，夕阳染红了天空。二楼的窗口挂着白色的网眼窗帘。昨晚，这间屋子里曾亮着粉红色的灯光。矢吹夫人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孤独感。她悄悄地关上窗户，感到做人太没有意思。

当夜色笼罩大地时，多岐子才拎着一只小小的旅行包出了大门。她把家交代给了女佣，自己则冒着晚风出门去了。白色的皮鞋，配上白色的裙子和茶褐色条子的衬衫，使她显得年轻而整洁。出了大门来到围墙的拐角处，多岐子遇见了一位身穿肥大的白色衣裤的男子。那个男子突然问她：

“呀，出去？”

多岐子抬头一看，原来是牧野雄二郎。牧野摘下巴拿马草帽，神态自若地站在十字路口。

多岐子不禁倒退了一两步：“哎呀，前几天真是……”

“出去旅行？上哪儿？”牧野问道。

这下可不能佯称上母亲那儿啦。一时间，多岐子竟然无言以对。幸亏她那训练有素的巧言令色，立刻发挥了作用。

“我到热海去看望一个病人。我的朋友病了，刚才给我来了份电报。我打算伺候她两三天就回来。让您白跑了一趟，真对不起！”

“几点的火车？”

“不知是七点十分还是二十分的，反正有这么一趟车吧。”

“来……”牧野伸手握住了旅行包的把手，“我送你上东京车站去。”

“嗳，不用啦，我自已能拿。要么您下星期天来我家好吗？”

“嗯，到时间一定登门拜访。今天我反正没事儿，送你到东京车站后，我想去银座逛逛。”说着，牧野在多岐子的前头迈开了步子。

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躲避的借口了。大野木拿着车票等候在东京车站——问题就出在这里！多岐子陷入了困境。她跟在牧野的后面挪动着脚步，心里乱极了。不过，她一向受到世人的宠爱，没有经历过艰难险阻，还不知道真正的困境是什么。她认为，“船到桥头自会直”，到时候总会有人出来扶危济困的。

两人站在郊区电车的站台上等车时，牧野转过身来对多岐子说：

“上几天我去世田谷的府上拜访，受到了欢迎。”

“听说啦，我父母亲都感到很高兴哩！”

她转告了父母亲的心情，也算是对牧野的至为重要的答复。

“那天，听伯父说，准备将你现在住的房子让掉。我已请求他转让给我了……”

“这我知道。我母亲感到很高兴，可是我不愿意哟！”多岐子的脸上，露出了女孩子撒娇似的微笑。

“这也难怪呀。搬到世田谷去，太冷清了点，再说那房子也已经住惯了。”

“你即使顶了下来，我也不搬走。我非得要你出一大笔搬家费不可！”

这句玩笑话里，包含着复杂的内容。牧野的脸上挂着沉静的微笑，聆听着这句含义深刻的话。

“行哪！”牧野说道，“我反正一个人，随便什么地方都能住。你还是住在那里吧，没关系的。要是你愿意，那就借一间给我住吧。”

“我借给你。不过，房租我可要开得很高哇！哎呀，应该是我付给你房租哟！”

多岐子发出了响亮的笑声。不过在这笑声中，依然隐藏着忐忑不安。她在用心思索，怎样才能巧妙地在东京车站与牧野分手。关于结婚，两人还一点也没有提及，可是彼此的心意，是完全明白的。双方既然已经肯定了关系，接下去就只要按照惯例举办个仪式就行了。

电车上的人们，肯定把他俩看成了夫妻。多岐子试着将牧野放在丈夫的位置上加以观察。她觉得，自己遇到了救星。看来，自己今后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了，哪怕年岁会一年年大起来，也不必感到悲哀，她可以把牧野迎进那幢充满了自己与丈夫共同生活的陈旧回忆的房子，与牧野在那间屋子里共度良宵。可是，这在形式上太缺乏变化了。多岐子想在另一幢房子的充满不同气氛的屋子里，以一种新的心情来开始夫妻生活。大野木再现了丈夫的音容笑貌。在回忆丈夫时，浮现在脑海中的净是大野木。多岐子希望牧野是一个新的男性，希望他可以使自己感受到新的恐怖和新的魅力。

“出去旅行真不赖呀，我也真想一起去呐！”牧野一只手抓住车厢顶上的拉手，凑近多岐子的面颊说道。

“哎，我去看望病人是没有办法呀！等天气凉快点，你带我去爬山好吗？”

“好哇，你能行？”

“一二十里没问题哟！嗯，你肯定带我去吗？”

她要求对方给个准儿，以表明自己的真心实意——我难道会对你胸怀二心吗？这也是她要弄的一个花招，目的是为了让对方觉得，今天的旅行不足挂齿。男子总是纯真而愚蠢的，他们在女人的花言巧语面前，很容易上当受骗。受了女人的欺骗而泰然自若、心平气和者，就是所谓的绅士。牧野完全蒙在鼓里。他听到多岐子那类似誓言的话语时，就变得越发亲切起来。他打算将旅行包一直送到剪票口。

傍晚的东京车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站台上排列着几行长长的队伍；扩音器里不断播放着发车的时刻。多岐子跟在牧野的后边迈着步，她的面颊开始发烧了。危机已迫在眉睫。

突然，有人捏住了多岐子的右手。多岐子一惊，随即回过头去。这时，牧野也收住了脚步。一看，原来是大野木满面笑容地站在那里。

“你来得好迟呀！”大野木明知多岐子的身旁站着个牧野，但还是这么说道。

多岐子怨艾地瞪了他一眼。

“票子呐？”多岐子冷冷地问道。

“在这儿。”

“拿来！”多岐子伸出手，一把抢过了车票，“谢谢，麻烦你啦！”完全是一副对待陌生人的口吻。

“我在这一队的头上占好了位置，去吧。”大野木满不在乎地说。

“唔，你先去吧，我要在这儿再呆一会儿！”

没奈何，大野木只能奋力地向前挤去。牧野叼着一支烟，抬

头望着发车时刻表。

“方才那个学生，你大概认识吧。”多岐子一本正经地说道，“上次举行舞会时，他也在，就是专门负责放唱片的那个青年。他说要回乡下去，我就托他代买了一张车票。他不知是到岐阜还是到大垣的。”

“哦……”牧野没有反应。

“近来，大家都在说出门旅行很危险，我这就象雇了个保镖似的。”多岐子莞尔一笑，她觉得越辩白越糟糕。

“到热海是九点多一点，离山脚下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下了车一个人赶路太可怕啦！不知道有没有汽车？”多岐子自言自语道。她是在说给牧野听：到热海就一个人了。

“有汽车。”牧野看了看车站的时钟和自己的手表，“好象快剪票咧，排到队伍里去吧！”说着，他提起旅行包朝前走去。

大野木在前面招着手。队伍开始移动了，人们纷纷拿起了搁在自己脚边的行李。多岐子插到了大野木的前面。她的身后立即传来了大野木和牧野的谈话声。

“老家在哪里？”牧野问道。

“在姬路。”大野木答道。

多岐子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她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嘣嘣地直跳。

“姬路，几点钟到哇？”

“不，我今晚打算住在热海。”大野木不动声色地说。

多岐子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让他俩再这样交谈下去怎么得了？她回过头来，说道：

“下星期天，你一定来呀！”多岐子知道，此刻自己的脸色肯定变得煞白。她的这句话，完全是为了试探牧野的。牧野要是说

来，那就表明他并没有起疑心；要是说不来，那就凶多吉少了。

“星期天是几号？”牧野问道，神情象是在思索。

“十四号。”大野木插嘴道。多岐子真想狠狠地揍他一巴掌。

“啊，十四号。十四号不行，我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牧野说道。

“那么几号呢？十五还是十六号……”多岐子不想放过牧野，要求牧野另约一个时间。

“这个嘛……最近我刚换了一家公司，工作比较忙，所以时间无法预先确定哪！过几天我打电话给你吧。”牧野说。

多岐子青白色的眼睛，直瞪瞪地盯着牧野的脸。希望即将破灭啦！她觉得全身的肌肉正在瘫软下去。开始剪票了，队伍缓缓地朝前蠕动着。牧野吐出一大口烟，说道：

“那么，再见啦……”他把手往巴拿马草帽上一搭，便转身离去了。

多岐子以绝望的心情，目送着牧野魁伟的白色身影，消失在杂沓的人群中。女人的幸福来得快也去得快，真可谓稍纵即逝。她们的意志是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总之，女人的幸福完全取决于男人的意志。多岐子沮丧地随着队伍挪动着脚步。当走到与大野木并排的时候，她瞟了大野木的侧脸一眼。她发觉大野木白皙、光润、颇象自己丈夫的脸上，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多岐子混在人群中，用胳膊肘子朝大野木的肋部捅了一下。

“浑蛋！”

这是有失贵妇人体统的暴力行为。大野木挨了骂，还是冲着她微笑，根本不为所动。

“怎么啦？”大野木佯装不知，和颜悦色地问道。

多岐子别过头去，没有再吭声。一通过剪票口，队伍就乱了。

站台上闹嚷嚷的人声，淹没了他俩的口角声。

在火车上的两个小时里，多岐子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她一边眺望着夜幕笼罩下的车窗外一掠而过的灯火，一边清理着自己任性的感情。方才在牧野的面前，她对自己的谎言充满了信心，认为自己这下肯定能把牧野彻底骗住。可是，谎言也得有个限度，一旦超过了限度，人家就要起疑心。连自己也不相信的事情，人家怎么会相信呢？当孤独之感袭上心头时，多岐子开始责备起自己的谎言来。牧野肯定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谎言。正因为如此，他才突然改口说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而回绝了自己的邀请，尽管他原先已经答应星期天践约的。如果他真的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十四号不能来，那按说第二天肯定能来呀。一个希望跟自己结成夫妻的人，突然取消了来访的决定，这件事可不能等闲视之呀！

这门亲事准吹了，牧野看来不可能再回来了。多岐子失去了从未亡人的孤独中挣脱出来的门径。希望之火已经熄灭。这一切都是由大野木的愚昧无知和厚颜无耻造成的。多岐子不禁怒火中烧，长时间地瞪着大野木若无其事的脸。大野木泰然自若地在看杂志，嘴上叼着一支烟。车到国府津附近时，多岐子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张小纸片，用铅笔在上面简单地写了几句：一到热海，请你立刻回去，我要与你一刀两断……

她将纸片折好，递给了大野木。大野木打开一看，随即把纸片揉成一团，抛出了窗外，继续满不在乎地看他的杂志。对此，他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他完全不把多岐子放在眼里，也完全不把多岐子的愤怒当作一回事。多岐子惊愕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以前，自己小觑了他，以为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学生，自己满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如今却尝到了

他那执迷不悟的犟劲，也就是到了关键时刻绝对不按女人的意志行事的男人所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厚颜无耻和自命不凡。

多岐子只觉得自己高傲的鼻梁上仿佛被人重重地揍了一拳似的。一个不起眼的穷学生，一旦跟自己作起对来，居然有一股叫人手足无措的犟劲和自信。要说遗憾吧，这确实很遗憾；要说恼火吧，这确实也很恼火。不过，最为强烈的还是一种败北感。多岐子的自信心冰消瓦解了，她徒然地为被大野木当作废纸扔出了窗外的那份“最后通牒”而感到羞愧难当。

车抵热海，大野木拎起了多岐子的旅行包。多岐子没有作声。她默默地走出车站后，立刻快步朝右边的那条下坡路走去。大野木毫不介意，一步不拉地尾随着，脸上是一副对女人的喜怒哀乐漠然置之的中年男子的神情。晚风在灯火辉煌的街头呼啸着，扬起了行人脚下的尘土。远处黑沉沉的海面上，翻滚着白色的波浪——大海也在那里发脾气呢。看来，刚下火车就遇到了一场初秋的台风。多岐子任凭狂风翻卷着自己的裙子，独自在前面笃笃笃地走着。她似乎想摆脱这个青年。可是，除了已被遗忘的黑夜外，她已经无处藏身。当他俩来到一家旅馆亮堂堂的大门口时，狂风卷着雨点劈里啪啦地打了下来。

女招待将他俩带到了房间里。多岐子连衣服也不换，就往走廊的椅子上一坐，眺望起黑沉沉的海面来。大野木边换浴衣边对女招待说，晚饭不必准备了。

“拿点酒来……”多岐子用低沉的声音吩咐道，一边掏出了几张钞票。

女招待离开后，多岐子默默地换过衣服，独自到楼下的浴室里去了。即使处在绝望之中，洗澡还是需要的呀。

旅馆里没有一般的酒，女招待端来了啤酒。多岐子对大野木

依然一声不吭。她坐在大野木的对面，别过头，咕嘟咕嘟地把杯里的啤酒一口气喝了下去，那副样子简直象是在服毒。刚洗完澡的女人，肌肤显得光润而美丽。大野木不喜欢喝酒，他正扑在桌子上看杂志。多岐子已经失去了神通，对此，她感到无比的悲哀。巧言令色已经无济于事，年轻、美貌和财产也不再管用。应该以什么来支撑自己呢？以什么来与这个青年对抗呢？自己已被解除了一切武装，接下去唯有发表和平宣言了。可是，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向这个黄口小儿求和。这种自尊心尽管是虚空的，可是一旦失去了它，那就成了一个凡庸的妇女。与牧野的婚姻已经毫无希望可言。多岐子仰着脖子喝下了一杯啤酒。丈夫永远不会回来了。她又端起了酒杯，一饮而尽。今后，自己肯定会落到为了大野木而卖掉房子，失去财产，甚至名誉扫地的地步。她又一次端起了酒杯，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啤酒。她沉入了醉乡。沿着她的腮颊淌下来的泪珠，越发加深了她的孤独感。风卷着雨点叩击着窗户，雨越下越大了。多岐子心潮澎湃，一如那户外的暴风骤雨。她用白皙的手指再次端起了酒杯，随即又啪地往桌子上一放，一把抓住了大野木的手腕。大野木回过了头。多岐子立刻把带着几分醉意的脸凑了上去，说道：

"跟我一起去死好吗？"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嘴唇在哆嗦着。

"死？"大野木冷若冰霜地说。

"对……我想死。"

大野木默不作声地推开杂志，没精打采地搂住了多岐子的肩膀。多岐子把脸埋在大野木的怀里，象一个女孩子似的，不顾体面地拚命抽噎着。寻死觅活的念头，类似于勃发的情欲。对忘却和灭亡的希冀，犹之乎渴望性爱的满足。

十一

推开客厅的窗户望出去，马路对面就是一片瓦砾。瓦砾中耸立着一根高高的烟囱，那烟囱任凭风吹雨打都快两年了，真可谓是一块“战败纪念碑”。矢吹坐在圈椅里，沐浴着略带秋意的阳光，一边眯缝起眼睛，瞅着加津子的侧脸。

“我想把这幢房子卖出去。”

他说得很平静。他的心里充满了寂寞和孤独，同时也充满了对妻子的恳求：请不要表示反对！尽管他估计到妻子会表示反对的。阳光斜照在他的脸上，照得他脸上白色的汗毛泛出了银光。他的脸上已经显露出衰老的痕迹。加津子惊讶地回过头来：

“卖出去？……卖出去干吗？”

“我想得做点生意了。”

“做生意？……你以为你能做生意？做生意你可是个外行哪！我看你准会把卖房子的钱蚀得精光的。我不同意哟！”

妻子说的这番话，矢吹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一个被开除公职的老头儿，有什么工作可做呢？为了挣点钱生活下去，看来只能走个体经营这条路了。不搞个体经营，现在再去学种田是不行的，而且自己又没有一门手艺。为了取得相当的收入以养活过惯了军人妻子的阔绰生活的加津子，考虑来考虑去，看来只有走经商这条路了。

“涩谷商场的浜崎，说要把店盘掉后回乡下去。我想把它顶下来。他说盘给其他人要二十五万，盘给我二十二万就行了。”

“是电器商店吗？”

“是的。”

眼下的商业，非得黑进黑出才能赚钱，这一点矢吹是有思想准备的。沧浪之水浊兮，只能濯我足喽。水浊濯足，水清濯缨，这并非对时代的屈从，而是对时代的超脱。相反，谁想在与时代的对抗中保持高风亮节，那只会导致失败。黑市交易也好，高价倒卖也好，都是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歪七扭八的法律所造成的个别现象。矢吹也想搞黑市交易，也想搞高价倒卖，可是他的心中是一清二白的。总之，他只是为了养活妻子、女儿和垂老的自己罢了。有罪必罚，有错必纠。尽管国家的法律不允许这么做，可是自己的心却应许了。降低身份时，就降到社会的最底层！就当个商场里的商人，卖卖电灯泡，卖卖花生米吧。尽管两只手将整天数点着污秽的钞票，可是两只明澈的眼睛估计能冷静地观察社会的动向，展望日本未来的和平与繁荣的。有希望，准有希望！矢吹只想相信这一点。既然国家尚有希望，难道自己这个老头儿就没有希望了吗？矢吹是个退伍军人，虽然吃了败仗，可是心中却依然系念着国家的命运。他想活着看到国家崭新的未来，否则心里就很不好过。即使沦为一个黑市商贩，也要活到那个时候。悲哀充塞着这个老上校的心，使他的嘴唇不禁颤抖起来。矢吹不想让妻子看见自己的泪眼，就把头别向了窗户。从窗户可以望见那根耸立在瓦砾场上的遍体鳞伤的烟囱。

“把这房子卖了，我们上哪儿去呀？”加津子问道，“现在可没有哪一家在出租房屋哟！你只消看看丸山他们，就明白啦。”

“嗯，找找公寓看吧。”矢吹自言自语地说。

“公寓？你看看报纸上的广告就知道了，现在租一间六铺席大小的房间，光定金就得付一万元呐！你卖掉房子去做买卖，如果把卖房子的钱都亏折喽，你准备怎么办呢？”

“可是，也不能不找点活儿干哪！”

“我不愿意。”

“不愿意，我何尝愿意呢？那是没有办法呀！我并非想让你帮我干这干那，我只要求你对今后窄小的房间，好生忍耐一下。”

一旦住进了肮里肮脏的六铺席大小的公寓房子，左邻右舍肯定会投来憎恨和怜悯的目光，肯定会在背后嘀嘀咕咕地议论自己，管自己叫黑市商贩的婆娘。加津子觉得，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

“我讨厌住公寓，讨厌！讨厌！我不会住上三天的。告诉你吧，你如果要去住公寓，我就带着直江回娘家去！”

矢吹并不生气，他觉得女人就是这么回事。自己不能不干活，也是为的妻子儿女呀。可是，妻子却讨厌过这种生活，而想回到娘家去游荡，同时嘴上却高喊什么女性的解放和自由等等，这也行哪！矢吹认为，自己即便在店铺狭窄的后间搭个小阁楼，晚上就睡在小阁楼上也能对付过去。军舰上的床铺，就是这个样子嘛。

“你想回娘家去也行，不久总能找到房子的……”

“大野木怎么办呢？”

“那只有向他说明情况，请他走罗！”

“这在面子上过不去呀。”

哪里还顾得上面子呢。矢吹往烟袋里装着烟丝。

“好象快回来了吧。”

“谁？”

“大野木。”

“还不会回来，估计要在那里呆十天。”

矢吹只当他是回老家去的，今天还只是第四天。加津子却根本不认为他会在外面呆得那么久。她觉得没有必要去猜测这四天工夫，他俩是在哪里，又是怎样度过的。想到这里，加津子不觉有点黯然神伤。隔壁的未亡人，正明目张胆地跟情人在外面旅行，而自己却在议论卖掉房子回娘家去的事儿。厨房门口有人在叫唤，加津子站起身走出了客厅。矢吹吐了一口烟，他仿佛要把郁结在心头的烦闷也吐出来似的。从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晒得脖子暖烘烘的，矢吹不禁打起瞌睡来。他明天即将到社会上去当一个商人，而今天仍在过着闲来打打瞌睡的隐居生活。不一会儿，加津子回到客厅门口，大声说道：

"喂，大野木家乡又派人来了！"

原来，大野木的家乡每个月都派人送一斗大米来。

送米来的是个从大野木的祖辈起就在大野木家当差的农民，年纪六十开外，体格颇为健壮，古铜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拭过脚后一进吃饭间，便两手支地跪倒在门边，开始传达主人的问候。矢吹听完后，问道：

"你家老爷身体可好？"

"啊，托您的福，他的身体一直很好。近来，他对钓鱼入了迷，每天早晨都出去钓。"

"喔，是吗？那可不错呀！阿浩回去后，他很高兴吧。"

"唔？"老人现出了迷惘的神情，"您是说阿浩？"

"是呀。他一回去，家里就热闹了吧。"

"不，阿浩还没有回去。这儿……"

"这不可能。他四天前就回去了，你不知道？"

"不，不，没有那么回事。我昨天晚上出来时，老爷还关照我说，让阿浩回去一次呢。"

“这倒怪啦!”矢吹回头觑着妻子。加津子忍俊不禁,赶紧别过头去。

“怎么,你知道?”

“你一点都没听说?”加津子抿嘴一笑,说道,“他与隔壁的那位夫人出去旅行啦!”

矢吹现出大惑不解的神情。

“到哪里去啦?”

“不知道哇! 我怎么知道呢?”加津子没好气地答道。在加津子看来,对大野木实施报复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野木家派来的老人眨巴着眼睛,问道:

“会不会弄错啦?”他敞着藏青色劳动服的领子,露出了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胸膛和黑乎乎的胸毛。

“肯定是一起出去旅行啦?”矢吹不放心地又钉问了一句。

“是否一起出去旅行了,我可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亲眼目睹呀!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两人是在同一天的傍晚离家的。大野木如果没有回乡下去的话,那么他们俩也许一起躲在什么地方吧! 只能这么认为罗。不过,他们俩也真是胆大包天哪!”说到这儿,加津子瞪了一下眼睛,“嗳,老大爷,我方才所说的夫人,就是住在我们家隔壁的一个年轻寡妇呀。虽说年轻,也有三十一二岁了,比大野木整整大十岁哟! 因此之故,我们也并不怎么担心。但如今的年轻人,真是太可怕啦!”

“是呀! 是呀!”老头儿频频地点着头。矢吹神态自若地抱着手臂。尽管抱着手臂,可是他仍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其实,他也不打算想什么办法。自己在当少尉、中尉那阵子,在码头附近也卷入过桃色事件。不过,那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对

于大野木的父亲，自己必须承担监督不力的责任。可是话得说回来，二十二岁正相当于海军少尉的年龄，已经不愿意受人监督了，估计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吧。看看住在那间偏屋里的丸山和坂本，矢吹觉得，自己无法理解新日本的道德。也许，自己无法理解的，正是他们的新颖之所在吧。矢吹叹了一口气，这表明他不想干预大野木的事儿了。

这一天的晚饭吃得比平素略微迟了一些。当矢吹他们和乡下来的老头儿一起吃完用刚送来的大米煮的白米饭时，大野木推开大门回来了。

“我回来啦。”大野木从走廊跨入吃饭间后，一眼发现了乡下来的老头儿，“嗬，田边，你来啦？”大野木笑着说。

“少爷，您究竟……”老人放下筷子，把身子转向大野木，“上哪儿去啦？”

“怎么说呐。你几号来的？”

“您甭问我是几号来的。我要问您，这几天上哪儿去啦？”

“嘿，这可不能告诉你哟！”大野木粲然一笑，准备往里面走去。这时，矢吹叫住了他。

“大野木，并非我要责备你，我只是考虑到应该对你的父亲负责，才想问问你的。你是与隔壁的夫人一起出去的吗？”

“咳……实在对不起。”大野木搔着头。

“上哪儿去啦？”

“热海。实在没脸见你们。”这次他垂下了头。

“嗯……究竟是你约她去的，还是她约你去的呀？”

“喔，不存在谁约谁的问题，我们是随便讲起的。”说完，他独自笑了起来。

矢吹瞥了加津子一眼。在钉问大野木的过程中，她那脸色发青、目光锐利的眼睛，始终逼视着大野木，仿佛要穿透大野木白嫩的面颊似的。沉默了片刻后，矢吹平静地说道：

"听田边说，他明天回去，你就跟他一块儿坐火车回去吧。这次可要真的回去呀！"

"我不敢回去，"大野木再次搔着头，说道，"因为回去肯定要挨骂的。"

"如果做了该骂的事情，那还是爽爽快快地挨一顿骂好。"矢吹说得很达观。

"我又没有做什么该骂的事情罗！"大野木满不在乎地应声道，"只是我家老爷子比较古板。他认为无论什么事情，只有骂才解决问题。"

"嗯……你认为没有做什么该骂的事情吗？"矢吹略微挪了挪身子，问道。

"爱情问题是不能靠骂来解决的。"大野木教训起人来了，"爱情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对心理状态强求世俗的秩序，乃是对自由的侵犯。"

"是的……那你是否想说，在感情方面即使没有秩序也不打紧喽？"矢吹一针见血地追问道。

"啊，随便你怎么理解都可以。既然你让我回去，那我就回去吧。回去无非是挨一顿骂，老爷子总不见得会把我宰掉罗。我就回去老老实实地认个错吧！"大野木的脸上现出了苦笑，"婶婶，你说是吗？"

加津子不觉一惊。大野木征求自己的意见，那就等于将自己也拉到了被告席上。她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将会说出些什么来。他要是把那天晚上自己在副岛家舞会上的一时冲动给揭露

出来，那就非同小可了。大野木似乎没有注意到加津子的惊惶之色，站起身来说道："喂，田边，咱们明天一起回去吧！"

第二天早晨，大野木和田边一起离开了矢吹家。其实，他根本不想回去，他仅仅是因为矢吹要他回去，才离开了矢吹家。抵达车站后等了一个小时的火车，临到上车时，他忽然对田边说：

"我坐傍晚的那趟车回去，你先回去吧！"

老头儿不同意，说这样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大野木则关照他说："你在这方面并没有责任。你从乡下出来，又不是为了来领我回去的。我有点事情需要处理一下，等处理完毕后就回去，请放心吧。在老爷面前，你可不能多嘴呀！"说完，他就优哉游哉地离开月台走了。

出了车站，他一时无处可去。对此，他倒并不觉得怎么样，他想晚上回矢吹家或者回副岛夫人那里都没关系，白天看看电影，逛逛银座就能打发过去了。今天没有希望，明天也没有希望。心里很平静，很淡漠；社会也平淡得很。街上倒是一片灿烂的阳光。走在街上的妇女们，都穿着艳丽的秋装，下面裸露着可爱的、白皙的小腿。爱情也很平淡，很无聊。副岛夫人完全蒙在鼓里，她只不过是一个凡庸的女人。她的献媚、撒娇和忸怩，也都平淡得很。她要我跟她一起去死，这也只是一种无聊而陈旧的感情。她嘴上说要去死，可是昨天傍晚回来时，却还问我是否一起去九州、北海道或佐渡岛呢。她净撒谎。真实可信的，唯有她的肉体。唯有那充满生命力的、活动着的、白皙的肉体，是不会撒谎的。男人心甘情愿地葬送自己一生的场所，唯有女人的肉体。除此之外，名誉也好，事业也好，地位也好，都是虚有其表的玩艺儿。大野木在街上逛了一圈，吃了一客午饭，就搭

乘电车去访问副岛夫人。

进了大门，他从旁边绕到院子里。院子里不见多岐子的影子，只有年轻的女佣在扫樱花树的落叶。

“夫人呢？”大野木问道。女佣用蓝盈盈的、责备似的目光，凝视着大野木，答道：

“现在正在休息。”

“喔，是吗？”

一路上，她大概疲乏了。大野木将鞋脱在走廊上，便悄没声息地沿着楼梯朝二楼走去。这条路，他已经走惯了。上楼后，他叩了叩门，里面没有应声儿。大概睡着了吧。他暗自思忖着，一边轻轻地推开了门。探头一看，多岐子正坐在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编织袜子，连头也不回。

“这是给谁织的？”大野木站着问道。

“给你呀！”多岐子答道，依然低着头。

“我碰到一件麻烦的事情喽……”大野木拿起桌上的香烟，“矢吹先生骂了我一通，要我回乡下去。乡下我不能回去，矢吹也已经不肯收留我了。”

“哎呀，那怎么办呢？”

“我俩的事他们都知道啦！”大野木往椅子的扶手上一坐，一只手勾住了多岐子的肩膀。多岐子板起面孔，说道：

“所以，他就叫你滚出去啦？”她的口气相当严肃。

“是的。咳，得找个公寓喽。”

多岐子垂下眼睛，重又编织起黄褐色的毛线来。为了不值一提的、屈指可数的几次同枕共衾，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灵上的自由，为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编织起袜子来了。一想到自己的温柔和多情，不知怎的，多岐子感到有点委屈和悲哀。

叫人不可思议的是，热海的那几天，仿佛是在遥远的过去度过的，现在回忆起来，唯有一片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印象。恰如一个曾经患过精神病、而今业已痊愈的人，在回忆精神病发作的情景时所得的印象一样。她觉得，跟大野木一起去热海的仿佛不是自己，而且自己也没有责任。可是，她心头的创伤尚未痊愈，还在不时地隐隐作痛。尽管多岐子在编织袜子，可是她却无法说明自己为什么非得给这个男人编织袜子不可的理由。她只是想编织点什么，否则心里就很不安宁。对此，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很委屈。多岐子从心里蔑视这个青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她为他编织袜子时的心情，与她给女佣缝制围裙时的心情毫无二致。她在给女佣缝制围裙时的心情是：给她缝制条围裙，她肯定会高兴的，这样，今后就肯听话了。这是一种笼络人心的办法，对于笼络人心，多岐子感到很来劲。这也可以说是在搞阴谋诡计。大野木朝屋子的天花板上喷吐着烟圈儿。屋子里静悄悄的，他感到很无聊。

"我如果被矢吹家撵出来的话，能否将女佣隔壁的那间四铺席半大的屋子借给我住呢？假如行的话，我就当你家的寄食学生，帮你劈劈木柴，抹抹灰尘，烧烧洗澡水，你出去买东西时，我还可以跟在你后面替你拎包。"

多岐子没有作声，唯有手指在麻利地工作着。大野木偷偷地将自己的嘴唇凑到了多岐子细长的脖子上。

"为了你，我甘愿大效犬马之劳哟，你说好吗？"大野木咕哝道。

不知怎的，一听到这句惹人生气的话，多岐子的心头就涌起了一种孤独感。与牧野的那门亲事，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无论是在旅途中或是在回来之后，牧野始终没有露过面；娘家也没有

一点儿音信。偌大的宅院里，从早到晚刮着冷飕飕的秋风，落叶在秋风中飞舞，草丛里的蟋蟀在秋风中鸣叫。多岐子孤独得身子都快打寒战了。牧野曾经说过，想用五十万元钱买下这个宅院，娶自己为妻，收养自己的孩子，并让自己继续住在这里。这是多么尽如人意、多么求之不得的一门亲事啊！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多岐子把编织到一半的袜子往膝盖上一搁，闭上了眼睛，又摇了摇头。眼泪不知不觉地沿着她的面颊淌了下来。她拉过大野木搁在自己肩头上的手臂，下死劲地咬了一口，咬得大野木不禁惨叫起来。这是女人的愤恨。大野木撩起衣袖一看，发现自己的手臂上留下了四个牙齿印儿。他一声不响地抚摩着。这时，多岐子一把抱住了大野木的头，将自己的面颊在他的头发上磨蹭着，喃喃地说：

“好哇，你不用担心。他们如果撵你走，你就到这儿来，当我家的寄食学生吧。我要让你一直留在这儿。不过，你得听我的话哟！”

大野木感到很困倦，便往沙发上一倒。

“我要睡一会儿午觉！”

大野木很想嘲笑多岐子一番：你这个愚蠢的女人，你应该温顺一点才是呀。可是，在一个没有喝过多少墨水的青年学生面前，你为何一会儿潸然泪下，一会儿勃然大怒，一会儿又一本正经地想寻短见呢？也许，这位未亡人虚无缥缈的人生哲学就在于深谙世俗而又不囿于世俗之见吧。一个人有何种人生哲学，那是他的自由。暂且就跟这个女人玩玩吧。肉体永远是神秘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在这上面玩乐起来，是最最不会感到无聊的。田边估计已经到了静冈附近。我呆会儿回去，矢吹肯定会大吃一惊的。现在先睡它一觉吧。今天没有计划，明天也没有

计划。没有计划的人生，就象那行云流水，自由自在。

十二

诸位，请勿惊怪，荣枯盛衰乃天地之自然法则。听说副岛家的房子就要顶出去了，昔日的上校矢吹也已下定了变卖其房产的决心。以一九四五年为界线，经济上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副岛老人曾经担任过大藏省专卖局局长和日本银行监事之职，可是如今却落到了非得靠出售房屋和地皮来苟延残喘的地步。准备买他房子的，是四十岁不到的牧野。准备买矢吹家房子的，是矢吹的邻居犬饲。这个犬饲，看准了战后复兴的大好时机，开始做胶合板生意，结果一下子发了大财，买下了一家专供招妓游乐的酒馆。在旧币禁止流通而代之以日本银行券的时期，他供应黑市菜肴，进一步肥了私囊。最近，他好象专门在搞肥料的黑市买卖，剥削农民。他的年纪还只有三十二岁，战时是中岛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征用工，干的是车床。由于他吃的是珍馐美味，因此过早地发了福，走起路来挺着个大肚子，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尽管已经腰缠万贯，可是他的脸上依然是一副昔日无产者的神情。近来，年轻人都变得无法无天了，而老年人却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加津子是在供应配给鱼的鱼铺子里，向垂着一双鱼腥手的老板娘叹苦经时谈起出售房屋一事的。后来，跟犬饲家的交涉，就是由这位老板娘牵的线。犬饲家现在住的房子是租来的。按照加津子的高见，把矢吹家和犬饲家的住房对调一下，而在对调时，犬饲支付给矢吹四十五万元钱。矢吹将重新变成向人家租房居住的房客，其中的二十二万就付给强盗浜崎，自己还剩下二十三万元。这样，加津子即

便不回娘家，也能在世人面前多少保住丈夫是原海军上校的面子。这个生活艰辛的社会，要是由她来安排的话，肯定各方面都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犬饲夫人在衣着打扮和走路的姿态方面还说得过去，就是有点邋遢。她做起事情来比较泼辣，但头脑不管用。“对不起，让我稍微看一下。”说完，她就探头探脑地把走廊、壁橱和浴室等看了一遍。

“四十五万真便宜哟！夫人很爱整洁呀，九年工夫居然没有一点儿损伤！你们就是开价四十七万，我丈夫肯定也会接受的。”犬饲夫人笑着说。每当她咧嘴而笑时，她那一溜儿五六颗硕大的金牙齿，就会在口中熠熠闪亮。这排金牙齿曾经大嚼过鸡腿。加津子只有畏缩地笑笑的份儿。

当天晚上，加津子对矢吹说：

“那样的夫人，太可怕啦！”

卖屋的决心终于下定了。第二天，矢吹便立刻去涩谷商场找浜崎。一想到世道的变迁，他就感到心儿在隐隐地作痛。向隔壁的暴发户“开城投降”，与其说是自己个人的命运，不如说这是日本的命运。在自己已经住了多年的庭院里，大波斯菊已经开放，鸡冠花也是红通通的一片。房屋易主后，秋天的野花估计还会在这个庭院里开出红艳艳的花朵吧。而自己曾经在其中担忧过国家命运的书斋，肯定将变成犬饲盘算肥料黑市买卖的场所。这个邻居真不是玩艺儿！矢吹既不叹息，也不悲伤。他拄着手杖，沿着涩谷的坡道，进了商场乱哄哄的入口处。他的白皮鞋溅上了污水，还缠上了梨子皮。妇女们挎着篮子，从矢吹身边挤了过去，篮子都擦到了矢吹的手腕。空气中充满了鱼腥味、腌萝卜味和尘土的气味。从出售烤玉米的铺子里，不时飘来一股股刚出炉的玉米那甜丝丝的烟味。这条杂乱无章的小巷，不久就将成

为矢吹的一个栖身之地。矢吹叹了口气，在浜崎电器商店前面收住了脚步。

浜崎独自在店堂里打算盘，没有发现站在店门口的矢吹。矢吹笑着搭讪道：

“赚钱了吧。”说完，他又为这种话居然出自自己之口而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他认为，做买卖与当商人并非一码事，做买卖是出于无奈，而当商人则与自己的军人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军人性格与昔日“卖身不卖心”的花魁精神一脉相承。如今，花魁精神已经衰落了。那些站在街头巷尾拉客的女人，在卖身的同时，连心也卖给了人家。她们自甘堕落，毫无羞耻之感。这也是一种“水浊濯足”的人生哲学吗？

“为了凑足钱，我已经决定将自己的房子变卖掉啦！”矢吹在浜崎的对面落了座，把下巴搁在手杖上，说道，“买主也已经找到，所以请你过几天就将这爿店转让给我吧。”

“那太感谢啦！说实在的，这种店，我本想白送给您舰长的，无奈自己今后当农民也需要相当数量的资本，所以请您多多包涵。”

浜崎又是敬烟，又是倒茶，还用盆子装了一盆店堂里出售的花生米。今天须美子不在，浜崎的弟弟也不在。矢吹很想见到须美子。

“你妹妹去看电影啦？”

“我让她去神田进货了。她说不愿意回乡下去，也不想当农民，真叫人拿她没办法。她准备一个人在东京找工作做。象她那副样子，我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吗？舰长，这爿店能用她吗？不要工资，只要管吃就行罗！”

“嗯……”

"您要是答应的话，我也就放心了。店里的事情和进货的事情，她多少懂得点，可以帮得上忙。您把现在的住房卖掉后，住到哪里去呀？"

"喔，我准备租借买主现在住着的房子。"

"这样也行。不过，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一个朋友的私房，您搬进去住也行。房间共五间：八、六、六、四点五、三铺席，那间三铺席的，能否让我妹妹住呢？您就把她当作女佣来使唤吧。"

"哦……容我跟内人商量一下，过几天答复你。我看还是让她在店里帮帮忙的好……"

作为矢吹来说，如果自己不必向前来购买灯泡或者蜡烛的顾客一一点头致意，而由须美子来代劳的话，那是很值得庆幸的。而且，在污七八糟的商场中，能与那位纯洁而年轻的姑娘呆在一起，不声不响地做些小本生意，也使他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快意。他觉得，自己有点从沦为商人的孤独感中振拔出来了。那个姑娘亲切、温和、漂亮，最叫矢吹高兴的是，她不鄙视退伍军人，肯定能给业已对人生感到疲倦的老人以温柔的安慰。

"让你妹妹帮忙，太感谢啦！"矢吹反复嘟哝着。

浜崎拿出一本帐册，向矢吹介绍进货的数量和销售的成绩。矢吹望着帐面上的数字，心里觉得好象在窥探一个崭新的未知世界似的。他感到实在没有把握，因此心里七上八下的。要是能打退堂鼓的话，他真想打退堂鼓呢！

回到家中，矢吹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大野木父亲寄来的快信。那一如既往的苍劲有力的毛笔字，反映出这位刚正不阿的汉学家的性格。

——犬子胡作非为，搅得府上不得安宁，不胜羞愧之

至。望即刻将他逐出家门。等他返回后，我一定严加管教，使其改邪归正。倘若不从，当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矢吹认为，要“使其改邪归正”，看来没有那么容易。大野木的胡作非为，是由他的性格所决定的。而他的性格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只要这个时代一仍其旧，那么也就不可能使大野木改邪归正。

吃晚饭时，矢吹心平气和地开了腔：

“你父亲来了封信。”

“喔。”大野木爽快地应了一声。

“信中叫我立刻将你赶出去。”

“唔。”大野木莞尔而笑。

“我是不会那么干的。所以，你还是回去一趟，好吗？”

“好吧。”大野木回答得很干脆。即使不想回去，他也会满不在乎地答应下来的。这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生哲学吧。只要眼前太平无事，以后总会有办法的。

“你也许已经听说了吧，我决定经商了。坦白地说，再这样游荡下去，我快喝西北风啦。由于没有资本，所以我就得将这幢房子卖掉。很抱歉，事先没有跟你商量，这样，我就不能不请你搬出去了。”

“我已经听说了。”

“哦……这件事，我准备跟你父亲也打声招呼。请你想办法在一个星期内搬走！”

矢吹从容不迫地向大野木说明了事态。大野木搬走后，涉及到这个年轻人品行的不愉快的谈话，也可以彻底终止了。

快吃完晚饭时，住在偏屋里的丸山和坂本从走廊上走了过

来。

“哎哟，吃饭呀？”

“不，已经吃好啦。有事吗？”矢吹呷了口浓茶。

“有件事想跟您稍微谈一下……”

加津子瞅着丈夫的脸，吃吃地笑了起来，那神情仿佛是在说：“瞧，又来啦！”矢吹镇定自若地放下茶杯，转过身子问道：“谈什么？”

“嗯，不瞒您说……”丸山把两只手支在膝盖上，耸着肩膀，说道。坂本则跟以前一样，坐在丸山的后面，距丸山约一尺光景。他环视了一下屋里的人，脸上露出了温和得出奇的微笑。这种微笑，总叫人有点放心不下。听说他出身在上州。既然如此，也许他业已继承了国定忠治①“笑可杀人”的衣钵。

“听说您要将这幢房子卖出去，是真的吗？”丸山不安地问道。

“真的。象我这种被宣布开除公职的旧军人，实在没有什么象样的财产。为了今后的生活，我不得不将房子顶出去。可怜哪！”

“那可麻烦啦！”

“麻烦……麻烦什么？”矢吹不慌不忙地问道。

“您把这幢房子卖掉后，我们怎么办呢？”

“那当然得请你们搬到别处去喽。”

“您给我们找地方吗？”

“我可找不到，而且我也没有这个责任。”

---

① 国定忠治(1810—1850)，江户末期的侠客，上野国国定村人氏，本名长冈忠次郎，受磔而死。

“有责任。”

“没有责任吧。”

“不，有责任。矢吹先生擅自出售房屋，因而给我们造成了困难，所以有责任对此进行赔偿。”

“喔……你们是想叫我出搬家费吗？”

“哟！”加津子惊叫了起来。

“不，不是这个意思。老实告诉您吧，第一，我们反对出售这幢房子；第二，如果非出售不可的话，希望您为我们找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仅此而已。”条理清晰得叫人找不出破绽。

矢吹用牙签剔着牙齿，没有作声。大野木的脸上露出事不关己的神情，正在喝第二杯浓茶。加津子开始收拾杯盘碗筷。

“你们这么说，似乎有点不合道理呀！”矢吹笑着说，“你们是住在谁的家里呢？”

“住在矢吹先生的家里。”

“没有这回事吧。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曾经答应过你们住在这儿的要求，我是竭力加以反对的呀！可是，你们说你们住在大野木的房间里是征得大野木同意的，而我根本无权进行干涉。因此，我是否出售这幢房子，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懂吗？我没有必要请你们搬走，我只消叫大野木搬走就是了。如果要反对，那也只有大野木才能反对。大野木搬出去的话，你们当然也得一起搬出去喽。问题是，你们应该跟大野木商量一下。哈哈……”矢吹开颜而笑。他用这些年轻人的一套新逻辑回敬了他们。

丸山似乎有点窘住了。他歪着头思索了片刻，然后回头问作战参谋坂本：“怎么办呢？”坂本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最

初，也就是在搬入这儿以前，情况确实如矢吹先生方才所说的那样。可是搬进来以后，情况就变啦，即我们开始付房租了。房租是付给大野木，再由大野木付给矢吹先生的，而矢吹先生也接受了。所以说，存在着间接的租赁关系。因此，我们对于出售这幢房子，当然拥有发言权喽。”

坂本也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头脑聪明，理由正确，而且身上还有着矢吹根本不敢苟同的一些东西。他们的一个个理由尽管很正确，可是追本穷源，综观全局的话，你就会不由地觉得，这是无耻的智能犯的一种惯用伎俩，你就会发现他们人格上的缺陷——侵犯他人利益，以求一己之私利，却毫无羞耻之感。而最为难办的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人格上的缺陷。

“那么，我倒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矢吹用双手抵着腮帮子，说道，“我不出售这幢房子，就没有做生意的资本。没有做生意的资本，就没有收益，也就是说无法生活下去。如果为了你们的利益而不出售房子，我的家属将因此而挨饿。到了这种地步，你们能保证我的生活吗？”

“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这种义务哇。”丸山简明扼要地回答道。

法律上是否规定了这种义务，矢吹不得而知。

“不，我不跟你们谈法律，我是问：明知道我的家属将会挨饿，你们还是无动于衷吗？”

“于是，您就不承认我们的居住权啦？”完全是顾左右而言他。

“你先回答我，我们即使挨饿，你们也不在乎吗？”

“你们是否挨饿，别人怎么知道呢？”

“不知道就可以不管啦？”

“不知道怎么管呢？”

“嗯……那么，我认为我有处理自己财产的自由，这没有错吧。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呀？”

“处理财产虽然是自由的，不过得受租地租屋法条文的约束。也就是说，无论是整幢房子或一间屋子，租赁关系一旦形成，就不能想怎么就怎么，而必须征得房客的同意。”

“喔，说得对……那么，大野木，你即将从那间屋子里搬出去了吧？”

“我什么时候搬都行，因为老爷子有命令嘛……这些日子，我受到了尊夫人的多方照料。”大野木的脸色冷冰冰的，对矢吹的问话显得毫无反应。唯有这几句话，他说得颇有礼貌。

“大野木决定搬走了，也就是说，那间屋子的租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你们所谓的居住权，也随之而消失了。”

“不对，”丸山抱着手臂，说道，“我们确实是住在这儿的。不管租赁关系发生何种变化，现在住着的人就是有权利。”

“我可不知道有什么权利。”矢吹豁出去了，“不管法律上如何规定，我也要请你们搬出去。如果这样做有什么不对，那你们就去法院告我好啦！法院要处罚，就让他们处罚，我是无所谓的。反正我自己必须生活下去，同时还必须养活家小。请你们五天之内搬出去吧！”矢吹的口气颇为严厉，使人觉得他一下子又摆出了舰长的面孔。

丸山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他困惑地低下了头。这时，作战参谋坂本在漂亮而稚气未脱的脸上，堆起了孩子似的微笑。他有话总是不直接跟矢吹讲，而是捅捅丸山：

“喂，今天就算了吧，只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他就行啦！反正，这场斗争我们绝对输不了。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坚决不从那间

屋子里搬出去就行了嘛，因为日本的法律是不允许房东将房客撵出去的。走吧……”

近来，劳资纠纷这种形式居然进入了普通人家。丸山必恭必敬地说了声“再见”，便离开了。矢吹眺望着院子。划给两个年轻人种的那块地上，嫩绿色的菜苗都已出齐。

约莫过了两个小时，偏屋里的两只狐狸一起出去了。那晚恰逢皓月当空，月光中映出了两只狐狸迟疑不决的身影。

他俩出了后门，拐了个弯，便来到对面犬饲家的大门口。按过门铃后，镶着一排金牙齿的犬饲夫人打开了玻璃门，问道：

“有什么事情吗？”她还以为是做黑市买卖的退伍军人来兜售山芋呢。

“这么晚还来打扰你们，真对不起。”负责开口说话的丸山说道，“我们就住在对面矢吹家。有件事想跟犬饲先生谈一下，大约五分钟就……”

“什么事情？”

“喔，听说你们要买下矢吹家的房子。我们想谈的，就是关于买房子的事儿……”

犬饲夫人扭动着肥硕的腰肢，正欲返身往里走去。这时，犬饲挺着大肚子来到了大门口。他目空一切地叉开双腿往大门口一站，左手插在怀里，嘴里衔着根牙签。犬饲年纪尚轻，只有三十二岁，可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却象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

“有事情就说吧！”他仿佛喝过了酒，脸上红通通的，狭窄的额头泛着光亮。

“喔，听说犬饲先生要买矢吹家的房子，是真的吗？”

“嗯，是真的哟！怎么啦？”犬饲把下巴朝前一挺，说道。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满怀着叫人不可思议的自信。这是在人生

道路上靠投机钻营顺顺当当走过来的人所特有的自信。

“听说定金也付了，还去登了记？”丸山还是兜着圈子，不肯进入正题。

“不，只是口头上说定了，还没有办任何手续呢。明天打算先付十万元。你们打听这个干吗？”

“哦，是吗？说实在的，我们被他家撵出去后，就无处可去了。因此，我们想打听一下，犬饲先生把矢吹的房子买下后，能否继续把那间六铺席大的偏屋借给我们住呢？”

“不行，我不是开公寓的。我不靠房租收入也过得去呀！”

“怎么也不行吗？”

“怎么也不行！”

丸山回头对坂本说：“没有办法呀！”

“没有办法。”作战参谋平静地笑笑，将穿着木屐的脚在地上蹬了一下。

“那么出于无奈，就跟您直说吧。我们由于无处可去，所以决定暂时不离开那间房间。这一点，我们方才向矢吹也做了充分的说明。买房子是犬饲先生的自由，我们唯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犬饲先生答应我们暂时不搬。”丸山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犬饲。

“喔，啥玩艺儿？”犬饲站着拆开了信封，只见信的第一行写着三个很大的字：“声明书”。犬饲用鼻子哼了一声。

——最近矢吹家准备出售房屋一事，虽然与我们无关，可是对于侵犯我们居住权的任何人，我们将进行坚决的斗争。特此声明。

一九四七年九月×日

“喔，知道啦，知道啦。”说着，犬饲将《声明书》揉成一团，塞进了衣袖。

第二天早晨，犬饲来到了矢吹家的大门口。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条子西服，系着一根红领带，帽子歪戴着。他这身打扮，尽管很时髦，可是总有点不伦不类，象是一个到东京来观光的地主老财家的二少爷。

“呀，你早。”犬饲以轻蔑的口吻打过招呼，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了矢吹，然后默默地笑着。这张烂纸，就是丸山他们的《声明书》。

“哼！”矢吹念完后哼了一声。

“这玩艺儿相当不好办哪！”犬饲说道，“我可不愿意背上这种包袱哟！等他们几个搬走后再说吧，我不喜欢跟这种缠不清的人打交道。”

“就是嘛！”矢吹点头称是，“我也感到不好办哪！容我好好想个办法，让他们搬出去。”

“对，对，那么就这样吧……”犬饲说得很干脆。说完，他就掉转身子，头也不回地疾步而去。

加津子站在走廊上听着他俩的谈话。她看了丈夫递给她的《声明书》后，用那蓝莹莹的、澄澈的眸子凝视着丈夫的脸，说道：

“我去报告警察好吗？”

矢吹摇摇头。

“不行吗？”

“不行，警察没有这个权力。”

“那怎么办呢？”

“看来毫无办法。”

“看来毫无办法，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毫无办法呀！”

“就一声不吭地算啦？”

“嘿，只能这样了吧。”

“这种混帐话，你居然……”

矢吹对妻子的愤懑毫无反应，他默默地拿起了烟袋。他们懂得宣传。他们使用《声明书》这种斗争形式，使用恐吓的手段，玩弄逻辑，以掩盖自己的不近情理。讲道理、懂人情的人若与他们较量的话，每每要败下阵来的。总之，他们进行的是科学的斗争，而矢吹守卫的，则是一座非科学的人情的古老城堡。这样，矢吹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罗。

如果明知不是对手而退缩的话，那就既卖不成房子，也买不了店铺，一家三口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倘若明知不是对手还要进行较量的话，那只会落得斋藤实盛①的可悲下场。矢吹不想以斗争的方式，而是想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可是，对方却象无赖，凡事都想惹是生非。一旦惹起了是非，他们是肯定能从中得到好处的。到底是一无所有的人凶横。有名誉、有地位的人，因为珍惜名誉和地位，所以不喜欢争斗。有钱人是不愿意打架的。他们这几只蛰伏在偏屋里的狐狸，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名誉，又没有钱。如果知道自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谁都会变得凶横起来的。当一个满身污泥的男子挨近时，盛装的妇女肯定

---

① 斋藤实盛（？—1183），平安末期的武将。垂暮之年还要染黑须发，奋战沙场。后死于手冢光盛的刀下。

会逃之夭夭。如果要较量的话，首先自己也得来个满身污泥。矢吹可不想走到这一步。不想走到这一步，其中包含着他天生的懦弱。看人家懦弱就想欺侮人家，这是再卑劣不过的。可是，说一声“卑劣”顶什么用呢？矢吹又一次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他怔怔地望着院子：大波斯菊已经开放，鸡冠花也是红通通的一片。这些犬饲看了一定会感到赏心悦目的秋花，如今在对生活已经感到厌倦的失业军人的眼里，只是红不棱登的一团。

十三

搁在枕头边的金色台钟已经指向十点。多岐子虽然已经醒了，可是还不想起来。秋天明媚的阳光，在窗帘外面跳跃着。她把白皙的手臂搁在枕头上。从窗帘缝隙中漏进来的光线，在她乳白色的、光滑的肌肤上晃动着。无聊的早晨，孩子似乎正在院子里跟女佣玩耍。多岐子躺着点上一支烟，独自静静地抽着。早晨来临了，可是今天没有欢乐，也没有任何安排。恣情纵欲后，心里感到一片空虚——人生无常啊！她想起来梳妆打扮，但并不想起来吃饭。如果再开一次家庭舞会，牧野说不定还会来的。不，也许不会再来了吧。在东京车站分手后都十天了，这十天意味着永远。香烟烧成了白灰，烟灰缸里已经有了十个烟头。烟灰缸里的烟头使她回想起昨晚大野木的谈话来。——“夫人在考虑什么呀？我可不去考虑明天的事儿哟，考虑有什么用呢？考虑这种习惯，太愚蠢啦！”

丢掉烟头后，多岐子重又闭上眼睛。伯劳鸟在尖声啼鸣。这幢房子牧野不买的话，估计也会卖给其他人的。因此要不了多久，自己就得从这儿搬走。自己从这儿搬走后，也就跟大野木分手

了。这个惹人生气的家伙！不过，他曾经使自己回忆起了业已忘怀的欢乐。分手后大概还能见上一面的。想着想着，多岐子重又进入了梦乡。

睡着后，她很快就做起梦来。她梦见这幢房子卖掉后，自己就去了世田谷的父亲那儿。父亲说要将后面那间八铺席大的房间修缮一下，布置得舒服一点给自己住。泥瓦匠来了，啪嗒啪嗒地糊起墙壁来；木匠来了，乒乒乓乓地敲起柱子来，那声音简直吵死人。听着那声音，多岐子不禁心烦意乱起来。可是，那乒乒乓乓的声音还在不停地响着。多岐子气呼呼地翻了个身，慢慢地醒了过来。她听见有人在敲卧室的门。

“夫人！”

“干什么？……”

“来客人啦！”年轻的女佣将门开了条缝，探头说道。

“谁？”

“以前光临过的那一位。”

“以前光临过，我怎么知道是谁呢，叫什么名字？”

“叫……我想不起来了。以前大概光临过两次……”

“谁啦？你问问有什么事。”

“是。他好象叫……不知叫秋尾还是秋野……”

“会不会是牧野？……”多岐子眼睛发直，喃喃地说。

“对，是叫牧野。”女佣说。

“个子很高，很魁梧……”

“是的，跳舞时光临过。”

多岐子不声不响地把鸭绒被子一掀，就一骨碌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把他请到客厅，让他稍等片刻，你要客气一点哪！然后再准

备好红茶。”

多岐子一边心急火燎地嘱咐女佣，一边解开钮扣，让真丝睡袍从肩膀处滑了下来，露出了两只浑圆而光润的肩头。她把衬裙从头上套了下去，然后穿上裤衩，再把头发往上拢了拢，就在泛着浅蓝色寒光的梳妆台三面镜前坐了下来。她希望自己的容貌今天显得格外美丽，因为牧野来了。女人的幸福，真是来得快也去得快。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幸福，今天非得使出浑身解数不可。

“哎呀，都两点半啦！”

昨晚的疲乏，尚残留在她的面颊上。她聚精会神地冥思苦索了一宿。

多岐子将屋子一偶的洗脸盆放满冷水，洗了把脸，然后抹上一层雪花膏，又在雪花膏上扑了层粉。接着，她往头发上洒了一点儿香油，在衣襟上别了一枚金饰针。别完饰针就穿长统丝袜，她将丝袜一直拉到肉鼓鼓的大腿上。快点！快点！牧野等着呢。她搽过口红，描过眉毛后，就在带紫色花纹的短袖连衣裙上，束了根银色的腰带。穿戴完毕后，多岐子往镜子前面一站，发觉自己简直换了个人似的。接下去就要登上至关重要的恋爱舞台了。未亡人在任何场合都必须显得漂亮一点。牧野是来干什么的呢？不要瞎猜疑！猜疑起来自己怎么受得了呢？对于那天的事情，他多半没有光火吧。因为他是一个胸襟宽广、生性爽直、富于男子汉气概的人，所以对于这些事情根本不会耿耿于怀，胡思乱想的。这就是君子之所以是君子的地方。前几天他没有来，肯定是因为工作繁忙的缘故吧。今天，我要把他留住，让女佣找点啤酒和威士忌出来，招待他吃顿晚饭，然后就请他带我去街上散步。我再说上几句任性的话，略微窘他一下子。这样，估计牧野肯定会

高兴的。多岐子考虑到了这一步。

多岐子小跑着下了楼梯，看见牧野挺着身子端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正在悠然自得地抽烟斗。

“您来啦，我在等着您哪！您老不来，这两天我真想打份电报给您咧。今天早晨我有点儿头疼，所以就一直睡到了现在……反正也没有什么事要做。”

“头疼……怎么，感冒了吧？”

“不，已经不疼了。我得的是忧郁症，您一来就全好啦！”多岐子笑容满面，两颊泛出了红晕。在真假参半的花言巧语中，也包含着她纯真的感情。她的高兴并非在作假，她的忧郁症霍然痊愈也是事实。牧野在烟雾中问道：

“热海怎么样，愉快吗？”

啊，那件事他至今还放在心上哩！多岐子的心头涌起了绝望的感觉。但是，此刻败下阵来，那就完蛋啦。现在必须借助于语言的威力。

“吓，哪里谈得上愉快！原定呆两天的，结果留我住了四天。整天陪着病人，累得我够呛！因为她不让走嘛，说什么我回来反正也是玩……她是我学生时代的好朋友，她的丈夫在西伯利亚，还没有回来呢！女人嘛，一个人呆着，就要生病哪！”

她说了一通后，就离开座位，去催促女佣快点沏红茶来，然后从桃花心木的柜子里取出威士忌酒。

“您喜欢加点这个吧。”她把话岔开了。她想让他喝醉，让他早点喝醉，好让他的猜疑和游移，在酒后爽朗的笑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方才去了世田谷。”牧野笑眯眯地说道。

“世田谷，我父亲那里？”

“嗯。”

去父亲那里，莫非是去回绝这门亲事的吧。

不过，牧野的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多岐子的心里怦怦地直跳。

“我爸爸在干什么呀？”她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

“他说今天提前挖了点山芋，结果让我也尝了新。”

“招待您吃山芋，太过意不去啦！”多岐子笑得很开心。

“山芋我有点儿吃不下，不过我还吃了一只可口的梨子。”牧野始终是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

“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吗？”多岐子终于触及正题了。约莫过了三秒钟，多岐子才听到牧野的回答。这是决定她命运的三秒钟。

“嗯，是来谈这房子的事儿。”

“啊，房子怎么啦？”

“已经拍板喽！”

“拍板了，卖给谁？”

“卖给谁不是已经定了吗？”

“您买下啦？”

“是的，已经付了一半的钱。”

“哟，那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房客了。”

“嗯！房租从今天算起，好吗？”牧野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斗。

“嘿，连房租也已经定好啦？”

“已经定好啦。我可根本不想把这房子借给你哟！”

“对不起，那我回世田谷去。我找个适当的时间就搬。”

“你一搬，我可不好办哪！”

“咦，因为……”

“你想搬走吗？我倒希望你住在这儿呢！”

“那您呢？”

“当然搬到这儿来罗。不过，我可以搬来吗？因为我还啥都没有告诉你哩！”

多岐子顿时呜咽起来。她低下了头，噙着泪花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您认为我住在这儿也行吗？”她的声音低得象耳语。无论怎么傲气的女子，临到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时刻，都会变得六神无主的。

她发觉牧野离开了椅子。她听到牧野的脚步声正在向自己靠拢。多岐子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当牧野猛地抱住她的肩膀时，她觉得自己全身的骨骼快要在他的怀里散架了。

“我在世田谷全谈妥啦！这样行吗？”

多岐子将自己的面颊在牧野的肩头磨蹭着，两只手紧紧地抱住牧野的身子。

“我对不起您！”

“对不起什么？”

“我对不起您，您肯原谅我吗？”

“你不要胡思乱想啦！嗯，我想早点把事情办了，想在一个月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办了，行吗？”

多岐子觉得，自己前半生的一切，全都消失了。前半生的履历一笔勾销后，从牧野雄二郎的怀里，仿佛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女人。恋爱也是一种炼金术，至少在此刻，副岛多岐子是一个纯洁的处女。

“太高兴啦！”多岐子喃囔着，浑身再次颤抖起来，“您知道吧，我很任性呢！我会让您够受的，我想叫您吃点苦头哩。今天吃了晚

饭再走吧，我想弄点好吃的，就咱俩庆贺庆贺……然后您带我出去散步好吗？您曾说过跟我一起去爬山的，忘记啦？我想去爬山哟，明天就去吧！三天左右，住在温泉旅馆。太高兴啦！"

她的嘴巴在低声絮叨着，她的脑袋却什么都没有在考虑。在牧野的怀里，她象少女一般清新，她的絮语也象少女一般幼稚。女人通常是颇为现实的。她们就象一只镶有磁砖的水槽，经过一番洗涤，过去的污垢就荡然无存了。

事情已经谈妥，关系也已确立。对于多岐子来说至为重要的，乃是如此简单的一个口约。多岐子只相信他的话。因为相信，她决定将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他。对此，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没有怀疑，就表明她相信爱情。对于女人来说，爱情的保证无异于神明——不会哄人的神明。相信也许是女性的一种装饰品。如果没有信赖，她们就无法生活下去。多岐子的命运，就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决定了。这个决定是神圣的，是由超越一切理性的直感作出的。从今以后，她将怀着做妻子的心情而忘却自己的存在，她只想让牧野高兴。过了一会儿，多岐子去厨房关照女佣准备晚饭。多岐子离开后，牧野独自打开了留声机，然后往客厅的长椅上一躺，继续抽起烟斗来。他想象着近在眼前的幸福，同时体会着专心致志地等待幸福降临时的喜悦。

门铃响了，女佣跑了出去。回来时，她的脸上现出了困惑的神情。

"是大野木来了。"她似乎十分理解女主人的立场。

多岐子板起面孔，朝大门口走去。

"有客人吗？"大野木站在大门口，嘴上叼着一支烟。他上身穿一件羊毛衫，下身着一条西裤，手里拿着一朵红色的大波斯菊。

多岐子拖着双天蓝色的凉鞋，一声不吭地来到门外，同时抓住大野木的肩膀，把他也拉了出去，然后关上了门。她的耳畔响起了音乐声。

"今天不行哟！因为来了位重要的客人。"多岐子象呵叱孩子似地喝道。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在嘣嘣地直跳，嘴唇都快干裂了。

"你说的客人，就是牧野吧。"

"无论是谁，都跟你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你进出我家太随便了，我要讨厌的！"

大野木笑嘻嘻地凝望着多岐子的脸，仿佛要看破她的心底似的。

"我呀，快没有地方住了。矢吹说要将那幢房子卖掉，家里知道了我和你的事，看来也不会让我回去的。"大野木说道。

听了大野木的话，多岐子感到十分厌恶。他似乎想找个借口缠住我，我非得把他甩掉不可，这个令人讨厌、厚颜无耻、卤莽唐突的年轻人！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请你借一间屋子给我住哟！"

"我不跟你开玩笑，这幢房子已经卖给人家了，过几天连我也要搬到世田谷去啦！"

"那就让我住到你搬的那一天也好哇！"

由于悲哀和愤怒，多岐子的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然而，她怎么能当面告诉大野木，此刻牧野正待在客厅里呢？留声机在播放歌曲——"你呀，可知道，南国……"，门外刮着冷飕飕的秋风，傍晚的晴空蓝晶晶的。多岐子瞪着大野木镇定自若的脸，一时

说不出话来。

大野木似乎毫不理会多岐子那乱腾腾的心情，伸出左手抚摩着多岐子的肩头，说道：

“这件衣服，你穿着真是恰到好处哇！你的面颊被这种颜色一映衬，显得多么洁净，多么美丽呀！简直象用水浇淋过似的。”

多岐子推开了大野木搁在自己肩头的手，用完全不同于与牧野说话时的生硬口气说道：

“讨厌！你把我当什么啦？”

“我没有把你当什么呀！”

“你呀，真是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我不是告诉你啦，今天有客人，很忙。”

“知道了，我这就回去！”

“请回去吧。”

于是，大野木又凑近一步，低声说道：

“晚上十点左右，我还是从老地方……啊！”

多岐子象是当头挨了一棒似的，立时变得目瞪口呆。须臾，她木然地说道：

“我不要你来！”

“为什么？”

“我不要你来！”

“牧野今晚宿在这儿？”

多岐子用美丽的、灼灼闪亮的眼睛，狠狠地瞪着大野木的脸。

“他如果宿在这儿，那我就回避吧。”

多岐子举起右手，使劲儿揍了大野木一巴掌。大野木尽管挨了揍，但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微笑。

“我又没怎么喽，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多岐子把胸脯一挺，转身走了进去，随即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关上门后，她喘着粗气窥探了一下客厅里的动静，牧野似乎没有发现什么，留声机依然在高声歌唱着。门外传来了大野木离去的脚步声。多岐子感到手掌疼得火辣辣的。那个青年，无论如何非得甩掉不可！多岐子快要哭出来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已经近在眉睫，可是过去的一切却想将她拉回去。女人的幸福实在靠不住哇！一个小小的闪失，就会使巨大的幸福化为泡影。大野木扮演的，无疑是个破坏她幸福的角色。由于后悔，多岐子的胸口开始隐隐作痛。她在镜子中看到的丈夫的幻影，扰乱了她孤寂的心情，给她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女人的幸福实在靠不住哇！为了抓住这靠不住的幸福，她真想求神拜佛，希冀得到神明的保佑。

多岐子喘着粗气，慢慢地上了二楼，来到自己的卧室。然后对着镜子，花费很长的时间，将自己的容颜重新修饰了一番。修饰完毕后，她站起身来，轻轻地走出了房间。命运如果想故意捉弄自己的话，那就尽情地捉弄吧。大野木倘若要破坏自己的幸福，那就尽管破坏吧。牧野假使不喜欢自己，那就尽管不喜欢吧。多岐子对于自己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懦弱，感到很生气。为了追求幸福，自己又是悲伤，又是叹息，又是惊慌。如果没有幸福，那就生活在不幸中吧！幸福也好，不幸也好，算得了什么呢？反正自己有一份可供自己吃到老死的家产，管他呢！自己是个形影相吊的寡妇，如今正在人生的道路上彷徨。我只要在这彷徨之中，在这得过且过之中有个归宿就可以了。想到这里，多岐子的脸上现出了高傲和冷漠的神情。她走进客厅，发现牧野躺在客厅的长椅上睡着了，留声机上的唱片也已停止了转动。牧野无忧无虑的睡态，给多岐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野木双手插在裤袋里，象是被风吹着走似的，飘飘忽忽地从院子里来到了走廊上。屋里有个古董商，正在用包袱布包两三卷挂轴。此外，门框上还挂着四卷挂轴。加津子今天穿的是和服，手里正摆弄着一叠钞票。

“这两三年，干我们这一行的都吃了大亏。”古董商说道。此人五十上下，个子矮小，头顶心秃得精光，身上又乱又脏，就跟古董一个样。古董商里彪形大汉似乎很少见。看来，这是矮个儿的营生。

“什么道理呢？夫人，因为以前最吃香的，不管怎么说是军人。只要是军人的手迹，即使在乡下，大家也会争着购买的。可是战争一结束，那些东西简直成废纸啊！人心真是不可捉摸。东条大将的手迹，有个时期值两三千，可是如今只能当引火柴了。真好比是一场梦哪！”古董商笑着说，脸上是一副迷茫的神情。

加津子不无惋惜地点点头。自己珍藏多年的东乡平八郎和山本五十六的手迹，居然一钱不值了。不仅活着的退伍军人境遇可怜，而且死去的军神也已身价大跌。不知怎的，加津子似乎再次产生了人生如梦的感觉。

大野木坐在走廊上，他倾听着古董商的谈话，什么“人心不可捉摸”啦，什么“好比是一场梦”啦，看来确乎如此。舞会之夜多岐子梦幻般的娇媚，以及她在热海那几天的狂放，如今都变成了嫌怨。事到如今，也就不必惊叹了。人心要是可以捉摸的话，自己也就不至于被弄得神魂颠倒，而丢下大学的课程了。归根结蒂，这是双方一开始就心里明白的逢场作戏。贬值的不仅仅是军人的手迹，不仅仅是货币的价值，日本的一切，都已经贬值啦。

古董商准备回去了。加津子捏着钞票送他出来后，就在走

廊上站立了片刻。她穿着下摆很长的和服。由于和服遮掩了她的小腿，所以大野木觉得她穿和服的姿态也很美丽。

"叔叔呢？"大野木随口问了一句。

"去银行了……"加津子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去向，便又厉声说道，"丸山他们不肯搬出去，弄得你叔叔好苦哇！他决定以这幢房子为抵押，借钱去了。说实在的，你的朋友也真够瞧的！"

"隔壁的那位夫人才厉害呢！"大野木笑容可掬地说道。

"怎么啦？"加津子饶有兴趣地问道。

"她揍了我一记耳光。"

"啊，为的什么？"

"不，根本不为什么。只是今天她的情人来了，我去她那里，估计是妨碍她了吧。"

加津子哈哈大笑起来。大野木并不理会加津子的大笑，沿着走廊径直回走廊尽头那间六铺席大的偏屋去。狐狸的巢穴里到处是纸屑、栗子壳和杂志；坂本枕着卷起来的被窝，一个人正在睡觉。丸山出去上班了，好象尚未回来。

大野木也扑腾一声，在坂本的旁边躺下，然后点上一支烟，躺着抽了起来，他朝天花板喷吐着烟雾。这时，作战参谋坂本醒了过来。

"几点啦？"坂本问道。

"四点到四点半光景。"大野木答道。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坂本问道，听那声音仿佛还没有睡醒。

"哪儿都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哟！"大野木答道。

"不至于吧。象你这样，每天逛来荡去，耍弄耍弄寡妇，真是太有趣啦！"坂本数落起大野木来了，但脸上依旧是一副皮笑肉

不笑的神情。

“哪里的话。象你们这样，揪住人家退伍军人不放，欺负人家老实，那才有趣呢！”两个人开始相互攻讦起来。

“当然有趣罗！跟矢吹进行斗争，再有趣不过了，因为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激怒哩！他很可怜，不过这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过程嘛。”

“有这样的民主革命？”大野木吐出一口烟，问道。

“有哇！对于那些头脑封建的人，我们当然要进行批判喽！”坂本吼叫道。

“你们欺负矢吹是为的什么呢？说穿了，你们完全是恐怖分子，你们的行为是一种暴力行为。”

“我们并没有使用暴力呀！我们只与他进行过辩论。”

“你们是在投机取巧哟！你们以民主革命为幌子，通过欺负旧军人，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谋求自己的利益。战时，你们肯定是站在军部一边，鼓吹过消灭英美的。脑瓜子太灵活的家伙，我可瞧不起呢！”

“我头脑灵活？”坂本问道。

“当然灵活罗，灵活得很呢！从早到晚，净在考虑自己的事儿：怎样改善自己的境遇呀，怎样捞到好处呀，怎样出人头地呀，净在考虑这些事情。”

“那又怎么啦？”

“没怎么呀！”

“既然如此，那你噜苏什么呢？考虑自己的事情难道不可以吗？”

“我讨厌！”大野木掐灭烟头，说道，“我讨厌！总而言之，你们自私自利，斤斤计较。我奉劝你们：不要光为自己着想，考虑问

题不要老是以我为中心，而应该把自我放在一边，把利害得失放在一边！你们没有资格批评矢吹！”

“什么？什么？你怎么啦？你可说得有点离奇咧！”坂本坐将起来，笑得更起劲了。

大野木却恰恰相反，干脆闭上了眼睛，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他想睡个安生觉，一直睡到吃晚饭，把什么都忘记掉。眼睛睁着时，他想埋头于恋爱，埋头于斗争，或者埋头于工作而把自己忘掉。今晚是否要偷偷地摸上楼去呢？不管她一个人在也好，两个人在也好，反正唯有在偷偷地摸上楼去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才带劲呢！明天还是到以前在动员学生时被带去过的钢铁厂看看吧，到轧钢机、剪切机和起重机轰鸣的工厂去看看吧。当时在钢花飞溅的钢铁厂里汗流浃背地劳动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比什么都叫人感到亲切。至少在当时，自己的生命曾经炽热地燃烧过。大野木觉得，自己燃烧着的生命所发出的气息，真叫人不胜依恋。

十四

矢吹原准备把房子卖掉后，再向这个院子说声“再见”的，可是房子没有卖成，而院子里的秋色却越来越浓了。红蜻蜓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矢吹细心地读完报纸，开始换西服。犬饲家的烟囱冒着青烟，似乎正在烧早晨的洗澡水。随着那青烟，还飞出不少火星儿。夏末秋初的台风，转眼间就把青烟吹散了。矢吹在穿衬衫时望见了此番情景，感到很有可能发生火灾。

“那烟囱好危险哪！”矢吹朝着加津子说。

加津子对此并不在意。一旦决定从这儿搬走后，她就不再留恋了。看来，离别时倒还是女人更处之泰然。加津子认为，失火也好，不失火也好，关自己什么事呢？

“今天去哪儿？”加津子随便问了一句。

“去浜崎家，我跟他约好十一点碰头的。银行那边不行了。”

“不肯贷款给我们？”

“嗯……”矢吹没有说明原因，而加津子也没有打听。

“那么店铺也顶不成了？”

“我想再商量商量看。”

加津子觉得，接下去还得变卖些东西才行。由于衣服之类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把那只衣橱卖掉也无妨。衣橱是她当年的陪嫁。加津子喟然长叹了一声。随着这声长叹，二十年的夫妻生活又兜上了她的心头。

大野木今天穿着一套学生装来到走廊上。他象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似的，从容不迫地打了声招呼：

“我出去一下。”

“你不回乡下去？”矢吹问道。

“嘿，回去也无非是挨老爷子的一顿臭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呢？……”他说得似乎很有道理。

“嗯……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喔，我今天想到以前动员学生时干过活的川崎钢铁厂去。”

“去钢铁厂，是参观还是上班呢？”

“去看看情况。”大野木尽管年纪尚轻，可是说起话来倒是慢条斯理的。

他的心里似乎有自己的打算，矢吹没有再追问下去。当年在军队里，要是遇到回答问题含糊其词的青年军官，他会毫不留情

地究诘下去并且大加斥责，直到对方头冒冷汗为止。那时候，矢吹说的话有权威，年轻人只能低着头听他训斥。现在，同样的话已经无人要听了，他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所谓权威，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也许是指自信吧，也许是指社会地位、名誉和财产吧。如果确实是指的这些，那么权威之类就是愚蠢的，而信从权威的社会也是愚蠢的。不过，为了在这个愚蠢的社会上活动，管他愚蠢什么的，最好还是有点权威，就象下雨天出门最好有把伞一样。不过，矢吹要重新建立业已丧失的权威却并非易事。他掸掉帽子上的灰尘，朝大门口走去。加津子走过来送他。矢吹穿皮鞋时，蹲在他身后的加津子打了一个响亮的哈欠。看来，即便在自己的妻子面前，矢吹也已失去了权威。

矢吹拄着那根用惯了的手杖出了大门。夏末秋初的台风，刮得街上的尘土漫天飞扬。不知怎的，街上还弥漫着烟雾。矢吹心想，这烟雾也许来自犬饲家洗澡间的烟囱，可是看看风向，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大概什么地方在焚烧落叶吧。不过，那烟味儿不象焚烧落叶时那么好闻，而是焚烧废纸的气味。由于风很大，所以矢吹再次觉得很有可能要发生火灾。当他沿着树篱，拐弯来到副岛家时，他发现副岛家的院子里烟雾腾腾。从树篱的缝隙中，不时可以望见副岛家院子的一角。

多岐子下身穿一条藏青色的长裤，上身穿一件粉红色的毛衣，头上包一块黄色的围巾，风姿绰约地站在院子里。她手中不伦不类地拿着一根棍子，正在扒拉着火堆。火堆中，一本金丝刺绣的照相簿和两本皮面子的日记本，正在熊熊燃烧。除此之外，还有用绳子捆扎着的四五十封书信，渗透着头油的黑色绸睡帽，茶褐色的皮手套，樱花树皮做成的烟盒儿，她自己精心制作的天鹅绒肘垫，青森县弘前市一带生产的油漆筷子盒等等。她要把

这些散发着亡夫体臭的各种纪念品，在今天烧个精光。今天，是自己从七年的孤独中解放出来，从亡夫的幽灵中解放出来的日子。亡夫的西服、衬衫、皮鞋、生前心爱的烟斗、书架上的众多书籍、桌子和椅子、睡衣和安全剃刀等，她全都卖给了旧货商。现在，多岐子正在将自己从多年的寡妇境遇中解放出来，使自己重新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女性。正象退伍军人不想回顾过去一样，再婚的寡妇也不想回顾过去。过去的一切，在青烟中逐渐消失了。当这些东西化为灰烬时，多岐子准备以一颗纯洁的心来迎接牧野。在这颗纯洁的心中，根本没有大野木存在的余地。大野木算得了什么呢？最初，他是以云峰和向日葵为背景，出现在镜子中的虚象。而虚象现在仍然还是虚象。与大野木的短暂接触，只不过是在镜子中一掠而过的一片幻影。梦见幻影，谈不上罪孽深重吧。有罪的，也许是将她置于孤独和寂寥之中的亡夫。她用棍子一页页地翻动着照相簿。每翻到新的一页，就会有新的红通通的火焰爬进去。有一张两个人昔日的合影燃着了，两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幸福的微笑。多岐子想到了自己的年岁，想到了时光的流逝：二十五岁的自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多岐子感到很失望。婚后的经历，虽然可以付之一炬，但是要使自己从三十二岁回复到二十五岁，那是无能为力的。只要回复不到二十五岁，那么这段经历就绝对不可能消失。青烟将多岐子团团围住了：她往右，青烟也往右；她往左，青烟也往左。青烟始终跟随着多岐子，仿佛那是正在燃烧的照片中亡夫的终天之恨。烟柱升到院子上空后，就被夏末秋初的台风刮散了。

矢吹打树篱边走过时，回头朝自己家望了一眼。他发现自己家的黑屋顶，在烟雾中变成了灰白色。伯劳鸟在附近的松树枝丫上啼鸣。矢吹忍着右脚轻微的神经痛，拄着手杖朝平缓的

下坡路走去。今天必须恳切地向浜崎求求情，因为筹款之事已成泡影。

爬完涩谷的上坡路，矢吹又在瓦砾堆中走了三百多米，然后左弯右拐，凭着浜崎画给他的妙不可言的地图，终于找到了浜崎的家。浜崎家的白色木板围墙上，贴着药品广告和配给品的通知，还有钻得进野狗的窟窿。拉开滚轮已经失灵的板门，一米开外的地方还有一道玻璃门。矢吹拉了拉，发觉玻璃门是锁上的。他喊了几声，里面好象有人在。一会儿，里面的人悄没声息地把门打开了。矢吹一看，站在面前的原来是身穿藏青色裙裤，头扎毛巾的须美子。她似乎正在做清洁工作，两只手湿漉漉、红通通的。“哎哟！”须美子不胜惊讶地笑着说，“哥哥不在呀！”她那没有化过妆的脸，肌肤反而显得很娇嫩；她那一对大眼睛水汪汪的；她的整个脸上，透着纯正的血色。女人的生活，首先反映在这脸上。须美子的脸，完全是一张纯洁无瑕的少女的脸。

“啊，不在吗？”矢吹拄着手杖，不解地说，“我跟他约好十一点钟来找他的，他到哪里去啦？”

“这可不知道了。不过，既然跟您约好的，估计马上就会回来的，请您稍等一下好吗？”须美子的脸上，露出了劝诱似的微笑。接着，她便朝里屋跑去，看样子是去整理会客室的。

矢吹脱掉鞋，进了门。门口不铺地板的那一块地方，竖着两根钓竿，放着几双脏乎乎的木屐。矢吹穿过外屋，来到八铺席大的会客室。会客室的方桌上，放着两三本通俗杂志；壁龛上搁着一只衣箱，还上供似的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双簇新的皮鞋。整个会客室给人的印象与其说很凌乱，不如说不知道该怎么拾掇。墙上挂着两件浴衣，还贴着电影明星的照片。不过在隔壁房间里放着一台全新的缝纫机，走廊上摆着一张相当高级的藤椅。

一切都显得很不协调。

“弄得很脏，真丢人哪！”须美子涨红了脸，拿出一只坐垫儿。

“几点出去的？”矢吹就座时问道。

“嗯……”须美子欲言又止，随即下定决心似地说道，“他昨晚就没有回来。”

“喔……他经常不回来吗？”

“不，回来得很迟倒是有的，不过……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须美子忐忑不安地喃喃自语道。

宽约两米的小院子里，杂草开出了许多花朵。板墙上倚着不少邻近的顽童，正在那里大吵大嚷。机动三轮车突突突地驶过时，街上就会扬起漫天的尘土。那白蒙蒙的尘土还会从走廊飞到会客室里来。矢吹无可奈何，只能等待浜崎回来。他叼起一支烟，须美子以很不熟练的手势，给他点上了火。

“听浜崎说，你想留在东京干活……”矢吹露出了信任的微笑。

“是的……哥哥已经对叔叔讲啦？”须美子用右手捂着脸，说道。

“讲啦。他要我让你在那爿店里做我的帮手。”

“请原谅，我很任性呢！”说完，她吃吃地笑了起来。

须美子就象一条小鲫鱼，给人以清新、活泼的感觉。矢吹目不转睛地瞅着她。矢吹觉得，须美子的美丽是与众不同的。在一切都变得污秽不堪的日本，看来唯有少女们的美丽依然如故。

“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军人，所以对做买卖简直一窍不通。说实在的，我正在发愁呢！你如果肯做我的帮手，那真是太好啦。请你务必帮帮我的忙！”

“好的，那要谢谢您啦。”

“不过，我原打算把房子卖掉的，可是怎么也卖不出去。今天，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社会真复杂呀。”矢吹慨叹道。

“呀，连茶也没有给您沏……”须美子站起身来，立刻象孩子似的噔噔噔地跑到厨房去了。突然，厨房里传来了她的惊叫声：

“哟，回来啦，哥哥！哼，你在干什么呀？”矢吹没有听清浜崎的回答。

“嗯，干什么呀？矢吹叔叔来了。”须美子又说道。接着，她也压低了声音，矢吹因此就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了。

厨房里传来了舀水声。须美子在壁橱里乱翻乱找着什么。浜崎迟迟没有出来。矢吹又叼起一支烟。约莫过了十分钟，身材高大的浜崎才咯吱咯吱地踩着铺席，默默地走了出来。他头发蓬乱，脸色苍白，两只脚丫子湿漉漉的。接着，他端坐在下座，以极其沉着的口吻打招呼说：

“实在抱歉。”

“嗳，你不在我闯了进来，不太好吧。”

“不，没事儿。”浜崎低着头，始终显得很平静。他的左手腕上缠着白色的绷带。

“怎么，受伤啦？”

“嘿，遇到了一点麻烦……”

“听说你昨晚没有回来，你妹妹可担心呢。”

“哦……实际上，我是在跟朋友们一起打麻将，结果警察来了。夺路而逃时，我倒了霉。”浜崎懊丧地咬着下嘴唇。

“嗯……”矢吹默默地聆听着。要是在过去，他肯定会训斥他一顿的。可是，如今地位不同了。

“让您久等了，很对不起。”浜崎改变了话题。

“哎，其实呀，我昨天去了银行。可是你猜他们说什么来着？

他们说银行对贷款已经实行控制，对于个人所有的房屋之类，现在不再提供贷款了。不瞒你说，钱的方面我已无法可想。所以，从昨天晚上起，我就陷入了窘境。”

“是吗？”浜崎依然低着头，没有再吭声。

“我把能卖的东西陆陆续续都卖了出去……我想，若有可能，那爿店能否在继续归你所有的情况下，由我来经营呢？我就是来找你商量这件事的。你要是答应的话，那我今后就从营业额中提取一定的佣金，同时每个月给你寄钱去……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如意算盘有点儿出格……不过坦白说，现在我也拼命地在为怎样才能生存下去而操心哪！”

说完这些后，矢吹紧紧地闭上了嘴巴。看他那副样子，仿佛不管出了什么事，他也决心三缄其口似的。

须美子沏来了红茶。她离去后，浜崎依旧沉默不语。他两手支在膝盖上，纹丝不动地坐着，就象一块岩石似的。也许他还是想一下子得到二十二万元的资金吧，只因对方是昔日的舰长，所以好象不便直说。不过，矢吹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因为在自己的老部下浜崎上士面前，他不仅叹了苦经，甚至还提出了希望代营那爿店，从营业额中提取一定佣金的要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肯就不肯吧。世界上有一个不愿舍弃武士的不合时宜的自尊心，而宁可饿死街头的退伍军人也好嘛。事到如今，矢吹终于领悟到，要实践浜崎的忠告——“要降低身分时，就干脆降到社会的最底层”，是多么艰难呀。要降到社会的最底层并非易事。

“咳，作为我来说，除此之外就别无他法了。你如果不方便，那也就算啦。”矢吹无可奈何地说。听了矢吹的话，浜崎抬起了头。

“舰长……”浜崎说，“我打算尽早回乡下去，所以店就让给您去经营吧。”

“让给我经营？”

“是的。我认为，我给您佣金不好，您就按月给我钱，每个月给五千元就行了。这样，那爿店就立刻过户给您吧。”

“那太感谢啦！”矢吹惊叫了起来，“不过，这么着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什么影响。”

“那经营农业的资金呢？”

“资金又不需要一下子全凑齐罗。这么着，对我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妹妹怎么办呢？”

“喔，我无论如何想请她帮忙的。反正我家的房子卖不出去，令妹就住到我家去，由我们来照顾吧！”

“这样我就放心了。一切拜托您啦！”浜崎两手支地，向矢吹低头施礼。不知怎的，到头来反而出现了浜崎向矢吹致谢的场面。

矢吹的精神好不容易振作了起来，他向浜崎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怎样办理过户手续，从什么地方进货等等。浜崎还是跟刚才一样语言不多，他似乎正在考虑什么事情。打麻将赌钱败露后，他也许很害怕警察的深究吧。矢吹想起了自己遭到拦路抢劫的事儿。浜崎是不是那天晚上的强盗，现在尚未找到确实的证据，不过一看他那颗生在鼻子旁边的黑痣，矢吹总感到疑云难消。

须美子端来了午饭：家里现成的菜和白米饭。

“今天店里怎么样？”矢吹问须美子。

“钥匙在哥哥手里，所以无法开呀！”

“哦……从明天起，我也是商人了，各方面得请你多多指教咧！”矢吹笑着说。

终于成为商人了。今后的事情虽然尚难逆料，但不拘怎样，既然决定了，谈妥了，不知怎的，心里也就豁然开朗起来。丢弃了耻辱和体面，与市井之辈同流合污的话，对于社会的束缚反倒可以不必有所顾忌。湿褂子还怕雨淋吗？矢吹很想立刻置身于社会的浊流中，倒卖配给品和统制品，进行黑市交易。如今沦为商人后，矢吹反倒觉得自己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希望之路。

不管怎么说，生活似乎因此而有了着落。矢吹心情舒畅地沿着涩谷的坡道往下走，他已许久没有这种心情了。在秋日午后美丽的晴空上，飘浮着朵朵白云。自己虽然被宣布开除公职，可是只要生活有了着落，也就大可不必对世人退避三舍了。当一个商场里的商人挺好。商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嘛！加津子也肯定会高兴的。一家人还是象过去一样，住在那幢房子里，从表面看，生活依然如故，丝毫没有降格。如果不降到社会的最底层也能生活下去的话，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矢吹叼着一支烟，慢慢地朝车站方向走去。白色的烟雾随风越过他的肩头后，便在他的身后飘散开去。他走起路来腰板挺直，双膝微屈，而且向两边分开。这种走路姿势，是长年的舰上生活形成的。日本已经连一艘军舰也没有了。矢吹虽然开始了陆上生活，可是唯有他这种走路的姿势，已经无法矫正。居然连走路的姿势，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经历。矢吹象是走在驱逐舰倾斜的甲板上似的，沿着涩谷的大街来到了车站。

郊区电车挤满了放学回家的学生，闹哄哄的。矢吹在车上被学生们推来搡去，终于到了站。从明天起，每天早晨就得乘这

路车到店里去。到店里去怎么可以穿西服，系领带呢？每种行当有每种行当的服装嘛。戴上便帽，穿上工作服，拎个包袱——首先衣着打扮就应该象个商人。衣着打扮一变，心情也会跟着发生变化的。而心情一变，估计精神就会变得愉快起来。

矢吹慢慢地走在一条平缓的上坡路上，这条路是他经常走的。右脚一阵阵的神经痛，一直扩散到了腰部。不管怎么说，自己的安身之计已经确定，今晚就喝上一杯吧。从明天起，自己就是商人了，自己也可以祝贺自己的新生吧。坡道上淌着水，那水是从坡顶淌下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水呀？矢吹感到很纳罕。他沿着树篱走着，不时跨过濡湿的地方。什么地方好象在焚烧枯枝落叶。今天早晨，副岛家的未亡人倒是烧过东西的。她家的那堆火，根本不可能一直烧到现在。淡淡的白烟笼罩着副岛家，有一部分还飘散到了街上。矢吹走到近处一看，发觉有两三个人站在那里观望着烟雾，其中一个似乎是犬饲夫人。哎呀，莫非失火啦！矢吹暗自思忖。坡道上流淌着的那么多的水，肯定是消防水泵喷射出来的。汽车轮胎的印子，拖曳胶皮水管时在地上留下的道道痕迹，踩得乱七八糟的泥巴，带着异臭的烟雾，啊，发生过火灾啦！失火的也许是副岛家，我当时就认为那堆火很危险。火灾估计是那堆火引起的。矢吹加快脚步，朝副岛家走去。他想象着副岛家的房屋烧塌后的情景，想象着未亡人痛哭流涕的模样。这是上苍的惩罚，上苍不肯饶恕她哟！……可是，副岛家二楼的屋顶，依然耸立在灌木丛中，并没有倾圮。滚滚的烟雾，是从她家的后面升腾起来的。在那烟雾不断升腾起来的地方，理应耸立着自己家的屋顶哪。可是，矢吹没有看到自己家的屋顶，那屋顶已经不翼而飞了。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咯噔一声仿佛停止了跳动。

“哎哟，您回来啦！”犬饲夫人发现了矢吹，高声地喊道。

与她比肩而立的，是大野木。矢吹闷不吱声地在他俩的旁边站了下来，神情是不折不扣的目瞪口呆。他右手拄着手杖，面孔朝着正前方。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在看，什么也没有在想，他似乎已经丧失了知觉。犬饲夫人对他说的“真倒霉……”、“不过幸好没有人受伤……”之类的话，他连答应也不答应一声，而只是呆愣愣地望着带有臭味儿的浓烟从余烬中不断升起。什么都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剩下。烧得又黑又细的柱子横七竖八地倒在那里，地上矗立着煤气管，空中垂挂着电线，陶瓷器皿成了碎片，玻璃熔化后淌了下来，墙壁还原成了泥土，色彩鲜艳的被子在断壁颓垣下冒着青烟。迄今尚未见到过的四四方方的地基，如今整个儿映入了矢吹的眼帘。丝柏的树篱豁了口子，松树有一半被烧得乌焦，大波斯菊和深红色的鸡冠花倒伏在地上，归丸山他们种的那块地覆盖着一堆瓦砾。一切都完了，任你怎么张望也无济于事。唯有客厅壁炉上的那根五米来高、被大火烧得红不棱登的砖砌烟囱，还孤零零地耸立着，与马路对面战争废墟上的那个烟囱正好配成了对。这里的战败纪念碑，可以说就此落成了。

矢吹逐渐恢复了平静。一切都已丧失，一切都已化为乌有。他对于失去的房屋和家财倒并不怎么痛惜，他只是感到非常孤独，这种孤独感使他的心口都疼了起来。自己为何如此倒霉呀？矢吹觉得，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厄运好象老是不肯放过自己似的。对于这种残酷的命运，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无法忍受。从明天起，自己就将是一个市场里的商人。这一回，真的非成为商人不可了。落到这种地步，哪里还顾得上羞耻和体面呢？今后要生活下去，就得专心致志、竭尽全力地做买卖和向浜崎上士低首

下心。夏末秋初的台风，吹散了白色的烟雾。这风吹在身上，已经有了几分凉意。矢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秋风萧瑟”的感觉。如今，他已经落到了必须干活，不干活就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

“怎么会起火的呢？”矢吹转过身来，轻声问大野木。

“其实，失火时我也不在，因为我今天去了钢铁厂，才回来。听说是我们住的那一间起的火。”

“嗯，是这样的。”犬饲夫人说道，“他们住的那一间最先起火，接着火苗儿沿着屋顶蔓延到了二楼。”

“好象是丸山和坂本忘了关电炉。”大野木将信将疑地说。

狐狸们干的好事！阻挠出售这幢房子的，也是他们。光阻挠出售房子，他们心犹未甘，结果就把房子给烧毁了。这下子，问题解决了，统统解决了，无论是借宿问题也好，厨房使用权问题也好，土地使用权问题也好，搬家问题也好，统统解决了。与狐狸们的关系，从此也可以一刀两断了。这种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是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对方是这种货色，根本别指望他们会赔偿损失。

“丸山他们现在怎么啦？”矢吹问道。

“两人方才上警察署去了，婶婶正在犬饲先生的家里休息。”

“真是太麻烦你们啦。”矢吹摘下了帽子。

“不，哪里的话。”犬饲夫人开了腔，她的牙齿不时闪烁着金光，“由于太突如其来，再加上刮着大风，所以火势蔓延得很快。我丈夫恰巧在家，他慌不迭地给消防队打了电话。咳，一个人倒霉的时候，是没有法子可想的喽！对方回答说，一两分钟前，有个地方也着了火，附近的消防车全出去啦！”她不再字斟句酌。

“所以，等到消防车赶到时，二楼已全部烧着，连救都没法救啦。偏不凑巧，住在府上的几个学生都不在。听说尊夫人正在

踩缝纫机。当时，只听她大声喊道：'失火啦！失火啦！'我们都呆掉了。不过我们帮她拿出了点五斗橱里的东西和壁橱里的衣服，还抢出了三条盖被和三条垫被。来，请到我家去休息一会儿，尊夫人正等着您呢！"

犬饲夫人扭动着肥硕的腰肢，在矢吹的前头小跑着进了自己家的大门。

犬饲出去办事了。加津子在后边的一间六铺席大的屋子里铺了条垫被，正躺着休息。一见到矢吹，加津子立刻坐了起来。她脸色苍白，表情木然，精神委顿，一下子衰老了许多，简直叫人无法想象，在短短的五个小时里，她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她的脸绷得紧紧的，就象是一只泥土做的面具。

"怎么办呢？"加津子咕哝道。

"嗯……"

"什么都没有啦！"

"嗯……"

"完蛋喽！"

矢吹觉得，女人是很幸福的。她们只要哀叹一声"完蛋喽！"，咕哝一句"怎么办呢？"就没事啦。而男人却不能说"完蛋喽！"，他们最多只能嗯上一声。在这一声"嗯"的里面，既有筹划，也有苦恼，还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呢！加津子一味地扼腕叹息着，可是她以前不是说过：男女同权嘛，我当然可以做件晚礼服去参加舞会喽。义务和责任承担得多的人，行使的权利理应也多。房子已化为灰烬，栖身之处已不复存在。矢吹决定住到店里去。加津子也许打算回娘家去。不知怎的，矢吹有点怒气攻心。他不想跟妻子和衷共济，也不想去抚慰她那颗失望的心。

少顷，矢吹又拄着手杖出去了，他是上警察署去的。警察署

为漆成茶褐色的木结构建筑，下了班的年轻巡警，正络绎不绝地从大门口出来。矢吹推开玻璃门进去一看，发现靠里边的那个值班警官的办公桌前，并排坐着两个人。他踩着满是尘土的地板走上前去。

“我叫矢吹。”矢吹谦恭地摘下了帽子，为自己家的失慎赔了不是。

警官似乎知道矢吹以前的职位，亲自为他端来了椅子，并且彬彬有礼地向他打了招呼。矢吹在警官端来的椅子里坐下后，这才去瞅两个青年的脸。

“实在对不起。”丸山坐在椅子上高声说道，“我们记得电炉确实是关掉的！不过，我们住的那间偏屋最先起火，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在思量，会不会是走电了呢？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灰烬，已经找不到证据了，因此任凭怎么思量，也无从知道喽！”

矢吹感到，自己的脸腾地涨红了。可是他没有吭声，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坂本照例与丸山相距一尺左右，脸上依然挂着若无其事的微笑。

“找不到证据，是否就可以说没有责任了呢？”矢吹镇定地说。

丸山缄口不语。警官似乎想改变话题，问道：

“参加火灾保险了吗？”

“参加了。去年年底到期时，我将房屋和家财各保了十万元。”

“哦。”警官狐疑地用锐利的目光将矢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接受一通盘问后，矢吹被打发回家了。丸山和坂本因为调查尚未结束，被留了下来，看样子今天晚上未必能回家。

犬饲已经回到家中。加津子和女儿将抢出来的衣服一件件地摊在里面那间六铺席大的屋子里，沮丧地呆望着。冬天即将来临，天气就要转冷，现在应该考虑一下过冬的衣服才是。女儿的冬衣已经没有了，矢吹的大衣也已经烧坏了。在抢出来的衣服中，居然毫无用处地混着加津子的那件华丽的晚礼服。那次的舞会，成了加津子的最后一次铺张浪费。

女佣把包括大野木在内的四个遭了火灾而无家可归的人，请到了吃饭间。饭桌上摆着鸡素烧，犬饲还在铁壶里烫上了酒。

"来，来，请坐。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哇！嘿，我用这个来给你们压压惊。哈哈哈！"犬饲笑得有点过了头。他给矢吹斟上了一杯酒，然后挽起夹袄袖子，露出了胖鼓鼓的手臂。接着，他就满口脏话地训了妻子几句，命令她快拿下酒菜来。

"我说呀，现在这种时世，要干点什么可不容易啊！在找到落脚点之前，你们暂时就住在我这儿吧！一个星期、十天都行，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我想送点慰问品给你们，请莫见笑，哈哈哈！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慰问品，而是一些目前你们所需要的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只能暂时派派用场。方才回来时，我已经在车站前面的那家铺子里定了货，估计等会儿就会送来的，请夫人用用看……今晚，嘿，也没有什么菜，请慢慢吃吧！"

人品欠佳，正在搞肥料的黑市买卖，在通货膨胀中暴发起来的犬饲，居然以宽阔的胸襟和温和的态度，频频地往矢吹的杯子中斟酒，并给矢吹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于世人的冷遇已经习以为常的矢吹，望着映现在酒杯中的自己的脸庞，不禁热泪盈眶。他是多么渴望得到人们的温情哪！这个黑市商人的亲切，似乎与酒一起，沁入了矢吹的肺腑。

副岛未亡人只让其女佣送来了五百元钱的慰问金。

十五

当夜，矢吹一家四口在六铺席大的房间里铺上了被窝，睡了下来。矢吹在被窝里沉着地对加津子说：

"我明天就住到浜崎的家里去，因为太麻烦犬饲也不好哇……浜崎说过要尽早回乡下去，我决定去打打交道，争取把他住的房子借下来，然后就来接你们。四五天工夫估计就会有眉目了。"

"这四五天，我就带着直江回娘家去歇息吧，因为呆在这儿会给犬饲先生添麻烦的。"

"嗯，这也好。还有，大野木，趁此机会你回一次家好吗？"

"喔，我没有关系。"大野木在黑暗中答道。

"你说的没有关系……"

"我去工厂。"

"钢铁厂？"

"是的。我想，他们多半会让我住在工厂的宿舍里的。"

"那么去工厂干活的事儿已经定啦？"

"今天还没有跟厂里最后敲定，不过问题不大。"

"哦……你到厂里去干什么呀？"

"操纵剪切机，专门剪切灼热的钢板。这工作我在战时干过，已经是个熟练工了。"大野木意兴索然地说道。

矢吹沉默了片刻，问道：

"不想继续上学啦？"

"学校不行。"大野木厌恶地说，"学校算得了啥？跳舞没意思，闲荡也腻得慌，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近来就连思考思考

各种问题，我也觉得无聊得要命。要是去钢铁厂，情况就大不一样啦。当你置身于灼热、钢花、沉重的钢铁和响声的包围之中，大汗淋漓地干活时，你就会忘记一切的。我就是希望脑子里啥都不想地干干活。在剪切纸板似的喀嚓喀嚓地剪切那灼热的钢板的过程中，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似乎有了活路。我并非为了谁或者为了什么而去干活，我只是象机械似地干活，仅此而已。”

大野木的话语里，充满了一种虚无的悲哀。矢吹默默地聆听着。迄今，他俩由于年龄上的巨大差异，几乎没有在哪件事情上产生过共鸣。可是现在，大野木的话语，居然不可思议地打动了矢吹的心。忘记一切地干吧！只要干，就能忘记这痛苦。在商场锱铢必较的买卖中，忘记自己，忘记一切，专心致志地干吧！做买卖本身，看来没有任何意义，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干活，从中不就能产生新的希望吗？反正得活下去嘛！干活、生活，干活、生活。不知怎的，矢吹有点黯然神伤。他觉得，自己终于沉沦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我也要干活！”矢吹憋着嗓子平静地说道。

矢吹的话音刚落，加津子就立刻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仿佛她就等着矢吹的这句话似的。

第二天早晨一大早，从警察署里来了个便衣警察，叫加津子立刻去一趟。矢吹站在大门口，问道：

“这是为什么呀？”

便衣警察回答说，这是因为加津子有纵火嫌疑，所以也要进行调查。

“胡说！简直岂有此理！”矢吹有点怒形于色。

可是警方也并非在捕风捉影。通过对两个青年的调查，他

们了解到：矢吹原想把房子卖掉的，可是未能卖成，致使经商的资本发生了困难；他又打算以房子作抵押借一笔款子的，但这方面也不太顺利；矢吹一家人就靠变卖家财维持生活；起火时，家里只有加津子一个人。综观上述诸点，警方认为：加津子也许多少有点歇斯底里，为了得到二十万元的保险金充作经商的资本，她自暴自弃地放了一把火。要怀疑的话，加津子确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另外，丸山和坂本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甚至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

加津子听完传自己去警察署的理由后，凝视了一会儿丈夫的脸。突然，泪珠儿扑簌簌地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很快就让回来吗？”

“嫌疑排除后，估计就让回来吧。”矢吹别过头，答道。

“好吧，我去一下。”加津子的态度，变得出乎意料的镇定。她换了件衣服，就朝大门口走去。

便衣警察年纪尚轻，对于押送妇女似乎感到很难为情。他把帽子往后脑勺上一戴，就一声不吭地抢先走出了大门。

“叔叔，我也去好吗？”大野木问道。

“不，你不必去。”矢吹对妻子好象颇为信赖。

不过，纵火的嫌疑不排除，就不可能领到保险金。领不到保险金，就无法购买眼前必需的食品和衣服等。此外，还得雇人清理一下火场呢。

不拘怎样，矢吹决定就浜崎的房子去打打交道看。他伛偻着身子，沿着一条长长的平缓的坡道往下走去，一边不断捶敲着因疲劳而隐隐作痛的腰部。

大野木只剩下了那套昨天穿在身上的学生装。工作问题解

决得顺利的话，他打算今天就住到工厂的宿舍里去。可是，他连应该带去的洗脸用品也没有。大野木空着双手来到大门口，无所事事地往火场边一站。火场也是十分有趣的。你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就能想象出火焰在活动时的种种姿态。梧桐木做的衣橱只烧坏了一半，但已经散了架，那是因为二楼比底楼先着火，后来又塌了下来的缘故。衣橱中的衣服，都成了四周已经烧焦，唯有中间湿淋淋的围裙大小的布片儿。书架上的书本，只烧着了书脊，结果都一页页地散了开来。收音机的木壳已化为灰烬，剩下的是排列得很整齐的零部件。几缕淡淡的带臭味的青烟，正在袅袅上升，要是走近一点，还能感觉到热气呢。

业已变得一览无余的副岛家的大门开启着。透过树篱的孔隙，可以望见里面有人影在晃动，同时还能听到说话声。大野木站在火场上，双手插在裤袋里，默默地眺望着。

不一会儿，从大门里走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牧野。此刻是上午九点刚敲过。大野木暗自思忖：牧野在这种时候从副岛家出来，看来他昨晚多半没有回去吧。他抬头望了望二楼，只见二楼卧室的窗户洞开着，白色的网眼窗帘绞成了麻花似的，任凭秋风长驱直入。大野木觉得，多岐子的叹息，多岐子的媚态，以及她那令人屏息凝气、神魂颠倒的粉红色肉体，依然历历在目，仿佛还能感觉到体温似的。尽管历历在目，但是这毕竟已成了遥远的过去。这个在抵达热海的当天晚上，在旅馆中哭着要寻短见的女人，恐怕已把什么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吧。一切都是虚假的。以前，大野木曾经认为，女人唯有肉体才是真实的，可是现在他觉得，连她们的肉体似乎也不是真实的。大野木伫立在火场的灰烬中，默默地观望着。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因此多岐子甜润悦耳的说话声，他听得很真切。

"那么，我们不在时，你要多加小心哪！一旦发生火灾什么的，就麻烦啦！我们大概四天左右就回来。另外，孩子的食品你得留点神……"

她似乎要出去旅行，声音里充满了幸福和激情。女人的幸福比比皆是，只要自己肯拣，无论哪条马路旁边都能拣到；只要自己肯丢弃自尊心，幸福马上就能到手。多岐子不顾一切地抓住了近在咫尺的幸福，陶醉在眼前的喜悦之中。望着多岐子的身影，大野木不意产生了一种灰不溜丢、虚无缥缈的感觉。

穿着硬底皮鞋的多岐子，笃笃笃地从涂着白色油漆的大门里走了出来，跟在她后面出来的是牧野，两人都背着背包。多岐子头上戴着一顶鲜艳的蓝色贝雷帽，上身穿一件天蓝条子的羊毛衫，下身穿一条瘦裤管的长裤，模样儿颇为干净利落。她微微前倾着身子，手里拄着一根细细的拐杖。也许由于服装的关系，她显得非常年轻。牧野下身穿着一条肥大的短裤，头上戴着顶便帽，看上去完全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绅士。

两人似乎打算一起去爬山，到山里去游憩四天。秋天的山里估计有板栗，有红叶，说不定还有灿烂的阳光、冰凉的山涧和酸溜溜的山葡萄。此外，树林中被太阳晒干的落叶上，想必还有一张张软和的褥子；在那土里土气的山区温泉旅馆里，兴许还有浊酒、盐烤鲑鱼和山岚叩窗的情趣吧。而且从山里回来后，他俩肯定将举行婚礼。届时，二楼的那间卧室就会点上光线柔和的新灯；入夜，窗口里就会悠然飘出烟斗丝的芳香。在这片废墟上，光秃秃地耸立着两根烟囱。战争失败了，国家成了焦土，可是人类的爱情并没有消亡。诗人勃朗宁① 曾经讴歌躲在古罗马

① 勃朗宁(1812—1889)，英国诗人，他的作品着重心理分析，创造了"戏剧独白"的诗歌形式。

废墟里幽会的一对恋人儿说："爱情是至高无上的。"而如今，大野木站在矢吹家的废墟上，望着手拄拐杖渐渐远去的牧野和寡妇多岐子的背影时，不知怎的，心里也充满了一种美的感觉。他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嫉妒，甚至连羡慕的心情也没有。他只是觉得自己仿佛在电影中看外国人恋爱似的，并没有切身之感。他目送着他俩远去时，心里唯有美的感觉。等到牧野和多岐子的身影完全消失后，大野木双手插在裤袋里，开始不慌不忙地迈起步来。他准备到工厂去。他想当一名钢铁厂的工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中去。他既没有感叹，也没有悲哀。只要劳动，就能生活下去吧。在冷遇和空虚中，大野木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

矢吹来到涩谷商场的浜崎电器商店一看，发现只有须美子一个人守在店堂里，听说她哥哥今天在家里做回乡的准备。矢吹无心歇息，便立刻朝浜崎家走去。

推门一看，浜崎家客厅里乱糟糟的，浜崎正在往柳条箱里装衣服。一见到浜崎，矢吹立刻颓丧地朝门槛上一坐，就没有再动弹。

"舰长，出什么事情啦？"浜崎担心地问道。

"不，没什么。咳！"矢吹叹了口气，说道，"对不起，给一杯水喝。"

接着，矢吹断断续续地把昨天家中失火的事儿和今天早晨妻子被警察带走的事儿告诉了浜崎，并且希望浜崎务必在房东面前求求情，请房东将这幢房子借给自己。

浜崎应承了下来。他告诉矢吹，房子问题不必担心，即使今天搬过来住也无妨。

“我明天早晨先坐火车回去一趟，四五天后再回来处理一下。反正我打算尽早搬到乡下去住。”浜崎一边思索着一边说。

房子问题总算解决了，工作也有了着落，接下去只要干就行罗。矢吹很想在干活的过程中，把所有的一切统统忘记。

“领到火灾保险金后，我想先给你十万元。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没有啦，所以今后还是想按月寄给你五千元钱。”矢吹说道。两人谈妥后，浜崎叼起一支烟，继续整理起东西来。他从壁橱中抽出一条上面印有铁锚的海军毛毯，递给了矢吹：

“这是我复员时领的，舰长留着用吧，我不带走了。”

“啊，谢谢。这真令人怀念哪！”矢吹笑眯眯地抚摩着毛毯。

临近中午时，大门口传来了有人开启格子门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了脚步声。浜崎手里拿着细麻绳，侧耳倾听着。

“来客人了吧。”矢吹转过身来，说道。浜崎则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嘴唇微启着，眼睛直直地凝视着一个地方。

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了有人踩垫脚板的声音。与此同时，矢吹坐着的走廊外面那狭小的院子里，也传来了践踏杂草的脚步声。突然，一个身穿制服、右手拿着手枪的警察出现了。

“不许动！动一动就开枪啦！不许动！”警察使劲地喊道。他那被帽带勒得紧紧的面颊，因此而显得更鼓了。这位年可三十的警察，有着一张胡子拉碴的圆脸和一双目光灼灼有神的眼睛。

这时，打大门口进来的便衣警察，也穿着鞋闯到了隔壁房间，然后拉开纸隔扇，伸出了一支手枪。而从厨房间进来的那个细高挑儿、身穿制服的警察，则躲在里间的一只小柜子后面，只露出了眼睛和枪口，向这边瞄准着。三把手枪的枪口，杀气腾腾地

朝浜崎和矢吹紧逼过来。矢吹惊恐地把头转向浜崎，只见浜崎依然是方才那副神态，苍白的额头上沁出了一颗颗晶莹的汗珠子。接着，他慢慢地跪了下来，两手支在铺席上，低下了头。便衣警察朝他猛扑了上去。与此同时，从院子里绕过来的警察，一把揪住了矢吹瘦弱的肩膀。

警察不容分说地将矢吹按倒在地，把他的双手扭到后面，用手铐铐了起来。手铐上的紧固装置，紧紧地扣住了矢吹细瘦的手腕，把他的腕骨扣得生疼。矢吹在军事学校里学过柔道，具有二段的水平，可是他不想反抗。他认为差错是难免的，要弄清真相，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警察用膝盖压住矢吹的脊梁，矢吹鬓发花白的脸都碰到走廊地板了。他睁开眼睛一看，木板围墙似乎横了过来；晴朗的、蔚蓝色的秋空上，白云亮得耀眼。警察仿佛大功告成似的舒了口气，将他拖了起来。

矢吹站直身子一看，两个警察正按住浜崎，在用绳索捆绑着。浜崎双目紧闭，躺倒在地上，恰似一个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情躺在手术台上听凭大夫剖开自己腹腔的病人，具有一种超尘脱凡的崇高气魄，给人以无比顺从、无比镇定和无比凄惨的感觉。矢吹还发现，在浜崎这纹丝不动的肉体中，生命正在进行痛苦的挣扎。浜崎的那张马脸变得煞白，没有一点儿血色，而鼻子旁边的那颗大黑痣就更为显眼了。这时，矢吹觉得，自己借着雷电的闪光瞥见的那个人，就是眼前的浜崎。与他一起吃鸡素烧的那天晚上，他拿着的那只摩洛哥钱包，也肯定是自己的。矢吹感慨系之地望着浜崎的脸。以前在巡洋舰上服役时，他是二号舰载机的驾驶员。每天早晨，他都要被弹射器弹射到空中，去担负舰队的掩护和警备任务。那时，他是个英姿飒爽的青年。现在，他正被警察的膝盖抵着，躺倒在地上，还戴上了手铐。这也是国家

的倒运造成的军人的悲剧吧。

突然，浜崎睁开了窟窿似的又黑又大的眼睛。他回头一看见矢吹的模样，立刻惊叫起来：

“啊，他是冤枉的！”说到这里，他站了起来，“他根本不是，他是今天偶然来我这儿的客人。简直岂有此理！他是海军上校，第七巡洋舰队的矢吹上校，是我的舰长。请你们别这样，我求求你们！”

三个警察把矢吹仔细打量了一番，感到有点奇怪。

“你是矢吹上校吗？”胖乎乎的便衣警察问道，他急促的呼吸还没有平缓下来。

“是的，两三年以前是。”矢吹微笑着说道，“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便衣警察略微考虑了一下，便斩钉截铁地说：

“也许是冤枉，反正跟我们跑一趟吧！”

一个警察将浜崎家的门统统关了起来，便衣警察则开始在壁橱里乱翻乱搅，以寻找物证。等在外面的两个警察走了进来。警察署的卡车已经驶到了大门口。

由于双手无法动弹，矢吹让警察给自己穿上了皮鞋。一个警察把矢吹的帽子往他的头上一扣，然后在帽顶上啪地拍了一巴掌。门外聚集着许多附近的妇女和儿童，都怯生生地低着头，偷眼睨视着他俩。三个警察抓肩顶腰，合力把矢吹拖上了卡车。从附近一家正在做午饭的人家那儿，飘来了咸鲑鱼的气味。

警察全都上车后，卡车就开动了。矢吹和浜崎面对面地坐在满是尘土的车斗里。从卡车上望出去，在两旁一掠而过的屋顶变矮了，不断向后移去的电线杆似乎就在头顶上。天空寥廓而湛蓝，强烈的阳光炙烤着颈项。矢吹随卡车摇晃着身子，脸上

是一副听之任之的神情。昨天发生了火灾，房屋、家财尽皆化为灰烬；今天早晨，妻子因纵火嫌疑被警察带走了；而今，自己又受到强盗的牵连，正在被带往警察署。这些苦头真是吃得没有名堂。卡车沿着青山大道一直往下行驶到赤坂城门，便再次朝上往三宅坂方向驶去。这时，迄今一直沉默不语的浜崎，突然抬起头，用红通通的、噙着泪花的眼睛瞅着矢吹。他的面孔已经变了形，嘴唇在不住地打颤。

"舰长，我没脸见人了。"

矢吹默默地点点头。他觉得这个高身量、宽肩膀的青年十分可怜。这个亲切、大方、富于同情心的青年之所以会去当强盗，莫非有什么特殊原因吧。看来这不是单纯的贪欲，而是逆反心理、虚无主义或自暴自弃在作祟。他急着要回乡下去，也许是意识到了身边的危险，想逃之夭夭。他说前天晚上打麻将赌钱时，险些被逮住，说不定他是在拦路抢劫时险些被逮住吧。出盘涩谷商场的那爿商店，未始不能认为也是出逃的一项准备。矢吹不想把雷雨之夜自己遭到抢劫的事儿报告警察。只要自己守口如瓶，那就谁也不可能知道，甚至包括自己的妻子在内。这个罪行肯定可以隐瞒下来的。对于矢吹来说，浜崎不啻再生父母，他想报答浜崎的恩情。

卡车沿着碧波荡漾的护城河的右岸飞驶而下，拐了个大弯，便在岸边柳树的枝条中穿行着，来到了灰褐色的警视厅门前。此刻，恰巧是警视厅的午饭时间。两人在警察的看管下，上了几级昏暗而阴凉的石阶，被带到了审讯室。矢吹一看，浜崎的弟弟已经在里面了。两人进去后，浜崎的弟弟不声不响地回过头来，眼睛中闪射着愤怒的光芒，但随即又神秘地笑了一笑。

"喂，你哥哥来了。还有一个家伙估计马上也会来的。到时

候，你们的人马就齐啦！”坐在桌子前抽香烟的便衣警察讥讽道。接着，他又回过头来问道：

“这个老头儿是干什么的？”

“不审问一下怎么知道呢？他在这个家伙的家里。”看管他俩的警察心不在焉地答道，然后又喃喃自语道：

“这些家伙也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审讯室呈狭长形，天棚很高，独一无二的窗户上钉着铁丝网。从窗户中照射进来的昏暗的光线，还没有到达门边就已经大为减弱，因此脚底下就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来到审讯室后，矢吹居然怀疑起自己来了：莫非自己果真有什么罪行吧。审讯室里弥漫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会使人丧失自信心的、疫病似的气氛。矢吹觉得，自己的心莫明其妙地充满了恐怖，而且紧缩了。要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那是相当困难的。“没事儿！没事儿！”矢吹尽管这么思忖着，但心里很不是滋味。

“能不能把手铐给取下？”矢吹平静地笑着说。

警察叼着香烟回过头来：

“不能取下哟！”

“手腕疼得要命……”

“那对不起啦！”对方露出了不易觉察的微笑。

“我绝对不会逃跑的。”矢吹摇了摇头。

“唔，很好。”对方点点头。

“对于我，你们又没有什么逮捕令喽。其实，你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把我带到这儿来的。”

“这可不关我的事。”

“那关谁的事呢？”

“嘿，你莫急嘛，吃饭时会给你取下手铐的！”对方把头别开

了。接着，他边敲烟管边说："站着很累吧，你坐下好啦。"

矢吹慢慢地坐了下来。椅子的弹簧已经失灵，而且腿也歪了，因此一坐上去就直摇晃。这时，浜崎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矢吹的面前。

"舰长，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

浜崎大声说完后，便耸动着肩膀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喉咙哽住了，唯有他的胸部在不断地起伏着。

"浜崎！"矢吹大喝一声。这是他当舰长时训斥部下的声音，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从他的嘴巴里冒出来了。被矢吹一叫，浜崎上士"啊"的一声直起了身子，一动不动地继续跪在矢吹的面前，但他没有敢抬起头来。

"你弄得我好狼狈呀！"矢吹恢复了平素的口吻，"不过，什么都不要说啦！你即使不说，我也明白。争取早日洗刷掉自己的罪行……出来吧。在这段时间里，估计我也会重新振作起来的。你的美意我要永远铭记在心头，决不忘记！"

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场面啊！年老的平心静气地叮嘱着，年轻的披头散发地俯伏在地上呜咽着，两人都戴着手铐。年轻的具体在说些什么，虽然听不真切，但看得出来，他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地赔不是。浜崎的弟弟冷冷地觑着哥哥那张皇失措的模样，便衣警察则用两手支着腮帮子观望着。

少顷，浜崎再次直起了身子，用肩膀拭了拭面颊上的污秽，坚定地说：

"那片店请舰长随意经营吧，我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另外，我的妹妹就托付给您了。她的脾气可好呢！我做的事，她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既没有父母，也没有亲戚，我妹妹真可怜哪。我把她托付给您了！"

“好的，我一定担负起照顾她的责任来。那爿店我就代管到你出来吧！”

方才看管他们的那个警察，端着几大碗米饭走了进来，然后打开了两人的手铐。矢吹抚了抚发疼的手腕，没有去拿筷子，而是掏出一支香烟，慢慢地点上了火。浜崎一动不动地低着头。便衣警察和浜崎的弟弟则象饿狗似的，摇头晃脑地吃起碗中的米饭来。

十六

加津子一到警察署，便立刻被带到了二楼的刑警室。刑警室约有二十六七平方米大，光线很充足，里面摆着几张办公桌。刑警们的身上穿着脏乎乎的西服，正在不拘形迹地喝粗茶和抽味道难闻的香烟。丸山和坂本愣坐在窗边那张办公桌前，面孔朝着坐在桌子后面的刑警。坂本一看见加津子，脸上一如既往露出了温和的微笑，但随即把头别了过去。

“来，这儿坐。”将她带来的那个刑警给加津子让了座，还用积满了黑色茶垢的杯子给她倒来了一杯茶。

接着，他拿出纸和铅笔，东拉西扯地询问了加津子的出生年月、籍贯、结婚年月和父母兄弟姐妹们等，并用歪歪斜斜的字体作了记录。刑警们陆陆续续前来上班了。他们一走进这个房间，都会惊讶地问道：“那个女人怎么啦……”

“跟昨天的火灾有牵连。”

“唔，是她放的火？看她的脸倒挺老实，居然干得出这种事！近来，无论男的或女的，反正知识分子的犯罪行为增加咧！”

一个刑警不负责任地这么瞎说一通后，便在自己的办公桌

前坐了下来，一边聊天，一边喝茶。

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犬饲突然推门进来了。他满脸堆笑，径直走到了那位坐在靠里边那张大桌子前的稍稍上了点年纪的刑警前，说道：

“呀，竹冈，好久不见啦！哈哈哈。”说完，犬饲干笑了几声。接着，他压低声音笑嘻嘻地说了两三句，然后又提高了声音，说道：

“不瞒你说，我是为那个女人的事儿来的。

“我是她的邻居，对她非常了解。因此，今天我是主动跑来为她辩白的。这件事要难为你们啦，啊哈哈哈！不过，怀疑那个女人放的火，实在没有道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那幢房子我原先准备买下来的。四十五万元算便宜的，卖五十万也有人要哇！房子和家具、财产等，总共就保了二十万的险吧。不管怎么傻的人，也不会放上一把火呀！那幢房子眼看要拍板成交了，却坏在这两个家伙手里！”犬饲站在办公桌前，手舞足蹈、唾沫四溅地为加津子高声辩解着。他指着丸山的脑袋说：

“这两个家伙有一天晚上跑来跟我说，买房子是我的自由，可是他们却坚决不肯从那间借住的屋子里搬走。他们将一份《声明书》朝我手中一塞就回去了，真是蛮不讲理。为了这两个小子，矢吹夫妇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我住在他们的隔壁，他们家出了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两个小子称得上是无赖呀，说不定还是共产党的喽罗呢，专干放火的勾当！我说竹冈，那个妇女您大体上调查一下，中午就让她回去吧。我敢担保，绝对没有问题！拜托您啦！”

犬饲以粗鲁的口气说了个够，然后来到加津子身旁，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夫人，没事儿，请放心吧。"接着，他又与盘问加津子的刑警点了点头，便噔噔噔地回去了。

黑市商人毕竟会钻门路，在刑警中似乎也很吃得开。加津子一向把犬饲视为眼中钉，可是此刻，犬饲却比世上任何人都待她亲切、温厚，这使加津子反而感到有点羞愧难当。犬饲回去后，孤独寂寞之感立刻袭上了加津子的心头，她不禁在硬板凳上垂下了头。

矢吹一直到下午五时光景才被释放出来。出了警视厅，他得先去看看须美子。既然向浜崎作出了"负责照顾"的保证，那就应该首先去看看那位姑娘。接下去，还得去打听一下妻子的情况。

走到涩谷商场一看，浜崎电器商店的门半掩着，须美子独自蜷缩着身子坐在里间。肯定出什么事啦！外面正是黄昏时分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时刻，可是店堂里却显得冷冷清清的。

"出什么事情了吧？"矢吹走到里间门口，问道。

须美子抬起惊恐不安的眼睛，答道："今天来了两个警察。"

店堂里还是老样子，可是里间很凌乱，一看就知道被搜查过。矢吹在须美子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为了这个姑娘，他必须和颜悦色地讲述今天发生的事情，说明原因和指出今后的方向。须美子是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她丝毫也没有遭受过那次大规模的战争及其可悲的失败的伤害。如今，要用这种事情来破坏她美好的心情、矢吹觉得有点于心不忍。须美子默默地听着老人温和的话语，她愣住了，几乎连眼泪也不流了。她也许无法理解这异乎寻常的事情吧。无法理解倒是件好事，因为纯洁得犹如天使般的灵魂，是不具备理解罪恶的能力的。

要说的话大体上说完后，接下去就得做善后工作了。现在可不能让须美子一个人回到被警察的皮靴踩得乱七八糟的家中去，但也不能撒手不管被带到警察署去的妻子。矢吹有点手足无措了。恰巧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矢吹就把须美子领到附近的一家中国菜馆，让她吃了点东西，同时也把自己没有吃午饭的肚子填了个饱。

“现在，你就去那边看场电影，我要趁此机会回去一趟。电影散场时，我就在电影院门口等你。”

须美子简直打不起精神来了。让这个姑娘独自呆着可不行。让她呆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她那心灵上的创伤，说不定就会象搽上了油膏的火伤创口一样，慢慢地愈合的。矢吹为她买了张电影票。须美子的脸上依然布满了惶恐的神情，但还是摆动着白皙的小腿，走进了电影院。不知怎的，今天看着她脚上鲜红的木屐带，矢吹觉得很不是滋味。

加津子是在下午二时光景，平安地回到犬饲家的。她怀着异乎寻常的依恋之情，迎来了丈夫，并且滔滔不绝地向丈夫诉说了自己的恐惧、自己所受到的粗暴对待、自己对警察的反感以及犬饲大力为自己进行的辩护等等。在诉说的过程中，加津子的心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激动起来。舌头在运动时，也许能分泌出一种兴奋激素吧。矢吹觉得，妻子已有许久没有对自己这么亲近了。他感受到了妻子希望自己倾听她的诉说，希望自己安慰她、申斥她的缠绵缱绻的感情。接着，矢吹向犬饲道了谢，并告诉他房子已经找到，明天就搬，随后又回涩谷去了。

关于浜崎是强盗的事儿，矢吹当晚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想为自己可爱的老部下暂时保持一段时间的沉默。

第二天早晨，加津子去副岛家向多岐子道别。她俩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还是一对相互嫉妒、相互摸底、喜欢饶舌的朋友。多岐子不在，据说是爬山去了，预定去四天左右。

“去爬山了，一个人去的？”加津子瞪大眼睛，问道。

女佣露出苦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大门口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原来是脚夫送行李来了。一只新的衣橱，外加三只大小不等的皮箱；皮箱上面都写着“牧野”两字。脚夫将行李堆放在大门里侧，让女佣在单子上盖了个章就回去了。加津子闷不吭声地审视着。这是她最后的嫉妒和摸底。

“夫人快结婚了吧。”加津子歪着头打听道。

“肯定就要结婚了。”年轻的女佣涨红了搽过脂粉的脸，忿忿地说。

“喔！那得向她祝贺哩！她回来后，请代我向她问好……”

加津子扣上灰色上衣的钮扣，走出了副岛家的大门，她的平跟皮鞋在地上发出了笃笃笃的声音。虽然找不出明显的理由，可是加津子觉得，自己多半不会再上这一家来了。

接着，加津子又絮絮叨叨地向犬饲夫人说了许多表示感激的话，便双手拎着犬饲家送的慰问品——锅碗瓢盆等，与女儿一起离开了犬饲家。火场上的灰烬已经冷却，上面有几只红蜻蜓在飞翔。从自来水管的破损处喷射出来的一股细小水柱，变成了雾，在恬静的秋天的阳光里幻化出一道美丽的彩虹。一根高高的烟囱，结束了自己在这幢房子里居住了九年的历史，给自己留下了荣耀的上校夫人的回忆。那时的生活，那时的感情，都象梦幻般地消失了。加津子现在只不过是涩谷商场一家电器商店的老板娘。多岐子不在家，反倒是值得庆幸的。她要是在的话，加津子身上残存的虚荣心，肯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舞会也是一场虚幻

的梦。加津子和身穿水兵服的不幸的女儿并排地沿着坡度平缓的下坡路往前走去。一路上，她们母女俩难得说上一句话。残留在坡道上的消防车那深深的车辙，使加津子回忆起浓烟烈火的可怖情景：那喷火的窗户、冒烟的屋顶、倾斜的屋檐、倒塌的墙壁……加津子的胸口象有硬物堵塞似的，呼吸起来感到很困难。现在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加津子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一定是叫人讨厌得无法忍受的。她很想冲着将自己拖入那种讨厌的生活中去的丈夫，说上几句抱怨话。这时，与她比肩而行的女儿，用冷冰冰的陌生人似的口吻对她说：

“妈妈，必要的话，我可以不去上学，到爸爸的商店里去帮忙。”

加津子皱起了眉头，从侧面瞅着女儿紧绷着的脸，呵斥道：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呀！”

“因为……”说到这儿，直江顿住了。突然，她用凄切的声音说道：“爸爸太可怜啦，我看不过去！”

说完，她呼哧呼哧地抽噎起来。由于两手拎着东西，无法捂住脸，她只是垂下了头。随即，她止住了哭泣，快步地朝前走去。

在余下的路上，加津子一直在细细地咀嚼着女儿的话。叫她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孩子的眼里，丈夫果真那么可怜吗？而自己却一点也不可怜吗？

所谓的新居，完全是徒有虚名，实际上是幢昨天被刑警们踩得乱七八糟的污秽的旧屋。不管怎么说，遭受火灾而无家可归的一家三口人，总算在这儿找到了落脚点。涩谷商场今天歇得特别早，须美子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加津子指点着女儿，把屋里屋外打扫了一遍，把房间拾掇得整整齐齐。她还烫了四两酒，摆在饭桌上。

“嗬，这是干什么呀？”矢吹有点摸不着头脑。

望着丈夫瘦削的面颊，加津子爽朗地笑着说：“这是庆祝矢吹电器商店开张哪！”

矢吹苦笑着端起了酒杯。

晚饭后，矢吹盘腿坐在走廊上，听着对面人家的收音机。走廊的外面就是狭窄的院子。昨天，他就是在这走廊上被按倒后铐上手铐的。得给浜崎送点衣服什么的去吧。公审开始时，矢吹还想为浜崎出庭作证，直言不讳地诉说他那善良的性格和对自己的一番美意，以证明他在本质上决不是一个坏蛋。他会改过自新的！矢吹对此深信不疑。必须为他延请个律师。

矢吹的心里逐渐恢复了平静，这是许久未曾有过的。不管怎么说，长期的悬案看来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了这种地步，职业也就确定了，生活总算有了着落，而且还找到了住房。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那几个不好对付的青年都不在了，丸山和坂本还在警察署，说不定会因失火罪而被课以罚金的——可怜的年轻人！大野木已经去了工厂。他说他只想忘记过去的一切，象机器似的干活。在他那绝望的话语中，尚有一线希望——至少他正在为生存而努力，他是准备凑合着活下去的。应该活下去，活着是件好事情。到了中午，肚子就会感到饿；到了晚上，人就想睡觉。在这种平庸和浑噩中，有着意义无限深刻的人生。这是日本海军解散两年多来，矢吹经过冥思苦索才悟出的人生真谛。日本变窄了。日本虽然很窄，但只要大家心儿贴着心儿，那么前程说不定会远大得出乎意料。无论是黑市商人犬饲也好，强盗浜崎也好，当上了工人的大野木也好，都是自己心上的朋友。

天已经暗了下来，阴沟里散发出阵阵臭气。附近有个孩子在啼哭。从澡堂里出来的年轻人，哼着歌儿打窗外通过。这儿

是一条巷子，是一条乌七八糟的人居住的巷子。这儿的生活与高级住宅区那装腔作势的生活不同，这儿是实实在在的人的生活。

“直江，给我捶几下肩膀好吗？”矢吹说道。

“直江明天还要上课呢！”加津子边收拾饭桌边说。然后，她自己站起身来，坐到了矢吹的背后。

“您累了吧。”加津子说。

在妻子拳头的轻轻捶打下，矢吹的心情逐渐愉快起来。

“我到副岛家去打过招呼啦！”加津子低声说道，“听说她快结婚啦。两人爬山去了，没有在。你感到很惊奇吧……不过，秋天的山里可好玩呢！记得我们那次去，是从日光到盐原……今后不可能再去喽！”

对于出门旅行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加津子的柔情，深深地打动了矢吹的心。

“有可能再去！”矢吹充满自信地答道。

早晨八点，矢吹和须美子一起沿着坡道朝下面走去。须美子手里拎着用包袱布包起来的帐册，头上扎着一条紫色的缎带。她迈着矫健的步伐，兴高采烈地对矢吹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那丰满而溜圆的胸脯，在上衣里面一耸一耸地跳动着。好一个清新活泼的处子啊。矢吹基本上在听她讲，偶尔也插上几句。他的头上戴着顶便帽，上身着一件茶褐色的套衫，手里拄着心爱的手杖。朝阳斜照着坡道，将半条坡道照得明晃晃的。矢吹的脸上也是一半明亮，一半黯淡。明亮的那一半，白色的须发在闪耀着银色的光芒。矢吹的容颜，在当海军时是颇为威严的，现在已经渐渐地变得柔和起来，不过出现了许多皱纹。在人生

的道路上每跌一交，就会增加一道皱纹。平静的心境，只有在渐入老境中才能产生。

来到店门口，矢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挂锁，然后卸下门板。今天的买卖开始了。隔壁和对面一溜儿水果店、钟表店、咖啡馆、鱼铺子、酱菜店等，也陆续卸下了门板。矢吹笑容满面地与他们打着招呼。

“早哇！今天早晨好象有点儿冷丝丝的。”

“冷呃，大叔。你没听说台风又要来啦？”

须美子以娴熟的手势摆好商品，然后打扫店堂，烧水沏茶。矢吹则查点商品，翻阅帐册，并记下该进的货物。接着，他拿出纸，开始写广告：

“修理电炉”“小号电池已到”……

矢吹对于商品的陈列，动了一番脑筋。他把小商品摆在显眼的地方，把色彩鲜艳的东西分别挂在周围的墙壁上，把用途相同的东西集中在一块儿。同时，他还改进了店堂里的照明和广告的书写……这是另一种作战方案。

上午十点至十一点，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间，顾客们进进出出，好不热闹。不过，有的人只是看看，并不打算购买，有的人只是摆弄一下商品就走了。他们的不满之处在哪里呢？这一点也必须加以研究。正十二点，加津子为他俩送来了午饭。加津子的头上扎着一块茶褐色的布，进门时，以怯生生的目光观望着店里的情景。午饭后，矢吹得出去两个小时搞进货。在这段时间里，就由加津子在店里帮着张罗。

矢吹吃饭时，加津子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丈夫的模样。她为丈夫的满脸皱纹而感到悲哀。“爸爸太可怜啦，我看不过去！”女儿高声说完这句话后，就呼哧呼哧地抽泣

起来了——女儿的这句话，始终在加津子的耳边回荡。

“你给我打一下算盘。”吃完饭，矢吹就急忙拿出了帐册：

“二十三元、三十八元……”

加津子趴在桌子上，一边拨着算盘珠子，一边低声咕哝道：

“这种事情，太难为您啦！”

矢吹好象没有听见似的，继续往下念：“四十二元、四十四元……“

加津子拨动着算盘珠子，又说了一句：“这不是象您这样的人干的工作呀！”

矢吹抬起头，望着妻子，说道：

“你说什么？这样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说完，他就继续往下念着数字。加津子悲怆地用白皙的手指拨着算盘，有几滴眼泪滴到了算盘珠子上。

吴大有 译

见不到阳光的山村

一

从东京出发，溯多摩川而上，越御岳岭、鸠巢、数马，再过风景秀丽的冰川和水根峡谷，便见山谷中有一条溪流奔流在重峦叠嶂之间，两岸的峭壁上，散落着一间间歪歪斜斜的茅屋，星星点点，连成一线。百丈峭壁之下的深谷中，溪流或河深水蓝，微泛水花，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或急流汹涌，拍击河岸，发出隆隆的巨响。这溪水就象一条雪白的曲线，在深山谷底，弯弯曲曲，转东折西。居住在山峡村庄的人们，既看不见富士山，也望不到云取山和大菩萨山。笠山、前山、后山以及其它许多无名的陡峭群峰，把这一带团团围住，连不远的三头山的峰顶也好象移远了许多。多摩川两岸护河林中的杉树和扁柏，长得十分茂密，黑压压的一片。六月里，翠绿的杂木林点缀其间，显得分外鲜明夺目。偶尔可以看到在通往甲州的山崖小道上，郊游的学生们，弓着腰，默默地向前行进——唯有这一情景在告诉人们：其实这儿离东京并不很远。

在这个地方，居民不过是寄居在山间的一些小虫。他们挤在峡谷的河边，伐木烧炭，种桑养蚕，一代又一代地在陡峭的山坡上爬上爬下。东京府① 西多摩郡小河内乡所属的庄子，从上游往下数，依次是留浦、川野、麦山、南庄、河内、原庄、出野、热海。

它们尽是些小村落,少则十二、三户人家,多一点的也不过四、五十户。原庄又名汤场,那儿有矿泉涌出,人们叫它仙鹤温泉。相传在战国时代,曾是武田信玄洗澡的秘密温泉。这一带的庄子年代久远,既有关于本村的远古传说,也有自己的村史,仿佛从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在这儿居住了似的。在这儿,古老的习俗形式虽然有所变化,但实质却延续至今。这儿距东京不足八十公里,但却与文明社会不相交往,象一个世外桃源。诚然,它并不具备桃花源那样的优越条件,然而居民们祖祖辈辈能够在这里各司其职,安居乐业,倒也无忧无虑,过着恬淡的山庄生活。

东京市②自来水局有个计划,要在多摩川上拦河筑坝,建造一个规模巨大的水库。为此小河内乡一带都将淹入水底。该计划从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起立案,并进行了实地勘查。东京市与小河内乡直接商谈此事是在昭和六年的六月间。

最初的勘查是从山梨县的北都留郡丹波山乡开始的,一直勘查到下游的青梅郡。结果,离青梅铁路终点站御岳站不远的古里乡一带被定为水库的第一候选地。谁知古里乡的居民一致反对这一决定。他们联合了青梅町,共同进行抗议请愿,最后,东京方面撤回古里乡方案,另选第二个地点——古里乡上游的小河内乡。如果这个方案再遭反对,自来水局只得放弃利用多摩川水源的计划。

东京市自来水局的原善郎局长带领两名部下,亲赴小河内乡。其中一个是以其精明老练而著称的自来水局发展课课长大野基寿,另一个是设计师加藤四郎。他们在下榻的温泉旅馆——

---

① 现在的东京都,一九四三年前称东京府。

② 东京市比东京府小,属东京府管辖。

仙鹤第二旅馆，差人将村长小泽市平叫来面谈，恳请他说服乡议会同意他们的方案。当天，村长立即召开乡议会会议。会上全体议员一致表示反对。对此小泽市平恳切陈词，先说明东京的用水问题是何等的重要，然后阐述了本乡所作出的牺牲具有的重大意义，启发大家局部服从全局，小我服从大我，投票赞成此案。局长一行对村长的一番诚意深表谢忱，欣然返回了东京。

此后整整两年，今天说成立委员会，明天说要进行调查，后天又要什么审批，官场公事毫无进展：

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自来水局就小河内水库案向东京市临时自来水扩建调查会进行咨询；

同年十一月，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前往筑堤预定地川崎(通称女汤)勘查地质；

昭和七年一月十九日，临时自来水扩建调查会批准小河内方案；

同年三月二十六日，该案提交市议会审批，并公布预算，金额为三千九百五十万日元，委托专员负责办理；

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委员会通过原案；

同年七月十三日，市议会议决通过；

同年八月十七日，东京市有关当局向内务部办妥开工的申请手续；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东京府征询小河内乡的意见。

那时，村民已基本同意，但乡长小泽为慎重起见，专程进京，面见原善郎局长和大野课长。他们明确表示：倘若贵乡在东京府面前表示赞同我们的方案，我们将在半年内办理审批手续，再用半年时间发行彩券，一年以后便可交付全部迁居费，村民们也可以开始物色迁居场所。

乡议会听了这一答复，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向政府当局表态"完全同意"。因而，原本应在第二年的四月份草签征购土地的契约没有抓紧落实。及至昭和八年六月，风云突变，事态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二

雨停了，山上表层的泥土变得软绵绵、松扑扑的。

村子的东面有座高山，上午不到十点钟，太阳就照不进村来。茅草屋顶被太阳一晒，水汽蒸腾，桑叶也发出浓重的溽暑气味。那些桑田实际上都在沿河的陡坡脚下，上下坡度很大。在四周被桑田环绕的一间茅屋的院子里，坂部的儿子龙三每天都在劈柴。他刚从部队复员，生得腰圆膀粗，魁伟健壮。他的身上总算已没了马的臭味，但军帽留在额头上的白色印痕依然清晰可见。

在父母的心目中，他是他们的命根子。复员以后，他变得桀骜不驯，这成了父母的一桩心病。在村里，数他好讲挖苦话。龙三几乎每天都郁悒不欢，冲倒着头只顾劈他的柴。然而有时，他那不愉快的表情似乎倒给人一种印象：他已经完全是大人了。

"阿龙！"

"哎——"龙三有气无力地应着。

不用回头去看，就知道叫他的准是他那年迈的母亲。

他妈穿一身皱不拉几的褂子，下身围着一条玄色围裙，一头半白的乱发在枝条茂密的桑树间渐渐移近。她气喘吁吁地站到了儿子的面前。她身背一只盛放桑叶的大筐子，背带直勒进了她瘦削的肩头，显得十分可怜。

“阿龙，我在下面听人家说了，大坝不造在女汤，改在水根泽了，这可是真的吗？”

“是真的。”

“这么说，俺们真得搬家啦？”

“可不。”

老母还想唠叨下去，可她见龙三板着面孔，也就不再吭声了。她默默地站在那儿，望着儿子用麻利的动作劈着木柴。看了一会，又没话找话地轻轻问了一句：“你父亲说什么了吗？”

“爸爸还不知道呢。”

母亲从儿子身旁离去以后，便拖着草鞋，走进了昏暗的屋子。夏蚕已上山结茧，屋子里弥漫着蚕茧的气味。从那屋子里又听见老母在用细弱无力的声音和他说话：

“听说仙鹤旅馆的老板在大发雷霆呢。”

“病人肝火太旺，会翘辫子的。”

龙三咧嘴笑着，这是一种自暴自弃的笑。仙鹤旅馆的老板再发脾气也不管用了。今天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说堤坝将造在水根泽，而不在女汤。钻探结果，女汤地底发现有断层，内务部没有批准。后又在水根泽勘查，决定在那里建造大坝。龙三估计，这几天就会办理这项工程的申报手续。

水根泽位于女汤下游，两地相距四公里。如果在水根泽筑坝，从温泉村原庄到出野、热海一带，都将淹入水库。倘真如此，

小河内乡这片地区也就全完了。预定大坝高出河床一百四十余米，现在大部分村落至多也只高出河床三十米。它们头上将压着一百十余米深的湖水。

市政府的人说，他们可以搬到水淹不到的高处去住。这些人想得真美。可他们不是野兔子，不是狗熊，他们是人。农民的住房也不同于别墅。在这样陡峭的山坡上，一下雨，一刮风，或者一有地震什么的，表层的泥土就会向下塌滑。往上去一百四十米，山表面全是嶙峋的岩石，表层泥土还不到三寸厚，桑不能栽，菜不能种，全是歪歪扭扭的红松树的天下。现在坂部龙三有点儿生气：老爷子胜太郎从上午起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可能他还不知道要搬家的事哩。如果知道，他又会说些什么呢？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这时，佐原东平来了。佐原四十五、六的年纪，长着一双胆小怕事的眼睛，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他摘下凉帽，抹着头上的汗，笑呵呵地凑近龙三说：

"你真能干呀，老爷子在家吗？"

龙三正在捆扎劈柴，他低着头答道：

"也不知他是怎么了，只要一出家门，就去抓香鱼。这阵子，都弄不清他究竟是农民还是渔民。"

"他抓得到鱼吗？"

"每天能抓十几条。你有什么事吗？"

"他不在家，这事可怎么办呢？"

佐原一屁股坐在一捆柴禾上，焦躁不安地抽起了烟。

佐原东平是个财主，正因为是财主，他才慌了手脚。贫苦的农民和那些以砍柴为生的人，手里没有钱，也没有担心丢失的东西。有钱人很自负，自以为站得高看得远，可他们赖以立足的基

石却时刻都可能发生动摇。

佐原东平拥有三百亩山林，另外还有宅地和房屋。此外，他还身兼小河内小学峰谷分校校长的职务。因此，他看完今天早晨的报纸，就立即跨上自行车，飞也似地溜出了学校后门。他沿着峰谷川，在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一口气骑了四公里，到麦山的乡公所来找乡长。乡公所里，负责互助储金会的本泽武兵卫和蒟蒻工会会长河村代作，正和小泽乡长面对面地坐着，询问有关报道的真伪。这两位在乡里是屈指可数的富翁。正因为财产和田地多，他们才特别的坐立不安。

乡长象是一眼看透了这两位乡议会议员的来意，不慌不忙地说，他也不得而知。报纸是看到了，但东京方面没有人前来商谈，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所以消息是真是假，难下断言。

佐原东平很想问他一句，乡长说话怎么能如此轻飘？自己不知道，还要搪塞别人，做乡长的就是未尽其职，要是报道属实，对佐原来说，便要损失二千三百块钱，这个数目等于他两年的工资。

在女汤筑起了堤坝，上游一带便将成为一个水库。竣工之日，这里将成为一个天然公园，湖水四周是一条可供驾车游览的公路。宽阔的公路，全长九十余公里。春秋时节，东京的游人会纷至沓来；夏日，湖面上将会游艇如梭。当然，仙鹤温泉将进一步发展，比现在御岳车站一带更见繁荣热闹——东京市政府的官员曾作过这样的一番描绘。为此，原庄的居民欣喜若狂，河内和麦山的迁居户则羡慕不已。可是今天，自来水局却说那是别人胡诌。

佐原东平于今年二月间，买进了坂部胜太郎的地。他原计划在那里盖座温泉旅馆，大大地捞它一把。那是位于道路上边的一亩半很陡的桑田。平时，这样的地每亩是卖不出两百元的，可

是卖主也不是糊涂蛋。

“不瞒你说，我也想在这里开一爿土产商店呢。校长先生，这一带的土地，转眼就会变成建造房屋的地产。只要一发展，就会涨到七、八千元一亩。现在出手，还真划不来呢。怎么样，每亩两千元，我卖了。”

佐原还价每亩一千七，一共两千五百五十元。理由是这些地都将没入水底。

“我说龙三君，”校长伸长了脖子说，“我是来和你爹商量的。如果真要搬家，我就去东京。在这儿开个温泉旅馆，当然挺美的，可我不适合搞这种行当呀！”

“那行当可能赚大钱啦。”

龙三扬起汗津津的脸，冲着他笑，一边又挥起了斧子，照准一块大柴禾劈去。

“我知道能赚钱，可是我成不了买卖人，哈哈哈哈，我想去东京，自由自在地过日子……所以我说龙三，那些桑田，你家能不能买下来？”

“什么价钱？”

“价格嘛，是我主动转让的，还能原价卖给你？每亩算它一千六百元吧。”

“每亩一百元，我阿爸兴许能要。”

“胡扯，你开什么玩笑。”

“是你先生在开玩笑。你也别耍小聪明啦。今天我读了报纸，也感到你怪可怜的，这就叫时运不佳。”

校长一声不吭，咬着烟头。他以为别人还一无所知呢。这是他的一次判断失误。不过，他也有他的招数。

“可是，龙三君，”他泰然自若，“那时，是估计温泉旅馆会

生意兴隆，才出到一千七百元一亩的。如果最后要搬迁，那个价格就是黑市价了，不是吗？难道你也认为那是个公道的价格吗？”

“当时是公道的，现在情况变了，那是你运气不好。”

“不对，那价格是以生意兴隆为前提的……”

“知道！可是晚了，那笔钱我已经还了债，花光啦！”

佐原东平绝望地站了起来。

“反正你和你爹说一下这件事，我回头再来。”

他这么说，完全是出于虚荣，想以此掩饰自己害臊和绝望的心情。实际上，他心里是十分恼火的。他把帽子往头上一扣，气呼呼地穿过桑田，向山下走去。就是这片桑田，使他肝肠寸断，损失了两千五百五十元钱。

仙鹤温泉旅馆的客厅，突出在溪流的崖石之上，房廊下面，溪水拍击岩崖，激起白色的浪花。一天中最早呈现出暮色的，是下面的山谷。接着，对面绿色的陡坡也渐渐地转成黛色，并从那里飘来淡白色的雾霭，但这时的天空仍然一碧如水。由于山高岭峻，村子里天黑得特别早。犯着哮喘病的作太郎躺在床上，远远地看着敞开的房廊尽头渐次昏暗下去。从正午时分起，他就和自己的思想搏斗了好几个小时。他气恼，他怨恨，结果被折磨得呆然若失。现在他心里十分孤寂，这种孤寂，与那呆然若失的心境颇为相称。当他从这心境中摆脱出来恢复常态的时候，普门寺已经响起了晚钟。钟声穿过千山万壑，传向溪流的下游。耳听钟声，仿佛暮色也急剧地浓重起来似的。作太郎从床边支撑起他那羸弱的身体。

他不想再去追究乡长的责任，也不希望乡长会想出什么妙计。他已经能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但是他还是想借此机会

去见乡长一面。两年前，乡公所第一次听到造水库的消息，后来以乡议会紧急会议的形式通过了方针。那时，只有作太郎孤军奋战，自始至终反对乡长的意见。为此，他辞掉干了十三年的副乡长职务。此后的两年间，他还没有找过乡长一次。如今事态突变，不仅女汤以上的村落要淹入水底，原庄、热海也难以幸免。小河内乡将不复存在！想到这里，他再也不能沉默了。

妻子劝阻了好几次，但他不听，最后妻子绝望地站在大门口送他出去。妻子要他带着儿子莫介一起去，但他还是拄着拐杖，独自出去了。屋檐下还亮着灯笼，远处石砌的围墙上，长着一株已有三百年树龄的名种梅树。枝条上悬垂着一串串青灰色的苔藓。从仙鹤温泉旅馆这家正宗老店开设的时候起，每年春天这棵古树总是鲜花满枝，春意盎然。

对这棵老梅树，作太郎也爱之如命。这种感情也许是要不得的，是一种感情脆弱的表现。在两年前的乡议会上，乡长曾力排众议，对大家说："不能只考虑我们乡的利益，而不管东京的死活。请诸位从日本整个国家的大处来考虑问题。我们应该牺牲兵卒，保护车马，这才算在理路上。再说我们也不是白白地牺牲村子，列祖列宗定会同意这么做的。究竟是守着一个祖宗留给我们的村子就算为国效力，还是虽淹了村子但救了东京是为国效力？如果这是一件为国效力的事，我们就应该乐于尽忠献身才是。还望诸位能深明大义，顺应民意作出抉择。"

小泽市平乡长的一席发言十分巧妙。他让人们把一个山村和东京市分别放到天平的两端去权衡轻重。难道这就是所谓小我服从大我吗？然而乡议会的几十名议员都无法提出异议，弄得不知所措，有口难言。乡议会就这样同意了迁居。

小泽市平是个人格高尚的人，也极有威信。他家前后四代

历任乡长之职，到他那一代，这个职务也已经担任了三十年了。作太郎对他无怨无仇，然而在水库问题上，却很难同意他的说法。他总感到，小泽嘴里说的大处着眼的理论有点站不住脚，听了令人担忧。而且，乡长本人似乎忘却了人类的感情所具有的力量。热爱自己的村庄就是不顾大局吗？就不值一谈吗？珍惜本村的古老文化和古老历史，何以就是鼠目寸光呢？热爱村庄就是热爱祖国，所以不要羡慕城市——在小学和中学里，教师不正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吗？

从原庄出发，沿河上行两、三百米，在与小河内乡交界的地方，河道拐了个大弯子，有块山岩突出于山谷之中，足足有三丈多。危岩顶上，造了一座小圣堂，供着视作财神和幸福之神的弁天菩萨。圣堂四周，长着小松树。小松树附近，萤火虫在夜空里闪着荧光。村里人管这块岩石叫弁天石。由于岩石挡道，河面变狭，溪水飞也似地奔泻而去，冲刷着悬崖峭壁。年复一年，崖壁剥蚀，形成一个岩洞。河里，只见剥去了树皮的杉木，在夜色中呈现出银灰色，它们三根一簇，五根一堆，在翻滚的波涛中随波逐流，顺河而下。从前，这儿温泉喷涌，所以得名女汤。

但凡在这段河岸上来往的行人，都会不约而同地仰望对岸的群山。这些山峦会使你产生一种伤感的情绪，使你陷入一种不安的气氛之中。现在作太郎也停下了手中的拐棍，抬头去看对岸的山峦。他目测着，那一座山会淹到什么地方，这一座山又将被水没到哪里？这时，他突然对这些山头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爱恋。他已活了七十个年头，每天都要看看这些山头。在这里他听说爆发了明治维新，那时每天他都要走过悬崖上的羊肠小道，到普门寺的学校去读书。现在，山还是过去的山，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命在延续，群山的容貌也一如既往。他

仿佛感到，只要这些山不变，自己也会消灾去祸，延年益寿。然而现在，山即将消失，变成凹凸不平的湖底。湖上将只有几个长着扁柏的小岛。作太郎想到日后的这番情景，总感到自己离寿终正寝已为期不远了。

在这个地区，只有乡长一家有一座木结构的洋房。里面有一间房间，有六铺席那么大，墙上施以蓝漆。这是他的会客室兼书房。作太郎气喘吁吁，走了一里多山路，身靠拐杖，站在乡长家漆黑的大门前。屋子里射出了灯光。乡长的老伴持一盏大底油灯出来迎客。她“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在高高擎起的油灯下，直勾勾地瞪着两只恐怖的眼睛，活象是见到了幽灵一般。

“啊呀！您是怎么啦？”

“市平在家吗？”声音软弱无力，接着连连地咳嗽起来。他在大门里边蹲了下来。

老夫人慌忙搁好油灯，一边喊着男人，一边抱着作太郎的肩头，想扶他起来。这时，市平和他的儿子市之助，撩着睡衣的下摆，从里屋跑了出来。

作太郎被架着躺到床上，一阵发作平静以后，他抬起了因年老体弱而有些浮肿的眼睛，望着市平的面孔，并以极其哀楚的语调喃喃地说了起来：

“市平，我总是放不下心来，想和你谈几句话。你一定要考虑周全，你可是大伙儿的主心骨呀！”

市平身体壮实，完全看不出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他弯下身子，定睛注视着作太郎的脸。他好象是在安慰一个太有主见的孩童，一个劲地点着头，“唔唔”地表示同意。

三

据乡长说，他六月末进京会见自来水局发展课课长大野基寿时，大野曾说，堤坝确已改在水根泽了，这是内务部的命令，他只能奉命行事。还说最近这项工程就能批转下来，预计全部问题于年底都可妥善解决。

南庄的仓崎利八推了一辆装载着原木的独轮车从山上下来时，遇见了小泽乡长。他停下车子解下包脸的头巾，对乡长说：

"咳，乡长，总说要搬家要搬家，可就是拖着不让搬。秋蚕的准备工作咋办呢？如果先要搬家，那就杀风景啦……"

乡长热情地告诉他："是啊，不过养秋蚕还来得及，明年的春蚕嘛，多半是赶不上啦。本该今年春天了结的事，一直拖到今天，也真难为大伙儿啦。"

利八逢人便说，明年的春蚕养不了了，在这之前，就要搬家。

村里人个个以为，马上就要搬迁了，既然如此，也就不必再去修葺什么屋顶了，给桑田施肥也是白费气力，山上的树木也应该尽早卖掉。妇女们打消了腌制咸梅子和野薤的念头，因为腌了也带不走。乡公所还决定，通往下游冰川、御岳的那条大路，只要没有塌方的危险，就不予整修。石头台阶坏了，没有人来过问；桥栏杆腐烂了，歪倒了，谁都弃之不管。

村庄顿时荒凉了起来，而且衰颓破败的景象--天比一天严重，因为大家马上就要迁到新居去啦。

迁到哪里去？这还没有定论。

乡公所里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今天去东京市的有关当局走后门，找门路，明天又派人去物色适当的去处，然而始终找不到

一个理想的地点。青梅町南面的西多摩郡调布乡，南多摩沿岸的几个村子，埼玉县内的山地，山梨县北都留郡的大菩萨附近地区，都一一考虑过，调查过，但条件全都不太优越。今天，坂部家的胜太郎大爷叭哒叭哒地扇着煤饼炉子，炉上正在烤着小香鱼，他对妻子嘀咕说：

“乡公所的做法根本行不通。整个日本，无论东西南北，没有一块地是没主的。道理挺简单，三千人买去了一大块土地，原来居住在那儿的三千人就得滚蛋。谁也没有那么大的神通！我看最后呀，还不是天南地北，各奔东西。”

他老婆叹息着：

“再也去不了近河的地方啦！”

在这些村民的心里，确有一种共同的感情——不想马上定下搬迁地点。这种感情模糊不清地、但却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行动。打个比方吧，他们犹如附在岩石上的海带，虽然海带上部的叶片在随波晃动，左右漂荡，但是它的根部却是牢牢地攀附在海底的岩石之上，一步也不愿离它而去。当它的根部尚未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从岩石上剥离开以前，它是不会考虑移居别处的。“落地生根”这句话，并非是指依附在土地之上，而是说扎根于土地之中。这些地区的庄户人家，祖孙几代都居住在这里，许多人家都姓小泽、原岛。小泽一族是武藏地区的一族豪门，原是甲斐的诸侯——武田家的家臣。据传原岛的祖先在天正年间曾开发过仙鹤温泉。原先他是一名地方武士，以日原河沿岸一带为其势力范围。因冰川村西部有钟乳洞，日原河也就遐迩闻名起来。这一族古时姓丹治，是平家一族的后裔。对这些人来说，村庄就是他们的家园，村庄就是他们的国家。在这块土地下面，他们的祖祖辈辈已经在地下编织起了一张网络，就象

盘根错节的竹根一般。现在活着的村民们，不过是一株竹笋，轮到自己长出地面罢了。由此看来，尽管说年底以前总要了结搬迁事宜，但他们还是不想去寻找搬迁的地点，这种想法也确在情理之中，不值得大惊小怪。

再说，东京市究竟能出多大价格来购买全乡的土地林木呢？这对大家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所以也最为全体村民所关注。对此，小泽市平回答说：

"这是以后的事，要等批准了工程，发行了彩券，然后才能核定地价。眼下，我是一无所知。"

在河内庄开着一爿杂货香烟铺的年青乡议员原岛昌国，思想敏捷，行动果敢，是乡议会里一名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对乡长说：

"就算东京市以每亩一百十元的价格买进了山林吧，而村民们在迁居地买地，每亩很可能至少得花一百二十元。这样，村民搬个家就要作出巨大的牺牲，资产将大大减少。村民会一辈子怨恨东京市的。我认为东京市当局应该在口头上给我们以某些承诺才是。"

"是啊是啊，麻烦事情实在太多。可总要想办法对付才是。我不会让谁为此感到烦恼的。只要能办得到，我将不惜肝脑涂地，为村民效劳，为东京市效劳。您的话均言之有理，但困难的是不能一一打下保票。他们是衙门作风，你去问自来水局局长也好，递交要求书也好，他们是不会作出负责的答复的。"

这番话倒是老乡长的肺腑之言。昭和六年六月，原善郎局长和大野课长第一次前来征询村民的意向。那天晚上，他们邀请乡议会的主要成员和乡公所成员在仙鹤第二旅馆设宴庆贺的时候，他们两人倒是诚心诚意的。大野课长还说："我们将以私

人的情谊，尽菲薄之力，帮助村民搬迁。这是义不容辞的。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自来水局的责任！局长，您说呢？"大野说完，原善郎也慷慨陈词，连连表示同意。那些话至今还在老乡长的脑海里翻腾，难以忘怀。最近，他长途跋涉，前去东京寻找他们，他们总是托故搪塞，不是推说今天有会议让你明天再来，便是推诿现在公务繁忙，让你下午再去。好歹见到了他们，他俩也是满口遁词，敷衍你几句完事。仔细思索起来，倒是让他们两人立了功，而乡长呢，顾全了大局，得到的只是几句感谢的空话。这种结局既令他感到不安，又让他十分沮丧。

恼恨的也不只是乡长一人，村民们也有村民们自己难念的经。

乡公所的文书小林三造苍白的脸上有一种孤寂的神情，一眼便看出他是拖累着一个孩子的鳏夫。他对副乡长小泽孝治郎说：

"去年我死去的老伴，用的是墓葬。如果要迁居，这可怎么办呢？再去火葬吗？"

操这份心的，不止小林一户，这是整个乡的问题。人们既不能撇下祖坟，活人一走了事，可也无法把那么多沉重的墓碑带着走呀。存放遗骨的瓦罐子就有一、二十个之多。倘若你是外出打打短工，还可以把它暂时存放在寺院里。可现在连寺院都沉到水底去了，你就不得不随身带走。听人说，可以去北海道，那里土地肥沃；又说到满洲做移民也不坏；开发部则来问你有没有去巴西的打算。你总不能把祖宗的遗骨带到天涯海角的满洲去吧。他们都愿意把列祖列宗安葬在日本的土地上。可这事一直悬而未决，尤其是老人，都惦念着自己的墓地，他们怨天尤人，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死后不得安生。

蒟蒻工会会长河村代作的老母亲更是担心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今天担心女汤弁天岩上的弁天菩萨该往哪儿搬，明天担心河内庄外的金御岳神社和普门寺该怎么办？无论是小丛林后面那歪歪斜斜无人光顾的消灾祛祸的地藏王菩萨像，还是被甩在田头地角那陈旧、剥蚀得连字迹都难以辨认的马面观音像，她都虔诚地笃信无二，倘要挪动一下这些石像，那是非请神官烧香念经不可的。年轻人似乎都不操这份心。"真不晓得后辈会把自己埋葬在哪里呢？……"老母亲如此埋怨了一阵以后，最后总要咕上那么一句：

"罢、罢、罢！乘水还没来，翘辫子算啦。"

就在这种忧心忡忡之中，今年的夏天快要结束了。事态一天比一天严峻。从内务部传来消息说，水根泽的工程几天以内就能批下来。迁居地点却仍然决定不下来。谈判开始了，有个提案是让最上游的留浦全村三十八户人家统统搬迁到山梨县去。水库本来就要越过县界，淹没山梨县的丹波山乡鸭泽庄的百来户人家和小菅乡的大成庄和余泽庄的三十户居民，越过县界的二千米河道将形成湖面，所以要搬就必须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反正这里呆不下去了，干脆我们就到平原上去吧。"

方案还是定不下来，于是难免惹人说上一、两句又象是意见又象是牢骚的话。

情况严重起来了，峰谷的校长佐原东平可慌了神。倘若一切能在年内落实下来，核定地价的工作必将在近期内进行。他雇来小工将二千五百五十元买来的桑树田里的桑树全部毁掉，在桑田四周围上栅栏。如果原封不动以桑树田估价，每亩只能估个一百三、四十元，所以他急急忙忙把它们改造成了造房用地。桑田摇身一变成了房地以后，他在原庄最便宜的地价，每亩

也值二百块钱。他计划在这儿搭些简易房屋，让人乍一看去，更象房地。坂部龙三手里劈着卖到镇上去的柴禾，语带讥讽地说：

“阿爸，你来瞧！此人做起买卖来倒在行哩，去当校长，真是埋没了人才。”

他父亲胜太郎每天都去捉香鱼。他说，今年是最后一年捉香鱼了。他一边发着牢骚，一边一往情深地看着满身银灰、其间带着几缕粉红色的香鱼肉。他好象在回味五十年来在这条溪流里捕捉香鱼的历历往事。

快搬迁了。这一带没有水田。大米全从冰川庄买来。麦地还有几亩，可是今年的旱地已经没有管理的必要，桑园荒芜了，茶园也今非昔比。山葥菜地和蒟蒻地也不同往日，长起了杂草。山谷中波涛翻滚的溪流里，每天有数以百计剥去了树皮的原木流向下游——何必要让没入水底的群山之上再长着树木呢。本应再过两、三年才能砍伐的杉木，日夜不停地漂流着。一会儿卡在山岩间，一会儿搁到了浅滩上。在溪流的死角处，水面上漂满了木材。鹡鸰鸟仿佛对这不同寻常的异样情景感到惊愕似的，在木材上空穿梭般地飞来飞去。

那种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古老村庄的宁静气氛已经消失殆尽，小河内的历史只剩下三、四个月，至多半年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建造水库的一切计划突然中止了，就好象铁路道口的挡道栏杆一下子放了下来一样。原来，位于多摩川下游的神奈川县的稻毛、川崎两家水渠工会提出了抗议。

四

多摩川下游的河道叫六乡川，是东京府和神奈川县的界河，

它最后流入东京湾。从很久以前起，六乡川右岸就有稻毛、川崎两条河渠，左岸则有世田谷、六乡两条河渠，总称四大河渠。后来左岸的两条废止不用了，而稻毛、川崎两条水路至今还在滋润着六乡川两岸的田地，并给川崎市的工厂区送去水源。

东京市的村山、山口两大水库，是在离青梅町下游六公里的羽村造了个引水渠，以此来取多摩川之水蓄于水库的。在羽村下游三十二公里处，两条水渠有个取水口，名叫上河原。在下游四公里处，还有个取水口叫宿河原。两条水渠在宿河原下方合二为一。上河原取水口是在庆长二年由一位名叫小泉吉项的人开凿的，耗时达十五年之久；宿河原取水口则是地方长官伊奈忠胜建成于宽永六年。这就意味着，这两条水道有优先享用多摩川河水的权利，然而它们的水量却并不丰富。

在上述两条水道开工后五十五年，即到庆应元年，有人在上游造了一条玉川水渠。从那时起，对上游这样的做法，在两条水道的管理当局心中，就已孕育了不满。

当下游的水渠正在哀叹水量不足的时候，东京市在没有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从明治三十八年起，将原先用垒石法修筑的羽村拦河坝翻造成了水泥堤坝，引走了更多的河水。只要别人在法律手续上无瑕可击，水渠管理者自然无法提出抗议。东京市这一有损他人感情的做法使双方结下了不解之怨。

到了大正五年，东京市自来水局每秒取水二百立方尺，为先前的两倍。不仅如此，过不多久还准备用水泵吸取从羽村堤坝渗出的、流入下游的地下水。后来为方便引水，又建造了一个叫投渡的拦河蓄水坝，然而遇上了洪水，他们又把它全部毁掉了，为此，滔滔浊水迅即向下游涌去，两条水渠的取水口和船只数番蒙受其害。

伴随着工业化的浪潮，川崎发展了，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业城市，然而又出现了工业用水短缺的现象。他们又缺乏足够的自来水设备以弥补这一不足。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东京市当局竟又不顾他人利益，计划建造小河内水库，夺走这两条水渠的水源，制他人于死地而不顾。两条水渠方面的人带着陈年积怨，于昭和八年八月十六日，以神奈川县县政府的名义向东京市提出了抗议，要求东京方面立即停止建造小河内水库的计划。

两个水渠工会的实际管理人原是川崎市市长中屋重治。抗议是以神奈川县知事横山助成的名义提出的。面对这样一份抗议书，内务部不能置之不理而批准施工，东京市当局也不能一意孤行，继续实施这项工程。

干练的大野基寿课长带着秘书在京浜公路上驱车疾驰，飞速赶往横滨。他在路上还对秘书说问题并不严重，但在回京时，他的内心却增添了许多焦躁与不安。水渠方面的抗议竟然如此强烈，大野课长也被看成是一个偷水的窃贼。京浜大道在秋老虎的骄阳炙烤下，象一只烤得发烫的平底锅，这更把这个丧失了信心的课长搅得心烦意乱。

从东京市政府正门拾级而上，便是一间铺着大理石地板的高大而又宽敞的客厅。正面，通往二楼的用磨光的花岗石砌成的宽大楼梯，放射出幽暗的光。由于石头阴森冰凉，这儿的空气也显得冷飕飕的，就象地窖里的空气那样，聚结着，凝滞着。小泽市平和文书小林三造两人已在这里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原善郎局长正在开会，无法接见他们。大野课长则去了神奈川县县政府。

乡长心想，你不干就拉倒吧。村民们的损失已经相当大了，田地和山林都荒芜了，恢复起来是要费一番手脚的，但这可用补助金或其它办法来解决。另一方面，当大家知道不再有迁居

之虞时，一定会拍手称快。如果要干，那就坚决地干下去。为此，就要及早解决与水渠工会的争执，按原计划贯彻下去。总而言之，总得给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吧。

“哟……现在可忙着哪，明天吧。”

大野劈面第一句话就很冷淡，他根本没有停下脚步，就想继续上楼。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官僚”作风。他们在国民面前，几十年如一日地皱着眉头，耍着威风，装得满腹韬略而又自以为是，冷酷无情便是这些“官僚”们的画像。

但是乡长还是以老人特有的韧劲追到楼梯边，嘴里不停地喊着“大野先生，大野先生”。他连珠炮似地问他：“到底怎么样？能按原计划进行吗？会不会取消呀？”

“没那回事，绝对不会取消。”

“那末，按原定计划进行啦？”

“会延期吧。”大野一直居高临下，回头看着乡长。这句话刚说完，他便向左首的楼梯一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会延期”——当时，乡长自己并未感到这句话的严重性，但事后一想，对全乡来说，它却成了最最不吉利的消息。

第二天，乡长又一次前去求见。只见了三分钟的面，结果和昨天一样，得到的依然是模棱两可的回答。因为大野自己已经焦头烂额，小河内的问题当然更无人过问了。市民用水困难，自来水局要负责任，发展课长也要挨板子。先前因古里乡群起反对，以致修改了计划。如果这次又因两个水渠方面的阻梗而导致小河内方案作罢的话，那就成了事关大野去留的大问题了。再说神奈川县的态度又特别强硬，小泽乡长的诉苦更使他如坐针毡。在这种情况下，乡长不得不带着一个“延期”的消息快快地返回村去。

听说工程要耽搁下来，村民们的感情越发陷入了极端的不安之中。耽搁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抑或需要半年？时间不确定，他们就无法安排今后的生活。如果要延期一年，就应该去种萝卜和麦子。

"到底会怎么样？"近来村子里开始听到牢骚话了。尤其是贫农，都在这么问。地主们生活富裕，耽搁一年半载，并无大碍。小泽乡长和乡议会的议员们也属于有钱阶级，虽然听到了延期的消息，但反响并不很大。可是，对于比自耕农更苦的贫农来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会产生经济上的困难。大野哪里会想到，他那句脱口而出的话，会给庄稼人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退一步说，即便他想到过这一层，他也不会对远离自己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无止境地烦恼下去。即使有数千农民为此而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他也只能坐视不见。他身为自来水局发展课课长，必须机智聪明，精明老练，这才是一名"官吏"对待工作的应有态度。倘若农民为此而发生困难，东京府社会局会出面救济的，开发部也会发放补助金，动员他们移居国外；或者是政府把调整地方财政的费用列入每年的年度预算中去，对他们略施慈悲。但是两、三个救济部门同时在里面插手，不仅会事倍功半，而且也决无理想的效果可言。

处于这种矛盾和混乱之中的小河内的贫农们象被人断了粮道的军人一样，不得不一天天地捱延时日。他们景况凄惨，田间的农活停下了一半。全乡共有耕地二千七百亩，原来估计每亩地的年收益为三十三元，按眼下的景况一、二十元都靠不住。这十几元差额马上成了农民的负担，加到了他们的债本上。

小泽乡长几度进京，拜访自来水局的头头。企图争取获得一个明确的答复，可那位原善郎局长还是用那几句老话来敷衍他。

“不会拖得太长的，不久就会解决。现在我们还摸不透水渠方面的要求。我们了解村民们的处境，请再等些时候。”

召开了几次乡议会会议，可最后都是发一通牢骚，糊里糊涂地结束了会议，什么决议都作不出来。他们也开始埋怨起水渠工会来了，认为要是他们不提那种抗议，现在已经顺顺当当地搬迁完了。可了解下来，两个水渠工会的抗议却言之有理，令人为之同情。而东京市当局的做法却有许多地方叫人气愤。农民们内心就是这么矛盾着。在乡议会里，对东京市当局的狡猾做法抱不满情绪的舆论也在日益高涨。

“我们对东京市当局抱着一片诚意，可他们却极少诚意。无论在移坝址到水根泽的问题上，还是在单方面拖延期限的问题上，他们象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似的。他们不讲诚意，我们待人却一根肚肠直到底。我们太蠢了，请乡长去责问东京市，为什么如此缺乏诚意？”

原岛昌国就是这么说的。这话实际上是宣告了小泽乡长所谓小我服从大我的理论已经破产。在昭和六年，乡长从大局出发，要大家通过决议，牺牲全乡的利益，这个态度既体面又伟大，可现在人家的态度变得如此卑劣，暗地里还给你使绊子，那么，这种全局观点还值几个钱？

小泽市平的内心也不无后悔之意。正因为他是一乡之长，用不着原岛说出口来，人们的不信任态度已经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但是他毕竟历任乡长之职已达三十个寒暑，有着坚定不移的强烈自信，任何时刻都感到肩头上担子的分量。是啊，可不能让一个农民吃亏。这个象木桩子一样笨拙的念头在脑中盘桓、奔突，终于战胜了自己的犹豫和动摇。

眼睛一眨，起了秋风，在山涧溪流里，可以捉到从上游游下

来的肥嫩的香鱼了。村里又渐渐平静了下来。人们诉说着心中的不安，但这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了。村子里的胡枝子开花了，漫山遍野的桔梗也开出了浅蓝色的花朵。

五

在小河内庄的坝坡下，峰谷支流流入多摩川河口的地方，架着一座栏杆已经陈旧歪斜的桥，名叫小川桥。从桥脚沿着快要倾塌的石阶往上走十几级台阶，就是普门寺的山门了。山门陈旧，失去了光泽，变得一片灰乎乎、白花花的，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河谷。

在寺院里当杂役的竹藏拉开厨房的拉门，叭哒叭哒地拖着草鞋，穿过方丈室前的庭院，向这边走来。

“久违久违，是老爷来啦，贵体可好？”

仙鹤旅馆的小泽作太郎弓腰曲背，坐在山门下的一块石基上。他一手托着下巴，肘部支在膝头上。

“喔，谢谢，差不离吧……”

作太郎含糊其词地回答了他。竹藏也不再多问，撩起衣服下摆，爬到山门的二楼去了。那里的灰尘积了好几寸厚，破旧的供具，簸箕和麦柴，放得杂乱无章，遍地皆是，在用榫头镶接起来的大梁上稳稳当当地悬挂着一口生了铜绿的吊钟，上有延享元年甲子七月，铸造人甲府雨宫平次郎，施主冰川村、小菅村、峰村、留浦村、当村等字样。那些施主的名字基本上都已销蚀在铜绿之下了。竹藏不紧不慢地伸出手去，拽动了吊钟撞锤的绳索。

作太郎头靠柱子，谛听着那幽古的钟声在近峰远山间回响，直至完全消失。他的心情平静得异乎寻常。金凤山普门寺，啊，你这座山门从镰仓末期的高僧物外大和尚开山建寺起，从来也

没有毁坏过。现在，你那具有天平时代建筑风格的柏树圆柱，已经开裂发灰，象是喷上了一层白粉一般。眼前的群山溪水，还是太古时代那番景象。钟声好象又使人回忆起遥远的过去。作太郎陷入了时代的错觉之中，整个身心都融入了远古时代的气息里。他忘却了迁居的悲伤和年老多病的痛苦，沉湎在对太古历史的凭吊之中。弘安四年，元兵来犯，报权北条时赖派瑞宝上人来到这个寺院，塑佛开光。上人断斋三十七天，祈求国泰民安，敌寇溃败……作太郎沉浸在缅怀中，心往神驰，直到竹藏走下山门贼了他一声，方又回到了现实。

“老爷，您不到那边去吗？和尚他们也正闲着没事干呢。”

竹藏说完，又回到了厨房。作太郎连腰都不愿动弹一下。他被这位寺庙工友唤醒，回到了这个现实世界后所感受的寂寥，似乎使他失去了站起身来的力量。不一会儿，住持大和尚北野愚溪象是听到了仆役的喊声，背剪双手，口叼烟卷，悠悠然走出寺庙来。

“近来可好？贵体康复了吧？”

“谢谢，差不离吧……”作太郎又来了这么一句。

和尚在山门下绕圈而行，同时用老于世故的口吻说了起来：“本想到府上探望，只是和尚上门不太吉利，故而，哈哈哈……来，里边坐，喝杯茶。”

作太郎拄着拐杖，站起身子。洁净的庭院一角，淡红色的波斯菊在风中摇曳。方丈室的茅屋顶上，野菊长到三尺来高，开着白花。正面的房廊里到处沾着孩童的脚印，又加风吹雨打，日晒夜露，木板已经腐烂了。

“寺院的香火好象也不旺呀。”

“是啊！”愚溪当即赞同，“破败啦……若民无恒心，寺院自然也要门庭衰微。寺院繁盛当在和平盛世。现在的人虽不能说怠

慢祖宗，但对祖先，亦已疏于祭祀，最近真可谓到了门可罗雀的程度罗。连你这位作太郎老爷也不来关心关心，我们大家还正在念叨你呢……前几天，有事去了一次镰仓的建长总寺。即便那样一座名刹大寺也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啦。”

这位长老语气澹泊，态度随和。对此作太郎甚感欣羡。

“你敢情好，豁达开朗，不象村里其他人。”

“说对啦！”和尚再一次表示赞同，“住习惯了，就会产生留恋之情。古时的僧侣，都有一句话，叫‘一地不长在，一寺不长留’。我等之辈，一俟久住，也会迷恋一寺一地的啊。”

作太郎猜想，自己那种无法克服的牵肠挂肚、依依难舍的沉痛态度，从主张一处不长在的佛教精神看来，是否是极度的愚妄之举呢？他这样一想，反倒觉得这个云游四方的愚溪和尚的乐天态度，才是一个大彻大悟之人的合理归宿。为了获得人生的乐趣，真的不能留恋过去的生活吗？作太郎仍然没有完全领悟个中真谛。

自那以后，作太郎瘦弱的病躯开始出现在本乡的各个地方。有时，前去汲水的仙鹤第二旅馆的女佣，或是面店老板娘，看到他坐在温泉神社的石头台阶上，聆听着温泉从石砌围墙下涌流出来的淙淙声响；有时，仓崎利八的闺女背着木柴走过那座被铅丝拉着的烂木桥——走过木桥，便是南庄——时，作太郎也站在桥上，俯瞰着下面的溪流。安江告诉她父亲说：“我向作太郎走去时，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呢，自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他还是一个劲地看个不休，真害怕死了。”有时，他还会站在他当过十多年副乡长的乡公所的柿子树下，失神地仰望着半熟的柿子。

有人说作太郎可能犯上精神病了，也有人说他不犯精神病才怪呢。说这些话的人仿佛感到，这位作太郎，就象为人类赎罪

而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一样，把别人的焦躁和不安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他们以一双警惕的眼睛看着这个发了疯的作太郎，但同时对他又有一种亲近的感觉。他们不再谈论自己的不安命运，好象作太郎的牺牲解除了他们的烦恼似的。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生活，使他们对这种担心和不安麻木不仁了。

夏去秋来，濒临灭亡的山村迎来了秋季庙会。

庙会的盛行是靠了原庄的温泉神社和河内的金御岳神社。其中尤以渊源流长的金御岳神社的秋季庙会最为热闹。这个神社供奉的是第二十七代天皇安闲天皇的灵位，二十几尊古代塑像，如推古式观音菩萨立像，延喜时代的藏王菩萨像，武神菩萨像，均被视作珍宝。有人分析，这个神社在平安朝时代曾香火十分旺盛。又说在足利当将军的室町朝末期，当地居民都是这个神社的虔诚信徒。现在，它也将沉入百米水底之中。

“这是最后一次庙会啦。”

在一片惋惜声中，人们迎来了节日之夜。小学生手提八角灯笼，把大路到神社这段又狭又陡的、由五十级石阶铺成的台阶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路边一字儿摆开了卖糖果和酸浆果的小摊子。并排只能容两个人通过的又窄又陡的石阶路上，本村的妇女和孩子上上下下，挤得水泄不通。铃铛叮咚，箫管悠扬，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群欢闹的人们周围，数不清的山头黑魆魆的，静得没一点儿声响，红松的高大枝杈也融入到黑沉沉的夜空里去了。

神社中神官的闺女明子今年十九岁，是个模样十分俊俏的姑娘。今年春天，从青梅女子学校毕业后，她那华丽的服饰一直为村里的男女青年所注目。庙会之夜，明子嘴上搽着鲜艳的口红，还描了眉毛，浓妆艳抹地打扮得象大城市里的姑娘一样。现在她正在帮助神社办公室做事。

姑娘的对象是乡长的儿子市之助。市之助从青梅中学毕业后，在河内庄的邮政局工作，是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倾倒在石川啄木的文笔之下。由于他感情缠绵，在女性面前又胆小腼腆，明子总感到他有点美中不足，因而难过了好几次，也为此发过好几次脾气，但她是一个毕业于女子学校的女孩子，她的孤高又不允许她把本村的其他小伙子择为自己的恋人。市之助在春季的征兵中体检合格，明年一月他将参军入伍。这也是她焦躁不安的原因之一。

市之助和明子相约，那天夜里两人在神社大殿后面见面。可是他到了那里，看见村里有好几对男女青年都来到红松之下，灌木林中双双幽会，然后登上了通向后山的栈道。他焦急不安，心想应该另选别的地方才好。他返回到神社办公室前面时，只见明子还在忙这忙那。他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她出来。他带着一肚子的不满，痛苦地怀疑起自己的女友来，又不得不回到自己家里。他既想在自己入伍以前正式订下婚事，但又没有勇气向父亲公开提出这门亲事。

第二天正午时分，村子里的年轻人抬起了停在神殿前面的神轿。在秋日的艳阳中，那金色的屋形轿顶和璎珞饰物在光灿灿地闪亮着，随着轿身的晃动，系满轿子的铃铛儿发出整齐的响声。年轻小伙子衣着齐整，头缠一色的毛巾，身束一色的带子，脚上不穿鞋子，只套着白色布袜，鼻梁上还抹着喷香喷香的白粉，眉毛描得又粗又长。在台阶下的大路上，神官的坐骑已准备停当，神官脚着木鞋，出得正殿，走下苔青藓绿的庭院。明子穿一身鲜艳的衣服，站在神社办公室的大门口，笑得象朵花，引得小伙子们更是劲头十足，在神殿前面你推我挤地兜了两、三个大圈子，然后这群人便大步跨上了那条陡峭狭窄的石阶路。

“当心！”

“当心！”

在一片吆喝声中，走在最头里的两个人跨下了第一级台阶，轿顶也随之向前一倾，此时璎珞相碰，叮咚作响。因彩轿前倾，前面两个轿夫的肩头上便分外地吃重起来。

“彩轿下来罗！下来罗！”

孩子们在石路两边欢天喜地地叫喊着。当神轿被小心翼翼地抬下了五步石级的时候，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

却说这条石级路，从神社建成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否修缮过呢。路基年久失修，土崩石塌，石级上已覆满了青苔。由于轿子的重量压到了肩上，走在轿子左前方的小伙子脚下的那块石板略一倾斜，那穿白布袜子的脚便在青苔上一个趔趄，虽只滑动了仅仅一、两寸，然而那条腿已经站立不稳。他一个踉跄，其他几个人也跟着摇晃起来，一脚踩空，环珮铃铛顿时哐啷直响，前面的人腰肢一个忽闪，一屁股坐到了台阶上。后面的人一个个叠罗汉似地扑倒在他身上。彩轿越过他们的头顶，翻向路面。随着一阵喊救命似的铃铛声和轿顶的破裂声，三百多斤重的彩轿在石级路上连翻了两个筋斗，借着冲劲，穿过杜鹃花和茶树丛，从丈余高的山头上翻落到神官的坐骑所站的大路上，继而又摔向路对面，刹那，便飞下了五丈多深的悬崖，但见轿落溪谷，水花四溅。

这瞬间的情状，文字难以形容。跌倒在石级上的小伙子中有一个人手腕骨折，其他人也多少受了点伤。那匹马也受惊失去常态，慌乱中狂奔乱跑了起来，破碎的璎珞饰物散落在石级和下面的大路上。男人们搽粉描眉的面孔上，表情各异，悲喜莫辨，神官紧握玉笏，站立在石级路中，呆若木鸡。围聚过来的村民们站在大路上探视深谷，遥望着四脚朝天的彩轿在水中半浮

半沉。上了年纪的人窃窃私语，说那是老天爷生气。年轻人也讲，那是小河内快要完蛋的预兆。

后来，宗族后嗣的代表在神社办公室开会，五、六名役伕下到河谷，处理后事。

明子厌倦了农村的生活。今春以前，她住在青梅女子学校的学生宿舍里时，身边有朋友，也有快活的新鲜事。可是毕业至今，她感到农村生活无聊而忧悒，她象被软禁在这儿似的。有一次小泽市之助和她一起在山上散步，他曾对她说过这么一段话：

"你瞧，下面已经照不到阳光了。上午不到十点钟，这里就晒不到太阳，到下午三点，太阳就又落到山背后去了。一天的日照时间只有五个小时。我给这里的山村取了个名字，叫'见不到阳光的山村'，这名字里含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东京这个大城市发展下去，小河内就会成为东京的牺牲品，日益衰落下去，犹如生长在大树脚下的小草会不断枯萎下去一样。住在大山的脚下，问题还不那么严重，而在大都市的压迫之下，村庄就没了生存的希望。"

明子再也不愿住在这没有阳光的山村里。她向往东京，就象向往阳光灿烂的蓝天一样。她感到了山村生活的寂寞，这说明她意识到了自我。她希望象放飞的鸽子一样，让自己的思想在眼花缭乱、光怪陆离的大城市里自由翱翔。在那里，她会忘掉自己，她会陶醉。她缺乏感情，当她回归到自我中来的时候，就无法真切地把握自己。然而她又具有现代人纤细的感觉。她要敞开心灵的大门，让自己无条件地融化进大城市中，陶醉在那个环境里，随波逐流，任自去来。对于明子这类女性来说，这倒是合乎逻辑的要求，她们在那种生活中，反倒能求得精神上的安宁。

“爸爸，我不能去工作吗？每天无所事事，我真闷死了。”

工作，当然意味着离开家乡到东京去。神官警惕地紧闭着花白胡须下的嘴唇，他感到担忧，担忧一天比一天俊俏起来的明子的花容月貌，已经到了极限，将要朝反面转化。水果一旦成熟，就不好办了。所以他产生了给她物色婆家的念头，他想去对妻子说，姑娘也该出嫁了。

明子在父亲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常和市之助一起在栈道上散步。市之助这个小伙子，怀里总揣着一本石川啄木的书，心里充满了类似石川啄木的叛逆情绪。可当他想把这种叛逆情绪表达出来的时候，这种叛逆情绪却又化为伤感情绪。

“我可想去东京！”听明子这么一说，市之助又对女友的爱情起了疑心。

“到东京去干什么？”

“我可以找工作。明年一月你就要走了。你走了，我还有什么意思呢。”

明子想去东京，也并非始于今日。市之助热爱村里的人们，热爱质朴无华的山村生活，他坚信，这就是石川啄木的精神。明子憧憬东京，无疑是想离开自己。但是，他又说不出可以挽留她的强有力的论点。

“到你离开部队时，这一带不会再有什么人了。那时，你怎么办？你也和大伙儿一起迁到哪个山里去？哎，太没意思了。”

她折取了一根树枝条，劈劈啪啪地抽打着野草，她沿着栈道朝山下走去，同时唱起了本村的一首古老民谣：

三十里长街江户闹盈盈，

山里人靠山换金银，

红松水杉多少价呀？
嗨唷唷，一座青山一箩金。
君不见，白云朵朵飞江户呵，
白云呀，你也带去了我的心，
嗨唷唷，带去了我的心。

这是德川幕府时代村民们憧憬江户的繁华而咏唱的一首歌曲。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繁华竟会给这些山村带来灭顶之灾。

“阿明，”市之助从后面叫住明子，“我一定会死的。”

“死？！”

“当兵，一定会死的。死也罢，活也罢，反正回不了家了。”

他所属的那个团，是去换防的，据说要去满洲。他似乎感到自己真的会死去，而且觉得，死对于他是一种痛快的讽刺。同时他又仿佛觉得，唯有这样抬出自己的死，才可以拉住明子，两人重归于好。

明子一个转身，别过脸去。这个动作清楚地告诉他，她不愿意听他讲话。对她来说，一个男性不是为心爱的人去死，而是为其它而去死，那么这种话便不值一听。从女性方面来说，那是对自己的一种背叛，是加害于自己。她气鼓鼓地一面抽打野草，一面快步向山下走去。

六

十月十六日，东京府公署以知事香坂昌康的名义，给神奈川县知事横山助成发出了一份煞有介事的公函，标题是“关于建造

水库所涉及的河川工程施工问题”。函件要求两个水渠方面提出自己的方案，同时希望一并提出用水现状。可是二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东京方面没有从神奈川县方面得到任何消息。

十一月二十四日，府知事香坂不得不再次给横山助成发文。

关于建造水库涉及的河川工程施工问题

十月十六日曾将此件照会你处，因东京市已将该工程呈文申请，诸多事务亟待处置，见函望从速回复为盼。

其后又是十天二十天过去了，神奈川方面依然没有片言只语的答复。这一着乃是横山助成最最大胆的战术。由此看来，大野基寿这一级的人物，当然要被人家当毛贼奚落一场。香坂知事遭到了冷遇，被对方愚弄了一番。出于无奈，他只得第三次发出函件。

关于建造水库涉及的河川工程施工问题

十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此件两次照会你处，该工程东京市已具呈申请，贵县有何处置？实因诸多事务难以处理，盼即刻能知道贵县意见。

十二月十五日

横山还是不愿作答。东京府再怎么捶胸顿足，再怎么缺水，

横山就是不管这一些。事情解决不了，反倒于己有利。工程拖延了，两条水渠就会免受损失。为此，小河内乡被抛入了贫穷的深渊，而神奈川县却未损失一根毫毛。这便是素有快刀之称的横山助成这位政治家的手腕以及独善其身的官僚面目。

因此，自来水局未能将建造水库的计划向前推进半步，只是在那里徒耗时日。小河内乡一天天向贫困的深渊滑去。农民们今天两个，明天三个，到乡公所询问可不可以播种麦子，对此乡长自己也回答不了。诚然不至于到明年六月还呆在这里，可谁也不能断言就一定不会拖到那一天。

"乡长，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大家不好办呐，我们的事到底怎么弄啊？"

有的人两手插在怀里，歪着脑袋，耸着肩头，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每逢这种时候，乡长只能眨巴着眼皮，向他们说些好话。

乡里的互助储金会每月都在川野的本泽武兵卫家开一次例会。在这个既无银行又无其它金融机构的山区，互助储金会成了唯一的财政机构，入会者多达三百人。

乡政府解散时，储金会也必须清账结算。但是今春以来，村民的困苦一清二楚地反映到了账本上。中了标拿到钱的人不再逐月前来交纳彩金。储金会一结账，发现交了彩金而始终没有投标的人最后想要拿钱已经无钱可拿了。开十一月份的例会时，这种局面已经出现。

参加会议的只有十一个人。本泽武兵卫从账本上抬起红红的酒糟鼻子，一边往烟斗里装烟一边说：

"这叫人怎么办呢？今天的例会只能拉倒啦。"

"我可不能拉倒。"

仓崎利八从后座探出身子说。挂在天花板上的三盏油灯，在

榻榻米上投下了三个圆圆的灯影。山里凉气袭人，所以还生着火盆子。原定这次该轮到利八拿八百元钱。武兵卫点燃了一袋烟以后，抄着下巴说：

“可是老兄，大家不按月交钱，我又有什么办法好想呢。”

“我不管他们来不来开会，反正这次我得拿钱。”

“不不，不谈那些不来开会的人，可你瞧瞧他们交款子的情况，只交了一半！”

武兵卫把账本敲得乓乓直响。利八挪了挪身子，叽里咕噜地发起牢骚来。他是个四十四、五岁模样的农民，总是牢骚满腹。泥土渗进了他手背上的皮肤里，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长长的头发遮住了额头，当他低下那双蒙眬无光、胆小怕事的眼睛时，他的一举一动都给人以困惑不解、疑虑重重的感觉。

“村子要搬走了，谁还来交钱啊。”不知是谁这么插了一句。

这时，紧挨着利八的原岛昌国出来打圆场：“是啊，大家都有困难，手头没有那笔钱啊。”

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老话：这样下去互助储金会非垮台不可啦，应该设法把互助金收上来啦。那天的会议没有开出什么名堂。利八很生气，起先他说，这次轮到他中标，要求至少支付他一半金额，但是别人哄他，说到下次再拿。他气得象只公鸡似的，回家时一路吐着唾沫。

最后，利八在第二个月也只拿了三百元钱，过年以后又领了一百元，余下的四百元钱再也没有拿到。而这件事在不久以后竟成了导致他一家不幸的原因。

峰谷村的校长佐原东平终于把买进的温泉附近的桑田改头换面，弄成了建房地，然后略加平整，填石打基、立柱架梁造起房子来。他盖的都是二十平方米大小的低矮小屋。梁柱、壁板、镀

锌铁板等里里外外的材料都是旧的。因为他并不打算真正住人，所以造得又象库房又象住屋，不伦不类，简陋不堪。为了证明这不是库房，校长在墙外，埋了个缸，充作厕所。尽管如此简陋，人工费和其他花费也用去了百把元，对此他还很有意见。

他想乘搬迁之机捞上一笔。此公对这块故土既无丝毫的感情，也无任何留恋。且看劝人"一地不长在"的普门寺的愚溪和尚是怎样评论这位校长先生的吧。他说："佐原东平对乡土不具爱恋之情，对金钱物欲却十分迷恋。而仙鹤旅馆的老板则念念不忘竹藏在寺院所敲的那口古钟和老朽的古梅。看来，相比之下，还是佐原东平更幸福些。可是，若把作太郎对家乡的爱恋斥之为冥顽不化，那么西行法师'但逝三春里，明月花前夜'的诗文也便成了非分之想，他的一生也无法圆通应变，淡然处之了。"

作太郎一如既往地拄着拐杖，在全乡疯疯癫癫地走来走去。他的病情日趋严重，形容更为消瘦，按理他已无力外出，但是现在，连他的家人也不想去剥夺他的这一要求。他们已经不抱幻想，他卧床不起无法外出的那一天迟早总会来到。不久，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清晨，和往常一样，岸边的晨霜泛着晶莹的白光。山谷里的红叶一天红似一天，看上去煞是赏心悦目。幕府末期有一位儒生叫林鹤梁的，在他写的游记中曾描写过他激动得倾倒在奥多摩的红叶之下的情景，他说"此处堪称枫溪"。现在这溪谷丹枫仍保留着当年的丰姿，宛如一条锦带，随着曲折逶迤的山谷，连绵不断直达遥远的上游。作太郎以他那歪歪扭扭的步履，继续循河谷而行，好象支撑着他肉体的就是那股执著的爱的力量。

一天，坂部的儿子龙三在一条小路上走着，他准备上山砍柴。这条小路从公路岔开，通往峰谷。他突然发现作太郎跌倒

在山谷里。那里崖高二丈余，溪水浸没了他的双脚，他差不多已经不省人事。那照不到阳光的山谷里铺着一层白花花的晨霜，红艳艳的树叶宛如片片红色的花瓣飘落在白霜之上。

"老爷，老爷，快抓住我的肩头！肩头！"

龙三抱起他，想转身把他背到背上，但是老人没有去抓他的肩膀。老人的右上臂脱臼了，无力地悬垂在肩头；两唇白得象两片纸，不时地痉挛着。他背起作太郎，快步跑下山去。

这个村里连一个医生也没有，作太郎的儿子便骑着自行车到十二公里外的冰川去请医生。

作太郎坠崖的地方是一处很危险的地段。去峰谷上小学的学生或村里骑车的小伙子，一年里总得在这里掉下去一、两次。

因为这段路很危险，峰庄的木炭和木柴也运不出来，于是乡政府为确保交通安全，计划从昭和五年年底起开凿一条短距离隧道。开凿隧道的预算需要九千元，隧道前后的道路修建费七千元，共计需投资一万六千元。东京府愿意补助一笔更多的经费，于是从昭和六年的春天起，隧道工程就着手进行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冒出了一个水库问题。从计划中的水库工程来看，这个隧道也将沉入水底。

小泽市平就此问题去东京府询问。东京府回复说，在水库问题还没有眉目以前，工程暂停为宜。挖了五十余米的隧道停了工，现在成了山里的孩子玩耍和樵夫躲雨的地方。到峰庄去的那段路依然没有解除危险。作太郎是看红叶看得入了迷，才成了红叶的牺牲品。

奥多摩丹枫白露的美景是闻名东京的。深秋来临，不时有前来观赏的游客寄宿在温泉旅馆。这些来客大多不知道这一带的村庄将要变成水库。人们熟知美国运动员创造的世界新纪录

和法国飞行家空中飞行的情况，但是对东京自来水的前途，以及因自来水而遭毁灭的小河内乡的命运却漠不关心。复杂的生活结构，纵横交叉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暴虐和残酷，就每一个人来说，这些都被看得无碍大局，有时甚至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边境上受到外敌的威胁，边防战士必须战斗，为此数百名青年断送了性命。作为第三者的电影公司却能把它摄制成纪录片而得到好处。这就是社会结构的冷酷性。与这种电影公司十分相似的便是峰谷的校长佐原东平，还有一位是比他纯真几分的杉田明敏。

杉田是东京美术学校的学生。他在青梅中学读书时，和小泽市之助是同班同学。他早就知道奥多摩的红叶非常之美。现在又听说小泽的父亲当乡长的地区要被湖水淹没，便背着颜料箱住进了仙鹤旅馆。旅馆老板小泽孝治郎担任副乡长，他妻子是市平的女儿，市之助的姐姐。杉田在旅馆里问清了道路，便前去探望市之助。他对市之助说，准备住上两、三天，画些红枫掩映下的群山和溪谷。他对这些将要遭受灭顶之灾的村庄既不是同情者，也不是加害者，而是一个只顾自己画图的、冷漠的旁观者。

他把画架支在女汤的路上，把弁天崖、崖底的溪流和对岸的红枫画入画幅。星期天邮局休息，市之助和明子一起来看他画画。杉田象让风吹了起来似的，一副潇洒飘逸、悠然自得的样子。这种风度在爱好美术的青年身上是屡见不鲜的。他口叼烟卷，伸着下巴，上下左右调整着画板，漫不经心地听市之助谈论村子的现状。市之助照例引用了一首石川啄木的诗："我象条野狗一样被人逐出村外，我一刻也忘不了心中的悲哀。"他说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这儿村里人的现状。市之助把村民们的穷困当作自己伤感的素材，从而再来享受旁观者的乐趣。杉田以玩世不恭

的口气直率地回答了他的议论：

“你说了这么一通，可又管什么用呢？老兄，那是历史的必然，体现了社会的合理发展。不是嘛，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状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一必然结果又制约着自来水必须发展这个必然结果。而小河内乡恰恰具备了满足这一时代要求的条件。”

“可是我说，要村民迁居，就得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嘛。”市之助提出了近乎哀叹的抗议。

“对，说得有理。”杉田十二分的同意，可这无非是在不负责任地嘲弄一个第三者。接着，他又把话锋转向了市之助。

“不过，象你那样，抬出石川啄木，无病呻吟，也无济于事，你还不如去考虑考虑东京何以必然会毁灭这个乡，研究研究导致这一必然性的经济关系。这才是关键。否则你是失策的。”

杉田本人并不打算研究这些问题。市之助也不是不理解杉田的宏论，只是无法同意他的观点。市之助是想努力摆脱那严严实实包围着自己的伤感情绪。

明子坐在草地上，注视着画布上出现的色彩。她在这个青年身上感到一种新的魅力。杉田与市之助刻板的乡巴佬性格不同，他健康，还带着点儿粗野，有一股飘飘然难以捉摸的乐天劲，象城里人一样，感情丰富，活泼开朗，才气横溢。她凝视着杉田那上穿脏上衣，下着皱裤子的后影，从他的风度和性格上她感受到了一股东京的气息，心里燃起了对东京的憧憬，这憧憬中浮现出一个幻觉。倘若这不是幻觉，那一定是产生了恋爱的念头。她对东京的崇拜正在变为对杉田的追求。她是个任性的姑娘，朝秦暮楚，水性杨花，在接近杉田的时候，她十分清楚地懂得自己之所以不喜欢市之助的原因。她感到仿佛是市之助拉了她的后腿，她心烦意乱，同时也希望能进一步和杉田交往。

“哎，你不给我画一张吗？”

“行啊……”杉田背对着她，模棱两可地说：“不久的将来。”

“不久的将来，是什么时候？”

“这次不行了，等下次吧。”

“下次是指……”

“我准备等下了雪再来。”

“哎呀，是嘛……我也想学画，你说有女画家吗？”

“有的是。但画得并不高明。”杉田心不在焉，随口答道。

明子浮想联翩，幻想着一位来到东京学习绘画的女性的生活情景。她的幻想又一次把她的心撩拨得难以平静。

次日，市之助上班去了。明子一人坐在杉田身后，消磨了小半天。这可让市之助提心吊胆，心烦意乱了。杉田回东京以后，明子一直闭门不出，好长时间也没见市之助一面。一天，市之助在邮件中发现了一封明子写给杉田的信。

离入伍只有一个多月了。再也不能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了。他决心向父亲说出自己的希望。小泽市平两手抱胸，目不转睛地审视着这个独生儿子，他用低沉而忧郁的语调说：

“一旦参了军，即便在和平时期，也应有尽忠报国之心。你可能要开赴满洲，怎能如此儿女情长。本应尽量忘却牵肠挂肚的事才好，可你怎么反而去增添麻烦，去结什么婚。等你光荣复员以后再考虑吧。”

市之助不相信和明子的关系能维持到复员退伍，但他的这种不安却无法为父亲所理解。也真凑巧，那天父亲收到了东京府的咨询，和两、三名乡议员讨论到很晚才回家。他肩负着全乡的安危，痛感自身的责任，没有闲暇来体察市之助的心情。

咨询说，东京市方面已经结束了水根泽的全部勘查工作，询

问乡政府对该计划持何种态度。以前东京市、东京府曾经作过咨询，乡里的意见基本上是明确的。这次计划有所改变，工程地点改到了水根泽，所以重新加以咨询。新计划的全部内容如下：

堤坝地点：东京府西多摩郡小河内乡水根泽
堤坝高度：堤顶至基底高一百四十九米，至河底高一百四十六米
堤坝顶部：长三百二十米，顶幅八米
最大蓄水量：一亿八千七百七十万立方米
有效蓄水量：一亿八千四百万立方米
最多蓄水时的水面面积：四百二十五公顷

工程概况——

总建设费：三千七百零六万元（不包括净水站、配水管）
其中土地费：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五百四十元
搬迁费及其他补偿费：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六十元
水渠修缮及其他补偿费：二百三十万元

水库有效蓄水量为村山水库的十五倍，湖面积可与日光的中禅湖媲美。被拦河坝挡住的河水先放入多摩川，再从下游三十六公里处的羽村引入净水站。

水库的预定工程量十分庞大，每天需用五千工人，总计需五千万人工。不仅如此，工程竣工后，不能因水库蓄水而使多摩川的河水干涸，必须让多摩川有正常的水量流过。因此只能逐年堵蓄夏秋洪水季节的多余水量。需要四年至五年时间，水库才能

全部蓄满。

这份东京府发出的咨询书，同时发到了山梨县的丹波山乡和小菅乡。翌日，小泽市平在初冬料峭的山风中，系紧斗篷独自前往东京，要求面见原善郎局长和大野课长。如若他们的回答还是一些逃避责任的遁词，他只能对东京府果断地表明决心。他已经做好了这一思想准备。再毫无希望地等下去，无疑等于他自己失信于全乡民众，他激动得老脸通红，言词也从未如此激烈。

“对今天的咨询，我不能轻易回答你们。”

“此话怎讲？”

“您还不明白？大野先生未必会那么健忘吧。半年审批工程，半年发行彩券，一年时间解决问题。此话是您去年十月份说的。”

“是呀，可是乡长，那不现实。女汤的计划没有批准嘛。”

“说对了。就是那件事，你们屁都没放一个，就突然变了卦。你们那么干，我怎么办？村民说他们被你们当猴耍了，这话不假。你们这些老爷不知道今天村里是个什么样子，再让我们等下去，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意见。”

“不，这次不会再让你们等了。”大野靠在太师椅上，言词充满信心，“水根泽方面，我们已遵照内务部的指示，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内务部对工程的态度也极其明朗，这次再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啦。”

原善郎局长转着转椅，远眺着东京市丸之内一带的风景，懒洋洋地说：

“只管相信我们，放心地回答上峰的咨询就行。早一天作答，就早一天解决嘛，乡长。”

“您得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一点不确定下来，村民们放心不下。”

“这个嘛……”大野接过话茬，“说得保险一点，一年以后。”

乡长沉默良久。过去的一年是多么的漫长啊。想到这里，他觉得无法同意。但是现在再表示反对，一旦计划取消，谁也不会来赔偿村民们至今所受的损失。时至今日，他连反对都难以做到了。

“这次肯定在一年内支付搬迁费等一切费用。”

“乡长，我把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我决不食言，完全可以保证。”

大野从椅子上站起来，话说得斩钉截铁，胸有成竹。这是他制伏对方的一种方法。原善郎局长呢？还是那副爱理不理的腔调。房间里暖气太热，他打开窗户，眺望外景。

市平内心并不相信他们的话。一开始，市平很尊敬这些人，把他们视作堂堂绅士，感到他们是最可信赖的人。可现在他总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守信用的人。他还懂得了，对于别人，他们的心冷酷得令人惊讶。他们并非生下来就是如此，然而一旦成了官僚，就必然变得这样。他前前后后这么一想，就不再去相信他们了。他内心悔恨不已：自己怎么会老实到这种程度？可现在你不信任又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带着他们的口头保证回村。这个保证能兑现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一年”，那么可以让村民播下今年的小麦了。少数人已经播下种去，而没有播种的人将会多么懊恼和气愤啊。市平想到这里，感到回村是十分痛苦的一件事。他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傻念头：后悔当初不该不听至今还坚决反对他的小泽作太郎的话。

回到村里，他立即召集乡议员会议，把情况作了说明。议员们纵然有满腹牢骚，但又全都明白事到如今，除了表示顺从，已经无路可走。会议对咨询当即作出了赞成的决议，并对东京府

作了"同意"的答复。那天是十二月十三日。

年关将近，在一个不时飘下几片初雪的冬日，小泽作太郎死了。死的时候，脱臼的肘关节还包着绷带。仙鹤第二旅馆的小泽孝治郎和乡长等三、四个乡里人坐在他的枕头边，为他送了终。当作太郎用衰弱、模糊的视线认出了市平以后，喃喃地说道：

"我反对你，始终未变。我对不起你。反对，有什么用？大家尽快顺顺当当地搬家吧。"

说完他合上了眼皮，喘着气留下了他的遗嘱：

"听说大伙儿要迁坟，但不要动我的坟。我永远也不想离开这块土地一步。淹在水里，也不碍事……"

第二天，他的遗体埋到了普门寺的坟地里。寺役敲起的山门钟声，殷殷地在高山低谷中回响，乡里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葬礼。墓地上挖了一个深坑，吊下白木棺材，每人在棺木上抛下一块冻土。灵柩掩埋完毕，再在泥土上竖起一块四方形的木牌。他享年六十九岁，是这儿最最热爱村子、最最留恋村子的居民，是一位直到临死都不肯搬迁的居民。可是他死在全村人搬迁以前，说不定要成为最早的迁居者。

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在寺院的中庭扬威肆虐，参加葬礼的人站在那里冷得裹头缩颈。大殿的屋檐上，枯草象人的乱发一样被吹得东倒西歪。

"这寺庙也冷落萧条啦。"当时把作太郎从山沟里背上来的坂部龙三对佐原校长说。校长还在为买桑田那件事生气，没理龙三。龙三苦笑着离开了。在前面坝坡下的乡长家门口，飘扬着几面祝贺参军的彩旗。他见小泽市之助穿上了外褂和裙裤①，

① 外褂和裙裤一起穿着，是一种礼服。

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军旅生涯，他走了过去，

“快参军啦。”

“嗯，快了。”

市之助抬起那张冷得起鸡皮疙瘩的脸。

“肯定去满洲？”

“看来要去。真要那样的话，我也要象他那样……埋到这里。”

他有气无力地笑了，颇象在自我解嘲。龙三同样也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容。

这一年又快结束了，大家伸长脖子干等了一年。这是充满怨恨、怀疑，在贫困中挣扎的一年。如果大野课长所打的包票兑现，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年关和最后一个新年了。门前青松两三枝，手中浊酒一两杯。新年里，人人怅惘、寂寥。砍去了大量林木的山岭上积着白雪，溪流里流着冰块。

元旦那天，从河内庄小学的校园里传出了孩子们的合唱声。国歌《君王的时代》那优美的旋律荡漾在雪后晴朗的蓝天里，向远处传送。“千代，万代，象地上的石块……”啊，孩子们在讴歌赞美这个千秋万代繁荣昌盛的神圣国家。

七

许多人都去为市之助参军送行。头天晚上，在仙鹤第二旅馆二楼开了个饯行酒会，有五十人参加。村里的男人开怀痛饮，又喝又唱。但欢闹中伴随着一丝凄凉，这酒会开得就好象他要离乡远去的诀别宴会，人们的临别赠言也不着边际。市之助感到自己独自一人，沉沦在孤独阴冷的深渊之中。市之助的姐姐——旅馆的女当家，在厨房里勤快地忙这忙那，可每次蹲到火盆边去温

酒时，她总是撩起号衣的衣角，擦拭眼泪。

出征的那天早晨，还没有照到阳光的大门前满地晨霜。来了三十几个送行的人。门前燃着一堆火，十几面彩旗竖在那儿，一股令人提心吊胆的紧张空气笼罩着河内庄。

市之助在父母的陪同下，从大门里盛装而出，人们口呼万岁相迎。今天的市之助显得特别稳重。

一名驻在乡里的军人吹着喇叭，往队伍头里一站，扛旗的人随后跟上。村子里的人走过小川桥，来到女汤岸边，又一次高呼万岁，以此告别。剩下的二十人沿河而下。在原庄，他姐姐站立在房前，看着他们一行人走过去以后，便躲进厨房哭了起来。

这一队人从这里沿河而下，走了十公里路，来到了冰川庄。走在头里的喇叭手一路上谈谈吹吹，号声吹得十分雄壮有力。市之助听了这号声，一颗心颤抖得怎么也控制不住，好象浑身上下已经一片冰凉。在他们经过的各个村子，一些陌生人夹杂在孩童中间，高呼万岁。

到了热海村，只见靠右首的溪水被一道闸门一挡，卷起了一个又一个深深的旋涡，流入了川玉电力公司的闸门。水库建成以后，东京市当然要把水闸移到堤坝那儿，同时支付电力公司一笔补偿费。当他们来到下游的水根泽，又看见两岸的山坡上飘动着红色的标旗，白漆横竿上标有海拔五千三百米的字样。这个处在视平线上方的高度便是大坝顶部的位置，水库的水蓄至标有五百二十七米字样的地方。在这里，两岸那象屏风般陡峭的山壁形成了一个峡谷，连外行也看得出来，这是一处建造大坝的理想场所。在山谷入口处，道路成直角折向左方，下面便是数十丈深的悬崖绝壁。崖壁旁竖有一块白木牌子，歪歪斜斜地倒向峡谷，上面写着：

“东京市小河内水库拦河坝坝址——水根泽”

牌子很触目，这使这队人油然冒起了一股无名之火。

在这里，市之助恰恰又撞见了杉田明敏肩背画箱从对面走来。杉田露出满脸惊讶的神色叫道：“啊呀，今天就走吗？”他看着个子比他矮小的市之助身上那纯白褂子的纽带和沙沙作响的打褶裙裤。

“祝你身体健康，请多保重。”

杉田是到山谷写生去的，和明子相会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市之助当然不是不了解这一层缘由，可自己已是一名应征入伍的帝国军人。他内心十分悲痛，这种悲痛已经无法再用石川啄木式的伤感来排遣慰藉了。

来到冰川庄以后，十六个扛旗的人要回去了，只留下四个人一直陪到了兵卫庄。市之助乘上了开往御岳火车站去的公共汽车，送行的人在车窗外最后一次为他高呼万岁。这时，开始下起了如粉的细雪，公共汽车沿着溪流在雪中开走了。可能是送行的人少了的缘故吧，市之助从车窗向外俯视着河谷，流下了眼泪。

送走了从征的独生儿子以后，小泽市平家里冷冷清清地只剩下了一对年迈的夫妇和一名女佣。市平的老伴象一位年轻媳妇似的，伤心地偎依在市平的怀里。市平感觉到老伴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孤独的阴影。他两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不动地坐在油漆过的、略显洋化的书斋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压制住老年人常有的固执而又徒劳的牢骚。再过几天，他也许会沉浸在悲痛之中，果真如此，那便说明，他最终抛开了家室的拖累，回到了孤独的自我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也可以不受束缚，变得豁达大度，不再那么留恋人生，无论去做什么，都可大刀阔斧，无

所顾忌。这就是他所谓的小我服从大我的境界。如此看来，自从水库问题发生以后，在事件的纷乱纠葛中，他的心境似乎越来越平和恬淡了。与此相反，村民们却变得日益昏聩，无可救药。

从去年年底起，村里很明显地出现了许多外乡人。在这个人口稀少、与外界交往甚少、没有几种职业可干的山区，一眼就分得出谁是外乡人。他们在温泉旅馆里住上两、三天，让人挨门逐户地散发传单。传单的大意是说"大量发放低息贷款"。或者让人把"金融"传单贴到农家小堆房的板壁上、栏杆上、树干上。他们企图乘农民年关手头拮据，引诱农民去借钱。而农民则不堪一击，接二连三地借上了高利贷。仓崎利八也是其中之一。

"啊呀，也真难为你们啦。你们可要三思而行啊。是否值得去做东京的牺牲品？照这样等下去，谁也受不了。不是我说句冒昧的话，你们种田的不象别人，手里没有什么现金，要弄点钱还真不容易。来，我可以借给你们。我可没有一丁点儿贪心，想来欺侮你们，捞什么高额利息。不亏本就行啦。我最讨厌干那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事，哈哈哈哈。"

放高利贷的说得悲天悯人，娓娓动听。第二天，他来到利八家，在他家桑园和菜园子里转了一圈。他歪转着脑袋，脸露难色：

"这坡还真陡呢，亏你开出了这片地来。三亩地嘛……哎呀，实在抱歉，拿这点地做抵押，可还借不到三百块钱哪。不是我不想借给你，只是万一你还不出这笔钱，我可就亏啦。还有没有别的田地和山林呢？再加上一点就成。"

最后，利八又把仅有的一点山林押出了一半。他心里盘算着，一年以后，搬迁费就会发下来，他可以用它来还清所有的债务。但他所借的是高利贷，日利息为一角。谁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暴利盘剥。可是在互助储金会已经垮台、无人再交储金的

情况下，不走这一条路，已经没有第二条借钱的路子了。尤其是利八，已经无法从储金会拿到本来可以拿到的钱，自然也就没有可能再去考虑将来的损失。

过了年关，高利贷越来越凶。一只知了在它壮实的时期，是不会有东西去侵凌其身的，然而秋天一到，被冷气一打，成了一只寒蝉以后，就眼睁睁地变成了蚂蚁的食物。与此相仿，极端谨小慎微的农民，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不得不去借那洞若观火的高利贷。

唯一驻在乡里的警察村上义一郎顺路到邻近的原岛昌国的店里去买香烟，他说：

“咳，我说原岛，大家借了不少高利贷啦，可不能麻痹大意呀。现在借高利贷的风可是相当的盛啊。”

“我也在担心呢……听说日息高达一角一分，真把我吓了一大跳。”

“哪里是一角一分。听说在留浦，一个叫笠井卓三的，竟放到一角三分，真是发昏了。”

“唔……村上君，我真想请你取缔一下呢。”

“我个人是无能为力啊，这事只能向法院提出起诉。”警察说完，苦笑了一下。

在民法的限制利息法第二条中规定，国民间以契约形式所规定的利息，百元以内的年利息在一成半以下，千元以内的为一成二以下，千元以上的为一成。超过规定部分的利息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可以削减至规定数额。但是农民不懂得这些法律规定，即使懂得，如果你诉诸法律，那么贷方就会停止借贷。眼看还本付息的期限到了，可农民既不具备打官司的必要知识，又嫌打官司的手续冗繁，另外，他们也没有打官司的费用和时间。因此，

限制利息法在日本全国农村被肆意践踏，贫民们是国家的善良臣民，但是他们的利益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小河内乡的农民再次陷入贫困之日，就是他们丧失法律保护之时。不过，与日本东北地区的农村不同的是，在这个地区还没有哪一位父母卖掉过他们的女儿。这些女性之所以没有被卖身，乃是靠了穷乡僻壤长年和平生活的力量，另一种力量则来自甲州武士后裔这一淡淡的骄傲意识。乡亲们为有这一优良的传统而感到自傲，可同时这一传统也使他们陷于穷途末路而难以自拔。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搬迁。

一月下旬的某一天，乡长独自冒着风雪前往东京。途中恰巧遇上了一辆去冰川的马车，便央求让他搭车，他坐到木炭包后面。来自川野村的这位车把式告诉他，附近的农民三五成群，正在纷纷议论，说他们再也等不下去了，明天要到乡长那儿去进行强硬的谈判。如果谈判不能解决问题，就要发起反搬迁运动。听上去，这位车把式也象是个谈判派。乡长对此没有表态。倘在平日，他一定会用和颜悦色的言辞语重心长地加以劝说，这是他生就的秉性。然而现在，他内心被难以压抑的焦虑不安紧紧包围着，根本没有心思来作从容不迫的回答。

繁荣的东京：新宿、神田、丸之内……

他从国营铁道的列车车窗向外望去，那一条条的街道在他眼前闪过。望着望着，他那粗糙干涩的双唇上呈现出愠怒之色。什么帝国！什么世界第二大都市！活见鬼！东京繁荣了，却把农村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想到这儿，他觉得连车厢中的东京乘客也一个个显得冷若冰霜。他甚至想对车站职员和警察去发一通脾气。

来到自来水局，大野发展课长正在悠然自得地读报。

“哎呀，这么冷的天，真辛苦您老人家啦。这把年纪了，真不

简单哪。”

“是啊，我真想就此告老不干，享上几天清福呢。”

“说得也是啊。不过乡长你不干，也没人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啦。”

课长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在里面翻了一阵，过一会儿，他拿出一把银色的指甲钳，蹙起眉头，毕毕剥剥地剪起指甲来。

“事情怎么样啦？工程还没批下来吗？”乡长攥着拳头，强压怒火。

“乡长，这事嘛，你也知道国会正在开会，内务部实在太忙了。我已经催了好几次，可他们似乎实在顾不过来啊。”

“这么说，这次国会是批不下来罗。”

“我想还不至于这样。不过，我将尽量催促，我们的报告已经呈交上去了。”

“水渠工会方面怎么说？”

“已经几次照会他们，但神奈川县不回答我们。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现在是谈判也谈不起来，我们也在犯愁呢。”

大野剪完左手指甲，又聚精会神地剪起右手来。

“对这方面的形势，课长有什么看法？”

“我也摸不透啊！”

他很不耐烦地答了一句。乡长头冲着地板，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他决心已下，便启口说道：

“您这样回答，我可不好办了。去年年底，我来见您，您说保证一年内解决问题，可您刚才的回答又变了卦。我要求您无论如何遵守关于一年的诺言。您以为如何？”

“我想向你作出保证，但我打不了保票。”

“您这是赖账！”

市平双手紧紧按住两个膝头，脸露愠色。

“前前后后已是第四个年头了，再拖下去，你究竟要村民怎么办？你应该明白，他们在盼着搬迁的日期，现在他们都在靠卖山卖田来挨延日子！”

“你别生气。我非常同情你乡长的困难处境。但我个人势单力薄，实在无能为力。上面有东京府，有内务部，还涉及到神奈川县。乡长你不知道，我已经花了多少心血？也请你体谅一下我的苦衷。”

“我十分了解，您对我们是特别的关心。然而，无论如何请您遵守一年解决问题的保证。”

“好吧，我尽力而为吧。”

“不，我要的是确确实实的保证。”

今天，他老人家真是铁了一颗心。他反复强调，寸步不让。大野用小锉锉磨着指甲，放声笑了。

“假如是我一人可以决定的事，我什么保证也敢作，可是人家不动，我又有什么办法？打个譬方，如果村民向你提出要求，要你保证一年以内让他们搬迁，你也无法保证。我也一样啊。怎么样，就请你相信我的一片诚意吧。”

市平默默地沉倒了头。他象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再也无力抬起头来。他又一次受骗上当了。他们究竟要把我们欺骗到什么时候呢！这难道是一名政府官员应有的作为吗！他心中怨恨交加，牙根咬得格格作响，恨不得把这位大野课长臭骂一顿，以消心头之恨。记得去年年底进京的时候，他是带了一年以内保证搬迁的话回村的。这次，他得到的只是“请相信我的一片诚意吧”这句空话。难道可以拿这句话去回禀村里的乡亲父老吗？

“请相信我的一片诚意吧”,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他如何想方设法欺骗乡亲们!他已经发现,以局长原善郎为首的大野课长等自来水局的头儿脑儿们,遇上了横山助成强硬的沉默战术以后,已经黔驴技穷,无法打开面前的僵局,也找不到和水渠工会谈判的途径了。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那就只能鸣金收兵,放弃小河内水库工程计划。当然他们会另想办法,易地取水。事实上,在自来水局内部,已经有了这类议论,并从去年十二月起,冒出了一个从桂川引水的新方案来。桂川发源于富士山北麓的山中湖。它一路汇聚两岸的雪水,向北流淌,从吉田附近折向东北,然后在大月向东拐弯,由此进入峡谷,并汇合山梨县东部的大小河川,流入神奈川县,在小佛岭附近改向南流,至此的这一段河道称为桂川。自小佛岭以下,称为相模川,河口那段又另称马入川。

设若取用这条河的河水,将不会发生任何纷争,工程也十分简便。东京市的用水问题已经不能容许小河内方案再旷日持久地拖延时日。既然如此,何不对桂川加以勘查。

在小泽市平安葬作太郎、欢送市之助参军期间,自来水局已经着手实施这一计划。两名工程师也于正月初前往桂川一带视察,开始了这一方面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长才抬出对方“保证一年解决”的理由来予以力争,大野课长则三十六计,溜为上计,推说日期无法保证。但他遇到了老人的顽强抵抗,最后才抬出“请相信我的一片诚意吧”这句话来。假如真到了要取消小河内方案,采取桂川方案的那一天,大野又会搬出什么遁词来呢?

那天傍晚,刮着大风。七十一岁高龄的小泽市平身披旧斗篷,脚穿长统套鞋,拄着拐杖,在冰川下了公共汽车以后,慢悠悠

地踏雪走了十公里的山路。一路上，他总是想到死去的作太郎。在他灵柩上投上一撮土块时的悲惨情景还记忆犹新。现在，市平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他。在乡里他是反对自己最为激烈的一个人，但市平感到，最能理解自己的也是作太郎。除他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听他推心置腹地倾吐今天的沮丧心绪，听他谈谈他现在所处的尴尬地位。作太郎之所以反对自己，正是出于对市平的爱，对家乡的爱。如今作太郎已是一位故人，但市平想，如果他还活着，还在反对自己，那有多好啊。

他想，如果能遇上回村去的马车，就搭乘马车回去。可是，不知是下雪的缘故，还是从山里外运的货物减少了的缘故，他连一辆马车也没遇上，因此他才走了那么许多路。风吹拂起他的斗篷，雪块从生长在悬崖的树上叭啦叭啦洒落到他身上，溪水上涨了，流水声更响了，灰蒙蒙的木材在深灰色的水流中向远处漂流而去。伐树卖木的人又增加了许多。

他走累了。来到原庄以后，便进了仙鹤旅馆。现在旅馆由女主人和十七岁的英介勉强支撑着。老板娘束起袖管，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啊呀，你到哪儿去啦？”

“从东京回来，累了，麻烦你，来杯茶吧。”

女主人把他接进客厅。作太郎的遗像挂在窗户上边。他伫立着，与照片相对而视。这时英介走到门槛边，跪在地板上，双手支地，给他问安：

“晚上好，您累了吧。”

“是你呀！晚上好……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

“我记得那是在峰谷村的隧道破土动工的时候，和你一起合的影，我把那张照片放大了。”

这时他妈妈沏了茶进来，乡长对她说了一句："那时他身子还挺硬朗。"说完将视线移向窗外。对面山头上的积雪在黑沉沉的夜空中显得特别的白。

"让我给他上一炷香。"他按着累得发疼的膝头站起身来。

佛龛上点着明亮的供灯，牌位闪着亮光。从东京带回来的那种想发泄却又无从发泄的窝囊心情好容易平静了下来。

他谢过女主人的招待，不久便离开了他们的家。寒夜的村庄，灯火稀落，万籁俱寂，只有温泉神社下面喷涌着温泉的浴池在冒出一团团热气。他从女儿所在的仙鹤第二旅馆前穿过，走出原庄，从女汤走到小川桥边。从峰谷的峡谷里吹过来的强劲冷风，几乎可以把人吹倒在地。

他终于走到了小河内庄。当他来到自家门前的时候，突然发现正面两座小山之间的天空一片通红。他不由一怔，停住了脚步。与此同时，响起了救火的钟声。家家户户的木板门打开了，庄里的人哗地涌到路上。"着火啦！着火啦！"喊叫声顿时从市平的四面八方响了起来。

墙上写着"第三部消防器材所"字样的铁皮大门嘎啦啦地拉开了。手提灯笼的男人们在大喊大叫。市平走近前去，问是哪里失了火？

"是麦山庄。"

"麦山的谁家？"

"说是松岛家的屋子起了火。"

"松岛？！"市平倒吸了一口凉气。松岛太郎是乡议会议员，是个拥有两个粮仓的财主。

站在路上的群众低声喊着："火烧开去啦，火烧开去啦！"这时，又冒出了一股红红的火舌。沿着河面扑过来的大风呼呼地

怒吼着，把树枝吹得东摇西晃。天哪，我们还苦得不够吗？为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火烧又刮穿堂风呢？

"乡公所有没有烧着？"他大声喊道。

消防队员摇着头，说不清楚，随即拉起装有手压式水泵的红色消防车，冲倒着身子，使劲向坡上拉。

头顶上，普门寺的山门处，咣咣地敲起了急促而沉闷的告急钟声。孩子们尖声尖气地叫着"又烧过去啦，又烧过去啦"。随着响起一阵隆隆的车轮声和男人们尖利的呐喊声，原庄的救火水泵也开了过去。天空映得一片通红，冲天而起的火星沫子很象绘画用的金粉，在广阔的夜空中闪亮。

烧吧！烧吧！烧个精光，把村中的一切都烧个干净吧！

市平在痛不欲生的绝望和难以名状的愤懑中，向着自暴自弃和空虚的深渊颓然地沉沦下去……

火灾的原因，是对岸南庄的孩子玩火，烧着了堆房，风助火势，烧着的木板飞过溪流，燃着了麦山庄的房屋。乡公所虽幸免于难，但麦山庄二十七户居民中有十四户的住房被烧得荡然无存，只剩下些断垣残壁。后来火势又蔓延到山上，烧毁了七亩半山林。无奈这儿用水不便，谁也没有办法。村子虽在河边，但河面远在悬崖绝壁之下，从上面无法打水，只得眼睁睁地任凭大火逞狂肆虐。在这寒冬腊月里，十四户人家烧光了衣物房屋，当夜就有六十九人不得不分散住到各个庄子去。乡长家和仙鹤第二旅馆也都住进了几个人。这里的村民基本上是本地人与本地人联姻通婚，乡间都有自家的亲戚，遇到象今晚的情况，就很能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多是贫苦的农民和伐木的樵夫，即使是自家的亲戚，也是无法长期供养他们的。

翌日，人们找出没有烧坏的梁柱木材，开始重建家园。乡公

所拿出了一笔无需典押的无息修建费，但金额太小了。

不远的将来就要搬迁了，照例他们本不应再去盖房。可是大野课长的“一片诚意”能当饭吃、能避风雨吗？当然他们可以借此机会离乡他去，然而手里没钱，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呢？村民们内心希望，能在自己的乡里尽量多住上几天。只要做得到，他们既想种桑养蚕，也想开机织布，这样再住上一年、两年。为此就需要蚕室和库房。不仅如此，倘若没了自己的房屋，到了要搬迁的时候，赎买费就会减少。左思右想，还是不得不把房子盖起来再说。而更多的人想盖还盖不了呢。

高利贷者活象一群吸血鬼，开始围着麦山庄转悠开了。高利贷打头阵，接踵而来的是大资本家的蚕食鲸吞。小河内尚是一块现代资本主义未曾涉足的处女地。随着它逐步走向贫困，资本的力量便开始对这块处女地发起了进攻。

这一天，离发生火灾还不到十天，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来找正忙着翻造房屋的松岛太郎。那人掏出一张关西信托公司的名片，说他想买下这块被大火夷为平地的地基。

关西信托公司属于以关西大财阀山口吉郎兵卫为核心的山口财团。去年，也就是昭和八年，他并吞了名古屋信托公司以后，立即将其触角伸到了关东。

被烧的大部分地皮是松岛太郎、河村代作以及峰谷的佐原东平等二十七人的公有地产。松岛自己盖房并不困难，但不少人却相当窘迫。所以此事须大伙儿共同协商后才能决定。如能卖掉，每户可到手五百元钱，因此烧掉了房子的人大都希望出卖。他们想，早些处理掉这块公有地产，将来到了搬迁的时候，也可以减少些麻烦。

河村代作和佐原东平表示反对，特别是佐原校长态度强硬，

“现在我可不缺钱花。让东京方面来征购，不就能要更高的价吗？再等一年或一年多一点就可成功的事，何必急着去做赔本的买卖呢？傻瓜蛋才去干那号事呢。”

河村代作也表示反对，但他反对得并不那么激烈。说句良心话，如果为遭火灾的人着想，他原来也打算出卖的，可是他的老母一听他提出这件事，额头直暴青筋，大发雷霆。

“不卖，就是不卖！代作，你过来！你把耳朵掏掏干净，好好给我听着。只要我不死，就别想来碰我的山林田地。这是我的遗嘱，你听清楚了！”

他老母几乎已经精神失常。尤其是她看到近在咫尺的麦山庄发生大火的时候，她的绝望已把她的头脑搅得象一团乱麻。打那以后，她好象完全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只见一个干瘪衰老的躯体日以继夜地跪在那里，仰望佛龛，一动不动，活象一尊石刻的雕像。人们简直以为，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灵魂早已进入了佛龛之中。

“我死以前，山林田地，都给我留着。不然，我没脸去见列祖列宗。你们搬到什么地方去都行，到那时，卖地卖屋随你们的便，再也不管我的事！……我会死在你们出走以前。”

那位蒟蒻工会会长也没法违抗母命，无论什么理由，无论多么巧妙的言辞，都难于顶回这个半疯老人的顽固要求。但是，现在二十七人中有二十五人要卖掉这块公共地产，他不能抬出老母来作为反对的理由。峰谷的佐原校长牢骚满腹地同意了。代作也狠了狠心，决定瞒过母亲，私下变卖。公共地产变卖以后，他们各自分得了五百元钱。

麦山庄被烧去的那些房屋又按原数草草盖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家。

关西信托公司尝到了甜头，他们在上游的留浦到山梨县丹波山这片地区内，不断买进土地。这便是大资本冷酷无情的地方！他们瞅准农民日子难熬，便乘火打劫，大杀地价，廉价买进大量土地。他们图谋将这些土地高价转卖给东京方面。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要是个人干了，人们定会骂他没有心肝，但大企业却可以放开手脚，大干特干，不受任何社会舆论的谴责。

如果东京市当局不用高价买进，情况又将怎样？当然，征购价格基本上是估计得到的，不至于会发生那样的情况。就算万一发生了，大企业也可以凭借其雄厚的资本，不折不扣地达到他们的目的。部长也罢，议员也罢，是可以随意摆布的。这样，东京市当局就会屈从于他们的压力，提高地价的征购标准，其时，东京市当局将不折不扣地沦为大资本的奴隶。

八

年底，南庄的仓崎利八以土地作押，借了三百元高利贷。刚用了一个月，到二月底三月初，便已分文不剩了。日息一角，每月须付九元利息，加上还得支付其它债务的利息，结果到了期限却无法偿还债务。这时又来了别的税单。在这种景况下，他再也无法养活三天两头生病的妻子、女儿安江和澄江三口子了。

安江是个性格温顺敦厚的庄稼人。利八为穷困所迫，迁居的事又令他心烦意乱，因而变得懒散惰怠起来。安江看到利八情绪这么不好，内心很是难受，每天肩背箩筐，独自一人牵着牛上山去砍柴。回家时，她身上和牛背上的木柴堆得象小山一样高，人和牛几乎象是钻进了柴堆中。

春天一天近似一天，人们喜滋滋的。三月初的一天早晨，天

空晴朗，万里无云，但是村子里还是迟迟照不到阳光。安江把牛拴到开了花的梅树上，她在牛背上搁上鞍架，在鞍架上系上一柄斧子，又在自己羸弱的腰间插上一把镰刀，然后用冻得粗糙发皴的象风干胡萝卜似的手，把一块头巾披到头上。

她正要去解牛绳，父亲口叼烟斗，慢吞吞地从屋里踱了出来。

“安江，今天你一个人去吧。”

安江马上领悟了这句话的意思。爸爸终于下决心卖牛了。这从他的神态上就能看出来。女儿大叫一声，猛地向爸爸扑去。

“不是说不卖的吗？卖又能卖得了几块钱？明天拿什么去干活呀？”

“我懂，我懂。听话，你干活去吧。”

利八推开女儿，开始从牛背上卸下鞍架。安江流着眼泪不让他解，她捶打着父亲的背脊说：“都怪你平日一直懒手懒脚，只要去干活，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嘛。”但是她父亲还是卸下了牛身上的鞍架，把它拿进了堆房。他脸上堆起一种绝望的微笑，拍拍安江的肩头：

“你说得对，我也去干活。不过，这条牛早晚得卖掉。总不能把它牵到我们的新住处去。不是说要到北海道去，到满洲去吗？”

利八在脸颊上包上一块头巾，收起烟斗，把牛牵走了。安江眼泪汪汪，跟在牛的后面跑着。黄牛步履蹒跚，摇晃着肚子，从长长的吊桥上走了过去。走到对面桥头，利八回头看看女儿，喊了一声“路上小心”，便沿河向下游走去。安江站立在桥头，哭泣着，目送黄牛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渐渐远去。过去，父亲也是个很能干活的人，只是近来才成了喝酒抽烟的懒汉。她知道其中的缘故，虽然很生她爸爸的气，但看到将牛牵走的、愁容满面的父

亲那消瘦的背影，又对他充满了同情。

刚走进河内庄，利八撞见了一个象是办完了事回乡公所去的工友，在擦肩走过去以后，他叫住了利八：

“喂喂，利八，鞍具也没有架，牵到哪里去呀？”

“卖牛，这不明摆着嘛。”利八把手搁到宽宽的牛脖子上，一阵苦笑。

“哎……都在卖牛啦。从年底起有好几个人都卖掉啦。”年老的听差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他象是在估价似的，手从牛肩一直摸到牛背，“还是不卖的好啊，卖不了几个钱的。”

“刚才，我女儿为这事也对我哭了一场呢！……是啊，卖了牛也没有法子过活。真不知将来的生活怎么办？我甚至想让安江去做佣人呢。”

“唔，你在互助金上倒了霉了。”

“祸不单行啊。”

听差再也没吭声，一个人走了。利八拢着袖管，“驾，驾”地吆喝着，牵着牛走了。仙鹤旅馆门前的那棵老梅树花意正浓，开得十分热闹，枝杈伸到路的上方，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拱门；河岸上，春草萌发，已是一片青绿；从泉水边传来了妇女们浣衣的爽朗笑声。利八站在路旁，让黄牛自由自在地吃着青草。坂部家龙三饲养的两头山羊颤抖着喉咙，在那里发出孤寂的咩咩叫声。

牛价比原先想的还低。买主说这个价已经不低了，他哭丧着脸，恶狠狠地拉住牛鼻子，把牛牵进后面的牛圈里去了。利八把钱往怀里一揣，耷拉着双手，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茶铺。冰川运货的山区农民常在那个茶铺里吃点自带的冷饭，或吃上一块夹心面包。掌柜的和老板娘都是他的熟人。

他把手伸入玻璃瓶中，抓出一块果酱面包，一屁股坐到了地

板边沿上①。

"给我点水喝。"利八大口大口地嚼起面包来。

掌柜抓过一只杯子，递了过来："刚才那条牛，是你卖的？"他是看见利八牵着牛从铺子前面走过去的。利八听了没有回答，掌柜站在门口，背仍对着利八，说道：

"这几天里，小河内已经卖了四条还是五条牛啦，也难怪他们呀，真是一场灾难。"

利八咕嘟一声喝了一大口水，大声嚷道："你们冰川可好啦，都说会发财。"

"八字还没一撇呢。"

掌柜对他的话不感兴趣，弯着腰进里屋去了。大家说，如果水库造在女汤，原庄的温泉旅馆的生意就会兴隆起来；如果造在水根泽，它下游的冰川便会另有一番发展。偌大的天然公园辟成以后，冰川将成为独一无二的住宿点。现在御岳车站一带的市面就要让位给冰川。听说，有人已从东京来这儿买地，也有人计划在这里造个大旅馆。这些事与利八可没什么缘分。他一骨碌躺倒在地板上，望着头顶上被烟熏火燎得发黑的天花板。没了牛的空荡荡的牛厩，从山里悄然而归的安江，犯病的妻子——一想到这些，他便不想回家了。他怀中揣着八十多元钱，他真想就此离开小河内乡，溜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他的精神是何等的脆弱，现在，这种不道德的冒失念头是那么清晰，他很快就被这种想法引诱了过去。不一会儿，他已经哭得象个泪人一般。

三月中旬，小泽市平再次上京去会见大野课长，可他还是那几句老话：

---

① 日本式房屋，进门后是一块未铺地板的泥地，日人称其为"土间"，土间里面是铺地板的屋子，地板比土间要高出一级。

“神奈川县方面还是不给任何回音，我们也非常焦急。小河内急，我们自来水局比你们更急，我们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我们也希望快些解决，免得你们天天来催。也真难为乡亲们了……”

原善郎局长和大野课长对小河内方案几乎完全绝望了。发展自来水的规划只能采用其它方法解决了。可是，入春后开始勘查的桂川方面的条件却并不理想。自来水局局内确实也伤透了脑筋，结果，乡长在没有获得任何明确答复的情况下，返回了村里。

人是回村了，然而这样下去，何年何月才得以见分晓呢？一切还是茫茫然，难以预测。问题已经不在东京和小河内之间，而在东京和神奈川县之间。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乡长已属局外之人，已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坐等事态的发展。而村民们干活的劲头则在一天天消失。

市平想，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干等，这是自己技穷以后想下马的表现。这样，完全是在等死，无异于自挖坟墓。他脑子里储存了几百条俚谚俗语。遇到难办的事，应该按照这些老话来解决。这次，他找到了两条贴切的谚语：“两手勤，赛金银”、“人自强，天助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搬家，而一味坐等，那将越等越穷。应该去干活！想指望东京市当局的征购费，那就没活路了。只当没有那回事，象平日那样去干活。想靠别人，就得不到天助。这是市平想出的没有办法的解决办法。

他让老伴拿出工作服，自己背上柴箩，腰插镰刀、斧子，然后脸上包块毛巾，哧哒哧哒地拖着草鞋，上了自家的山林。他家山林面积很大，有四、五百亩。等到天色收黑，他手拄一根头上削

尖的竹竿，身背柴箩，荷柴而归。几十年没有碰过这类活计，对他说来，这已非易事。但他一得空闲，便上山荷柴，叮嘱自己，不得中断。他必须身体力行，好给村民们做个榜样。

这样做，倒产生一些效果。在栈道上遇见他的男男女女都给他问安让道，目不转睛地目送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大婶大嫂们在窃窃私语，说他真是个闲不住的人，男人们心里很内疚，好象挨了谁的批评，受了谁的训斥似的。

利八家的安江在山上遇见乡长的时候，心里难过得犹如万箭钻心。她望着他踉跄而去的背影，不能不把他同自己的父亲对比，父亲自卖牛以来，变得越发沮丧颓唐，每天悠悠忽忽，无所事事。当天晚上，土间里吊着一盏油灯，安江在油灯下编织草席，忽地谈起了乡长的事。

"今天我在山上碰上乡长了。"

利八蹲在火炉边，喝着米酒。他的脸映在炭火里，已经喝得双颊通红。他妻子在墙根前半躺半坐，在缝补衣衫，她那里照不到灯光，整个身子看上去阴冷发黑，很象一幅剪影。

"乡长手里拄着根拐棍，从山上背下一捆柴呢，人家也是年纪一大把了……"

利八的视线从酒盅上方穿过，落到安江的背上。年轻女子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她的双肩在痛苦地颤抖。她手势利索，动作敏捷，不时添上两、三根稻草，又很快地编织下去。她的悲伤也渐渐被专注的工作态度所代替，她的身影斜映在土间破旧的板壁上，侧面看去，看得出她在生气。

"你算啦！"利八很不服气，一仰脖子，又喝了一盅，"乡长砍点柴不也挺好嘛。"

"有什么好！"安江嗓门很高，"让乡长去干那种活，还说好

呢。”

利八心里很清楚，知道自己理亏，他很想去干活，但总想干点轻便些的活。大家说乡长最近上了山，说这位老人在干自己没有干过的活，听了这些话，利八心里很难受，象是心头压上了一块石头似的，利八也想学乡长的样，去参加劳动，但是他刚这么想，却又没了信心。现实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山村已经穷得无法挽救。小河内已是山穷水尽了。想到这里，他绝望地感到上山砍上一、两担柴，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他反而失去了干活的劲头和对今后生活的希望。

“乡长这人哪……”利八喝得醉醺醺的，转过歪东倒西的脑袋，对女儿说，“乡长这个人哪，你说呢，去砍柴，真是不务正业。”

女儿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她甩过头去，抬头直勾勾地望着父亲的面孔。她那清亮的眸子里射出了近乎恐怖的冷峻目光。

“本来，乡长是村民的代表，是代表村民工作的，既然说要搬家，又干吗不叫我们搬！”

利八突然大声嚷嚷了起来。妻子在墙根那儿劝他不要生气。但是父亲故意借着酒意，大发酒疯，舔嘴咂舌，支起一条腿来，更加大声骂着：

“我告诉你，安江，我懒是不好。可是谁把我拖懒的？你说呀！拿不到互助金，又怪谁？弄得牛也卖了，这又怪谁？是谁没让我们种上今冬的麦子？不全是他乡长吗？……妈的，他把我们弄成这副模样，自己去砍柴，有什么稀罕？还我的互助金和牛！不还，算个什么乡长！”

“别怪乡长，是自来水局的人不好。”安江说。

好一阵子，利八一直瞪着眼珠子，从旁边瞅着安江的脸。他

好象在思忖，究竟是自来水局的人坏，还是乡长人坏。后来，他突地站起身来，撩起衣摆，从地板上跨下土间。

“你去哪儿？”

“哪儿都去，找乡长算帐去。”

父亲踉跄着拉开木板门。安江踢开稻草，一把抓住父亲的腰带：

“爸爸，别糊涂，不是人家乡长不好嘛！”

“别噜苏！快放手，谁还受得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一个乡的事！你放手！”

他一下打在安江的手腕上，推开安江，喊了一句“我找他去”，然后两手抓住衣服下摆，迈着大步，呼呼啦啦地冲下屋门前的斜坡。走到溪谷前面，他又蓦地停下了脚步。左首残雪未消的山脊映得一片通红，星空下一股股火舌正向上飞窜。利八一面高叫“着火啦，着火啦！”一面飞身奔上吱吱乱响的吊桥，朝对岸的麦山庄方向跑去。

从正午开始阿纮的模样就有点不对劲。她取出许多旧照片，一张一张端详着，看完一张，就闭目祷告一阵。看完以后，她把佛龛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了一遍。代作的妻子想上前帮忙，老人喝退了她，一个人扫了个尽兴。接着去村里的小点心铺里买来几只面包，供在佛龛前面，又折了几株尚未开花的樱花枝条，插在花瓶里。薄暮时分，屋里香烟缭绕，铃铛叮咚。她叩一下铃，就小声念上一阵时断时续的经文。她脸色可怕，呈现出一种极度紧张的神色。

“妈妈她是怎么啦？好象不对劲儿。”

妻子两眉紧蹙，对代作说。代作没有介意。那天夜间，代作因蒟蒻工会开会，必须到河内庄去一次。

大娘不想吃晚饭。媳妇再三叫她，她也不吭声。到了晚上，她从柜子里拿出刚洗干净的白色内衣，换上衣服，束好腰带。她脸上的条条皱纹反映出了她倔强的个性，甚至表现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神情来。

代作媳妇渐渐害怕了起来，战战兢兢地叫喊着她妈。

“娘，你这是怎么啦？”

阿纮站在镜子前，慢悠悠地转过头来望着媳妇的模样，她好象洞察了别人内心的秘密似的，用一种听来叫人害怕的声音说道：

“听说代作把地卖掉了，你是知道的吧？”

媳妇的心象被刺了一下，说了声“是”，就低下头去，不再言语。大娘也没再说什么，拿起一把旧的黄杨木梳，自上而下地梳理着她花白的头发，珠子手镯发出咔啦咔啦的声响。

到了九点钟光景，代作媳妇不等代作回家，便陪着孩子上了床，阿纮在里屋的佛龛前，把灯油浇到榻榻米上，自己端坐其中。她取过供神的蜡烛，嘴里念念有词，一面在榻榻米上点着了火，火焰当即把她团团困住，并沿着佛龛燃烧起来，火舌烧着了糊在拉门上的薄纸，向顶棚烧去。陪着孩子睡得迷迷糊糊的代作媳妇发现起火的时候，自己的房间已经一片火海，浓烟滚滚。透过烟雾，可以偶尔瞥见老母亲弯腰曲背地坐在烈焰之中。

火焰借着早春的山风，把川野庄三十六户人家烧掉了十六户。

乡长听到救火的钟声，走到屋外。他跟着飞也似地过去的水泵车向川野庄跑去。可是在这里水泵又是无济于事。河岸很高，取水困难。平时山庄人家都靠竹管导水，所以现在只能用铅桶灭火，当然人们知道，这是竹篮子打水，空忙一阵。眼看着互

助储金会的会长本泽武兵卫的住屋和仓房在燃烧，在倾塌。原本就要垮台的储金会眼睁睁地化为乌有了。杉树在余烬中冒着烟，余烬烧死了嫩草，突出在山崖上的许多房屋被烧着以后，随着一股火舌腾空而起，很快地倾塌到山谷里去了，烧着的柱子和梁架七零八落，冒着热气，在溪水里漂流。从代作家的火灾现场，发现了老母亲干瘪的、尚在冒烟的尸体，她的手里还紧紧地抱着她丈夫的牌位。

大火熄灭以后，但见川野庄里，灯笼的红色火光在漆黑的夜空中游动着。微弱的灯光连那些烧掉房屋无家可归的人的脸颜都难以分辨。乡长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火苗虽熄但还冒着白烟的火灾现场。

回到家里，他已经累得瘫软了下来，久久地坐在大门口一动不动，老伴几次催他，他也不想起来。那天夜里，市平流着眼泪，给内务部长写请愿书，这份请愿书一直到东方破晓方才写完。老伴也是一夜没有合眼，坐在旁边，为他磨墨添炭。

“……自发表水库计划至今，已去三载。为等候搬迁通知，农耕副业日渐荒废。山林随意滥伐，田畴野草丛生，桑园荒芜殆尽。在家园被弃之地，耕之何乐？植之何乐？虽茅舍破漏，桥梁朽烂，然葺屋修桥，又有何益？劳而无功，坐吃山空，此可谓惰怠乎？穷苦困顿，亦可谓自作自受乎？加之今春以来，又遭两次火灾，困苦已达极点，全乡上下，借债度日，其苦有如人间地狱。愿求详察。

“截至去年昭和八年十月，本乡政府簿册内、曾有注册耕牛四十七头。经半岁之今日，仅余三十五头。刁恶掮客见此穷状，乘机跳梁，诱欺贫民，放日息一角二、三分之高利，如此非法盘剥之高利贷，村民皆难逃脱。

“如是，我乡搬迁之时，由东京市交付的土地费及财物迁移费，通过村民之手，将随即落入高利贷者之手。村民囊箧空空，一贫如洗。搬迁之结局，已一清二楚，洞若观火。

“东京市目睹此种地狱般之惨状，难道仍可迟迟不予解决，任凭这种状况，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写毕，市平持笔伏案，犹如昏倒在书桌之上。老伴老泪纵横，不得不将他扶上床去。

九

枝条一直伸延到山门两侧的两棵老樱树开花了，普门寺仿佛安详地躺在阳光的怀抱里，幽闲而又古雅。山风起处，花瓣纷纷飘落下来，愚溪和尚对竹藏说：

“别扫，别扫。倘是死人，和尚的任务就是把它从速埋掉。至于落英，扫掉了岂不可惜，就让它留在那儿吧。”

“瞧你说的，花瓣上沾上了泥土，龌里龌龊的。”

“没关系，墓地上不也到处是草吗？单把花扫掉，怪没意思的。”

无论是山门的屋顶，还是石砌的台阶，以及从寺院下面的大道到河谷，都洒满了花瓣。愚溪和尚一面放声大笑，一面喃喃自语：“真是天下第一景，天下第一景啊！”

没等他笑完，竹藏怀里抱着把扫帚，说道：“师父，其实，我有个请求……”

“喔，这倒挺稀罕，你那榆木脑瓜里也能蹦出个‘请求’来？别是你摸错了门吧。”

和尚伫立在缤纷的落英中，望着山坡下面的村落，依然呵呵

地笑个不停。

“不，我，反复想过了……”

“想出什么办法来啦？”

“想出来了。”

“喔……你是想告假吧？”

“是的，情况那么糟……”

“我懂，我懂，我会准你假的。你可怜巴巴的，我也可怜巴巴，哈哈哈……嗳，你是想回冰川村去吗？”

“对，我还是想回家种点地去。”

“那好哇。说句实话，可能你已经知道，我在盐山还有一座寺院。我也想回那里去呢。”

“怎么，您也要走？”

“嗯，当然还得过几天……好吧，如果你主意已定，就乘早走吧，去准备准备。”

“谢谢您。”

愚溪维持着那种自我解嘲的、或者说是虚无的和蔼态度，步入卧室，将工钱付给竹藏。没过一个小时，这名寺院的仆役就别他而去了。

这两年间，小和尚都被派到盐山的寺院中去了。现在愚溪独自一人，无所事事地坐在临院的廊子里，感到万般皆空。他叼着一只烟斗，任凭春风吹拂。

后来，他穿上了作客穿的木屐，走到院子里，见那棵五针松下部的枝条过度倾向地面，他便在枝条的下面托了个竹桩。他知道，这所寺院也将葬身湖底，这棵五针松自然也难以幸免，他自己的生活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变化。他明明知道这些情况，但还是给松树撑上了竹桩。这也许是他在努力修行，以贯彻他长

期坚持的恬淡的“一处不长在”的生活原则，或者这是他下意识中体现出了念佛修行的成果。无论在松树上，抑或是在泥地上，樱树已经给它们洒上了一层薄薄的落英。

竹藏背起包袱，将包袱头在前胸打个结扎紧。他穿过山门，踩着石级上的落花，向山下走去。他在原庄向朋友们道完别，便回到老家冰川村去了。如果说去年年底死去的小泽作太郎是第一个离开这块土地的人，那么第二个便数参军的小泽市之助，第三个是烧死的阿纮，竹藏应是第四名了。

竹藏走后，寺院里只剩下愚溪一人，整个寺院显得更加冷清萧索了。院子里很少再见到人影，他必须亲自登上山门的二楼，脸含苦笑，敲钟报时。

“在《徒然草》一书里，和尚被看作是木头一根，说得是，说得是啊。”为河村代作母亲做七七法事超度亡灵的时候，愚溪笑着说。早晚两次的读经，他已经有点懒得去做了，也不再去理会墓地上丛生的荒草。

“父母兄弟都不来进香扫墓，我这个与死者非亲非故的人，即使给他们念了经文，又有何用。”

他逢人便这么说，说完以后，就放声大笑。在有些人听来，这话象是在讽刺那些愤激的村民，他们平时不总是开口列祖之村，闭口列宗之地吗？

和普门寺的萧条相仿，金御岳神社也完全断了财源。神官一天到晚哭丧着脸，连晚酌一盅的条件都没有了。不知是厌倦了这种走投无路的生活，还是东京的杉田明敏又来了新的指示，明子于四月初留下一封信，便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了。她成了第五个离开村庄的人。

她留下的那封信，大意是说，请不要为她担心，她要自食其

力。在东京安顿好以后，她会给家里写信。神官持信去找驻乡警察村上义一郎。那天正遇上村上义一郎的孩子过生日。村上盘腿坐着，正和自己年轻的妻子吃着晚饭，一边逗着腿上的孩子玩儿。他悠闲自若地坐在那儿，毫无惊慌的表情。

"请稍候，等我吃完饭再说。"接着满满地划进一大口饭，一面嚼，一面问神官，明子有没有他认为可去的地方。

第二天，家里来了一封给明子的信，是入伍的小泽市之助写来的。她父亲气呼呼地拆开信封，只见从信封中滑出来一张照片，这是市之助以营房为背景拍的一张照片。

信中写道：四、五天内我即将开赴满洲，大概不能再见到你了。信的最后，附了一首石川啄木的诗：昔日顽童影，今日木工子，悲戚征战去，生还却何时？

同一天，市平家也收到了儿子的来信，信上告知了队伍开拔的日期。满洲国从三月一日起恢复了帝制，然而边境一带尚不安定。据报三月十九日，在佳木斯附近和土匪① 的一次遭遇战中，北川大尉等二十一人阵亡。

市平将信递给老伴后，从堆房中取出背篓，往背上一背，又上山去了。他这样做，已不再是单纯地为村民们树立一个勤劳者的楷模，同时也是他消愁解闷的方法之一。他砍柴捆柴，怡然自得。这是他最近一段时期的唯一乐趣。山林已变成一片深绿，不时可闻黄鹂啭喉，鵐鸟啼鸣。三年来，随着各个山村日子日渐艰辛，市平天天辗转于日益深刻的孤独之中，特别是作太郎去世以后，他失去了唯一推心置腹的朋友。他每次上山，总在和孤

---

①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反抗日寇铁蹄蹂躏的我东北抗日联军的污辱性称呼。

独斗争，又总是努力去适应这种孤独。他在做思想上的准备，以便承受有朝一日失去市平时的精神打击。

在川野庄的焦土上，农民仍不得不重新盖起房屋。债台越筑越高了。这时，关西信托公司又来人了。

在这里也有一块共属于二十九户人家的公共地产，上面种着二十万株水杉。佐原东平也是地产主之一。他不得不又一次卖去他不愿出卖的土地。对他来说，已是一亏再亏了。他的三百亩山林原先估计每亩卖一百元是不在话下的，总计可得三万元。加上其它房地和搬迁费，到迁居时可有五万元左右的收入。以年息三厘计算，每年的利息收入就有一千五百元。如果不久的将来就要搬迁，他准备住到东京郊区去。在那里，他可以选一块阳光充足的好地，养鱼种花，舒舒服服度过他的晚年。他过去就有这样一个悠然的计划。如果收入太少，他的计划就需要修改，首先得参加工作。现在这个过于美妙的理想就成了他惴惴不安的根源。

这块集体所有的地产最后还是成交了，每户分了三百元钱。村民手中的土地一天少似一天，与此同时，乡长则日甚一日地失却了自信。

以前他几乎是一个人担起全乡的担子，现在他毕竟是年迈力衰了。看样子，东京市当局根本无意采取积极的行动。负责与水库工会进行调停的内务部，也以"水利问题上的矛盾只会扩大不会缩小"为理由，不想出面调解，对水渠工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既然如此，自己为什么非去做那根出头椽子不可呢？市平已经丧失了自信。他甚至想，依靠全乡民众的自觉和力量，问题也许会解决得更快一点。

体现他这一想法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在河内庄小学召开了

水库问题的群众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小河内乡从此开始采取了集体行动。

从大路往高处走三、四十米，有所小学座落在山坡旁。这是一幢涂着蓝漆的二层楼房子。一个泥地操场象个大平台，从这里可以望得见下面的村庄。两根柱子就算是校门，学校既无门扉，也无栅栏。村民大会的大牌子竖立在校门前面。从正午起，人们络绎不绝地集合到操场上来，人数达到五、六百人。大婶大嫂们站在边上观望，学童们见学校里那么热闹，高兴得在四周东奔西跑，窜南溜北。

大门前放着五、六张椅子，又搬出了一个讲台。二时左右，大会开始了。与会群众有的穿着下地的衣服，拢着袖管站着；有的拿着烟斗，蹲在地上；有的盘腿坐在地上，杂然相间。因会议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害，所以各自的闲谈，也还带着某种认真的语气。

乡长身穿裙裤，第一个登上讲台。下午热辣辣的太阳光照在桌子上，桌面上停着一只蜻蜓。他一边翻着备忘录，一边向大家如实报告了迄今为止的大体经过，然后挺直腰板，久久地扫视着村民们的一张张脸。乡议会议员们或坐在讲台左右的椅子上，或站在他的身后。驻乡警察村上身佩军刀，以“稍息”的姿势站立在议员的后面。

“……情况就是如此，说真话，半年内能否最后解决问题，我心中毫无把握，也可能还要拖上一、两年。我们已经想过各种办法，但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故而今天请大家前来开会。

“现在已不是先前自来水局求我们时的形势了。他们答应让我们搬迁，但又让我们干等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受不了。如果早知道对方要乡亲们白受这份罪，我们尽可以不同意搬迁。但

事到如今，再拒绝搬迁，也不会有人来可怜我们。对乡亲们来说，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所以我要和大伙儿商量，如果大家一致认为以不搬为宜，我们将立即采取拒绝搬迁的措施。如果大家认为，事已至此，还是搬迁为好，我们也要合计搬迁的方法……”

乡长说到这里，群众七嘴八舌地叫了起来。“到了今天，再不搬家，这不是坑了人吗？快点搬走算啦！”人们说了一通诸如此类的话，然后又三三两两，吵吵嚷嚷地大发起牢骚来。有的说牛也卖掉了，有的说田地都押出去了，也有的说自已的山林都快砍光了，现在除了搬家，已经别无他路可走。处境是如此困难，所以他们对搬迁都没有异议。持不同意见的全是少数自己不参加劳动的地主。他们都是乡议会的议员。现在他们坐在讲台旁边，默默地听着群众的议论。

当大会作出决定，坚决反对中止搬迁的提议时，乡长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初的情况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提它，如今作出了这个决议，这意味着全乡民众将会支持乡长今后的行动，他可以体面地办事了。他要求就如何及早实现搬迁计划进行自由讨论，然后走下了讲台。他下来以后，再也没有人站出来发言。可总得有人出来讲几句话才行，乡议员们互相谦让了一番之后，不久前曾遭火灾的松岛太郎眨巴着眼睛，一边咳嗽着清清嗓门，一边登台发言。

“呃，我，只讲一点看法。修水库的事已经说了三年了。刚才乡长已经说了，这件事还相当麻烦。过去我们村民撒手把一切都交给乡长去办，自己什么都不管，一味瞪着眼珠子等着上面给我们解决。我以为这样搞不行，这是全乡民众的大问题，我们不能把一切都推到一个年迈的乡长身上。我们已经够难为乡长

的了。我以为，从今以后，应该发挥我们大伙儿的力量，早日把问题解决掉。”

说完，他便走下了讲台。他这番讲话仅仅谈了些个人的想法，并未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因而极少反响，好一阵子都不见有人登台发言。群众叽叽喳喳地交谈着，也有人尖着嗓门在大笑；从站在人群四周的孩子中间，又忽然传出叫唤声来：“爸爸在那里呢！”还可以听到他们玩“锤子敲剪子，剪子剪布头”的吆喝声。喧闹声越来越响，说话声越来越高。这时一位胡须花白的老人，微驼着背，怒气冲冲，快步登上了讲台。他两眼瞪着台下的群众，开始发言了。

“有一件事，想请教乡长大人。搬迁的事，乡长刚才已经谈了，已是无法避免的了。不管需要多少年，我们都等，但不能白等。我们现在是一不种田，二不养蚕，闲着两只手，白白地等着，这样，当然要设法获得一定的报酬。你们大家意下如何？应该明确规定，等半年给我们多少钱，等一年又给多少钱。他们不同意，就让我们立即搬家。大家瞧这办法可行？”

他慷慨激昂的演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虚张声势的滑稽劲儿逗得许多人不断地发笑，乱喊着“赞成！赞成”，还送了他两、三下短短的掌声。老人两手撑在桌上，久久地用眼角斜睨着群众，不肯马上下台。他认真过了头，反而显得滑稽可笑。一些人跟着他一起认真起来，后来发现上当，那笑声也便同时成了他们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

但是这位老人的呐喊，倒是完全代表了贫农的要求，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一个属于有钱阶层的、以乡长为首的乡议员们从未考虑过的问题。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僵局，两、三个议员开始围着市平商量。这期间，老人始终站在讲台上，咄咄逼人的目光

扫视着每个人的脸。这时的群众大会象是被他控制了似的。群众的笑声越来越响，连围在外面的学童也齐声笑开了。

不一会儿，河村代作让老人下来，说乡长要上台作答。老人虽下得台来，但仍旧两手叉在腰间，站在讲台边上，双唇紧闭，怒容满面。

"对刚才那位的发言，我小泽完全赞成。他的话说得完全在理，是个很好的意见。"乡长首先说了一段很在行的客套话。

"当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以后有机会，我将向自来水局局长面谈这个问题。不过，说实在的，这样做似乎不太现实，我们不会如愿以偿的。这是因为，东京市的工程预算经费是定死了的。东京市当局用发行彩券的办法筹集资金，以此支付这笔工程费，因此他们不可能再有更多的钱。况且延长半年就多付多少多少，这类事还没有先例。我可以去和他们商量，但看来希望不大。不错，我们多等一天，就会吃亏一天。然而没有先例的事，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等下去，确实要吃亏，我们也受不了，所以应该尽快地搬迁出去。我以为还是这样打算更妥当一些。我的话完了……听明白了没有？"

乡长最后那句话，是冲着讲台边的老人说的。老人听后，眼睛里喷射出火一般愤怒的光来。他一语未答，走回到人群中去了，群众又哄然笑了起来。尽管别人向他们宣布，越等吃亏越大，但是在这一刻，他们只对这位受人奚落的老人感到兴趣。他们笑着，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笑声恰恰是在嘲笑他们自己。

其后，冒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棘手的发言。有的说，乡政府可以去借一笔钱，把迁居的地方先买下来，然后让村民搬到那里去住，以后发了征购费，再还清这笔债务，一切不就顺利解决了吗？

这样，让我们等多久也行。有人接过话茬说，借了债就得额外多付一笔利息。又有人反驳说，利息可以让东京市当局去付。还有人提得更妙，说是否可以让全体村民来造大坝呢？自己造，谁也不好说什么，造好以后，可以转卖给东京市。还有一个很内行的意见，说水库的蓄水量很大，如果分一些水给两家水渠工会，他们就不会再有意见了。另有一个很聪敏的方案，说最简便的办法是把自来水局的原善郎局长从东京叫来，当面问他怎么办？有人提议，搬迁以前，可以找一些能赚大钱的活儿干一干。这个以攻为守的妙案当场引得大家捧腹大笑起来。要知道天底下哪有这种便宜事儿。可是有人提出建议，说是可以大量养兔养鸡，饲养这些动物是最划得来的。好在这一带山地很多，这些山地就是成了荒山也已无关大局，不妨漫山遍野都养上兔子。一对兔子抱一窝仔兔只需要三十天时间，一窝可抱八至十只仔兔，一年可繁殖六、七次。养兔可以卖毛，也可以卖肉，那人说他去年养兔赚了四十块钱。这位口若悬河的建议者说着说着，连自己都笑了起来。有人奚落了他一句，问他搬家时你用什么办法把漫山遍野的兔子抓起来呢？这一问，又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这时，邮政局长泽元泰助的脸部表情告诉大家，他终于下了上台发言的决心。只见他大踏步地登上讲台，蹙着眉头，噘起嘴唇，开始发言。

“诸位已经提出了各种方案，照我的看法，当然，及早搬迁乃是很重要的，可是也应该考虑到搬迁的交换条件。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哪一位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本乡已遭火灾，这一方面，亦应有所照顾。土地的征购费究竟能有多少？这个价东京方面非出足不可。

“我看了自来水局的预算，土地征购费为四百四十一万余

元，财产迁移费和其它补助费为二百十九万余元，两项共计估价仅六百六十余万元，这实在是荒谬至极。依我愚见，即便估价一千万元、二千万元，也谈不上太贵。”

他用的是演说的口吻，说得冠冕堂皇，铿锵有力。群众不再嘻笑喧嚷，而是个个洗耳恭听。邮政局长擦一下汗，嗓门提得更高了。

“理由何在？诸位不妨这样想，偌大的东京，有六百万人口。假设东京市拿出了一千二百多万补助费，每个市民仅仅摊派到二元钱。我们挖一口水井，要花三十元，修理一下也要花上二十元。东京市民不会拿不出这区区两块钱来。

“如此说来，让他们拿出一千二百万元，乃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这项要求。六百六十余万元的预算费根本不合情理，就这么一点钱，一旦真要搬迁，我们还是走不成的。我的话完了。”

乍听起来，这是一番比较高水平的发言，但却未赢得强烈的反响。这番分析似乎言之有理，却又有点难以自圆其说。

原庄的坂部龙三登台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把阔檐麦秆草帽往桌子上一放，脸上闪耀着激动的红光，大喊大叫地发表起自已的意见来：

“我认为刚才泽元先生的一席发言，根本狗屁不通。”

群众被他这一句话吸引住了，两个人的调门针锋相对，听众听了，不禁有点晕头转向。

“东京虽有六百万市民，但其中有妇女和孩子，所以每户人家就可能摊到十元、十五元。他说三十元可挖一口井，可东京居民用水也不是一个子儿不花，每月要付一元左右，每年至少要付十二元左右的水费。三年就是三十六元。而泽元先生用三十元

挖了一口井，用上五年十年都没问题。他的算法可没有道理。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为什么会弄到非要开这么一个村民大会不可的程度。东京市很坏，神奈川县也不好，我们小河内乡确实被人踩到了脚底下。可是现在再说这些话还能有什么用处？谈判有乡长和乡议员在，他们会去为大家奔走，一切都可以委托他们去办。而我们大伙儿只要象过去一样，去努力生产就行。我们不去养山育林，却让地里长满杂草，眼睛一味盯住那笔还没有到手的钱，所以才弄到要开这个村民大会的地步。只要我们努力生产，工程哪怕要十年以后才能动工，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也不至于让今年已经七十一岁的老乡长上山背柴。自己东游西荡，又去责怪东京方面，这又管什么用？村民大会趁早散会，马上回去拿着斧头上山，我说这样做更聪敏一些。”

一听这话，群众有点生气，这真是一派胡言。但他们又认为这话说得有理，无可辩驳。坐在议员后面的、始终默默不语的原岛昌国，问担任副乡长的仙鹤第二旅馆的店主人，刚才发言的是谁？小泽孝治郎轻轻告诉他“那是坂部的儿子”。

原岛快步登上了讲台：

“我非常同意刚才坂部君所讲的话。乡里能有这样的青年，我自己也信心倍增了。如果说搬迁一定会往后拖延下去，那么在没有搬迁以前，我们就应该象往常一样去干活。有人说种了麦子还不知道麦收的时候人还在不在呢？这种想法可要不得。问题不会解决得那么快，即使两个水渠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到搬迁也还要个一年半载的。这段时间可以搞生产，也可以搞副业，大家安下心来，象过去一样去干我们的活吧。

“和东京市当局的交涉问题，我认为最好也不要让乡长一个

人去奔忙，而是选出我们的代表，担任交涉委员，全权委托他们去干。大家这么乱嚷嚷的，什么结果也闹不出来。如果不选出几个委员去协助乡长办事，那今天的会就算白开了。我想征得诸位的同意后，当场决定委员人选。”

他的提议使群众感到讨论快要结束了。他们见讨论已经告一段落，心里便平静了下来，渐渐地从会场各处发出了同意的喊声。原岛进而要求大家同意委员由乡长指定。对此，乡长保证在明天以前将名单通知大家。

第一次集体行动总算获得了成功，会议解散了。翌日，成立了水库对策委员会。其中包括乡议员四人，村民六人。原岛当了委员，坂部龙三则谢绝了昌国的推荐。

“昨天我发了言，回家后就挨了老爷子的一顿克，说我自不量力，自己不掂掂自己的斤量。”龙三说完笑了，他那复员军人敢说敢想的满腔热情，在昌国的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这时起，昌国和龙三开始在乡里崭露头角了。

十

六月初，小泽市平又离乡陈情，但怎么也见不到原善郎局长和大野课长的面。住了一宿，第二天好不容易见到了大野课长。可是大野装聋作哑，说了一番客套话。小泽的心凉了大半截子，心神不安地回到了乡里。

原来自来水局已经有所准备，他们可能要被迫放弃小河内方案，于是又提出了从富士山麓的狩野川引水的方案。前几天已经派出了工程技术人员。然而无论是新年里提出的桂川，还是现在的狩野川，虽然从这两条河川都可获得较大的水利权益，

但相比之下，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于是又重新物色，这次提出的是埼玉县的见沼。

在埼玉县的浦和、大宫的东部地区还有一条见沼水渠流经北足立郡，见沼即属该郡管辖。据说，从前这里原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排去积水，拓成了旱地。假如在蕨村东北的芝村建造一个拦水坝，切断见沼水渠，见沼一带将重新变成一片湖沼，并形成水面面积达四千四百六十余万平方米的大湖——这便是自来水局的打算。对此大野发展课长相当卖力。进入八月份，调查工作迅速展开，分别由数名工程师组成的一个个调查组接二连三地开进了埼玉县。

见沼与小河内不同，它位于关东平原的正中央，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辟为良田。在四千四百六十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居住着数千农民。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比小河内乡规模更加巨大的搬迁问题。然而大野课长却毅然派出了调查组，不断地收集着调查报告。他用的全是东京市民的名义、发展自来水的名义。自来水，这是东京市民的生命线……东京的发展，又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又导致了日本文化的大发展。东京的扩大即代表了日本文化的巨大发展，是这一发展的象征。不断膨胀的东京、林立的高层建筑——犹如大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在吸收着阳光，不断地展枝长叶。而东京市郊——长在这座大都会背阴处的杂草，则在不断地枯萎。正象参了军的小泽市之助充满着无限伤感，在女友的耳旁轻声细语的那样，小河内将是一棵在阴影中枯萎的小草，而见沼亦将成为在同样的迫害下饮泣的、见不到阳光的牺牲品。

卖牛以后仍然入不敷出的仓崎利八，终于下了狠心让安江外出帮佣。他想，当一名温泉旅馆的女佣也许还不算太坏，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多少可以有些现金收入，家里也少一张嘴吃饭。

那年秋天的秋老虎热得特别厉害，安江端端正正地穿了件长衫，腰间束一根红腰带。在仙鹤第二旅馆的大门里，堆着四大袋米，几只公鸡正在觅食，不断地啄着米袋。面向大路的走廊上竹帘子放了下来，里面的房门敞开着，老板娘陪着孩子在睡觉。

店主孝治郎一边穿着长衫，一边从里屋走出来。他"啪啪"地敲打着微微发胖的胸脯，听利八诉说。

"啊呀，你也真够苦的了，"孝治郎说，"可你已经看到，我女的也闲着没事，在睡午觉。三天也不知能不能来一批客人，我是又象在做买卖，又象在闹着玩儿似的。哈哈哈哈，刚从峰庄雇来一个女孩子，也闲得没活儿干，成天陪我孩子抓小沙袋子玩，我也难哪。"

利八擦着汗，道了歉，领着安江回去了。可安江感到这么回家已经没有什么意思。

"爹爹，让我去青梅做工吧。"安江终于试探着问父亲。

利八没有答话，他双手抱胸，默默地走上了那座长长的吊桥。

不仅是利八一家，整个乡都一天穷似一天。一开始，在搬迁引起的哀伤中，也还有着迁往新居去的某种喜悦。他们曾梦想过到平原上去生活。但是现在，他们的希望落空了，每天过着家无隔夜粮的生活。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心里大多同情被火烧死的代作的母亲。象坂部龙三他娘，就成天唠叨个没完，开口闭

口要死在水库蓄水以前，结果总是让龙三冷冷地说上几句。不过，老人们的孙儿孙女听说这一带要变成湖底，就被这个神话般的情景迷住了，不禁乐得手舞足蹈起来。

“水会一直漫到屋顶？漫到山顶？啥都会淹到湖里去吗？照这么说，可以抓大马哈鱼啦？乘汽艇可好玩呢。这儿能成为一个公园吗？有没有动物园啊？”

对策委员会成立以后，在乡公所和乡长家开过一、两次会，但只是听听乡长东京陈情的汇报，根本拿不出一点具体办法。村民们逐渐失去了热情，心情变得懒散而又消沉。于是，有钱的用下围棋来消磨夏天的夜晚，穷苦的庄稼人则去下象棋。一种虚无、颓唐的感情正从他们的心中升起。

又迎来了秋天，金御岳神社的秋季庙会又来到了。神社的宗族后嗣聚集在一起商量，说过节可不能没有彩轿。结果，他们匆匆造了一顶很粗糙的、没上油漆的白木神轿。轿顶铺的是白铁皮，顶上有一只展开双翅的神鸟，也是用白铁皮做的。这顶简陋粗糙的神轿似乎象征着乡里的现状。年轻人抬着它在又陡又窄的石级路上走下山去，同时讪笑着说它轻得没一点儿分量。被女儿撇下的神官，看了这一情景，也萌生了离乡他去的念头。神社里虽有些贵重的物品，但这些物品并不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对这个没有一分钱收入的神社，他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之情。年轻人嘴里抽着烟卷，心不跳气不喘，轻轻松松地抬着神轿。

十月，东京市当局为赈济失业人员，开工建造一个防沙工程，村民中凡报名者都能受雇。这也许是一次又一次的陈情和请愿书带来的副产品吧。然而，这个工程的总投资才三万块钱，每天的报酬，青壮年为八角，老人六角，妇女四角五分，儿童只有二角。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十月十二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刊载了一篇使小河内为之惊愕的报道。该报道透露了见沼水库方案。

文章刊登的调查报告说，见沼水库长约十六公里，宽约四公里，水面面积四千四百六十万平方米，平均水深五米，蓄水量为九千万立方米，为村山、山口两个水库的总和。报道还说，两个月以前，勘查工作就已经开始。每次调查组一来，居民们"又是游行示威，又是举行集会(每天夜里免费供应与会者稀粥喝)，又是组织请愿团向埼玉县政府和东京市政府陈情。最近这一带农村呈现出一派紧张的气氛，甚至有揭竿而起的危险。"文章还说"有地的人满怀喜悦，而佃农出于对祖祖辈辈租种的土地的热爱和焦虑，不分白昼黑夜，誓死反对。乡里情势十分糟糕，已有五个人急得发了疯。东京市方面，拨出调查费五万元，将提交十月末的市议会讨论，日内将着手正式调查……"

报道还附有埼玉县内务部长的一席谈话："东京市似尚未确定其方针，但不至于不顾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而继续调查。"对此，东京方面说："再现这一大湖，不仅是为建造一个水库，而且还可在帝都近郊构成名胜之景，并可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狩猎场，于埼玉县亦不无许多好处，亟望有关居民冷静待之。"

东京方面的辩词露骨地暴露了官府为所欲为、蛮横无理和一意孤行的丑恶嘴脸。为了得到一个名胜佳景这种娱乐性设施，为了弄一个狩猎这一资产阶级的游乐场所，他们竟可以占夺他人赖以生活的地盘！不错，埼玉县可能因此繁荣起来，但是农民不会富裕，政府是不会考虑农民的利益的。而一旦农村凋敝，政府又会装出一本正经的面孔来救济农村，或是用县里的公款为小学生提供伙食，或用国库的钱负担一部分义务教育费用。政府就是热衷于这种重复劳动和繁杂事务。

小泽市平读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回想起了最近的情况来。怪不得最近两三次上京陈情时，大野课长总摆出一副爱理不答的样子，显得很不耐烦。莫非他真要取消小河内一案？如此看来，他一天也不能等下去了。翌日，十三日早晨，他和文书小林三造进京会见了大野。

大野这样回答市平：

"不不，乡长过虑了。决无取消小河内方案的事。小河内方案与调查见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话都说到这种程度了，你们总可以相信了吧。

"即使小河内竣工了，自来水水源仍然供不应求。到一九五五年，东京的人口估计将接近一千万，因此至少需要能供一千万人用水的自来水设施。单凭小河内一处水源根本满足不了这一要求，这才去勘查见沼，明白了没有？如果小河内不及早完工，今年夏天就会发生危机，哪里还会有取消的事呢？"

这倒并非全是谎话。事实上的确没有完全取消。东京市的用水确实困难，如果第二候选地没有迅速建成的可能，就无法取消小河内方案。他们真正的意图是，如有可能，倒想早日解决小河内问题。殊不知大野和原善郎局长对此是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的呀。

十月末，东京府土木局局长金子源一郎发给两水渠管理人川崎市长中屋重治的如下书简证明了这一点。

……兹就东京市第二次自来水扩建工程一事，曾与神奈川县相商，亟望予以关心，以促其成。

昭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对去年以来东京的数次函照，神奈川县知事横山助成没有作出一个字的回答。他以沉默来对付东京市的照会。鉴于官方交往极多繁文缛节，效率很差，在不置可否的神奈川县面前，东京市简直无法措其手足，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唯一的办法是请内务部出面敦促，可是内务部见此事本身瓜葛甚多，便没有居间调停。

这样，自从去年十二月间大野课长作了"一年解决问题"的保证以后，一年又快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事情不仅没有进展，他们反而置小河内的困苦于不顾，倒退到了"无法确定日期"的地步。

这期间，普门寺的和尚弃寺而去了。寺庙后面的群山以及寺前河谷的两岸，又丹枫如火，风景如画了。

石级下边，来了一辆马车，车上放着锅瓢橱柜等生活用品。车把式手牵马缰绳，沿河向上游走去。要从这里越过县界，到大菩萨山的那一边去，即到山梨县盐山町去，必须在蜿蜒曲折的青梅大道上走三十二公里的山路。

愚溪和尚右手提着一个紫色口袋，左手手腕上缠着一串佛珠，悄悄地出了山门。他脸颊上的一丝苦笑，说明他内心正在进行一场修身的搏斗。正如去岁他对已故的作太郎所说的那样，他正在极力忘却对这片故地所抱有的依恋之情。

忽地他又返身走了回来，爬上了山门的二楼，他使出全身力气，撞响了那口满身铜绿的吊钟。从今以后，这座名刹普门寺便将人去寺空了。他敲完钟，放开槌木的绳子，叉开双脚，站立在楼门的廊沿上，"天下第一景啊！"他象演戏似地低声咏叹着。然而他仍未感到有多少怡情逸趣。

他并不急着赶路，而是拖着一双低跟木屐，穿过河内、麦山、川野、留浦等村庄。熟识他的农民向他打招呼，他满脸堆笑，与他们道别：

“时世如此，别无他法。佛祖固然要紧，但活人更其重要。你们也平平安安地搬到别处去吧。”

从那天起，普门寺的那口钟就不再为人报时了。那钟声是那样令人难以忘怀，它告诉在山里劳动的樵夫，什么时候该歇息吃饭，什么时候应荷柴回家。愚溪出走后，寺院大殿里那尊油漆已经剥落的佛像——十一面观音菩萨像也在昏暗的光线里攀满了一个又一个蜘蛛网。残留在卧室门楣上方的通风窗上边的那块匾额中，还挂着从总寺院建长寺颁发下来的寺班证，证上盖着一方朱印，印上面写有“此件授予永代本派四等班位者”字样。在厨房的破拉门上，残留着两行字体蹩脚的打油诗，这大概是小和尚随便写上的吧。

佛法虚空，水墨画里松涛重
佛法迷茫，火石袋中夜莺唱

布施簿和施主簿册散落在地板上，布施簿上写着“开山四百年大典　施舍大殿、石灯笼　宝历辛巳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江户元饭田町　赞越前守母　宗瑞大和尚”字样。这座寂寂无声的寺院如此阴森可怖，静得似乎可以让人听见幽灵的呼吸声。

普门寺成了一座空寺以后的第五天，小泽市之助阵亡的电报送到了乡长家里。

市之助的死，乃是日军剿匪的一个小小牺牲。老乡长保持

着忍耐、顺从的传统道德，没有对外人谈及自己内心一星半点的悲痛。在沉默的背后，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无情的狂风暴雨击打着自己这副朽骨，他说不出话来。

市之助的骨灰在十二月送回原属部队，市平前往部队驻地领了骨灰盒。他手捧白木盒子，在初冬的寒风中返回了山村。驻乡军人团穿起笔挺的军服，来到冰川村迎候。一行人在幽咽如泣的喇叭声中回到了村里。

第二天，遗骨被安放在没有了住持和尚的普门寺内，这一天离作太郎的死恰巧相隔一年时间。

“没有和尚也没有关系。它历史悠久，是本乡最大的寺院，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家庙。”于是，市平从峰庄的庙里请来了和尚。

沉寂了许多时候的山门楼上的吊钟声在高山深谷里回荡着。大殿的挡雨板上被学童涂抹得乱七八糟。沾满泥巴的草鞋一走过去，从佛坛上、地板上便都弥漫起一阵呛人的尘土气。那天的葬礼犹如在荒野中进行的一般。乡邻并排站立在长满枯蓬死蒿的院子里，军人的喇叭奏着哀乐。对于一个战死疆场的帝国军人来说，这一葬礼是过于惨淡可悲了。这一情景使参加葬礼的人们凄然泪下。

葬礼结束时，死者的父亲向诸位来宾致以谢礼以后，说道：

“……如今我死了儿子，我胸中已经失却了人生的欢悦。现在只剩下我和老伴孤苦伶仃两个人了。对这个世界我们已经无可留恋。日后，我要把我这垂老之躯奉献给诸位乡民，我将竭尽全力，求得水库问题的解决。只要我还没有死……不，为什么要想到死呢？我就是要为此而坚强地活下去。”

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当他极其孤寂的时候，心境反倒变得

更加澄澈恬静起来，向着凡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升华。在这垂老之年，他已无所顾虑，也无羞耻可言，他要主动地去排除一切困难，作一番勇猛的拚搏。

市平决一死战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一改以前稳妥温和的方针，努力发挥对策委员会的作用。十二月中旬，他与原岛昌国两人同上东京，拜会东京府议员并木俊藏，再面见岩波光三郎，说明了事由的来龙去脉，恳请他们积极发起一个声援运动。所幸的是，这两位府议会议员允诺了这一要求，争取了全体府议员共九十余人的支持，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府议会上提案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从速建造小河内水库的府议会建议案"。这一议案的通过，前后仅用了十天时间。市平和昌国高兴得拍案叫好起来。

不出所料，效果马上就出现了。东京府对这宗建议案无法置若罔闻，他们再次慌忙征询因横山助成不予作答而拖延了一年的神奈川县的意图。

关于建造水库涉河川工程施工事项

神奈川县知事横山助成

自昭和八年十月六日起，东京市曾再三致函，均未见任何回复。为此我等不只无法处理工作，且如该工程就此不了了之，亦有使当地居民惶惶不安之虞，故需从速处理，望即回复。倘难以立即作答，本府亦希望大体了解你处调查工作的进展状况及复照的大致日期。

东京府知事香坂昌康

昭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一次的函照多少谈得详细了一些。堂堂一个东京府，没有府议会议员的提议和批准，竟然发不出这么一个文件去。如果横山助成仍然不予答复，东京府只能依赖内务部居中调停，此外就别无他法可想了。而内务部如果也撒手不管，那么府议会的建议案就会象水面上泛起的几星泡沫一样地消失，化为泡影。

这时，想不到发生了一件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

新春正月十五，冈田内阁发表了全国三府二十一县地方行政长官人事大调动的名单，而神奈川县知事横山助成接替香坂昌康，出任了东京府知事。横山助成的位置完全颠倒了过来，站到了东京市一边。现在轮到他征询神奈川县的意见，希望与两个水渠工会协商解决问题了。

这一变化，无论对小河内还是对自来水局来说，总的方面还是有利的。原先令人伤透了脑筋的敌人，一下变成了自己人，这还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吗？因为横山助成与神奈川县世交很深，只要他本人想解决问题，一切就易如反掌了。

十一

小泽市平铁了一条心，对此连村民都为之惊愕万分。从这一年的早春起，他开始了诉苦战术。

二月四日，他和小林三造一起面见东京市副市长鹫尾弘准和市议会议长森俊成。三月二日、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又四次陈情，他暗中动员议员坂本一角，求他去说服横山知事。他还领着对策委员会，今天拜访内务部土木局局长，明天拜会横山助成。他劲头十足，东奔西跑，简直象中了邪似的。在四月四日和十

五日的两次上京陈情中，他又拉着府议会议员并木、岩波两人，前去拜访总务部长和土木部长，又向市副议长、鹫尾副市长作了言词恳切的陈情。五月，他越发起劲，四次上访东京市、府和内务部，并死死盯住河川课长、土木局长等一帮人不放。

三月四日，在《国民新闻》上有一篇出人意料的报道。文章说市自来水局“作出了重大决策，暂缓小河内工程，并考虑改用别的方法解决自来水设施”。文章说这是指见沼水库方案。又说当地居民的反对声浪已经停止，已有可能付诸实现云云。

这一天，乡长去见副市长鹫尾，询问该消息的真伪。但副市长闪烁其词，莫名其妙地绕着圈子。当天夜间，市平打开上访日记写道：

“呜呼，受骗上当了！在这漫漫的黑夜中，眼前浮现起村民极度悲愤的苍白脸庞。肺都气炸了。怨恨、生气、愤怒、烦恼，胸中一团乱麻。

“然而怎能甘愿就此含恨退缩？饥饿的村民、受害的村民，怎么办？是死？是生？如今唯有捐此老躯以献乡亲。自来水局和东京的当政者欺凌弱者，虐杀弱者，将弱者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自己却恬然自得，真不知人间还有这等羞耻事。我将不惜宰杀此等小人而报效村民。村民们，跨过我的尸骸前进吧！你们扼杀了小河内，于心何忍！真是欺人太甚！我的身上本来就有多摩川热血男儿的光荣传统，只是希望避免纷扰，能和平解决，才强压住了心中的怒火。我纵然精疲力竭，形销骨立，尚不乏一战之勇。”

不过东京市倒并不想就此作罢。横山助成开始意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了。于是开始过问这件事情。首先在东京市和东京府之间开始了会谈，五月末，内务部着手调停。内务部、东京府、

神奈川县三方行政当局一致同意，于六月上旬举行三方会谈。

市平半疯半癫地往东京上访的同时，乡间却照旧是死水一潭，一片肃寂。他们并没有正视事态的发展，等待有朝一日能顺利地解决问题，而是让不安和焦躁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

水库问题发生以前，村民拥有的土地面积为六万六千八百余亩，而现在只剩下了一半。其余一半有的作了抵押，有的被人买去了。这些土地从易主的那一天起，就被闲置起来，不再有人过问，任凭春草在那儿疯长；无论走到哪个村庄，再也听不到耕牛的嘶鸣声了。然而人们还是温文尔雅，默默度日。

过去乡里每年能烧炭七万多包。去年只烧了三万包。这三万包木炭批发到了冰川庄，若用卡车载运，每包运费只需两分钱，但途中道路失修，卡车无法通行。用马车载运，每包运费达六分钱。仅此一项，农民就损失了一千二百多元。年产量原为两万贯[①]的生茧，去年仅产一万三千贯。而今年的生茧行情又大幅度跌价，以前每贯最高曾达三十三元，现在二元五角一贯还不一定卖得出去。试问农民们何以维持生计？何以果腹？然而，他们还是那么的温顺。

自从成立了蒟蒻工会以后，蒟蒻都是从这里直接销往外地的。到去年为止，每包在三元上下，直到最近，行情见涨。有消息说，它可以用作飞机机翼的涂料，也可掺在火药里用于军火生产。可能正是这个缘故，现在每包可卖到六元。但是其总金额仅仅四千元，对每个农民来说，还是到手不了几个子儿。

往昔，往冰川运送木炭的车子，总是装着一包包大米回来，如今回来的却是空车。农民们吃不起大米就改吃麦子，后来麦

---

① 日本的重量单位，每贯合 3.75 公斤。

子又变成了黍子，最后变成了小米。

在河内庄的小学里，教员缺额，因为教员的月薪渐渐发不出来了。物色新的居住地点需要钱，借给村民的贷款又收不回来，村民的税金也交不出来，因此乡公所的钱箱变得空空如也，分文不剩。教师们告别了学童离校而去了，他们对学生说："老师有其他事情，要到别的地方去，再见吧。"

在操场上做操的时候，有的学生昏倒了。他们食不果腹，营养不良。女教员把昏倒的孩子送回农家，惶恐地说："你们不给他吃点东西吗？"

可母亲凄然一笑："真是对不起，让他在家里休息几天吧。"

做父亲的一边拾柴，一边东张西望，看有没有长着蕨菜。一旦发现，就茎茎叶叶地连根刨起，拿回家去。于是，带着一股青草气味的蕨菜稀粥，在油灯下，冒起了有气无力的热气。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默默无语，温文尔雅。早点领钱早点搬迁，这曾是他们唯一的愿望。然而今天，他们不再去指望这一点了。可是他们已不想象从前那样去耕耘种植。在他们心中只剩下了破罐子破摔和混沌颓废的感情："随便吧！听天由命吧！让孩子饿死！让老婆饿死！这样东京就会满意了！"

对外，他们毫无气愤的表示，总是一副低头哈腰，唯唯喏喏的面孔。他们把水库的事看作一场恶梦，根本不想谈及这件事情。他们不再生气，因为他们已经开始适应了不幸的生活，习惯了这人间的甜酸苦辣。他们默认农民命中注定要受压迫，于是渐渐忘记了他们的正当权利是什么，悲剧进入了第二阶段。

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人一只手拿着如意，一只手拿着算盘，在做他的美梦："搬迁时会拿到很多钱……"

但是借款的利息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还款的期限一天近

似一天。补助金右手进来，左手又落入了高利贷者的腰包。但人们还是鬼迷心窍，认为："俺们搬迁是作了牺牲的，他们不可能分文不给，一定会支付我们在新居买地的费用。"

好心肠的农夫总是以为，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别人就真会理所当然地去做。作出的牺牲就会百分之一百地获得补偿。演悲剧的人是不会相信悲剧的可悲。他们的眼前总是顽固地浮现出别人许诺给他们的幸福幻想。

水库对策委员会从乡长的报告中听到了内务部开始调停的消息，了解到事情有了可望解决的光明前景。这时，委员会要求乡议会拨款五百元，着手物色新居的候选地。他们察看了饭能一带的情况，也去了山梨县盐山町附近，从青梅町郊外一直看到调布乡和霞乡。可是很难物色到条件优越的土地。要知道土地总是卖出去贱、买进来贵的呀。最后的结论，还是分散迁居，各奔前程。谁想集体搬迁，那就只有一条可悲的路：迁到遥远的北海道或满洲国去。

在这期间，下游的冰川镇渐渐热闹起来。东京的大资本家把手插了进来，开始在这里购买土地。庄里的地价往上猛涨，地主见了都乐得手舞足蹈起来。为了让这儿更加繁荣，应该在这儿开设饭店和游乐场。外间还纷纷传说，有的资本家正在运动上边，要求准许开设综合游乐场，一个酒店、妓馆兼酒吧的游乐场。不需多久，这个纯朴的村庄将会沾上十足的脂粉气，这种端倪现在已有所显现。

这里的溪谷也有五、六丈深。在陡直的悬崖下，有人在溪流的边上盖起了房子。木材从山崖上吊下来，一条狭窄的石级路通向屋子，墙壁上开有时髦的圆窗，装着用竹子做成的格子门。入夜，门前屋檐下挂起红红绿绿的灯笼，屋里响起了三弦的叮咚

声。不知从哪里来了些浓妆艳抹，连脖颈上都擦满了白粉的女子。她们穿着和服，混杂在放学回家的身穿劳动服的孩子中间，走过桥去。田园就要荒芜，而桥的栏杆却被重新油漆一新，理发店整修了店面，旅馆装上了霓虹灯。大城市的色情文化象洪水一般开始包围这个山庄。地价在一个劲地往上升。农村的城市化使物价上涨，商品丰裕；这一变化，让人对农村产生厌恶情绪，最后把农村推入到穷困、凋敝的深渊中去。

两、三年内，青梅铁道估计将从御岳站延伸至冰川。当交通发达起来以后，农村才会真正荒凉下去。不久的将来，小河内水库里的水将会流入多摩川的碧波清流之中，多摩川将带着冰川的脂粉味流向下游，东京的自来水也将被艳情淫欲，污染得混浊不堪。

六月五日，小泽市平向西多摩郡的所有乡长请求支持，并请三多摩的区长和乡长联合会的会长当后援。他们一行十七人，浩浩荡荡往东京而去。在东京，国会议员津云国利、八并武治，府议员岩波、并木四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蜂拥来到东京府和内务部陈诉民情，小泽当月陈情五次，七月陈情六次，几乎未离开东京一步。他与府、市、县有关官员谈判了几次，并请内务部参加了谈判。然而事态未见好转，水渠工会的条件始终十分苛刻，而且居心叵测。大野愤慨之余，扬言绝不就此妥协。然而牛塚市长企图回避问题，总说“自己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但在多次反复协商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线希望。

八月，乡长与府议会议员一同前去神奈川县县政府，但此行未能获得成功。九月，东京府提出需要调查从羽村堤坝外溢的水量。此时，府知事横山亦表现出若干的积极姿态。他之所以

如此，乃是他见到了解决问题的机会。但至十二月末，调查水量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这项调查工作不结束，也就无法起草协议。

最终还是需要想办法动员内务部的力量。东京府和神奈川县之间的争执看不出什么时候能得到解决，现在只得从上面施加压力，此外别无他法。小泽市平决定全力说服原内务部参事官一宫房次郎，并借助他的力量。小泽找他商量了一下，他当时未曾有所动作。十一月份市平又反复陈情四次，府土木部长只是一味推托"正在起草解决方案"。年关将至，今年又是一事无成。

前半年，村民们稳稳当当，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但那安稳的日子并不长久。他们越是感到有了希望，就越是焦急烦躁；而越是绝望，就越会自暴自弃，不得安宁。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能保证，冷静就一定不会导致疯狂和破坏呢？

高利贷者在为所欲为，农民的土地一天少似一天。秋天到了，要不要种麦子呢？这又成了问题。山谷红枫似火，名画家一行十人从东京来这里游玩。他们要欣赏濒临死灭的名胜，探寻历史的古迹。他们赞叹金御岳神社中的古代佛像，敲叩着普门寺山门的柱子，议论着它的修造年代。但是山门上的吊钟再也不会响起让村里人听来是多么亲切的钟声了。

孩子们哇哇地叫嚷着，从寺院的后门往下走。他们每人都背着一捆木柴，孩子们把木柴往方丈室的游廊上一放，便玩起捉迷藏来。一双双泥脚踩进方丈室，踩进伙房，最后踩到佛坛上面。玩罢，就在地板上、柱子上、挡雨板上乱涂乱写。山谷里的秋风夹带着枫叶从一条走廊穿到另一条走廊。佛坛前放着一只白色花环，上面积满尘埃，花早已枯透了，变成了灰色。上面写

着一行字："忠魂小泽市之助。乡军人会"。

儿童们玩了一会儿，见暮色渐浓，便各自背起木柴，争先恐后地跑下了山门。村庄里昏暗的油灯发散出惨淡的光，随着黄昏的到来，那条命运还悬而未决的河流的哗哗流水声变得越来越响。

秋初，原岛昌国家后面的一个农民家里，女当家突然失踪了。

"青梅的亲戚家里有人生病，我就让她去帮帮忙，想不到她就……"别人问起，男的总是这么两句话。已经十月份了，还是不见她回来。

昌国上访回家，傍黑时在御岳站下了车，他正想换乘公共汽车，这时身边走过一个很面熟的女人，她就是那个失踪的女人。她身穿黑领衣服，头上左右各打一个发髻，一眼便知她是在御岳的饭店里当女招待。她每天用一双粗实的手端着酒壶，任凭那些东京的客人百般调笑。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她走起路来忽闪忽闪地扭动起腰肢，活象一条水蛇。

荐头也进村了。他们探头探脑，走东家窜西家，花言巧语，诱骗农村妇女到城里去。他们住在仙鹤第二旅馆时，问旅馆的女佣去不去东京。女佣是个十六岁的农家姑娘，她害怕得将这事告诉了店主。孝治郎什么也没说，只是凄然地感到这乡村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在这个乡，姑娘只有外出做工人的，还没有离家去当女招待的例子。过去，连荐头的脚都没跨进过这块土地一步呢。

当女工的姑娘倒是很多。在乡里走上一圈子，已很少见到有十七、八岁以上的未婚女子。仓崎利八家的姑娘已经二十岁了，如今她是村中极少见的女孩子之一。安江几次和父亲说想

去做工，但利八总是不同意。他知道不让她去，女儿心里也不好受，但一想到自己竟然破落到这步田地，心中就气愤得什么似的。十月底的一天，利八喝了几杯酒，撞到乡长家里。安江拼死拼活想拉住父亲，拉拉扯扯地也跟到了乡长家。

“我有话对乡长说！”

利八站在大门口嚷着。市平把他领到书房里，安江也被领入房内。最近，来找乡长的人已不是两个、三个了，有时八、九个人集体来乡公所，也有人深更半夜悄悄来访，愁容满面地和他商量自己今后的打算。每当此时此刻，市平亲眼目睹了村民的贫穷和愁苦。特别是入秋以后，这类来访者大大增加了。为此乡长内心甚是不安，他可怕地预感到，有一种朦胧不清的、压抑在人们心头的感情仿佛一下子都开始翻腾了起来，而乡长又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安抚他们。

利八被领进书房后，安江不想让他讲话，利八将她大骂之后，对着乡长发了一通尖酸刻薄的牢骚。

“乡长，你反正有的是地，搬迁的时候，当然可以拿到五万十万的。可我们怎么办？今年说明年，明年推后年，这不拖到第五个年头了吗？您想把我们熬干了再走还是怎么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就应该照古里乡那样把他们顶回去。难道你竟要不顾三千乡民的死活，去和东京市当局一鼻孔出气，俨然以修造水库的功臣自居，叫人感恩戴德吗？嗯？难道你真是非向东京市当局磕头作揖不可吗？

“东京重要，小河内也重要。没有了农民，能有日本吗？他们应该把农民当菩萨看。当官的都是狼心狗肺。我不知道东京府的知事叫什么名字，他根本不是我们的恩人！如果皇上听到我们乡遭这么多难，说不定皇上也会掉眼泪的，我们也是日本

的臣民，不是吗？我们什么地方造了孽，要遭这样的难呀？传说，那年仁德天皇见到百姓丰衣足食，就很高兴。可我家的灶头断了炊，蜘蛛都在做网啦。小河内乡六百家人家都断了炊。乡长，你不要再提什么内务部、东京府啦，你为什么不下个决心，去找冈田总理谈去？总理大臣总要明事识理一些吧。”

利八独自不停地叫唤着，安江在他背后哭泣。乡长和他老伴垂头恭听。自从市之助死后，这一年市平是白天黑夜地到东京上访。正如他在普门寺的院子里所起誓的那样，为解决水库问题，他不顾七十二岁的垂暮之年，白天黑夜东奔西颠地操劳着。但他劳而无绩，村民们日益不满。得不到村民们的谅解，使他怨恨交加，长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又使他满怀悲愁。

他还能干什么呢？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陈情；他迷惘不解，作为一个乡长，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自从储金会银根枯竭以后，村民们完全断绝了借钱的路子，于是他们或者拍卖土地，或者以田作押，去借高利贷。这样还是无法生活的话，就哭诉到乡公所来。

“借我一百块钱吧，到时候一定用搬迁费来还清……”

这样的零借碎贷，已经满两万元了。然而税金收不上来，乡公所的金库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这时候，原岛昌国提出了一条强硬的意见。他说：“既然事到如今，仅仅求一个早日解决问题的办法已不稀罕。如果不尽力争取以优惠条件搬迁，那么大家搬迁以后也将一筹莫展，活不下去。”在他的提议下，召开了对策委员会，会议邀请了丹波山、小菅两乡的代表一起参加。

委员会议开得炸了锅。会议明显反映出入秋以来在暗中活跃起来的村民们的险恶感情，许多发言认为单纯老老实实地陈

情请愿，全凭对方说了算的做法已经毫无意义。事到如今，我们应该坚持不走，迫使东京市拿出优惠的条件来和我们谈判。这个意见占了上风。最后，昌国说："乡长，就将乡里的公有山林卖掉吧！"这时的对策委员会已经带上几分悲壮的气氛了。

乡议会通过了这项决议后，昌国便将乡里公有的山林抵押出去，成功地从某银行借得了五万元钱，钱分借给了村民。从此以后，整个乡拧成了一股绳，开始与东京抗争，进行持久战。整个乡里充满了一种杀气腾腾的气氛。

坂部的儿子龙三敏锐地感到，委员会开始有了大刀阔斧的作风。这时，他第一次去找昌国。

"原岛，要我帮忙吗？"

"喔——多多帮助，你来得正是时候啊！"昌国兴奋地说，"正缺人手，大家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到了今天，只有打持久战啦。"

"为什么不早搞呢？"

龙三说得不动声色。昌国凝视着他的脸，对他的昂扬斗志颇感惊讶。龙三不无感慨地叼着根烟卷，自言自语地说："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呢。"

委员会分头挨家挨户地走访贫苦农民。通过调查，贷给资金，以作抗争。贷款是无息的，并且无需抵押作保。

乡政府和对策委员会态度的改变，给温文尔雅的农民以强烈的刺激。他们有了加强自身团结的力量。他们的感情起了变化，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重新去批判现实。

他们的批判方法，就是时刻注意那些流言蜚语。社会上的流言飞快地把新的消息从一个村传到另一个村。

——听说土地征购价很低。

——听人说水库不建成不蓄水，就拿不到土地征购费。还得

等四、五年呢。

——乡长受骗上当了。其实，埼玉的见沼都快定了，小河内早就取消了。

——内阁一换，小河内水库就会马上泡汤。在就要召开的会议上，看起来冈田内阁要总辞职了，小河内方案还不知咋办呢。

——靠了村山、山口两个水库，十年之内东京的自来水不会发生问题。所以自来水局才慢吞吞的不上劲呢。

飞短流长的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五个一群，七个一堆，在油灯下，为自己的不幸未来黯然伤神，同时涨红着脸回忆起了先前的积怨。无论走到哪一个村庄，这样的场面总可以遇上三处、五处。驻乡警察村上义一郎给青梅警察局挂了电话，报告说很可能会出乱子。

乡长依然从这个衙门跑到另一个衙门，他跑得精疲力竭，四肢无力。但是村民再也不去关心乡长的行动了，反而伸长脖子等待一个又一个新的冷酷无情的谣传。这样日复一日，他们被歇斯底里的烦躁搅得六神无主，坐卧不定。

鉴于这一动荡不定的气氛孕育着危险的因素，也考虑到古怪离奇的谣言使人真假难分，乡长和对策委员会计划召开一次村民大会，以便澄清事实，安定一下人心。

十二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村民大会在小河内小学的校园里召开。

村民积极得象早已盼望着有这一天似的，络绎来到会场。从态度来看，他们充满了一种不弄清问题就绝不罢休的情绪，与第

一次大会相比，完全是两种精神面貌。那是一个半阴不晴的大冷天。大会开始以前，在院子里生起了两堆篝火。熊熊燃烧的篝火激发了人们的感情。这种感情已经充分成熟，就象凤仙花的果实一般，稍加触动，就会蹦跳出来。他们背对篝火，分成若干组，互相交谈着，语气激动，态度强硬。他们用随心所欲的空想来批评东京市的做法，用神经质的恐怖言辞来怒斥别人给他们安排的将来。那位驻乡警察在人群之中转悠着，面对村民的困难处境，报以一个极不自然的微笑。他准是在想，但愿不要出现自己一个人无法收拾的事态。平日，他和他们是下象棋的棋友，也是街坊邻居。可他今天有点后悔和他们交往了。不过他仍然愿意往好里想，总觉得不至于真会引起那样的麻烦。

下午二时，小泽市平登上大门前的讲台，准备汇报情况。

"现在我把最近的情况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出乎意料的是，谁也没有回头去看乡长。火堆四周三五成群的农民自管自地热烈辩论着，没有一个人去听乡长的讲话。乡长和对策委员会完全被人抛到了一边。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法。这是一个可怕的征兆，事态又向危机跨进了一步。

喧闹声响得连乡长自己都听不见自己的发言，他只说了一句开场白，便木然一人愣在台上，后面的话再也无法接着说下去。他转身向后，朝对策委员会嘀咕了几句，对方也听不见他所说的话。本泽武兵卫把手拢在耳朵上走了过来。

"请你让他们安静一下。"乡长说。

武兵卫老人颌下耷拉着黑口罩，伸长脖子叫道："静一点！静一点！乡长要讲话，请安静一点……"只有坐在前面的两三个人把头转了过来。

河村代作跑进学校工友房中，拿来了一只上课用的铃。他奋力摇着铃，这才有一半的人把头转向了讲台，可是另一半围在火堆旁的人仍然沉溺在他们的交谈中。有人又从校门口把旧劈柴、旧木板搬到了火堆旁，这些人中也有几个是妇女。

乡长面对前排的少数听众，谈了上访的经过，报告了政府机关方面的情况：

“鉴于这个情况，不久将能和神奈川县达成协议，一俟协议成立……”

当乡长说到这里，从人群的中央飞过来一声洪亮的嘲笑声：

“你的不久是指什么时候啊？”

所谓的群众心理，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逻辑。那些根本不听乡长讲话的人，一听到同伴提了一个问题，便戛然停止了他们的谈话，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

“说不久，俺们不懂。”又一个人说。

这时，群众的情绪都一致对准了讲台。他们无意让他继续报告，只想把事情闹大。谁能够用一句巧妙的言词把事情闹大，谁便是这里的英雄。在今天，七百个人的感情洪流是难以驾御的。显然村民大会已经遇到了麻烦。

“说清楚是几月几号！”

“十天也是不久，半年也是不久。”

一阵哄笑。那笑声说明民众的感情已经融合到一起去了。

“你们说了五年的‘不久’，我们也就干等了五年。”

“我们为谁等着？我们没有必要等，算了吧！”

什么东西算了？其含义是模糊不清的。可是村民们并不感到模糊不清，他们从中感到一种强烈的煽动性。要平息这种感情已十分困难。一阵污言秽语之后，群众又恢复了喧闹，开起了

无法收拾的小会。乡长没了主意，走下讲台，决定与对策委员会商量对策。

太阳躲进学校后面的山里去了。现在刚刚三点，但校园已开始染上了来得过早的冬日的暮色。熊熊的篝火，火焰有一丈多高。从火堆的四周，不时爆发出喊声。

突然一个男子飞步走上讲台。他还穿着工作服，包头巾也没解下。

“大伙儿都上东京去！”他大叫一声，举起了双手。他笑眯眯的，笑得满脸堆起了皱纹。这是一个有菩萨心肠的老好人的笑。但由于这一笑，却把说话的煽动效果冲淡了。

但是，接着登台的老人的态度十分具有煽动性。他就是在第一次村民大会上大叫等半年给多少费用，等一年给多少费用、并使乡长大吃一惊的蓄须老人。他双手按桌，一言不发，用严峻的目光扫视着群众。人群中发出了一阵一阵的讪笑声，有一个人喊道：“你不说些什么吗？”老人舔舔嘴唇，大声叱责起来。他用的完全是一种训人的语调：

“一个个乱糟糟的，象什么鬼样子！你们这些孬种！是英雄是狗熊，就看你们干不干！”

话音刚落，四面八方响起了“干！干！”的附和声。警察村上走近讲台，抓住老人的手臂，对他说：“不能进行煽动，讲话要温和一些。”老人气呼呼地耸着双肩，回到了火堆旁。村上请求乡长他们出面趁早宣布散会，可是现在又怎么解散得了呢。

“我来说几句。”原岛昌国走上了讲台。从现在的气氛看，如果单靠乡长的人望，已经收拾不了这个局面，那就只能靠昌国的口才和政治手腕，此外别无他法可想。

天已大黑。篝火扬起了高高的火苗，村民们的心中又勾起

了对两次火灾的回忆。校园的暮色又使他们的这一情感变得粗野疯狂起来。昌国在这时登台，无疑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乡亲们，我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请你们务必听一听。”

他的这种讲话方式再一次吸引了群众的注意力。听众感兴趣的是想知道他会提出什么要求。校园略显平静以后，他挺起胸膛说话了。

“我也理解你们刚才热烈议论着的那些事。大家当然希望能乘此机会把一切都解决得彻彻底底。应该快马加鞭，使问题早日得到解决。但是我对大家有一事相求。

“到今天为止诸位前后已经等了五年。其间你们一直老老实实、安分守己，没有一点越轨的地方。所以，我能不能请你们再等一个月？”

突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反对声。前排有几个人在挥舞拳头，大叫大闹。但昌国又拉大嗓门用尽平生力气大喊道：

“我保证，只要一个月，一个月内一定解决问题，告诉你们确切的搬迁日期。只要一个月！听着，一个月都不能再等吗？”

徒费力气。听起来他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还不如一只飞舞在瀑布前的牛虻的声音。他呆呆地站在讲台上，紧咬着嘴唇。警察村上也很可怜，他走东奔西，抓住第一排大喊大叫的人，要他们“安静！安静！”这时从火堆旁蓦地响起震耳的铃声。原来是一个听众夺过了河村代作手里的摇铃。接着那位蓄须老人挥着拳头站到了一堆劈柴上，大声喊叫“干啊！干啊！不要后退！”

仓崎利八跟着站了起来，哇哇地叫嚷着，但谁都没有听懂他叫的是什么。他好象是喝醉了。

最后，秩序大乱，谁也无法控制这个局面。校园里的房子黑魆魆的，篝火映在窗玻璃上，血红血红。乡长和对策委员会还在

大门前头挨着头地商量办法，可他们已不知道说些什么才能得到民众的谅解。但愿这场风波在村民们发泄一下自己的激奋情绪以后就会平息。村民们真要成群结队付诸行动，还需要有根适当的导火线，还要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他们希望群众会改变想法，逐渐平息下来，并决定今天的事情由对策委员会全权处置。此外，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不幸的是，这时从外面送来了一个让群众行动起来的机会。一阵铃声响过，一辆自行车穿过人群，从校门口骑了进来。两个打着绑腿的年轻人来到门前，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阴里，摇晃着自行车的前灯喊道：

"请对策委员会的先生过来。"

"你们是谁？"昌国转身问道。

"是从小营和丹波山来的。"

昌国默不作声地向那两个人走去。代作和乡长也同样转过身去，围住了那两个人。五六十个乱叫乱嚷的村民又在他们外面围了一道人墙。那两人是来传话的。他们报告了一条消息。听了这条消息，人们浑身发颤，宛如一把利刀插透了他们的胸膛。

他们说，今晨丹波山和小营两乡讨论的结果，认为东京市、府和内务部都没有诚意。因此决定明天一早大举进京，上访各政府机关，陈诉民情。问小河内乡对此有何想法，是否有意一起行动。

以上便是他们传达的内容。两位青年气喘吁吁，说完这些便要求他们当场回答。

这时，坂部龙三使劲分开人墙，把头伸到那两人的面前。

"咦！这不是柳本吗？"

"唷，是龙三！"丹波山的年轻人拍着龙三的肩膀说，他和龙

三一起在部队呆过。

“你还活着！”龙三操着军队的用语，不慌不忙地笑着。“哎，现在丹波山在干什么？”

“先头部队刚刚出发。”

“出发了？”

“对，是小菅的加藤乡长带队，大概有四十几个人，已经上了路，准备在盐山车站乘中央线到东京去。约定明天早晨在东京会合……你们怎么办呀？”

群众一听这话，从四面八方响起了“到东京去！到东京去！”的蛊惑人心的喊声。导火线终于点燃了。别人已经跑到自己的前头去了，现在再也不能不采取行动——这一情绪不允许群众再有半点犹豫和踌躇，甚至已有人在喊“走！”龙三双手抱胸，回过头去，凝神注视着乡长的表情。市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扫视着委员们的脸，象是在向他们求救：

“你们，怎么办？”

昌国跨上一步，凑到乡长的鼻子尖跟前，象教育孩子那样轻轻告诉他：

“乡长，现在不能再拉后腿了，应该干。”

市平默默分开群众，大步登上讲台。在他前面，黑压压的群众在等着他开口讲话。面对这个新的形势，乡长将如何行动？强烈的期待把他们的喧嚣声压了下去。在肃静中市平把一只手搁在台子上。扬起因痛苦而扭歪着的眉毛，仰望着高高的夜空。群星在闪烁，星星下，篝火冒着乳白色的烟。黑沉沉的山头寂静无声，高耸四方，把这个狂热的操场团团围住。

“乡亲们……”他启口了。这时，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从昭和六年起，你们耐着性子忍耐了五个年头！我市

平感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不再要求你们继续忍耐下去了。你们自由行动吧，直到你们平息了心中的怨屈为止。”

“乡长！”有人尖叫了一声。原来警察村上跳上了讲台。“乡长，你可不能说那样的话。这是在进行煽动。”

乡长面无惧色，也毫不慌乱。他那宽阔的肩头纹丝不动，充分表现出这位七十二岁老人的泰然自若、沉着镇静。他叉开右手的手指，当胸一推，把村上推了回去，镇静地说：

“村上先生，如果你还算一个人，那你应该了解这些人迄今为止所受到的痛苦。你不会不明白这些人的心情。今天可得请你高抬贵手。如果你一定要横加阻拦，我小泽市平决心和你周旋到底。”

在老人温仁敦厚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愤怒的表情。他确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位对人世间的一切已经毫无留恋的老人，其内心反而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后的轻松和愉快。干起来了！终于干起来了！他感到胸中喷涌起了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六十次上访所郁积起来的达到了临界限度的感情引爆了。这爆炸力决不是一个村上所能压制得了的。对村民的处境，村上也了如指掌，然而他的职责却要求他阻止这场暴乱。原先他想逃避自己的职责，现在他已开始讨厌这一想法。他手握佩剑跑了出去。回到兼作派出所的自己家里，向青梅的警察本部紧急汇报了案情——此外，他还能做什么呢？

他离开会场以后，乡长再次接着讲话：

“乡亲们，我市平虽位卑力薄，但至今也还全力以赴，不曾懈怠。但是现在单凭我个人的微薄力量已经不行，我将与诸位一起干到最后，我将陪着诸位到东京去。”

顿时，欢呼声四起，甚至有人喊起“乡长万岁”来。方针已定。

这是一股符合历史必然性的、人力难以压制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抱有同样的欲望，要求采取同一个行动。这类事真是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它会给人带来无限的欢乐。而倘若这是一种出于正当的理由的正义要求，那它是镇压不了的。就乡长看来，同意这个行动，祝愿它获得成功，这才是小我服从大我的做法。

乡长的讲话刚完，便立即协同对策委员会，商谈如何行动。不知是谁拿来了五、六只灯笼，给商量的人照着亮。

这期间，坂部龙三在台上讲话。

"乡亲们，我一直很有意见。我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园，搬迁外地，是为了东京市民。可东京的市民却一点儿也不了解我们的疾苦。报上几次刊登了我们乡的情况，可是六百万东京市民却没有一点儿同情心，他们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好象水库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似的。建造村山、山口水库时，村民也是搬迁到别处去的。随着东京的发展，必定有第二个、第三个小河内为东京去牺牲。我们要把我们的处境告诉那些一意孤行的不近情理的东京市民听，告诉他们把小河内弄到水底去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满意东京市和东京府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对东京市民更有一肚子的意见。我们应该在东京游行，让市民们去反省。"

这话说得在理。但是市民们的反省与村民们的利害并无直接关系，因此拥护他的人也不多。现在已经不是取得别人谅解的时候，他们哪里还有这份闲心。农民要求不高，只求能活得下去，只要日子能对付得下去，即便受到多么冷酷的待遇，他们也是不想反抗的。

片刻，他们和从丹波山、小菅派来的两名青年达成了联合行动的协议。决定明晨三时在这个学校集合出发。派来的青年骑

车回去了。由于村民们要准备行装和干粮，会议暂时解散。他们欢呼着走出校门，奔下坡坎。此时已是夜间八点多了。

群众散去了，两三名留守的青年蹲在篝火边。火焰带着一股杀气，在夜晚寂静的冷空气中继续燃烧着。不久，学校的屋顶上，地上，出现了亮晶晶的银白色的晚霜。

十三

半夜两点，村民们准备就绪，陆续向学校集中。二时半，他们把丹波山、小菅来的百余名群众迎进了学校。这些从山梨县来的群众扛着两面席子做成的草帘旗。半夜寒气逼人，可他们都热得汗流浃背。只见五、六个人一声没吱，跑出了校门，片刻工夫，他们也编了一面草帘旗，扛着回到了学校。这阵子又来了许多人，连小孩子也被大人惊醒，跑到篝火旁来。孩子们被夜半的人群和篝火所吸引，变得分外活跃。一只只红薯投进火堆里，远处，一些人围在一起，席地而坐，喝起酒来。他们脸上包着头巾，呵呵笑着。

“祝咱们马到成功。”

有的人腰间挂着三双草鞋，有的穿着下地穿的软底包脚鞋，还打了绑腿。有些老人脚着木屐，衣襟掖在腰里。每个人都把干粮包在黑包袱里，包袱或背在肩上，或扎在腰间。现在的气氛与数小时前迥然不同，校园里充满了一种欢快的情绪。队伍浩浩荡荡开入东京，这一壮举不免使他们感到有些神秘和紧张，然而长期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压抑的感情终于发展成为今天的行动，他们当然要兴高采烈。高挂在竹竿顶上的帘子旗映照在篝火的残光中，在黑沉沉的夜空里，惨然地翻动着。祝捷的米

酒干了一杯又一杯，到处都是高吭爽朗的笑声。

对策委员会以村为单位，把群众分成若干队，总人数超过了六百人。

“走喽！走喽！”的喊声鼓舞着人们的情绪。出发的队伍精神抖擞，喊声震天，他们出得校门，便向下面的大道蜂拥而去。大路上停着一辆马车，车上铺着草席，席上搁着坐垫，正等着乡长上车。

每一队群众的头里，都打着一面帘子旗。在大部队的最前面，则打着两面旗帜。大旗后面，乡长的马车发出轧啦轧啦的声响，向前行进着。人们一边走，一边仰起脖子，从酒瓶里喝着凉酒，一路上说说笑笑，煞是热闹。队伍排成一字长蛇，行进在沿河的曲折大道上，穿过一村，又到一村。以往他们是在这条大路上推着独轮车，运送木炭，现在他们行进在这条大路上，似乎是满怀着一种新的希望。他们快活，他们饶舌。这次结队进京，并不能补偿他们先后五年所度过的困顿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会有一个幸福的将来。然而，他们却以此感到满足，感到幸福。他们并不期待这次行动能得到高额酬金，甚至也不认为上京就能立即定下搬迁的日期。既然如此，他们又何以这样欢快呢？这里，有全乡民众统一在同一意志下的喜悦，也包含着对这次不平凡行动的好奇心理，此外就是能对东京进行报复而感到的兴奋。无疑在他们的喜悦中，下意识地包含着一种野蛮人反抗文明的意识。他们只满足于这次行动本身，对于事后能得到什么补偿，他们倒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已经高兴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人人都陶醉在激动和兴奋的旋涡之中。

队伍出小河内村，过小川桥，到达原庄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明晃晃地点起了油灯，敞开门户，等着他们的到来。这里又有三

十多名群众被呼喊着的人群迎进队伍，队伍以乡长的大轱辘马车为先导，穿庄过村，向前挺进。

这时离天明，为时尚早。

青梅警察局接到小河内乡民情不稳的报告后，从昨夜起就处于通宵不眠的紧张状态之中。局长坂平接到群众于清晨三时即将出发的消息后，首先挂电话请示警视厅。警视厅请五日市町的警察给予援助，并命令青梅警察局保持充分戒备。

五日市町的警察队共三十人乘汽车在山路上疾驶，火速增援青梅。但青梅不易防范，不如设防于青梅大道的终点御岳。那里地形狭窄，易于扼守。此外在冰川再设一道防线，最后挡住农民，这在战术上属于上策。

半夜一时，警察局的院子里一片白霜，银光闪闪，局长已将八十名警察整队完毕。他们穿一身齐崭崭的黑色警服，威风凛凛，全副武装，杀气腾腾。警察局的大门外，七辆大汽车亮着车灯，引擎已经发动，随时都可以出发。

"半夜出勤，有劳诸位。出发以前，说一下注意事项。"

坂平局长把披在削瘦的肩头上的斗篷往后一挑，说：

"这次小河内乡发生了骚动。原因是计划在此乡建造的东京市的水库拖了五年，至今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村民因而困顿不堪，希望工程早日开工，以便让他们早日搬迁。

"因此，这次骚动有别于赤色的工人运动和工厂的罢工，也不同于平时的减租斗争。就是说村民的处境有许多方面是值得同情的。

"然而数百人大举上京不甚妥当，必须设法安抚平定。但希望诸君尽可能不要伤及村民，污辱村民。如把这一事件当作工

人运动对待，很可能成为我们警察的失职行为。

“再请注意一点，请尽可能在冰川制止住全体人员，余漏部分务必在冰川和御岳之间予以平息。完了……另外，道路一侧尽是峭壁，请多加小心。”

训话完毕，警察们竖起大衣领子，打着寒颤上了汽车。局长和副警长乘着出租汽车在前面开路。威风凛凛的车队从深夜的青梅出发，在大道上风驰电掣一般向上游疾驶而去。

离御岳还有八公里，这里留下了十名警察。从御岳到冰川还有足足十二公里路程。村庄沉睡着，半夜三点，更深人静，寒气砭人肤骨。路面冻得邦邦硬，唯有溪流在淙淙地发出清晰可辨的声响。

警察们悄悄地说着话，看上去活象一批搞阴谋诡计的家伙。后来他们敲开附近农家的大门，要了些木柴，在冰川神社肃穆的杉树林中生起了篝火。篝火被七十名警察团团围着，从侧面看去，一点火光都看不见，象是有人在偷偷地生火似的，但火光把杉树枝头映得红红的。在他们的身后都拖着一条阴森森的黑影子，看上去活象是一伙打家劫舍的强人。坂平局长借着火光看着怀表，每看一次，就让人到上游的琴浦桥去换岗。警察尽量往篝火上添木柴，可还是不觉得暖和。寒气和紧张的神经，使他们不断地打着寒战。

天空中连一颗星星都看不到。“要下雪了吧。”一个警察说。

农民的队伍离冰川还有十二公里路，从冰川到御岳车站又是十二公里，而且只有一条沿河的道路可走。

农民的队伍预定天亮前赶到冰川，这样九点钟就能乘上电车。电车平时只有一节车厢，如不和电车公司联系，让他们挂发

三节车厢，全体人员就无法同时上车。只要人到立川车站，事情就算成功了。对策委员会作了如上安排，这样至迟正午就能抵达东京。

一列队伍断断续续蜿蜒向前，恰如一条在曲折的山壁上缓缓爬行的多足类动物。晨光熹微，帘子旗被山谷里的晨风一吹，在人群头上哗啦啦地直响。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散发着阵阵酒气。在出野村有二十几人，在热海村又有三十来人站在大道上等着大部队的到来，并加入了这个队伍。每次有人加入的时候，总是欢声雷动，接着就齐声唱起了进行曲。这合唱的调门高高低低，速度有快有慢，参差不齐："远离祖国数百里，在这遥远满洲的……"他们嘴里虽然这么唱着，但是，谁能保证他们一定不移民满洲，不会有那么一天，在夕阳如血的松花江畔开垦处女地，在兴安岭脚下养牛放羊。队伍步伐不一，队容不整。他们虽不无昨夜至今的疲倦，但兴奋使他们忘却了睡意。半数以上的人身上都带着酒味，勾肩搭背地走着。不久，当他们越过境庄，穿过桧村以后，远山之巅便露出了曙光。

大部队与先头部队拉下了一段路，乘在马车上的乡长和原岛他们七、八个人已经走到三百米开外的前面去了。大部队行军总是前快后慢，这样，乡长他们就象先遣部队一样离开了大队，首先过了成为冰川庄入口的巫女矢桥。

黎明的曙光终于从天际透出，大路显得灰蒙蒙的。从农家的木制后门里，可以看到灶膛里射出的红炎炎的火光，一缕缕白色的炊烟在林中袅袅上升。道路冻得邦邦硬，悬挂在崖壁上的冰棱子闪着淡蓝色的光芒。马匹浑身是汗，背脊上冒着热气。先头部队快到小中泽桥了。三个警察站在那儿，颚下扣着帽带。

双方在桥头争执不下。警察知道走下马车的老人就是乡长

以后，说话声温和了一些。乡长和原岛他们决定去面见警察局长。他们跟着一个警察走去，原岛要走在一起的两个青年去转告后续部队，就说警察已有戒备，让大伙儿注意，不要胡来。两名青年手按腰间的饭盒，往回跑去。

哪里想到，这个警告不但毫无效果，反而适得其反。两名先遣队员跑回大队，神情十分紧张地喊道：

"喂——，遇上警察啦！人可多啦。说让大家不要乱来。"

走在头里的一群人一听，大腿一蹬，火冒三丈，侧着身子边跑边向后喊道："喔——，警察警察！大家快跑！"

这一声喊，如同在群众中点燃了一把火。他们哗地全都拔腿跑了起来。顿时，大路上脚步杂沓，尘土飞扬，帘子旗扛在他们肩上，饭盒子在腰间上下跳动。他们想夺桥而过，把一座巫女矢桥挤得水泄不通。

小中泽桥头只站着方才留下的两名警察，而两个人的力量又如何抵挡得住那潮水般涌来的人群。群众一声不响，推开两人，向桥上跑去，两个警察和群众一起跑了起来。

"别跑！不许跑！"

但是，这队脸包头巾的群众，挥舞着帘子旗，继续猫腰跑着。跑在头里的是打着绑腿的坂部家的龙三。仓崎利八挥舞着竹棍跟在后面。谷地和山涧里，晨雾弥漫，一条白色的道路在山头蜿蜒盘旋。他们转过一座山头，跑到琴浦桥前时，只见十二、三个警察站在那里，扼守着大桥。

为什么他们一听到警察的名字，就拔腿而跑呢？原来，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有一条合情合理的理由。他们已经忍受了五年贫苦的生活，生活上得不到保障，居住的地盘受到了威胁，轻信了东京市的许诺，白白等到今天。如果今天的行动又在这里半途

而废，那就不会再有第二次站起来的机会。可是，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警察却站在东京市一边。

他们在琴浦桥头遇上了警察队。对方叉开双脚，当路站立。戴着白手套的手紧攥着拳头，等着农民的队伍。村民们见此情景，紧紧地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集体。

“别管他们，冲过去！”

龙三用对方听不到的声音下了一道坚决的命令。

“喂，冲过去！”

他们撒开腿奔了起来，脚下发出叭哒叭哒的脚步声。当他们跑近桥头时，警察们在桥前一齐举起白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站住！”

“站住，不许过来！”

龙三向后大吼一声：“快跑！冲啊！”

“跑啊！”一个老人的声音下了一个低沉的命令。密集的群众队伍应声加快了速度。警察挥手叫着：“站住！站住！”群众呐喊着冲进了警察群中，后面的人群又很快地压了过来。

“站住！听到了没有？快站住！”

警察嘴里这么喊着，可是警戒线早已出现了缺口。四、五个农民接二连三倒了下去，警察逮住了他们。然而警察逮了一个人，十个农民却从旁冲了过去。冲过去的人又向后叫着：“快跑！快跑！”推推搡搡地跑过去了。龙三因和警察发生争执，晚了一步。利八仍然挥舞竹棍，跑在头里。因他喝多了酒，所以他跑得满脸通红，浑身是汗。

按警察局长的想法，他打算尽可能在琴浦桥头挡住全体群众，不让他们进入冰川镇。然而琴浦桥头只逮住了二十人左右，长长的队伍喘着大气接连不断地跑到了桥头。可是如果再在这

里抓人，刚才逮住的人就会逃掉。于是警察在后面大喊大叫："混蛋，站住！"群众听了，一边格格大笑，一边猫腰向前跑着。警察比想象的还要不堪一击。警察局长"不要伤害村民，不要污辱村民"的训令使他们心慈手软了。

警察本来就缺乏信心。既不能打，又不能绑，这就好比让人捆起手脚去游泳似的，还不让人急死吗？于是，第二道防线的琴浦桥又被突破了。

要进入冰川镇，最后一关是笹平桥和弁天桥。布防在两桥之间的警察见第一、第二道防线已被突破，又见黑压压的人群摇着草帘旗，由一个挥舞竹棍的人带领着，在山谷的晨雾中疾奔而来，便哇哇叫着，互相鼓励打气，并分成三个梯队将道路切断。在这儿，有近六十个警察。第一队二十人守在对岸桥头，第二队二十人守在桥的中央，最后二十人守着桥的另一头。局长命令，决不能让他们冲过桥去。农民的先头部队在一片杂乱的脚步声中朝这条防线压过来。警察队象用鱼网捞鱼一般将他们挡在桥头。

在群众的冲挤下，警察队渐渐向后退去，三个梯队合而为一，象一个大的瓶塞堵着道路，一直退到弁天桥头。在这儿，他们进行了最后的顽抗。

桥头的宽度不足四米，桥的一边是山，另一边是灌木丛生的高达十米的陡壁。拥到这儿的农民人数不断增加，二百人，二百五十人，三百人，最后达到了四百人。一开始，龙三和警察扭成一团，滑下了右边的陡壁。两人滑到半山，被一块石头挡住了。接着从上面又纷纷滑下了四、五个人来。仓崎利八一个倒栽葱翻了下去，他抓住了灌木，才没继续滑下去。在一片混乱中，也弄不清楚是谁把谁推下了坡去。人们你喊我叫，互相推挤。最后，警察队终于把人流扼制住了。他们人数虽少，但占据了关键地

形而处于有利地位。

情势略显平静。这时副警长走出来，他要求大家不要再扩大事态，不要骚乱镇上居民，并提议到冰川神社去商量解决办法。他的提议并未得到对方的同意。警方坚持要求这样做，于是群众卷起草帘旗，鱼贯进入位于桥头的神社的杉木林中。大伙儿兴奋异常，汗流如注，饭盒子挤坏了，绑腿挤松了，拖在地上。落崖负伤的人在这里得到了抢救，副警长指挥部下进行医疗救护。

利八伤了右胫骨，划破了皮肉。龙三耳朵上方撞在树根上，脸上淌着血。挫伤手臂的，踩伤了脚的，蹭破皮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人围着篝火，撕开头巾，包扎着伤口。

方才在神社办公室内进行谈判的乡长登上忠魂碑的基座，开始汇报谈判情况。他说警方认为大队人马上京不够稳妥，坚决要求我们取消这次行动，只允许我们派十名代表前往。我们不同意这一要求，提出派二百人上京。

群众从四面八方七嘴八舌地发起言来，乱哄哄的不知听谁说了好。他们说不派二百个代表就没有意义。如果只派十名代表，什么时候不能派呢？那又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呢？

局长对昌国的要求作了让步，代表由十名增加到了二十名。喧闹声迟迟不见停息。这时，天已大亮，红色的霞光射到了山顶的云彩上。农民群众开始感到疲劳了，他们有的并排坐在石级上，有的睡倒在神殿的绿荫下，有的一屁股坐在杉树下，他们渐渐不说话了。刚才出了一身的汗，现在清晨的寒气一阵一阵往心里钻。警察紧紧裹着大衣，在神社内来回巡视。农民乱糟糟的发言被警察一一止住以后，只得互相嘀咕几句，算是自己最后的一点反抗。一种新的悲哀渐渐地破坏了原先的心绪。这一最原始的上访活动乃是他们能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唯一方法。如

果这样的上访都不允许，那岂不就是要他们卑躬屈膝，任人摆布吗？既然别人手里掌握着全部的强权机构和权力，分散的农民要表达自己的意愿，除去采用集体行动的方式，就不存在其它任何方法。可是警方却说集体行动不够稳妥。要知道我们并不想去东京闹事，只是想见一见自来水局那些吹牛皮的官儿们，见一见市长和府知事，倒一倒五年来郁积在心头的那些话，倾诉一下自己卖牛的悲痛，高利贷的冷酷和种不上麦子的哀愁。总之，只是倾诉一下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让这些为官的知道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此而已。多么纯真、朴素的想法啊！出发前，我们也说过不少一厢情愿的话，什么争取生存权利啦，什么要求足够的赎买费啦。可是队伍出发以后，自己最想讲的，是五年来郁积在心里的那些痛苦。妻子一天天地消瘦了，眼看着孩子营养不良的脸蛋一天瘦似一天，而自己则天天徘徊在长满野草的田头地边。原来兴高采烈的，还以为今天总可以一吐往日的不快了，可还是没有被允许。人们要把我们逼到什么地步呢？

"……遗憾的是，我们的行动未能获准，虽蒙诸位来到这里，现在只能派二十名代表进京，他们将向东京市和内务部充分反映诸君的心情，然后带着满意的答复回村。"

原岛昌国站立在石头上说着，可是很少有人抬头去听。

局长和小泽市平还在商谈着什么。警察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最后局长站到石头上，发表了一通讲话，说他十分同情大家不得已而为的心情，但危及帝京安全之举，他实在无法同意，并说大家一定无意去影响东京治安，所以希望把全权委托给代表们，其余的人偃旗息鼓，返回村去。他的讲话没有一句中听的言辞，只是让农民听了更加窝囊、沮丧而已。

龙三头上缠着头巾，头巾里渗出了斑斑血迹。他正给利八

包扎脚上的绷带。这时，昌国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头。

“你上东京去吧。啊唷，你头怎么啦？说有人掉坡下去了，原来是你。”

“我不去东京。”

“唔，你受了伤，怎么办呢？伤得厉害吗？”

“不重，不碍事。”

“能去你就去吧。”

龙三站起身，嘴凑到昌国耳朵边，轻声耳语了一句。

“我另有一个主意……”

“是这样……那好，你就带领大伙儿回去吧。唉，真可惜。”

昌国说完就走开了。龙三扎完绷带，说了声“回去”。这声音十分坚决，然后站起来大声叫道：

“乡亲们，回家罗！”

局长和市平定睛看着他。不知什么道理，他们有一种预感，在龙三“回家”的神态中，燃烧着一股烈火般的斗争欲望。

人们七零八落地站了起来。龙三走在最前面。他走下神社的台阶，打消了警察的戒备心理。他向弁天桥走去，前前后后约五十余人开始按原路返回。现在，腰里多余的饭盒子显得特别沉重，他们的身心都已疲惫不堪了。

代表们目送着走出杉林、过桥而去的人们。许多人依然躺在神殿的走廊里，坐在石级上。这些连站都不想站起来的人似乎更清楚地象征了这次行动的惨败。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另一个地方又闹出了乱子。

可能是集中在冰川神社内的人群中的某个人出的主意，这位熟识这一带地形的人想出了一着十分高明的棋。穿过神社，出神社后门，再绕个圈子，便可通向在山下横穿冰川镇的那条大

道。警察只警戒了大门，而忘记了后门。一百多人神不知鬼不觉，从后门溜了出去。当那些在群众中转悠的警察发觉的时候，他们已经跨上大道，出现在冰川镇中了。七、八名警察尾随着追去，弄得腰间的佩剑哐啷直响。这真是一幕有趣的活报剧。

逃跑的人卷起帘子旗，在村庄外面疾奔。这是一条很长的沿河山路，途中未见设防。

"站住！快站住！"

"逃啊！快逃啊！"

在这里，后面追的和前面逃的，都感到滑稽可笑。农民们向前跑着，不时回头去看后面的警察。

"别给他们抓住了！能行吧？"他们相互喊着，继续向前逃去。当跑在最后面的那个人被抓住的时候，其余的人已经跑出一、二百米去了。

"谁要是被抓住了，要拼命挣扎，好让别人逃掉！"是丹波山的柳本在说话。

穿过名胜地鸠巢，跑到射山溪附近时，警察不再追赶了。九个警察抓了九个人，他们腾不出手来了。

这样，将近九十个人巧妙地摆脱了追兵，悠闲地漫步在刚刚照见阳光的大路上。清晨清冽的空气，接触到疲倦的肌肤，感到特别惬意。他们和溪流中的木材一起顺河而下，可是来到御岳车站想乘电车时，发现这里有警察守卫。检票口是个难关，大家一筹莫展。只有七、八个人不经检票口，从旁越过轨道混上了电车，其余的人都呵呵地傻笑着，乖乖地束手就擒了。

坂部龙三离开冰川，往回走了五、六百米，来到了桧村附近。这时有个身穿青年团制服的人对龙三说："我们从这儿上五日市去吧。"

龙三一眯眼，答道："我也是这么个主意……有没有人愿从这儿绕道五日市再去东京的，愿去的跟我来！"

"走！"仓崎利八尖着嘴巴说。有人劝他说，脚伤了，还是不去的好，可他坚持要去。

想去的人度过了多摩川，快步朝前走去。从这儿去五日市，有十六公里山路，需要翻越锯山，再从大岳山西边绕过去，愿意随同前往的约有五、六十个人，还有两面帘子旗。

隔了很久，有一队人从同一地点来到对岸，沿锯山、大岳山和御峰的山脊，急行十二公里山路，到达青梅铁道的御岳车站，可是，他们也全都被抓了起来。

龙三和利八那队人快马加鞭，不断地急行军，并于十一时前赶到了五日市内。这里的警察已抽调一空，戒备松懈。但车站上仍有警察把守，他们无法进得站去。队里的二十个人，又从这里出发，迂回到五日市线的终点站武藏岩井站，并成功地乘上了电车。车从五日市通过时，他们从车窗里对着把守五日市的警察高呼"万岁"，以庆贺自己的成功。最后他们这批人抵达了立川。他们的成功充分反映了倔强的农民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品质。

就这样，冲破了青梅警察局的道道防线，最后偷偷地进入东京的农民人数，连同二十名代表在内，共有七十人。警察就象破屋遇上了滂沱大雨，害得他们顾了头，忘了尾，顾了东，又丢了西。连同昨夜进京的山梨县的四十名代表在内，进京的农民竟达一百十名之多。但是翻山越岭的那批人晚到了一步，没有能赶上陈情。代表和潜入的农民约三十人从立川乘中央线前往东京。车到吉祥寺站，一队手拿警棍的警察跳上了他们乘坐的电车。这些警察是警视厅的所谓特别警察队的一批尖子。农民被五十个警察包围住了。他们在车中吃了随身带来的冷饭，又恢

复了体力，并在目的地东京站下了车。有人提议去首相官邸，但为特别警察所阻。他们走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身上与众不同的服装吸引了正午行走在丸之内大街上的行人的视线，行人对此露出怜悯的笑容。他们首先冲进内务部，十几个人又拥入广濑土木局长的办公室。室内挤不下那么多人，部分群众只能站在走廊里。在这里，他们好歹吐出了一点郁积在心中的不满。

土木局长应付得十分老练得体。他深深地表示了一番同情以后，说现在东京府正就技术性问题和神奈川县举行谈判。不远的将来便可望获得解决，并表示他决心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全是些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空话。他的回答没有一句话需要立即兑现，但是，在农民听来，他却俨然成了一位心诚意笃的伟大官员，说得他们犹如茅塞顿开，不禁感到了某种满足。

接着他们又会见了东京府的金子土木局长。金子对他们说，情况已经向后藤内务大臣汇报过了。虽然有些话他自己不便开口去说，但他决心要求大臣能在近期内解决问题，要大家相信他的一番诚意。后来他们坐在东京府办公厅院子的向阳处，象看西洋镜似的看着风驰电掣一般行驶在高架线上的火车和电车。直等到午后二时，他们才见到了横山助成。横山本来不愿意接见他们，秘书和行政事务官担心事态会闹大，劝他还是接见一下为好。村民知道这次是府知事亲自接见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守卫让他们脱去草鞋，他们赤着脚，叭哒叭哒地走在走廊上，然后轻手轻脚地走进了铺着地毯的知事室。

村民问他，他是否看过村民们几次三番提出的陈情报告？他是否以为村民的问题无关紧要？对此，横山一言不发。

“在你任神奈川县知事期间，东京方面曾几次征求你的意见，你都没有答复，这是为什么？”

知事听到这里，方才板起面孔，说了一句：

“这不关你们什么事！”

一听这话，村民们被激怒了。难道村民们活不下去也不管你知事的事吗？横山自觉失言，急忙堆起笑脸，使出了软的一手。

他说自己决不会袖手旁观。目前谈判正在顺利进行，他相信于近期内当能解决。说大家长期来过着困苦的生活，他负有责任。作为个人，他深表遗憾，希望大家相信他，再稍等几天。回村以后，也请大家如是转达其他村民，等等等等，装出一副温和同情的面孔。

乡长和原岛昌国阐述了事态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的来龙去脉，并恳切希望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三十分钟以后，会见结束了。这时，龙三他们方才赶到。

十四

小河内乡的每个村庄都笼罩在越来越浓重的暮色之中。上访的村民们正在往回走。昨天夜里，他们先是兴奋，后是疲劳，疲劳得象要昏过去似的。现在，他们三五成群，七零八落、踉踉跄跄地走在崖边的大道上。乡长依然坐在马车上，龙三头上渗出了血，利八的脚伤开始发痛，他抓住龙三的肩头，一跛一瘸地走着。

留在小学院子里的人已不足三十人，没能去成东京的二十几个人正等着上京的人回来。篝火在暮色中冒着烟。两、三个人草草地汇报了上访的经过情况。

没能上访的人听了汇报，感到这次行动并没有取得怎样的

成果。而上访的人则感到了内心的满足，因为他们总算完成了这次上访的行动，感到了倾诉不平以后的快感和慰藉。在他们极度困倦的心灵深处，已经很少再有郁郁不欢的心情了。

夜幕降临了。村庄寂然无声，他们全都沉浸在疲惫不堪的梦乡里了。

龙三让利八扒在自己肩头上，将他送到家里。在昏暗的油灯下，柴禾在火炉子里冒着烟。安江弓着背在缝补衣衫。过去龙三和利八不常讲话，也没什么来往，但在这次上访事件中，两个人都负了伤，这使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为利八重新缠好绷带以后，两个人把脚搁到火炉上，默默地抽起烟卷来。安江向父亲打听情况，利八把手垫在头下，枕着手臂，躺在榻榻米上，喜形于色地谈起如何负伤，如何翻山越岭去了东京。又说他给土木局长谈了什么话，给知事又说了什么事。他侃侃而谈，象是在谈他的旅行见闻。龙三闭着眼睛，耷拉着脑袋。

“您累了吧，不躺下睡一会儿吗？”安江客客气气地对龙三说。

“不了，我这就回去。”

说完，龙三没精打采地站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送到村里来的几家报纸上，将农民上访的事大事喧染了一番。看了报道，村民才感到他们这次干得很好，产生了几分效果。他们又怀着兴奋以后的平静心情送走了旧岁，迎来了新春。乡长照例三天两头上京陈情。

一月底，议会解散了。二月下旬将举行全民选举。到了冈田内阁总辞职的那一天，内务大臣的人选会变动，知事也会变动。事情又得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进入二月以后，乡长几乎到了东京就没离开过。市平私自起草了一份请愿书。他下了决心，如

若事情还要往后耽搁，他最后将使用这一手。但是从这时起，事情渐渐有了解决的希望。

二月二十日，全国举行大选。大部分村民都弃了权，未参加投票。第三天，横山府知事笑逐颜开地对市平说：

“我已会见了神奈川县知事石田，谈判已经成功。东京市决定拨出两百三十万元，一切协议由内务部负责办理，届时你出席就是了。”

乡长给乡公所发了报喜电报。到二十五日，府知事又对他说：“明天二十六日在内务部举行签字仪式，请你来京。”

人们一直盼望着能有这一天，现在这一天好不容易等来了。头天夜里，下起雪来。第二天天色未明，一队陆军突然发动了政变。据说他们手提机关枪，包围了皇宫，陆军部、警视厅和电台也被他们占领了。这么一来，哪里还能签什么字！听说冈田总理被暗杀，内阁垮了台。到二十八日，暴动问题还没有解决，东京丸之内一带气氛紧张，行人不能在那一带地区行走。

三月二日，弄得人心惶惶的二·二六事件平息下去了。有关人员集中在内务部土木局局长的办公室里，宣布稻毛、川崎两个水渠和东京市之间用水方案达成协议并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小泽乡长前往先前陈情过的机关，一一表示道谢。见到他的人都说“可贺可贺”。小泽呢？现在他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怨愤，眼里噙满泪水，低着头说“是，是”。

广田内阁成立了，内阁阁员的脸色都是那么悲壮。

十五

与水渠工会的争执解决以后，小河内就不再属于村民自己

了。外乡人的残酷蹂躏开始了。他们是谁？就是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们和东京市的官吏。

以关西信托公司为中心的拥有巨资的大公司觊觎着农民抛出的土地，一个又一个地来到这里。高利贷越来越猖獗，甚至在东京市的议员中，也有派人来大量买进土地的。因为他们可以左右地价，所以便能捞得许多便宜。小河内乡完全成了一种专利，这块纯朴的土地，如今正在演变成为利欲和丑恶的大本营。

另一方面，东京市的官吏们不断来到这里，下榻温泉旅馆，挤在乡公所里，调查乡里和个人的财产。春天又一次来到这块土地上，荒凉不堪的普门寺的山门里樱花开放了，沟底谷地里又萌发了青草。物产日渐贫乏，可大家说还来得及养一季春蚕，秋蚕看来是不行了。桑田荒芜了，长出的桑叶发了黑，结出的春茧全是些个儿小、色泽差的瘪茧子。

在这当口，这个乡也分到了地方财政调查金，共四千五百七十元。到了现在这步田地，怎么能用这一丁点可怜的钱支撑起摇摇欲坠的生活大厦呢？这点钱只够支付新居的调查费和陈情费。

物色新居的调查团分成若干个组，分头外出物色土地。埼玉县入间町一带，丰冈方面，静冈县的山地，顿时变得热闹起来。村庄被捐客和官员任意蹂躏着，被逼进死胡同里去的村民已经奄奄一息，无能为力了。

马上就要搬迁了，村民们突然七嘴八舌起来。有的说搬到平原去；有的说住惯了山地，还是搬到山区去好；有的人不想远离东京，有人则主张自找便宜的地方去住，也有人想去做点小买卖。

在一片难以统一的混乱中，可忙坏了峰谷的那位校长。他捷

足先登，抢在市议员的前面，早已把钱借给贫民，让他们以地作押，或者把地直接买到了自己手里。他准备狠狠地捞上一把，然后到东京郊区去过他清闲舒适的生活。

平时手脚勤快的坂部龙三渐渐变得懒散起来了。他在山坡上铺上山草，一个人躺在那里晒太阳，半天也没干一点活。傍晚时分，身背柴禾的安江从山上下来了。龙三并不是有意等她，但也不是完全的偶然相遇，因为他并没有干活，而是在这里闲躺着。

安江一声没吭，坐到了他的脚边。她久久地望着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龙三，心里一阵酸楚：莫非在搬迁的时候，他们俩就这样分手不成？龙三既不说爱自己，也不说不爱，他连一点爱的表示也没有，甚至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从这里俯视河流两岸，星星点点连成一线的村庄，已是暮色苍茫。再抬头看三头山的山顶，那里却还是一片明媚的阳光。

"我回去了。"

她这么说了，却没有欠身。她并非真想回去，只是想让他说些什么。龙三懒洋洋地"唔"了一声。

他这么一"唔"，安江倒真的不得不回去了。这个山村姑娘，并不具有那种火热的性格，敢于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要求。她磨磨蹭蹭地背起木柴，难过得转过身子，走下了狭窄的山间小路。可是刚走了十几步，龙三却追了上来，问她：

"你家定了没有，准备搬到哪里去？"

安江停住脚步，背冲着他说：

"还没呢。就是找到了地方，也不是马上就能买下来的呀……真不知将来会怎么样呢。"

"你爸爸说什么来着？"

“什么也没说，他说他只想死。”

“……唔。”

“你家定下来了吗？”

“还没定。”

话一停下来，安江又要往回走。

“定了以后，告诉我一声。”

她鼓足勇气说了这一句话。她在这句话里，注入了她的全部爱情。她没等他答话，就往山下走去。龙三躺着，一直躺到天色傍黑、凉意初透。他心中充满了一股强烈的绝望心情，什么事也不想去干。

他绝望什么呢？连他自己也不很明白，只是在他意识的深处，有一种漠然而强烈的绝望感。消亡的山村，村民的未来，社会以及政治，前来追名逐利的蝇营之徒——想来想去，哪一件哪一桩不令人绝望呢？水渠工会的问题是解决了，然而搬迁问题还没有解决。真正的悲剧将从这里开始。他怎么能够把这一切抛在脑后而去追求女性的爱情呢？由于利八受伤，使他有机会爱上了安江，但爱情却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绝望。

第二天早晨，龙三醒得很早。桑田下的崖壁旁的羊厩里，山羊一个劲地叫唤着。他躺在被窝里听了一会儿，蓦地想起了一件事，便翻身起了床。羊厩里还养着四只母鸡。以前每天能下两只蛋，可这十多天却一只蛋也没有下。现在那山羊的叫唤声是那样的温柔娇乖，好象这群无人关心的兽类见到了什么人，正在诉说没有食料的苦楚。他轻轻掀起翻板式的木板门，向外望去。屋外晨曦微露，朦胧苍莽，河面上笼罩着一片白蒙蒙的晨雾。羊厩里，分明有一个人影在晃动。他屏息细看，一个人正冲着头从羊厩里走出来。那是贫苦农民玄治家的女当家。在她的

围裙下藏着一只锅子。原来她是来挤羊奶的。

上个月，龙三从他娘嘴里知道，玄治家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去年年底才出生，发育得很不好，哭起来都有气无力的。孩子他妈只能吃上点碎米饭，得不到营养，所以一滴奶水都没有。

龙三眼看着那女人离去的背影，很生她的气，他恨不得一把揪住她的脖子，臭骂她一顿。她尽可以从大门进来，正大光明地向他要些羊奶和鸡蛋。难道我会说你穷吗？龙三很瞧不起胆小如鼠、连这么点勇气都没有的玄治夫妇。

今天早晨，龙三在山羊脖子上拴了根绳子，把它牵到了玄治家。玄治这个家真是穷困得目不忍睹。沿墙耷拉着破得千疮百孔的尿布，榻榻米面上的席子几乎磨损得没了影儿，象是铺着一束束稻草。孩子们挤在向阳的墙壁下，嘴里嚼着晒在那儿的萝卜叶子。玄治的女人光着脚丫子蹲在佛龛前，煮着山芋蔓子。

“大婶，”他站在大门口，微微一笑，“我家的山羊奶汁挺好，我家也没人喝，这羊暂时就养在你们家，让小孩去喝吧。每天，只要喂上点草料就行了。”

“怎么过意得去呀……”

玄治老婆厚着脸皮从里面走了出来，脸上装得一本正经，“哪能这么难为你呀，让你把自己家里养的……”

龙三把羊绳系在院子里的梨树上以后，便大步回家了。装得若无其事的玄治女人尴尬得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咩—咩，咩—咩”，系在梨树下的山羊叫唤着，象是在嘲笑往回走的龙三。

六月以后，从水根泽至下游的冰川之间，出现了许多测绘人

员。他们架起三脚架，绘制着地图。对面山头上插着红旗，山崖边竖起了标桩。民工们砍光了妨碍测绘的树木。冰川镇上新建的土窑子里，每天晚上都传出男人嘻嘻哈哈笑闹戏谑的声音。不三不四的女人也多了起来，她们洗完澡回家去时，总是一路扭着腰肢，木屐拖得应天响，一个个从桥上走过。桥下面，从小河内砍下的木材在河水里簇拥着、翻滚着，不断地流向下游。等天一黑，测绘人员便身穿旅店的浴衣，拢着袖管，去听说书——一点不假，冰川开始热闹起来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仙鹤温泉村旁的女汤附近，突然出现了两幢新盖的简易房屋。墙壁上竟也装上了葫芦形窗户，门口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女性的名字。门前屋檐下吊着两盏内装油灯的灯笼。一盏灯笼上写着“小吃”，另一盏上写着“西菜”。晚上，从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流行歌曲一直传到昏暗的山谷里。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几个女人，她们胖得没了体形，人们也不知道她们究竟有多少年纪，三三两两地在店堂里齐声唱着歌。白天，她们满脸露出搽脂抹粉形成的褐斑，脸颊又黑又肿，还故意把红色的衬裙露在外面，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洗衣的洗衣，打扫的打扫。这番情景在小河内还是头一次出现。

年轻的姑娘大多到别处去当了女工，村子里很少再见到她们天真烂漫、质朴大方的身影了，所以上述那样的女人也就特别的惹人注目。对于那些失去了恋爱对象的年轻男子来说，因为这些女人容易接近，因而很快被她们拉了过去。自暴自弃狂饮滥喝的，也不是一个两个。傍晚时分，他们手推装满木柴的独轮车下得山来，这些女人便在店门外放上一把椅子，自己往椅子上一坐，绾起袖管，抽着烟卷，挤眉弄眼地去勾引他们。

“晚上我等你。”

在尚不了解这些淫荡女子底细的山村小伙子面前，这些女人具有一种强大的魅力，能够刺激起他们新的、陌生的情欲。

七月二十日，自来水局公布了有关水库工程的人事名单。发展课课长大野基寿被任命为水库建设事务所主任。

第三天，同时下达了工程批准书和发行彩券的批准书。

昭和七年八月十二日水发第二六六三九号申请扩建自来水工程事项照准施工。

内务大臣　　潮　惠之辅

昭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昭和十一年四月九日财公发第三五九号禀请发行彩券，今予照准。

内务大臣　　潮　惠之辅

财政大臣　　马场　锳一

昭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十六

一封动员信从东京府社会课发到了乡公所，信的大意是说“如有愿移民南美者，将为其提供方便，不知是否有愿意前往者”。想得真美！要是没有今天这些事发生，村民本可以象山间的猿猴一样，无忧无虑地、自由自在地过着他们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现在你们不管这些人的死活，弄得他们一贫如洗，再来动员他们“到外国去吧”，这怎么能受人欢迎呢？结果连一个人也没

有报名。大家知道到外面去并不太差，但如今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那种大刀阔斧的魄力了。关键的原因并不在于村民的贫穷，而是在于他们丧失了重新崛起的胆量和勇气。他们已经习惯于不安的生活，对穷困也习以为常。在这种带惰性的生活中，有着一种死一般的宁静。

他们象行尸走肉，毫无批判能力，象牛马一般驯顺地、一天一天地过着叫天天不答、喊地地不应的生活。村民原有土地六万七千亩，如今只剩下两万四千亩。那些剩下的地也全是村里财主、乡长、佐原校长和本泽武兵卫他们的。贫苦人家自己是种田的农民，手里却没有一寸土地。唯有背在身上的债，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沉重地压在他们头上。高利贷者和信托公司的人成天在他们身旁转悠着，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下了搬迁费，这些人便可以马上把它攫取到自己手中。可是贫苦的农民既把债务丢到了脑后，也忘记了这笔搬迁费。他们对一切都无所畏惧，只是木然地等着第二天的到来。与饥饿和寒冷的无休止的搏斗，为能生活下去而顽强地进行抗争——这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填饱肚子的时候，也便是他们最幸福、最舒坦的时候。他们的不幸终于到了最后的阶段。到了搬迁的时候，他们究竟怎么办呢？他们是不会去考虑这类问题的，因为他们无论被追逼到哪里，都不再有可以失去的东西了。

“自来水局方面总不会见死不救吧。”——这是一种乞丐的心理状态。仓崎利八还没有堕落到这种地步。在他的性格中颇多牢骚的成份，无论把他逼到天涯海角，也抹不去他心中的种种不平，所以他决不会象乞丐那样，堕落到两眼漆黑、善恶不分的地步。但是他如果真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那愤愤不平的性格也会使他绝望，也会使他变得狂暴，或者竟也可能萌生起犯罪的危

险念头来。

夏末的一天，利八去乡公所借钱。这以前他已经借了四百块钱，眼下已没有还清的可能，所以今天他口气软绵绵的，说不出非借给他不可的话来。乡长打开钱箱让他看，里面空空如也，一分钱也没有。乡长告诉他，从去年起，乡政府办事人员的月薪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纵然如此，也还是无法按时发薪。这一方面是由于税金收不上来，另一方面是因为还要支付上访费和调查费。对村民的借款，也是只见借出不见还来。这样下去，乡政府怎么支撑得下去呢？尽管如此，利八还是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小时。他并不认为这次来乡政府一定能借到钱，只是当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时，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罢了。

乡长见他迟迟不走，便交给当听差的大爷五角钱，叫他去买些糕点来。买来以后，每人吃了一块。市平亲手用纸把吃剩下来的点心包好，对利八说："来，拿去给你女儿吃吧。"

利八手持纸包从乡公所前的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嘴唇颤抖得十分厉害。他感谢乡长的一番好意，但同时又感到，自己是那么可悲，不得不去领受他人的赏赐。这时他感到眼前一片昏黑，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但除此以外，也还有别的原因。

回家途中，在连接对岸南庄的吊桥上，他遇见了一个外地人。那是个中年男子，脚上穿的是白布袜、呢凉鞋，上身穿一件玄色短外褂，手里拿着把折扇，剃着平顶头。那人象老朋友似地向利八打了个招呼。

"您好哇，天真热哪。我向您打听一点事，我叫……"他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张名片，这似乎是故意要让利八看到在他的钱包里装着大叠大叠的钞票。名片上写着东京一家职业介绍所的名称。

"不瞒你说，我从东京来，想雇佣几个本地人品老实的女孩子，你看可有合适的人？东京缺少女佣，此外，咖啡店的女招待、办事员、搞家庭副业的、当保姆的，女人可干的行当多着呢。如有合适的人，能不能请你介绍几个？"原来他要打听的是这么一件事。利八马上想起了安江和澄江来，不过他摇摇头说：

"啊呀，都当女工去啦……"

"哦，对对。女工也行啊。哎，你认识一位叫仓崎的先生吗？"

利八暗自一惊，把头低了下去。他自惭形秽地说："我就是仓崎。"

"什么?！你就是仓崎？啊呀，我真是有眼无珠，太好啦，太好啦。说真的，昨天我在山下听说，南庄仓崎家有两个姑娘。我想说不定你会让她们去帮佣。我真是有眼无珠，冒昧啦，冒昧啦。"

利八想，他横道歉竖道歉的，大概这就要走了。可是情况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这个人死皮赖脸地缠住他不放，并压低嗓门说：

"怎么样，您可别见怪。您不想让她们去干个一年半载的？这样到你搬迁的时候，她们就可以回来，您也可以多少带上一笔现款到新居去。"

"不，做女佣，我可不让她们去。"

"是呀，能不去，当然最好不过。但是您对我们的保荐，尽可以放心。我们有三头六面的合同，决不会发生麻烦。你们把宝贝千金交给了我们，我们能不负这个责任吗？"

利八淡淡一笑，摇了摇头。那男的也满脸堆笑，似乎他对一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如果您需要一笔大一点的款子，那也有办法，最少五、六百块钱可以当场成交。如果您一下难以决定得下来，是不是先考虑一下……”

“我可不卖女儿！”利八心中猛地燃烧起一股对孩子的炽烈爱情。

“你看错人了，在我们村，没有一个人会卖掉自己的闺女。你这畜生……”

他向桥下吐了一口唾沫，走开了。那男的跟在后面，赔笑道：

“您别生气呀，我可没那个意思。好吧，过几天，我再来麻烦您。再见，拜托啦。”

那声音传到利八耳朵里时，利八气得五脏六肺都象翻了个个儿。但是他既无力量，也无信心把他的满腔怒火发向他的对手。他一时分辨不清，他究竟是在生那个男人的气，还是在生自己的气？他曾经也有过卖掉姑娘去换钱的想法呀。然而和这个讨厌的荐头的谈话却总是无法从他脑海中抹去。

由于水根泽要兴建这么大的一项工程，现在的青梅大道就显得过于狭窄，给日常的交通运输带来了影响。自来水局计划先在冰川和水根泽之间造一条长约六公里的专用公路，然后再开工建造水库。为了缩短这条专用公路的距离，公路的工程量十分庞大。设计方案中有隧道六处，大桥四座，小桥四座。竣工以后，这条公路路面宽达六米，笔直地穿过蜿蜒曲折的山岭和溪流。工程的费用为五十二万日元。东京市让承包公司投标建造，结果，因工程规模太大而预算太少，承包公司不约而同地投了高标，纷纷表示不干。最后，东京市和飞岛工程队商谈结果，才将

该工程交由该工程队承包施工。

一天，一批市议员乘着一长溜汽车，以“视察”这一含糊不清的名义来到了小河内。他们的视察是人不离汽车的视察，他们在车窗里赞叹了一番秋天溪谷的美丽景色，而后在温泉旅馆洗了个澡。后来他们嫌这儿一无艺妓二无其它可供玩乐的事，便又一溜烟地离开了这里，到御岳去了。在御岳的饭店里，他们假公济私，设宴畅饮。

还有一天，从东京来了一批画家。他们周游了历史久远的寺院神社，在温泉旅馆小住一宿，开了个诗会，会上美辞丽句，抑扬顿挫，大大地抒发了一通对这片行将灭亡的山村的惜恋之情以后，回东京去了。

山谷深，溪水流，红叶飘落香鱼游。
虫声悠，夜色浓，湖底明朝几荒冢。

然而这种象挽联般的诗句，充其量不过是无病呻吟，小河内的悲剧今天已经变成了供人消遣的玩物。

秋天到了，但是再也没有人去抬金御岳神社的铁皮神轿，也听不到温泉神社咚咚的鼓声。本族嫡嗣的代表们都认为祭祀庆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活人都饿着肚皮，神佛自然也就被人丢到了一旁，不再有人问津。从前，他们尚有供神拜佛的余裕，如今，活人自身都自顾不暇，岌岌可危了。

十月，从市政府发下了登记表，那是一份个人财产一览表。表上填着住宅几间，平房几间，建筑面积多少，房地多少，耕地多少，山林面积多少……要求村民署名后上交市政府，市政府将按财产多寡发给不同的赎买费。搬迁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了。

但是村民们看了这份登记表以后，不禁怒火中烧起来。表格中不仅漏填了许多东西，还把耕地填进了山林，房地写成了耕地。特别恼火的是拥有大量土地的财主阶层。通过这份表格，东京市缺乏诚意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佐原校长已改造成房地的桑田也统统填在耕地一栏内。

“这种表格，我们怎么能签字！”村民们全都嚷了起来。市里又送来了催交表格的通知，说这份表格如不收齐，就召开不了参事会议，表格晚交一天，赎买费也就晚发一天。

东京胜利了。事情办到最后，就象撒腿奔逃的野兔子那样，开起快车来了。因为卖方总有三分弱点存在，你不卖？那就动用土地征用法。一开始，他们叩着头求村民们给以合作，把村民们当作东京的大恩人捧到了天上，接着就象打过街老鼠一般围追堵截来对待村民们，最后抓住你的颈脖子，不分青红皂白，颐指气使，随意摆布——这便是他们做官的惯用伎俩。

又是改正谬误，又是补填遗漏内容，填交表格的工作拖拖拉拉，活象老牛拉破车。虽然大家满腹牢骚，表格还是一张一张交了上去。而乡长小泽，则又不得不重操旧业，不断上访东京。

那年八月间，大野建设事务所主任为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堤坝会议并视察美国各地的水库工程而离日赴美。他于十一月回国，在三千名技术专家面前，他得意洋洋地宣布，东京将建造一个规模仅次于美国保尔特水库的世界第二大水库，同时带回了施工的机械和器材。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冰川镇旁的山崖上的农家今天一搬走，明天就在大门的房柱上挂上了飞岛工程队办公室的木牌子。二十几个做小工的手拿铁锹，在那里进进出出。过不几天，近处一块较为平坦的桑田被推平了，再过几天，又竖起了一根高达丈余

的四方形木柱，白漆的底色上写着一行字：小河内水库建设事务所用地。冰川镇的十字路口和电线杆上贴着许多招工广告。

原庄的仙鹤第二旅馆中较好的三、四间屋子也腾了出来。东京市买下了这几间屋子，充作技术人员的宿舍。建设事务所技术派出部的招牌也挂了出来。这样，外地人的蹂躏开场了。

这一年的年末，《读卖新闻》上刊出了一条奇怪的消息。那条消息说，东京市给小河内某些人发了年终慰劳费。大家都说所谓的某些人就是指乡政府的公职人员、乡政府成员、乡议会议员。他们尽力办公，当然值得慰劳，但是不早不晚在这当口赐以这种好处，难道后面就没有什么阴谋吗？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还不是为了离间乡长、东京府议员和普通村民的关系。让你们先分化开来，叫小河内俯首听命于他们的指挥，这就是目的。"峰谷的佐原校长坐在地炉前，边说边叩着烟管。

如果说东京真是用这种手段来离间民众，那么他们说不定正在制订一个冷酷无情的计划。

驻乡警察村上义一郎也领到了东京市的慰劳费。村上是个规矩人，他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是拿好，还是不拿的好。最后他去请示青梅警察局，想不到局长也在左右为难，无法处置他自己拿到的那笔酬金。为慎重起见，还请示了警视厅。结果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不管慰劳费的事是真是假，老乡长的人望是今非昔比了。起初人们只是怀疑乡长是为人所笼络住了。过了两三天，别人开始怀疑他是否已为东京市所收买。村民怨恨的矛头从东京这个遥远而过于强大的对象转向了又近又弱的乡长身上。现在，他们甚至怀疑，乡长上山背柴的那段时期，他们是否有必要那么信任

市平，对一年前率领群众上京请愿的市平是否值得如此拥戴。这就是说，群众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干的事了。虚无、怀疑和颓废已经把村民的五脏六腑蛀蚀得千疮百孔了。

表面上显得很坚强的坂部龙三，其实是最为软弱的一个。也许是年轻人缺乏抗争的能力，也许是他自己在糟踏自己，在虚无和怀疑面前，他完全丧失了自卫的能力。以前热情豪放的斗士龙三，现在却变得形销骨立，终日正颜厉色、愁眉不展。

开在原庄的带点儿土窑子味道的小吃店里，经常能见到龙三的影子。在这位借酒消愁的、刻板古怪的食客面前，女人们聊天的聊天，唱歌的唱歌。他在这号店里进进出出，自然很丢面子。一天，他母亲来到店里，象训斥顽童那样对他说：

"阿龙，给我回家去。"

那群女的见他没有吭声，便学着他母亲的腔调说：

"阿龙，你妈让你回家呢。"

"阿龙，给我回去！为什么非到这种地方来喝不可？在家里也可以买酒喝。"

这下女人们龇牙咧嘴地嚷开了："唷，可不是吗？到这种地方来怎么行啊！老太婆会给你斟酒的呀，阿龙，还是回家去吧。"

龙三的脸映在酒盅里，半天也没动一下身子。他娘三翻四复地催他回去，这时有个女人站起来，一边朝里屋走，一边挖苦说："真是一出不大不小的悲剧。"

"你，怎么对得起你爹！还不快走！你倒是长了耳朵没有哇？"

他娘固执地站在那儿，不甘示弱。这时腰间束了一条细腰带的女人腾地站起身来，飞快地穿上脱在门前的木屐，在走过龙三他妈身旁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他在哭呢。"

他娘把两只手叠放在胸前，默默地回去了。

龙三理解妈妈悲痛的心情，但他无法排解自己心头的悲凉。在山上遇到安江时，她也这么说：

“最近，你一直在喝酒吧。”

看上去，她也老了许多，家里穷啊。搬迁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因为筹措不到必要的钱。到了新的地方，即便能租到田地，但是头一年就施不上肥，揭不开锅，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利八说，看来往后不到下游的村子里去打短工是活不下去的。当然，打短工也是挣不了几个钱的。

火已经烧到屁股上了，几天以后就得搬迁。安江想听听龙三的意见，然而龙三自己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活下去。

“我不说，你心里也不会踏实，”龙三蹲在陡峭山谷的向阳处，“我们的事等搬迁完以后才能办，搬好家再说吧，现在谁有那份心思。”

他俩在谈自己的婚事。安江似乎听懂了，又似乎啥也没有听懂。她原来想，结婚的事谈妥以后，心里也就踏实了，也容易确定搬家的方针。

“可是……”她用指甲归拢着地上的落叶，急促地喘着气，“等搬迁以后谈，当然也是可以的，可搬完了，你保证能给我一个日期吗？”

“当然会给你日期！”

龙三自暴自弃地说，这回答很有一点意气用事的味道。安江把脸贴到毛拉拉的树干上，偷偷地擦着泪水。她很想问他一句：这决心要真是那么难下，那当初你何必在普门寺后山做出那样的事来呢？难道男人都是没拿定主意就随随便便地去做那种事的吗？究竟是自己糊涂，没有摸准他的想法就委身于他？还是自己过早地轻信了爱情？

“我的一切都已经给了你啦！”最后她怨气十足地说了一句。这是农民的感情，是一种质朴的感情，然而却是象火一样炽烈的感情。说完，她就缄口不语了。原来，在这日趋混乱的事态中，龙三忽地想和她怄点气闹点别扭。

过年时摆设在大门口的门松已经插好，但是舂制年糕的人家却寥寥无几。只有孩子们偶尔围着圈子，在舂年糕的人家前面看热闹。

“俺家为啥不舂年糕呢？”一个孩子操着甲州方言说，满脸露出不高兴的神色。

新春第一天，只有半数学生到校参加遥拜天地的仪式。教师也只到了二分之一。歌颂国泰民安的国歌，也唱得有气无力。仪式完毕以后，元旦的朝阳才慢悠悠地爬上了对面高山的峰巅。

这个地区的新年，始终遵循着远古以来的习俗，代代相传，至今不变。

人们将一根竹片的一端劈上两刀，在劈口中各镶进一根三寸长四、五分粗的小木棍，做成一个形似稻穗的东西。人们把它奉献给神社，作为祈求五谷丰登的标志。

另一个风俗是，把五寸长两寸粗的小木段剥去一圈树皮，三个木段重叠在一起，用稻草一扎，其形状很象是叠在一起的谷包。人们把它放在每家每户的佛龛和厨房搁板上，祈求阖家的富裕。这一原始的风俗习惯谁也不知道起源于哪一朝哪一代。

取出插在竹筒中的门松，另行插入一根一、二尺长的圆木棒儿，上端剥去三寸宽的一圈树皮，在剥去树皮的地方用墨画上一个人的头像。村里人用方言管它叫做“门棒”。头像可以用漫画来画，但正规的画法应在正面画一个男人的面孔，反面再画一个女人的面孔。这是一种符咒，用它来祈求全家繁荣、子孙满堂。这

个神秘的木棒很象古时候的图腾柱。

村里家家户户都竖起了门棒，随手画出来的头像瞪着眼珠子，望着屋外。神社里挂满了一根根稻草绳，以示这里是神圣之地。不管现实如何糟糕，从这些情景中，仍旧透出一种令人欢快的和平气息来，让人感到在这个山村里，列祖列宗曾经在这儿辛勤耕耘、生儿育女，现在这种悠古而宁静的生活仿佛又突然在这正月新春里复苏了一般。

十七

昭和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亦即立案以后的第六个年头，小河内工程终于举行了开工典礼。建设事务所主任大野基寿和头戴神冠的冰川神社的神官，坐汽车来到水根泽。附近山上的一块陡坡上的灌木丛被刨光以后，就成了举行仪式的地方。

神官口念祷词，驱邪逐妖，接着用一把崭新的白锤子在池田工程课长双手扶着的木桩上"啪"地锤了一下。大野主任也敲了一下，仪式就结束了。消灾祛祸的剪纸在哗啦哗啦地飘动，百来名土建工人也出席了开工仪式。

第二天，专用公路就要破土动工了。车身上用白漆写有"东京市自来水局"字样的、印有东京市市徽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青梅开出，行驶在去上游的公路上。有的车上乘满了小工，有的满载着钢材和铁锹。小型拖拉机拉着混凝土搅拌机，发出了震动山谷的隆隆巨响。

一月十六日，报上公布了望穿秋水的土地征用价格表。不知何故，征地要分三批进行，第一次的应征范围在水根泽到其上游的原庄温泉之间。

房地面积：一百十八亩三分
总价值：十七万八千九百二十一元二角二分
耕地面积：八千八百七十四亩
总价值：六十九万二千六百七十元一角五分

此项征地任务交市参事会负责逐步完成。第一项房地每亩约合一千五百十二元，山林耕地每亩约合七十八元。

哪有那么贱的地价，村民的期待彻底落空了。他们多少年来就是指望有个好的征收价格。可是这个可怜的地价与他们的估计相去实在太远了。在别的地方，谁要购买山地，最便宜的每亩也得花上九十元到一百元，弄得不好，平均每亩得花一百四十元到一百六十元。村民原先以为，人家说不定也会出这个价。现在他们个个啼笑皆非，全傻了眼。平时，在这一地区的土地买卖中，房地的地价每亩不会低于两千元。听乡长说，同属西多摩郡的某个乡，七百二十亩乡有林卖了六万元，每亩合到八十多元。次外，一个住在北多摩郡的人把山林卖给了一个要造精神病医院的人，每亩卖了一百元。东京市当局让村民们作出牺牲，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可是他们所给的补偿费何以如此低廉？人们百思也不得其解。

这一新的令人绝望的消息使村民们个个心灰意懒，黯然不语了。

从前，他们虽然知道，到头来不会有太理想的结局，然而在他们心中的某个角落总还隐藏着些许希望，总还存在着那么一点儿幻想。他们曾经打过这样的如意算盘，东京市当局可能会意外地表示出友好的态度，拿出高额的征用费来，总感到自己还

去借债以后，还会有所盈余。现在，这个美梦彻底破灭了，他们彻底绝望了。

峰谷村的佐原东平心中的愤懑之情比谁都激烈。他跳上自行车，冲进了乡公所。这位校长与死去的作太郎恰成对照，他不会因失去家园而苦恼，对故乡也不抱什么眷恋之情，所以对作太郎来说是不幸的事，绝不会给佐原东平带来一丁点儿的痛苦。但是，现在他要作出物质上的牺牲，这次该轮到他痛苦了。

分三次征地，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故意要破坏村民的团结吗？给乡里的公职人员发年终奖金，这个离间村民的策略，原来是为了今天这一手。在校长看来，这就是问题的前因后果。

他到乡公所的时候，本泽武兵卫已经在乡公所里了，松岛太郎也在那里，河村代作、原岛昌国也在，此外还有副乡长小泽孝治郎和乡长本人。这几个人就象在开财主座谈会。现在又加了个佐原东平，这就成了财主的秘密会议。毋需东京来施苦肉计，在这些头儿脑儿们和一般村民之间，本来就划有一条鸿沟。地价定得太低，他们的损失也最为惨重。对贫农来说，反正是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两者的利害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村民们的步伐终于到了不扰自乱的时候了。

悲剧也就发生在这最后关头。小泽市平人坐在这帮财主中间，心却在考虑穷苦人的事。弄到最后，打屁股的是他小泽市平一人。他再一次回忆起昭和六年开始谈判时的情景。时至今日，他终于从一系列的教训中懂得了自己所说的作太郎到咽气前的最后一刻都为之担心的“全局观点”是多么的脆弱。作为乡长，他是过于自信了。今天他已经彻底被人出卖，遭到了惨败。经过这场较量，东京方面胜利了。

翌日，乡长和原岛昌国等二十人一同前往东京，面见副知事

陈诉民情。但是这次陈情在客观上已不是谋求全体村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一部分有产者的利益，以及关西信托公司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也是为了借掮客之手肆无忌惮地买进土地的奸诈的市议员们的利益。会见时，副知事回答道："情况已经了解，我尽可能妥善处理。"

上访的人们回村时，冰川以上的大路两侧已经搭起了好几间木板房，那是小工们的宿舍和食堂。冰川镇外，巨大的起重机把它那长长的吊臂一直伸到山谷的上空。听别人说，境庄的一个大户人家早就连房带地卖给了别人。一家东洋观光公司预定在那里建造一座三层楼的洋式饭店。

不久，开来了一队宪兵，他们住在仙鹤第二旅馆。人们弄不清楚此举是为了调查防空工作情况，抑或是来检查地价是否定得公平合理。村子里的孩子们叽叽喳喳地看着热闹，说这次倒是看到了真正的军人。

这时，大野基寿的后任仲田发展课长又在制订规划，准备对另一处水库工程进行勘测。小河内水库建成以后，东京市的用水还是满足不了要求。七、八年后，问题又会暴露出来，必须扩大设施，以便为一千万人提供所需要的自来水。

仲田课长派人对利根川上游地区进行勘查以后，发现了两个极为理想的候选地。如果分别在群马县的利根郡水上乡的夜后和须田贝各造一个与小河内堤坝高度相仿的拦河坝（分别为一百四十米和一百四十五米高），其上游便可成为一个蓄水量达四亿四千万立方米的水库。另外，再在支流片品川的菌原建造一道一百四十米高的堤坝，又可贮水四亿六千万立方米。两个水库的蓄水规模为小河内水库的三倍。仲田已经着手制订这个庞大的规划。这个计划一旦付诸实现，又会发生搬迁问题。不

断扩大的东京市将在其周围制造一个又一个见不到太阳的水底村庄。今天的小河内问题决非一时一地的小事。

外乡人与日俱增。工程施工人员，高利贷者，从东京来的参观者……村民们被这些大摇大摆的外乡人挤到了一边，村庄象是被这些人占领了一般。

在这些外来人员中，仓崎利八又遇上了那个荐头行的办事员。他又百般纠缠起利八来，说上次实在对不起利八，这次他决不强人所难。

他们是在小川桥上相遇的。利八一声不吭，离开大路，向山道走去，那男的不慌不忙地跟在他身后。那人身穿方袖外套，围着毛皮围脖。

"是啊，要真是把女儿卖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道义上说不过去呀。我决不是那种人，会让你去干那种缺德的事。我只是说是不是可以让她去帮佣。我那儿有的是工作，又不需要去冒风险，给的工钱也多。"

利八走在前面，急匆匆地走上坡道去。"是当女佣吗？"利八问。

"当女佣当然也行。不过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妇女介绍会的组织。在一个宿舍里，住着几十个人。需要用人的单位来雇人，介绍会就把人派去。这也算是一种短期的帮佣。每天的工资是很高的。遇上心肠好一点的主顾，一天可拿到两块钱。工作很轻松，空着没活干时，可以在妇女介绍会里做做针线，学学插花。真是一宗好买卖啊。人哪天到，钱哪天付。"

那人又拿出那只鼓鼓囊囊塞满了钞票的大皮夹，从中掏出某个妇女介绍会的工资单来给利八看。利八又犹豫不决起来。征

地费已经公布，搬家的时候他已是身无分文，这已经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了。即使叫女儿去帮佣，每月寄回五元十元生活费来，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那天夜里，利八怯生生地眨巴着眼皮，小心翼翼地去试探安江的口气。

"安江，你，想不想去做娘姨？"

女儿没有吱声。父亲又进一步说："有一次你不是说过想去做工的吗？"安江还是不答理，头沉得低低的。

不回答就是表示不同意。父亲也知道她会反对，他明白近来她和龙三很亲近。安江瞒着自己去做那种事，他也不是不生气。但利八自己的心情也十分怕受刺激，不想怎么责骂她。

每家每户都收到了对策委员会的传单。它是一种声明书，名字叫"反对私自征用理由书"。传单强调，征用费如此低廉，村民无法搬迁，在重新核定地价以前，我们誓死不同意征用。上面还写着，我们必须象去年上访时那样团结一致，保卫我们的共同利益，不要在这时被别人各个击破。

对策委员会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前，他们也不满意东京方面的做法，但那时东京还不是主要的敌人。可是现在它清清楚楚地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从分发传单的第二天起，委员会开始分头家访。他们两、三个人一组，挨门逐户地进行家访，在晓以共同利益之所在以后，请村民在传单上签上名按上手印，用这样的方法来反对征用土地。

"我起誓绝不私自同意征用"——村民被他们用这种形式紧紧地拴在一起。战斗的准备已经就绪，倘若东京还不同意提价，任它去动用土地征用法或下令强迫搬迁，他们都将奉陪到底。他们将象钉子一样钉在这里，直到别人把他们一个个捆绑起来，用

车拉出村子为止。

但是对策委员会这一团结工作最后没有如愿以偿，小泽乡长的威望已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有人开始不满意对策委员会的做法。这次他们既无骨干也无头头，产生不满的原因乃是村民们由内心的冷漠所引起的彷徨与迷惘。

对策委员会并非不了解这些情况，为了挽回乡长和委员们的威信，他们无论如何要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拿出一个惊人的成绩来。于是上访组象走马灯似地开往东京去了。

在冈峦重叠的山上，积雪融化了。仙鹤旅馆门前，老梅树繁花满枝，把边上的那条路遮得严严实实，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啊。作太郎去世以后，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岁月，他的儿子英介今年春天也已入伍当兵去了。

专用公路工程在顺利进展，工人的人数已达一千名。不久，隧道就要开挖，到那时，工人还会增加。在挖隧道的地方——前面山头和这边山头的山腰里，用竹子搭了个拱门，竹子上还裹着醒目的红布条。

土建工人用洋镐和铁钎凿破山岩，把一块块巨大的石头推下山谷。足有六尺见方的大岩石从七、八丈高的绝壁上滚落下去，发出隆隆的巨响，扬起高高的尘烟。石块在滚落的中途被山岩撞得粉碎，宛如一颗爆炸了的炮弹，小石块落入溪谷，溅起阵阵水花。千山在回响，万壑在轰鸣。山村的闲静气氛早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了。

小泽市平肩负着村民们的重托进行苦斗的历史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六年前，他六十八岁，今年他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他的老伴有时不免唉声叹气地嘀咕：

“这事发生以后，你的脸色总是那么难看。”

市平虽然被逼到了今天这一步，但他却从未屈服过，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委实令人惊叹。与水渠工会的争执解决以后，他狂喜过一阵子，但是好景不长，现在的局面已经坏到不能再坏。自从他的小我服从大我的观点破产以后，他的温和主义总是到处碰壁，寸步难行。而每碰一次壁，在他心中便翻腾起决一死战的念头。

四月初，他独自一人去东京拜会石乡冈律师。陈情陈到今天，他对诡计多端的东京市当局已经绝望。他决心在法庭上与东京市政府决一雌雄，就不合理的地价问题提出控告。这是他在合法斗争的范围内所能采取的最后一个手段，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拚搏。上访陈情的时期已经结束，请愿诉苦的日子也已经过去，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战斗。战败之日也便是自己一了百了之时。市平如此一想，反觉这一决策堪可自慰，甚至感到一种极度的快意。

自来水局局长原善郎听说自己成了被告，便对新闻记者们说：

“现今正在和村民们进行个别谈话，以便圆满解决问题，但工作十分困难。在参事会核定地价的时候，有如下一条附带说明，即‘与其它项目相比，此项价格已属高价，然念及村民之具体情况，该价格予以认可’，故绝无再次提价之可能。如有万一，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方法与之周旋。”

这番谈话代表了东京市的意见。显然他们是准备一干到底了。针对这一情势，对策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发起了挑战。在乡长提出起诉的同时，原岛昌国采取了一项支持这一诉讼的强有力的对策。他准备从土地所有者手中将堤坝所在地——水根泽

这块地皮买下来，以小河内乡公有地的形式控制在对策委员会的手中。如果此举成功，而东京市方面又未来得及征用到所有的土地，那么所有的工程便将陷入瘫痪。唯有采取强制征用的办法，才能强行施工。昌国说干就干，马上前去会见冰川村的地主森田和广川，商谈购买水根泽的山林。

但是这场争斗归根结底仅仅有利于有地的人，或者说是帮了关西信托公司和不法的市议员的忙，但决不会给不得不两袖空空地搬迁他乡的、占全乡人口三分之二的贫苦农民带来什么好处。那些做小本生意的中产阶级以及稍有几亩林地的人又怎么想呢？他们与其月复一月地在这儿活受罪，还不如早一天拿到搬迁费，在别的地方做他们的小买卖更划得来。人们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他们怀疑乡长和对策委员会就是没有去考虑他们的利益。持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由一人变两人，两人变四人，最后成了一股力量。坂部龙三也是其中的一个。于今他无论干什么事，都难以摆脱懒懒散散，万念俱灰的心情。但是他反对对策委员会的委员们维护财主利益的情绪依然十分鲜明、强烈。最后，原岛昌国一厢情愿的做法只落得个画饼充饥的下场。

十八

傍黑后不久，下了一场大雨。十点钟，大雨遽然而止，月光从破门缝中照进了房间。

天刚放亮，利八从床上起来，打开木门，想上厕所去。厕所搭在外墙的墙根下，上面搁着一块挡雨遮阳的木板。蛋青色的晨曦和如水的月光淡淡地勾划出了物体黑黝黝的轮廓。利八看见地上有新木屐踩过的痕迹，感到有些蹊跷。那脚印在他刚才出

来的门口和一旁的小窝棚之间走了几个来回。雨水积在木屐的齿坑里，反射出幽幽的月光。窝棚的木门半开半掩，里面没有人。在通往屋后小路的菜地田埂边另有一溜很深的高跟木屐踩出来的脚印。

利八看罢又上床睡了。他见安江脱在土间里的木屐上确实沾着泥巴，心想准是龙三来过这里了。

他躺在被窝中，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当然也很高兴，高兴得眼里噙满了泪水。就让安江跟着龙三过吧。这样，一切就都有了归宿。让安江出去帮佣的计划彻底破产以后，他就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了。他俩既然已经到了那样的关系，是无法把他们拆散的，尤其是安江，她在苦水里泡大，是不会害怕今后清苦的生活的。想到这里，他甚至想去好好夸奖女儿几句。

但是那天，父女俩眼睛对鼻子地过了一天，做父亲的最后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对安江说。女儿嫁出去以后，家里的人怎么办呢？还是活不下去啊。搬迁已经迫在眉睫，一、两个月以后就要走了。手里捏着一只空空的钱包又能搬到哪里去呢？唉，还是不能嫁给龙三。既然如此，还是装糊涂什么也不说的好。不着边际地盘问她，教训她，反倒不便提起去帮佣的事了。

利八第三次见到那个荐头是在第二天。这次是那人穿过菜地，厚着脸皮来找利八的。

当时利八在窝棚前懒洋洋地向着太阳，在修换木屐上的鞋带，一抬头见到那人笑眯眯的面孔时，他清清楚楚地感到自己的心怦怦地跳得很厉害。他顺从地跟着那个人走到小河内庄，进了饭馆，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啊呀！争来斗去真是没完没了。还得往后拖啊。打官司可是旷日持久的事啊。”

那男的老练地拍拍手点了酒菜，他显得从容自若、胸有成竹，利八则战战兢兢，象是被人窥破了内心的秘密似的。那人对这个答起话来都语无伦次的利八连劝了三壶以后，才渐渐把话转到正题上，他问利八的决心下了没有。利八支支吾吾暧昧不清地回答说还是不想去。利八絮絮叨叨，说纵然现在去当佣工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搬迁的时候照样还是身无分文，另外每月寄回五元七元的，能有什么用呢？

那男的沉思片刻，说他“言之有理”，并凑近桌子，探过头去，死死地盯着利八的脸，小声说道：

“我可是把你们当作自家人才说这话的，那种事可不能劝你干，不过你既然那样困难，还是让你闺女暂时委屈一下，所谓委屈嘛，也不是说活儿就那么累。现在的法律可噜苏啦，规定得严严的。酬劳嘛，错不了。”

说到这里，男的目不转睛地盯着利八的脸看着。他看不出利八有反抗的表示。这时的利八很苦闷，他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对方看准了这一点，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直截了当地说：

“不多不少，两年为期，十足到手八百元，怎么样？”

他被这笔钱吸引住了。这一大笔钱使他不再逡巡不前了，说句心里话，利八上次见到那人时，就等着他说出这样一个数目来呢。良心和贫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搏斗，当他败下阵来以后，便自暴自弃地紧咬嘴唇，在契约上签了名按了指印，同时收下了五十元定金。男的还摸出四枚五角的银币，说：“我呆在这个村里不太方便，你在明天傍晚，把人领到御岳车站前的一家旅馆里来，这是路费。”

第二天薄暮时分，利八等着安江从山里回家来，他强作笑脸，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对女儿说：

“安江啊，要辛苦你啦，你明天上东京做佣工去吧。”

安江惊讶地抬起头来，直勾勾地望着父亲，问是什么样的帮工。

“你可能不知道，说是东京有个妇女介绍会，干些女佣干的活，待遇不错，我已经和人家说好了，你就去吧。”利八噜里噜苏地说个没完，根本不给她讨价还价的余地。

父亲快乐兴奋的表情欺骗了安江。她想，父亲笑得那么甜，总不会有差错的。

“天黑以前我得考虑考虑。”她答道。

安江吃了一顿半饥不饱的晚饭，就出去了。父亲看得出来，她是到龙三那儿去了。但是安江回来的时候，脸色阴沉，一语不发，一头钻进了被窝。原来，她没有见到龙三。

龙三又上那家土窑子里喝酒去了。安江寻到那里，他好象是在里间，但从外面又看不出来。她没有勇气让店里的女人去叫龙三。

第二天，她不顾父亲的劝阻，上午上了山。她想龙三可能会去他俩经常相会的炭窑边的小茅屋，便直奔窑房而去。可他不在茅屋。山毛榉树的树身上划着的一道道旧的指甲痕，绽裂了开来。那划痕很象是以前龙三等候安江的时候划上去的，看得出它是这么几个字：

笠山高高淌小溪，规川绕山脚。
山清水秀家乡美，山美纸也美。①

---

① 山上的木材可以做纸浆，造纸。

她匆匆绕过山脚，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坂部家。龙三不在家里，老态龙钟的胜太郎大爷从土间走出来，他发着脾气，喷着唾沫星子骂着："他到川野村去了，说那里要开会批判乡长，这个混小子！"结果，她还是未能和龙三商量成。

同一天，每个村子都象烧开了的锅，淹没在新的兴奋之中。原岛国昌的计划获得了成功，他把堤坝所在地水根泽从地主手里买了下来，昨天深夜，签署了契约。战斗准备已经就绪，石乡冈律师在加速办理起诉手续。

建设事务所的大野基寿听说水根泽已经转卖的消息，气得七窍生烟，扬言说如果征购遇到阻梗，他将不惜动用土地征用法。乡长和对策委员会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他们开始商讨，一旦动用了土地征用法后应该怎样对付？是否要提出行政诉讼，强调此案不适用于土地法？东京市方面则派出了大批干部，对农家进行个别访问，企图从内部破坏农民的团结。

在川野村，第一次以集体形式开了个批判乡长和对策委员会的演讲会。这次会议是贫农和中产者的团结大会，会上发表了许多维护他们利益的严肃而认真的意见。村里人可以按其资产多寡一分为二。村民们不厌其烦地争来议去，看看自己应该属于哪一方面。他们七嘴八舌，噜里噜苏地议论着自己的选择是否妥当。而这些人中有五六个已被东京方面分化瓦解，签署了买卖土地和其它财产的契约。

唯有仓崎利八一个人，哪一边都不加入，独自一个人挣扎在痛苦的感情之中。他带着安江，沿河而下，在日暮时分赶到了御岳。

御岳之夜，熙熙攘攘，到处都是到山里来春游的游客。那家

兼作饭店的旅馆，充斥着三弦的弹奏声和唱歌声。他们被领到房间内，房间的窗户开向高渺的夜空，枯叶的气味一阵一阵飘进房内，远处山谷里的溪流泛起了白色的浪花。那个荐头，态度随和热情，将两人迎进房间，他当即吩咐摆酒，并为安江点了几样简单的菜。

酒足饭饱，那男的使了个眼色，站起来把利八带到走廊的尽头。利八在这儿拿到了尚未支付给他的七百五十元钱，并交换了雇佣文书。男的对安江没说一句话，只对利八说："利八，你回家吧。"他精于此道，说这样做，他闺女反倒好受。

利八留下安江，出得旅馆，无精打采地向开往冰川去的公共汽车起点站走去，汽车站设在火车站前面。那儿孤零零地停着一辆待发的公共汽车。车中，没有驾驶员，也没有亮车灯。利八走到这辆漆黑一团的车厢尽头，不声不响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在他的肚兜里，沉甸甸地装着七百五十元钞票。他已有几分醉意，疲倦到极点的神经被令人烦躁的绝望心绪折磨着。汽车旁，工作人员凑在一起，驾驶员和女售票员在嘻嘻哈哈地说笑。这时利八才发觉他的灵魂已经失去了欢乐。汽车迟迟不见开动。

在前面黑糊糊的街路上，一盏多角的广告灯透出柔和的红光，穿着斜纹哔叽方袖外褂的那位荐头，在灯光下朝这边走来。手拿包袱的安江冲倒着头，跟在他后面。她总和他保持三步远的距离，活象有一条绳子在拉着她朝前走去。父亲把脸贴到黑黝黝的汽车车窗上，屏息而视。那男的来到车站前的石级下，站着等安江过来，他似乎和安江说了些什么。但没有看到安江有什么反应。

男的站在车站商店前面，买了一小包东西。可能是送给安江的礼品吧。他往回走来，并把小包递到安江面前。她默不作声地收下了小包，跟着男的上了台阶。利八心头涌起一股依依

不舍的感情，似乎感到自己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安江了。女儿孩提时代许多可爱的镜头忽地呈现在他的眼前。爱情和懊悔在向他夹击，他的感情麻木了，久久地、久久地麻木了。

突然听到有人上了车，霍地打开了车灯。驾驶员上了车，女售票员娇滴滴地说了一句："这趟车开往冰川。"引擎发动，汽车起动，利八低着头伏倒在座位上，他已经声泪俱下。

车抵冰川，他走进一家小酒馆，狂饮滥喝起来。他想快快醉倒死去。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一种怯懦的心情，想尽快逃脱良心的谴责。他走出酒店，向家里走去。在回家的十公里公路上，利八步履蹒跚，踉跄而行。

漆黑一片的盘山公路上不见有其他行人。只有路面和公路下山谷里的流水泛出微弱的白光。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恨。只有悲哀，象淋漓的大汗一样从他醉得迟钝麻木的脑海里一个劲地往外冒。

他一步一晃，终于来到了水根泽。突出的山崖边斜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水根泽——水库大堤建造地"几个字。就在他从山崖边转过弯去的时候，冷不防一道耀眼的强光射到他的脸上，那是工程师乘着汽车从技术部小河内现场指挥所回冰川建设事务所去。利八被正面射来的雪白耀眼的前车灯一照，顿觉眼花缭乱，便慌忙躲避。没想到那儿恰巧是一块突出的山岩。汽车按着喇叭冲到了眼前，他又向左面横跨一步，想用左手抓住那块写着"水根泽"字样的牌子。牌子的根部仅仅用五、六块鹅卵石固定着，所以牌子马上倾倒了。只见失去了平衡的利八的上半身跟着就是一晃。驾驶员哇地惊叫了一声。利八手里握着"水根泽"的牌子，在前车灯的亮光中身子滴溜溜打了一个转，就消失不见了。驾驶员跳下汽车，趴在山岩边上向下探视。悬

崖绝壁，有十丈多高，陡峭得象刀劈斧削一般。黑魆魆的崖底，多摩川白浪翻滚，滔滔而流。

工程师急忙命令驾驶员把车朝下游开出了两三百米。他们敲开农民的大门，请求救援，然后沿着小路，爬下山谷。

一名工程师首先捞起了那块沿着山岩七转八拐地漂浮过来的木牌。过不多久，在一片巉岩之间——大堤的底部就造在这里——找到了利八湿淋淋的尸体。从他怀里又发现了一包扎紧在布钱包里的、吊在头颈上的七百五十元纸币，另有一张雇佣安江的契约。

第三天清晨，龙三一起床，就把生活必须品包进了一个包袱。

"你，到哪里去？"妈妈担心地问，儿子支支吾吾地"嗯"了一声。然后来到老父胜太郎面前。胜太郎正站在向阳的田头，悠然地遥望着群山。龙山一面戴着帽子，一面说：

"爸爸，我想去东京呆几天。"

"到东京去干什么？"老父并未感到意外。

"想去当工人，找到工作以后，我回来接你们。"

"哼！"父亲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似乎根本不想阻拦他。

"爸爸，我可以娶媳妇了吗？"就在两天前，龙三羞赧着脸，傻乎乎地说。父亲明白，儿子的相好已经出走，他也清楚，种地已是这样的没有指望，搬迁费连还债都不够。鸠形鹄面的妻子忧心忡忡地眨巴着眼睛，父亲反剪着双手，笑视着妻子说："好吧！试试也好。"

龙三晃悠着手里的包袱，向山下走去。

利八死了，街访邻居和对策委员会的委员忙得东奔西走，决

定让安江回来一次，荐头只给她领了些盘缠和零化钱，让她回家料理丧事。

安江肝肠寸断，急忙离京回乡。路上，一个从冰川与她同道而行的马车伕告诉她，坂部的儿子昨天离开村庄，不知上哪儿去了。修造专用公路的工人正在忙着施工，东一群西一堆的挤满了峡谷两侧，写着“水根泽”字样的牌子，又竖到了老位置上。

“他是个活祭品呀！”马车伕说。

乡长以及对策委员会的委员们的抗争已经准备停当，然而，因为东京市派人在挨家挨户地做说服工作，贫农们今天三个，明天五个地被分化了过去。团结成了几个有产者的事，村民已经招架不住，处境很危险，而中产者则怨天尤人，大叫大喊，在发表攻击乡长的意见。为乡里人作辩护的律师石乡冈先生为调停内部的分裂，准备到乡下来一次。

麦山庄的十二家贫农要离开村庄了。他们将到山梨县的一座山里去当伐木工人，做一天工，拿一天钱。他们身上也没有几个铜板，到了那边的山里，将不得不在山坳里搭个板棚，暂避风雨。

这十二户人家共六十七个人在出发时，来到乡公所向乡长道别。乡长走到乡公所的院子里，接受大家的告别。市平想，正因为自己的失败，才让这些人这样穷困潦倒地离开故土，搬迁他乡。现在，人们攻击他的呼声在乡里日渐高涨。而这些人却郑重其事地前来和他告别，感谢他长年累月为他们东奔西跑。市平的心情很沉重，他希望他们今后保重身体，并准备同他们合唱国歌。老人和瘦得皮包骨的老伴、孩子以及那些穷得展不开愁眼的父亲——他们低声唱起了国歌《君王时代》，歌唱得高高低低，七零八落。市平抽泣着，没能唱完全曲。接着，这批人便出发

了。他们沿着公路向上游走去。装着不多的家具和肮脏的小包裹的手推车，背着锅子的孩子，怀里揣着祖宗牌位的妇女……死去的人多么令人羡慕啊。但是普门寺也业已荒凉得门可罗雀，庭院和墓地早已掩没在高高的草丛之中了。

现在，在溪谷里，在群山中，新叶吐翠，庄子里盛开着雪白的梨花。那条专用公路全然不去理会村民们的内部纠纷和有产者抗争的准备，一天一天地向前延伸着。山腰里已经开始打洞挖隧道。从低矮的员工宿舍里升起了一缕缕炊烟，每天有许多辆装运钢材的大卡车从东京开到这里来。灌制桥架混凝土的搅拌机的隆隆响声、氧气乙炔喷枪射出的火光、将烧红的铆丁铆进钢材里去的铁锤的敲击声、铁镐的凿击声……每天，放炮炸山的巨响声一次又一次地在群山之间轰鸣，炸塌的岩石震撼大地，向山谷倾泻下去。小河内山峡昔日的闲静容貌已经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震耳欲聋的喧闹声。这喧闹声，是一曲都市文明的凯歌，这喧闹声，也是机械文明祝捷的大合唱。

胡国伟 译

活着的士兵

一

高岛部队的总部在太沽登陆时，正是北京沦陷不久、残暑笼罩着大陆的时节。成群的苍蝇追随着身上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行军队伍，在空中划着圆形的轨迹向前飞去。

接着，部队沿着子牙河的两岸，追踪着敌军南下。两个月后，听到了友军攻陷石家庄的消息，这时已是深秋季节，霜染白了哨兵的双肩。

高岛部队集结于宁晋村落待命，同时进行十天的休整。在这期间，每一个中队都有慰藉亡灵的纪念活动。步兵已损失了十分之一的兵力，有两个中队长阵亡，但是还没听说补充兵力的事。

部队团部占用的一所民宅的后院，突然起火燃烧，浓烟滚滚，吞噬着在夕阳照射下的团部的窗口。

最先奔到现场的伍长笠原和两个士兵，当场逮捕了一个在现场踯躅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衣着寒伧，头颈和手脚上布满了灰垢。

“你！”笠原伍长大声喝道。由于不会用中国话来讯问，便缩了缩鼻涕，吩咐手下的士兵：

“我说，你去把总部的翻译找来。”

一个士兵奔去找人，笠原便在弃于道旁的一只缸上坐下来，打量着火势。火焰沿壁而上，火舌舔着二楼的天花板，蔓延至屋脊。屋瓦同屋瓦之间开始闪出白色的火光，火焰在窗口里翻滚、盘旋。

"这火势真不小哪，身上都热了。"

那另一个士兵望着中国人的脸，这么说道。他伸着手，简直象是在火盆旁烤火似的。

"你看这家伙的神情，准是他干的。"

年青的中国人象一株枯树似的，孑然地站在两个日本兵的旁边，羸瘦而无表情的脸上，神态滞涩。这时，有七八个兵士鱼贯而来，围住了这个年青人。

翻译中桥晃着肩膀向这儿走来，他的肩上挂着手枪，双手插在兜里，脚上裹着绑腿。

"就是这个家伙干的？"

"看来是的。请你问一问。真是狗胆包天，竟敢放火烧总部……"

翻译把衔在嘴上的火柴梗一吐，气势汹汹地讯问了两三句，那个青年却瞪眼望着翻译，默不作声。翻译轻轻地推着青年的肩膀，重复着那几句问话。于是，这青年低声作了简短的回答。只见翻译顿时怒不可遏，狠狠地给了青年一记耳光。青年趔趄了几步。这时有一小堆屋瓦从熊熊的火焰中轰然坍落下来。

"翻译先生，他方才说了些什么？"在一旁的兵士问道。

"这家伙说，自己烧自己的房子，谁也管不着。"

坐在缸上沐浴着火灾暖意的笠原伍长立即站起来，抓着那青年的手腕往前走。

"你过来，快点儿！"

青年人遵命往前走，两个兵士尾随其后。大概走了十步吧，笠原回过头来望着中桥翻译，别有一番深意地笑笑。

走了一百多米，四个人已把村子抛在后面，眼前是一派宁静的景色——小河边杨柳成行，河两岸农田宽广。夕阳西下，天空泛着红光。河水清晰地映现出红色的云影，风平浪静，秋色宜人。只见四周农舍点点，却不见人的影踪。这一行人跨过几个中国兵的尸体，站在河岸处。临近水面的地方，开着众多残败的野菊花。位于田地中的炮弹坑里，积满了水，水质尚新。

笠原站停后，回过身子。那青年低垂着脑袋，看着纹丝不动的河水。一匹中国人的马死在水中，胖得圆滚滚的臀部露在水面上，马鞍的周围卷裹着浮萍，看不见马的脑袋。

"转过头去！哎，怎么说你也不懂，真够麻烦的……"

笠原只好自己绕到这青年人的身后，从刀鞘中拉出日本刀。这个瘦得象乌鸦似的青年见状，顿时在泥地里跪下，口中急切地大声嚷着，并且双手合十，向笠原磕起头来。但是笠原已见惯这种磕头，仍然无动于衷。

"嗨！"

瞬刻之间，青年的嚷喊声没有了。原野上的暮景恢复到先前的宁静状态。青年的头颅没有掉落下来，但是刀伤很深，身体虽然还没倒地，鲜血已如泉涌，浸染了肩部。接着，身子向右倾落，倒在土堤处的野菊花中，随即滚下去，听得噗通一声混浊的水响，半个身子落进河水中，同马的臀部靠在一起，一双满是泥巴的赤脚，脚底板一齐朝着天空。

三个人一声不吭地返回来。虽说是薄暮时分，村子各处的日章旗依然清晰可见。火灾后冒出的烟里，开始映出了火的红光——正是烧晚饭的时候。

火灾自然地平息后，夜已来临。在团部的后院里，四五个士兵正围在火堆旁，象往常那样烤着红薯。破椅子在火堆中吐着火苗，已经曲得走了形。随军和尚片山玄澄迎着呛嗓子的浓烟，用鞋尖翻拨着火中的红薯。他嗓音发哑地嘟哝道：

“我说，看来战线是要变动了哪。”

“变动？怎么变？”

笠原伍长用粗粗的脏手指抽出一支配给的蝙蝠牌廉价香烟，点上了火。

“听师首长的口气嘛，大概要折回天津吧。”

“你遇见师首长啦？”

“嗯，为了阵亡者骨灰的事。我提出，要是部队暂时驻在这一带不走的话，打算最近就护送骨灰到天津、大连去。师首长却说，不必去了。听那口气，好象是在说：反正大家都要开往天津去了。”

“天津！”笠原伍长顿时大声嚷起来，在膝上用力一拍，说道，“太好了，去天津的话，我要尽兴玩一玩啦。是吧，嗯？”

一个兵士很认真地答道：“上妓院，找妓女，喝几盅……”

“啊哈哈哈……”笠原放纵地笑了。这时，他觉得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过头来一看，是中桥翻译来到了火堆旁。

“方才的那个青年人，被你杀了吧？”

“杀了。那个坏蛋……”笠原想到放火的事，心里好象仍很懊丧。而实际上呢，要是中桥不提起，他早就把这事丢到脑后去了。因为他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

“河中原有着一匹死马，现在他们是形影相吊啦。”

这时候，听得一个兵士刷地一声肃立而起，行礼致意，大家

留意一看，是团长西泽大佐衔着香烟，信步朝火堆走来。大佐向大家回礼后，把手伸向火堆烤了烤，询问什么东西这么香。士兵推过来一把椅子，一面爽快地回答说："在烤红薯。"

"能不能尝一个？"

士兵们高兴得笑逐颜开了。西泽团长是他们无尚崇敬的首长。他长得比较清瘦，但身材很高，所以显得不够健康，然而他的精神极好，简直使人感到他那倜傥的性格正从他的皮肤里向外冒。他的身上和手上也沾满了尘土，脏不可言，同那些兵士完全一样。他坐在椅子上，用手抚弄起懒得好久没修的髭髯。

"首长，您的胡须真够漂亮的。"翻译说道。

"哦，随军和尚的才漂亮呢。"

士兵们又快乐得笑了。他们都觉得象这样一起围着火堆，真是不亦乐乎。笠原伍长窥见火堆里的一只红薯已烤得恰到好处，便用木片拨出红薯，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头，拾起烫手的红薯，但是要递给团长时，又有点儿犹豫了。

"喂，怎么不递过去呀？"这是随军和尚沙哑的嗓音。

团长没有说话，伸出手去。笠原欠身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递上去。大家全神贯注地看着团长那副吃红薯的样子。

"听说部队要动了，你们估计是往哪儿动呢？"

"大概是天津吧。"片山玄澄答道。

"唔，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师首长的口气来推测，很可能是这么回事。"

西泽大佐剥去红薯皮，削了一片热气腾腾的红薯，丢进嘴里。众士兵见状，都咽了一下口水。

"究竟是开往哪儿呢？"中桥翻译问道。

"我也不清楚。不过战线要改变，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哦……”

“随身带的口粮发下来了吗?”

“嗯,在领取呢。”

谈话一止,大家随即沉浸在离开天津以来的战斗过程中,接着又纷纷预测起眼下就要出现的战斗情况。大家觉得,待在团长的身旁,情绪是紧张、高亢的,觉得加入战争的行列去打仗,实在是小事一件,心中出乎意料地平静。

这时候,值星兵跑来了,他刷地一个立正,敬礼报告:

“副官请首长回去,司令部有命令到了。”

“噢……”西泽大佐离开椅子,站起来。火堆周围的士兵们一动不动——这是表示敬礼、送行。

团长一走,大家都象松了绑似的,你一句我一言地扯开了,同时争先恐后地去取火中的红薯。笠原伍长脱下右脚上的鞋,又脱下了袜子,只见附着黑色污垢的大脚上直冒热气,这是一只皮肤白胖得出奇的脚。

“总算可以在一两天内出发了。”

他借着火光望望脚底板。已经可以听到飞机轰炸的声音。当然,尚不能分辨那是敌人的还是友军的。不过,大家都不怎么介意。这种性质的问题,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不会去为之操心的。笠原把右脚架在左腿上,又缓缓地拉出刀来。

“这是干什么呀?”

“脚上的皮,你瞧,路走得太多,皮变硬了,痛得无法行走,真比中了子弹还痛。”

他把脸俯向脚底板,不时缩缩鼻涕,用刀削着硬皮。没有好好擦干净的刀刃上,有好几处地方缺了口,还多少留着一些红颜色,由于沾上了脂肪,刀身发暗,象铅似的。

第二天拂晓时分，出发的命令下来了，向石家庄进发。这段路程大约有十五里，公路被炮车和辎重车的轮子压得坑坑洼洼，致使队列东扭西歪。辎重部队和西泽部队的步兵第三大队一起留了下来，要晚一天出发，等某友军部队到宁晋来担任警备。

早饭和晚饭都是利用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吃完的。水壶里的水冰冰冷，直透肠胃。

不辞劳苦地兼程行军，抵达石家庄已经是夜阑时分，月亮高挂空中。部队就这样进入车站，今夜得在灭掉灯火而变得漆黑一片的车站货车中睡一宿了。士兵们把空煤油箱拿进货车中，在空油箱内点火取暖，然后在遍撒着散稻草的地板上，蜷缩着身子睡下——几天前，这儿想必是睡过马的。疲乏到极点的士兵们都缩起扎有裹腿的脚，把头枕在战友的大腿上，筋疲力尽地沉睡着。有人粗暴地打开车门，在外面大声喊叫。

“一等兵野田在不在？野田一等兵！”

“唔……”传来了这个一等兵的哼哼声，这是一种不堪困顿的声音。但是外面的士兵又叫道：“该你打更了。”只听得一声顿时醒悟的应答，那个一等兵爬起来了。连睡梦中的人都很清楚这打更的任务非同小可！面对这一任务，只有绝对地服从，行动犹如机械似地正确，真是可怜。一等兵带着枪，从睡着的战友之间爬出来，跳落在漆黑一片的轨道上，拔出刺刀，咔嗒一声按在枪尖上。脚下的冻土又坚又硬，宛如石板铺成的。这个一等兵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向卫兵所走去。售票处的窗口里是卫兵所，十二个换班的兵士生起了火堆，正在烤火。

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货车满载着士兵在铁路上奔驰了。四处飘动着日章旗的石家庄总算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已经有几

十个外穿大衣、内穿西服的军属，戴着宣抚班①的袖章，走来走去地作着宣传工作——为了建设新的北方，为了了解正义的日本，为了使大家安居乐业……当地的居民身穿又脏又肥的黑色棉衣，臂上套着有圆日图案的袖章，一看到日本兵，就笑嘻嘻地举手行礼。这充分表现出他们的境遇实在可怜。这些频遭战祸的居民，从上代起就养成了顺从占领军的习惯。日本兵受着他们的敬礼，但是心里并不信任他们。

石家庄的郊外满目疮痍，到处是被毁的房子。这些坍塌的房子成了瓦片和砖头堆，在极度干燥而可怕的寂静中，只有厚实的墙壁鳞次栉比。遵照日军的吩咐，当地的村民在铁路沿线处拾掇中国兵的尸体——挖坑埋掉。几十具尸体被丢进坑里，摞成一堆，都象鱼那样张着嘴巴，侧着脑袋，随即被农地里的泥土覆盖掉，黍子地里有了无名战士的墓。

货车载着士兵们的无聊，沿京汉线北上——正定、定州、保定，当晚停在涿州火车站内等待天亮。看到部队又开回这里，驻军的警备兵士也面露笑容了。在哨所里，有的兵士还用水壶中的酒来款待呢。

第二天早晨继续向前进，午前进入北京。但是货车通过北京而开始南下。士兵们觉得：还是要到天津去呢。

"排长，去天津干什么呀？"一个士兵随着货车的晃动，在昏暗的车厢角落里问道。他是一等兵平尾，勇敢过人，喝醉了就会拍着大腿，唱满洲马贼的歌。

仓田少尉从眼镜里面向他投去柔和的目光，亲切地笑笑，一副无从应答的神情。

---

① 以安抚占领地区的居民为目的的文化工作部队。

“要是战线有变，那就一定走京绥线，从北京往张家口去啦。”平尾一等兵有点儿不满地说。

“现在的战线不在天津呀。”

“去天津作警备部队吧。”另有一个士兵说道。

“我也不知道呢。”仓田少尉轻声回答，脸上露出听天由命的微笑。由于有光亮透入，少尉便从开着一条细缝的货车车门里向外张望。沿线的原野上，黍子已枯熟，从门缝里望出去，原野呈竖条状地向后流去；夕阳下，农民们在地里干着活。这里已有和平的景象……

当晚抵达天津。士兵们在货车上不堪疲劳地颠簸了两昼夜，这时候都叹了口长气，欠身站了起来，有的已抱着背包跳到了路轨上。这时营部的传令兵奔过来嚷道：

“不要下车！快上车，快！马上就要开车啦！”

士兵们慌忙回到火车上，嘴里都在嘟哝：“部队究竟要开往什么地方去呢？”这一列长长的军用火车载着一营人马——谁也不知道要开往何处——又启动了。从戴在手腕上的指南针来看，列车是在向东行驶，好象是驶向两个月之前登陆的太沽。那末，很可能是要凯旋而归啦。

然而，列车在当晚驶过塘沽后，竟继续朝东北方向进发。

是去苏满边境！这个说法顿时在列车内不胫而走，闹得人心慌慌。准是同苏联打响了！新的紧张感使士兵们鸦雀无声，却又焦躁不已。这次的对手是俄罗斯！俄罗斯的陆军很厉害，这是众所周知的；大家也屡闻俄罗斯边境上的碉堡是无瑕可击的。事至如今，不言而喻，只有惟命是从，没什么可犹豫的。但是大家忽然萌出了思乡之情，想念起故乡的河山来。这次可能要作异乡之鬼了！大家紧闭着嘴巴，在出神。这天晚上，车内的

很多士兵都失眠了。

仓田少尉盘腿而坐，背部靠在铁板制成的门上，从胸前的内衣衣兜中掏出记事本子，一面摇晃着身子一面记日记。这是应征出发以来不曾漏记过的日记，连激战时也不例外。少尉就是这么一个极端认真的人。写完简短的日记，少尉从背包中取出明信片，明信片上印着红字：军邮。

同学们都很好吧？我在部队里也总算平安无事。愿你们快快长大，好为国效劳……

仓田少尉写了这样的信。他本在家乡某小学任教，那时的生活是安宁的，真令人神往！如果这次真是去苏满边境，应该写信给自己班上的学生，表示真诚的告别。然而军队的去向属于绝密的范畴。仓田想到可能会在学生们的心灵上留下一种冲击，欲言又止地写了一句："也许要同大家永别了。"这句话未及影响学生们，却先影响了少尉自身的情绪。他不禁一怔，在车厢内扫视了一下。士兵们都入睡了，这是一些很天真、很顺从的青年。眼下，少尉产生了错觉，他把这些士兵看作自己的那些学生了。但是士兵中已少掉了上等兵新田、一等兵水上和一等兵多贺。少尉闭上眼，献县郊外的战斗情景浮上了脑际。"我竟然还活着！"少尉感到很不可思议。"是还活着。"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在左右着少尉，也许会始终左右着他，直到死了为止。突然，少尉盼望激战早点儿到来。他想：这一次上战场后，我得乱冲乱跑。想到此，少尉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胸口怦怦地直跳。

又一个黎明来到了这列货车的车厢中。蜷缩在角落里入睡的一等兵平尾，脸部被门缝里射进来的晨曦所照，爬起来伸了个

大懒腰，嚷道：

“啊！真想洗脸呀。要能用冷水洗一下脸，该有多舒服哪！”

同车厢的四十个士兵也都产生了共鸣，无不为之苦笑。他们已有四五天没洗脸了。

“我真想不慌不忙地上厕所大便一次。”

本是大学生的一等兵近藤说道。确实，离开宁晋后就一直没有捞到好好上一次厕所的机会，货车车厢内没有什么厕所，每次进入车站后，停车的时间又都十分短，所以士兵们早就觉得肚子不好受了。下午，列车抵达秦皇岛车站，这才有了两个小时的停车时间。于是，一等兵近藤才得以如愿以偿。这次停车后，上面又给大家发了够吃三天的干粮。

列车继续向东北方向行驶，经过锦州、沟帮子、新民屯……到达奉天。这时，士兵们都因缺乏活动和寂寞，已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忧郁中，情调低沉，动作懈怠，心绪焦躁。

团长西泽是同副官一起乘在前面的装甲车厢里的。他一跨上月台，就要伸手踢脚地活动活动发硬的关节，不胜长途行军之苦。士兵们一到月台上，立即无力地坐下来，他们浑身疼痛，已难以直立了。

经过一个小时的休息之后，士兵们乘上了另一列火车。这是一列客车，不是货车，所以车内有厕所、有洗脸处。列车驶离奉天，开始南下。

凯旋啦！这呼声顿时传遍了列车。万岁！是凯旋回国啦！士兵们是多么渴望重返家乡呀！他们本以为再也见不到故乡的河山和故乡的亲人了，所以分外地喜出望外，难以自持。

部队在列车上过了一夜。车到大连后，他们散居到老百姓

的家中。大家都认为：等后面的部队到达这里，便可一齐乘船回国了。当晚，他们在大连的街市上昂首阔步，又是喝酒又是高唱军歌，还买好了土产，准备带回家乡。

第二天早晨，部队全体集合，并以中队为单位进行点名。这时候，团长向兵士们宣布：

"还没到凯旋回国的时候，别去买带回家的土产。"

于是，部队向市区外的海边开发，乘上早已预备好的几十只小船，进行登陆训练。士兵们这才明白：准又要开往什么新的战场去。

究竟要开往何处？谁也不知道。中队长也好，大队长也好，都不知道。也许团长，甚至师长高岛也不知道呢。一切全是军事绝密。士兵们发出的信件都暂存在邮局中，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发出去的。

第三天，西泽的这支部队终于乘船出发了。这是一艘在舷侧标着号码的轮船，桅杆上升着军用船只的旗帜。在团长室值班的一等兵近藤，看到室内有一包密封着的文件，这包文件的包皮上写有红字："启航三个小时后再拆封。"包内放着部队登陆之处的军事地图，是上海至南京一带长江流域的详细军事地图。地图上绘有组成这一带水上交通网的每一条河流，连河水的宽度、深度、河泥的深度、可以涉水而过的位置、路的宽度、雨后泥泞难行的地方，都标明了。这就是士兵们即将面临的新的战场。

三只轮船次第驶出大连，没有鸣过一声汽笛。士兵们打开圆窗，默默无言地望着渐渐远去的大连和港湾附近的一些小岛，买好的土产被抛入海浪里。接着，他们横身躺到铁床上，一声不吭地睡了。

二

十一月十一日，攻占大场镇、苏州河，而部署包围上海的北方部队，同登上杭州湾、横渡黄浦江北上的南方部队在泗泾县附近会师，形成了包围上海的局面。从大连出发的高岛部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进长江来的。

轮船划破浊浪，溯流而上。为了避免出事故，禁止大家上甲板。团长西泽同副官一起站在甲板上，他们沐浴着江上的风浪，用望远镜观察着江边的情况。岸上的田地只比岸边高出一两米，十分平坦，所以一眼望去，无非是一条由草丛以及沿江排列着的杨柳树形成的轨迹。天空中有几十架飞机在盘旋。这天，扫荡浦东的战斗进行得很激烈，黑烟四起，象发生了火灾似地向空中翻卷。不时可以听得风中传来闷沉的炮声，这是军舰上的大炮发出来的。

不一会儿，上游出现了抛锚停驶的船只，约有二十艘，都是日本军用船只，挂着日章旗，船壳上标有号码。西泽等人的船也加入了这些船只的行列，抛锚停驶。这里接近吴淞炮台，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一些被摧毁的碉堡，反正是一派置身于前线的气氛。从大连出发以来的松弛情绪，这时又紧张起来了。

船上给大家发了三天的干粮，大家在抛了锚的船上度过了第一夜。

“大家给家中写封信吧。写完后，把信集中到船长那儿。说不定这是大家的最后一封信了，因为眼下的对手是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

仓田少尉一面说，一面脱去外衣，准备睡觉。他的口气十分

亲切。仓田是个很勇敢的小队长，一上战场，他就会满脸火气，咬牙切齿地骂着："他妈的！他妈的！"但是面对部下时，这个三十一岁的单身汉军官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亲切的温情，同小学老师一样。

一等兵平尾枕着手臂躺在双层铁床上。突然，他低声地唱起歌来：

一旦从戎，
生死度外……
别鸣吧，草虫……①

舱中原来鸦雀无声，唯闻波浪拍击着船舷，所以这歌声在舱内飘荡后，带来了异样的气氛。平尾唱毕，背脸而泣。这不是悲叹掷身战场，也不是害怕死在他乡。舱内的一百八十名士兵都默默地期待着明天死在战场上，这种情绪令人悲不自胜。士兵中没有一个人有所不满而怨天尤人，这种精神上的一致性实在可泣。平尾是一个带有浪漫情调的青年，入伍前在某城市的报社中做校对工作。他长得很魁梧，但是神经脆弱，多情善感，残酷和荒凉的战场生活使他的神经系统无法承受而趋于崩溃。新形成的、左右他全身的神经系统，乃是一种自暴自弃式的战斗心理。上战场后，他突然变得大言不惭，象说书人那样巧舌如簧地大谈自己杀敌的故事。他变成了新的浪漫主义者。当战场暂时平静下来的时候，他原有的善感情调会有所复苏，使他的神经

① 这是《野营歌》的第五节。《野营歌》是日本在战时送兵出征时唱的一首流传颇广的歌。

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

“平尾，你不写家信吗？”

邻床的一等兵近藤问道。他自己在写着一封又一封的家信。

“不写！”平尾显得很气愤。

“怎么啦……”

平尾沉默了一会儿，随即拉过毯子，同时信口说道：

“家乡的那些人们呀，根本不会理解我的心情。”

近藤停下手中的笔，凝视着战友躺下后的神情。他觉得平尾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很难苟同。

“他们不会理解你，这也不要紧嘛。你管你写哪。写过后就痛快多了，好象死了也算有个交代啦。”

“嘿嘿嘿，说些有关的事不就得啦。”

笠原伍长在舔着铅笔写明信片，这时哈哈大笑地说道。他来自农村，在家中是次子，没有念过什么书。正因为如此，他是随遇而安的，没有任何动摇的迹象。

夜里的值班岗哨在甲板上踯躅，脚步声在士兵们的头顶上彻夜不停。从圆窗中望出去，只见浦东方面的天空红通通的。

第二天一早，乘别船来的高岛中将带着师参谋长和副官，乘上小船，沿黄浦江逆流向上。士兵们都在谈论：那是到军部去。高岛一行是在午后乘船返回来的。

当天傍晚，有不下一百只的小船汇集到士兵们的船旁来，也不知道这些小船是从哪儿开来的，都是二、三十吨至五、六十吨大小的。暮色降临，全体士兵背好背包，荷枪实弹，在看不清脚下的昏黑环境下，次第由大船登上小船。他们的船旁来了两艘驱逐舰，也不知是从哪儿开来的。

这时，下游方向驶来一艘一百吨左右的客船，船上灯火辉煌。这艘客船等于是穿过眼前的小船群而驶向上游去了，它的舷侧标有英国国旗，还用白字写着："英国轮船武昌号"。这简直象是来视察日本部队登陆情况的。

小队长仓田[illegible]一只名叫"长山丸"的机动小船，坐下后两手抱着膝和枪，僵直无法动弹了。江面上的夜风带着初冬时节的寒气，呼啸着从耳边刮过。

半夜一点钟来了命令：启航。船队向上游驶去。开路的是一艘驱逐舰，另一艘驱逐舰担任警戒，在船队的侧面不停地进进退退。阴沉沉的黑夜，无星无月，江面上和岸上没有一点灯影，惟有后方的浦东上空还有火焰映出的红光。船队开得很慢，士兵们敛声屏息地在寒气中打颤，至少有一半的人还没领到御寒的大衣。

笠原伍长抱着军刀睡着了，鼾声不停。仓田少尉轻声说了句"了不起哪"，微微一笑。大家都明白：应该抓紧机会睡一觉。但是怎么也睡不着。

黎明前，船队抵达白茆江同长江汇合的地方。这里停泊着三十几艘小型的军舰，排成了一字形。天一亮，军舰上的炮火一齐射向右岸，真是难以描绘的明目张胆的炮击。岸上顿时失去了晨光，一切笼罩在迷漫的烟尘中。岸上的回击多来自机枪，枪弹呼呼有声，多打在船舷上而往下掉落。不一会儿，岸边烟雾滚滚，向四处蔓延。淡黄色的硝烟在晨风的吹拂下，一层又一层地压到水面上来。

第一、二批的登陆部队齐头并进，驶入烟尘。仓田小队被列为第三批登陆部队。仓田少尉在小船的船头上凝视着北岛中队长的船，少尉是单膝支地，膝前竖立着军刀。中队长是四十开

外的候补大尉，每天早晨都要乐呵呵地喝一喝水壶里的冷酒，激战时期也不例外。他本在乡镇上经营运输业，体格魁梧，动作缓慢。他从来不大声下达命令，而是代之以习惯性的微笑，说道：

"喂，该上去了吧！"

仓田的船开始进攻，在舷侧的轻机枪旁的机枪手低下上身，把脸颊紧贴着冰冷的枪托。其他的船只呈一列横队地向前进。

仓田少尉杀入硝烟后，顿时紧张不堪，因为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如果船一穿出硝烟就遇上对方的大部队，那该怎么办呢！船队会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

对方的枪弹呼啸着疾驰而过。阔别了一段日子后重新听到这种声音，只觉得心脏会应声震动。仓田很想一死百了，所以急不可耐了。他觉得，与其在准备一死中挣扎，还不如早点死了痛快。他把右手搭到额前，力图避开浓烟观察前方。

突然，对方控制下的河岸出现在眼前，相距只有两米。船紧贴岸边停下，士兵们踩着没到小腿的流水在岸下散开，然后以草作伪装伏下。他们没有受到迎击。右翼方面打响了，战斗好象很激烈；在正面，友军已挺进了六百多米。

北岛中队势如破竹，开始向南进攻，进展意外地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击。而右翼方面的师参谋长负伤的消息，是在当天傍晚后才听说的。

占领民宅后，仓田少尉在地上生火煮盒饭，同时取出本子，又认真地写日记了。同中队的古家中尉咬着面包干，笑道：

"何必记得这样认真呢！难道你还想在日后翻看一下？"

确实，仓田少尉自己也明白写日记是毫无意义的事。他也知道不大会有打开日记看看的可能了。但他又觉得，正因为如此，就更应该写。也许这是一种女性型的感情。然而他觉得，若

不把自己死去之前的情况披露出来，那实在太凄惨了。这是人之常情，而仓田无论如何不能达到摆脱这种情绪、使精神彻底解放的境界。所以，他的焦躁不安有增无减，惟希望该来的事早点儿来，一死百了。

薄暮时分，在步兵炮队的要求下，翻译中桥去村里征购马匹。他在这个五、六百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找了二十分钟，知道村里一匹马也没有。但是拉炮车的马陷进水沟后断了腿，明天的行军大成问题呀！士兵们见马无指望，只好要求弄条牛来试试。

“弄条牛当然不成问题，是水牛。能顶用吧？这叫以牛代马呀。”

中桥说着笑了。他今年十九岁，还很年青。战争一开始，他自愿去当翻译，却因太年青而没有批准。但他立即提出志愿书，遂被批准入伍。看上去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其实还很柔弱。

村边某农舍的小屋里拴着一头水牛。在决定选用此牛后，翻译中桥向农家的厨房望望，只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不声不响地在灶下烧火。

“喂，老太太，”中桥站在门口叫道，“我们是日本兵，需要用你的牛。对不起，我们牵牛了。”

老太婆发出尖利的声音，坚决不同意。“你们可不能出这种傻主意哪！这条牛是上个月才好不容易买得的，要是牵走了，我们种地人怎么办呀？”她不住地摇着手，走出灶间。这时已有三个士兵把牛牵出小屋，好象正在讨论该如何使用的问题。带点儿歇斯底里的老太婆见状，异常惊慌，竟向牵牛的士兵冲去，展

臂叉腿地挡住牛的去路，大声叫嚷着。

士兵见状，有点儿难以下手，只好尴尬地望着中桥同老太婆争论不休。

忽然，翻译中桥放声大笑起来。

“啊哟，这真是个不近情理的老太婆哪。她说，这条牛是绝对不能给的，如果一定要用劳力，那末她有两个儿子，可以让她的儿子跟我们去干活，至于牵牛嘛，绝对不能答应。”

士兵们围着惶恐的老太婆以及水牛，大声笑道：

“让你的儿子去趴在地上拉炮车？”

这时太阳已经西沉，天一黑就欠安全。士兵们决定：先把牛牵回去再说。

“滚开！”一个士兵推开老太婆，拉住牵牛绳，“老实一点！否则就要你的命！”

但是老太婆决不罢休，大声叫嚷着，口中的唾沫星子乱飞。

“这个混蛋……”翻译中桥很恼火，从背后抓住老太婆的衣领，狠命一拖，老太婆当然支持不住，仰脸倒在道旁的泥水地里，泥水把士兵们的身上都溅湿了。

中桥笑嘻嘻地起步了，说道：

“留你一条活命。战争结束后，会把牛还你的！”

水牛在沙土道上迈步前进了，士兵们也感到一阵轻松。这块大陆极其富有，取之不竭。士兵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夺取当地人民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了，就象采摘野果一样。

然而，这条水牛让士兵们大吃苦头了。第二天早晨，当士兵们作好准备而等待出发的命令时，这条水牛竟拉着炮车踏进泥水地里去了。士兵们只好下水去拖，弄得满身泥浆。

十一月十四日，西泽的这个团开往支塘镇，与驻在镇前某村的顽敌进行激战。河边成行的垂柳已经落光了叶子，景象萧条。宽阔平坦的庄稼地里，种的全是棉花，只见白色的棉铃很显目地星散在红黑色的枯茎之间。迫击炮弹发出难听的声音飞来，在地里留下了一个个新的洞穴。

一等兵平尾摆好射击的架势，躺在炮弹打出的洞穴里，但是怎么也提不起斗志。正午的阳光把战场晒得又明亮又暖和。机枪声暂停时，简直会叫人麻痹地产生一种错觉：这里是闲适、恬静的。敌方的战壕距平尾只有五十米，可以望得见对方的脑袋在动。平尾瞄准着目标，一枪一枪地射击。

一等兵福山从棉花地里爬近平尾身边，然后翻身滚进洞穴。他本是一个寡言而又欠灵活的职工。

"给我一支烟。"

平尾便把烟递过去。但是两个人都没有火柴。福山衔着烟，无计可施。

"唔，去借个火吧。"福山嘟哝了一句，轻轻地抬头望了望，看到距自己五六米远的土埂处有四个士兵在射击。

平尾摘下一些棉絮，拉长后放在指间捻搓，想搓出一条小绳来。突然，福山跳出洞穴，向前飞跑。但是没能跑到土埂处，便倒下了。他想支起身子，但是没有用，旋即就不动了。

一等兵平尾抬头望着这番情景，继续慢慢地搓着棉绳。他好象感慨万千，又好象无动于衷。他的心情又象是平静如镜，又象是极度紊乱。

突然，身后的步兵速射炮部队猛烈地开起炮来，敌方战壕里骚乱不已的情状顿时展现在眼前。这是在下达冲锋命令了。

平尾象是上了弹簧发条似地一跃而起，他上好枪刺，第一个

冲了出去。这时，年长的中队长北岛正挥舞着明晃晃的长刀，在右侧一百多米处的土埂上向前冲去。平尾觉得北岛衣领上的白色兔毛特别醒目。敌方的战壕是两尺宽、四尺深。身穿蓝色棉衣的中国兵象鼹鼠似地在狭沟中奔逃。平尾跳进战壕后无力地躺下，口中不住地喘气。“呵，我还活着，还活着！”他喃喃自语。忽然，他感到福山太可悲了。平尾同福山虽然不是很熟悉，但是福山去取火点烟时的闲适心情，一直使平尾悲不自胜。

平尾从战壕里爬出来，浑身是泥土。这时，他拖起沉重的步枪，转身去找福山。

福山衔着那支烟，脸朝下地倒在棉花地里。平尾把长枪竖在福山的头旁，默默地俯视着，他感到心中新涌起一种怒不可遏的情绪。

平尾环视周围，看到了中国兵的尸体。在小沟中以及隆起的坟墓后面，倒着几具尸体。平尾用枪柄把伏倒的尸体翻过来，再去掏死者的口袋。他在第四具尸体的身上找到了火柴，于是回到福山的身旁，在福山的头旁盘腿而坐，给福山嘴里衔着的香烟点火。平尾觉得，自己一定要点燃这支烟，否则无法忍受。

死者不会吸气助燃，但香烟微微地燃着了。“呵，福山！”平尾欲语无声，双手合十地闭上了眼睛。

部队在不停地追击，渐去渐远。平尾站起来，望着眼前这一大片棉花地里的枯红枝茎，颇感凄凉。部队席卷而过之后，眼前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了，只见很远的后方有预备队在向这儿开来，那可能是卫生队吧。

平尾抱起福山的沉重身体，驮在背上，然后，只手拎着枪和背包，沿着土埂去追赶友军的队伍了。

薄暮前，西泽的这支部队扫荡了残敌，完全占领了支塘镇。中队里，有八人战死、二十三人受伤。当晚，大家为战死者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士兵们挖好大土坑，让死者朝北并排而卧。中队长拿着剪刀，在死者耳边处剪下一撮毛发，接着，由小队长和分队长把毛发依次剪碎，用白纸包好。然后在尸体身上堆放柴禾，全中队持枪致意。这时，中队长北岛点燃了柴禾。随军和尚片山玄澄穿着土黄色的军装，站在火焰旁边拨着念珠诵经。

这天夜里，为了防备敌方偷袭，马是不解鞍的，士兵们也是全副武装，戴着草做的伪装在路边睡觉。

一等兵平尾与十来个士兵一起在火旁盘腿而坐，这一夜，他们一边抽着香烟，一边等着火里添足的柴火烧尽。镇上不见灯光，漆黑的夜空中有四五处被火葬的火焰染成红色，令人不寒而栗。

平尾把手臂架在膝上，托着下颚，同时凝视着火焰。他那过敏的神经又开始紊乱了。他感到，这样下去的话，自己是非常危险的，简直会发疯的。他觉得神经系统要分崩离析了，那末，头脑也一定要随之发生错乱了。他竭力控制自己：千万不能错乱！但是这种控制战实在不好对付，真是苦不堪言。

"在我们小队今天的壕沟战中，我冲在最前面！"

平尾突然大声叫道。他感到茫然若失，也不明白自己是在对谁说话，与其说是在向坐在火边的士兵说的，倒不如说是在向着坑中焚烧的战死者说的。而且，他觉得自己已无法控制自己，非得把这一番大言不惭的话说完才行。

"敌人一味地掷手榴弹……我冒着枪林弹雨，跳进那狭窄的战壕……枪几乎要触及跑过来的几个家伙的鼻子了……开枪！一个、两个，连第三个人都被打穿了……最前面的家伙，鼻侧喷

着鲜血，一命呜呼了……福山中弹死了。是那儿躺下的第四个人。他说要抽烟，我把烟递给他……没有火柴吗？没有！真伤脑筋……他呀，说是去借个火吧……说得非常轻松，奔向前去，顿时……我在迫击炮弹打出的洞穴中摘棉絮搓细绳。我用心地搓，搓出粗细一致的细绳，约有五寸长。我搓着棉绳，两眼望着前面……这个家伙，衔着没有点着的香烟。这个笨蛋！”

突然，平尾站起来，走向远离火葬处的昏暗的路旁。这时，天空中繁星闪烁，显得白茫茫的。平尾叉开两腿小便，泪水止不住地直淌。神经分裂症发作过之后，平尾现在渐渐平静下来。他感到异常疲乏，在周围徘徊着。

三

早晨，点过名，吃完早餐，没有值勤任务的士兵们就满面春风地走出露营地。当不能外出的值勤兵士询问他们去哪儿时，他们的回答无非是“去采购蔬菜”或“去采购肉类”。对于挺进较快而且是深入腹地的部队来说，粮食等食品根本供应不上，而且代价太大，所以前线部队多采取就地采购的原则。在中国的北部战线上，因为顾及战后的宣抚工作，所以采购东西时一律照价付钱；但在南部战线上，只好听任各部队自由行动了。炊事兵们会到蔬菜地里拔取蔬菜后，装满车子开回来，也会用绳子套住猪的脖子，边踢边赶地拉回营地。

不久，采购就成了士兵们外出的借口。接着，采购一词也有了特定的涵义，尤其是“采购肉类”，竟成了去“觅找年轻姑娘”的代用语。士兵们很想看到年轻的女子，即使只看看女子的脸、女子的后影、或者是相片、画片，以至只要有象征漂亮姑娘的东西

也是好的。他们会把女式手绢或绣花鞋当作宝贝似地带回营地炫耀一番。

但是担任扫荡任务的部队挺进后，不大能遇到年轻人，只能看到一些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是被征入伍就是被军队征用了，而年轻女子不是已随军撤退就是自己寻找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频繁的内战使她们积累了经验，知道女子留在成了战场的村子里，会遭到蹂躏的。因此，士兵们去觅找姑娘，大多是败兴而回，很难得有人能遇上。

这天早晨，士兵们衔着香烟，三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群，出去觅找姑娘了。在焚烧得满目疮痍的支塘镇的大街小巷里，到处有士兵们在蹓跶。

一等兵近藤一眼瞥见镇边某倾塌的农舍里有一个年轻女子。

"有了，有了！"近藤捅了捅一起蹓跶的同伙。

女子正从昏暗的屋子里注视着他们。远远望去也能断定：这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姑娘。近藤等四人溜过狭窄的农地，来到这家农舍的檐下。

小小的板窗里面站着那个姑娘。屋子又黑又小，墙边竖着犁、锹之类的农具，土屋里堆着一些破旧家具，洗脸盆中放着萎缩了的白菜和土豆。

"喂，姑娘。"一个士兵打着招呼，嘻嘻嘻地笑了。女子的神色十分紧张，惶恐的双眼又黑又亮。她周身的线条很美，但衣服脏极了，头发也是灰蒙蒙的。

"人倒是长得不错，就是太脏了。"另一个士兵觉得美中不足。

"唔，进屋去看看吧。"

一等兵近藤说着，推推板门，门好象是锁着的。但是他一声吆喝，用肩膀撞上去，板门应声而开，木柱和门锁一起被撞落。

近藤向前移了一步，进入屋里。女子见状，突然退后一步，右手持着手枪，对准来人扣动扳机，但是没有打响。

近藤躬下身子，象球一样向她的胸前撞去，女子顿时倒在土屋中。近藤夺过手枪，站了起来。

“他妈的！”近藤气喘吁吁，“这家伙有来头！”

三个士兵跟了进来，把女子围在中间。女子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但是，四个士兵都看得十分清楚：她那隆起的胸部以及腹部在随着急促的呼吸上下起伏。

突然，他们觉得欲火烧身，一种兽性在怂恿他们尽情地凌辱一下这个敢于反抗的女子。

“剥她的皮。”近藤说道。但他随即想到自己的这句话会被曲解为一种欲念，不免有些赧颜，遂轻声地补充道：

“这家伙可能是暗探，身上也许藏着什么……”

女子邋遢不堪，手上以及没穿袜子的小腿上全是泥垢，污秽极了。士兵皱着眉头，伸手撕掉她的衣服，顿时露出了已脏成灰色的内衣。接着，从她上衣口袋里的一只布制钱包中，找到了写着一些类似速记符号的纸条。

“瞧！果然是暗探。”近藤摩挲着夺来的手枪，“还带着什么东西没有？”

其他的士兵又把她的内衣撕掉。他们的眼前顿时闪现着一个皮肤白皙的裸体女人，十分刺眼，简直使他们目眩得无法正视。女人的胸部高耸，丰满的腰部线条清晰地浮现在光线昏暗的土屋中。近藤在木然中扣动了枪机，但是手枪仍没打响。

“他妈的！我差一点没死在她的枪下。”

"这家伙准是个暗探！农家女子不可能带着手枪。"撕衣服的士兵说道。

一等兵近藤改用左手握手枪，用右手拔出腰间的匕首，迈腿把女子夹在胯下。女子闭上了眼睛。近藤俯视了一会儿，觉得欲火再次燃起，腹部有一股冲动的热流上涌，也分不清是愤怒还是情欲了。

近藤一言不发，把右手中的匕首用力刺进女子的乳下。白皙的裸体向上抬起，扭动着。女子用两手搂住匕首，呻吟了一会儿。她就象一只制标本时被钉死的螳螂一样，痛苦地挣扎了一会儿之后，不再动弹——她死了。紫黑色的血液浸湿了在一旁观看的士兵们的鞋底。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即有三四个日本兵站在板窗外朝里张望。

"出了什么事？"这是伍长笠原的声音。

一等兵近藤一面擦着匕首上的血，一面作了简单的汇报，并且展开写有符号的纸条给笠原看。

"我认为她准是个暗探，方才动手把她杀了。"

笠原望着赤身裸体的女子，缩了缩鼻涕，笑道：

"哦，有点儿过分了，可惜啊。"

接着，笠原衔着烟，踏过农地，返回路上去了。

六个士兵用石头垒成一个马蹄形的灶，然后架起一根铁棒，棒上挂着六只饭盒。他们在灶的周围盘腿而坐，等这顿午饭煮熟。农舍的墙壁处沐浴着正午的阳光，暖洋洋地没有一点儿寒风，简直可以催人入眠。大家都在纷纷传说："由上海占领了罗店镇和嘉定的友军部队在昨天攻克了太仓城。"离他们不到十步

的壁角处，有一大堆垃圾，那里丢着一些猩红的猪肋骨和猪肠，还滚落着露出牙齿的猪脑袋。这是昨晚吃过后丢下的。

一等兵近藤伸出双腿，让颈部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两手拨弄着方才夺来的手枪。他没有用过这种枪，正在研究这枪的用法。这是一支旧式的六响左轮枪。

近藤取出方才没有打响的子弹，放在手掌上滚动，心里却在想着方才的那个女子。他本是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在某研究室工作，解剖女尸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活杀一个女子，这还是第一次。

现在，他并不认为这是过分残酷的事，既然是个暗探，当然是罪有应得，一枪击毙同用刀捅穿心脏还不是一回事吗！但是他在想：由生转为死竟是这么容易啊！这个问题本是他进入战场后屡次思及的问题，而杀死了那个女子后，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医学本是一门就人体来研究一切生命现象的科学。他们这些读医科的人埋头其中，也打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医学事业。而研究的目标物——人的生命现象，竟是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举手之劳就能加以消灭！在战场上，真可谓是草菅人命，生命是多么微不足道和不屑一顾啊！

医学士近藤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生命被鄙薄到如此程度，这不啻是对医学这门科学的鄙薄，自己是个医学工作者，竟也在侮辱这门科学。

想及这些，近藤感到迷茫而混乱起来。且慢！我的生命算什么呢？要是我的生命也在战场上被敌方如此不屑一顾，那末，建立在这生命基础上的我的医学又算什么呢？那一定是更加不屑一顾的啦。

确实，自从踏进战场，他一次也没有获得过医学士该有的

待遇，也没有使用过自己的专长。跨入战场后，他的智能一直在睡觉。是啊．战场上本不需要任何知性和理性的！他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不是解决了他心中的问题，但他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作这样的冥思苦索，实在是弄错了场合。于是，他不再往下探索，掀开煮好的盒饭，带着微笑对身边的士兵说：

“方才被我杀死的那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哪！唔……其实应该让她活着……”

中队部设在某民宅里。现在，中队长北岛在这民宅的土屋里放下椅子，把手伸到煮饭的火堆上面，烤着火，喝起水壶里的冷酒来。在一起的还有中尉古家、少尉仓田和准尉南部。

“仓田少尉真是战斗英雄哪，这身衣服就不寻常，是吧？”

北岛大尉象带着点儿醉意似地眯起眼睛，笑着指指仓田的衣服。

“哦，弄脏了……”仓田少尉看看沾在右手袖口和腰部位置上的血迹，“我让士兵洗过了，但是洗不掉。”

“杀死了几个？”

“我也不知道几个。战壕中全是积尸。”

仓田长得很秀气，戴着阔边眼镜，脸上的气色很好。他神气地挺着胸脯，谦逊而低声地说道：

“好久没有这么有劲啦……既然来打仗，不上前线真是没意思哪。”

“唔，唔，是这么回事。”中队长又侧过水壶喝了几口，“所以说，一旦凯旋回国，你会获得金鵄勋章①，漂亮的老婆也定会找

① 授予建有卓越武功的军人。荣获者能得到终身年金（后来改为非终身性质），是对军人的最高奖励。

上门来的。”

“哦，不，我没有想过会凯旋生回。”仓田少尉老是这么认真。

“对，对，若念念不忘活着回家，就不对啦。”

古家中尉插话了：

“是啊。我们那个村子里有五个人获得了金鸦勋章，都娶了漂亮的老婆！没有金鸦勋章毕竟不行。仓田少尉，这一点不假哪。”

值星兵推门进来，两手捧着碗和盘子。

“饭已准备好了。这是中国人做的，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是吗？是中国人做的？不会下毒吧？”

中队长收好水壶，拿起筷子。

“是中国菜吗？”

“嗯，兼而有之吧。不过原料奇缺，实在无能为力。”

北岛大尉先用小碗盛了些汤汁，低头尝了尝。

“唔，值星兵，味道很好呀。”

“是吗？请多吃点吧，还有着哪。”

“唔，这些中国人做得很好吃。看来中国人也还有使用的价值哪。古家中尉，你说是不是？”

“唔。”中尉回答得很含糊。

七八个中国人被半带强制性地征来干活。他们垂着下唇，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地干活。士兵一用手势发号施令，他们就乖乖地遵命，顺从到了极点。于是，士兵抱着想开脱一下杀死了他们的许多中国同胞的心情，走近他们，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声“喂”，递过去一支香烟。

“谢谢，谢谢！”

他们宛如获得饲料的鸡似的，感到由衷的高兴，抽起烟来。

士兵觉得：“日中亲善是多么简单的事呀。”确实，在这种不一般的场合下，人与人的亲善本是十分简单的事。即使在相互残杀的场合下，当这种残杀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意志而是出于国家的需要，那末推倒中间的隔阂、靠近一看，双方都是同病相怜的患者，士兵和中国人同是有感情的人，会同样地感到凄寂。

当天晚上，仓田少尉又打开本子、握起铅笔，他闭上眼睛、品味着自己的感情之波。这是一种紧接在激战之后的宁静状态，也许应该称之为发呆。但是这种发呆中蕴藏着可向家乡人民显示的自豪感。

然而战事已过去了几十个小时，随着激战时那种紧张气氛的渐趋平静，仓田少尉又强烈地感到了新的不安。这种不安究竟是什么呢？是由华北转战南下时在货物列车中感到的不安，是在白茆江登陆之前感到的不安，归根结蒂，这不就是对自己尚活在人世感到的不安吗？

听说部队在一两天中要开往新的战场。这正是期待已久的事。他想快点上战场、想经常上战场。士兵到了部队后，应该只想到战斗，不应该有什么反省……

仓田少尉被这些错综复杂的感情压得透不过气来了，他想停止这样的胡思乱想，便睁开眼睛，运笔记下了当天的日记，十分简短：

十一月十五日。兵驻支塘镇。第三大队向西面的白茆新市发起攻击。该市已趋平静。

四

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北岛中队由支塘镇进发，当晚驻在友军占领下的白茆新市。士兵们由扬子江登陆时，随身携带的配给口粮只够吃三天，而辎重物等尚未上陆。因此，军队一开到什么地方，首先就得寻找粮食、肉类和蔬菜。

中国人把稻收割下来后，并不马上碾成白米，而是以谷子的形式收藏起来，每户人家都有装了谷子的麻袋。士兵们就不得不找出石臼，椿成白米后再吃。不过，这一带的米要远比华北地方的米好吃。

第二天，北岛中队继续进发，开赴第一线。向常熟挺进！常熟是一个很富裕的城镇，座落在肥沃富饶的平原中间，人口不过五千，却具有城市的规模，是大米、棉花、生丝的集散地。中国军队失守上海后，为守卫都城，设置了南北几十里的第二防卫线——南起嘉兴，经苏州而同常熟相连。昆山已由友军占领，现在友军追击着溃逃的敌军，到达了唯亭镇、扬城湖一带，一两天内就可攻占苏州。而南方的嘉兴也在友军的包围之中。向常熟挺进！向常熟挺进！西泽这个团加快了行军速度，沿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棉花地，一直线地向前挺进。

翌日，也就是十九日，他们在古里村侧面撞见了由昆山败下阵来的敌方大部队。丧失了斗志的敌军抵抗了三个小时后，离开村子向常熟退却。西泽部队彻底扫荡了古里村，并在村里扎营。

当晚，翻译中桥同随军和尚片山以及通信兵们围着火堆，一面煮盒饭一面交谈着。

“我们的团长真够呛。在双方打得子弹满天飞的时候，他会

不当回事儿地踱着方步走过去。真是危险极了。确实，唯有团长和副官，是听见子弹飞过头顶也不低头的人。我同他们在一起，不禁嚷道：‘团长！危险哪！这样若无其事地上那个最高的土堤，实在不可行呀！’”

“这倒真是难学呢。”随军和尚声音嘶哑地呼应道，“不过，团长也真瘦多了，听说轻了三四公斤哪。”

“副官是瘦了。”一个通信兵的上等兵说道，“刚到太沽的时候有这么胖呢，真够魁梧的。现在嘛，喂，皮肤都皱了，真不止轻三四公斤哪。”

于是，另一个士兵说道：

“这么一来，马一定高兴啦，分量越来越轻了嘛……”

“片山师傅，你今天也杀人了吗？”

“杀了。喂，我也不例外呀。”

“杀了几个呀？”

“唔，没有去记数，好象是五六个吧。”

随军和尚漫不经心地答道。

那是先前、大概是三个小时之前的事。片山玄澄随同扫荡村里残敌的日军一起进入古里村，他左手的手腕上套着念珠，右手握着工兵用的铁锹。

他扯着嘶哑的嗓音，同部队一起追击在小巷中奔逃的残敌。敌方也不熟悉这儿的地理情况。中国的城镇里多布有大大小小的巷子和死胡同。敌方被追而进入了死胡同，只好丢掉武器、窜进民宅，然后脱掉军装而换上便衣，但是来不及处理脱换下来的军装。

“他妈的！”随军和尚发出嘶哑的喊声，挥起铁锹横扫竖击。铁锹虽然没有刀刃，却也能在人的脑袋上嵌进一半，对方顿

时血流如注，栽倒在地。

“他妈的！他妈的！”

随军和尚逐个儿地杀去，手腕上的念珠发出咯啷咯啷的清脆响声。他用军服的衣袖抹去由额上淌至胡子的汗水，把滴着鲜血的铁锹当作手杖似的，拄着它，慢慢地走出胡同。

村镇的上空升腾着十来条黑烟，这是民宅在燃烧，也是日军向盘据在屋里顽抗的残敌发起火攻的地方。

现在，片山玄澄面对火堆煮晚饭，不禁回想起先前的那番杀气腾腾的情景，良心上没有任何不安，与之相反，他简直觉得爽快极了。每一支部队里都有随军和尚，但是，全军中再也找不出象片山玄澄这么勇敢杀敌的随军和尚。

“片山师傅回去后，也一定能荣获一枚金鵄勋章的哪。”

片山无愧于翻译中桥这种带笑意的话，他在战斗中是勇敢的，而且，他不拿手枪也不带刀，他的武器总是现取现拿的。在华北战场上，他杀死的人不下二十名。

在华北时，团长西泽曾这么问过他：

“听说你这个随军和尚杀敌十分勇敢呀。”

“对，我是那样地杀敌了。”他摆好姿势回答。就象一个真正的士兵。

“嗯。那末，你也为死在战场上的敌人超度吗？”

“不，虽说有的随军和尚也替敌人超度，但我不干。”

“对敌人当然要格杀勿论。但是已经死在战场上了，超度超度也是可以的嘛。”

“话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实在没有这种心情。一想到他们同我的战友是势不两立的，我就会产生仇恨。”

副官是一个温厚的军人，这时便笑道：“这大概就是感情吧。”

"是啊，这就是感情的问题罗。"西泽大佐表示首肯，"但是，你在宗教信仰上该怎么解释呢？"

片山玄澄感到困惑了，他沉默了片刻后抬起脸来，嗓音嘶哑地答道：

"没法自圆其说。"

团长和副官都笑了。团长那好久没刮的胡子大概是在作痒了，只见团长用力搔着下颚，自言自语似地说道：

"是啊，大概宗教这玩意儿也不是不受国境所限的。"

这不啻是一句感慨系之的话。大佐对宗教、对宗教家是深感失望了。作为指挥这场大屠杀的人，大佐也许负有道德上的苦闷心理。而在眼下这样的场合，决不能使这种意识流露到浮面上来，以致左右他这个指挥官的行动。战争乃是国家的事业，不应该是满足个人精神需要的问题。不言而喻，大佐是很清楚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位西泽大佐是个懂得热爱自己的部下，也知道热爱敌对者的军人。他在作出杀死几千名俘虏的决定的同时，又感到心中有点儿可悲的空虚。他觉得宗教可以慰藉这种空虚感。作为一个指挥官，他现在没有时间也不能去为死于战争的敌方超度，但他觉得随军和尚可以代他了却这番心愿。不料这个随军和尚至多为友军超度，绝不肯伸出手为死于战场的敌方合十。听到这种情况后，西泽感到沮丧和失望。这反映出一个在本能上具有热爱和平的人处于没有和平可讲的战场上时，感到凄寂，感到自己向往的和平的梦想在崩溃。西泽大佐是多么希望宗教能有不受国境所限的力量啊。

对随军和尚片山来说，当他在自己的寺庙里做佛事时，也相信这宗教是不受国境所限的。他认为：不论在印度、在中国，或者在日本，同一宗教受到同样的信仰，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确实是

很简单明了的事。其实片山志愿从军而离开寺庙时，也打算过替死于战场的中国兵超度超度，但是来到战场后，他改变了初衷。

战场这个地方似乎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强大力量，会使一切军官和士兵在不知不觉中统一性格、统一思维和统一目的。如同身为医学士的一等兵近藤失去了智能一样，片山玄澄也好象失去了他的宗教信仰。他这个宗教家的身份已经名存实亡。因为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懂经文、懂葬仪的人而已。在他脱下僧衣而穿上军装的同时，他也失去了出家人的心地而与兵士的心理融合在一起了。

不过，也不能因此而把责任全归咎于随军和尚片山。和平时期，他那宗教是有不受国境所限的广度，但是在战时就变为不可能了，因为宗教变得无力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国境已变高，高得使宗教也难以逾越了！

第二天早晨，就在出发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村边有几个敌方的碉堡。扫荡过之后，昨夜在这一带布了岗哨。早晨，北岛中队里的一个士兵想在出发前先去解个手，便手持草纸向碉堡的进口处张望，想在碉堡洞里大便。突然，暗中射来了手枪子弹，他中弹倒下，被拖进了碉堡洞。

笠原伍长听到这一消息，不禁张开了大口——这是他感到异常愤怒时惯有的表情。

"好，把机枪抬来！"

笠原叫着，手握军刀跑上前去。

隆起的碉堡筑在地里的一条小沟边，周围躺着五六具中国兵的尸体。有的尸体大概在昨夜被饿犬所食，臀部的肉已失去一半，露出了大腿骨。两个日本兵在地里伏下，架起了机枪。

笠原跑至此地，站住了。“他妈的！”他觉得有点不好下手。四五个士兵夹着轻机枪，趴在笠原后面，但是从那儿怎么也无法射击。

“喂，”笠原回过头，对部下说道，“拿发烟筒来，要三四个，快点儿！”

两个士兵躬着上身奔去，蹬起了蔬菜地里的浮土。在他们没赶回来之前，笠原一味地切齿骂着：“他妈的，他妈的！”

不一会儿，发烟筒已被投进碉堡中，两侧的出入口冒起了浓烟。笠原推开士兵，抱起一挺轻机枪，在泥埂处卧倒。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胖鼓鼓的蓝制服的中国兵从烟雾中跳出来，双手抱着脑袋飞跑——根本没有什么目标，只是笔直地向前跑。“哒、哒、哒、哒……”笠原手中的机枪发出了震撼大地的响声。

“一个！”笠原嚷道。

接着，又这样跳出两个中国兵来。

“两个、三个！”

机枪再次吐出呈菱形的火焰。直至射杀了十一个中国兵后，笠原才起身走过去。

来到碉堡前，笠原拔出军刀，钻进尚在喷吐的烟雾中，伏着身子进入碉堡。三个士兵紧跟在他的身后。

不一会儿，笠原回出来，身后的士兵们抱着那个战友的尸体，也走了出来。战友的尸体已被那十一个中国兵撕割得不象个样子，现在静静地躺在垄上。

“立正！”笠原喝道。士兵们各自在原地肃立。

“敬礼！”

笠原感到喉咙口淤塞，声音喑哑了。他把刀举至脸前，向右

下方落下去。这时，他的双眼完全湿润了。那几个没有带步枪的士兵行着举手礼，迟迟没把手落下来。

“把他抬回去！”

伍长笠原下令后，缩缩鼻涕迈步了。方才被他击毙的第八个中国兵的脸部恰好落在他的脚下，他便飞腿一脚踢去。

对笠原伍长来说，杀死一个敌军就如同杀死一条鲫鱼。他动手杀人，心情是极为平静的，而唯一会使他有所感的，乃是一种出自本能的热爱战友的感情。他确实是一个出色的士兵、一个出色的军人。他没有西泽大佐那种不同凡响的军人精神，但不象一等兵平尾那样动辄胡乱地浪漫一番，也不象医学士近藤那样莫名其妙地丢却智能，更不会象仓田少尉那样使自己的行动被纤弱的感情所左右。不论战斗如何激烈，不论战事如何残酷，他都能面对现实，安心自如。总而言之，他既没有那种在战场上毫无用处的敏感性，也没有那种可以进行自我批判的教养。他就是这么一个勇敢、忠实的士兵，不愧是一个典型的军人。而且，象一等兵平尾和一等兵近藤这些人，都在长期的战场生活中渐渐萌出了笠原式的性格，以致不得不养成这样的性格。可以说，伍长笠原在上战场之前已是一个具备军人条件的青年了。

但是笠原有一个缺点：在没有上级指示而可以采取自由行动的场合，不知会生出什么乱子来。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勇敢随时会走向反面，变成祸患。但在同样的情况下，仓田少尉的勇敢只会导致感伤性的温情。可见同样是勇敢，性质大不一样。

与笠原、仓田相比，一等兵平尾的勇敢又是另一种性质了。平尾的勇敢带有自暴自弃和嗜虐的色彩，说得过分一点，是近于发狂性质的勇敢，这种勇敢多导致出：在自己的浪漫将崩溃时，

会产生疯狂的悲鸣。而这种疯狂的悲鸣会在长期的战场生活中渐渐地向某个方向寻到妥协点，以致可以寻求到自身情绪上的安定。

五

从古里村往常熟进军，西泽的部队在路上碰见了由昆山追踪敌军而来的友军前线部队。于是，围攻常熟已趋成熟。

友军的大部队沿常熟北面的河渠西行，去占领虞山；由南逼来的部队横穿昆城湖，在莫城镇登陆；西泽的部队则承担正面的攻击任务。

雨下得很大，还夹着雪。昨天的暖意顿时消失，变得寒气袭人。常熟城内灰蒙蒙的，不象有人烟的样子。

下午起进入激战。冰冷的雨水又增添了一份寒意，战斗是艰苦而凄惨的。士兵们浑身泥浆，一声不吭地跑着、战斗着。

敌方设了三四重战壕。占领了第一道战壕时，只见战壕内的泥水象小河似地在流淌。士兵们的腿、脚浸在泥水中，还得不时领教手榴弹和迫击炮的攻击。这是一场令人烦躁的战斗，士兵们和军官们都想速战速决、尽快了结这场战斗。而且，士气也已不振，忧郁的苦痛气氛笼罩了整个战场。炮声和轻机枪声已失去轻快感，在降自高空的长脚雨丝中，它们不时发出混沌、厚重的声响。

碰到这种样子的战事，首先会冒火的就是中队长北岛。这个爱喝酒的大尉不时在鼻下擦一擦顺着脸颊淌下来的雨滴，一面唠叨着："哎，毫无办法哪！哎，毫无办法哪！"大家心里都很清

楚：照这样不声不响地相持下去，永远不会见分晓的。如若这样相持着不见分晓，士兵们就只好站在积水的战壕中过夜了。对士兵来说，这将是多么难熬的苦痛呀！况且也不能不想到，这样必将大大削弱明天的战斗力。

"要发起冲锋。"北岛嘟哝着，"不发起冲锋是没有出路的。"

他低头察看了部下的状况，好象没有什么大的伤亡。

他决定发起冲锋。手榴弹不时地在眼前爆炸。距离敌方所在的战壕约有八十米。"冲！"他叫嚷着，手贴泥巴爬出战壕，挥舞起长军刀，发出了冲锋令，并且第一个冲上前去。

但是这次冲锋完全失败了。因为冲锋本该在士兵们士气旺盛并取得步调一致的情况下，随着中队长一声令下而窜出战壕的同时，全体士兵散成一字形、象撒网那样冲入敌方阵地。然而这次冲锋时，士兵们虽然都有奋勇向前、尽快结束战斗的愿望，但整个战线毕竟笼罩在沉闷、悒郁的情绪中，中队还没有进入步调一致的状态。中队长却在这时一声令下，冲了出去。在中队长身旁的士兵们闻声后立即跟上，呐喊着冲上前去。然而中队长的左右两翼都依次迟起一步，这就使压过去的战线犹如一个钝角的两条边，而钝角的角顶正是北岛大尉。不言而喻，中队长北岛成了敌方机枪的射击焦点。

冲在最前面的北岛大尉的身影十分威武。他的项部围着毛色雪白的兔皮，大衣的下摆随着腿的摆动而向后飘起，他左手握着手枪，右手高举，挥舞着日本刀，迈起惊人的大步向前猛跑。这真是气势不凡又悲壮异常的冲锋。但是，当他腾越三个并排着的形如土馒头的小小坟墓时，平贴着俯伏在泥泞的田中，再也没有爬起来。

中队拥向前方，杀入敌阵，并占领了敌方所在的战壕。但是，位于中间部位而同中队长一起冲向敌阵的士兵们，伤亡较多。古家中尉立即接上去指挥中队战斗。

占领了战壕后，仓田少尉马上率领两名士兵，回过头去寻找中队长的尸体。

一个士兵紧靠着死去的大尉，端着带刺刀的枪，伏在泥土上。他看到仓田少尉走近了，便站起来，持着枪报告：

“中队长牺牲了。”

少尉没有答腔，曲起一条腿，在北岛大尉的身边坐下，把大尉俯卧着的魁梧身体翻过来，搁在自己的腿上。大尉的头部、胸部和腹部中了五六发机枪子弹，围在头颈处的毛色雪白的兔皮被血和泥浸染，变得粘糊糊的。夹着雪的雨水洗刷着大尉脸颊上的泥土，他的面庞又大又苍老，两颊的胡子显得长而疏。少尉用自己的外套衣袖仔细地擦拭大尉唇边的泥迹。在这段时间里，两个士兵找来了当地农民压草用的竹竿，卸下背包里的帐篷布，做成一个临时用的担架。

前线发出了再次冲锋的呐喊声。古家中尉在发起追击了。仓田小队的指挥任务已由仓田部下的军曹承担。少尉抬起脸来，远望望前线的冲锋情景，又看看倒在附近泥地里呻吟着的伤员们。友军的炮弹呼啸着从头顶上飞过。可以看到别的部队正由后方向前线挺进。雨中的马和炮车呈现出灰蒙蒙的图景。

“你们两人把中队长抬到后方去。”少尉说道。

两个士兵一起动手，才把北岛大尉抱起来，放到担架上。少尉把大尉那把出鞘的军刀擦拭干净，插进大尉的刀鞘，又拾起落在泥地中的手枪，放进大尉的枪套。忽然，少尉想到中队长的水壶里还有着没喝完的酒呢。这时，少尉才感到自己的眼睛湿润

了。

两个士兵抬着死去的大尉，迈步走了。

“这儿的伤员很多，你们到了后方，让他们尽快派卫生员来。”

少尉吩咐过之后，又对另外一个士兵说：“你留在这儿照顾伤员们。”然后，少尉肃立，朝着远去的中队长的遗体行举手礼送别，接着跳离田埂，向前线奔去。

当晚，友军攻陷了三处城门，拥入城内。城门上竖起的日章旗浸透了雨水，发出叭嗒叭嗒的响声。第二天拂晓起，进行全城扫荡，至中午时分，基本控制了局面。

到处都有士兵们在焚火烘衣，有的还横在火堆旁睡觉。

休息片刻后，全中队的士兵列队向北岛大尉的遗体告别。古家中尉点燃柴禾，然后亲自用木和竹做成的筷子挟出遗骨，包以白布，放进白木箱内，再挂在胸前。士兵们都仿照此法，各自把亲密战友的遗骨挂在胸前。晚上，他们在辟为宿处的民宅的堂屋里，将遗骨并排放在架子的最上层，有的士兵去找来菜油，作为供灯，弄不到油的士兵就在遗骨前燃起香烟，以代替线香。

昨晚没有机会写日记的仓田少尉，今晚打开日记本，把两天的情况并在一起写了。

> 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雨。二十日中午起向常熟发起总攻，激战至二十一日中午，历时二十四小时。中队长牺牲了，痛哉。

但是少尉现在感觉到了精神上的转机，焦躁不安的情绪消

散了，想死的紊乱心理也渐趋正常了。若是仔细剖析一下迄今为止他身上的那种焦躁不安以及勇敢精神的另一面，可以说不外是面临生命危机的本能性的恐怖。但是眼见中队长死于战场后，那种恐怖就有了突破，这是某种实感的飞跃，也是一种蜕化，也许可以说是适应自己本能地逃避自身崩溃的一种感性上的麻木不仁。于是，少尉感到轻松了，也开始感受到生活中的光亮了。这种光亮其实包孕着深不见底的黑暗，但是少尉现在绝不想细加琢磨，所以心里才感到了轻松。这是一种自由感，一种无道德感，等于是唤起了一种心安理得的残忍性。少尉的性格已开始转化，即使去参与任何惨绝人寰的杀戮，他也不当回事了。换句话说，他的意识已同笠原伍长没什么不一样了。

当天晚上，伍长同少尉在宿处围着火堆烤火。伍长还在不时缩缩鼻涕，象孩子似的；他长着一张圆脸，胖乎乎的，两颊、嘴唇和鼻端象顽皮的孩子似地呈红颜色。这时，他肆无忌惮地把脱掉了鞋的赤脚伸到火堆上，粗鲁地叫道：

“脚上的皮肤都他妈的泡胀了。在战壕中的那副腔调呀，喂，简直同下沟摸鱼差不多哪！”

仓田少尉看到伍长在粗粗的左手小指上套着一只银戒指，便问道：

“伍长，那是什么玩意儿？”

“啊？这个吗？这个嘛就是这个玩意儿呀。”伍长嘻嘻地笑道。并且捏着边上的一个士兵的手，说：“他也有这玩意儿。”

“从哪儿弄来的？”

“这个嘛，少尉阁下，是姑娘给的呀！”

于是士兵哈哈大笑。

“是用手枪子弹换得的吧？笠原，唔？”

“一点不错！”笠原答道，“我说我不要，但是她求我收下呀。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中国的女子大概多以银戒指作结婚戒指的吧，妇女们多戴银戒指，有的戒指上雕有纹饰，有的刻着姓名。

“我也想弄一只来作作纪念。”少尉笑道。于是笠原越发神气了，嚷道：

“小队长阁下，那你得自己去找才行哪。到了无锡，你要立即行动，赶快去找姑娘。在常熟嘛，已经失去机会，哪儿也不会有了，都弄光啦。哈哈哈……”

由南面杀进常熟的一支友军部队追踪逃溃的敌军，向西而去，西泽的部队便成了这支友军的殿后部队，向前挺进。在雨脚不止的泥泞路上，走着步兵、驮着重武器的马、坦克、军用汽车、通信部队以及部队的队旗和辎重等，行军的队伍长达两公里①。队列里有三十个中国的民伕，他们从支塘镇起一直随军行动。此外，队列里还有十五头水牛和五十头中国的马、驴。

日本军官这次就训练军马一事受到了新的启发。因为日本的军马实在不顶用。日本的军马在兵营里受的训练都是非常正规的，喂料也严格地遵守时间，所以日本的军马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在激烈的实战中，一旦喂料不能定时，休息也不可能有的时候，这些军马就会浑身无力、萎靡不振。

但是中国的马匹在战场上很起作用，因为它们平时都吃惯了苦头。日本兵见到中国的马匹后，就征入军内，随军行动。这些马匹的个子矮小，腿上毛茸茸的，反正是一副又笨又丑的样

---

① 原文是半里，当指日里，约为两公里。

子，然而士兵们有了它们，真是受益匪浅。当然，士兵们仍旧不会喜欢这些敌国的马匹，他们随意虐待它们，一旦累倒，士兵们便弃之如敝屣。晚上，被弃的马匹成了野狗的食物，内脏和臀部被撕咬得不象个样子。

丢下苏州、常熟的敌军，都往西跑向无锡这个重兵把守的城市。无锡市有二十万人口，是农产品和生丝的集散地，是傍依大运河和京沪铁路的交通要道，也是攻守南京的重要据点。二十日，海军航空兵从友军的上空越过，对无锡的敌军阵地进行了疯狂的轰炸。

地面部队是从二十一日发起进攻的。由苏州追击而来的友军部队从望亭长驱直入，沿京沪铁路前进。由常熟进发的西泽部队及其他部队则穿过水乡地带，从东侧追近无锡。敌军依靠钢筋混凝土的碉堡以及掩体壕沟，进行固守。

古家中队是在下午正式打响的，并且攻占了第一道战壕，但是直到黄昏来临，仍停留在用步枪和机枪向敌方开火的局面。敌军防守很严，实在无法进入发起冲锋的阶段。随着夜幕的降临，双方的枪声都渐渐疏落，战斗自然告一段落。

秋收之后，庄稼地里什么也没长，显得很平坦，其间散落着一些低矮的民宅。每家民宅的后门处都挖有沟渠，引河水流入。渠水在暮色中呈现出铅灰色，岸上的枯草根旁则浮现着白色，那是早晨起就有的薄冰。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线低低的无锡城墙，昏暗不清。城墙的上空呈青色，犹如广重① 的版画。回头望去，见方才踏过的战场上，卫生兵在忙忙碌碌地照料伤员，他

---

① 安藤广重(1797—1858)，日本江户末期的画家，擅长风景画和花鸟画。有风景版画《东海道五十三驿》、《江户名胜一百景》等名作传世。

们的身影浮现在庄稼地里，宛如一幅水墨画。随军和尚片山的矮胖身影也出现在其间，只见他在地上发现已死的兵士，便就地伫立，双手合十地为死者祈祷。

少尉仓田、一等兵平尾和近藤、机枪小分队的伍长笠原都脱下了钢盔，一起在战壕里抽烟。战壕附近有一所农舍，屋顶已被炮弹打穿，门板倒在堂屋中，后门处的菜地被残踏得不象个样子。黄昏时分，这一带尤其显得昏暗。屋子里有着女人的哭声。枪声中止后，这哭声立即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听，有女人在哭！"好色的笠原伍长说道，"是姑娘的声音！"

"她为什么待在这种地方呢？"仓田少尉轻声自语。

一等兵平尾离他俩稍远一些，听到他们的话后，说道："唔，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便跳出战壕，向农舍快步走去。

"当心危险！别麻痹大意！"仓田少尉回过头来提醒他。

"我也去走一次！"

笠原伍长说着跃出战壕，俯视着战友，脸上堆起了笑容。

大家凝视着他俩踏进门板已倒的正门而直往里闯，然后消失在黑暗中了。于是听得哭声中止。等着的人都焦躁起来，他们不曾接触过什么年轻女子，上了战场后，也不知怎么搞的，一涉及女人就很敏感。

然而，笠原同平尾不久就从先前的正门慢腾腾地出来了。他俩一跳进战壕，平尾就说道：

"一个母亲中弹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啦。姑娘大概有十七、八岁。可怜。"

"漂亮姑娘？"有一个士兵问道。

“嗯，漂亮的大姑娘。”平尾的语调中不知怎么地含有愤然感。

敌方有时会象有所醒悟似的，断断续续飞来几颗子弹，子弹头发出尖而弱的呼啸声，射在壕沟附近的泥田里。不过呼啸声不够响这一点，反而说明子弹具有无情的杀伤力，尤其可怕。

士兵们把脸颊靠在枪柄上打瞌睡，或者慢慢地吃饭盒里冻得发硬的饭。他们得先使冻饭在口中融化，然后咀嚼。渐渐入夜后，敌军方面变化无常的射击完全停止，日军方面也一片寂静。清澈的夜空在士兵们的头顶上呈穹隆状，纤尘不染，明星荧荧，好象比日本看到的星星多几倍呢。他们还找到了很熟悉的北斗星和猎户星，它们使士兵们不期而然地萌发出思乡之情，简直使他们怀疑眼下是身处异乡、是在中国看这些星星的。于是，淡淡的忧伤在战壕中飘逸，显得更加幽静了。

这时，先前那姑娘的哭声突然朝士兵们的耳膜冲来。

“还在哭哪。”一等兵平尾低声嘀咕。

姑娘先前的身影顿时浮现在平尾的眼前：寒伧的农舍；那位母亲不能算老，纹丝不动的手脚在昏暗中呈苍白色；姑娘穿着类似日本的扎腿裤似的棉裤以及紧领上衣，把母亲的头部搂在胸前，脸颊擦着母亲的头发啼哭着。中国妇女的哭泣不象日本妇女那样单调和缺乏变化，而是可以直率又复杂地表现自己的悲哀。

夜深时分，姑娘的哭声尤其显得悲戚，震动着静悄悄的战场之夜。姑娘有时号啕大哭，随即会变为吞声呜咽，进而又象野兽在长啼，既不象吼也不象嚎，拖着长腔啼哭，接着，又转为悲恸的哀号。

士兵们听着这啼哭，没有一个人吭声，但是哀愁的气氛直浸

胸臆，简直透不过气来了。他们不胜同情，进而不胜焦躁。

仓田少尉把钢盔上的束带收紧，象嵌入了下巴似的。他把背部靠着战壕的土壁，蹲下，从胸前的衣兜里拿出日记本，借着手电筒的灯光，翻开本子打算记日记，但是女人的啼哭声老在耳旁响着，使他烦躁得无法落笔。少尉便关了手电，闭眼静听，觉得脑袋里有东西在乱绞。……突然，他的耳朵里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真讨厌！”

少尉闻声后回头看去，只见星空下闪过一等兵平尾躬起背跃出战壕的身影。

“到哪儿去？”一等兵近藤在战壕里问道。

“去杀了那个家伙！”

一等兵平尾脱口而出，同时带着刺刀、躬身跑去。另有五六个士兵便沿着战壕，哒哒哒地紧跟平尾奔去。

他们涌进黑沉沉的农舍，星光从炮弹摧毁的窗中射进屋子，呜咽着的姑娘仍象傍晚时那样蹲坐在微弱的光线里。平尾抓住她的衣领往后拽，姑娘抱紧母亲的尸体不放。一个士兵去拧她的手，拉开尸体，于是众人把姑娘拖到门外——她的下半身紧擦着地板而过。

“嗨、嗨、嗨！”

平尾象发疯似地呐喊着，用刺刀朝姑娘的胸膛捅了三下。其他的士兵也各持刺刀，在姑娘的头部、腹部乱捅一气。十秒钟不到，姑娘就一命呜呼了。她象一条棉被似地瘫倒在漆黑的泥土上，士兵们很兴奋，带着暖意的血腥气从他们红彤彤的脸上流过。

仓田少尉在战壕里引颈窥察，一声不吭地从黑暗中的气氛

来推测情况。当兴奋不已的士兵们吐着唾沫返回战壕时，盘腿坐在战壕里的笠原伍长抽着香烟，含笑说道：

“可惜，太可惜了！”

听到这一句话，苦闷不堪的仓田少尉真是获得了莫大的安慰。他咬紧着嘴唇，内心不禁赞叹了一声，并在幽微的香烟火的光亮中，凝视着坐在战壕里的笠原伍长。少尉的神经毕竟无法忍受这样的残杀行为。从不要影响士气这一点来说，仓田少尉当然承认一等兵平尾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不得已的。但是抛开这些大道理不谈，少尉只感到神经上受不了，痛苦的折磨使他喘不过气来。倒是笠原伍长这句狗胆包天的信口雌黄给了少尉莫大的慰藉——“可惜……”

仓田少尉由衷地认为感觉神经稀疏是一大幸运，他十分羡慕那种人。他吸足一腔夜间的寒气，耸起肩膀，内心再次喟叹一声。战场好象在他的眼前渐渐明亮起来。

一等兵平尾没有感觉到这种明亮，他杀了人回到战壕，向下一瘫，盘腿坐下。

“现在安静了。”平尾低声嘀咕了一句。

听到那哭声的时候，平尾的感情确实是不可救药的。战争的国家意义本是十分明了的，也是无可指摘的，但是战争在个人意义上造成的苦痛，令人一目了然而不堪忍受。现在，平尾的浪漫主义又燃着了，这使他清清楚楚地感到：杀死那个女子，这没能减轻他的那种苦痛，而是越发不堪忍受了；他擎着刺刀跑在最前面，这本是一种要竭尽全力逃脱那种苦痛的本能性行为，是冲开血路逃脱的唯一途径，也是一种带浪漫色彩的嗜虐心理。当然，他唯一引为自慰的事是：有四五个士兵同他一起杀了那个女

子。他对这几个士兵实在感激涕零了。

现在，女子死了，哭声没有了，"寂静的战场之夜"也名符其实了。而这种万籁俱寂、一清如洗的静夜，使平尾再度感到不堪忍受起来。他情不自禁地想从心底里呐喊些什么。现在正是可以大言不惭的时候，但是他在此情此景下无法这样做，而是噘着嘴，轻声吹起口哨来。

一等兵近藤听着旋律轻快的口哨声，又思索起他那行不通的理论——人的生命就这样轻易地完啦！那末一味执著于这无常的生命现象的医学事业，又算什么呢？唉！我们的生命又算什么呢？在战场上，这生命犹如垃圾，医学犹如麇集在垃圾上的苍蝇……想到此，他不禁独自苦笑了，这是一种分崩离析。那个女子的死没有使他发生丝毫的震动，他本具有强健过人的神经，掌握了犹如海螺遇到情况会缩进壳中去的护身术。当然，这是他从事医学事业的缘故，大概是医学使他具备了某种人生哲学。近藤在战场上能客观地看待战场，而且具有不败于这种客观的力量。所以他杀死女特务一事，是不能与笠原杀死放火的中国人以及平尾杀死啼哭的姑娘相提并论的。近藤能感到反省、又敢毅然战胜这种反省。这也就是说，他的理性和智性是与战场妥协了。

第二天的正午时分。

古家中队前进了五百米左右，只见一条深河横在眼前。河上的石桥已被逃跑的敌人拆毁。平尾和近藤奉少尉仓田之命，去征集渡船。

河堤比水面高出四尺左右，沿河蜿蜒，伸向远处。在下首五六百米处，有两三家人家。看来，只有那里才可能有船了。

敌我双方的机枪射击声，几乎没有中断的时候，时而还有迫

出炮弹飞过，发出一种特殊的呼啸声。平尾和近藤猫着腰，沿河堤向下游方向奔去，路上要踩过水边的枯草和中国兵的尸体。

奔了三百米左右，近藤为了不让枪声淹没自己的声音，便朝后面大声喊道：

“喂，平尾，这儿有姑娘，哟，是活的！”

近藤指的是河对面的土堤。果然有一个女子躬身躲在土堤斜面处的枯杨柳后面。河宽不过十米，女子的身影清晰得很，她抬起白皙的脸蛋，望着他俩，是一个年轻的农家妇女。

“好象抱着个孩子呢！”平尾非常吃惊。女子的胸前好象抱着一个裹着的婴儿。

但是两人一步没停地向前奔去。

“这个家伙为什么在那种地方转来转去呢。”平尾仍旧丢不开这件事，气喘吁吁地说。

他们找到了人家，却没见这儿有什么船只，再往下游方向奔了二百米左右，总算找到了渡船。

两人用船篙撑着船，竭力往回走。来到先前有年轻农妇的地方时，他们听到了婴儿的大声啼哭。只见那女子仰面倒在水边，伸着手脚，还不会爬动的婴儿伏在她的胸旁，鼻子触着枯草，正在大声啼哭。细细的血流由她的太阳穴里淌下来，积在耳垂处，呈暗红色。

平尾站在船尾处，紧握船篙，望着这母子俩。近藤在船头上不停地撑船向前，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笑意。

“平尾，”近藤说道，“把那个婴儿也杀了吧，就象昨天那样。这样做是慈悲的。否则今晚会被狗活活吃光的。”

平尾站在船尾处，凝视着渐渐远去的婴儿和农妇的身影。他紧咬着嘴唇在抽泣，脸部在抽搐。而他的浪漫主义此时是沉

醉在绝望中的。

六

无锡的防守固然不同凡响，攻了两天也没破城。这天，西泽这个团的旗手阵亡。一发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胸，抬上担架后就咽气了。

“请转告团长，我死不瞑目哪。”这是旗手的最后一句话。

当时团长与副官在距他三百米左右的前线附近察看情况，护旗兵奔上前去报告了这一情况后，他们面向着远处沿丛林往后方去的担架，行举手礼送别，然后避开眼前的炮弹坑，默默地继续向前进。

“他要求转告团长，他是死不瞑目的。”护旗兵说道。

大佐转过头来望着护旗兵，神情十分严肃。

“没说什么别的吗？”

“嗯，接着就咽气了。”

护旗兵低下头，紧咬着嘴唇。于是大佐转过身子，背对着对方，沉静地说道：

“你去告诉随军和尚，要为旗手好好超度一番。”

战斗通宵进行，直到第二天即二十六日早晨，终于攻克无锡。为时不算短的战斗结束了，疲乏不堪的士兵们冲进大街小巷，占领民宅，往市民们的床上躺下就睡。

晚上，团长命人把旗手的遗骨送来。士兵捧着白木箱的骨灰盒来到后，大佐在骨灰盒前肃立，默默祈祷，然后把它安置在枕旁的架子上，自己在架下就眠。

友军部队为追歼残敌，向常州方向进发。西泽的部队则留在无锡，休整三天。在这种时候，有幸没战死的士兵们尤其渴求女性。他们迈开大步在街上走来走去，犹如追逐兔子的狗似的，四处寻找女人。在华北战场上，这种放荡的行为是严加禁止的，但是在这儿就很难管束他们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象皇帝和暴君那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在城里没能如愿以偿者，竟跑到城外，闯入民家。这城外一带有残敌躲匿着，居民也往往持有武器，所以是极不安全的。但是这些士兵竟然毫不犹豫，他们已经不可一世，认为天下无敌了。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法律、反省、人情等一切束缚都失去了力量。当士兵们在左手的小指上戴着银戒指回来时，别的士兵问道：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他们会笑嘻嘻地回答：

“是去世的老婆留下的遗物哪。”

其时，团里的笨重行李还没能运上来，估计至多运到了上海附近吧。所以前线的部队不能指望后方输送给养，一切物资只能靠随时就地补充。

粮食和蔬菜还比较好办，最伤脑筋的是调味品弄不到。而在无锡停留的日子里，调味品已经奇缺不堪。

团部的当班火伕非常珍惜地使用着剩下的白砂糖，大概只剩一碗了。

“我说，这是留给团长的，你们不能随便动手哪。”

上等兵武井把白砂糖用纸包好，放在架子上，只是在给大佐做菜时，稍微放一点儿，然而眼下也只剩一杯左右了。

“白砂糖怎么会没有呢？白砂糖……”

武井在不当班做饭的时候，到街上去四处寻找卖白砂糖的地方，但是连白砂糖的影儿也没看到。

有一天，武井给团长准备晚饭，他想用剩下无多的白砂糖做菜，但是放在架子上的白砂糖纸包不翼而飞了。

镬子里正烧着蔬菜，镬子下燃着桌腿和破箱子，他站在灶前，顿时开口嚷道：

“喂！放在这儿的白砂糖怎么没有啦？”

当班的士兵纷纷表示不知道。有的说吃中饭时还看见过，有的说可能被风吹落了。最后，他们认为极有可能是被中国雇工偷去了。因为伙房里雇着五个从支塘镇带过来的中国人。

上等兵气得满脸通红，但是语言不通呀。他对准离他最近的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雇工狠揍过去。他觉得是这个中国人偷的。揍过之后，他命部下的一等兵去把团部的翻译找来。

“哟，是盛情款待哪！”翻译中桥衔着香烟走进来。

武井立即说明了情况，要翻译讯问这个青年人。

这个青年人从支塘镇起就在伙房干活，一贯老老实实，唯命是从。中桥虽然觉得这个中国人不会干那种事的，还是大致问了问。青年人说“不知道这件事”，又说“也许是哪一位士兵拿的”。

“士兵绝对不会偷东西的！”上等兵武井怒气冲冲地瞪大了双眼。于是进行搜身。

一个小纸团从青年的衣兜底里搜出来了。很清楚，这是包白砂糖的纸头，这也说明白砂糖已经吃掉了。

上等兵武井垂着口水，冒火了，当即把青年拖到五十米以外的一个水塘旁边。一等兵近藤正在水塘的另一边淘米，准备煮

饭。

武井拔出腰间的刺刀，没有丝毫的犹豫，从背后刺穿了青年的胸膛。青年呻吟着倒向池塘，水波拍击着十米远处近藤淘米的对岸。近藤见状，立即停止淘米，站起来嚷道：

“怎么回事呀？”

“这家伙狗胆包天，竟敢偷吃掉留给团长的白砂糖。”

“喔。”近藤提着饭盒，望望浮在水面上的那中国人的脊背。

上等兵蹬着有力的步伐，回去了。近藤见这里无法淘米了，感到很遗憾。一撮砂糖竟然换取一条人命！这生命算得了什么呢！不过，近藤突然想起了耶稣说的话①：一只麻雀不是只值一分钱吗？然而上帝也把这麻雀塑造得很完美。麻雀的生命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不一样。人的生命不是只换得一撮白砂糖吗？然而上帝也把这些中国人塑造得很完美……近藤又在自己的感性上压紧盖子，与战场妥协了。于是，他用右手提着滴水的饭盒，用鼻腔哼着歌儿，走回火堆旁去了。

上等兵武井回到伙房后，另外四个中国人闪现出惴惴不安的眼神，窥视着他的脸色，同时卖力地干起活来。武井在哗哗的水声中洗了手，挺着身子搅动着镬子里的蔬菜。中桥仍站在那里。

“杀了？”

“杀了。”

“其实不必杀嘛。那个家伙干活很卖力，是个很不错的人嘛。你也太暴躁了。”

---

① 耶稣的这句话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嘛？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可见小说中是借用原意而有所发挥。

“请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武井立即回敬了一句，背过脸去。中桥不禁一怔。这个上等兵在哭泣。给团长做菜时没法再放糖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翻译中桥默默地离开了武井的身边。

不一会儿，武井把烧好的菜盛到盘中，端往西泽大佐的房间去。所谓的菜也就只有这些了。

大佐在一张不干不净的桌子上翻看牺牲者的名册。

“今晚没有白砂糖了，这菜的味道看来很成问题。”武井低下头说道，“明天一定去弄些白砂糖来。”

“唔，没有关系的。”大佐也没有抬起脸来。

“请多加包涵。”

武井再次低头致意后，回到伙房里，在灶前蹲下，凝视着灶中的火焰。

“武井，你不吃饭啦？”别的士兵向他打招呼。

他却回答“过会儿再说”，根本不想站起来。

离开无锡启程的那天早晨，士兵们放火烧掉了他们下榻的民宅。而且，他们不弄熄火堆，多在期望着火灰能继续燃烧的情况下出发的。

这表示出他们估计自己不会再度回到这个地方来了，同时带有阻止残敌卷土重来的意思。进而也含有另一层意义：把这个城市彻底烧毁，就意味着确确实实占领了。

队伍离开城市，向广阔的原野进军，回望无锡城，见城市上空黑烟翻滚，遮断了阳光。熊熊的大火发出呼呼的风响声，传向远处。大部队开走后，这个有二十万人口规模的无锡城只剩下为数极少的警备部队，根本不见老百姓的影子。火焰在一味地

燃烧，由这条街烧到那条街，由这条路烧到那条路，最后自然地衰微、熄灭。

这天，部队沿着铁路行军，到达横林镇宿夜。这时大家都已获悉友军部队早就占领常州了。

向南京进军！向南京进军！

南京是敌方的首都。士兵们欣喜万分。南京当然不同于常熟和无锡，占领了南京就意味着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士兵们兴奋起来。

在行军的队列里，日本的军马数渐渐减少了，中国的马匹和水牛数在渐渐增加。因此，雇用的中国马夫也相应地增多了。这番情景确实有点儿怪，中国人在帮助日本人进攻南京。这些中国人穿着膝部鼓起的黑色棉裤，手中牵着水牛，赤着脚赶路。士兵们吸着香烟，同他们并排而行，还用扛着枪的右臂捅捅他们的肩膀，说上几个汉语词汇：

"你！南京，好姑娘，多多的有？"

这些中国人弄清楚了士兵们的意思后，满面尘土的脸颊上掠过一丝凄然的微笑，回答是极其短的：

"有……"

于是士兵们笑嘻嘻地点点头，脱口说了声"all right"①。话说出口后，士兵们立即发现这不是中国话，但又不知道相应的中国话该怎么说，所以感到很遗憾。士兵们都想尽量多学会一些中国话，迫切希望能流利地讲中国话。所以，士兵们最为心平气和的时候，就是同中国人交谈几句东拼西凑的中国话。不过，士兵们在这样的和平气氛中仍持有蔑视中国人的思想，这是根

---

① 这是一句常用的英语，意为：很好。

植在士兵们的心底里的思想，是很难消弭的。

在行军队伍中，有一些士兵是带着战友的遗骨向前走的。从白茆江登陆以来，阵亡者的遗骨全由活着的战友拥在胸前一起前进，没有往后方送过。随着战线的进展，阵亡的人数在加大，部队的人员在减少。因此，带着遗骨一起行军的士兵越来越多，至少增加了一倍。这真是名符其实的幸存者的行军队伍。每次战斗结束后，士兵们总会感到自己竟然没死，真是怪事。特别是在宿营后，一早醒来，知道自己还活着。

三十日清晨，西泽部队由横林镇出发，向常州方向进军。出发前的集合地点设在村外，晨雾贴近地面，绘出一条白色的烟霭。上等兵武井同七八个当班的伙夫一边说笑一边走。突然，武井把捧自宿营地的战友的遗骨挂到背后，系牢，同时高声唱起歌来。歌词是自己胡编的，套用在一首流行歌曲上，而且只有中间的一两句，没头也没尾：

“但愿同生共死，然而如今呀，只剩下我没死，多么可悲哪……”

“我说，你真有两下子，套用得这么出色。”一个士兵说道。

武井背着的遗骨是放在竹筒里的，筒端再用棉花地里摘取的棉花塞紧。起先，遗骨都是放在白木箱里而挂在胸前的，战斗一打响，白色的箱子往往成了射击的目标，有的士兵就把遗骨放进洗干净的空罐头中，再装进背包而背在身上。对于这些遗骨，士兵们一点也没有那种对待普通死者和遗骨的畏惧感或厌恶感，而是抱着异常亲切的感情。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遗骨本身还活着，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感到眼下的自己无非是个幻影，而这个幻影转眼之间就会变为遗骨，毫无二致。简直可以说，这些士兵们都是有生命的遗骨。

于是，阵亡的士兵同幸存的士兵形影相随、互相提携，部队就在这种情况下一步一步地逼近南京。

七

这天中午之前，西泽的部队已基本上抵达占领没多久的常州。他们在城内各处屯驻、吃中饭。城外的民宅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看不到一所有屋顶的房子。萧条凄寂的城墙上飘着一面带有红色的日章旗，两个日本卫兵持枪而立，在晴空下显得非常小。

这次行军很顺利，没有碰到过战斗。中途休息时，士兵们简直悠闲极了，仿佛是观光旅行团出来参观似的。眼下天气特别好，经过了两三天的寒冷，天气回暖如春了。住宅倾圮的院子里盛开着山茶花，又饥又乏的狗躺在已经崩溃的沙土工事地区，晒着太阳。

士兵们从城外的民宅征来了驴子，便轮流骑着驴，行走在不见一个居民的大路上。他们还征来了猪，把绳子套在猪脖子上牵回去。当然，这是为晚饭改善伙食用的。

炊事兵取出从中国兵那里缴得的毛瑟枪——一支旧的大手枪。他还没有用过这支手枪，想试试看好不好使，便在距离捆有猪的树干一、二十米处，举枪射击。猪的身上虽然中了子弹，却老不丧命。在一旁观看的士兵便以枪洞太多会减少出肉量为理由，制止了这种射击练习，并在猪的两耳之间打了致命的一枪。

猪还没有发凉，就被剁成肉片，丢到锅里去煮了。

到了晚上，大家又围着火堆，在东拉西扯的闲谈中进入了梦乡。闲谈的内容不外是：不知日本国内的报纸是怎么报道我们

的情况的；离开大连后就不曾收到过家信和慰问品，不知被卡在哪里啦；慰问品只是送到后方的部队中，根本送不到真正在前线战斗的部队里；慰问品确也无法送过来；可见慰问品不过是形同虚设的奢侈物。他们就在篝火的白色烟气刺激着鼻子和喉咙的环境中，不解裹腿也不脱鞋，往大衣里一缩，打着呵欠，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然而，在城内的伤兵临时收容所里，这天晚上的情景就完全是另一副面貌了，简直令人鼻酸。

这是一所两层楼的绿色木结构建筑物，好象曾设置过什么办公所。在一间六十多平方米的大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点着一支长芯蜡烛，烛烟在摇曳。蜡烛虽亮，但是只有一支，在宽大的房间里起不了大作用，连物件的轮廓都看不清楚。房间的地板上躺着七十六个伤员。肩膀或脚部受伤的人都倚墙而坐，为的是把地方空出来，让重伤员躺下。房间里充满了血腥气味和呼吸时吐出来的热气，使人感到目眩。重伤员们在不停地轻轻呻吟，声音低沉。军医和卫生兵好象在伤员中间穿梭往来，脚步声在地板上响个不停。但是靠一个军医和三个卫生兵，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呀。加上光线昏暗，伤口被血封住后，实在难以辨认。

军医为一个伤员医治了一番后，就去替第二个伤员治疗。这时，那个伤员颤抖着裹有绷带而行动不便的左手指指旁边，说道：

“军医，请你看看这个人，也许已经不行了。”

军医默默地翻开旁边那人的眼皮，凑近前额，在昏暗的光线中观察对方的瞳孔，然后解开对方的衣服钮扣，把手放到他的胸膛上。接着，军医回过去，按照原先的次序，继续自己的工作。

“已经不行啦？”

军医没有答腔，着手医治这一个伤员。伤员忍受着伤痛，转过脸来，正面望着身边的那个士兵，他是在仔细端详那个士兵的遗容。他并不知道死者是哪个中队的，也不知道死者叫什么名字。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搭过话，但是他现在想牢牢记住对方的遗容。从遗容上看，死者是个英俊的青年，但是稀疏的胡子不能算短，长期置身战场造成的疲乏，在他那白皙的额上投下了发黑的阴影。

另外有一个士兵，他的腰部关节被弹片击碎了。这个士兵在军医为他治疗时，问道：

“我要待多久才能重返战场呢？”

军医用一种粗鲁却不胜爱怜的语调答道：

“别胡言乱语啦，你看看这伤势！”

“要残废了吗？”

“那还用说！”

于是，伤员失望地微微一笑，他在想象自己可能行将身穿伤员服归国的样子以及乡亲们的情景。但是他根本没有想一想：现在成了残废后，还有几十年要活呢！

到了战场上，在把敌人的生命视同蝼蚁的同时，自己本身的生命确实也变得一钱不值了，难怪一等兵近藤会每每困惑不已。这并不是硬要把生命轻如鸿毛的意识强加在自己的头上，这是在把敌人的命当作儿戏的同时，也就不知不觉地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命了。可以说，士兵们已把自己的个人生涯丢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已失去了思索一下自己的生命、身体等头等要事的力量。这是一种神经衰弱症。当他们在无恙地战斗时，犹如处在一种严重的梦游状态中，绝不会因为战友纷纷倒毙而清醒过来。

简直可以说，战斗越是激烈、残酷，他们的昏沉越深。等到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们的肉体时，他们才会猝然苏醒过来，发现自己是有生命的，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死亡。

一等兵平尾在第二天扫荡常州城外的残敌时，就体验到了这种奇妙的苏醒。

城外这块战场全是农地。部队散布在没有任何掩体物的平坦的农地里。平尾滚在地垄边的低处向对方射击。垄高只有五寸，当然不可能藏身。

这时，敌人的子弹削过他的钢盔，沿着他的脊背飞行，洞穿了鞋跟。他感到大腿一带都为之一震。

"中弹了！"

他觉得全身一阵紧张，脑袋发麻，顿时感到展开在眼前的战场象是一片从未见过的陌生的土地，自己仿佛是钻出隧道而豁然开朗似地面对着这块土地。炮弹声清晰可闻，步枪和机枪发出的声音也一一明晰可辨。他觉得这些鸣响都是眼下突然发出来的，而自己刚才是置身在什么响声也没有的地方，这种苏醒真是不可思议。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是躺在农地里，感到周围充满着危险，不禁颤抖了。

他尽量压低身子，伸手去拉脚脖子。鞋跟被子弹斜穿而过，露出了脏袜子，但是没有受伤。他明白这一点后，叹了口长气，把太阳穴在抽痛的脑袋贴到泥土上。要是鞋跟再抬高一点，他就会变成跛脚而吃苦一辈子了；要是脑袋再抬高一点，现在他就成了一具没有知觉的尸骸而倒在这块农地里了。

冷汗从他的额部和肋下向外淌。他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简直不敢把头部抬高一点点。今年初秋时节，他从太沽登陆，离开天津，在子牙河沿岸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已经几度体验

过这种恐怖，后来他就完全处在昏沉不知所以的状态中，直至这一次又猝然苏醒过来。

十二月一日，西泽部队沿着友军通过战斗而占领的地方，向前进军，在奔牛站的车站附近宿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抵达吕城，又住了一夜。第三天，在友军的迎接下，进入丹阳市。这期间，友军的大部队占领了北面镇江的炮台，升起了日章旗；在南面渡过太湖的部队，很快地夺取了宜县、溧阳、金坛，继续向西进军。这样，围歼南京的阵势渐渐明朗了。

马上就到南京了！晚上，士兵们围坐在火堆前烤火，纷纷议论着。

“千万别在抵达南京之前死掉哪！”

笠原伍长在大连下榻于一所民宅时，看到一本杂志上刊出的电影女明星的照片实在令人销魂，便写了封信去，表示无论如何要得到一张该女明星的签名玉照。为此，他一直在盼望照片能早日寄来。

“如此看来，您得保重哪。到南京，休养，信件送到，笠原正三先生安启，背面写着高楠小百合，拆开信，手在发抖，信内掉出一张玉照，签有姓名，抱在怀里睡吧，哈哈哈哈……”

总算到南京了。大家都这么想着。不管是活着进城还是死了进城，反正在南京攻击战之前是肯定活着的。要是能活着进城，就可以刷洗这一个月来的征尘，好好地休息休息了。要是对方的首都沦陷后战争也就此告终的话，胜利凯旋之日就近在眼前了。

在进驻丹阳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四日的中午时分，发生了一起事件，这使那些开始抱着上述希望和梦想的士兵们受到

了小小的冲击。

这天，第三大队的加奈目少尉在巡视了部队的警备状态后，于归途中被杀。

当时，少尉从一个站在街角晒太阳的十一、二岁的少女面前走过，少女仰起脸注视着少尉，少尉根本没有介意，由少女面前擦身而过。走了不到三步，手枪子弹从他的身后射来，少尉饮弹后卧倒在路上，当即毙命。

少女逃进屋里去了，于是闻声跑出来的士兵立即包围了这所房子，砸破房门，看到少女低身躲在雕着藤蔓花纹的中国式木床背后，便对准少女扫出一梭子弹，少女当场被击毙。这屋里还有一个老人，他当然也死在枪口下了。

在沦陷后的城市中，日本兵被杀的事件是屡见不鲜的，本不足为奇，但是对方是一个老百姓，而且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女，这就叫闻讯的士兵们激愤难已了。

"好呀！既然如此存心不良，那也没有关系。今后，凡是中国人，一概格杀勿论。要是手软，我们就要吃大亏。就这么干！"

于是，确有许多中国人作了枪下之鬼，因为一丝一毫的疑点或稍有讲不清楚的地方，就会把命送掉。是不是老百姓，这本就不易区别，所以也很难避免这种惨况。虽说类似这个少女的事例不止一两起，但最惹士兵们冒火的，是中国的兵士遇到追击时会脱掉军装、混到老百姓中间去，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即使在那些所谓的良民、戴着绘有红日图案的臂章者中，也可能会混有逃散的正规部队的军人。而且，越向南京靠近，抗日的气氛好象越浓，日本士兵对老百姓的疑惑也变得更加深。

"再往西行，民间的抗日思想会更强烈，对女孩子都不能麻痹大意。遇到反抗者，哪怕是老百姓，也应该枪毙。"

在加奈目少尉事件发生后不久，日军司令部就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敌军在丢失了常熟、无锡、常州之后，坚守首都的保卫战就只好凭借南京周围的丘陵地带和紫金山等地形以及坚固的城墙、工事，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丢掉了常州、丹阳的中国军队纷纷涌入南京，尽管丹阳以西多属山丘地区，先头部队却没有遇上大的战斗。

西泽部队的第一大队率先攻取句容。这里设有步兵学校、炮兵学校以及飞机场，所以敌方竭力进行阻击，地雷频频爆响。一些小型坦克触上地雷，底板被炸，车身瘫毁，坦克兵惨死在车内。敌军虽然不很多，但是地近南京，士气毕竟不同，大有誓死抗敌的气氛。

攻占句容后，高岛师部就设在炮兵学校里。此时，师长的马也要跨过敌人的尸体才能前进。

在这种追击战中，处理俘虏是最伤脑筋的事。部队要投入激烈的战斗，怎么能押着俘虏，边警戒边行动呢！最简单的处置办法只有杀死他们。可是俘虏集中到一起后，动手杀杀也够费力的。

“捉到俘虏，宜就地除掉。”这虽然不是什么紧急命令，但是上面要求部队基本上按此方针行事。

笠原伍长在这种地方也是坚决照办的。他要把十三个俘虏串在一起，一一砍死在地。

这些俘虏身穿正规部队的军装，脚上却没穿鞋袜。他们背着盛炒米的细长口袋，穿着蓝布的棉大衣，其中有两个象是士官，服装较为整洁，还穿着鞋。

这十三个俘虏被带到飞机场尽头的小河边，排成一行。笠原拔出刀刃缺损得发钝的大刀，一眨眼就深深砍入第一个俘虏的肩膀。其余十二个俘虏见状，顿时跪下，大声哭喊着磕起头来，特别是那两个士官模样的俘虏，颤抖得尤其可悲。笠原没有耽搁时间，接连斩倒了第二个、第三个俘虏。

这时候，笠原看到了很奇妙的现象——哭喊声突然停止了，其余的俘虏端坐在地上，两手按膝，脸色苍白，都绝望地闭上眼睛，低着脑袋默不作声。这倒令人肃然起敬了。

于是，笠原反而觉得手上没有气力了。他奋起精神又斩了一个俘虏，随即回过头来，向自己人说道：

"谁来接着往下砍？"

没人敢接手。这些士兵们退后了二十步，举起枪，总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一等兵近藤和一等兵平尾在住宅区中下榻，邻近有一所大房子，房子四周都是树木，环境十分幽静。

"好神气的房子！威风凛凛的。近藤，走，我们去看看。"

睡意缠身的近藤打着哈欠，站起身子。

"要是遇到姑娘，得归我呀！"

"胡说，到时得划拳决定！"

平尾拄着竹棍走在前面，也不带枪。

他们撞开古色古香的院门，院子里的腊梅已经开了。石头路面在树丛之间蜿蜒，通向洋式的正门。正门是开着的。

平尾挥舞着手里的竹棍，闯进装着镶花木板的正门。

"对不起，有人吗？"

当然，没人答腔。廊庑上散落着碎布幔条和一些碗碟。房间

里被搅得乱七八糟，大概是中国的军队败退前到此洗劫过一番，带有大镜子的红木衣橱等家具倒在地板上，抽屉都不翼而飞了。在西洋式的洗澡间里，澡缸中仍盛着用过的脏水，铺瓷砖的地上还留着掠夺者的大便。

找遍了各个角落也不见姑娘的影子，更没有一样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最后，平尾走进二楼那间象是客厅似的大房间，把双臂往胸前一叉，摆出一副中国人向人致意的姿势，对随后进来的近藤说：

“喔，大人驾到。近藤老板，有失远迎，真是好久没见了。”

室内的雅静和豪华，突然促使平尾开起这种玩笑来。近藤立即答腔，说道：

“喔，平尾老板，冒昧打扰，请多包涵。”

“别客气，请坐，请抽烟……”

两人摆出大老爷的架式，往宽大的安乐椅上一坐，把室内打量了一遍。那雕花红木椅子同寺庙大堂里和尚坐的椅子差不多，坐上去很是舒适。朱漆的大桌子，贴着大理石的壁炉，台架上的镜子，天花板上典雅的枝形吊灯，一切都显示出这里的主人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墙上挂着不少淡彩山水画轴，有两幅一直拖到地板上，窗外的江南毛竹，枝叶茂盛，在风中簌簌作响，暗淡的竹影投向室内，摇曳不停。

“我说，近藤老板，世事动荡不宁，不知前景如何呀？”

“是啊，蒋介石这个人也叫人够伤脑筋的。前几天，我去拜访这位阔别已久的人，我关照他：别过分胡来……”

“呸，这个人嘛，还是退出政界好。”

平尾突然站起来向壁炉走去，他发现石砌的炉台上有件不寻常的东西。平尾拿到手里一看，是二寸和五寸的木料制品，表

面的圆周上标有十二地支，刻有东南西北，还置有磁针。

“日晷！”平尾顿时严肃起来，叫道，“你看呀，近藤，这是日晷哪！”

这确实是日晷。制作的年代不会太早，但是磁针完全生锈了，然而还能抖抖索索地指着南北方向。

夕阳斜射到窗上，映出一片淡红色。平尾拖过朱红色的桌子，缩身下蹲，按照磁针所指的方向，把盘面转动，使正南完全吻合，就把中间生锈的磁针竖起，果然，斜照的投影在“申”和“酉”之间清清楚楚地划出了一条线。平尾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凝视着日晷。

“唔，这是件好东西。宝物送上门来啦。”

近藤这么说道。但是平尾默然不答腔。当近藤发问“你怎么啦”时，平尾才象念台词似地说道：

“历史悠久的中国啊，无论现在还是从前，你一直沉醉在昔日的文化中，在昔日的文化中呼吸。这家人家的老爷们过着如此奢侈的日子，喏，他们抱着双臂，一面品茶一面玩赏这日晷，乐在其中哪。”

平尾的浪漫主义又露头了，他的豪言壮语会在这种时候突然冒出来。他挺胸凸肚地靠在椅子上，伸开双腿，挥了挥手，进一步说道：

“四亿中国人呀，就好比是悠悠古长江。从黄帝、文王武王、唐太宗、杨贵妃他们生活的时代直到今天，中国还是老样子，丝毫没变。中国永远不会亡国。蒋介石一伙提倡什么新生活运动，但是绝对改变不了人民的原状。而我们现在也要想占领整个中国，要想把中国人民同化到日本方面来，这实在是梦想，是大白天做梦！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永远存在，这是可怕的事实，啊，这是

可怕的事实！”

近藤不耐烦地站起来，说道：

“你在唠叨些什么呀，走吧。”

平尾恭敬如仪地拿了日晷，站起来，小心地藏到衣服里面的口袋中。他感到自己好象刚刚理解中国这个国家——中国的民众在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过着与政治毫无干系的日子，不管是清朝政府还是孙文当政，他们一定是漠然置之的。于是，平尾开始对这样的中国民众以及他们所持有的古朴心地寄予无限的爱慕。日本在同蒋介石作战，但是蒋政权是另一回事。民众是不管什么抗日、亲苏、排英、容共的。平尾跟在近藤的身后下楼，在下楼的途中，他带着叹息的语气说：

“中国人哪，都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每人都在贯彻无政府主义哪。”

近藤对平尾这种单纯的赞许很不以为然。

“无政府主义也有各种类型呀。这也算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喂，野兽就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了。你看猪猡，倒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啦。”

“你懂得什么！一点没有敏感性。”

“你这种理论呀，好比是一幅群盲摸象图。”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就辩论而言，平尾不是近藤的对手。只见平尾握着那根竹棍，奔出正门，一边大声嚷道：

“再见。宝物归我，谢谢了。”

八

十一月八日，西泽部队的第一大队向汤山的敌军发起猛烈的攻击，黄昏前占领了这一带的山地。由于敌军筑起坚固的碉堡进行顽抗，还埋了地雷来阻击，战斗异常激烈。

在此期间，其他部队沿着马路进军，开进汤水镇的村落。这儿有温泉浴场。当地的居民都跑光了，在温泉旅馆里的砌着白色瓷砖的宽大浴池里，泉水荡漾，热气蒸腾。

西泽这个团的团部就设在温泉旅馆里，团长西泽也借此一洗一个多月来的征尘。

士兵们当然是欣喜异常，找来大的瓮和盆，盛取泉水，在露天处洗澡。

“福分不浅哪。中国人毕竟不错呀。”

士兵们一面谈笑，一面用力擦洗带着血迹和泥迹的粗糙皮肤。上等兵武井洗完后，说着“咦，身上又冒出污垢啦”，再去重洗。一天当中竟洗了五次澡。

“听说你洗了五次澡？”

中队长这么问他。他一本正经地答道：

“对，总算把身上的污垢刷洗掉了。从现在起，不论什么时候一命呜呼，也不用净身再入殓了。”

不过，士兵中也有人坚持不洗澡的。这些人认为：暂时清洁一下而尝到了甜头之后，反而不好办。

现在距离南京不远了，要不了一天的时间就可走到。汤水镇是士兵们可以舒舒服服睡一觉的最后一晚，从明天起，就不知何时才能有机会在屋子里睡觉呢。连士兵们也感到气氛太紧张，

不禁想到了自己又置身战场的情景，想到了明天的吉凶。

当天晚上，士兵们都清理好背包，装好粮食和生的洋山芋。他们在腰间带足一百二十发步枪子弹，把写好的遗书夹在钱包里或内衣口袋中的日记本里。

十二月八日，也许这是我的最后一天的日记了。我视死如归。

仓田少尉在日记本里写下这行字之后，把铅笔折断，丢进火堆。他很平静，也很仔细。他把军刀擦干净，检查过手枪，又擦干净枪身，然后在水壶里灌满开水，又用油纸包了一盒火柴，放进背包里。一切准备就绪后，他自言自语道："唔，明天终于到了。"为了能好好休息一下，他早早就寝了。

"唔，明天终于到了哪！"

笠原伍长也喟然叹道。但是他不擦军刀，对水壶也视而不见，当然更不会想到准备火柴的事。

第二天，西泽部队抵达麒麟门。紫金山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二里远的地方。这里当是发动南京总攻前的前哨阵地。从下午起，双方不断有些小的摩擦，但是入夜后，敌军渐渐向后退却了。从这一点来看，敌军尽管奋勇迎战，但是后方肯定受到了威胁，所以毫无其他办法。然而退却后的阵地上布下了地雷，有几匹马被地雷炸死在地。

南京已经被包围。由南面的秣陵关向北行的部队在迫近牛首山的战场，开始了山地战。敌军继续向城外的雨花台方面退却。突破索墅镇向西行的部队攻陷淳化后，继续向前追击。占领

了江岸乌龙山炮台的北方部队溯江而上，奔袭幕府山炮台。高岛师团和其他部队从麒麟门沿南京的公路指向中山门，西泽部队则由另路去攻占紫金山。

这天正午时分，日本的军用飞机出现在南京城上空，撒下了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敦促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投降的通牒。限期答复的时间是：明天十二月十日正午之前。指定答复的地点是：中山路句容公路的哨所。如果到时不作答，就开始攻城。言下之意很清楚：日军不忍毁坏南京的东亚文化，出于情理，特意先致信劝导。

这期间，城外的战斗仍在进行。一天之中，包围圈缩小不少，士兵们望着逶迤在眼前的暗褐色城墙，待命而动。

到了第二天的正午，没有任何答复。于是在下午一点钟，下达了向南京城发起总攻的命令。

西泽部队在正午前开始向紫金山发起进攻。一部分队伍由山麓向北迂回，沿铁路去占领太平门站、和平门站，进而袭击下关车站、占领码头，其他的队伍则选择紫金山东侧低缓的地势登山。

紫金山主峰的标高是四百八十四米，从南麓的中山陵望过去，顶上呈三个山头，轮廓柔和、美丽。但是北侧的斜坡多巉岩，而且坡势陡峻，只有靠攀援树木才能上去。攻占南麓中山陵的任务属于从汤山沿公路而往中山门去的其他部队，攻占陡峻的北侧则归西泽部队的两个大队去完成。

山顶处，敌军筑起了一排坚实的碉堡，又在巉岩后掘了好几道长长的战壕，炮口控制着坡下，机枪早就设定而开始射击。师长高岛明白：这是守卫南京的主要防线，只要此山不克，就别指望攻克南京城。所以，高岛派遣属下部队中最信得过的西泽这个团的两个大队，直接归师部指挥，担任这项任务。

开始登山后，古家中队便横向散开，从岩石之间穿过，又潜过小松树，渐渐向前压去。先头部队已经接上火，打得很激烈。从地形来看，士兵们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敌军只要从战壕里探出头来就能射击，炮口伸出碉堡就能发射。友军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眼前，而且要由下向上瞄准射击。团长深知这场战斗是十分艰难的，所以同团旗和副官一起深入前线，几度进入火线。

对敌军来说，这种时候最有效的武器是手榴弹和机关枪，尤其是手榴弹，从上往下掷，几乎使友军没法前进。

手榴弹象黑色的石块一样飞来，拖曳着白烟，落到岩石上，在丝丝的响声中向士兵们滚来，瞬刻之间轰然炸裂，硝烟散开，犹如鲜花怒放。尘烟和硝烟消弭后，只见战友血迹斑斑地呻吟着：天皇陛下万岁！

士兵们在嗡嗡作响的耳底听到了这一声音，脸上的神情顿时严峻起来。“喂！草间！喂！”但是战友没有答腔。士兵们默然，重新把腮部贴到枪柄上，扣动扳机，再扣，又扣。子弹消耗极快，随身的子弹带变轻了；还是没能前进一步。子弹打光后，士兵便抱着步枪，在岩石和小松树之间夺路向山下窜。一路上可以看到受伤的战友们东倒西歪，有的在岩石背后把绷带扎扎紧，有的仰脸躺在松枝下，茫然地凝视着天空。穿过这一带，奔到在战场后方的行李兵处，士兵顿时躺倒了，叫道：

“喂，给我子弹，给我子弹！”

片山玄澄斜背着一柄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青龙刀。到现在为止，他已砍死了几十个中国兵，觉得出了口气，眼下跑到火线上来照顾伤员，有时还站在阵亡者的身旁合十，替他们超度。流弹从他的肩上掠过，他戴着钢盔。

日轮当午，耀眼的阳光从正面山头直射到友军头上，士兵

们感到光亮炫目，看不清山上的敌方阵地。敌方的迫击炮弹划破蔚蓝的天空，拖着白烟，呼啸着掠过头顶飞落下去。爆炸声震撼了脚下的大地。士兵们得向上投掷手榴弹，很难命中，达不到敌方的战壕，反而冒着烟滚回自己的阵地。

野战重炮在紫金山下摆成一排。这是用牵引车拖来的。闪闪发亮的大型炮弹一枚枚填装进去，炮弹发出低沉的声音飞向天空，飞越过紫金山。隆隆的炮声响彻云霄。炮击的目标不在山顶，而是遥远的下关车站一带。

在离野战重炮阵地不远的山脚下，安置了速射炮。现在，士兵们把希望寄托在速射炮上。多么准确的射击啊！炮弹射进敌方碉堡上一尺见方的火器射击口，十发中有八发命中。白色的烟雾从火器射击口吐出来，炮弹在碉堡里炸开了。

打得不错！——士兵们的心里这么想，可是不露声色，继续默默地开枪。敌人的机枪子弹不断地飞来，确如弹雨。子弹打在岩石上，破片四溅。眼前的一棵小松树的树枝不住地摇晃着，不一会儿倾斜下来，终于断落在地。松脂从裂口流出，在阳光下发亮。

仓田少尉拔出军刀，沿着岩石背后向上爬。小队里幸存下来的士兵纷纷跟上去。占取一块岩石，就打十发子弹，再朝另一块岩石爬去。他们从一块岩石背后爬向另一块岩石的背后。如今，岩石是士兵们唯一的掩护物。只好靠着它们一步一步地前进。有时，手榴弹突然冒着烟滚落下来，士兵们立即低下头，屏住呼吸，爆炸声顿时响彻腹部，仿佛溅了一身沙土。接着，士兵们再往前爬。仓田少尉拿着指挥刀，当然威胁不到敌方的战壕，他便从士兵手里取过五颗手榴弹，在队伍的前面爬行。他用左手扒着岩石，微微抬起上身，用嘴拉出安全栓引爆。

手榴弹随即冒起烟来，一、二、三、四……他算准时间，摆开架势丢出去。黑色的金属块和白烟一起飞进战壕。好！少尉伏下身子。然后拿起指挥刀，又去寻找另一块岩石往上爬。

团长西泽慢条斯理地在战场上巡视。他看到一个受伤的士兵被人背下山去。这个士兵的脸色已经完全变了，嘴唇发黑，头倚着背者的肩膀，双手无力地下垂着。可是他极力睁开失神的眼睛，在背者的肩膀上，断断续续地说：

"放下我吧……求求你，放下我吧。我的腹部挨了一枪，是腹部呀。没有救了。现在我还可以开枪。让我再打几枪吧。喂，求求你，放下我吧……"

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大佐听到了这些话。他睁大眼睛，目送着这两个士兵下山，突然他对旁边的士兵吼道：

"那个士兵叫什么名字？赶快去问清楚！"

士兵立即追上去。这时，大佐由衷地感到天皇陛下威武无比，并觉得这些士兵实在可贵。

"那个士兵真了不起！"大佐嘴唇发颤，对副官说道。

友军不断有所伤亡，敌方则竭尽全力固守，进行顽强的抵抗，根本无法靠近。采取这种常规的攻击法，伤亡未免太大了。

这时，我军意外地发现了一条打开局面的作战方针——用火攻！这么一来，从山下进攻就极为有利了。放火烧掉小松树和杂草。……仓田少尉带来的火柴可以派用处了。

在我军的战线上，有好几处放起了火。小松树的树叶点上火后，便蔓及到杂草和别的树枝，一下子连成一片火海，焚烧过中国兵的尸体，向山顶伸延。黄色的烟气笼罩着战场，火焰被阳光所照，看不真切，却在不断地蔓延，友军便跟着火势迅速地前进。

这天，由于采用了这一奇计，便在日落以前攻克了紫金山第二峰，敌方的碉堡和机枪阵地都被突如其来的火攻打垮了，只好沿着山脊，全部退到第一峰去。

战斗告一段落，部队登上了山峰。设在第一峰的敌军阵地不断地打炮，炮弹越过山谷飞来。士兵们坐在敌人筑就的碉堡和战壕里，伸出双腿，闭目养神。经过一场战斗，大家都太疲劳了。附近有好几百具中国兵的死尸，都背着炒米。士兵们从尸体身上取出炒米，慢慢地嚼着。几百只煤油桶盛满了水放在那里，都已结上了薄冰。这水是从山下汲来的。紫金山上本是一滴水也没有的。士兵们大口大口地喝着这些敌人汲来的水。

这时候，沿着通往南京的公路前进的小林部队占领了南麓的中山陵。铺有白色花岗岩的通道以及阶梯已涂成青灰色或作了伪装，楼门和大殿用竹片包着，宛如罩上了笼子似的。这是防止空袭的措施。几百个中央军官学校的学生在拚命地顽抗。孙先生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为守卫偶像而牺牲了生命。战胜者和战败者相比，悲剧孰多孰少呢？小林部队的士兵占领了此地之后，登上平坦的参拜道，骑在巨大的石狮子上挥舞日章旗，并且用鲜血在楼门的石柱上写了几个大字：十二月十日小林部队占领。

然后，他们再向据守在明孝陵的残敌发动攻击。正面的参拜道旁并列着巨大的石人，神情严肃而稳重。就在这些石人周围，地雷不断地爆炸。

站在第二峰山顶俯视，中山门硝烟弥漫，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城门却不易攻破。紫金山第一峰上的敌军不断地向围军发射炮弹。

不久，夜幕降临，炮声平静下来了。为了防止偷袭，由一支队

伍在前线担任警戒，其他士兵挤在一起，在寒气逼人的山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他们和死去的战友并排而卧，守护着战友的尸体而睡。脱下一件大衣，盖在两人身上，也不分活人死人了。死去的战友和往常没什么两样，自己同死者无须加以区别了。这种情况并不限于同伴的尸体，由于睡在尽是石头的地面上，头部很痛，于是抱来中国兵的尸体，把尸体的腹部当枕头。

"喂，这个办法不错呀。"士兵们这么说道。

深夜，南京的街市燃起了熊熊烈火，固然有空袭造成的，但多为自己放的火。在城里开始残酷的抢劫。

第二天的十一日，向第一峰发起进攻。那里的敌军已被切断退路，成了瓮中之鳖，他们的防线却不易突破。西泽部队的工兵队从稀疏的松树下爬过去，以岩石为掩护，跑到第一线，拿铁剪刀去剪开铁丝网。山顶上有一排碉堡，碉堡前新近筑起了马蹄形的坚固的战壕。敌方的机枪一齐射击，打得我军无法抬头。从这个山峰俯视周围，只见向中山门、太平门、玄武门、和平门进攻的友军不断地遭到炮击。这儿毕竟是保卫首都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军终日奋战，却得不到多大的战果。夜晚又来临了。

士兵们伏在岩石背后，把枪口对准敌方，打打盹，开开枪，以防敌方反扑，就这样忐忑不安地熬上一夜，等待十二日黎明的到来。

有消息说，友军已占领中华门，在那里竖起了日章旗。不过攻占城门后仍寸步难行，只有攻占紫金山之后，才能发起全面的进攻。

终于迎来了曙光。因终日战斗而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睁开惺忪的睡眼抬头一看，敌人的堑壕就在眼前不到十步远的地方，连

对方面部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手榴弹战、机枪战重新开始，到晌午时分，古家中队才占领了敌军的第一线工事。中队长古家却因伤退到后方去了。仓田少尉接替他指挥中队。一等兵平尾和近藤、上等兵武井、机枪班的笠原伍长等人虽然神情恍惚，却还活着。

敌方失去了第一线工事后，立即反扑，发出可怕的呐喊声，挥舞着阔背大刀、握着上了刺刀的枪，跳过岩石冲来。我方的机枪不停地射击，击退了敌人。于是，我军开始进攻。可是身子一探出岩石，立刻被击毙。进攻只得停顿。这么一来，敌方又反扑过来了。

笠原伍长抱着轻机枪，蹲在战壕里。敌人冲锋了，而且越来越近了，笠原却纹丝不动。

“喂，为什么不打？”旁边的战友不由得嚷道。

“没关系。别吱声，看老子的。”满脸尘土的笠原笑了笑。

眼前有两块岩石并排而立，相距不到五步。笠原瞄准岩石中间，却不扣扳机。敌人进攻的声音简直逼近头顶了，持枪的胳膊肘已感到敌人的脚步引起的震动了。第一个敌人的脚刚踏着岩石，笠原的机枪立即发出异常的响声。打得太妙了。几十个敌人就这么一个摞一个地倒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笠原象孩子似地缩缩鼻涕，说道：

“嘿嘿嘿……要杀，就该这么杀。一颗子弹也没浪费呢。”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方依然无法发起攻击，而正午已经过了。

这时，部队总部向西泽团部下达紧急命令：

必须在下午六时之前完全占领紫金山。

团长本预计限于明天完全占领。他认为这样才合情合理。看

来，逼近城墙的友军大部队在一天中的损失实在太大，总部的作战方针也是迫不得已的。大佐接到这一道命令，不能不作好付出惨重代价的准备。

不一会儿，总部的命令传达到各个中队：必须在下午六时之前占领山顶。开始全线总攻。

与此同时，团长还下达了一道命令：

预备队向前进。军旗向前进！

再也无法顾虑牺牲会有多大。立即发起总攻。武井上等兵就在这时阵亡了。

他的肩膀被机枪打中了。当时，他正伏在地上，子弹从肩膀而入，穿过全身，由腰后部飞出去。

武井握紧枪杆，仰面挣扎着。平尾把他拖到岩石背后。

“他妈的，他妈的！不到南京我不死，不到南京……”

武井喊叫着，脸色骤变，嘴唇也颤抖起来，鲜血从舌间流出，溢满了喉咙。他痛苦地挣扎着，呻吟声有气无力。这时，团旗穿过硝烟弥漫的松树丛过来了。

“喂，团旗，团旗来了！”

平尾把嘴凑近武井的耳边喊道。垂死的武井突然睁开眼睛，靠自己的力量翻了个身。团旗离开他们约有二十步远，朝火线前进着。可能这一情景映现在武井的眼里了。他趴在地上，将左手举到脸前并同血淋淋的右掌紧紧合在一起，说：

“拜托，拜托！”

要拜托什么？不清楚。不过，这就是临死前浮现在他脑际的唯一的语言。可能是要向团旗说“我不行了，请一定取得胜利”——要拜托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吧。他就这样双手合十地咽了气。

不多一会儿，团旗手也阵亡了，是腹部被洞穿。士兵们常说，腹部受伤则无药可救。当时，团旗手也很清楚这一点，除了痛苦地挣扎一段时间后死去，别无他途。

于是这位旗手立即向护旗兵说：

“请团长过来。我得把团旗奉还。”

旗手是一位温厚、勇敢的好军人，是团长最喜爱的下属之一，也是士兵们最亲近、最尊敬的上司。他躺在担架上被送往后方去，就在半路上断了气。临死前，他望着抬担架的士兵，问道：“一等兵，你有妻子吗？”士兵答道：“有。”旗手淡淡一笑说：“我真希望进入南京之后再死。”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下午五时三十五分，只比总部命令的期限提早了二十五分钟，才完全占领了紫金山第一峰。打头阵的是一个朴实而平时不显眼的农村出身的补充兵。

他爬到了突出的马蹄形战壕中央的一块巨石下。敌人的手榴弹总是从岩上越过头顶掉到身后去，所以这是个安全的地方。他躺在那里观察形势。敌方因右翼受到强攻，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了。他从岩石背后绕到左侧，突然跳进战壕。敌人猛扑过来，他便对准敌人的胸口射击。战壕狭小，真有“一夫当关”的架势。敌人在战壕里鱼贯而逃，他在背后追击，一个军官被射倒了。这时，友军蜂拥而上。

山顶的中国军队停止了对中山门等地的炮击，逼近城门的各部队发起了猛攻。这天夜里，城门全部推开了。坦克部队开进城来，敌军的尸体被坦克的履带碾得粉碎。

寂静的夜晚降临山顶，寒气和北风使这片新的战场冻住了。士兵们嚼过中国兵尸体上的炒米，睡在寒风中瑟缩不已。笠原伍长把三具敌尸摞在一起，又在放枕头的位置上丢下一具，对仓

田少尉说：

“中队长，请在这里睡吧，可以不受寒风的侵袭。这个家伙死了不久，还有点暖气。”

“是吗，谢谢。”仓田笑着答道。他的伤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笠原又搬来三具尸体，为自己搭床。

眼前的南京城一片火海，烟和火映红了夜空。

十二月十三日，西泽部队经过毗连着山峰的天文台下山，绕到城外，经过下关车站，到达码头。相隔一个月，又见到长江的水了。

这天，友军在城里进行惨绝人寰的扫荡。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昨天就带领部下从挹江门逃到下关去了。

约有二千名广东兵守卫着挹江门，目的是不准中国军队向城外退却。可是唐生智率领着部下，把机枪架在卡车上，突破城门逃到下关去了。

挹江门始终没有受到日本兵的攻击。城里的残兵败将慌忙从这个唯一的出口逃向下关码头。前面是水，没有渡船，陆上又无路可逃。这些人抓住桌子、原木、门板等一切能漂浮的东西横渡宽阔的长江，想逃到对岸浦口去。约有五万人渡江，使江面上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当他们接近对岸时，却发现日本兵早开到那里，严阵以待！哒哒的机枪声象雨点般地落在水面上。想掉过头回去，下关码头也已摆开了日军的机枪。最后，这些漂流在江面上的残兵败将都死在驱逐舰上的枪口下。

十四日扫荡城内。街上到处可见到对方正规军丢下的军装。他们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到难民中间去了。青天白日旗丢弃在饭店的厨房里，青龙刀和裹腿丢弃在陶器店的楼上……很难分清这些中国人中谁是兵谁是民了。

十五日和十六日扫荡城外。十七日中午时分，西泽部队和其他部队一起集结在中山门外。举行南京的入城式。几十面团旗整齐地排成一行，几十架飞机出现在空中，骑兵、步兵、大炮、坦克等列队穿过中山门径直向没有一个居民的城中心前进。

西泽部队占领了南京市政府，设下了总部。中央饭店的石质大厦成了高岛部队的司令部。高岛和他的随从住进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住的房子。这是一所两层的楼房，并不豪华，在毗连着军官学校的庭院里，草坪上结有霜，鲜红的山茶花在怒放。

九

有的部队渡江后，从浦口往北进军；有的部队正在城南六、七里外的地方追击残敌。进驻南京的士兵们却迎来了阔别很久的闲适生活。

南京美术馆里的美术陈列品荡然无存，南京的大米堆积如山。缺粮的问题不存在。蔬菜嘛，可以随时去城外的菜地里取，要多少有多少。肉类则有水牛和猪。在下关一带，遍地可见中国兵逃跑时丢下的手榴弹。把这些手榴弹掷入长江和城内的池塘，马上能获得几百条鲤鱼。

"这些鲤鱼真肥呀，可能吃过中国兵的肉呢。"

士兵们在笑嘻嘻地烧鱼吃。

在吆喝声中，板车从南京市政府的边门拖了进来。车上是四脚被捆的水牛。士兵们在典型的中国式建筑的市政府楼门下宰牛、剥皮。有些士兵在阳光下骑驴玩，见此情景高兴地说："今晚吃牛肉喽？"

运输辎重的士兵也赶到了。他们弄来了大水缸，命中国人

的小工烧水。他们运来了不少日本酒，洗完澡喝上一杯后，便唱起浪花节① 和流行歌曲来。

翻译中桥和随军和尚片山住在通信兵居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火炉和煤都准备好了。翻译从难民区带来了一个姓张的中国青年，他原来在饭店当过厨师，是个和善的年轻人。翻译亲昵地叫他“老张”。

“今天晚上煮面吃吧。”

姓张的青年在脸盆里和面，又到厨房去要来了一块水牛肉，煮了牛肉汤面。笠原、平尾也走过来一块儿吃面条。胡须上滴着面汤的随军和尚片山表示“要给团长送一碗去”。

“喂，我说，你弄个花姑娘来。”笠原大声笑着对年轻的中国人说。由于没有见到那个电影女演员寄照片来，笠原的心中郁郁不乐。日军修复了京沪铁路，运输开始正常，可是这支部队还没收到一封信。

运输辎重物资的士兵们从一家工厂找来了柴油发电机组，柴油也不缺。一个工业学校毕业的士兵来试了试。一天晚上，市政府内各个房间的电灯顿时亮了，大家欢呼起来。由于灯火管制得很严，不能不在窗上垂挂黑布遮光。

几十架飞机飞抵城里的两个飞机场，它们每天在空中巡逻。敌机有过几十次夜袭，都被击退了。

中山路的一角有一家小卖店，出售罐头、香烟、酒和羊羹。守卫下关的士兵们从两里路外开了卡车来采购，一次就买下五十瓶一升装的日本酒和一百根羊羹。

守卫城外的士兵们在做扫雷工作。他们让中国人做小工。中

① 一种类似鼓词的民间说唱。

国人提心吊胆地挖着土，士兵们在远处笑嘻嘻地望着。

留在南京城的居民全被关进难民区。据说有二十万人，看来其中混杂着一千名左右的正规军人。在其他的街道上几乎不见中国人的踪影，只有日本军人在走动，这是去小卖部买东西以及去征购物资的。

笠原伍长常常同翻译中桥一起出去征购物资。他们的要求不凡，为夜里冷得睡不着而去弄一条鸭绒被来，弄一双拖鞋在兵营里穿，还想得到年轻姑娘的玉照。大街上所有的店铺被洗劫一空，大都会南京的物资，或是影踪全无，或是溃散不堪，或是烧成一片瓦砾了。

仓田少尉走在荒芜的街市上，心中感慨万千。吃晚饭时，他喝着酒，对小队长们说：

“南京市恐怕丧失了几十亿的财富。且不论战争胜败的事，我想我们应该庆幸这场战争没有发生在日本的国土上。国家变穷，人民不得温饱，妇女遭到蹂躏。要是这些情况出现在日本，诸位会有何感想？”

一个小队长答道：

“我认为南京是无法复兴了，已被战火毁掉三分之二啦。这片废墟还有什么用呢！打败仗实在太惨，简直没有活路呀。我认为不应该轻易地打仗，一旦打了，无论如何也要打胜仗，即使借了债让子孙来还，也要打胜仗。”

一个士兵敲门后走进来，立正、举手敬礼，喊了声：“中队长！”仓田少尉也立即起立站正。

“报告：步兵一等兵深间内三郎今天奉命出院。”

“唔。”

“还有，十二月二十三日，步兵一等兵深间内三郎已晋为上

等兵。报告完毕。”

“唔，恭喜恭喜。”仓田少尉这才露出笑脸，“伤已好了吗？”

士兵动了动右腕的关节，说道：

“还欠灵活，不过军医说活动活动会慢慢好起来的。”

“是吗？那太好了。你是掷弹筒的吗？”

“是的。”

“唔，你暂且别去拿重的东西。让战友帮你拿吧。”

“是。”

“怎么样，不喝一杯吗？”

仓田少尉把酒倒在自己的杯子里递过去。士兵站着饮过后，顿时消除了紧张情绪，无拘无束地谈开了。

他是在麒麟门的战斗中受伤的。攻克南京后占领了军官学校旁的医院，于是伤病员都被留在医院里了。

那天，这个士兵因受伤而发烧、疼痛，呻吟不已。可是听到看护兵说门口有抓来的五十来个残兵败将，他便喊着“好，杀死他们”，跳起来，从楼上跑到门口。身穿蓝色衣服的败兵慢吞吞地走过来了。他身上没有带武器，便向守门的士兵借刺刀，但是对方不肯借，他就用左手打了中国兵一记耳光，又抬腿踢了一脚才往回返。

“可是回来时已没有力气上楼了，只得请人家扶着，一步步爬上去。”

这个士兵笑了笑，立正、敬礼后，走了。

仓田少尉拿起铅笔，写起好久没记的日记。曾经嘲笑仓田不会有机会再翻看日记的古家中尉已受了伤，仓田的许多部下也阵亡了，仓田却悠闲自得地在市政府的一个房间里写起日记来了。能侥幸活到今天，仓田自己也觉得太意外了。现在，仓田

没有急于寻死的意识，情绪也不会紊乱到无法控制。他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变得慈悲了。他感到宽心，感到踏实了。也可以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信心。他已懂得以军人、以国民的身份肩负重任而行动时，该如何放松紧张的心理状态。他不象近藤一等兵那样去和战场妥协，而是肯定战场的。于是，他产生了一种安心感。此外，他那种因本能性的怕死、不安而急于想死的心情，也就是留恋于已度过人生的心情，如今都消弭了。这倒不是说他有着达观看待生死问题的明确的理性认识，而是一种由蔑视敌人的生命导致而成的、终于连自己的生命也加以蔑视的直观而自然的心理状态。总而言之，这种变化使他成为出色的军人。他以少尉军衔任代理中队长，又得到了士兵们的信任和尊敬。

一等兵近藤则是一个客观地对待战场、然后与之妥协的人，不象仓田少尉那样有过深沉的苦闷，所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对战场的客观现实也没有新鲜感。在混乱的战斗生活中，他的理智渐渐迟钝，适应了战场生活，成为一个做任何事情都敷衍了之的懒兵。他只对士兵的恶劣的品行感兴趣，很快学会了自我堕落，宛如在品尝老实的学生怎样变成小流氓似的，自吹自擂：我会玩姑娘了，我敢踩着中国兵的尸体行走了，我会放火烧毁街上的房子了。这种人到小卖部去买东西，哪怕买一个罐头，也要命过路的中国人跟在后面替他们拿着，到了兵营后给中国人一记耳光，喝声“滚蛋”，还夸耀这就是战场的作风。

相比之下，笠原伍长好象是一个生性勤劳的人。尽管他胡作非为，欢庆胜者的自由，却还有善良的一面——设法征来煤炭供各室生火炉，弄面粉来让大家做面条吃，还拿着手榴弹到远处的池塘去炸取鲤鱼来改善部下的伙食。也许他具备着惊人的顽强性格，不会受战场生活的任何影响。一旦战斗结束而恢复平

静，他就回复原状，过着粗鲁、朴实的生活。

至于平尾一等兵，当南京平静下来后，他开始沉醉在他独自的心境里。如果说这也是恢复原形的话，那也许可以说他原来只是把战争看作他的浪漫主义的奢侈食饵罢了。象他这样感情敏锐的人，本不会让外部的影响触及身内的骨骼，也就是说，敏锐的感情有着缓冲冲击的作用。

他把日晷放在窗口，茫然地望着。他以为通过这个日晷能体会到游离在政治和文化之外的中国老爷的悠然自得的心境。这才是真正的实践性的无政府主义，是与自然共生死的原始性的自由、和平和满足——思想飞跃到这个地步，他就心满意足了。他上街看到中国人，就送一支香烟过去，喜欢搬出少得可怜的中文词汇，进行可笑的对话，一喝酒就大言不惭地说出什么同情蒋介石的下场之类的话来。

现在，片山玄澄突然变得贪得无厌了。他借口请示遣送骨灰事宜，去拜会师长高岛，将弄来的一块绸子呈请师长走笔挥毫后，向翻译中桥炫耀一番。绸子上写着：皇军既开中山门，南京兵火夜夜红，举大杯而望故乡，政厅楼上弦月倾。他还到人去楼空的古董店去觅找漏网的宝贝，到寺庙去拿取金箔剥落的古色古香的小佛像，侧着脑袋思索会不会是颇有来历的古董。

上海的日本商人得到军部的许可，络绎拥入南京开设小卖部。他们获准使用中山路街头的中国人商店出售赤豆年糕汤和杂煮豆腐。士兵们纷纷跑来，为了吃一碗赤豆年糕汤要走四公里路。偌大的南京，却没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店铺。除了吃兵营的伙食之外，只有到这些小卖部来买吃的。商人们洞悉这一情况后，供应的食品无不是粗制滥造的。很多士兵要了一毛钱一

碗的赤豆年糕汤，吃了几口就丢下筷子走了。

难民区的中国人极端缺乏生活物资，领了良民证就出来买东西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他们拿出钞票向商人们买东西。可是商人绝不肯卖，挥手叫他们回去。买不到东西的中国人带着困惑的表情，茫然地伫立在小卖部前。他们头戴呢料礼帽，身穿长衫，两袖长垂地望着士兵们吃羊羹、喝汽水，木然不动。战败国的人民实在悲惨。

士兵们对一圆的大银元产生了兴趣，认为可作纪念品带回日本，便表示愿意拿五角的日本银币交换。中国人连连点头，伸出手来换取五角的日本银币去买蝙蝠牌香烟。五分钱一包，用五角买了十包后，点头致谢一下回难民区去了。到了难民区，他们做起生意来。一包蝙蝠牌香烟一角两分，可赚七角。在难民区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一切东西都卖得出去，而且是高价。有的手拿着一只玻璃杯站在十字路口，喊道：两角钱一只。有的人把枯萎的蔬菜摆在石头路上叫卖。在难民区，有钱的人同乞丐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属于国际管理区域，分界线处有士兵站岗。难民领了良民证，带了印有圆日的袖章才能进出。上了街才知道无处可住，也没饭吃。薄暮，他们回到原来的地区，凄然地摇摇头说：“无处可去，最好还是留在难民区。”

商人们开小卖店的真正目的不在小卖部本身，而是看中了中国的纸币。中国人的口袋里塞满了纸币，日本兵都想弄一点纸币作纪念品。商人们说：而今国民政府垮台了，这些纸币等于废纸。中国人和日本兵听后完全相信了。于是，商人们就廉价收进纸币。以二、三圆换中国纸币十圆，带回上海。而在上海，一圆中国纸币仍值日圆一圆一角，可在市场上通用。这些商人

做了巧妙的货币买卖。为什么国民政府垮台后一圆中国货币还高于一圆日圆呢？国际经济的奥妙就在这里。其实，中国在经济上并没有垮台。这些狡猾的商人们成了暴发户。武力斗争正在演变成经济斗争。不久，宪兵队开始严厉取缔商人们的勾当了。

在南京市内为日本军人开设了两所慰劳所，目的是解决这些强健者无法发泄的肉欲。伍长笠原和一等兵近藤并肩走出市政府的宿舍。市内已经很平静，出门不需要带枪了。偶尔在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一两名满脸尘土、表情痴呆的中国兵，便被日本兵带走。除此之外，空虚的街市没有任何危险迹象，只有日本兵在城内来来往往。

他俩哼着小调，顺着向阳的柏油马路走去。随处可以见到从难民区出来的良民们跑进商人街无人居住的房屋搬拿器皿、衣服、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这些人在争夺财物。一个缠足的小脚老妪用扁担挑着偷来的衣服，摇摇晃晃地走着。

“喂，”笠原喝道，“你们是在偷取东西吧。”他们小声嘀咕着，在路旁丢下东西后走了。

偶尔可以见到年轻的姑娘穿过马路而行。笠原便喊道：“哟，姑娘！”年轻的姑娘赶快移动纤脚，象驴一样奔着逃跑了。

“哈哈哈，逃啦。”笠原就象暴君似地摆开架子大笑。

大街上还有尸体，日子一久，尸体变得黑而瘪了。夜里被猫和狗啃过后，第二天就更瘦小了。其中有一具已完全成了骨架子，头上还留着头发，只剩下骨头的胫部还包着裹腿。到了这个地步，尸体就等于一堆垃圾了。

“喂，近藤，这个家伙穿着鞋子呢，难道还想逃跑？哈哈哈。”

走过一家烟铺时，他俩看到一具盖着草席的尸体躺在铺子前，有五只猫闪烁着大眼围在尸体旁，它们不时警惕地瞅瞅大

街，鼻子又红又湿。

猫和狗都饿得发慌。大街上，到处能看到被汽车压扁的死猫。饿得踉跄而行的猫根本无力躲避在无人的马路上疾驶的汽车而被轧死。

他俩在小卖部喝了一瓶啤酒后，向南部慰劳所走去。约有一百个士兵已排成两行在路上又笑又嚷地等待着。小巷口设有铁栅栏，旁边站着三个中国人。那里开着一个小窗口，是售票处。

乙

一、售票时间：日本时间的中午至下午六时。

二、票价：樱花部，一元五角，限付军票。

三、注意：各人自选房间，等待收票、接待。

他俩在售票处买了票子，加入长长的行列等待。每从铁栅栏出来一人，另一人就代之而入。有一个人出来时，一边系裤带一边向排队的人微笑笑，摇晃着肩膀走了。完全是一副受过了慰劳的神情。

走进小巷，两边排列着五、六个小房间，每一间有一个女人，都是中国姑娘。她们剪着短发，擦着胭脂。到了这个地步，竟还有心思擦胭脂呢！她们每次要伺候语言不通的陌生的敌兵三十分钟。为了保护她们的安全，宪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铁栅栏的进口处。

从那里出来，心情反而变得悒郁了。

“你觉得怎么样？”笠原伍长沿街走去，顺手撕下贴在街角的传单。传单上写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消灭汉奸！”“青年学生们，赶快站起来战斗吧！”

“没有意思，”近藤苦笑笑。

“为什么？”

“没有情味呀。”

“混蛋！这还用说！”

笠原跳过差一点把他绊倒的尸体，笑出声来了。

一等兵平尾几乎天天去慰劳所，回来就对战友们说：“我不是去嫖女人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①。’你们知道这句话吗？我是去安慰亡国的女人的心的。”

燃烧的现象日夜不绝。虽然上面明确下令：“士兵不得擅自放火。”可是登上毁坏了的城门，总能看到五、六处地方在燃烧，任其自生自灭。火势再大，也没有紧张的气氛。到头来，连看热闹的人也没有了。火焰在无人的小巷里通宵燃烧，更显得惨然。

有传闻说：那是游击队干的，在部队驻地附近放火，是为了向飞机提供轰炸目标。仔细一想，火灾的确多发生在兵营附近，而隔一天后的黎明时分就有空袭了。可是睡在床上的士兵们根本没把那放在心上，被空袭吵醒的士兵只是埋怨地说声“讨厌死了”，从吱咯作响的床下找出鞋子，一拖一拖地到市政府中院里架有石桥的池塘边去小便，只见月暗星稀的空中有三五架机翼点着灯的飞机疾驰而过，也不知道哪一架是敌人的，哪一架是自己的，士兵感叹着“真漂亮啊”，又回到床上钻进棉被。

十

年去岁来，又迎来了新年。士兵们仿照日本的习惯，置门

① 摘自唐代诗人杜牧（803—852）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松，吃年糕，但是总有点异样，过得很寒碜，只有酒是充分供应的。

没有任务的士兵们从白天起举杯痛饮，然后往床上一躺，又是聊天，又是唱歌。休息了二十天，感到无聊时，更加思念家乡。通信兵们粗鲁的闲聊传到隔壁的翻译中桥、随军和尚片山以及姓张的中国青年的耳朵里来。

"啊，真想回家呀。"

"是真想回家哪，我老婆不知怎么样了？"

"傻瓜，别记挂吧。她会找男人的。"

"胡说！我老婆日夜盼着我回去呢。"

"傻瓜，笨蛋，胡涂虫。如今，你的名字早已进入佛龛的一角了。哈哈哈，你瞧，一直没有信来，这是最好的证明。"

新年就是这样度过的。闲得无聊，士兵们反而焦虑不安了。不见信来，也不见送报纸和慰问袋来。于是流言蜚语满天飞了。

有人说大阪发生了大地震和大火灾，从一月二日早晨起不停地燃烧，据说这消息是驻扎在下关的军舰用无线电收到的。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也无法弄清真假，而这一流言也随即消弭了。接着出现了新的流言：部队要转移了。"也许是凯旋而归"，"不，是去杭州"，"是去广东"，"好象要跟英国人干，可能是去香港"，"不，新闻记者说要回华北去"……反正，部队要转移乃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医院里的伤员，包括快要出院的轻伤员都往后方送，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的确，轻伤员陆陆续续被送到后方去了。每天有一些桦木色的卡车并排停在中央军官学校旁的病房前，身穿棉袄、头戴帽子的伤病员上车后，卡车三辆一队、五辆一列地开到下关码头去了。伤病员们羡慕地望着在小卖部周围徘徊的士兵们，用新奇的目光浏览着以往未曾见过的南京的街市，随车穿过挹江门而

去。病号船已在码头等候，于是载着他们沿长江下行。

看来，部队转移的消息是靠得住的。士兵们希望能在转移之前收到家乡的来信。上面考虑了这一要求，决定派人到上海的运输科去联系。正好随军和尚片山要同两名士兵一起，先把一百八十三个阵亡战士的骨灰送到上海的西本愿寺分院，然后护送骨灰回日本。遂决定派人随同片山一行去上海询问信件的事。一月四日早晨，一等兵近藤和平尾接到命令后，在五日早上随同护送骨灰者登程了。

在下关码头，警备队的士兵指挥着一百五十个中国工人往船上装货。这些中国工人一天吃两顿饭，都是日本士兵吃剩下来的，每隔五天领取五角钱的工钱和一包蝙蝠牌香烟。他们满身污垢，吵吵嚷嚷地忙着搬运货物。漆成淡黄色的病号船是一只约为三百吨的轻快轮船，骨灰安置在遮有白布的舱房里，第一次供上了象样的香和花。

当天傍晚，轮船沐浴着江面上的寒风，沿长江下行。浊流泊击着江岸，岸边的建筑物全烧毁了，港口在黄昏中呈现出一片凄惨的景象。有舰艇在清除水雷，行船还有一定的危险性。灯火亮堂的病号船在暮色苍茫的江面上静静地行驶。伤病员们躺在洁白、干净的床上，舒适地入睡了。

轮船第二天早晨在镇江停泊，上来了三十几个伤病员后，继续航行。在一月八日的薄暮时分，轮船抵达上海。

虹口一带热闹非凡。晚上，这里实行灯火管制，街头有陆战队站岗，载着武装士兵的卡车来来往往。可是在白天，吴淞路一带的日本人商店前不断有陆军士兵来买东西；乍浦路上鳞次栉比的酒家、茶馆、电影院、酒馆、小吃铺等，总要接待成群的官兵。

这是一些结束战斗后，由前线回来休整的部队官兵。夜深时分，军用小汽车成行地停在饭馆昏暗的大门前，这里是军官们的慰劳所，总是客满，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根本挤不进去。以外白渡桥的中央为界，对面属于英国人的警戒区，这一边属于日本人的警戒区，两国的岗哨以桥为界，并肩而立，戒备森严。只见对面有一群从虹口被撵出来的难民，正无家可归地赤着脚在寒冷的柏油路上踯躅，或因饥寒交迫，在路旁打颤。据说青红帮的头目已逃往香港，底下的喽啰们便胡作非为，经常丢手榴弹。

随军和尚在西本愿寺分院办理送还骨灰事宜，于是平尾和近藤有三天的时间游玩。

来到这里后，近藤的思想开始混乱了。他进旅馆后就在清澈的热水里洗了澡，然后舒畅地躺到地席上，红漆的餐盘里放着酒和饭，还有日本姑娘伺候着用餐，在乍浦路的酒馆中，还能吃到丰美的中国菜，喝到香喷喷的威士忌酒。他发现长久以来被自己蔑视惯的生命，现在有了新的价值。电影院里坐满了军人，休息时由俄罗斯女子演出淫秽的舞蹈。他和大家一起怪叫、一起喝采。他沉浸在情欲重新燃起的欢乐中，酒馆里的女子坐在他的膝上，搂着他的脖子唱歌。他便起身，与这个当过舞女的女子合着唱片的音乐跳舞，军靴不住地鸣响。这里充满着令人怀念的大都会的快乐。在沿江岸的杨树浦一带，烧毁的房屋残骸保持着凄凉的寂静，可是虹口一带的战争痕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里，生命是得到尊重的，在法律、道德、宗教以及良心的作用下，不允许危害别人的生命，也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同样的保障。他的医学也从而得到尊重。

“啊，我活着，竟能够活着。活着是难能可贵的。”

他喝了酒，把头靠在墙壁上。角落里有两个上等兵在喋喋

不休地争论着什么，他视作耳边风，一心思索着自己的问题：那末，该怎么看待阵亡的人呢？

阵亡者捐躯战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然而同胞们不是十分尊重那些阵亡者的生命吗？

这一点当然不成问题。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坐在地席上、面对红漆的餐盘喝酒，再也不能在夜晚的都会寻欢作乐，换言之，他们再也不能享受生命的欢乐了。这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是为国家牺牲了个人生活的。所以国家和国民应以最大的祭典来纪念他们。

也许从战场回到闹市，环境已变，不需要再和战场妥协，一等兵近藤也恢复了医学士近藤的理智。他想进一步探索这一理论，但是不用探索就很清楚：这是得不到正确答案的问题，只能根据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情况，采取相应的方针而已。要之，这个问题无疑是位于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交叉点上。

他低头闭眼，苦苦思索，痛切地感到自己经历了一场极大的生命的风暴，背脊好象掠过一阵恐惧得目眩的战栗。他随即觉察到胸中燃起了热爱生命的渴望之情，不禁害怕起来。

平尾大口大口地饮着酒，耳朵在听着邻桌上三个客人谈话。他们都不是军人，一个是领事馆的官员，另外两个是从长崎坐联络船、今天刚抵达上海的商人。听起来，这两个商人是通过朋友的辗转介绍，带着许多土产来找这位领事馆的官员，准备发一笔横财，所以今晚在酒馆里设宴。

住在虹口一带的中国人搬走后，许多房屋都空着。从日本来的商人们得到领事馆的批准，可以把这些占领区内的空房占为己有而开店。这两个商人也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其实岂止

这两个商人，大阪以西的日本商人纷纷挤上联络船，接连不断地到上海来。虹口的日本人商店在逐日增多。接着，日本生产的各种生活物资象洪水似地拥来。在上海诉诸武力的战斗业已结束。用武力的目的本是为了打开经济战的僵局，现在战事尚未终结，经济战上出现了有利的局面。这两个商人在当天下午走遍了街市，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当然，这是中国人的房子，家具用品基本不缺，打开钉死的大门，就可以开店了。

领事馆的官员顺便谈了一则小事：昨天有个中国人去找刚开店营业的日本人，说房子是他的，屋里还放着他的家具用品，希望日本人不要占用。日本人回答说：胡扯，这里是占领区，虹口一带的房子全归日军管理，并叫中国人走开。那个中国人只好悄然离去，还不胜留恋地一再回头望望房子。

平尾听后，不禁为战败国国民的可悲处境而鼻酸，他在战场上看到的妇女抱着孩子倒在河堤下以及姑娘抱着母亲的尸体大声哭泣的悲惨情景，再次浮现脑际。

他放下酒杯，起身走到柜台处找女老板随便聊聊。

从西本愿寺分院以及其他各地战线收集到的骨灰约有两万具。如果每条船装四百五十具，西泽部队的骨灰要到四月份才能运回日本。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随军和尚片山认为不能在上海等到四月份，决定先回部队。寻得了许多信件和慰问袋的平尾和近藤也在一月十二日清晨，同片山一起搭乘装货列车从北站回南京。

货车满载着分送给沿线一带部队的信件和生活物资。火车司机是来自大阪铁路局的铁路职工。这些人共有三百几十名，编

为一个团体，可多获八成工资。列车员都脚缠裹腿，腰系日本刀，每到一个车站就卸下邮件。

列车在晨曦中穿过雾气蒸腾的旷野，咯登咯登地摇晃着驶去。北站以西曾经是战场，如今一片荒凉，但很安静。在上海郊外的一所大学的操场上，站着一排炮车。腹部雪白的喜鹊展开长长的尾羽，在枯黄的棉花地上空飞舞。

一个搭乘这辆货车的士兵说：

“我是九州人。我们那里也有这种鸟。据说朝鲜最多，说是太政大臣①讨伐朝鲜凯旋而归时，这种鸟跟着来到九州落户，所以在九州又叫‘胜鸟’。”

将来日中战事结束后日军回国，不知这种鸟会不会跟着部队到全日本去栖息。至少可以预料中国的文化多少会随同回国的部队传播日本。战争一定会导致一种融合两国的东西。

朝阳在旷野上升起。大场镇、南翔、安亭镇以及所有的村落都遭到彻底的破坏，只有驻军竖在营房的日章旗还表明那里有人居住。不过农民已在田里干活了。河渠上覆盖着褐色的水藻，薄冰中浮有中国兵的尸体。当地的农民把网系在长竹竿的顶端，在尸体附近捞取河渠里的鱼。

近藤和平尾裹着毛毯，把货车的门打开一点儿，从门缝里观看战场的景象。平尾一边看一边不停地哼着什么歌儿：“十里风腥新战场②……”“吾剑已摧吾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③……”

---

① 指丰臣秀吉(1538—1598)，日本武将，封太政大臣，赐姓丰臣。晚年曾两度出兵朝鲜。

② 这是乃木希典作的汉诗《金州城》：“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③ 据说这是西乡南洲作的汉诗《城山》：“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叠壁间，吾剑已摧吾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

"雪中行军踩寒冰①……""立誓不胜不归乡，气宇昂昂出征去②……"一定是眼前的战场景象刺激了他的感情，他也在这些歌词中抒发了自己的心情。他一定对每一句歌词都有切身的体会，是从心里唱出来的。不过，他的浪漫主义一如往常，唱了歌后，他为战场情景痛心的程度就有所缓和，好象在他的皮肤表面擦了一下而已。可能到南京下车时，他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即使还有所记忆，也无非是他吹牛时可借用的话题。

一度习惯于战场生活而变得懒惰、麻木的一等兵近藤，现在竟想认真地观察现实了。

沿着铁路，大约每隔一百米就横有两三具中国兵的尸体。有的仰面躺在铁路旁边，已经干瘪了，列车驰过，往尸体的脸上撒下一层尘土。有的从河渠土堤上滚下去，卡在杨柳的树根处，成了野狗的点心。炮弹坑里的水结着白色的冰层，但是周围的田地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呈现出一派肥沃、和平的农村景象。铁路旁倒着受到轰炸的货车，车身弹痕累累。铁桥塌落在河里。长着绿色植物的田地里有一匹死马，身上的肉已被啃光，只剩下红白色的肋骨暴露在外，犹如向空中伸开的手指。寻不到肉吃的野狗饿得发慌，七只一组、十只一群地趴在丘陵高处的阳光下。可是农民已经开始耕作，警卫着铁路沿线的士兵，每三人为一组，带着优哉游哉的神情跨过尸体，若无其事地在铁轨旁行走。列车驰过昆山，又驰过苏州，他们在车上吃了顿冰凉的午饭，喝的也是水壶里的凉水。不一会儿，火车到了无锡。再往前去，就是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了。记忆犹新的无锡市郊风景、横林镇、常州，

---

① 这是永井建子作词、作曲的《雪中进军》，甲午战争后在日军中广为流传。

② 取自薮内喜一郎作词、古关裕而作曲的《露营歌》第一节，是当时为出征的日军送行的歌曲。

都从眼前过去了，一路上尸体横陈，没完没了。

这种死了很久的尸体已成了一堆垃圾，枯朽得没有人样，简直是朽木。然而近藤猝然对这些死者萌出了爱的感情。他并不想为他们合十祈祷，只是在他们的死、在他们的枯朽形体上感到了某种安息的气氛。在严寒的深夜，尸体同血液一起冻成僵状，在朝阳中又同脂肪一起融化。然而这些纹丝不动的阵亡者也许已进入安详的世界了。他们曾受到中国军队的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不得不上战场打仗，打败了只好拼命逃，现在，他们是不是摆脱了一切束缚而进入了宁静、安详与和平的世界了呢？这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也许是近藤本人的一种伤感。也许他不该有这种伤感。再说，他正在深思自己的生的含义，开始感受到自己幸存的痛苦。他在上海的酒馆里由女人伺候着喝酒时，曾深感生命的可贵，但是重返南京执行军务时，又觉得生的苦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恐怕就是仓田少尉曾经渴望激烈的战斗而随时准备阵亡的心理过程吧。现在，近藤也开始步入这一过程了。因为他在上海欢乐过一段时间，所以开始迷恋生命，开始认为在战场也应该珍惜生命。他很清楚这是不对的，但是在大学的研究室里埋头研究医学时的平静、快乐的情景，偏偏象幻影似地时时浮上脑际。

从他的身后，有三四个从奔牛站上车的铁路警卫在同一个搭车者——不是军人——交谈着。

"怎么样，国内是不是有战争快结束的说法？"

"喔，我毫无所知。"

"唔，你听说过服预备役的士兵要轮换的事吗？"

"是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呀。"

"唔。我们和现役军人不同，快四十岁了，有家庭，有生意可

做，大家都表示：要是战争真快结束了，希望早日轮换。”

“这话倒也有理。”

这个搭车者年近五十，据说他是带了一批日本妇女来中国的。当时一道紧急命令，使他在三天之内从大阪、神户一带收罗了八十六名妓女，为她们偿清欠债后，带着她们从长崎乘船到上海来，他把这些妓女分成三组，一组带到苏州，一组带到镇江，另一组送到南京去了。合同为三年，但是根据情况，也许一年，也许两年就可以回国，严格的体检加上优厚的待遇，使这些妓女十分满意。看来这个人是专管卖笑业的老手，显得十分狡猾。他身穿薄大衣，哆嗦着说道：

“南京在三四天前已有艺妓开始接客，这四五个艺妓曾在汉口住过，一度逃回长崎，这次到南京来了。她们都还年轻，很不错。”

看来，他对这方面的内幕很了解。士兵们深感佩服地一边点头一边听他谈论。货车过了丹阳、到达镇江时，太阳已西沉。

他们蜷缩着身子在货车的角落里睡觉。到下关车站时，夜幕已经降临。两辆卡车满载邮件向八公里外的市政府驶去。

“喂，信件来了！”

警卫室的士兵们高兴地迎上来。平尾和近藤去向仓田少尉汇报情况。第二天早晨，士兵们收到了好久没有来过的家信，还分到了新的毛巾、兜裆布和衬衣等，在兴奋中度过了半天。

回到前线一看，仍然充满着火药味。

前天下午去城外征购蔬菜的两个士兵失踪了。昨天一早，有五十名士兵分几路去寻找，在失踪者可能去的地区仔仔细细地搜查。

后来在一家民房的垃圾箱里找到一只烟盒，确实很象失踪者的物品。那两个士兵一定是遭到惨杀后被丢进池塘里了。

士兵们立即把附近民房里的中国人全部抓来，威胁说：如果不说出是谁干的，就全部枪毙。结果找出了五名凶手。当然，这五个人当场被处死了。

笠原谈了处死的情形：

“简直象用棍子击打一只灌满了水的皮球，用力一击，鲜血咕咕地直冒，流出来的血还热气腾腾的呢。”

昨天下午，翻译中桥想做条围巾，便到西装店的楼上去物色料子，但是东西已被抢劫一空，屋里凌乱不堪，裁衣台子的背后躺着两具裸体女尸，铁制的百叶窗放下了一半，尸体的肌肤在昏暗的地板上显得更白，一个女尸的乳房象被剜掉似的，那是被猫吃掉的。中桥在尸体上盖好她们的衣服。

“这个女人还有喂奶的孩子哪。一定是乳香招致猫下手的。”

他这么说着，直往地板上吐唾沫。

看来部队就要转移。携带的食品一一发给大家了，有面包干、酱油精以及盛着米的口袋。团部的辎重行李也已开始捆扎。长期的休整虽然使士兵们感到不胜乏味，但是一旦要转移，又都希望留在南京多玩几天。

部队的去向是哪儿呢？这仍旧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谜。

十一

“平尾，去找艺妓玩玩。”

“艺妓？你是指曾去过汉口的？唔，你知道她们的住处？”

“当然知道。昨天，我向小卖部的老头子打听了。”

"住在哪一带？"

"在小卖部附近。"

"去就去吧……等一等，我去借支手枪。"

近藤的态度好象颇昂然，其实他是有些焦虑不安，不禁握着右拳敲打自己的头部，等候着平尾。平尾怕夜里回来时在路上出事，去向翻译借那支获自中国兵的又大又旧的毛瑟枪。

"晚上好。想借那支手枪用一用，行吗？"平尾说。

翻译正同笠原伍长、随军和尚谈论紫金山的那场激战以及团旗手阵亡的情景。

"这么晚了，还要到哪里去呀？"翻译穿着征购来的带红色条纹的女用毛巾睡衣。

"嗯，去找艺妓玩玩。你还是个孩子，去不得呀。"

"喂，一等兵！"笠原大声喊道，"谁准许你去的？"

"何必要人准许呢？"

"混蛋！得有下士带领着才能去找艺妓玩。难道你不知道这一规定吗？"

"不知道。哪有这样的事！"

"怎么没有！不准许你随便去。得由笠原伍长带领才行。哈哈哈，唔，走吧。"

他俩在翻译等人的笑声中走出房间，去同近藤汇合。士兵们都知道，在这种时候大家可以不管军阶的高低，一起尽情地游乐。薄暮时分，他们三个人出了营门，沿着大街走去。晚饭后，街上几乎不见士兵的影子，除了远近有两三处火烧的光亮外，街上几乎没有什么灯光，黑沉沉的。

这里距小卖部约有一公里的路程。笠原同平尾边走边闲聊，近藤却落后一步，跟在他俩后面不发表任何意见。他有点儿头

痛，感到不舒服，很可能是感冒了，心里却在渴望能再到上海去一次。马路两旁的房屋多被烧塌，一阵风吹过，悬在檐下的白铁板哗啦哗啦直响，霓虹灯管咔啦咔啦地碎落到路上，空中星光闪烁，夜晚寒气袭人。

小卖部的大门紧闭。他们到了中山路就向左拐。装甲车在没有人影的大街上驶过，尘土飞扬。仔细看过去，见军官学校的那一长排砖墙在黑暗中延伸，墙上横写着的大字浮现在昏暗的光线里①。

> 要恢复民族地位，必须要固有道德做基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总理遗训。
>
> 提倡国货发展实业是富国裕民的根本办法。新生活运动是复兴民族运动。国民要以“实事求是”与“日新又新”的精神，力行新生活。蒋委员长名言。

走到围墙的尽头，近藤又向左拐，说是在这一带。他们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所在，只见马路一旁的房屋已全倒塌，另一旁却完好如故，其中有一所房子里点着灯。这所房子相当讲究，大门半开，中庭里植有树丛，一支腊梅花正盛开着。

走进中庭后能听见楼上的谈话声。不错，就是这所房子，他们拾级而上，走进正门，见玻璃窗户里面有一个年近五十的日本妇女。很明显，这就是妓院老板娘了。她听到笠原等人来到的

① 下面的两段话悉依作品中的原文。

声音后，手持蜡烛走到门口来。

“欢迎，欢迎。”

“老板娘，有酒吗？”笠原问道。

“有。不过楼上已客满，楼下还有空，诸位意下如何？楼下是坐椅子的。”

“有没有好姑娘？”

“有，当然有。”

“那就不在乎楼上楼下啦，哈哈哈……”

老板娘在昏暗的土间里找了木屐，然后顺着走廊，领他们走进一间三面有窗的西式房间里，在桌上竖起蜡烛，自言自语地说道：

“没有电灯，很不方便，这鬼地方实在糟透了。没有什么好菜，酒倒是来了不少。今晚很冷，我马上送火盆来。”

笠原默默地听着，见老太婆出去后，便感慨地嘀咕道：“离开大连以后，还是第一次听到日本妇女的嗓音哪。”

这个房间特别冷，近藤觉得有风吹进屋来，回头看去，原来是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户上碎掉了一块玻璃，露出个黑窟窿，一只大白猫正闪烁着大眼睛，从这个大窟窿里瞪着他。

“他妈的！”

近藤喝道。并用手去握腰上的手枪。猫掉过头，无声无息地跳到院子里，只留下黑的方形窗窟窿，显出一副可怕相。

“那只猫呀，肯定在什么地方吃过人肉。”近藤倒抽了一口冷气，低声说道。

一个讨厌的幻影不时出现在眼前，使近藤很不愉快。他觉得那是一个女人的幻影，是从前被自己用短剑刺死的那个女特务的幻影。他方才准备开枪打猫的那把手枪就是这个女人的东西，

装着的子弹也是这个女人当时用的。

“我好象在发烧。大概是感冒了。”近藤说。

笠原回过头，见摇曳着的灯光映照在近藤苍白色的额上。

“喝点儿酒就会好的。”笠原说，“你要是死了，我们会把你烧掉的。火葬这种事，大家已经驾轻就熟了。平尾，你说对不？”

近藤突然厌恶笠原伍长了。笠原一直轻视人的生命，包括中国兵的，也包括笠原自身的。近藤心想，难道现在又想把这种看法套到我身上来吗！不禁由焦躁步入了混乱。还有，这个房间也太暗了。市政府是用电灯的，这里却只点着一根蜡烛，房间的角落里凝聚着阴森森的影子，整个房间好象笼罩着战场的肃杀之气。

在木屐声中，一名身穿绚丽和服的年轻艺妓走进来，她一手拿着火盆，一手捧着酒。近藤看到站在门后阴暗处的艺妓的身影和打扮过的粉脸时，觉得分明是幽灵。他不能相信这毁灭了的死城中会有这样的女人。平尾和笠原也有同感。在这种场合中出现盛装的女性，只会使人感到惶恐。

三个人开始慢酌慢饮。暗淡的光线影响了气氛的活跃。楼上的日本式的房间传来士兵唱歌的声音，唱的是那首“出征打仗不怕死”的军歌。歌词明朗、积极，但同眼下的环境极不谐调。歌声停顿时，可以听得远处哒哒哒的机枪声。

酒过几巡，平尾开始醉了，笠原也坐不稳了。酒菜是上海运来的沙丁鱼干、鱿鱼、墨鱼罐头以及橘子等，简直不象个菜馆。艺妓手腕上的冻疮已成黑痣状，近藤以杯承酒时，感到毛骨悚然，仿佛突然碰见了死人。

“看来我确实是发烧了，累得要命。”

他把头部靠在椅背上，仰视着天花板。高高的天花板呈暗黑色，蜡烛光一摇曳，奇妙的死角也跟着摆动。说来奇怪，那个女特务洁白的肌体象幻影般地出现在眼前，是抓住插在胸口的短剑而痛苦扭动时的洁白肌体。近藤突然萌出杀个女人的念头，心中涌出一种连自己都觉得可怕的凶残感情。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神经衰弱或者是情欲郁积所致，便举杯狂饮，脸色苍白地回望着带有醉意在小声唱歌的平尾，笑笑说：

“我又想杀女人了。”

艺妓见状后，插嘴说：

“我也是女人啊，别说了，怪吓人的。”

“那就杀你罗。”

近藤那酒后变得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他瞅着艺妓，带吓唬性地拔出腰间的手枪放在桌上。

“说到女人嘛，平尾，你从前杀过一个，喏，就是抱着母亲的尸体大哭的那个。真够厉害的！”

笠原翻动着已经有点不听使唤的舌头。

“作孽呀，至今我还觉得作孽呢。虽说当时是不得已的，毕竟太惨了。”

平尾苦笑笑，然后带点夸张地向艺妓讲述当时的情况。这也算是他的一种闲扯。

近藤感到背脊上掠过一阵凉意，不禁回头看看窗窟窿，果然是那只猫又来了。

他抓住手枪，迅速站起来，可是未及瞄准，猫又轻捷地跳下去，消失在外面的黑暗中，只留下方形的窗窟窿。

“他妈的！这是谁家的猫？”

“那是野猫，经常在这一带乱跑，没有东西吃呀。”艺妓若无其事地答道，继续听平尾讲述杀女人的事。

近藤低头面对桌子，默默地继续喝酒，好象喝多少也不会醉，又好象已经酩酊大醉了。他觉得头象劈开似地作痛，心中又极为焦躁。这完全是心里失去控制力的冲动状态，而且越喝越焦躁。

平尾一本正经地讲完了杀女人的事，艺妓却没有什么大的感触，只是出于礼貌，敷衍了一句：“太可怜了。”

“啊，真想杀个女人。”

近藤又说道。这件事犹如一种强迫观念，一直在折磨他的神经。可以说是一种去上海之后的混乱心情，即习惯于战场生活的精神状态被扰乱而产生的矛盾心理。也许通过杀人可以回复平静。打起仗来就好了，到了前线，进入忘我的境地就行了。这种焦躁同仓田少尉从前的心理极相象，不同的是，近藤把这种心理与杀女人紧紧连在一起了。

这时，为了改变席上沉闷的气氛，艺妓开口说道：

“杀女人可不好呀。”

“有什么不好？”近藤立即反驳。

“女人不是战斗人员。去杀死这种人，能称得上是日本军人吗？”

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听起来太狂妄无礼，甚至有侮辱性的味道。近藤不能自制了，把手里的酒杯扔过去。酒杯打在艺妓的胸口处，掉到地板上。女人狼狈地站起来，喊道：“怎么可以这样野蛮。”但是看到近藤已抓起桌上的手枪，她急忙转身，要夺门而逃。

近藤是否真的想开枪？这一点不敢断言。可是看到艺妓逃

跑，他就象条件反射似地扣了扳机。只听得两声枪响，艺妓惨叫着逃出屋外。

平尾跳起来，抱住近藤的胳膊，夺下枪。笠原也用力抓住近藤的手腕。酒壶翻倒在地上，蜡烛也灭了，房间里一片漆黑。

"不行，快走。"

笠原抓住近藤的手腕，拖到走廊上。平尾紧随在他俩身后。

平尾以为子弹没有打中，本想打个招呼，算好帐再走。步入走廊，见有一张小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笠原拖着近藤走了过去。这时，跟在后面的平尾发现脚下有血迹，还闪着黑色的光亮。于是，他惶恐万状，把脸凑近笠原的背脊，说道：

"好象打中了。地上有血迹。快走吧。"

里屋传来难以名状的惨叫声，还听得楼上的客人跑下楼来的声音。笠原同平尾拉着近藤的手，快步往中庭冲去。

"怎么啦？喂，怎么啦？"

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从楼上的窗口探出头来问道。可是笠原等人默不作答，急忙出了大门。后面没有人追上来。不一会儿，他们已走在漆黑而寂静的中山路上了。

"伍长，真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近藤慢慢地放下被抓着的手，有气无力地表示歉意。

"笨蛋！受处分就麻烦了。"笠原放低声音，严厉地说："好了，你别吱声吧，会有办法的。"

接着，笠原问平尾是否确实看到地上有血迹？可能打中了哪儿？平尾也估计不出打中了什么地方，但是艺妓能自己逃进屋里，而且哭叫不停，估计伤势不重。他如实谈了自己的看

法。

“平尾，对不起，原谅我吧。”近藤哭丧着脸，低声下气地说道。

他们借着星光，顺着昏黑的马路默默地往回走。马路的一旁又有新的火灾出现，烈火熊熊，可是不见一个人影。他们穿过扑面而来的热气，一声不吭地从烈火旁边通过。在市政府营门前，哨兵象影子似地站在树下阴暗处，开口问道：

“谁？什么人？”

“笠原伍长。还有两个同伴。”

“唔。”哨兵哼了哼。

三个人走进大门，听到驴发出破笛一样空洞的叫声，但是不知道驴究竟拴在哪里。

“好，今天晚上就安静地睡觉吧。”伍长带着稳重、宽慰的口气，悄声说道：“别忧心忡忡。”

“是，给您添麻烦了，真对不起。”

“别告诉任何人呀。”

笠原这么嘱咐过之后，迈开大步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身上的佩刀发出了响声。

十二

这天晚上，近藤毕竟无法入睡。但是早晨点名完毕，昨晚以来的混乱情绪也镇静些了。早饭后，他坐在马厩旁的石阶上晒太阳。每匹马的腰上都有不浅的鞍伤，露出红红的肌肉。兽医在给马治疗，把白色的药膏搽到马的伤口上，贴上纸，又向马的口中灌药水。近藤什么都不去想，呆呆地望着这些马儿。这是一种

不胜可怜的温顺情调。

平尾拿着日晷过来，在近藤旁边坐下，在石阶上调整日晷，当它同磁针的南北取得一致时，中央的针便翘起来，细细的影子清晰地落在辰和巳之间不动了。平尾点上烟，望着日晷，心平气和地说：

“昨天晚上是怎么搞的？”

“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给你添麻烦了。我心里很烦躁，是从昨天早上开始的。”

不过，近藤在事后深感自己的情绪变稳定了，对军务和军队生活也能顺从了，于是他反而心安理得。如果要受处分，他打算心甘情愿地承受。

中饭刚吃完，仓田中队长命近藤去一次。近藤站起来就走，顺路弯到平尾处，小声地说：

“中队长命我去一次。我想是为了昨晚的事吧。”

“是吗？”平尾伫立着，目送近藤离去。

仓田少尉的房间里坐着一位相貌温厚而清秀的宪兵伍长。少尉带着困惑的神情问道：

“有人怀疑你昨晚向一个女人开过手枪。有没有这回事？”

“有的，是我开的枪。”

“嗯……为什么要这样胡来？你这是在把自己以往的战斗功绩一笔勾销呀！多么可惜哪。”

“是，我错了。”近藤突然感到悔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向外涌。

“宪兵队要传唤你。你跟这位伍长一块儿去吧。请多保重，还有……”少尉犹豫了一下，神情变得更加阴郁，并且离座起立，走近近藤，说道：

“明天早晨，我们大队可能会转移，你也许赶不回来了，把枪和背包带上吧。”

近藤感到绝望，低下了脑袋。接着，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整理好要带的东西，塞进背包，还带上了枪。战友都感到诧异。问他要去哪儿，他凄凉地笑笑，答道：去宪兵队。

近藤又到仓田少尉的房间去打过招呼，同宪兵一起走出来，只见一等兵平尾站在那里等候着。

“伍长，昨天晚上我同这位近藤一等兵在一起喝酒。我想以证人的身份跟你们一起去，你看行不行？”

宪兵说，如果有必要，会另行传唤的。并把平尾的名字记在本子上，近藤趁机抓住平尾的手，急促地说：

“中队转移以前，我也许赶不回来了。你得多加保重。请向大家致意。”

平尾未及答话，近藤已转过背着背包的身子，迈步走去。平尾一直目送着他俩走出市政府那带有古风的楼门。

宪兵队总部就在昨晚出事地点的附近。近藤一到达宪兵队总部后，立即受到简单的审讯。这时近藤才知道，子弹洞穿了艺妓的左腕，没有碰着动脉，也没有触及骨头，很快就会痊愈的。担任审讯的宪兵说话很随便，带有马虎了事的口气。近藤产生了希望：也许宪兵队认为这是小事一桩吧。

审讯完毕，近藤被禁闭在一个房间里，枪、刺刀以及一切可作武器用的东西都被拿走，背包也不给他。房间里除了桌子和椅子，就是白色的墙壁了。他站在带铁格子的窗户前张望，透过正门的两根石柱看见了一小部分中山路，约为四米长，路对面就是军官学校的砖墙，这时有一个士兵抱着大纸盒从路上走过，

大概刚从小卖部出来吧。一批伤兵乘着卡车开过，那是去下关码头的。

真不知前景如何?离开部队而被监禁在这里，是准备押送到上海去?是回日本去?他不去多想什么了，好象很从容，又好象很无聊，也许是太焦躁了。他站在窗边注视着外面来来往往的士兵，心里并不怎么羡慕。

黄昏时送来了一盒饭和一条毛毯。他尽量不去思索问题，大口大口地吃饭。房间里没有灯，天黑后，他裹着毛毯躺在地板上，冷得睡不着。突然，他怀念起日本，怀念起日本的一切，恨不得立即回去。他用毛毯蒙住脸抽泣，哭了大约一个小时，才睡着了。

第二天天一亮，他就醒了，情绪很平稳，心想随它去吧，总有出路的，过去的战绩等于零也无所谓，也没有什么可惜。在军务方面，自己是失败了。如果受处分后释放回家，就回以前的研究室去埋头学习医学。医学虽然一味看重那应该加以轻蔑的生命，他却感到自己把一生献给医学事业也是值得的。要坚持到那一天。静静地等待吧。

军靴声杂沓，看来人数不少，近藤站在窗边观察。有部队通过，这是转移开始了。也许是自己的那个大队吧，好象没有错。可是近藤已经满不在乎了。他的心绪已经离开军人，离开军务，返回应征前的那个医学研究者身上去了。站在队伍前面从大门前走过的人，好象是仓田少尉。接着，排成四列纵队的队伍出现又消失。不错，这确实是自己的那个中队。可是，近藤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不，他是极力不去思想的。这次要离开军队了，那就回研究室去，也许能当上医学博士，甚至能当上院长。这有什

么不好呢！

长长的队伍走过去了。清晨，石门前没有任何士兵向小卖部走去。近藤伸伸手臂，用劲打了个哈欠。

开门锁的声音响过后，昨天的那个宪兵伍长走了进来。

"一等兵近藤，你出来。"

近藤一声不吭跟着往前走。沿着又冷又暗的走廊拐了几个弯后，进入昨天的那个审讯室。近藤在这里听候发落。

"可以回部队去了。处分的事另有通知。"

猝然之间，近藤感到思想非常混乱。中队已经走远了。宪兵还在大谈今后应该注意些什么，训斥不已，不肯轻易地释放。后来总算放行了，近藤手忙脚乱地捆好背包，把水壶挂在肩上，拿着枪匆匆跑出宪兵队总部。

他知道部队正顺着中山路朝西走，于是噔噔噔地沿着马路拼命追赶。不一会儿，他跑到中山路和中正路交叉处的市中心十字路口，道路中央设有交通指挥台。这时他犹豫了。不过，大凡从这里转移出去的部队，必定先到下关。不论坐火车还是坐船，只有先到下关，别无他路。他便拐了弯，顺着中正路径直跑去。可是仍不见前面有部队。

凑巧这时开来了一辆军用卡车，近藤便向着卡车大声叫喊。卡车上装着两桶酱油，士兵们正按着桶，不让桶摇晃。近藤得到允许后，连忙从后面爬上去。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喘得直捶胸。卡车不拐向下关方向去，而是顺着中正路直往前开。近藤坐了六七百米，只得跳下车后再奔跑。

背包很重，枪和水壶也很碍事。近藤象发疯似地朝前奔跑。这时，他感到无限凄凉。部队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照原样前进着。他离开了队伍后，就没有任何价值，也没有任何力量了。

他彻底丧失了信心和自豪，犹如溺水者想生存似的，一心一意想追上部队，急得拼命奔跑。要同部队在一起，永远跟着部队走，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选择。

跑到最高法院前，总算看到远处有一支长长的队伍在前进。他象一条丧家犬似地显出一副可怜相，终于赶上了自己的中队。这时已到挹江门附近了。

近藤跑到仓田少尉跟前，气喘吁吁地报告着准许他回部队的事。

“是吗，太好了。看来不会有什么严重处分的。回到队伍中去吧。”

少尉一边走，一边高兴地说。

近藤挤到平尾的旁边，脸色苍白，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平尾默默地接过近藤的枪，一个人扛两支枪，再用左腕去搀扶对方的右腕。

“谢谢，谢谢。”

近藤弓背弯腰，痛苦地冒着唾沫朝前走。

挹江门上的日章旗在晨风中飘扬，部队穿过挹江门向城外走去，迈向新的战场！可是谁也不知道新的战场究竟在哪里。

附记：本文不是实有其事的实战记录，而是作者的自由创作，因此部队名称及官兵的姓名等，均属虚构，耑此声明。

吴树文 译

青青智慧草

寒假结束后，教室里的气氛一反往常。面临毕业的大学生们，情绪有些沉郁。此时，他们想回味一下六年来的学校生活，这种心情非常强烈。

“怎么样，白井，高兴吗？”

“高兴什么？”

“毕业呗。”

“我在想要不要干脆留级呢。”

他们无拘无束地叉开两腿，举止随便地围坐在教室里的暖炉旁，一边吸烟，一边毫无意义地重复着这些话。无论是竹内、白井，还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中的另外三个人——小谷野、高杉和根本，心中都充满了无法掩饰的孤寂感，此时，他们正处在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上。之所以会有孤寂感，是因为他们将要踏上社会，成为一个自立的人。在那里他们必须自己干活糊口。这是多么庸俗、低级的生活啊。

相比之下，大学生的生活真好比是优哉游哉的贵族生活。世俗之风吹不进钢筋水泥的围墙之内。管它满洲爆发战争，还是经济恐慌席卷东京，在满是尘土味的破旧教室里，学生们照样讨论艾略特① 的文学，乔叟② 的诗，他们注意的只是所谓人类生活史的精华。即便是在教室外靠劳动一天挣一元钱的苦学生，在教室里，也照样能醉心于意大利的美术，沉浸在亚里士多德③ 的哲

学中。

要不了多久，他们同世俗隔绝的防护墙将被拆除，意大利的美术将遭到课长的斥责，爱尔兰的戏曲也将受到同僚们的嘲笑。

“阿长啊，”白井用喑哑的嗓音招呼竹内长太郎，“你是我的好朋友吗？”

“你以为呢？”

“我不知道才问你的。”

“为啥要让你知道呢？”

“因为要毕业了！”

“是吗？”竹内默默地吸了一会儿烟，然后，似答非答地说：

“别老把毕业的事放在心上。没什么大的变化，只不过是不来学校而已。”

“是吗。”白井立即领会了。他很清楚：什么事都要追究明白，将是非常乏味无聊的。

一天，小谷野英资找到工作了，是去台湾的图书馆供职。从他口中听到此事时，伙伴们都在旁边默默不语。与其说是羡慕小谷野找到了工作，莫如说是对他也终于要走了而不胜感慨。

“那种工作没意思，别去别去。”

竹内直截了当地断然说道。

“象小谷野这样的高材生在国内完全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何

---

① 托·斯·艾略特(1888—1965)，英国现代诗人和评论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乔叟(1340?—1400)，英国中世纪后期的大诗人。

③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

苦要到什么高砂岛、蓬莱岛去呢？不要着急，大学毕业生有过一年失业生活的权利，一年后再去台湾也不迟嘛。”

竹内这一通不成道理的道理，竟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执著的眷恋。小谷野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他并非认为友谊比工作重要，而是觉得为了寻求工作孤身一人流落台湾，实在是太落魄、太寂寞了。他们那些应该用来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学问，曾几何时，却使他们的情感背叛了社会。

一月份交了毕业论文，教授们按照教学计划结束了一年的授课而有了空暇。学生中，那些为参加录用考试、或者为准备在校期间的最后一次考试而整日呆在图书馆里的人不断增加，教室里日趋冷清，显得空落落寒森森的。窗外，残雪覆盖的校园里绽开着山茶花。为寻求某种心灵的慰藉而离开住处的学生们大失所望，不时地有人说一声“去喝杯茶吧”，便夹着笔记本起身离去。

随着这种夹杂着思想松弛和神经过敏的心理状态的膨胀，伙伴们中间也开始出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闷。正因为如此，当竹内长太郎一提出作一次短途旅行的建议，伙伴们便象得救了似的当即表示赞成。

他们穿过夜空下热闹的市中心街道，不觉来到了海岸边。此时正值涨潮，海水差一点没有漫上街道。事务所屋顶的那一边，能看见由大岛开往下田的汽轮那高高的桅杆，昏黑的夜空中，船上的旗帜和黑烟在随风飘动。

他们这一群人满怀着希望聚集到这个码头上。他们觉得这次旅行能医治毕业前的忧郁。高杉穿着登山靴，根本拿着粗粗的竹拐杖，只有小谷野一个人背着登山包。背包内塞满了点心

和橘子。他期待着大家一起吃了这些东西，能加深他们的友情。

“这个背包大家轮着背吧。”

不管什么都喜欢提议的竹内提议道。然而小谷野却说：

“不用了，包不重，我自己背吧。”

这么客气，使人感到他与从前不同了。这话不象是学生说的，倒象是出自那些已经踏上社会的人之口。

“小谷野大概把笔记本也装进包里了吧？”

“是的，放了两本。”

“你还想用功啊？”

“可是，总得做点什么吧？”

小谷野是个用功的人。他并非不明白伙伴们那半带着自暴自弃的怀疑一切的心情，而是觉得闲着总不是办法。他的学业最为优秀，而因此他却被人视为俗物。

但是，这些怀疑主义者们也深知，毕业就职后自己也将成为职员、教师，从而被推入“总得做点什么”的境地。怀疑这怀疑那，就好象是在做游戏，这种“怀疑游戏”对于他们，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离开学校使他们感到悲伤，而更使他们感到悲伤的，是他们将要失去怀疑的自由。

大岛之行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体面地依靠父母的机会。在毕业之前依靠父母是体面的，毕业后若找不到工作，就将开始过不体面地依靠父母的生活。这就是等待着他们的境遇。如果是那样的话，作为充满幻想的学园生活结束时的一种点缀，去孕育着幻想的南方小岛是再合适不过了。只要说起燃烧的岛、火焰的岛，那美丽的幻想的海洋上，就会浮现出这座活火山的岛来。

白井把他妹妹也带来了，这是他最大的功劳。有了这么一位女性，使伙伴们之间流动的情感起了与往日不同的变化。小谷野、高杉都爱着她，也许竹内、根本心中也都深藏着对她的爱恋之情。恭子是这样一种女子：她具备现代都市女性的教养，具有和男青年交往的胆量，同时还具有不轻易敞开心扉的谨慎。有这样一位白井恭子的参加，提高了大伙儿的兴致，使大家的情绪从一开始就非常高涨。

"立花丸"起锚——

"快来呀，哥哥，船开啦。"

恭子从船舷向外探出身子喊道。她哥哥坐在甲板的长椅上，悠然地抬起窄小的下巴仰望星星，一边观测明天的天气，一边回答道：

"船要开了是理所当然的事，整天拴着还算什么船。"

"不是船是什么？"

"是公寓。"

"你说歪理的时候才是哥哥，沉默之时就不是哥哥了，对吧。"

"对。"

"我叫你过来嘛。"

"小谷野，你代我去看看。"

白井把下巴埋在敞开的领口内，含混不清地说。

小谷野在甲板的黑暗处只是悄然无声地笑了笑。白井见状，心想这家伙准是一直在想着恭子的事，便象观望别人似地重新仔细打量起妹妹的背影。她穿着灰色的外套，肩膀浑圆，两条纤细的腿就象飘在空中一般，西面天空上的星星就在她两腿的缝隙间闪烁。夜空格外清澈，星星晶莹明亮，把她黑黝黝的背影衬

托得宛如飞天的仙女一般。

后脑勺上戴着菱形学生帽的竹内和根本啪嗒啪嗒地从下面二等舱跑上来，冲着白井喊道："喂，白井，船开啦！"说罢便朝船舷跑去。两人腰上各挂着一瓶啤酒，分别站在恭子两边，望着黑暗的海面，大惊小怪地叫嚷着："离岸喽！离岸喽！"

"船要开了是理所当然的，整天拴着还算什么船。"

"不是船是什么？"

"是公寓。"

"嘿！"竹内仰天大叫。"说得妙！恭子就应该是顽皮丫头，老实呆着的时候就不是恭子。"

"一点不错。"

"好，意见一致，让我们握握手吧。"

恭子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

"不行，把手套脱了。"

"女士可以不脱，真不懂礼节。"

竹内默默地握了握她的手。

"简直是隔靴搔痒。"

"嘻嘻……那我的手是脚喽？"

这时，头顶上蓦地响起一声嘹亮的汽笛声，船身微微摇晃一下开动了。白井和小谷野慢腾腾地站起身，把身体倚靠在船舷上。船离开了码头，掉转方向。黑暗中能看见船尾螺旋桨打起的白色水花。

"喂，再见啦！"根本挥舞着啤酒瓶向岸上喊叫道。

"是不是有人来送你？"

"哪能呢。"根本坦然地说。

随着船头转向，远处从越中岛到品川、大森一带的灯火也慢

慢地向后移去。

竹内将啤酒哗哗地倒入海里。

“大海呀，海神啊，船明天才能到达，请保佑我们旅途平安吧，这供酒有些走气，请将就些吧。匆匆拜上。”

恭子肘抵栏杆，两手支颐，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船加快速度，生出风来。白井吹起了口哨，竹内摇着空瓶打起拍子，恭子放开了歌喉。大家便附声合唱。小谷野的声音最低。

月光溶溶洒在大海上
海风习习吹拂着胸膛
朋友呵，谁能告诉我
何处可寄托青春的向往

星星隐入浪花之间
珊瑚也将绽开笑颜
…………

升起风帆　向前　向前
沿着蓝色的青春航线　直至天边
…………

高杉留在底下餐厅内独自饮着啤酒。他从桌旁的圆窗探出脸来，就听见甲板上伙伴们在纵情歌唱。但他仍然不想上去，只顾喝他的啤酒。在应该激动、应该欢乐的时候，他却令人意外地感到精神非常空虚。他身体欠佳，而更为不妙的是他的意志极度

脆弱。去年秋天，他意识到自己患了神经衰弱症。这会儿他正为这个餐厅底下就是冰冷的大海而苦恼，他怕到甲板上去的话，很有可能会掉进海里。他不能从大楼下面走过，总觉得那巨大的建筑物会塌下来似的。连过马路都不敢，好象电车、汽车都会冲他压过来的。

在船上要呆到明天早上，他内心十分恐惧，想借醉酒来打发这段时间。他仰头喝着酒，同时也没忘记吞服肠胃药。虽然如此害怕，可他仍不想放弃大岛之行。因为他明白，当自己孤零零地被伙伴们撇在一边时，他就更无法使自己摆脱恐怖了。

这种恐怖是周期性发作的。当他恢复正常时，也会哈哈大笑，谈笑风生的。

啤酒在杯中晃动，他也同样摇晃着。他意识到今晚自己是无论如何睡不着的。

不一会儿，伙伴们回到餐厅，围坐在桌旁。

"好啊，高杉一个人偷偷地在这儿喝酒，应该受罚。"

竹内又发表建议了。他的话使高杉的头脑清醒了过来。高杉立即大笑着起身去抱来五瓶啤酒。

恭子借口晕船，不大一会儿就离开这些大学生们进了客舱。

躺在床上，她又觉得离睡觉时间还早。她两手放在胸口上，没脱茄克衫就闭上了眼睛。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明天要去大岛玩，她很高兴，同时她又感到和这些小伙子们的接触使她有些疲倦了。这时，枕边传来汹涌的波涛声。

过不多久，笃笃笃地有人敲门。根本探头问道：

"怎么样，不碍事吧？"

“嗯，睡下就不觉得怎么样了。”

根本耸着左肩走进室内。他让门敞开着，这自然使人感到他很有教养。

恭子躺在床上，看着根本点燃香烟。他两眼通红，似乎有些舒服的醉意。

“他们还在喝吗？”

“哎，不停地喝着呢，可带劲儿了。你也起来去看看吧，没有姑娘在场，谈起话来干巴巴的，乏味得很。起来吧！”

“哎哟，我在边上的时候，你们那么拘束，可……”

“别逗人，谁拘束啦？自以为是。快起来吧！这会儿他们正在打牌，白井这家伙输得可惨了，想法帮帮他吧。”

不过根本也不想强求她，说完他就独自走出室外。他那笨拙的大高个使人不可思议地感到有一种少年的纯真。然而，恭子总觉得他缺少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也许他淡淡的诙谐里面，出人意料地深藏着爱情。但他却不是那种善于表白爱情的人。要是他给恭子写求爱信，恭子一定会忍俊不禁的。

根本走后，象是有一股清香在飘动。他就是这样一位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小伙子。或许他的缺点正包含在他那宛如淡淡地散发香味的美好的性格之中。

不多久，竹内长太郎来了，他连门也没敲就悄悄地推开了门。

“哦，还没睡着呀，我还生怕吵醒了你呢，感觉好些了吗？”

“谢谢，我很好。”

他从右口袋里掏出一只橘子，又从左口袋里也掏出一只，他把两只橘子放在恭子胸口上，然后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

“南无阿弥陀佛！”

“真讨厌，快停下。”

“咳！”竹内夸张地叹了口气，随即默然离去。

恭子三年前就认识竹内了，她十分了解他那幽默的性格，但对他感到惧怕，今晚还是第一次。她感到自己象被非常巧妙地摔了一下。也许她对竹内的到来抱有某种期待，但现在却大失所望。竹内决不是一般的爱闹着玩的人，他家庭贫困，是一面给人当家庭教师一面念书的。说不定他为了掩饰贫困，才装出了幽默的假相。假如果真如此，他的幽默便是他虚无性格的反衬。恭子不由地在心里重新掂量起竹内长太郎来。也许他是个内心非常疙瘩的人。不过，他偷偷地带了两只橘子来给她，这份心意倒叫她有些说不出的高兴。

打那以后又过了半小时的光景，高杉进来了。他笑嘻嘻的，把不够整齐的牙齿都露出来了，同时又用手往上拢了拢垂在额际的长发，和颜悦色地说道：

“怎么样？看上去气色还可以，这样我就放心了。你要是病倒，那就太扫兴了，大家都这么嚷着。幸好你没事，看来我也能平安到达大岛了，哈哈哈哈。”

“你怎么啦，一点儿精神也没有？”

“我不行了。就算要毕业，又有什么用呢。”

“怎么不行了？”

他在对面那张空着的床边上坐下，无力地笑着说道：

“昨天晚上，我和根本在本乡对饮，一点左右才回家。家里人都习惯早睡。我独自上了二楼，我的房间是用纸隔扇与走廊隔开的，只见房间里亮着灯，平时总是关着的，可这次不知怎么的却亮着。我刚要拉开隔扇进去，你猜怎么着，我突然产生了一

个奇怪的感觉，好象有另一个我在屋里，就坐在我的桌边。应该拉开隔扇看个究竟，对不对？可我怕得很呀，怎么也拉不开门。”

“啊，你说什么呀，真可怕！”

“嗯，是可怕。我忙叫醒哥哥，让他先到屋里去。哥哥很为我担心，给我量了体温，说是有三十八度左右。发烧是当然的，我和根本两人喝了一升多嘛，哈哈哈哈。”

“是喝酒引起的吧？”

“就是不喝，我也不行了，我怕是活不长了。死就死吧，我也不怎么想活，哈哈哈哈。”

高杉又拢了拢头发，朝室外走去，走到门口，他说了声“晚安！”他那温存的话音打动了恭子，也许这是一种出自他失去自信的懦弱性格的善意。

她想象着高杉感觉到隔扇上映着自己的幻影，而呆立在走廊上的情景，不由地一阵毛骨悚然。他的神经显得那么过敏而又脆弱，他的心灵又是那么清澈、纯净。他的表情有点老成，阴郁无神，就象身体不够健全一样，而他的性格中则表现出无法比喻的善良。她觉得他也许是属于那种留下一桩天才的伟业然后离开尘世的人。

夜已相当深了。大概是过三浦岬了，波浪汹涌，船晃个不停。恭子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又猛地醒过来。

门开了，小谷野探着脑袋问道：

“怎么样，吃得消吗？”

“哎，不碍事。”

他摇晃着喝得醉醺醺的脸，嘴里嘟囔了一句“晚安”，便轻轻地关上门走了。

恭子气得腾地翻了个身，心想这个高材生难道除了学习优

秀之外，别无其他长处吗？他究竟对她有何想法、有何要求？他总是露出含有某种意味的眼神，却从来不表明真心，真叫人心焦。

不过她很快就平息了心头的火气。没什么可生气的，她想，自己决不会和那伙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谈恋爱的，要是一辈子俯首帖耳地做他们这种人的老婆，叫人怎么受得了。姑娘一恋爱就算完了。

直到她睡着了，她哥哥一次也没露过脸。但他在餐厅里喝酒、打牌、唱歌、开玩笑的时候，始终不露声色地观察着一个一个去妹妹房间探视的伙伴。

作为哥哥，把恭子带来一同旅行，也许有些欠考虑。但在她的身上，有一股不把男子放在眼里的倔强劲儿。这不是老于世故，而是她们同龄姑娘中一种流行的态度，一种修养，是新时代的女性处世时当然应该具备的坚毅态度。恭子在东京女子专门学校就读的三年中，已完全学会了这种现代流行的态度。

她的伙伴们形成了都市中某种小小的新兴阶层。她们精神振奋，朝气蓬勃。虽然在事实上，很难说这小小的新兴阶层能保证带给她们多大的幸福，但她们总是露出幸福的神情，挺起胸脯，呼吸着蓝天下清新的空气。

白井的伙伴们之所以不容易接近恭子，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彼此就很融洽了。但是以后无论怎样厮混在一起游玩，相互之间的关系却不能变得更加亲密，叫人好不焦虑。恭子好象超出了他们概念中的“姑娘”的范畴，仿佛是通身都具备了武器的刺猬，不小心碰一下，就会马上被扎伤。

能够随心所欲地摆布这种难以对付的姑娘，是小伙子们本能的向往。在这一点上，恭子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一种既使人

憎恨又使人焦躁不安的魅力。

白井带妹妹一起旅行，一方面是因为他相信绝对不会出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要悄悄地看看在众多的小伙子的包围中，她竖起全身的针刺竭力护身的惨相。说起来这也是对不服自己管教的妹妹的一个报复。

而恭子之所以主动加入他们的行列，是因为她觉得置身于众多的小伙子之中，紧紧地屏住呼吸，在危险中穿行，真有说不出的魅力。不管男子汉们构成多大的威胁，她都能悠然自在地周旋其间，这在她们同龄的姑娘中不啻是一大骄傲，也是现代女性的所谓富于惊险、拿青春和贞操下赌注的、令人激动的有趣运动。总之，她是为了品尝一下自我满足的滋味，而欲与这些小伙子们对抗一阵。

由于风势猛烈，船绕开元村，在冈田村靠岸。拂晓前的刺骨寒风卷起波浪，这伙睡眠不足的人都冷得禁不住直打哆嗦。

"把我们带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喂，竹内，这里比东京可冷多啦。"根本拖着鼻涕大发牢骚。随后他们走进附近的食堂用了早饭。

一群海岛姑娘行走在食堂前的路上，她们的服装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高杉对头顶东西行走的姑娘们的腰部之优美赞叹不已。他哥哥是雕刻家，因而他也学会了用雕刻家的眼光来观察。姑娘们一身蓝底碎花布装束，透出一种朴素而清新的气息，颇富魅力。来到这儿，恭子那身西装打扮反而显得寒碜、别扭。

等到日出，他们便踏上了山路。光秃秃的樱花树枝桠蓬蓬，杂于樱树林间的山茶树则茂盛葱郁，红色的花朵竞相吐艳。大家都摘了一朵山茶花插在外套领口上。林中的黄莺在歌唱，按照

竹内的说法，这是因为山茶花多，所以吮吸花蜜的黄莺也多，而由于竞争激烈，所以不管哪只鸟的嗓音都非常好听。

竹内唱着歌，精神抖擞地走在最前边。白井跟在他后边低着头往上爬。根本摇摆着宽大的肩膀，默默地走在最后边，他连爬山都显得不灵活。

“喂，前边稍微等一等，等等我呀。”

“皇太子走不动了吗？”竹内转身问道。

“侍从，拉我一把。”根本把手伸向高杉。

“去你的，我自己都累坏了。”

恭子撑着拐杖跟在哥哥后边。陡峭的山路渐渐变窄，不知何时小树林已变成了低矮的灌木丛。白云飘浮在晴朗的天空。她回想起兄妹俩在公寓里过的自炊生活，哥哥和他的朋友们都象是在护卫着自己。现在，虽然和哥哥他们几个小伙子走在一起，可要不了多久，这群伙伴们就要各奔前程了。恭子感到一阵孤独感向自己逼来，从而更感到这些伙伴们的可贵。

最前面的竹内哦哦叫着，高举起双手。赶上去一看，是一片二重火山的喷火壁构成的悬崖。再往前是熔岩形成的山丘，对面可以望见稍稍见高的火山口的边缘。微微发白的烟雾迅速地升向天空，风刮着山丘，岩丛中残留着枯草，一幅萧条、可怕的图景。广阔而湛蓝的天空下，只有那一片没有光泽的褐色岩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谷野和竹内首先跑下悬崖，那儿是旧火山口，风没遮没拦地朝他们身上扑来。他们在足有七、八百米长的火口原上排成一列小小的队伍，艰难地行走在疏松的土地上。

不久，他们来到第二座二重火山喷火壁边上的小山丘上。从这里看去，火山口的全景尽收眼底。陡峭而巨大的喷火口那茶

褐色的峭壁充满杀气，令人生畏。远远望去，只见五、六个登山者正站在火山口边上往下看。要到达那里，还需在凹凸不平的山岩上走三百多米。

“算了吧，太危险了。”高杉最先怯阵。

但是竹内和根本只顾走下山丘，向火山口快步走去。

“恭子啊，女的太危险，快别去了，和我一起在这儿等着吧。”

“没关系，我要去看看。”

高杉生怕被独自撇在这儿，也跟着去了。从旧火山口边缘到新火山口的这段路上全是岩石，必须踩着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过去。岩石和岩石之间有很深的缝隙，岩石下面那深不可测的黑暗洞穴正张着大口。

恭子灵巧地在一块块岩石上跳跃前行，而高杉却摇摇晃晃的，双手抓住岩石爬也似地慢慢移动着。

站在火山口，那恐怖感简直无法形容。

“哟，我站不住了。”

高杉一屁股坐在岩石上。从这儿到火山口是一片缓缓的斜坡，人坐在上面总象要滑下去似的。地面响着隆隆的轰鸣声，洞穴对面的岩壁上不停地冒着滚滚的硫磺烟雾。

“谁敢跳下去？”根本喊道，引得其他登山者都惊讶地瞅着他们。

白井拉着竹内的手，弯腰探身向洞内望去。

“可怕，太可怕了，我感到了死神的诱惑，生命的脆弱，寿命也要缩短了。”

竹内捡起石头扔下洞里。石头不出声地落入无底的洞内，他更害怕了，仿佛觉得自己也会跟石头一样掉进洞里去。大地上竟会有如此的景物存在，实在难以想象。它是那样地不谐调，

又是那样地令人生畏。

“这是大地的癌。”根本议论道。

“比癌还要厉害，是生了肺病的大地在吐血。”白井答道。然后他摘下学生帽，往帽里包了块石头。“这是我的替身，大学生活，再见啦！”说着奋力将石头包向洞里掷去。就在这时，后边的高杉突然大声叫道：

“混蛋！给我住手！”

帽子碰到洞口就和石头分离了。石头箭也似地掉进洞里，黑帽子则散发着白井那难闻的体臭，在热风的吹动下慢慢地飘落下去，就象是白井本人掉进去一样。在此一瞬间，周围看着的人好象胸口给扎了一下，一个个都说不出话来。

战栗过去之后，冻僵了似的胸口重新有了暖意，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这时，大家发现高杉伏在地上不住地呻吟，恭子赶忙跑过去一看，只见他口吐大量黄色液体，脸色煞白。

小谷野随身带着仁丹。高杉紧闭着眼睛，喘着气说：“不要紧，不要紧。”看来是过分的恐怖使他心里不舒服。

在这种时候，竹内做事比谁都麻利。

“根本，把他的腿抬起来。”

根本用力抬起高杉的两条腿。

“你要干什么？这样行吗？”

“就这样，没事儿，这是脑贫血，小谷野，把他的皮带松开！”

吩咐完毕，他用两手啪啪地拍打高杉那没有血色的脸颊。

“我好了，不要紧了。”高杉无力地说道。

“稍微睁开眼睛试试，看得见吗？”

“看得见，没事儿了。”

“好啦，能看见就差不多好了，这是轻度脑贫血，再多吃点仁

丹。咱们回茶馆去吧。”

“高杉在船上的时候就有些反常，神经衰弱嘛。对他不留点意怎么行！”

经妹妹这么一说，白井突然起了疑念：高杉会不会想到了死？扔帽子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那帽子就象是他的化身而惊恐万状了？他似乎早就感到自己快死了，我这么怀疑说不定是对的。要真如此，那帽子可就救了高杉了。

他们商定去距离最近的火山口茶馆暂作小憩。高杉拄着拐杖走，竹内在一旁搀扶着他。

火山口茶馆比较简陋，里面放着两三把椅子，还陈列着一些木偶人、烟嘴、羊羹等土特产。茶馆的老婆婆给大家端来了粗茶和松脆的咸味薄饼。

高杉躺在长木椅上，根本拿来一瓶酒让他喝。

三个先来的顾客正在吃盒饭，这三个人都是东京商人的模样，他们和茶馆的老婆婆大声说着话。说着说着，其中一个人提议道：既然来到大岛，就想学一首大岛小调回去。

“我来唱一段吧，不过，唱得不好。”老婆婆说着，便爽快地唱了起来。歌词大意是：送郎至千崎，海水阻妾行；船上自珍重，求神保佑您。枯涩低沉的嗓音里带着哀愁的调子，透出一股当地的风土气息。

高杉下巴颏儿埋在大衣领子里，帽子盖在脸上，闭目躺在椅子上听老婆婆唱歌。摆脱了一瞬间袭来的死的可怕诱惑之后，他感到肉体中尚存的生命是纯洁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纯洁，不觉潸然泪下，那是发自他脆弱已极的内心的泪水。老婆婆的歌声仍在继续。如果那时不是脑贫血发作使他跌倒在地，也许他已因丧失自制力而滚入火山口了。他总感到现在自己的生命和肉体

尚未合成一体，自己的肉体似乎正在观望延续着的生命。他头枕在椅子上，仍能感受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的火山轰鸣声。

有人摸着他交叉地放在胸前的手。

“哎呀，手这么凉。”

是恭子。她的手很暖，都出汗了。老婆婆愈发唱得起劲了，商人们也一块儿唱了起来。狭小的茶馆内充满了歌声。高杉任恭子暖着自己的手，遮盖在帽子下边的脸上，泪水扑簌簌地直往下淌。

由于逆风，船晚点了，这些学生们回到东京时已是深更半夜。

这次旅行很难说是成功的。自从高杉突如其来地晕倒后，一种不堪回味的忧郁感一直使他们心里黯然不畅。回返的船上，大家一起喝酒也没能有效地恢复平时的气氛。无论是白井还是竹内，都不认为高杉是由于突发的恐惧而晕倒的，准是他内心深处有着致使他晕倒的必然原因，而白井扔下的帽子无意中触动了高杉不安的内心。

这么一想，高杉失去自信的悄然身影，仿佛是毕业生们全部忧郁的集中体现。担心，是谁都有的，只是他们装得若无其事，尽量分散注意力，以度过这个混乱的时期。

白井浩治想，这次旅行不该选择三原山，事先应该估计到在火山口感受到肉体上的不安可能会诱发他们精神上的不宁。旅行失败了，他们谁也不多说什么，悄然地上了夜晚寒风中的东京海岸。

“喂，拿出点精神来，精神！让我们畅怀痛饮热闹一番吧。”

根本拍拍高杉后背这样说道。他能爽直地这么说，正表明了他的豁达、大方。然而，白井和他的妹妹以及小谷野英资却提

出要一块儿回去了，因为他们三人同路。高杉再三挽留："是我扫了大家的兴，真对不起，一起喝一杯吧。"无奈夜已深了。

"别放在心上，以后有机会喝的，我二月三日过生日，到那时再喝怎么样？"

"我的生日也在同一天。"恭子说。

"噢，对了。这家伙的生日跟我是同一天。到那时咱们再找个地方痛饮不迟，今天就算了吧。"

白井兄妹和小谷野便告辞离去。

余下的三人进了闹市区一家他们常去的酒店，喝起酒来。不大工夫高杉就醉了，他对今天的事，更加絮絮叨叨地道歉个不停。

"我啊，我死了也无妨，不要紧的，就说今天吧，要是我一个人去的话，决不会阻止自己往下跳的。我啊，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非要有个人命令我行动不可。"

"哪有这样的混蛋。"根本永远都能不慌不忙的。

"当然有！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也许不会明白，而我的精神已支持不住了！"

"拿出信心来，信心！"

"什么信心，我没有。"

"一定要设法产生信心！"

"怎样才能产生信心呢？"

"恋爱吧，谈恋爱！"

哈哈哈哈，高杉发出空虚的笑声。

"不对，"竹内插嘴道，"先要有信心，这样才可能谈恋爱，靠恋爱不会产生信心的，你说反了。"

"要是被对方看上了呢？"

“那样的话倒还可以。那么是不是要先找一下爱上高杉的姑娘？不过，你的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因为，根据我丰富的经验，姑娘谈恋爱是专挑有信心的小伙子的。”

“这可没办法了。高杉，大概还是喝酒最保险吧。”

高杉拢拢长发哈哈地笑个不停。他对自己竟会如此失去自制力，觉得好笑，对一本正经地替自己出主意的两位挚友，也感到好笑。笑着笑着，他觉得这房间正向无底的深渊下沉。这大概是神经被酒精麻痹后产生的错觉，或许又是那难以医治的虚无感将他拽入了绝望的深渊。

“没准倒还真应该象他那样主动地去绝望呢。”竹内长太郎撅起下巴说道。

“人在绝望时方才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是吧？可贵的是能够在这绝望的世界里发现真正的自我，在那里有着人的复活。”

“耶稣基督说过，不要靠侥幸，要把自己从绝望中拯救出来……”

“扯谎。嘿，根本，没有经过复活的人还属于兽类，仅仅是活着而已，从绝望的地狱中获得再生，是人类精神的升华，这样的人才成为完整的人。这高深的哲学你懂不懂？”

“可是，阿长，这能机械地进行吗？”

“什么机械地进行？”

“自己想绝望就绝望，想复活就复活，这可能吗？”

“绝对可能。”

“怎样进行呢？”

“去嫖妓女！”竹内的声音变得低沉喑哑，他发誓般地高举起右手。

高杉和根本仰面大笑。竹内默默地喝着杯中的酒，等他们

笑声一停，他便继续说道：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可能有时也去，但你们并没体会到嫖女人的真谛。当然，去评论女人的美与丑，这完全是不道德的，是品行不端，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但是，我一个月只去一次，我是去思索嫖女人的真谛的，这是值得尊敬的修行。”

“这种修行谁都在做。”根本压根儿就没把这当回事。

“混蛋，所以说你还是个孩子。嫖女人具有无法估量的深远意义。从一个妓女身上，我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亲眼目睹了天堂与地狱。我还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进行又苦又涩的反省，并展望必将到来的光明的未来。说得更极端一点，难道不可以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思想，一切的一切，都在一个妓女充满脂粉味的体温中得到体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妓女既是天女又是恶魔。通过接触这样的女人，我们可以了解到活的人生哲学的所有烦恼。喂，高杉，找女人去吧！”

“别胡说！”

“什么胡说，但丁因为贝娅特丽齐①而徘徊于天堂与地狱之间，歌德始终借助女性的力量论述了最初的复活。你也应该通过一位妓女的肉体来反省自己的灵魂。”

“说得真好。比你的毕业论文还要出色。”根本一直没当回事。

但是，他们这充满嫩草味的理论和表现出他们智慧的理论，会不会正是一种象机械一样驱使这些年轻人在他们的生活轨道上前进的动力呢？他们的学生生活前途渺茫，毕业和失业几乎被

① 但丁年轻时爱过的女子。

当作是同义语，但这种生活仍然让人觉得是充满欢乐的，难以忘怀的，这难道不正是他们这些亲密朋友之间所进行的充满魅力的智慧游戏在起作用吗？这种智慧游戏并非单纯的游戏，而是他们每天不可缺少的食粮。这种食粮转化为他们的生活能源、推动力、抵抗力。其中，也具备着使陷入绝望的高杉得以复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解除青年的绝望，需要有青年的哲学。虽然这种哲学是寓于嬉戏玩笑之中的，而今，唯有它才能够拂去罩在众人心头的忧郁。

他们踉踉跄跄地来到寂静的街上，相互搀扶着找女人去了。看不见行人的宽阔路面，在不多的几家店铺的广告灯下泛着幽光；洒水车冲洗过的街上湿漉漉的，映着天上的星星。背后吹来一阵寒风，他们乘着风力，挺起胸唱着歌向前走去。

第二天一大早，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竹内长太郎醒了过来。镶着彩色玻璃的小窗户微微透进一点室外的亮光，昏暗中，一面菱形镜子泛着灰蒙蒙的光亮。醉意消失后，他感到脖子上还残留着昨晚的疲劳，舌头也有些发硬。

一个女人背朝他睡着。屋内充斥着发乳的香味儿。照道理，昨晚他应该通过这个女人的肉体来观察天堂和地狱、了解活的人生哲学，但实际上，他却在冰凉的床上，蜷缩起双腿，一个人沉沉入睡了。

“喝醉啦，真不好受，求你让我一个人睡吧。”

他这样说，一方面是由于女人那张死鱼般的毫无表情的脸，使他感到有一股难以制服的倔强劲儿，同时也使他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是由于恭子的幻影突然浮现在他的心头，使他感到自责。

恭子走在大岛洒满阳光的山坡上，她挽着高杉的手，文静地

说着一些安慰高杉的话。被风吹乱的头发在她脸上投下一条条暗影，烈日下，她的脸显得很苍白。……另外，竹内还记起她独自躺在舱内床上的情景。自己把两只橘子放在她那丰满的胸脯上，然后双手合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也许那时自己已对恭子产生了爱情。

然而这种情感却使他感到寂寞。他还不具备爱上一个姑娘的条件。即便能够吐露自己的爱情，也没有任何一点把这爱情和生活联系起来的基础。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他已先灰心了。

"喂，起来吧，天亮了。"

他捅了捅女人丰腴柔软的后背。

根本肇拜访了一位前几届毕业的同学后回来说，无论如何不能去当政府机关的雇员，尤其是我们这些私立大学毕业的人绝对不能去。

当时那位同学撅着下巴，支着一条腿，一边不住地吸烟，一边感慨地对根本说了如下一番话。

——我的办公室里有六个帝国大学毕业的雇员呢，他们都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而我们则常常被指派到远离市中心的学校、青年训练所去视察。安排视察、发布命令的是个女的，听说她在这里已经干了十五年了，是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她手下工作，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被随意支配，而月薪还不及她的零头。

——她月薪一百四十圆，算是个高官呐，整日坐在办公室正中的桌边睥睨四周。被睥睨的帝大毕业生们月薪不超过三十圆，这就是雇员的待遇。所谓雇员，是在救济失业的意义上，不，

是利用失业青年的弱点而组成的一个阶层。在没有失业者的时代里，是不可能有雇员这种混帐待遇的。

——大学毕业的现代青年靠三十圆能生活下去吗？这是个问题。即使不是现代青年，在东京这个地方，又有谁仅靠三十圆就能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呢？当然活不下去！所以受雇用只是为了暂时糊口而已。可是，他们却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心境变化所左右。他们的反抗精神消失了，不甘现状的心情被奇妙地磨灭了。在被这个女人随意支使的过程中，开始习惯于饥饿的生活，渐渐安心于丧失了意志的生活。这是流浪者的心理，可怕的心理！虽然也进行录用考试，但录用的人中间有百分之六十靠的是私人交情，学校的成绩不起任何作用。难道不是这样吗？月薪三十圆的工作，不需要优秀的人材！哈哈哈哈，多么可笑！而且，更为可怜的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尽管生活贫困，却还抱着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煞费苦心地维持现代青年的体面。青年人的悲剧正在于此。

根本复述完这些话，感叹地大声说道："我再请父母养我两三年，我拼命学习外语，搞点翻译。受人支使的工作可不是我们这些人干的！"

此时，关于找工作，各种各样的传说和一些难以相信的事实不胫而走。传闻一家拥有巨大资本的物产公司，不是录用那些有抱负有见识的青年，而尽选用一些没有骨气没有抱负的人。主考官竟说："我们公司所要录用的不是可以当干部的人材，而是普通的职员。普通职员不需要有什么抱负和见识，只要是个同唯命是从的马一样忠实的人就行。"在那里，人只不过是被任意操纵的机器，是被资本所酷使的零部件。另外，还有一家煤气公司，去年和前年，让新录用的大学毕业生跑了半年外勤，说是为

了让他们了解工作情况。所谓外勤，就是到用户的厨房里去说声“您好”，然后抄抄煤气表。大学文科毕业、专攻历史哲学的小伙子就这样从这家的厨房跑到那家的厨房。

于是就产生一些问题：大学是社会的什么？社会又怎样地看待大学？到底是谁的罪过？

说实在的，应该更早一些，应该在入学前就考虑一下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大学在社会上的意义。现在已经晚了，不管你怎么牢骚满腹也无济于事了。

高材生小谷野英资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市内某私立女子学校的教师。这是一所穷学校，对新来的教师只能支付六十五圆月薪。看来只好去干了，小谷野便去同校长会晤。

所谓校长，是个莫名其妙的外行。校长室周围是三栋蓝漆剥落的校舍，从校长室可以看见那个只有一个网球场、一对篮球架的小操场。室内假作排场地铺着鲜红的地毯，墙上挂着留着长髭的学校创建者的大幅照片。校长本人也留着长髭。看来这胡子吓唬吓唬女学生也许还有一定的效果。他已年过半百，只顾自己喝着酽茶，却不给小谷野沏上一杯。校长是这么说的：

“说实话，按照我的主张，学校至今还从未要过一个大学毕业生，任用的都是高等师院毕业的、或是有其他学历的教师。聘请大学毕业生，你是第一个。也许你会认为我的主张多少有些片面，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教师，大学毕业生未必合适，因为光有学识，并不说明具有当教师的资格。……请你来，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尝试，希望你能干得不比其他教师差。工资我也付不出许多，学校很穷，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减少，真叫人伤脑筋。大概是这样一种意识在起作用：与其上高等女校，还不如上职业女校，这样可以早些就业。你说呢？”

一眼便可看清，他对校长这把交椅是非常满足的，而对自己不太兴旺的事业，他感到的是商人似的担忧。但小谷野离开时还是表示了请多关照的态度。现在不是文科毕业生可以提出过高要求的时代。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他决定干了。

其他的伙伴们都没有接到录用通知。白井参加了报社的录用考试，可是录用名额只有五个，而应考者却有一百二十人之多。他的专业考试就没通过，当然也没能参加面试。

“要是咱们都失业了，就一起去当保险公司的外交员吧。”竹内长太郎歪扭着嘴吸着纸烟说。

在白井的房间里，恭子正把两腿伸在被炉内躺着看晚报。这时，竹内长太郎来了。

“你哥哥不在吗？”

说着，把一块羊羹扔在恭子面前，然后他也把腿伸进了被炉。

“恭子。”

“干嘛？”

“你大学毕业后当老师吗？”

“当啊。”

“别当什么老师了，做我的老婆怎么样？”

“去你的。”

“嗬，答得真干脆，没有再考虑一下的余地了？”

恭子猛地一甩那刚烫过的短发站起身来。

“你不是约好和哥哥一起去看电影的吗？”

“是吗？”

“什么‘是吗？’好啊，你把哥哥骗出去，然后来说服我，你的

这套诡计可瞒不了我。哥哥这会儿肯定在新宿车站候车室里一边吸烟一边发火呢……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你让他看见了，非挨揍不可。”

“他会生气吗？”

“这不明摆着嘛。”

“我说，恭子，你就下决心做我老婆吧。”

“要是我不呢？”

“我会百倍地恨你的。”

“求求你，可别杀了我。”

“要是不答应，说不定真会杀了你。”

“我倒真愿意被你杀了。……对了，工作找到了？”

“上哪儿找去。”

“说真的，等你找到工作了，我再重新考虑。”

“看你说的，你是嫁给工资，还是嫁给一个男子汉？”

“陈词滥调。想想看吧，你以为我会爱上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吗？那种爱情一点儿也不纯洁，是多愁善感。我不愿让感伤毁了生活，否则，就是悲剧！毫无意义的悲剧！”

“再怎么说也没有用吗？”

“目前没有讨论的余地。”

“混蛋！你以为结婚是通过讨论来决定的吗？！”

“是的。我决不采取没有理论根据的行动，这是多年来受我哥哥熏陶的结果。”

“那好，把羊羹还我！”

竹内长太郎的求婚，结果是以开玩笑而告终。但是，他的内心并非不认真，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预先留好了后路才提出结婚要求的。

"失业加失恋，真可以自杀了。看来我也是个相当无能的人。"

说罢，竹内便回去了。

夜里，哥哥回来后，恭子便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她对哥哥什么都不隐瞒，这既是出于对哥哥的信赖，也是因为她觉得对哥哥不必有所顾虑。白井浩治听完竹内求婚的经过，只是默默地笑了笑。竹内被大家称为幽默的人，因而在遇到应该认真地说明的事情时，也总是措辞幽默，做出一副滑稽的态度来，他的苦衷，白井是能够理解的。这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性格悲剧。现在，他愈是一本正经，朋友们便愈感到滑稽。在希望别人认真接受的时候，反而不得不掺进一定程度的滑稽成分。也就是说，竹内缺乏求婚的表情，缺乏足以迷住年轻姑娘的那种认真的、神经质的表情。虽然，他的这种苦衷能被白井浩治所理解，却没能被恭子所察觉。

第二天，恭子放学回来的时候，只见小谷野英资站在公寓门前。

"啊呀，我哥哥不在吗？"

"不在。我答应把笔记本借给他的，现在我送来了。"

"是吗？那就放在我这儿吧。"

可是，小谷野并不想把怀里的笔记本交给恭子，他自言自语道："我等他一下吧。"恭子注意到他可能想趁此机会说些什么，便把他请到屋里。

"听说你找到工作了？"

"嗯，一个无聊的工作。"他两手伸进被炉，低头看着笔记本。

"一个月六十或六十五圆，勉强够花了吧？"

“嗯，无聊得很，真叫人不好意思。你准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的。”

“我还哪儿都没考虑呢。哥哥不让我当教师，叫我结婚。”

“有说媒的了？”

“说媒的嘛，多如雨点。”

恭子注视着小谷野的脸色。只见他额头微微泛红。

“小谷野大概有不少做上门女婿的机会吧？”

他听了只是苦笑了笑。“我不适合当什么教师，我真想扔掉饭碗，在东京到处晃荡呢。”

“啊呀，这可不象是你说的话，你怎么啦？”

“生活中没有一点动力是不行的，自己干活养活自己一个人，还有比这更无聊的吗？”

恭子明白他想说什么了，她冷静地又不无恶作剧地想试一试他到底敢不敢开口，敢不敢把话说下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

恭子生气了。

“一个人生活无聊，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没什么。”小谷野两颊绯红，结结巴巴地说，“就是说，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也许不止我一个人……”

恭子气得再也没有理他。一会儿，小谷野说了句“白井怎么还不回来”，就走出屋去了。

这天晚上，恭子又把事情愤愤地告诉了哥哥。

“话说得含含糊糊的，总之他是想说要我和他结婚，却使劲地绕圈子，说什么一个人过日子，干活没劲儿，没出息。还是竹内爽快，‘做我的老婆怎么样？’说得多干脆。虽然同样是不愿意，

可竹内却让人心里痛快，你说是吗？”

“近来找你的人不少啊。”哥哥笑着说道。

“嗯。大学生一到毕业的时候，就会想着找老婆，是吗？”

“你一定说过什么了吧？是不是露出过想结婚的意思？”

“真好笑，我才不结婚呢。”

“不过，象你这种三分人样七分鬼样的人，还是趁有人求爱的时候定下来为好，不然的话，再过两年，谁也不会朝你看一眼的。”

“那有什么关系。我就当个老姑娘，一辈子伺候哥哥。”

“别看你现在嘴硬，到了三十岁，你就会急着要嫁人了。姑娘就象是菜场里的青菜，水灵灵的时候不卖出去，第二天蔫了就没人要了。”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白井从街上散步回来，见恭子正躺在被炉里看信。

“哥哥，收到一封高杉写的情书。”

“哦，这家伙竟有写情书的勇气。”

但是，信里并没有明确表示爱慕，只是写着：在大岛给你添了许多麻烦，至今还未致谢。所以想请你去看电影，能来吗？晚上七点在银座的T茶室见面。如有不便，请来电话。请你哥哥也一块儿来好吗？这时，时钟已快到八点了。

“打电话了吗？”

“没有。”

“那你快去打。”

“真可笑！”她大声说着翻了个身。

“哼，挑挑拣拣的。”哥哥说。

“不过，他也怪可怜的。现在大概已喝完咖啡，又要了份冰

淇淋，但仍然觉得没趣，心里在说，再等五分钟、再等五分钟，眼巴巴地望着门口，神经质地不停地拢着长发……”

“喂，你觉得有趣吗？”

“真痛快！捉弄小伙子，为什么会叫人这样痛快？女人的确是恶魔啊。”

“混蛋！……你，到底想和谁结婚？”

“一个也看不上，都不行，都没有和我结婚的资格。不过，根本肇还没作任何表示呢，真奇怪。可能需要稍稍引诱他一下。”

“不正经！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的？”

“这是受哥哥熏陶的结果……”恭子打着呵欠笑道：“不过，哥哥，我看高杉有些危险，他好象不行了，给人一种维持生命的油已经烧干了的感觉。说不定真会垮掉的，得注意点才是。”

没过多久，最后一次考试开始了。白井兄妹的生日贺宴决定推迟到考试结束以后，和毕业贺宴一起热热闹闹地举行。

学校的操场旁边，有一家他们常去吃午饭的小饭铺。这家铺子是一个不太漂亮的姑娘和一个非常和气的肤色白净的老板娘两人经营的，除了供应午饭外，还供应一些年糕小豆汤、咖啡和酒。四年来，他们这些大学生已经和这里很熟悉了，他们曾借用这家饭铺二楼的房间开过忘年会，也曾请店里帮忙缝补单衣，翻新夹袄。对于独自生活的竹内、小谷野来说，老板娘就相当于他们的母亲。他们还商量过，要为这家“春光亭”饭铺的老板娘举行一次兼有告别意思的答谢宴会。

考试的最后一天，春分已过，下起了温暖的春雨。十点半左右，老板娘正在店堂泥地上生煤球炉。高杉背着书包慢吞吞

地走了进来。他伞也没带，风雨衣给雨水淋透了。

"哟，考试结束了？"

高杉一言不发，站在那里一直低头望着脚下。

"已经考完了吗？"

他轻轻摇了摇头说："考试下午进行。"

"是吗？听说今天上午考试，大概是我搞错了。"

"有谁来过吗？"高杉无力地问。

"先前白井来过一会儿，其他的人没来过……怎么啦？"

"大婶，让我睡个午觉吧。"

"哎哟，头疼吗？是复习考试引起的吧？"

老板娘没怎么在意，在二楼的一间屋里替他铺好了床。

"考试一点钟开始吧，那我十二点半叫醒你。"

说完，老板娘忙着准备午饭去了。过一会儿，其他伙伴们都会来的，她准备今天最后请他们一次。

高杉独自上了二楼，不大工夫，他下来喝了口水又上楼了，以后再没听到什么动静。

过了一小时，白井、竹内、根本一起来了。老板娘正忙着烧鱼汤，从厨房里对他们打了声招呼。接着，店堂里根本的说话声传入了她的耳朵。

"怪事，高杉这家伙今天没有参加考试，昨天他还很精神的呢。"

"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

老板娘擦着手走出厨房。

"你们这是刚考完试吗？"

"哎。"

"哟，这可怎么办！高杉说考试下午进行，这会儿正在楼上睡

午觉呢。大概是弄错了吧?”

大家一下子沉默了，面面相觑。竹内用脚跟蹬掉鞋子上了二楼。不到一分钟，他下楼来轻轻喊了声：

“白井！”

一听他这声音，三人一阵战栗，似乎都已明白了二楼发生了什么事。

竹内默默地向大家招招手，重又踏上狭窄的楼梯。看见他蹑手蹑脚的样子，后面的人也都放轻了上楼的脚步。

二楼的房间有六铺席大，屋内一角放着旧柜橱和镜台。高杉外衣也没脱，上半身露在被子外面，他俯卧着，脸部朝向一边，贴在发黑的席子上，微微张着嘴。苍白的脸上有些斑点，长发散乱地垂在额际。窗外，雨点打在镀锌薄铁板的屋檐上，檐上的水滴声带着一种令人忧郁的节奏传入耳际。

“喂，高杉！”根本大喊一声就要扑过去。竹内一把拽住他。

“不行，已经凉了。”

突然，老板娘哇地哭了起来。

“啊，都是我不好，上午他来的时候就有些不正常，我没注意到。啊，真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他睡觉前还下楼喝过水的呀。”

“嗬，看来他是喝了什么。”竹内冷静地说。

大家轻轻地把高杉的身体翻过来，然后盖上被子。根本出去打电话请医生并通知高杉家里。与此同时，小谷野脸色煞白地跑上楼梯。

高杉的书包旁边，摊着一本美术史笔记本，上面字迹潦草地写着：

昨晚就已做好死的准备，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现在终于鼓

起勇气吞服了毒药。我想在你们身边死去，我是个落伍者。请把毕业贺宴搞得热闹些。我去了！

毕业贺宴应该是和白井兄妹的生日贺宴同时进行的。他写的"请把毕业贺宴搞得热闹些"，会不会是给恭子的临别赠言？白井蓦然想起了那天高杉给恭子的信。也许那封措辞谨慎地表白感情的信，在高杉来说，已是下了很大决心写下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他把极其虚弱的生命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对恭子的爱情上了。如果这个推测没有错，那就等于，白井在三原山上救下了高杉的生命，而今又被妹妹重新推入了死亡的深渊。

医生确认高杉是中毒身亡，已无法挽救，随后便离去了。不一会儿，高杉的哥哥驱车赶到。他平静地向"春光亭"老板娘和同学们施礼致谢后，请他们马上去喊装尸车来。车来后，高杉身着学生装，被抬上了车，他的哥哥和竹内也随车同行。

白井往公寓给恭子打了电话。

"喂，高杉死了！"

白井清楚地听到妹妹惊愕万分的屏息声。

恭子毛骨悚然，害怕极了，好象高杉的亡灵马上就会扑到她身上来似的。她想起自己确实曾预料到高杉会死，她不愿把高杉的死归咎于自己，总觉得这样未免过于简单，令人难以置信。从去三原山的时候起，他已经想到死了。应该说，那时候他心里还没有恭子。不过，现在她非常后悔当时自己对他的信没有表示出更多的诚意。天黑以后，她去高杉家守夜。

守夜的人，大部分都是高杉的伙伴。烛光摇曳，他们排列在灵柩两侧，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感到木然。

夜深了，高杉的哥哥让他妻子拿来了酒，逐个儿给他们斟上，他平静地说：

“弟弟连封象样的详细的遗书也没有留下，我弄不明白他为何要死。我想，你们都是他多年的好朋友，或许会有所察觉。你们是否知道点什么呢？”

位于最后的恭子不由得低下了头。

“会不会是因为健康上的原因而绝望了？”根本说，接着他叙述了在三原山上的经过。

“除此以外似乎也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原因。”高杉的哥哥也这么肯定地说道。

但是，在这些大学生中间，却可以设想有一种无法加以说明的原因。这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存在，其他活着的人也常常会突然感觉到它正威胁着自己的生命。虽然说不出个究竟，但是他们总觉得整个社会的空气似乎对他们是有毒的。或许这是面临着毕业而产生的一种怀疑，是对现实社会所感到的一种难以慰藉的巨大的幻灭，是对生活的厌倦，是进取心的丧失。说到底，难道这不正是按理应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知识，反而使他们憎恨并逃避现实社会的吗？坐在一旁守夜的活着的伙伴们，因为高杉的死，现在更为真切地感觉到这种寂寞感已逼近了他们自己。

原因不明的死，这便是可能得出的结论。弄不清楚那模模糊糊的存在究竟为何物，这使他们更为恐怖。

高杉的哥哥是位雕刻家，他用石膏取下了弟弟的脸形。

“我可不是为派这种用场才学雕刻的呀……”他苦笑道。他的笑脸与弟弟酷似，简直象是他弟弟又复活了。

高杉的头七那天，天气格外晴朗，使人不胜欣喜地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这天，伙伴们和恭子一起去上坟。今天早晨死者家里的人可能来上过坟了，墓前供着新鲜的石竹花和水仙花，色彩

格外鲜艳。不过，以此来表示对生前性格懦弱的高杉的悼念，似乎不太相宜。白木灵牌昨天遭到雨淋，字迹有些模糊了，这不由得使人重新想起他在三原山昏倒时的那副不堪目睹的情景。

面对因为毕业而引起的生活变化，他们彷徨、徘徊，感情上动辄就沉溺于对学生生活的愉快的回忆之中；他们不愿去考虑如何安排自己的前途，不愿去考虑应该如何迎接新的生活。高杉的死，使活着的伙伴们内心正视起严峻的现实生活来。他们有一种恐惧感，好象他们正在重蹈高杉所走过的危险的道路。这种恐惧感，把他们从对校园生活的回忆中唤醒了。

今天大家都穿着崭新的西装，唯有小谷野还是一身学生装束。

“嘿，没有工作的人倒都穿着西装，挺神气的，”白井说，“就象还没找到婆家的姑娘挽发髻一样。”

“你是想工作吧？”根本问道。

“是啊，高杉一死，我突然感到了就业的必要。他要是有工作，也许就不会死了。为了生活而寻找的职业，有时也可以支撑人的生命啊。”

“没这回事，”竹内答道，“他是由于健康上的原因而绝望的。就是不自杀，他的身体也支持不了两年。”

“你这样认为吗？”

“不，我希望是这样。也许实际上还有其他原因。不过，我仍想把所有责任都归在他的健康上，虽然这多少有点感伤。可是你查一下所谓的其他原因试试看，这样我们将会无所适从的，这太可怕了。”

恭子站在第三块墓碑后面，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竹内说话时的表情。这时，她开始怀疑，加给竹内的幽默家这一称呼，实际

上与他是极不相符的。以前，她对竹内多少有些轻蔑，而现在，她不由地对他感到有些害怕了。

回去的路上，他们衔着烟，慢吞吞地走着，路边篱笆的那一侧，排列着不计其数的墓碑。白井和小谷野走在前边，恭子夹在竹内和根本之间，在后边跟着。恭子突然开口问道：

“喂，根本，你说我挽日本发髻合适吗？”

根本哈地一下大声笑了起来。

“别吓唬我好不好，你要是挽个什么高岛田发髻，大多数人见了都会逃跑的。一定要挽发髻的话，还是挽武士发髻合适，你说呢，竹内？”

“不，在我想来，挽发髻一定是为了表现某种特殊的美，这和一般概念的日本式发髻有所区别。看上去既不难看，也不显得奇形怪状。这种美应该是宛如外国女人身穿和服、手撑太阳伞那种富有异国情趣的美。”

“一种不谐调中的谐调，对吧？”

“对，就象爵士音乐一样。”

“你说我挽了日本发髻就会象爵士音乐一样？”

“不过，恭子啊，”竹内神情认真地说，“我说爵士音乐决无轻蔑你的意思。爵士音乐从不谐调的音响中发现了谐调，实在是二十世纪的音乐革命。在美术史上，爵士风格的绘画也正风靡画坛，这种美在十九世纪是无法想象的。这种风格不久也会浸透到现实生活中来的。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把你的日本发髻评为爵士风格是正确的，这也许将会成为日本新女性的美的典范呢。”

“那么请问，你是否觉得这种爵士风格的女性美很有魅力？”

“我思想陈旧，脑子封建。”

根本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好啊，你们两个合伙捉弄我，是吧？真正爱我的只有高杉一个人，他是好人，心地善良，诚心诚意地和姑娘交往。”

“那么，你也是爱高杉的喽？”根本的语气有些认真了。恭子略微踌躇一下，随即果断地回答说：

“我看不起他。”

两个男子汉没料到恭子会这么说，他们缄默不语。恭子感到应该作些说明：

“人好与爱情是两回事，对吧？他的确是个好人，比你们不知要好多少倍。可是，有他那样懦弱的男子汉吗？我想，恋爱是需要相当复杂的条件的。虚弱得连点生活能力都没有的肉体和懦弱的精神，光凭这两点是压根儿就不符合条件的。对这样的男子，我持有好感，但是坦白地说，作为恋爱的对象，我看不起他。”

根本再次感到这的确是他的好友高杉的一个不小的缺点，而同时他又觉得，这缺点正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高杉的性格。他眼光越过恭子的头顶，对着竹内长太郎的侧脸，叹息道：

“现在的姑娘真薄情啊，你说是吧？”

“嗯……”答话从恭子的头顶上传过来，“恭子尤其薄情，这种姑娘看来和我们的封建感情合不拢。”

她听着两人在自己绿色的贝雷帽顶上言来语去的交谈，觉得自己象被摁住了头似的，然而，她又为这帮小伙子对自己毫无办法而洋洋得意。

从学校回来时，恭子和朋友到新宿去转了转，傍晚时分回到公寓，见自己桌上留着哥哥写的纸条，还放着两枚五角钱的硬币。

“我去S·G馆看电影。晚饭你弄些好菜吃。我给你带礼物

回来。"

恭子将两枚硬币装进钱包，把书包往桌上一搁，一边吹口哨一边穿上鞋子，然后快步走出公寓。她想，哥哥看电影去了，傻瓜才一个人闷头吃饭呢。

恭子径直来到银座的S·G馆。她请年轻的女服务员去找白井，然后望着夜幕降临的银座街道，此时正是上街散步的人最多的时候。很快就要踏上社会了，她想到今后的衣着打扮不再受限制，便觉得对街上行走着的穿西装的女子们作一番观察也是挺有意思的。

"出什么事了？"随着这一声问话，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回头一看，站在身后的不是哥哥，而是竹内长太郎。只见他穿戴整齐，打着一条漂亮的宽幅领带，好一副绅士派头。

"你也在？哥哥呢？"

"你哥哥没来，真不知他在干什么。"

"咦！奇怪，哥哥在我桌上留了张条子，所以我才赶来的。大概在哪儿耽搁了吧？"

"哼！这家伙最近怪得很。算了，进去吧，他一会儿会来的。"

黑暗中，竹内拉着恭子的手，把她领到座位上。

两人并肩看了半小时左右，一部影片结束，电影院亮起了灯光。白井还没来。

"恭子，吃饭了吗？"

"没呢。"她轻声说。

"我也没吃，咱们出去吧？"

"哥哥不是要来吗？"

"不管他。他自己不好，谁叫他迟迟不来。"

"不过我想看下一部片子嘛。"

"没什么好看的,算了吧。上哪儿去吃点好东西,我请客。"

"你这么想出去?"

"还是在银座走走的好,就你我两人,象一对恋人似的、一对莫名其妙的恋人!"

竹内低声说着戳了戳恭子的腰。恭子默默地站起身来,先走到外面。

"啊,肚子饿了,吃点鳗鱼怎么样?"竹内合紧大衣,靠近恭子说。

"你想用鳗鱼做诱饵来说服我?"

"哼!"竹内夸张地皱了皱眉头,"不要让人碰钉子嘛,弄得人家把台词都忘了。"

"嘻嘻……你预先背好了台词?"

"嗯,背下了,白天黑夜都在反复地背呢。"

"那么,就让我听一段吧。"

"别急,幕还没拉开呢。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①应该慢慢出场才是。"

"有点意思,真想早些听到。第一句是怎么说的?……不过,我招呼打在前面,你再怎么卖弄名句,我也是不知道的。我仔细听着,仅仅是听着而已。你自始至终是在扮演西拉诺,当然,演到西拉诺被害时,我会为你流泪的。"

"这家伙,用一般的办法还不好对付呢!"竹内粗暴地说。

他们这种相互顶撞似的交谈,与谈情说爱未必相去很远。也

---

① 法国诗人、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1868—1918)的诗剧《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中的主人公,其原型是法国作家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1619—1655)。

许可以说，那种认认真真地谈情说爱，将内心的思慕放在脸上的恋爱方法，在他们之间，已是陈旧而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了。这种恋爱方式，在电影、歌剧、通俗小说中已被用滥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古典式的方法，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时代沿续下来的古典式的求爱方法。在今天，只会令人感到滑稽。看得出来，白井恭子和竹内长太郎他们正使用着一种变化多端的恋爱技法。这种技法时而表现为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理解的语言的格斗；时而表现为感情的波折；时而表现为心理上的肉搏战——双方都挥舞着带刺的鞭子，抽打对方，损伤对方，以达到生擒对方的目的，他们巧妙地躲闪开对方的鞭子，瞅准机会，直扑对方的怀抱。这种恋爱方式，表面上始终不露爱慕的痕迹，看上去甚至会使人觉得他们是一对关系冷漠的朋友，相互之间怀着憎恨。这是一种难以为旁人所觉察的不可思议的恋爱形式。在他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顶撞中，也许正深藏着这种不可思议的爱情。

他们在以鳗鱼为特色菜肴的T餐厅的桌边刚刚坐下，恭子一边用热毛巾擦着手，一边象要堵住竹内的口不让他背台词似地说道：

“高杉爱过我，你知道吗？”

“这倒不知道。有过什么纠葛吗？”

“有啊。”

“嗯……你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得相当不错吧。”

“没有，我提不起兴致。”

“这么说，他是失恋了？”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他对我到底爱到什么程度。也可以认为他是随便说说的吧。可是，他的性格你也知道的，他藏在内心的感情比表露出来的不知要超出多少倍。想到这，我总

感到害怕。”

“那么，你是否坚决地拒绝他了？”

“没有。他写信约我去看电影，我没表态，只是让他空等了。所以谈不上明确地回绝过他。”

“他呀……”竹内向前探着身子说，“事到如今，不是要说他坏话，我倒挺可怜他的，我总觉得他好象连谈恋爱的能力都没有。就象他挑不起生活的重担一样，他的体力似乎也无法承受恋爱的重负。我们可以随便地谈论恋爱，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恋爱本身也许没有什么，但不能不考虑随之而来的生活。男的必须经常把女的背在身上，而女人真是舒服，只要在男人的背上打打瞌睡就行。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的要求也太高了，一会儿嫌高杉不行，一会儿嫌竹内讨厌。这样下去你要变成老姑娘的。”

“我还巴不得这样呢。不过，你自己是否有能力承受起恋爱的重负呢？”

“有，这可不是吹的，要不要让你瞧瞧？”

“您一个月挣多少钱？”

“又来了，混蛋！女人啊眼光就是短，所以看不起小伙子。秃顶的课长挣钱比我多，你嫁给秃顶去吧！听说最近姑娘中很流行这样，你也是其中之一吧？我看错人了。你没有爱小伙子的资格。大凡爱上小伙子的姑娘，都是寄希望于他的将来的。你以为我永远是个失业者吗？糊涂虫，你走吧！”

“这叫吵一架分手吧？”

“对，吵一架分手。叹息的西拉诺，悲愤的育才①，啊，人生漆黑一片。我是让爱情弄昏头了？鳗鱼真是傻乎乎的鱼，浑身连

① 歌剧《卡门》中的男主人公。

根骨头都没有！”

“首先是没有头脑。”

“嗯，这样可无法接吻！”

他们玩弄着机智和诙谐，互相吐着演戏似的台词，简直就象在进行用语言来制服对手的舌战。最后，他们虽然嘴上说“吵一架分手”，但实际上很难说他们没有悄悄地进行与“吵一架分手”完全相反的感情交流。也许在他们心中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这种默契比起用激动的声音反复述说的那种老一套的山盟海誓更为实在，更为诚挚。假如这两个“吵一架分手”的人在沉默下来以后，都感到了心灵上的宁静和微含倦意的满足，从容地享受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带来的欢乐的话，那么，在他们相互顶撞般的话语深处，也许已经隐含着爱的盟誓了。这谈不上是现代的什么东西，也不是适合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求爱法，可以看作这是一种完全出于本能的，不，毋宁说是有些错乱的、略带戏谑的爱情的表现。白井恭子可能不具备古典女性的那种温顺的态度，她有的只是长满荆棘的鞭子，如果是这样，那么竹内长太郎就必须采取适合于这位倔强姑娘的求爱方法。这种方法看上去明朗、自由、奔放，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但实际上却如同一条拘束而困难的路程，一条运用所有智慧和机敏来互相进行格斗的迂回曲折的道路。

他们两人手也没握一下，真象是吵一架后分手了，也不道声再见，在街角分手后，头也不回地快步走远了。假设他们既无把握说对方终于成了自己的恋人，又未产生爱情有所发展时的火辣辣的感情，那么，他们这种复杂的斗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走完最后一段路程之前，就是当事者本人也未必能清楚。可以这样认为，他们这种恋爱形式，自始至终保留着

自己的自由，而不为契约所束缚，实际上是现代人所特有的一种利己主义的结果。

恭子的行动就证明了上述这一点：她回到家，立刻铺好床躺下，津津有味地翻看起电影杂志来了。她打算尽量不去考虑竹内长太郎的事。多考虑只会使自己受到束缚，她不愿失去自由。

不多久，白井回来了。他解释说他和根本一起喝酒耽搁了，等赶到S·G馆时，竹内已经不在那儿了。恭子便把刚才碰到竹内的经过告诉了哥哥，然后还这么加了一句：

“好象我是专门听竹内说道去的，电影只看了半小时，真不合算！”

“哼，恋爱有进展吗？”

“哪有什么进展，我们吵一架分手了，那种人，真没办法，尽嘲弄我。”

白井浩治对妹妹的事，完全持旁观的态度。因为他缺乏向妹妹提出忠告，发表指示的自信。他属于怀疑派，他爱妹妹，也寄希望于这个锋芒毕露的妹妹，他不愿妹妹安稳而平庸地了却婚事，但是真要找一个前程无量的对象，又觉得靠不住，谁知对方今后会干出什么事来。总之，他觉得婚后是否幸福，就是过十年、二十年也未必能看出来。如果恭子希望和竹内结婚，他既没有表示赞同的依据，又没有加以阻止的充分理由。这就是他之所以持旁观态度的原因。

“哦，怎么都行啊……”他重重地往铺在妹妹床边的自己那张床上一躺，说：“总之，要顺从心情的自然发展，婚姻大事草率不得，要是找到了非他不嫁的男人，你就结婚，而不必顾虑时间是否合适。无论父母怎样反对，我都会帮你去说服的。”

恭子笑着说："哥哥大学一毕业，说话也充满自信了。"

毕业典礼上大家齐声高唱校歌，聆听了校长的训话。典礼结束后，他们走出会场来到校园里，只觉得阳光格外耀眼。陆续出来的教授们一个个都变得陌生人似的，全然是一副毫不相干的表情。

小谷野英资提议把学校的教室挨个儿看一看。白井不以为然，说这就象超脱者观望尘世，无聊得很。不过，大家还是决定先去看一下印象深刻的文科部陈旧的木结构教室。

空无一人的教室里阴冷得出奇，而且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寄托他们那寂寞的感情，相反地都象在冷淡地拒绝他们似的。课桌上留有不少污点——他们用小刀刻下的座右铭、用墨水写下的思想片断：

——自然模仿艺术。

——秋天里小提琴的叹息……

——理智的产生意味着艺术的终结。

——怀疑对怀疑产生怀疑。

——……如果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遥远吗？！

——恋爱并非崇高的思想。

穿行在课桌椅之间，隔三跳两地读着这些涂抹在桌上的字迹，白井浩治蓦然间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大学生活难以形容的好处之所在。那就是这些字迹所表明的知识的泛滥、智慧的过剩，而且是没有被处世哲学玷污过的纯粹的、美好而年轻的智慧。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的文豪、哲学家们经过毕生的努力得出了许多醒世的结论，这些结论化为一句句至理名言留给后世……学生们象摆弄玩具似的把这些名言当作女孩子玩的小布袋，随意

投掷践踏，毫不可惜地一抛了之。这是何等的阔气！这种阔气不知何时又把学生们的意识推至与文豪、哲学家相等的高度。于是乎，他们便随意地蔑视莎士比亚，随意地贬毁席勒。

毕业时的忧郁，也许正是由于将要失去这种阔气的身分而产生的。白井浩治很留恋至今为止的学生生活，同时也认识到过去自己实在太自以为是，浑身充满了幼稚的傲气。

“学问这东西……”他对根本肇说，“在社会生活中也许是一种奢侈品。”

“当然是奢侈品喽，这有什么。”

乐天派根本肇为人大方而性格单纯，无怪乎会被人称作皇太子。

然后，他们凑钱买了高级西点，去“春光亭”向老板娘告别。为了记住整整吃了三年的饭味，根本提出今天最后再吃一顿。于是，老板娘给他们四人准备了五份饭菜，把其中一份放在上座。

“这是高杉的。”说着，最先往那碗里盛上还白呼呼地冒着热气的饭，然后她为大家烫了酒。说这是她对大家的衷心祝贺。

“这下子‘春光亭’也要寂寞了，真的。因为和你们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了嘛。哦，不过为毕业而告别应该高兴才是……大婶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啊，不管当博士、娶老婆，还是出国留洋，到时候可别忘了‘春光亭’的大婶，一定要寄张明信片来，我好去祝贺，啊！”

老板娘轮着给大家斟酒，也为高杉斟上了酒。

“大婶您哭了？”竹内问。

“是的，哭了。”老板娘直爽地说，“竹内不会再来叫我洗衣服了吧……”

按照约定的计划，这天晚上十点半，大家都携带着滑雪用具，来到上野车站。各处的滑雪场大都已过了滑雪季节，而上越一带还积着一丈多深的雪。他们计划一起在滑雪场呆两三天，度过漫长的学生生活的最后一刻，以此作为对大学毕业的庆祝，也兼带着作为白井兄妹一拖再拖的生日庆贺活动。

起初，小谷野提出：高杉刚刚去世，毕业庆祝是否就不搞了。小谷野英资就是这么个遵循常情的人。根本肇也基本上赞成这个意见。但是白井和竹内两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不搞毕业庆祝活动并不能给高杉的灵魂以任何安慰。相反，我们应该快活地健康地庆祝毕业、庆祝我们即将踏上社会。高杉也一定会为此而高兴的。从他遗书中“请把毕业贺宴搞得热闹些”这句话来看，他自己虽然得不到青春的喜悦，但希望我们能够享受到它，并衷心地祝愿我们生活得健康、愉快。如果我们因高杉的死而颓丧，这才是最可悲的事情呢。

结果，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决定在白雪中度过学生生活的最后两三天。

深夜的上野车站里，火车冒出的蒸气在夜空中升起了一道奇怪的白色烟雾。坚固的、很有威势的火车头似乎正散发着远方越后和奥羽一带村落的气息，白雪的气息和潮水的气息。出去滑雪的游客多得有些出乎意料，从抱着滑雪板的青年们的脸上，可以看到他们意欲逃避令人烦躁的东京的春天、象身心健康的孩童向往投入那最后残留在雪乡的冬天之怀抱的神情。

火车开动后，竹内从登山包里取出旅行用小瓶装威士忌，分给每人一杯。

“恭子的一份，我替她喝啦。”

恭子头戴一顶胭脂色的贝雷帽，帽上缀着一只白色毛线球；

身穿一件湖蓝色绒线衫，象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似的，显得可爱、调皮，别有一种新颖的魅力。小谷野坐在她正对面，不时地把心神不定的视线投向窗外。过了赤羽、穿过荒川后，车外的灯火开始变得稀疏。旅情使大家欢快、兴奋起来。

根本随身带来了扑克牌。恭子的小登山包内塞满了水果和点心。火车离东京越来越远，随着火车的前行，随身携带的东西渐渐酿出了令人愉快的旅行气氛，大家兴致很浓地度过了几个小时。

将近两点钟，车厢内的大部分人都已睡觉了。小谷野头枕着窗沿，恭子伏在登山包上，根本仰面朝天呼呼地打着呼噜。白井睡不着，正摆弄着扑克牌算命，在他对面，竹内正不停地抽着烟。

白井手里翻着纸牌说：

"阿长啊，……我呀，最近要回乡下去了。"

竹内象没听见似地不作答话。

"回去当农民。"

"想改变一下心情吗？"

"嗯……"

"要一年吗？"

"我想一直呆下去。"

"是真的当农民，还是边种地边写小说？"

"真的当农民。"

"嗯……你是感觉到大学毕业并无意义吧？"

"不是……你一定会认为我当农民不妥吧？因为你准会觉得大学毕业后应该从事与此相应的工作才是，对吧？我要冲破这个框框，高杉死后，对这事我想了很久。考虑妥当不妥当，这完全

是自命不凡、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是大学毕业生，了不起。近来，我已变得非常谦虚了。”

“谦虚就得当农民吗？”竹内又重新燃起一支烟，用冷淡的语气问道。白井下意识地摆弄着扑克，不由自主地显得很兴奋。

“因为变得谦虚了才打算当农民的。我觉得没有非在东京当个职员或教师不可的道理。”

“也许是吧，不过你的想法有些过头了，不切实际。”

“此话怎讲？”

“为什么不可以谦虚地当个教师，当个职员呢？谦虚与当农民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这是你这个局外人的看法。”

“不，你一定是把谦虚与当农民等同起来了。你准是在想，‘我虽然是大学毕业，但很谦虚，非要当个农民让你们看看。’你这是对农民的侮辱，一想到你是抱着这种念头去当农民的，农民不发怒才怪呢，他们一定会说‘我们当农民，还不是那么轻松的’。”

“你不理解。我不是觉得好玩才想当农民的，我打算终生耕种劳作。”

“一年也罢，终生也罢，都是一回事。总之，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谦虚就非得当农民不可？这之间似乎有一大截距离。”

竹内拿出橘子吃了起来，他只吃了半个，把剩下的半个给了白井，然后用手捂住腮帮，说是牙疼。白井吃着竹内给的橘子，继续说道：

“我是这么想的，在当今社会里，农民过的是下层生活。我们学习至今，为的是努力爬上上层社会。这种向上爬的心情，是过分的奢望。因为有这种想法，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极不安定，变得微不足道。而且，在这种忙乱的生活中，是不可能得到作为一个

人的幸福的。在此意义上，毅然踏入下层社会，渐渐适应下层生活，我们才有可能过上安定的、人的生活。”

“这是东方式的醒悟吧？”

“嗯，也许可以这么说。”

“想当农民你就当吧。不过要不了两年，你就会因难以糊口而来东京找工作的。到那时，你才会明白什么是谦虚的生活方式。”

一直打着鼾的根本这时睁开眼睛说话了：

“喂，还没到高崎吗？”

“半小时前就过了。”

“啊呀，糟糕。高崎站上有家很好的荞麦店呢。”

这时，恭子睁眼向窗外望了望，无精打采地说了声“还没有看见雪”。竹内说牙齿越来越疼，不停地嚼着仁丹。

窗外悬着一弯月牙，星星稀疏，天空却很明亮。赤城山黑黝黝的山影向后隐去，火车在深夜宁静的村庄间飞快地奔驰着，窗子模模糊糊地蒙着一层水气，使人感到外边一定非常寒冷。

车厢内到处都有人从行李架上取下滑雪用具，往上面涂着蜡。雪乡快到了。小谷野也想上上蜡，他一站起来，大家也都跟着解开了滑雪用具。这时才凌晨四点左右。

火车到达水上温泉时，车站附近残留着积雪，溪谷对面温泉旅馆的红色霓虹灯映入眼帘。大家整整鞋，最后吸上一支烟。他们由于睡眠不足而两眼通红，但脑子却已清醒了，很有精神。火车驶过汤桧曾以后，钻入了长长的隧道。

出了隧道，猛见得那七、八尺深的积雪覆盖着的山冈和溪谷，在拂晓残月的映照下，冻结了似地闪着白光。

去岩原的营地，得在雪地上行走将近两个小时。在中里车站

下车后，只见积雪埋住了稀疏的房屋，周围没有一点灯光，仿佛在无边无际的雪原上迷了路一般。营地的一个小伙子来车站接他们，他提着灯走在最前边。凛冽的寒风吹落了树枝上的积雪。他们排成一队，走在村里人踩结实了的细细的雪路上。月亮落下后天空突然阴沉下来，狂风卷起的雪花不时猛地从眼前刮过，使人感到山乡的雪季是严酷的。眼前一片昏暗，脚下细细的雪路难以辨清。恭子好几次跌倒在松软的雪地上，走在后边的小谷野一次一次伸手把她搀扶起来。前边引路的提灯发出昏黄的光，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由于看不清提灯人的身影，白雪覆盖的荒野上仿佛只有灯光在移动，一幅似乎有鬼怪出没的情景，叫人好不害怕。

走着走着，雪花愈发刮得厉害，简直象暴风雪。他们身体的右侧都被染成了白色，虽然胸口和颈脖在出汗，但是雪打在脸颊上是又疼又冷。当他们差不多走完平地来到崖下的时候，雪地上才开始显出微微的晨曦，脚底下的雪开始变成淡紫色，天空中，吹过山野的雪花渐渐清晰可见。

"恭子，我来替你背登山包吧。"小谷野在后边非常客气地说。恭子吐着白气，气喘吁吁地弓身抱着滑雪具往前走。四周明亮起来了，恭子穿着一条宽大的裤子，她一步一扭的身姿清晰地印入了小谷野的眼帘。套在她那纤细的小腿上的滑雪靴，就象是她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显得有棱有角。

跨过小桥，道路伸向一片树林之中，变得弯曲而陡峭。竹内趁着休息的当儿，捏起一个雪团贴在脸颊上进行冷敷。他说睡眠不足就会牙疼。

营地设在登上这个陡坡后再走七八百米的缓坡上。"加把劲儿，不远了。"根本说着，迈开步子走在前边，恭子稍稍落后些，竹

内跟在末尾。

“竹内，”恭子把滑雪杖往雪里一插，停住脚步，她背朝竹内说，“你在我背包右边的小袋袋里找一找……对，里边有个细长的小盒子，把它拿出来。”

竹内把手伸进袋内掏出小盒，原来是阿斯匹林。

“吃了这个就会好的。”她头也不回地说完，便大步朝哥哥追去。雪从杉树林的树梢间往下掉，竹内站在飞舞着的雪花中，就着雪咬碎一粒药片咽了下去。喂，喂！头顶上传来根本的呼喊声。竹内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疑念，自己手头拮据，但仍勉强地匀出滑雪旅行的费用，为此还把在校时用过的两三本参考书也卖了，之所以这么做，会不会是能同白井恭子一块儿旅行，对他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呢？

他气喘吁吁地急步追赶大家。他生怕滑雪板下滑，两腿叉开，一步步踏得很实，在陡坡上爬着。恭子给他阿斯匹林，是纯粹出于关心，还是有其更深的感情？她为什么不在车上拿出来，而在这儿悄悄地给他？能否以她有心接受竹内的求爱来作解释呢？走出树林，雪花立即打在他的脸上，融化的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咬紧疼痛的牙关，拼命地爬坡。此时，天已大亮。

登上悬崖，刚刚经过的村落就在眼底，朦朦胧胧的。朝斜坡的上方望去，可以看得见前面营地那尖尖的屋顶，屋顶上的红旗正在暴风雪中翻卷。这里没有任何遮挡物，只好听凭风吹雪打，雪从侧面刮来，打得眼睛也睁不开。恭子累坏了，好几次摔倒在雪地里。来到这无边的雪地上，她那胭脂色的帽子和天蓝色的毛衣格外鲜艳、妩媚，完全改变了她平日给人的印象，显得娇柔可爱。尤其是每当她摔倒后挣扎着爬起来的样子，更使人觉得可怜，不忍看下去。

“你倒在雪地里，简直就跟卡秋莎① 一样。”根本大声地说。

“她要是卡秋莎的话，聂赫留道夫② 就太可怜了。”

竹内说着拉住她的手把她扶起。她一起身立刻拍打着手套上的雪小声地说：

“聂赫留道夫，牙还疼吗？”

竹内长太郎蓦然感到心里一阵颤动。称他为聂赫留道夫，是不是恭子内心有接受他求爱的意思，不留心这么说出口了？但他不敢立即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恭子是个很可能做出非同一般的恶作剧的女人。她会故意留个空子引你来钻，等你刚要上钩时，她又很快地转过身去，留下一串轻蔑的笑声。这种事她是完全可能做的。竹内知道，她就是这种性格，想以此来显示她的优越感，而并不是她老于世故。

宽阔的雪坡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所营地。一楼被完全埋在雪里，旅客们都从二楼的阳台进出。屋顶上粗粗的烟囱向雪花飘舞的天空吐出的滚滚浓烟，显示出屋里很暖和，大家恨不能一步跨进屋去。他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儿，大家立刻解下滑雪板，插在雪中，又放下了沉重的登山包。这里除了一棵白桦树的树枝伸在积雪之外，只有一排连到山下的电线杆露在外面。暴风雪从两根细细的电线下面钻过，然后卷入右边的深谷。

竹内眯眼望着眼前的景色。白井拍了拍他肩头。

“牙齿怎么样啦？”

竹内立刻低下了头，他想：恭子给自己阿斯匹林的时候莫非让白井看见了？

他们走进餐厅，靠窗而坐，用起了早餐。从这里望出去，整

---

①② 分别为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中的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

个滑雪场尽收眼底。风收敛了些，天空也明亮起来，由于白雪的反射，餐厅内光线刺眼。五、六个外国人在那儿又放唱片，又喝咖啡。

“坐在这儿我可受不了。”小谷野轻声说着扔掉手中的香烟走出室外，于是，白井恭子也紧跟着出去了。

“老是休息就等于没来滑雪，应该提高玩的效率。”

“我想上午先睡它一觉，昨晚没睡足。”睡得最好的根本这么说。

一听这话，竹内联想起根本家的富裕生活，很是羡慕。心想，到这儿来，却不滑雪，只是悠然地睡大觉，恐怕没有比这更奢侈的了。

不一会儿，留下根本皇太子独自睡觉，其他人都上了雪坡。三四十个滑雪者象星星点点的黑色水鳖子，在滑雪场上游动。

小谷野英资滑雪的情形完全是其性格的体现，朴实而热情。他一会儿上爬一会儿下滑，丝毫不知道厌倦，独享其乐。他此时的神态，就象他抱着“只有好好地干才行”的念头，和拼命学习的时候一样。他下滑的姿势虽然比较正确，但还不够灵巧，一旦姿势有错，他还缺乏及时纠正的能力。他离开众人，朝山上走得很远，一个人在那儿起劲地滑着。他这滑雪的样子反映了他孤独的性格。

到了滑雪场，竹内长太郎始终跟在白井和恭子旁边，一会儿说是急转弯，一会儿说是减慢速度，嘴里罗嗦个不停。他有自己的一套滑技，姿势不怎么好看，模仿力却很强，不管什么技巧都能学着做。白井浩治讥讽他说：“你真是个滑雪的天才。”的确，他才气横溢。相比之下，小谷野显得笨拙，但他是个苦干家。白井

浩治则是个偷懒的滑雪者，摔倒的话，就在雪地上舒展双腿，悠闲地吸口烟，他在滑雪理论上比较精通，能搬出一大套道理来，什么斜着滑降时，上侧脚抬起向前伸出五寸左右，重心放在下侧脚，回转时下侧脚半制动，重心移至上侧脚，然后再全制动，等等……

恭子一到雪地上便显示出一种很强的生活能力，好象一点儿也不知道疲倦。她不象小谷野那样起劲，那么忙活，但是，如果你用眼光寻找她的踪影，就会发现，她没有片刻停下休息的时候，她或者是弯着腰，宽大的裤脚鼓着风，飞也似地往山谷滑去，那胭脂色的贝雷帽快速移动，就象是离弦之箭；或者是张开天蓝色毛衣裹着的双臂，摇摇晃晃地往斜坡上爬。竹内好几次看见她摔倒在山谷低处，躺在雪地上高高地抬起两条腿，把滑雪板并在一起，身体打着转。突然，他对她结实柔软、充满青春活力的肉体产生了一种幻想，这种幻想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径直下滑到恭子的身边，问道："休息一下吧？"

"我可不能休息，没有空。"恭子气喘吁吁地回答。她戴着深蓝色的眼镜，就象一个盲姑娘。

"给你个橘子，要吗？"

这下她大声喊道："啊，要的！"两人站着剥开橘子，扔在雪地里的橘皮就象金盏花似的闪闪发光。雪花一直在稀稀落落地飘舞，但天空却渐渐放晴，雪面开始熠熠闪光。

"牙齿怎么样了？"

"早好了。"

"阿长会牙疼，真滑稽。"

"为什么？"

"很难想象你的身体会不舒服。"

“别乱讲。我的话你都当作耳边风了，是吧？”

“嗯，不尽然，不过也差不多。”

“那么我问你，你难道感受不到我身上男性的魅力吗？”

恭子呵呵呵地笑出声来。在冰天雪地之间，这笑声显得那么婉转动听，真叫人有些不可思议。

“你以为你是个美男子吗？”

“是不是美男子这没关系，要紧的是你承认不承认我有男子汉气概。”

“稍微有那么一点儿。”

“尽说些令人扫兴的话！”

“可这是真话。阿长的特点不在于肉体，也就是说，很难想象你的身体有什么线条美。如果我跟你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信件来往保持联系的话，那我一定会爱上你的。”

“明白了！……我也有话回敬你。假如你是个从不开口说话的女人，我肯定也会恋上你的。”

“是吗？以后我的嘴会更不饶人。”

“混蛋！”

“哎，咱们一起滑到下边的小屋去，好吗？”

“我才不呢，你自己去吧。和你说话，我的牙齿又会疼的。”

恭子喊了声“再见！”唰地朝下面滑去。竹内两腿叉开慢慢地往上爬。忽然他产生了一种冲动的想法：一定要让这个难以对付的恭子哭一顿。

整个下午始终没有风，此时的雪对滑雪来说是最为适宜的。根本也来了，他在雪地上轻松愉快地啪嗒啪嗒打着滚。这时候，白井站在高处大声喊道：

“根本要把滑雪场给毁了呀，看，尽是坑，都是根本干的。”

白井和竹内因昨晚睡眠不足，现在已感到疲惫不堪了。唯有恭子一人不停地滑着，一会儿提议大家比赛转圈吧，一会儿又说试试用一只脚能滑多远，显得十分高兴。看上去象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一觉睡醒后恢复了体力的根本在陪伴着她。

傍晚，他们拂去冻结在裤腿上的雪花，在浴室里暖了暖冰冷的手脚，脸上带着疲倦而又快活的神情，去了餐厅。

“恭子啊，你晒黑罗。”根本笑道。听说这里有鸡肉火锅，他们就要了一份，并决定喝点酒。

餐厅里另外还有八、九位顾客。昏暗的灯光下，天花板和隔扇上的白桦木的木纹十分清晰，看得真切。

酒上来了，火锅烧开后，大伙儿彼此之间觉得更加亲热了。这时，竹内长太郎又嚷着牙疼了。根本则乐不可支，又重新要了酒。

“这样的事明年就不可能喽。”

“不可能了，”小谷野也说：“有了工作，大家就各奔前程了，即便彼此感情不变，生活也会有所不同的。”

“是啊，倒不如大家都失业反而能在一起呢。”白井也附合道。

“你说要回乡下当农民，真想这么干吗？”竹内问，他又想起了火车上的话。

“不知哥哥都想了些什么，四、五天前就说起这事了。”

“我真是想这么干。我不是小谷野，但我也觉得只有好好干才行。”

“是吗？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呢。”根本目不转睛地望着白井，“你这是出于什么想法？”

“嗯，以后再慢慢细说。”

“我说呀，现在的青年恐怕都会有这样一个想当农民的时期。就象出麻疹一般，不经历一次，心里就不踏实。这是东方人的心理，是一种避开尘世，悠闲度日，以耕田劳作为乐趣的心情，实质上，这是一种古典式的逃避主义情趣。”

“对，一点不错。”由于牙疼，竹内的声音很轻。“他这种想法，在从青年向成年过渡的时期中是常有的，实在是从充满远大抱负的青年时期进入注重实际的成年时期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混乱。趁此混乱，青年时期的抱负便会产生反作用了。所以，我很理解白井的心情，虽然理解，但不赞成，因为这种反作用力只是暂时的。一般来讲，这是一种抱负的变形。真的当了农民，仍然会发现不满足的地方，怎么可能满足呢？白井根本就不了解农民的现实生活，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才会这样说。要是以为农民的生活是悠然自得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无论如何也受不住那种可谓是隐忍服从的、近似扼杀自我的生活。”

“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小谷野无条件地加以反对，“总的来说，我们缺乏实际行动的能力。一般的事情，我们能够和常人一样地去做，但在这种事情面前，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你不是实干派吗？”白井笑道。

“我是主张实干，但这是就力所能及的事而言的。对于无能为力的事，还是趁早敬而远之的好。在这一点上，你们说我做事合乎常理。我以为，只有能够做合乎常理的事，才有可能过不合常理的生活，不是么？我觉得不合常理的思想、行动，比起合乎常理的做法来要困难得多。”

“我赞成小谷野的说法。”

小谷野两眼发光，飞快地朝恭子瞥了一眼，旋即又拿起酒杯

掩饰自己的表情。

“当农民就不合常理吗?”

“哥哥当农民就是不合常理。”

“恭子,我还想把你也带回乡下去呢。”

“对不起,不能从命。”

“你不想做个农民的老婆,在泥里滚一辈子吗?”

“这是哥哥的罗曼蒂克。”

“我可不是随便说的,因为这对于我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

这时,竹内声称想先睡一会儿,就起身离座了。说是不睡一觉来弥补昨夜的睡眠不足,牙疼就无法止住。喝了点酒,脸颊发烫,便愈加疼痛难忍。他从女招待那儿要了杯水,吞下阿斯匹林,独自回房间了。

房间是西式的,很小,里面的双层床就象火车的卧铺一样。他们分别宿于两间房内,白井兄妹和小谷野一间,根本和竹内住另一间。屋内热水汀很热,撩起厚厚的窗帘,只见双层玻璃的窗户大半都让雪埋住了,可以看见窗外积雪的断面。室外可能有月亮,高高的窗子闪着青白的光。人在屋里就象是钻进了雪窟窿似的。竹内上了下铺,拉了条毛毯盖上。他想,白井如果非要去当农民不可,或许可以试试,白井要能够在那儿安住下来,就说明那里的生活决不差。但他又觉得白井此举明摆着将会失败。当然这种失败对于白井可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经历一下失败也许并非坏事。虽然他是这么想的,可在感情上,他还是不愿赞成自己的朋友远远地离去。

餐厅里,还在议论白井浩治想当农民的事。根本肇指责白井,说他对所谓晴耕雨读这种乐趣的向往是不切实际的。

“那种务农的乐趣，是属于生活十分富裕、可以不干任何事情的人。对于那些为了生计而务农的人来说，哪有什么乐趣可言。总之，富翁们从事悠闲的农耕，就象城市的资产者驾驶小车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奢侈。真正的农民晴天雨天都要劳作，即便是下雨天也得耕种、收割……”

“慢着，我才没有这种奢望呢，完全是你们自己在随意想象，我对农业抱着很大的期望，想通过农业干出一番事业来。如同小谷野一样，我也认为只有好好干才行。我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即使失败也无妨。你们只当日本又增加了一个农民就是了。”

“可是……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没有小谷野那种认准一个理就坚决干到底的韧劲。就算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没有苦干精神的话，是决不会成功的。就冲这一点，你也不合格。”

小谷野婉转地插话道：

“我理解白井君想干一番事业的心情，谦虚地工作、为工作而献身，这是对的。但是，如果目标不妥，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很想听听你的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当农民？为什么不愿一心一意地当教师、或是搞翻译？在这方面，似乎还不够明确。”

“城市生活总要和他人打交道，我觉得讨厌，这也是我的理由之一。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象是承包别人工作的一部分似的。拿小谷野当教师来说，就象是承包学校经营者的工作，搞翻译也跟承包书店的工作一样，公司职员、银行职员无一不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有自己独立的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自己带来收获，如果这收获只是金钱的话，你们不感到寒心吗？”

“说到底还是哥哥的罗曼蒂克。”恭子下了个结论。

“也可说是感伤主义。”根本附合道，“男子汉应该有更远大的抱负。虽然如此，我本人可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啊哈哈哈……”

“那我就说说这远大抱负吧。”白井说。恭子吃惊地望着哥哥。哥哥悠然地点上烟，又抿了口酒，然后说：

“说实话，因为似乎有些狂妄，所以一直没开口说。其实我是想调查一下日本的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不伦不类的外来文化的涌入，农村莫名其妙地都市化：通电车、跑汽车、点电灯，丫巴鞋替代了草鞋，自行车代替了步行，装蔬菜的拖车变成了卡车。一般说来，农村的生活在逐步现代化，但农耕的方式却依然如故，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没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到相应的程度，这就产生了严重的脱节。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阻止外来文化的涌入。然而，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追求文明开化是人的一个本能。从现今社会不可能回到原始社会去，但是，设法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则是可能的。就象美国的农村那样。可是，真要这样，日本的土地就要不够了，每户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实在太小。于是，移民问题就成为主要问题了。……我想探讨一下哪些文化应该导入农村，哪些文化不该导入农村，自然，还要考虑适当的方法。不少学者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已经提出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我试图从真正的农民的立场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这工作没有具体的目标，也很难说最后能干出多大成绩来。”

“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根本醉醺醺地说，“不过，干这工作你不合适，你把这个课题让给别人吧。”

“为什么不合适？”

“你研究耶稣、拜伦已有五、六年了，一毕业就立即转向农村问题，这不是‘水鬼上岸无用武之地’吗？水鬼就是水鬼，必须回到水里，水里！”

“你的道理过于简单化了。”

“不，道理就应该朴实无华，看不起素朴的东西，做事就会离弦走板。我们的努力方向，是由我们学到的知识所自然而然地决定的。我们已在原来的路上走了整整六年了，不能轻视了这人生中的六年！应该在此基础上一直往前走，只有这么好好地干才行，不是吗？哈哈哈哈。”

恭子在一片笑声中站起身来，默默地离座而去。她太累了，想早些休息。虽然时间还只刚过九点，但是白天累得筋疲力尽的滑雪游客们都早早地上床了，营地里寂然无声，一条毛茸茸的桦太狗悄悄地从走廊上慢慢走过。帐房内，年轻的掌柜和一位着西装的象是他老婆的女子，正不停地拨拉着算盘珠子。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就象是承包，要说没劲也真没劲，唉。”小谷野把话题转向自己的工作，“不过，我想，在干这种承包工作、与他人打交道的工作的过程中，会不会象飞机直穿云天一样，有个突破呢？如果突破了这一点，那么展现在眼前的就一定是不受任何人支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辽阔的蓝天。”

“对！”根本拍着小谷野的后背大声说道。“对，就是这个道理，你说得真妙！现代的青年们都用绝望的口气说什么自己生不逢时，空怀大志，其实那是懦弱的牢骚。小谷野算不上是刚硬的汉子，但他的人生哲学却发射出希望之光，值得赞赏。白井这家伙，看到正面的路有困难，就想逃到侧面去。连正面的路都行不通的人，就能从侧面的路行得通吗？笔直的路不是最近的道么？”

“我们自己的蓝天？”白井仰面看看天花板，做出象是眺望蓝天的表情。

“是的，我们自己的蓝天。”

“你说的蓝天，具体是指什么呢？”

"这可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好办了。"

"不，我认为不知道也没关系。"小谷野插话道，"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有这个可能。"

"对，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白井。"

"简直象是宗教。"

"说宗教也成，我们信奉的是自己的神。"

"什么神？"

"不知道，自己的神像应该由自己来雕塑。"

"根本，那你的神是什么神？"

"我可是恋爱至上主义者，我的神不是维纳斯，而是丘比特，哈哈哈哈。"

"在恋爱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吗？"

"是的，去恋爱吧！不管干什么样的承包工作，只要想到是为养活女人，干起来就会浑身有劲了。"

"有道理！"白井放声大笑，"一种素朴的人生。"

"不错，我主张素朴，现代社会就是缺乏素朴的东西。迷惘的人应该暂且回到素朴的起点，站在那儿观望人生。你虽然轻蔑素朴的东西，但这却是人生道路的至高点，最宜于通观全局。"

"尽是醉汉的诡辩，你越来越象竹内了。"

"象那家伙就倒霉了，啊哈哈哈。"

根本又要了酒，象要永远喝下去似的，特别有精神。

恭子在内衣外面罩了一件旅馆的夹袄。她把两手抱在胸前，穿过寂静的走廊。窗上闪着冰花。她打开房门，只听见房间一隅的暖气管嗞嗞作响。不知怎的她觉得象是少了点什么，不

免有些寂寞。也许这是卷入小伙子们那场争论之后所产生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也许是因为她原先期待着的营地之夜应该来得更加愉快的缘故。大概是由于哥哥和小谷野不在，她虽已精疲力尽，却不想就此睡下。她重新系好解了一半的细腰带，趿拉着拖鞋，去隔壁探望竹内。

这间房间要小一圈，只有一张双层床。竹内背朝外侧身躺着，后脑勺的头发蓬乱，象个幼稚的小孩，非常可笑。

“睡着了？”

竹内一骨碌转过身来，眨巴着眼睛，微笑着伸展一下手脚。当他的左手伸到站着的恭子面前时，恭子不由自主地捏住了他的小手指。

“牙齿好了？”

“嗯，好多了，睡一会儿会好的。”

“那就放心了，晚安。”

“晚安，他们在干嘛？还在喝吗？”

“尽发表些无聊的议论。”

“看他们的样子，还会继续下去吗？”

“他们又要了酒，大概会继续下去的。”

“嘿，我要不要也去喝一点呢？”

“别去，没意思。”

“几点了？……九点？还早着呐。”

“好了好了，快睡吧，明天还要起早呢。”

“睡不着了。你准备睡吗？”

“嗯……太累了。”

“聊一会儿再走吧。”

“可是，没有话好说呀。”

“我来说，你不用作声，好好听着就是。”

“你又要作弄人……”

“哎呀，就当是病人说胡话得了。”

“好一个病人啊。”

“恭子。”

“干吗？”

“嫁给我吧，别犹豫了。啊！挑来挑去没意思，还是我这个知心的阿长好，哎，你就答应了吧。”

“不行，我还要挑选挑选。”

竹内笑着拉住恭子的手。

约摸过了一小时，恭子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上。她心里很乱，不知从何理起。她两手轻轻地搔着头发，然后双手并拢，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的指甲，指甲很脏，手指上长了些小小的肉刺，她想这大概是滑雪引起的。忽然她缩缩肩膀，感到寂寞得都要发抖了。热水汀还在嗞嗞地响着，露出白白的水气。

她起身来到室外。时间还不到十点，却已象是深更半夜只有她一个人醒着似的。她扶着墙壁轻手轻脚地穿过走廊，推开娱乐室的门，宽大的房间里放着五、六张椅子和沙发，在走廊里射进来的昏暗光线下，显得非常可怕。宽大的落地窗外，看得见盖满积雪的山坡，苍白的月光就象日暮前一般明亮。

她站在窗前呆呆地眺望外面。她不能相信这会儿站在这里的自己就是现实中的自己。也许沉浸在这愉快的气氛中，已使她忘掉了自我。竹内可能巧妙地捕捉住了她这心理上的空子。以前，他一定是在耐心地等待着这一机会的到来。

窗外有一座宽大的阳台，上面积着一尺多深的雪。月亮照亮了半个阳台。她拉开窗子穿着拖鞋就嘎吱嘎吱地踏进雪里。在

寂静的、无风的夜晚，天空晴朗，星星点点闪烁。雪白的群山连绵起伏，仿佛死了一般。凝固的空气冷飕飕的砭人肌肤。踏在雪里的双脚麻木发冷，冻得腿部生疼。这时，一阵难以理解的悲哀陡然刺痛了她的心，她流泪了，她想到了死。但是，不多会儿，她想起现在仍然躺在那间屋里的竹内，便对这样站在雪地里的自己生起气来。

她的感情这才恢复了平静。她从世俗的情感中解脱出来，回复到了平日那个理智的自我。她好象看见了自己真正的形象，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她拂去脚上的雪，回到娱乐室。

此刻，她不想睡，只想埋头干些什么来骗过自己。她意识到自己失败了，感到可悲。一想到非得自欺欺人不可，她就更加来气。恭子走过长长的走廊，去餐厅看了看。哥哥他们还在喝酒，根本曲肱而枕地伏在桌上。

"皇太子睡着了吧？"说着，恭子在小谷野边上坐下。

"我才没睡呢。"根本说着站了起来。

"让我也喝点好吗？"

"喂喂，别胡来。"

"刚才我在外面呆了一会儿，觉得冷了。"

"你脸色可不大好啊。"

她吃惊地望着哥哥的眼睛。哥哥立即移开了视线。

"我简直要冻僵了。今天的夜晚宁静极了，月亮也很好。"

哥哥重新把目光投在从根本手里接过酒杯喝着酒的妹妹脸上。凭着做哥哥的敏感，他感到妹妹身上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恭子立刻明白了哥哥这种神情的意思，便反击道：

"哥哥当农民的事，怎么样了？"

"还没有结论呢。你哥哥硬是不改变主意。"根本怪腔怪调地

说。

“我是不是也回乡当农民呢?”

她总是恨自己遇事太懦弱，可这会儿又不由自主地这么说了。

根本大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在深夜里愈发显得响亮。

竹内被根本的说话声吵醒，睁眼一看，只见强烈的阳光从那被积雪封住了大半个窗子的上方射进屋内，照亮了室内的每个角落。根本一边往裤腿里伸着脚，一边大大咧咧地喊道：

“起来起来！大好天气，滑雪可是太合适了，今天要让太阳晒成黑皮了。”

“其他人呢?”

“在做准备工作。小谷野好象已出去了，说是早饭前先活动活动。”

“真有他的。”

“我可不能跟他比。”根本说完把毛巾往肩上一搭，去盥洗室了。

竹内衔上一支烟，可又没心思抽。

餐厅在白雪的反射下，连天花板都闪着白光。已是满身雪花的小谷野吐着白气走进屋来。

起床后刚打照面，恭子就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竹内，象是要看穿他的心思。竹内眯缝着眼睛，愣神地望着在滑雪场上转圈的人们。他的表情忧郁、黯淡。恭子见状，不由地怒从衷来，她觉得竹内的忧郁表明了他想逃避责任。但是她并不想要竹内长太郎负责，也不想要求他跟自己结婚。

在这山上能吃到蚬子酱汤，大家觉得很希奇。小谷野和根本

两人吃得最香。

“今天大家一块儿到对面的山顶去看看怎么样？”小谷野用异常兴奋的口吻说。“从那儿一口气滑下来肯定很帅，那是处女雪地，真正的处女雪地，连一条滑过的痕迹也没有。”

恭子低头捧起碗来，她感到好象有一条滑雪痕迹穿过了自己的身体，她本能地觉得有些心虚。她希望来一场猛烈的暴风雪，愿新雪深深地埋住这条滑雪痕迹。小伙子们只顾远眺山顶上耀眼的白雪，没有注意到她情绪的低落。

上午他们在近处的滑雪场滑雪。昨天一直和白井恭子在一起的竹内长太郎，今天却一直独自一人在山坡下面滑。恭子能够理解竹内的苦闷，他一定是为如何才能承担责任而苦恼。她想这样对他说：

“哎，阿长，没什么，不用担心。”

一想到这将多么出乎他的意料，她就觉得痛快。因为这样就等于彻底地拒绝他，蔑视他，否定他。失败的将是竹内，而她是个胜利者。竹内大概可以从为负责任而产生的苦恼中解脱出来，这不也很好吗？

她从营地前边的坡上改变方向朝竹内那边滑去。竹内却突然飞快地滑向右边的山谷。她又一次改变方向紧紧追去。当她到达山谷时，只见竹内正慌慌忙忙地叉开两腿爬对面的山坡。

“竹内！”

然而他没有回头。恭子一气之下，转身顺着山谷间的低凹处一直向下滑去。

途中，她向横里摔倒了。起身的时候，她看见竹内的黑影承受着逆光，站在右边的山丘上。她起身后马上又继续向下滑去。

“危险！”竹内的声音追来了。她不理睬。

“危险！前边是悬崖，悬崖呀，恭子！”

这声音清楚地表明竹内在向她追来。恭子压低身子，重心前移，尽量地加快速度。悬崖就在眼前了，崖下望得见一片开阔的山村。她闭上眼睛，身体向右倾倒和雪块一起骨碌碌地滚了一丈多远。悬崖分成三段，非常高，到处可见杉树的枝桠。因为是陡峭的斜坡，雪积得不深，脚底下还有十几米稍稍平缓些的崖壁，那下边是参天的杉树林。恭子的脖子上脊背上都沾满了雪。她支起上半身，仰面往上看去，只见天空蓝莹莹的，竹内正从崖上吃惊地朝下张望。

“没伤着吧？”

她默不作声地在危险的斜坡上站起来。

“要紧吗？一个人能上来吗？”

“不用你管，你走开点！”

竹内马上沉默不语了。恭子斜向里朝上爬着，她断然地说出了心里早就想好的话：

“我压根儿就没有当回事，你也把它忘了吧。”

她觉得象是得胜了似的，同时又充满怜爱地想：这样他心里也该轻松些了吧？她以为竹内解脱责任后会浑身轻松，但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样反而使竹内更深地陷入了自我厌恶的泥潭。

下午，大家一起向营地上方的山坡爬去。山很高，光爬坡就几乎花了一个多小时。坡面宽阔平缓，从未有人爬过。愈往上爬，四周山峰洁白的姿影就看得愈清楚。下面营地的屋顶变得非常渺小，粗犷的雪原展现在眼前。恭子和小谷野两人走在最前边，白井浩治赶上竹内问道：

“喂，问你件事，可别见怪，你和恭子吵架了？”

“没有，没有吵架……”

“是吗？没吵架就好。她好象有点闷闷不乐。”

“嗯……迟早我会告诉你的，不过现在我不想说。”

说话时竹内额角上渗出了一层汗，他看了看白井。

爬上山顶，他们停下来稍事休息，这时，左侧山上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刚见雪花凌乱，转眼间就变成了铺天盖地的暴风雪了。不到一分钟，山里的气候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山下好象还照着太阳，但是从这里却无法看清营地的屋顶和滑雪场的红旗，眼前只见灰色的暴风雪在狂飞乱舞。

他们决定返回营地。根本和恭子领头，白井和小谷野断后，他们在昏天黑地的陡坡上只顾拼命往下滑。雪片沾在眼镜上，就把视线遮住了，摘下眼镜的话，眼睛又无法睁开，暴风雪象雪子一样啪啪地打得脸上直生疼。他们一边滑一边依次喊着后边的人的名字。不多会儿，终于看见了清晰地浮现在空中的营地的烟囱。他们一个个筋疲力尽，艰难地回到营地，一齐拥进了餐厅。

这天，直至晚上暴风雪也没有停息。这座山上所有的滑过雪的痕迹，都在一瞬间给抹去了。恭子站在餐厅的窗前，一动不动地望着滑雪场上新积的白雪，她真想大声叫喊：“啊，暴风雪！暴风雪！”根本不住地捅着她的肩膀，问道：

“喂，恭子，你倒是说话呀，到底要什么？是要年糕小豆汤，还是要菜肉酱汤？”

“给我要一份菜肉酱汤……”说完，她用穿在蓝毛衣内的胳膊肘使劲擦去一大片蒙在玻璃窗上的水气。

夜幕早早地降临了，暴风雪给窗子涂上了一层白色，很难看清外面的景致。从山下村里接过来的两根长长的电线，被呼呼的大风刮成弧形，艰难地给营地带来了光明。远处山脚下铁路

那边，不时地传来尖锐的汽笛声。火车肯定不能通行了。明天，这片滑雪场也将深深地盖上数尺深的新雪；对面陡坡上，准可看见雪崩留下的粗野的新痕迹。雪遮住了天空中的光亮，天黑得比往常要早。人们离开滑雪场集聚在餐厅里，有的在听唱机，有的在剥橘子。桌子上一盆木瓜正开着红花，在这里实在是难得一见。娱乐室里，有两组游客，雪具未卸，正在打麻将。

他们商量决定现在就去洗澡，慢慢地泡它一会儿。大家回到房间，各自换了营地的夹袄，盘腿坐在床上。被暴风雪封闭在屋里，什么也干不成，这倒也别有一番趣味。这么多人呆在一起，是不会闲得无聊的。

白井浩治催着小谷野，两人吹着口哨洗澡去了。他们走后，屋里只剩下恭子一人，她躺在床上，从哥哥衣袋里掏出香烟衔上。室内空气不流通，烟雾飘浮着久久不散。双层玻璃窗的外侧积着雪，里侧开着冰花，她觉得象是被幽禁了似的，好不沉闷。她意识到这种沉闷昨天晚上就感觉到了。恭子找到了肉体上失败了的自己的弱点，心里一阵空虚。她发觉自己几乎脱离了原先的生活轨道，不由得叹息自己软弱无能。

她并不想把责任推给竹内。恭子知道，归罪于他，只能表明自己的行动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其结果必然导致自己鄙视自己。倒不如由自己来承担责任，以表明自己的行为是受自己主观意志支配的。恭子试图用坚强的毅力来支撑和肉体同时崩溃的感情。她不愿因为仅此一次单纯而秘密的行为，使自己终生屈服于竹内的支配。她不愿向这事实认输。她心里说：一定要摆脱肉体的影响，维护自己的权力，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

她想把自己巨大的损失尽量地看得很小。把这种事看得非常重，甚至高于一切，这是古代的道德观念，它象征着女子对男

子的隶属。她意欲摆脱这种束缚，这并不是不讲道德，而是一种坚强女性的新道德。

打那以后，竹内再没表示过任何意思。他一定是迷茫失措下不了由自己来承担责任的决心。但是，恭子是可以在他尚未下定决心之前就断然宣布与他无关的。不能仅由于这么一次关系，就使自己毁灭，这种丑态她无法忍受。况且她也无法否定在自己身上投下巨大阴影的竹内的存在。她想逃避，想反抗，她希望自己憎恨他，忘了他。要使自己脱离他，就得使自己憎恨他。

男浴室在营地昏暗的地下室里，时间还早，里边没有别人，只有他们几个。混浊发蓝的池水上浮着融雪后的尘土，池底咕嘟咕嘟地往上冒着气泡。根本坐在浴池边沿上，两腿拍打着水花，鼻子里哼着小曲。

“滑完雪往浴池里一泡，简直成阔老了。”小谷野不无顾忌地说。

“嘿！再喝上一杯酒，就天下太平罗。”根本应和道。

“洗澡，实在是文明发达的象征。罗马还因洗澡而灭亡了呢。”白井把长长的脊背朝着他俩说。

“是吗？”

“就是嘛。因为实际上洗澡会使人的心处于停滞状态。有句话不是说‘睡懒觉、沐早浴，等于挥霍财产’吗？”

“照你这么说，数百年来日本人一直泡在浴池里，心都停滞了？”竹内的声音很轻。

“嗯，对！东方文化，不，应该说日本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洗澡习惯的影响。日本的文学作品中，都少不了浴衣、出浴女人、乘凉等等的词句。”

“从历史上来说，源义朝①是在澡堂里被杀的吧。”小谷野笑了。

“还有呢，幡随院长兵卫②也是在澡堂里被害的。《太阁记》③第十段里不是有光秀④持竹矛将其母亲刺死于澡盆之中的描写吗？人一进澡盆，心就处于停滞状态，对什么都疏忽大意了。”

白井说话间，根本拍打着大腿，又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弑君图功名，即便当上大将军……”

就在这时，门开了一条细缝，恭子的脸探了进来。

“干嘛？”哥哥问。

“女浴室出了故障，没有热水，正在修，说是需要两小时。”

恭子毫无表情地走进浴室。她觉得，这样做是对竹内的强烈报复。竹内扭过脸去。

白井浩治默默地擦干身体，又默默地向更衣间走去。他昨晚就有了竹内和恭子之间可能发生过什么事的直感，而这直感现在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他在穿衬衫，小谷野也难为情地从浴池里上来了。

过了一会儿，隔着磨砂玻璃门，里边传来恭子嗔怒的，低沉而尖锐的声音：

“竹内！给我擦擦背！”

听不见竹内回答。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因过失而苦恼的竹内来说，也许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

---

① 日本平安末期的武将，被长田忠致所杀。

② 江户时期的侠客。

③ 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丰臣秀吉的传记。

④ 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诸侯。

“喂，大家快上来吧，就要到吃饭时间了！”根本在更衣间喊道。他觉察到这会儿的空气简直令人窒息，为了解围，才这么大声喊道。

白井浩治看见妹妹那副失去理智的样子，不知如何才好。他觉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相当深了，但他不想采取正面解决的方法，至少他不愿在这山中营地里当着大家的面谈起这件棘手的事。他想，恭子要是愿意和竹内结婚，那也不错。可是两人之间好象有些纠葛，这样，就更不能急于着手解决。

于是，白井决定在下山之前先维持现状，不把两人的事张扬出去，等回到东京以后再设法解决他们的纠葛。在这里，暂且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样子。他想控制大家的情绪，不时地找些话题，谈些有趣的事，尽可能使大家不去考虑恭子和竹内的事。这样做，对于他是既困难又麻烦。

“抽支烟，然后去吃饭吧。”他尽量说得很随便。“喂，食堂里写着可以供应牛肉火锅呢。”

“嗯，吃火锅也不错。”根本附和道。

“该不是这一带的耕牛吧？”竹内总算开口了。白井非常明白竹内这是在硬挺着。他似乎被恭子弄得有些害怕了。

“写的是东京风味的牛肉火锅呢。”小谷野笑道，“自然，东京是从来就没有牛的。”

“算了算了，只要是牛就行，跟着牛走吧，管它去哪里。”白井说着站起身来。接着根本也笑着说：“跟着牛去餐厅罗。”

大家都来到走廊上，白井看了一下自己的房间，恭子正对着手镜梳理头发。此时，妹妹洗完澡穿上夹袄的模样，与平日穿西装时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截然不同，很有点沦落风尘的女

子的样子。

“喂，吃饭去了！”说完他立即压低声音严厉地说，“你，不许再对竹内说怪话！知道吗？要冷静些！”

恭子毫无反应地扎起头发。但是，哥哥好象已经全清楚了，她很吃惊，心想怎么竟让他看出自己失去平静了呢？原以为没有什么，一心想着要得胜，其实，这样想正表明自己的心里早已乱了方寸。大家离开浴池后，她独自留在池里，悲伤得哭了一场。默默无声地替她搓背的竹内是那样的懦弱，她恨透了他。

但是，哥哥的一句话，使她恢复了平静。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跟在大家后边朝餐厅走去。此刻，她反倒很想让竹内尽快恢复平静。她回想起在银座看电影的那个晚上，当时那个多嘴多舌而又才气横溢的竹内的面影使她留恋。她想说句什么向他表示道歉。

餐厅里已经有一桌人在吃牛肉火锅，煮肉的香味使他们顿时精神振作。大玻璃窗外，天昏地暗的风雪之中，群峰隐约可见，整个山上厚厚地覆盖着没有一条滑雪痕迹的处女雪。

“看着这雪，人会变得伤感起来的。”根本说。这话实在不象出自根本之口，大家不禁哄然大笑。

“根本的伤感指的是什么呢？”恭子拼命装出快活的口气。

“混蛋！我也是有感情的人嘛。”

“所以我才问，你在想什么呀？”

“不要追问。”

“那肯定是一种怪癖的伤感。”

“不，确实会使人伤感的。”白井赞同地说。“不仅只限于白雪，大海、高山也会给人带来伤感的。就是说，看着有生命的大自然，便会引起伤感。宏大的自然景色给人提供了自我反省的

契机，对吧，根本？”

“是的，这样面对雪景坐着，不由得会这么想，啊，六年的校园生活结束啦！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真叫人留恋啊。”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根本长得个儿大而笨拙，这模样显示出他的感觉迟钝，正因为如此，他那伤感的话语里便带有一种不很谐调的幽默感。这天晚上那令人窒息的空气终于因为他的“伤感”而渐渐散去，透出了一点清新的气息。恭子和竹内也都尽量使自己与此时的空气合上拍。看来大家都想尽量忘却澡堂里的事，谁也不愿提及它，特别是小谷野，他尽可能地不去正面看恭子。

餐厅的女招待长着一张雪乡姑娘特有的红扑扑的脸蛋，满口的乡音，迟钝的动作，很是逗人。小谷野模仿她说话，根本模仿她的面部表情，引得大家发笑。火锅冒着热气，大家把脸凑在同一只锅上吃肉，使饭桌上的气氛非常融洽。在这融洽的气氛中，人们的心地变得宽容起来，一切都可以无条件地接受，即便相互说几句坏话，也不会觉得话中带刺。

窗外，天在暴风雪中渐渐地黑了。只有窗子近处照得到室内灯光的地方，还可看见不停地飘着雪片。远处的屋里传来了口琴的吹奏声，吸烟室里响着收音机，整个营地就象一条快乐悠闲的游览船浮在雪中。大家又要了一些肉，多喝了几盅酒，说话也就更带劲了。他们预定明天下午下山，所以今晚都想尽情地乐一乐。但是，竹内长太郎仍然打不起精神，酒也没怎么喝。

“牙又疼了吗？”恭子问他。他回答说肚子象针刺一般疼。

“这回是肚子疼了？明天大概要轮到其他部位了吧。”白井刚说完，根本接着说道：“明天要轮到鼻梁了吧？”这俏皮话说得不

怎么的，但大家又笑了。

“喂，白井，明年的今天，我们再设法一起来这儿，怎么样？”

小谷野说话时满脸通红，显得特别诚恳。

“是啊，很想能再来啊。”

“你要是当农民，那就来不成了。”竹内倚靠在窗上，有气无力地说。

“滑雪的时候，就从乡下出来嘛。”

“你瞧瞧，”根本用力说，“我说嘛，抱着这种想法还能当好农民？你和我们一样，连骨髓里都浸透了贪图享受的习性，我劝你还是收回你的农民论吧！”

“好一张厉害的嘴，”白井苦笑道，“刚才是我一时失言。”

“不，这不是一时失言，而是你的心里话，那种贪图享受的习性不是三年五载就能改掉的。”

“可是……”小谷野打断他们关于当农民的争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明年真的聚一聚，好吗？因为再过两三年，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

“嗯，尤其是大家再一结婚，那就更不可能来了。白井这个当不了农民的家伙，他肯定会说：‘哼，要我和竹内一起去滑雪，我情愿带着老婆去温泉。’”根本不客气地说。

“不必担心，”恭子调皮地说，“我看，暂时谁也不会结婚的。”

“哼，小看人，为什么我就不能结婚？”

“哟，根本，你也会谈恋爱？”

“混蛋，谈恋爱这玩意儿太麻烦。还有经人介绍结婚的途径嘛。”

“哟，你想请人给介绍对象？这倒稀奇，大学毕业生竟也会满不在乎地说这种话。”

“哈哈哈哈，恭子打算恋爱结婚吗？一般的男人见到你躲都来不及呢。”

“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就是想谈恋爱也谈不成，所以才要媒人介绍的吧？太可怜了。”

“是够可怜的。”白井说。见白井帮他妹妹说话，小谷野也指着根本说了句“天可怜见”，引得大家放声大笑起来。

竹内慢腾腾地从墙边站起。

“我去写封信再来。”

“竹内，和大家在一起吧，信可以明天写嘛。”

见他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恭子不免有些担心，她不愿让他一个人呆着。但是，竹内回头说了声“一会儿就来”，然后便步子缓慢地走出餐厅。

走廊上，听得见各个房间里传出的欢声笑语。四周是一片雪的世界，唯有这营地宛如一座孤岛乐园。竹内两手揣在怀里回到无人的房间，跌倒似地往床上一躺。

现在的问题不是爱不爱恭子。当他独自一人这么呆着的时候，他便更为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意志垮了，他觉得自己是无法振作起来。

他闭眼躺了约有半个小时，然后微微睁开眼睛，他简直难以相信自己怎么会呆在这里。

他套上厚毛袜和裤子，穿上还没干透的笨重的滑雪鞋，然后再穿上藏青色茄克衫和外套，戴上黑帽子，来到走廊上。

走廊上比刚才安静多了，空气中充满了热水汀蒸发出来的令人窒息的怪味。

大门口的灯已经熄了，餐厅里的灯光映照在这儿，只见一条深色桦太狗正蹲在门边的沙发上。竹内开门走到外面。

雪从侧面刮来，打在他的脸颊上，他不由得悚然而立。这儿与室内截然不同，完全是冰冷刺骨的暴风雪的世界。借着雪的反光，隐约可见新雪积得很厚。雪是从下午开始下的，到现在少说也已积了三尺以上。通往下面的阶梯都被掩去，只剩下一片平缓的斜面。

竹内弯着腰扶着栏杆走下阶梯，沿着屋檐进入旁边的仓房。那里竖放着三十多副住宿游人的滑雪板。他划着一根火柴，红光照亮了黑暗的仓房。里边静得叫人害怕，阴冷阴冷的，三十多副滑雪板象有生命的动物一般，露出令人恐怖的表情。风呼啸着从板壁的缝隙间直往里钻。

他原先所期待的是辉煌的恋爱、获胜后的和睦。可是恭子对他却没抱任何期望。“我压根儿就没有当回事儿，你也把它忘了吧。”……她是预先设好了陷阱，等着他去的。

竹内站在仓房外面，系上滑雪板，两手戴好手套。雪花狂飞乱舞，简直看不清山坡向哪儿伸延。黄色的光亮射在他头上。他抬头看了一会儿窗子，他知道那是餐厅，窗子里边，恭子、根本正兴致盎然地吃着牛肉火锅。然而却听不到一丁点儿的笑声。

他弯下腰，向山坡滑去。滑雪板深深地陷在新雪里，一点儿也滑不快。他缓慢地向坡下滑着，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紊乱的痕印。横里扑来的雪片打在他的身上，他闭上眼睛，眼泪唰地淌了下来。不一会儿，他身体失去了平衡，慢慢地、深深地歪倒在雪里。雪溶化了，流进他的颈脖、手腕，他感到浑身发冷。他并不怨恨恭子，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肉体怎么也忘不了从恭子那儿蒙受的屈辱。她一点也瞧不起他，从精神上踞高临下地瞅着他。“我压根儿就没有当回事儿”，恭子的这句话，使竹内感到自己完全掉入了人世的底层，不禁一阵目眩。如果她

真心倾心于他，那竹内一定会感受到生命的价值，结婚以后的生活无论多么艰难，他的精神世界一定是充实的。

他支起上半身，朝刚刚下来的斜坡望上去，出乎意外地发现营地尖尖的黑屋顶已经离得很远了，几扇并排着的窗户透出黄色的灯光。展眼望去，只有那里亮着灯光，而四周则是一片漆黑，仿佛冰冷的阴间。他感到自己的躯壳下边，是一具被毁灭了精神的尸首，他的手仿佛触及到了窒息的冰冷的心。这就是他长了二十多年的身躯被分解、被毁坏了的模样。雪花在他的耳朵里溶化，冰凉的雪水从鼻子上顺着脸颊往下淌。现在，这个冷酷的大自然使他感到非常舒服，肉体上的痛苦使他的心灵多少得到了一点慰藉。他诅咒自己，他撑着雪杖重新站立起来。斜坡下面是一直向下延伸的平缓的山谷。由于斜坡平缓，积雪太深，无法滑行。

他拱背弯腰，踏着没膝的积雪，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下走去。暴风雪呼呼地吹拂着帽子上的雪。他想到了死去的高杉，觉得高杉非常可怜，又想也许值得可怜的倒是他自己。他摔倒了好几次，每次都把脸伏在雪地上冰一冰。

突然，他记起了高杉临别前写在美术史笔记本上的话：我想在你们身边死去，我是个落伍者。请把毕业贺宴搞得热闹些。我去了……

"我想在你们身边死去！"竹内喃喃地说着，禁不住潸然泪下。和白井、根本、小谷野他们多年的友谊，是最珍贵最难得的，他不由得悲从中来，又一次回首望去，然而，雪山把一切都遮住了，既看不见营地的屋顶，也看不见亮着黄色灯光的餐厅窗子。四周峰阻云断，云端里似乎有月亮，清冽的夜空，就象冰缝间露出的池水一般美丽。

餐厅里，他们从结婚扯到恋爱观，白井浩治认为现代人谈情说爱必须讲究理智；根本肇则主张恋爱是感情的表露，讲究理智就不叫恋爱了。恭子闭口不言，她想作出判断，判断竹内说过的那么多话，究竟是充满感情的，还是出于理智的。

牛肉火锅吃光了，酒也喝够了。夜已相当深了。小谷野突然提出大家一起给"春光亭"的老板娘写封信。他就是这样的人，总是很重感情。

"我的登山包里有信纸，这就去取来。"小谷野脚步有些踉跄地起身走出餐厅。其余三人向女招待要来粗茶喝着。夜深后，毕竟寒气逼人，身上没有夹袄遮挡的地方确实感到有些冷。

不大工夫，小谷野拿着信纸和笔回来了，他拍了一下白井的肩膀小声说：

"竹内不在屋里，上哪儿去了呢？"

"会不会上厕所了？刚才还在说肚子疼……"

"可是他把夹袄脱在屋里了。"

"哦，大概是穿着衬衫去的吧。"

"也许。"小谷野答道。大家决定回房间去写信，便都站了起来。

白井很担心，第一个回到房里。只见竹内床上扔着夹袄，而上衣和裤子却不见了。

"咦！鞋呢？"根本自言自语地说着看了看床底下。恭子站在他们三人后边，双膝不住地直打哆嗦。

"喂，跟我来！"白井声音严肃地说着，从走廊里奔出门外，小谷野和根本紧跟在后边。

屋里剩下恭子一个人，她坐在竹内的床上，呆呆地瞪大眼

睛，然而，并没有在看着什么。

出门一看，大雪已经停息，皎洁的月亮悬挂在夜空中，风吹得屋檐呼呼作响，长长的冰凌掉落在积雪里。

通往下面的石阶上，有一条凹线，这分明是天黑后有人下去过。

“竹内！”根本大声喊道。这声音振荡着雪原的夜空，在山间引起一片回音。

“那家伙，今天怎么啦？”根本问白井。

“嗯，不清楚，好象有什么事……喂，快做准备。”

“竹内！”小谷野也喊了一声。他们回房间作出去的准备。小谷野找到管理人员，问他是否看见有人出去，然后借了只手电。

三人急急忙忙地做好外出准备。

“你也一块儿去！”经哥哥这么一说，原先呆坐着的恭子立即换起衣服来。

年轻的管理人员马上换了装束，拿来一盏提灯。

“到仓房去看看滑雪板在不在。”这位青年沉着地说。借着提灯昏暗的光亮，他踏着大步向营地侧面走去。大家紧跟在后边。

竹内确实是带着滑雪板走了。他们站在仓房外，齐声呼喊他的名字。然后飞快地系上滑雪板。

“别走散了，一定要两个人一起行动，否则有危险。”青年不慌不忙地说，这种事他似乎经历得多了。

“我到上面去看看，小谷野，跟我来。”根本刚说完，那青年又很有把握地说：

“不，不会在上面，这么大的雪，上不去的。再说，暴风雪刚刚停，不可能在上边，我们往下面去找找吧。”

雪停了，月光凄凉地把银子般的大地照得雪亮。由于风太大，积雪被卷了起来，脚就象是隐没在烟雾之中。风把脸颊和鼻子冻得冰凉。

根本马上向下边的斜坡滑去。小谷野跟在他后面。这正是竹内滑过的路，可是风抹去了痕迹，叫人难以辨认。

"还算好，今晚有月光，不过深更半夜的比较难办，恐怕不容易找到。"

管理员对白井这么说。说罢他轻轻一跃，改变方向，顺着根本他们留下的痕迹向下滑去。他一边滑一边回头喊："要是一小时后还找不到，请先返回营地。"

"到那儿去看看吧。"白井催促妹妹，他没有向下滑，还是向右边那条缓缓的下山路走去。恭子也紧跟其后。

山谷里，随风飘来根本和小谷野呼喊竹内的声音。由于风的关系，声音时远时近。满天的月光象是要射穿雪面。白井默默地沿着山路往下走，路旁是一直排列到山脚的电线杆。他回头一望，只见恭子抽动着下巴一边抽泣一边走。然而她既没出声也没流泪，她没戴手套，紧紧抓住滑雪杆的手指白得发亮。

走出三百多米后，听不见小谷野他们的叫喊声了。他们可能沿着山谷走远了。白井站定下来，向左右两边呼喊竹内，没有任何回答，唯有席卷雪原的狂风和头顶上的电线呼呼地发出可怕的声响。月光下，恭子低着头站在哥哥身边重复着一句话："哥哥别生气，别生气。"她膝盖以下全埋在雪里，胸口和肩膀在急剧地起伏。哥哥不作声，把滑雪板转向右边。

"上那儿的山谷去看看吧。"说着，白井迈开了步子。恭子跟在哥哥后边，她落后了五、六步。

突然，她叫住哥哥：

“哥哥，哥哥！停一停……我有线索了！”

“什么？……”哥哥回头问。妹妹举起滑雪杆，指着左边说：

“我有线索了，上那儿去看看。”

哥哥回头问道：“你的线索指什么？”然而，恭子已经拼命地拨开积雪，在没膝的积雪中爬行般地匆匆走去。不一会儿，又听见了随风送来的根本的喊声。在这儿，能看见左边的低谷中央，黄黄的提灯正摇晃着往上移。狂风不时地刮起满天的雪花，灯光也不时地隐没在风雪之中。当狂风稍有停歇时，灯光又闪烁出黄黄的光亮。

恭子想到今天中午自已曾乱滑一气而跌落下去的悬崖那儿去看看，她觉得竹内肯定在那儿。那儿是这座大山坡的最低处，离营地有一千多米远。很快，她就来到了悬崖边上。

“喂，危险！前边是悬崖！”身后传来哥哥的声音。恭子不顾一切地从悬崖上往下爬去，一边爬一边朝四下里张望。没走多远，她猛然回头尖叫道：“哥哥，在这儿，在这儿呐！”

悬崖的陡坡背着月光，黑黝黝的。悬崖的边缘上有一处积雪不自然下塌的痕迹。恭子趴在积雪上向下看，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哥哥也赶到这儿，亮起手电往下照，黄色的光圈照在雪地上。

“是这儿，是这儿！”恭子仍然激动地喊着。

虽然几乎被风雪埋住，但在这儿仍能清晰地看见有一条被重重的东西压出的痕迹，延伸到悬崖下面。暗淡的光线无法照到那里，悬崖尽下方，茂密的杉树丛上盖着积雪，似乎有一棵小树被压断了，斜靠在崖壁上。

“你留在这里！”哥哥命令道，然后他注意两块滑雪板保持平行，趾溜着往下滑。每滑五、六尺，就往四下里照一照手电。恭

子呆在悬崖上，眼睛追着手电照出的暗淡的光圈。

哥哥这样滑了两丈多远。忽然，恭子耳边传来哥哥的尖叫声，这声音不是喊她的，而是在呼唤距离他很近的人。

“喂，竹内，竹内！”

听到这声音，恭子猛地一纵身朝崖下滚去。

悬崖下面，由于积雪过重，杉树低垂着枝头。在那里，白井找到了竹内。竹内两腿挺直地躺着，雪埋住了他的半个身体。在手电光下，只见他的滑雪板前端被折断了，他左手握着滑雪杆，右手臂弯曲着，脸部伏在胳膊肘之间，他那令人心疼的姿势，就象是因不高兴而使性子的孩子哭累后入睡了一般。肩膀上、帽子上厚厚的积雪已经冻结。被风从崖上吹起的雪花还在不停地沙沙地落着。

白井站在没腰的雪里抱起竹内的上身，用手电照了照他的脸。黑暗中他的脸庞僵硬，双眼紧闭，眉毛上挂着雪块。但他还活着，嘴唇微微地一张一合。恭子见状，突然放声大哭。白井使劲地摇着竹内的肩膀，一边命令恭子：“喂，快把他的滑雪板脱掉！”恭子抽噎着爬过去从竹内脚上卸下滑雪板。竹内开始呻吟起来。

白井两手啪啪地打着他脸颊，然后对着悬崖上呼喊：“喂——找到啦！”

竹内很快有了知觉。

“喂，是我，是我！”白井照照自己和恭子的脸，好让竹内看清是他们。还没完全恢复意识的竹内的脸上，隐约露出了一丝微笑。

不一会儿，兄妹俩把根本他们三人叫来后，便开始往悬崖上爬。根本和白井从两边架着竹内的肩膀，竹内被拽着往前走。月

光下，雪原上皎洁生辉，断云拂过月亮表面，黑影在雪地上爬动。

"我先回去做些准备……"年轻的管理员说，"到底让你们找着了，我还以为找不到了呢。"说罢，他灵巧地急急向营地滑去。

"喂，再坚持一下，竹内！"根本吼叫般地说着，一步一扭地往前走。

竹内倚在白井的肩膀上，软软地垂着脑袋，他喘着气，声音微弱地说：

"我，没打算死。我……并没有想死。"

"啊，知道，知道。"

"真的。我……"

恭子低头不语地跟在三人身后。她已不想再固执地拒绝竹内。她心里的防线已经垮掉，她打算听任事情的发展，无论是谁的意见，她都准备老老实实地听从。这么一来，她反而象是得救了似的，感到自己要走的路变得平坦了。小谷野默默地走在最后。也许，唯有他才陷入了不可挽救的感情的深渊。然而，他没有表露出任何激动，只是象羊羔一般，乖乖地走在最后边。

他达观地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语气平静而真挚地对恭子说：

"总算找到了，太好了！我还以为找不到了呢。"

恭子没有回答。她现在开始觉得，抛弃自己的意志和个人的权利，成为一个弱女子，在肉体本能的拖曳下跟在男人后面走，这样也许自有其无限的和睦与安逸。她简直要叩拜在自己与竹内的面前，似乎一切的罪过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她不由得一阵头晕目眩。

竹内的手腕和脚趾上发现有几处冻伤了，年轻的管理员不

辞辛劳地及时给他敷药包扎，总算基本稳定下来。竹内喝了一杯葡萄酒，渐渐有了精神，他虚弱而诚恳地向大家道了歉，躺倒在自己的床上。月光把窗子上方照得雪白，暖气开得很足，屋里暖融融的。从冰凉的屋外回到室内，大家心里都松了口气。

白井兄妹和小谷野返回自己的房间，脱下潮湿的滑雪服，轻松地点上纸烟。

"啊，酒全醒了。"白井微微笑着，侧身躺倒在床上。小谷野也学着他的样躺了下来。

恭子换上夹袄正想上床，忽然一转念，凑到上铺哥哥的枕边小声说：

"哥哥，在竹内睡着之前，我想陪陪他……可以吗？"

白井感受到妹妹因受挫而窘困的心情，不觉有些怜惜起她来。

"去吧。"他和气地说。

恭子蹑手蹑脚地出去了。小谷野吸着烟，作出一副不感兴趣的表情。

"真不理解他们究竟搞的什么名堂。"

"怎么啦？"小谷野这才谨慎地开口问道。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恋上了吧。"

"啊……"

"好象有些纠葛，其实原因很明白。可是竹内怎么会这样的呢？"

"真令人吃惊。"

"我也吃了一惊。我以为他应该更具有怀疑派的素质，没想到会干那种想不开的事。"

"人这东西，真可怕。"话音里听得出小谷野确实从心里感到

惧怕了。这话象是在表明他无论如何干不了这种事。他很可能在作这样的想象：恭子蹲在竹内床边，正拉着竹内缠着绷带的手。暖气管嗞嗞作响，似乎夜已相当深了。

翌日清晨，天气晴和，银装素裹的世界在阳光的反射下晃人眼目。遥远的村庄象是水墨画一般浮现在眼前，四周群峰环绕，群峰间的山脊仿佛刀刃直刺蓝天。

竹内彻底恢复了元气，和大家一起坐在桌边啜着酱汤。看上去，他的忧郁在昨晚已完全消失，重新焕发了他原来的英姿，就象疾病痊愈一般。一度消沉以后，他反而生出了新的力量，开始了新的里程。他显得很高兴。虽然这在白井、根本和恭子的眼里，也许会以为是故意做给人看的，但他们为能找回竹内而感到激动。这种激动之情化作热泪，沁入心肺。竹内脚上有些轻度冻伤，不过手上倒没怎么冻着。

吃完早饭，准备下山了。昨晚的青年借给他们一只从村里装运粮食、菜蔬用的小雪橇。他们让竹内坐在雪橇上，迎着朝阳出发了。

“我就跟瘫子胜五郎①一样了。”竹内欢快地笑道。正拽住绳索拉着雪橇的根本马上接着说：

“你是胜五郎的话，就不该我来拉了。喂，初花②，该你登场呢。”

恭子怕难为情，就和小谷野两人一块儿拉雪橇。雪橇欢快地滑着，滑下斜坡后，只见昨晚的崖壁下面，沐浴在阳光里的杉树抖

---

① 木偶净瑠璃（一种日本的说唱曲艺）«箱根显灵瘫子复仇记»中的主人公。

② 胜五郎的妻子。

去枝桠上的雪块，挺了起来。令人感到，这片山里不久也将冰雪消融了。风平息后，暖和了许多。此时的东京一定已进入了春天。

竹内坐的雪橇轻快地滑过杉树林中的陡坡。村民们运炭的雪橇和他们擦肩而过，向营地方向滑去。

下了山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上有座桥，那一带是农家散居的村落。他们这才松了口气，总算平安地下山了。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快意。上小学的孩子们穿得鼓鼓囊囊的，他们躲开雪橇站在一边看着。竹内不好意思地说："喂，让我下来自己走。"

从农家草屋顶上垂下的冰柱，在阳光照射下开始往下掉；树丛中，枝桠上掉下的雪掀起一股股白烟。可以感觉到春天快到了。农家的隔扇都显得很亮，耸立在四周的雪白的群山，围住了这片平地，天空晴朗湛蓝，煞是好看。

白井在想，看来用不着再煞费苦心了，问题已经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就象是一阵猛烈的风暴，一次血腥的手术，而两位患者现在似乎都已恢复了平静，重新燃起了希望。他领头滑行在被村里人踏实了的小道上，嘴里吹着口哨："暴风雨已经过去，天空清澈，微风拂煦，灿烂的阳光……"

这会儿雪橇由根本和小谷野拉着，恭子跟随在后面。竹内拿出早上从营地带来的巧克力，掰下半块扔给恭子。恭子从雪地上捡起巧克力边走边嚼。小谷野不吱声地拽着绳子，阳光在他弓着的背上跳跃，他的肩膀上冒着水气。然而，竹内丝毫不知道小谷野在暗自断念的心理活动。

小小的火车站，连屋檐都被雪埋住了，到检票口要经过七、八级雪梯。火车载着日本海的海潮味儿和直江津新潟的雪花，车轮滚得雪白雪白的，喘着粗气驶进站台，一副象是好不容易才爬到似的可怜相。由于时间还早，车厢里人影稀疏。

驶出车站，便是长长的隧道。恭子把在车站前买的橘子一个一个地分给大家，她一边递给竹内长太郎，一边轻轻地说了声："请原谅我。"竹内歪了歪脸摇着头说：

"别说了，怪不好意思的。"

根本肇剥着橘子皮小声唱起歌来，于是白井也和着他一起唱道：

冬去春来放歌尽情唱
手拉缰绳蹄声嗒嗒响
朋友呵　谁能告诉我
何处可寄托青春的向往

微风轻拂百草萌青
蔷薇也将绽开笑颜
…………

扬鞭催马　向前　向前
沿着白色的青春道路　直至天边
…………

漆黑的隧道还未走到尽头，火车隆隆地奔驰着。在隧道的那一头，一定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这长长隧道里的黑暗，是冬与春的交界线。他们停止歌唱，屏住呼吸。他们原先一直在通往毕业的黑暗的隧道里摸索着什么。他们感到青春将逝而有些惆怅茫然。但是一旦穿过隧道以后，那里有梅花吐芳的村庄，难道我们就没有新的春天吗！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感觉。也许，

那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春天。迄今为止，他们是在别人营造的花园里生活，就象在伊甸园里一般；从今以后，他们就必须汗水津津地扶犁、播种，亲手建造自己居住的花园了。这或许也是梦，然而这个梦是他们所不愿失去的。白井立志当个农民，他这个未来的农民所向往的也许正是花园建成的那一天。黑暗的隧道仍在继续，然而春天毕竟不远了。就在这黑暗之中，也能感受到明媚春光临近的气息。也许是有些迫不及待了，竹内长太郎悬着那只冻伤的脚，站起来打开窗户，探出脸去。

“看见洞口了吗？”恭子把手搭在他的背上问道。

“还没呢。”

火车行驶在黑暗中，大伙儿一动不动地坐在车厢内屏息等待着。这真令人心焦、令人气闷。但是，雪乡毕竟远去了。不多会儿，一点小小的亮光跳入了竹内长太郎在风口里困难地张开着的眼帘，他看见隧道口了。那虽然还只不过是非常微小的目标，但却是阳光灿烂、一片光明的春天。

郑 萍 译

神坂四郎一案

一

（今村徹雄的证词）

是我替神坂在三景书房谋到职务的，所以这次神坂出了事情，尽管协助自杀一案与我无关，但是对他的贪污渎职行为，我也应负点责任。

我是因为写写文明评论、社会评论文章的缘故，才结识了《日本文化》杂志的总编辑神坂。那时，他可是个很不错的青年，性格豪爽、事业心强、待人也很亲热。我是个很容易对人产生好感的人，所以很喜欢神坂，经常和他一起去银座、新宿的酒店喝酒。有那么五、六次，我还把他拉到家里喝酒，并且留他过夜。每逢此时，神坂虽然已喝得醉醺醺的，却依然是言词慎重、举止端庄，我妻子也称赞他是个性情极好的人。我妻子娘家的亲戚中有个姑娘，二十六岁了，曾托我们替她做媒，妻子一直说要让她和神坂相看一次。尽管神坂自称是单身一人，但是我总觉得他是有女眷的，所以没有提相亲的事。

我之所以觉得他有女眷，是因为同他一起上酒店之类的地方时，他对女人的态度相当老练，确切地说，是对她们很轻蔑。平时他对我们是那么彬彬有礼，可是一见那些酒店的女人，马上就变得傲慢起来，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同在我家里向我妻子致意

时的态度相比，简直是判若二人。男人身边要是没有女人，是不可能做得出这种态度的。

此外，我还觉得这么有才气的男人，花钱又是那样随便，不可能没有女人。我想当时神坂已有三十岁了，他不是那种三十岁之前洁身自好的男人。因此，在工作和为人方面，我是信得过他的，可是对于他的私生活却不然。

我同神坂认识大约一年后，有一天他到我家来，同我商量，说因为《日本文化》杂志社的社长不近情理，又十分吝啬，他感到工作无趣，没有施展才能的余地，很是厌倦，所以想辞职，换个地方。我了解《日本文化》杂志社的社长，这人纯粹是个企业家，贪得无厌，神坂的不满有许多地方是情有可原的，因此我想替他找个好去处。于是，一个月后，我就替他在三景书房找到了工作。

三景书房那方面的人与我是旧交，他们计划新出一种文化杂志，我就向总编辑推荐了神坂，并由神坂负责创刊了《东西文化》杂志。同时，我也应三景书房的邀请担任了该杂志的编辑顾问。其实，编辑顾问毋需负任何责任，只要同神坂商量一下有关编辑业务的事就行了。

因此，自从《东西文化》创刊以来，我同神坂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每星期总要见一、二次面，每次见面都要一起上街喝酒，这已经成了习惯。

我是那种喝“串门酒”① 的人，只要一上街喝酒，不会只去一家酒店就完事，不串上三家酒店决不会罢休的。神坂对这一奥秘心领神会，看准了时机就会站起身来说：“先生，换个地方怎么

① 意指从一家酒店喝到另一家酒店。

样?""好吧。"一经怂恿,我也就起身去结帐,这时,酒店的女老板必定会说:"神坂先生已经给过我了。"神坂这人就是那样,实在是机灵,那种时候需用的钱,他早就备在身边了。而且,他还了解我所熟悉的酒店,一再劝诱我:"先生是想去太阳酒店的小崎那里吧?""先生,去美吉的哥伦布酒家吗?"说着拎起我的皮包领着我径直前往。久而久之,我觉得就象是带了一名随从一样。一走进另一家酒店,他就神气活现地嚷道:"喂,我把今村先生带来了,拿啤酒来,啤酒!火腿也有的吧,奶酪也要,快点拿来!"摆出一副与身份不相称的阔气派头。

这就是神坂的性格。如今回想起来,也许他是一个十分孤独的人,因为不愿独自感受这种孤独,想要逃避孤独,才自不量力地摆阔气、花大钱,陪着我去一家家酒店喝酒。其实,他自己对酒并没有特别的嗜好。的确,神坂有他孤寂的隐衷。尽管他在酒店里摆阔气,同女人们打得火热,却并未得到过女人的青睐。尽管穿着时新、笔挺的西服,系着漂亮的领带,皮鞋擦得晶亮,相貌不凡、办事机敏、口齿也伶俐,可偏偏讨不到女人的欢心。

这也许是出于女人的敏感性吧。我想女人对于他那种花钱似流水的做法和乖巧周到的为人,大概会觉察到内中有点虚伪,觉得他象是在舞台上演戏。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发觉他的这种表演技巧,只是很久以后,也就是在这次案子发生前夕,我才有所察觉,心想神坂这个家伙真够可怜的呢!

神坂确实是个可怜的人。他生性懦弱、胆小,做任何事都缺乏自信心,优柔寡断。编辑工作上装出很有才能的样子,其实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这是我后来逐渐明白的。明白了这些,我也就理解了他要在酒店里摆架子的心情了。

他在酒店里摆架子,与其说是冲着女人们虚张声势,还不如

说是针对我来的。因为是我推荐他去三景书房的，我又是顾问，所以他想得到我的绝对信任。他有他的算盘，以为只要紧紧掌握住我，自己就可以安然无事了。所以说，他的表演并不是给女人们看的，而是做给我看的。

明白了这点再来观察他，渐渐发现即使不在酒店，他在我面前也是在演戏。我带他到家里，他对我妻子礼节非常周到。在我家借宿了一夜，第二天必定手提礼品，登门道谢，而且是算准了我不在家的时候。我认为这只是一种表演，也就是说，因为得不到我的信任，他想获得我妻子的信任。

男人大多不会因为上酒友家过一夜，第二天就去送礼致谢。能做到这样倒是要很老实——一种异乎寻常的老实才行。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在演戏。正因为是演戏，才能做得到，如果是出自真心的话，就做不到了。

不久，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了神坂为什么要辞退《日本文化》杂志社工作的原因。总而言之是因为他在担任总编辑期间，经济上出了乱子。熟悉神坂的人，大概都会相信确有此事。他上我这里来告诉我的理由是社长太吝啬、因而无法施展才能，感到不称心。如今看来也许当时他已经觉察到社里不久就要解雇他，于是见机而作，在事情明朗化之前就采取措施，自动辞职。尽管同样是担任文化杂志的总编辑，可是《日本文化》和《东西文化》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别，对于神坂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损失。我想正因为他有非辞职不可的原因，所以才愿意承担这一损失。

他在酒店里花钱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挥金如土。无论是叫菜点酒，还是付给女人们小费，似乎从来不假思索，给人一种印象：这钱大概不是神坂辛苦挣来的，而是用什么非法手段弄来的。

当时，总编辑的工资是五千元左右。但是，他同我上酒店一夜间就把二千元花得精光。这样的事每月总有十次，即使将总编辑的交际费和津贴都估计在内，也是不够的。我曾有四、五次说起：

“你好意为我付钱，可是你一个月能拿多少薪水呢！你可是有点自不量力啊！酒店的帐我来付，你别管了。”

“没关系，先生。这点交际费《东西文化》完全付得起。上一期全部售空，从这个月开始广告费提高百分之五十。所以，缺不了先生的这点酒钱。对毫不相干的人，我也不会这样的，先生不是编辑顾问吗？下个月我可要请您给我们的稿纸分配额增加一成罗，要能增加的话，《东西文化》的基础就牢固了。一直承蒙先生您的关照，社长非常感激，说最近一定要设宴表示谢意。”

假若我听了不吭声，他就会一直说下去；假若我提醒他一句，他就会不厌其烦地解释，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得心情舒畅起来。他言词慎重、态度和蔼、信心十足，尽管心底里也是不安的，但是首先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把握，于是我也就心安理得地认为“既然这样，那就不必担心了”。他就是有那么一条如簧之舌。当然，巧舌如簧也是他的演技之一。

总之，神坂四郎这人常常是在充当表演家，也就是在做戏。我认为，这种做戏的脾性就是他的本质。

演员就是要背诵编造的台词，扮演虚构的角色，也就是要扯谎。神坂确实是在扯谎。

我渐渐明白了他的所谓编辑才能也只不过是一种演技。例如，他采访评论家甲，向他询问请谁写政治评论为好，当听说乙不错，他就会在编辑会议上滔滔不绝地说：“政治评论非乙写不可。”顺便还要说些丙如何无能的理由。他把这些从甲那里贩来

的意见当作自己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出售，自己毫无主见。这倒也可以理解，演员如果有主见，怎么能背诵台词呢！所以，当他采访丁时，听说乙的评论平淡无味，马上又改变方针，说乙愚蠢至极。他可是出尔反尔，泰然自若。别的编辑记者指责他这点时，他就嘲笑道：

“乙在上次《中央评论》里是写得不错，可是请看看上期的《日本文化》，简直不成样子。我可不想再请他写了，我们作为编辑，可不能偏爱作者啊！以前写得再精采，现在写不出好东西来，就彻底没价值了。”这种说法，其实只不过是丁的意见的翻版而已，如同他把我喝酒时说的话记得牢牢的，第二天到编辑室里照搬给别人听的情形一样。

但是，他也确实有才能。他能够巧妙地取得作者、印刷所主任和广告商的信任，然后自己随心所欲。他的手腕真是巧妙得不可思议，连我本人最初也对他深信无疑，以为他是如今少有的诚实的青年。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神坂具有做演员的天赋。但是，演员不管如何巧妙，毕竟是在演戏，别人不可能永远受他愚弄。演戏是有限度的，说谎也是有限度的。可悲的是神坂并没有发觉说谎是有限度的，一种演技很快就会败露原形的，于是，神坂就要慌慌忙忙地补偏救弊。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第二种演技。当第二种演技到达极限时，又需要第三种演技。因此，神坂这个家伙就口若悬河，为补救漏洞常常忙得不亦乐乎。这是他自己招来的命运。不补救就要露出破绽，不得已辞去《日本文化》社的工作就是他的破绽之一，这次被指控贪污，也是如此。我想协助自杀大概也是这么回事吧。

神坂在《东西文化》任职后大约五个月左右，这种破绽的前兆就渐渐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闲话纷纷传到了我的耳朵里。编辑

部女记者永井佐智子的事便是其中之一。自从《东西文化》创刊以来，永井君就一直是该杂志有关的记者。但是，她似乎同神坂的性格完全不合，首先告诉我神坂扯谎的就是永井佐智子。

我一踏进《东西文化》编辑室，神坂老远就站起身："啊，今村先生。"一边含笑行礼，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恭维话："谢谢，谢谢，这么冷的天，承蒙光临，真过意不去。这边请，有火炉。校样今天出来了，托您的福，下期杂志一定精采。快请坐。"随后，又朝永井佐智子叱斥道："喂，永井君，到楼下去替先生端一杯热红茶什么的来，今村先生光临，还用我一一关照吗？请把桌上收拾一下。"

我坐下后伸手去衣兜里掏烟，神坂已从一旁递上了他的烟，并说："先生请。"我刚要弯下腰凑着炉火点烟，"嚓"的一声，眼前已出现了打火机的火苗。帽子脱下还没等放到桌上，神坂已敏捷地接了过去，挂到帽架上。简直就象雇了一名侍从，屈尊逢迎到令人发馓的程度。作为杂志的总编辑，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若是一般的人恐怕也会感到有损自尊而难以做到如此殷勤，而神坂对此却满不在乎。能够做到这点，也是出于一种演技，他的本心却与此有着天壤之别。正因为是演员，所以不管怎样低级的角色都会满不在乎地去担任。

我开完编辑会议要回家了，他特意替我拿着提包，一直送到大门口，一遍又一遍地致谢。可是据永井佐智子说，他一回到编辑室就说：

"嗳，永井君，编辑顾问这事得考虑考虑，是吧？没事跑来把编辑室搅得天翻地覆，影响工作效率。其实，说真的，即使没有今村先生，《东西文化》也能办得很出色呢！"

他坦然地说了这样的话，也许这也是一种演技。我在的时

候，他当着众人的面显得很谦卑。而后，为了挽回面子，又摆起总编辑的架式。我想这种浅薄心理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即使没有今村先生，他仍然会成为出色的总编辑。所以，永井佐智子从中便得出印象：神坂是个好说谎的人。

神坂为什么要做如此一番表演呢？最初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懦弱吧，但是后来竟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性格，甚至不需要表演的时候也非表演不可了。一旦做了一种表演，就要不断进行弥补，使其前后符合。这可说是一出作茧自缚的悲剧。如果我的推测能够成立的话，神坂四郎可就是个完完全全的可怜虫了。

我得知神坂有妻儿一事，是在《东西文化》创办后七个月，听永井佐智子说，他的夫人带着孩子到事务所来过，这才一下子拆穿了神坂的所谓独身。他说他对我是从心底里信赖的，可是却对我隐瞒了妻儿，这种心理多少有点难以理解。然而，我仍简单地认为他是为了得到酒店里女人们的垂青，所以连对我都不说实话。想一想他的所作所为，虽然感到很复杂，但又觉得或许他就是那样一个特别单纯的人。

神坂除了妻子之外别处还有女人一事，也是永井佐智子告诉我的。女人么，就是对所爱和所恨的男人特别敏感。听说那女的是个音乐家什么的，详细情况不清楚。也许正是因为家庭和情人二方面都要赡养，才闹出了这次经济上的麻烦事。至于协助自杀一案的梅原千代么，有关她的事，我一无所闻，大概没有一个人知道吧。

最初，我是从三景书房的社长那里得知神坂出了经济问题。社长是个老好人，他也许感到直接同神坂讲难以启口，才同我商量的。

"今村先生，有件实在为难的事啊……"他说道。正好是神坂

因校样的事上印刷所去的时候，他把我叫到街上，去了一家熟悉的酒店。那是再上个月月初的事了。

"神坂君哪，可真有点奇怪。编辑大森君去取正月号杂志的广告费，是大车制药公司和关东电气工业公司二家的，他们说已经付过了，还拿出了收据，上面分明写有神坂君的手迹。平时，神坂君总是独自把广告费全部花光的，正月里他不是患肠炎休息了七、八天么？就是那时的事。真难哪，不过我还没有直接问过他什么。"

听了这话，我感到一切都明白了。以前在日本文化社待不下去，现在不过是旧病重犯罢了。他平日的挥霍足以一下子暴露这一秘密。我不能不感到是神坂的性格从根本上导致了这类事件的发生。

神坂到三景书房是我介绍的，我要为此承担责任，不能沉默。

"社长并没有讲起，不过我早就注意到了。他花起钱来，比方说交际费吧，实在是胡乱至极。总编辑的津贴和交际费究竟是多少呢？"我问道。

"这事也怪我不好，没有明确过。我相信您，所以对您推荐的神坂君也是绝对信任的，马虎地认为必要的交际费也是非用不可。所以，只要是帐面上登记的交际费，在传票上盖个章就支付了。即使有些超支，因为经我的同意，也就无关紧要了。这类金额每月大概是一万元左右吧。除此之外，如果还有我完全不知道的，并且帐面上也不曾登记过的钱款，那么，明确地说，这可是犯罪行为哪！真伤脑筋！"社长说。

社长感到伤脑筋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问题，而是因为在神坂的后面有我。我是他的介绍人，所以碍于情面，不能随便处置

神坂。然而，我也有我的难处。如果仅仅是为了承担介绍人的责任，那只要请求将他解雇、弥补损失就行了。但是，神坂侵吞的金钱中有一部分是作为同我喝酒的经费，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也许没什么，可是从道德上来讲，我就是同案犯。从那时起，我才发觉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同案犯。这是我的过失，我早就应该严密监视他。尽管以前也曾劝告过他几次，可经他的如簧巧舌滔滔不绝地辩说一番，我也就放心了。如今可是自食其果了。

我那时并不清楚神坂是否存心把我当工具使，有计划地引诱我走上同案犯的道路，以便事情一旦败露，可以把我作为屏风遮挡。总之，他动用社里的款子，是为了筹措情人和这次情死事件中那位姑娘的生活费。在他的支出项目内，确实设有一项"同今村先生的交际费"，如果他加倍填报同我一起花去的金额，那么，他养女人的钱就能筹措齐全了。可以认为，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利用了我。说到底，他带着我从一家酒店转到另一家酒店就是让我做他的傀儡。

这样看来，神坂在酒店里的演技是具有双重意义，是极其复杂的。一是只要牢牢把握住我，他就可以在三景书房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利用我养活他的情人。更有甚者，也许还带有一种企图，想用挥霍金钱的办法来吸引酒店里女人们的注意力。果真如此的话，他在酒店里的表演手法倒是全面地、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演员性格。

可是，我总不能听了社长提出的意见而无动于衷。所以，两、三天后我照例又邀神坂上街。其实，我也是个胆小的人，不敢一本正经当面向人提那些难堪的事。对方越是有弱点，我越觉得可怜，不忍说那些强硬的话。我和他上了平时去的酒店，打算一边喝酒，一边向他提意见，尽管这是个坏习惯。

两、三杯威士忌下肚，总算打起了精神，心里盘算着今天非训斥这家伙一顿不可，要他坦白所犯的罪行。因为平时一听他的辩解，我就无法达到目的。所以，这次准备什么也不让他说，先听我的。当然，也考虑到可能的话，询问一下他的想法，让他继续在《东西文化》干下去。因为，神坂给《东西文化》造成麻烦，我应负起作为同案犯的道德责任，就侵吞公款一事向三景书房的社长谢罪。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事。

于是，我就吩咐同桌的酒店女人："我们有点话要说，请上那边去一下。"然后，便转过身对神坂说：

"喂，神坂！"

"是，先生。什么事？"他和往常一样，一副谦恭温顺的样子。

"今天我要把对你的不满和盘托出，你好好听着！"

"是，一定洗耳恭听。大概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吧。"他的态度毫无抵触的样子。这种时候，这家伙是不会抵触的。

"好，你听着不要出声。"我摆出架式接着说："其实，你是个卑鄙的家伙，我是慢慢地明白的。你对地位高的人阿谀奉承，可对地位低的人却狐假虎威。举个例子说，你在我面前卑躬屈膝，可在编辑室里却飞扬跋扈。我不在的时候，你到处说我的坏话。"

"是、是开玩笑吧，先生？我绝对没有讲过您的坏话，是谁搬弄是非？我是靠先生的提携才当上了《东西文化》的总编辑，我从心底里对您感恩不尽。"

我知道他大惊失色为自己辩解，是因为觉察到我的态度和平时不同。

"不许辩解，好好听着！"我说。

“是，一定洗耳恭听，请您说吧。”他说着，显出一副恭顺的样子。我看着他的神色越来越显得令人怜悯，但是仍然决定把我要说的话一下子全部说完。

“尽撒弥天大谎，”我说，“为什么对我都要隐瞒家小？”

“是。”

“除妻子以外还有别的女人吧？”

“是。”

“有几个？”

“一个，对不起，就要分手了，真对不起。”

正如我所预料，谈话至此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不会是你硬要同她分手的吧？”我问。

“不，我要和她分手，”他低着头，伤心地说，“被先生训斥，我可是无地自容了。”

“这是开场白，正式的意见还在下面呢！”我语气强硬地说。

“是，愿聆听指教，请说吧，”他平静地说。

“你打算向日本文化社辞职时，对我撒谎说什么社长吝啬啦、工作没劲啦，花言巧语欺骗了我。”

“不，岂敢欺骗。”

“不许出声。……你侵吞了日本文化社的钱款，眼看要被解雇，才跑到我这里来哀求的，不是吗？”

“不是的，先生。您这样说。我的名誉就……”

“不许出声，好好听着。今天不许你说一句话，不听你的狡辩；总之，我已经全都听说了。你在日本文化社无法待下去了，才进了三景书房。可你重蹈覆辙，又吞没了正月号的广告收入费，除此之外也许还干了什么吧，现在我还不清楚。”

"先生，请允许我说，我不能再沉默了。"

"不许出声，我要把话都说完。你用贪污的钱偷养女人，还硬拖我去喝酒，让我做你的同案犯。你这样做是有计划的。你自己做坏事不算，还要往我身上泼脏。不许狡辩！我不听你的狡辩。总之，我相信是这么回事，三景书房的社长也相信。赶快退赔贪污的钱款，否则你就是罪犯。我不许你狡辩，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明白吗？"

我一下子说完要说的话，松了一口气，仿佛猛然感觉到一阵醉意。这时，神坂两手撑在面前的桌上，抬头望着我，说道：

"先生，谢谢您，"他低下头垂泪啜泣，"先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对我如此教诲的只有先生。我处事不老成，想干的事无法如愿以偿，都是吃力不讨好，被人误解。是我的不是，不过，先生请相信我。我不想辩解，请看事实。经济上的问题，我应该自己去请求社长谅解，我相信一定能够取得谅解。我本来并不知道会被人误解得这么深。太感谢您的忠告了，先生，谢谢您。"

这样痛骂人还被人感谢，这在我是生平第一次。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仿佛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心里想这样真诚认罪的人决不会是坏人吧。但同时又感到有点可疑，或者这种恭敬和温顺也是神坂的一流表演技巧也未可知。果真是的话，他可真是一位惊人的天才演员了。

从那以后，神坂很慌张，象是在弥补侵吞钱款的漏洞。可是，尽管想要补漏洞，却没有另外的生财之道，而且还得供养女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想到了采取私售印刷用纸配给票的手段作为穷极之策，就象章鱼在危险的时候吞噬自己的腕足一样，虽然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倒也可暂时凑合。因为，一月份的配给用纸票不到三、四月是无法领到纸张的，在这

期间就可将事情安排妥当。

但是，社长已经不信任神坂了，他采取的态度是严格监督帐簿，注意他的行为。于是，便得知他新近接受了半年契约的封面封底广告费的预付金却分文不入帐一事。金额大约有三万元吧。

社长因此决定采取措施，不让神坂接近一切会计事务，这对神坂是一个打击，使得他不能再象迄今那样补偏救弊。所以，以前的漏洞仍旧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神坂在我面前进了不少谗言，什么社长的做法过于死板，照此下去会丧失编辑的灵活性啦，杂志版面会没有生气啦，等等。但是，我大体上已知道神坂的为人，所以反而对他说：

“那是因为你自己信誉扫地的缘故，要想挽回的话，还得靠你自己。”

这样，他就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让女人出钱了。我对这事不太清楚，可能是一次拿出一万五千元左右，到社里弥补一部分财务上的漏洞。我想照例又是那个女音乐家拿出来的吧，因为神坂家里生活相当困难，无论如何是拿不出这些钱的。我们完全没料到他的私生活会到这种地步，就象是一种弄虚作假的生活方式。

然而，用这样的方式是无法将漏洞补完的。在此期间，他的所作所为在帐面上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我再也不能沉默了，便请求社长处置他，我也一再向社长赔罪。社长说：

“您知道，若是小事情的话，看在您的面上，我会妥善处理的。可现在金额太大，还有他在日本文化社的事，我想也许让他倒一次霉反而会对他有益吧！”这一番话，已将诉讼的手续办妥了。

结果合计出二个月的用纸配给票加上广告费的预付金等等，总共是七十万元，我知道这绝不会都是酒店的花费，其中相当一部分看来是倾注到女人身上去了，酒店里花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于是，我反而稍稍安了心。

神坂因此被三景书房解职、控告，这都是由于其本身的放荡不羁造成的。所以，他千方百计地要找出补救的办法。他上我这里来哭诉道：

"先生，求您帮帮忙，我一定两倍、三倍地报答您的恩情。"我觉得他可怜，想为他想想办法，就同三景书房的社长一起商量。也就是想撤回起诉，采取协商解决的办法。

正在这时，突然出了那桩情死案子。刚听说此事时，我想那家伙倒真是个胆小鬼。但是，后来又听说那女的死了，而神坂却意外地得救时，心想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如何高明的演员哪！他肯定是在演戏。从一开始起，他就不想死，他的目的大概是想以这一事件来激起社长和我的同情，从而撤回诉讼。也许另外还有什么打算吧，他就是这种人。

事情发生前不久，他上我这儿来对我说：

"先生，我运气不好，走到哪儿都被人误解，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单位。因此，如果这次案子平安了却，我就单独搞出版企业，那样的话，钱款的支出由我个人负责，不会被人说三道四，可以专心致志地工作了。到时候请您支持我，只要您助我一臂之力，我一定好好干。"

"这事的资金如何解决？"我问他。

"没关系，我已有办法了。"他说。

他大概又是骗取了哪位老好人的信任为他出钱的吧，我因为已有过教训，所以只是默默地听着。

接着，他踌躇满志地说道：

“是一位有钱的寡妇，有五十五、六岁了，闲得无聊，说是要让我干点什么。她是位宝石收藏家，拥有大量贵重的珠宝，她说要卖掉钻石和翡翠各一块用作我的资金。我想能卖七、八十万，只要有这些钱，工作就能初步开展起来了。”

我讨厌他说的话，便没有搭腔。刚听说那桩情死案时，我着实吃了一惊，还以为就是那位太太，后来才知道是个二十六岁的姑娘，才放下了心。

神坂或许过两个月就会出乎意料地跑来，大言不惭地说靠了那个寡妇的宝石已创办了出版企业呢。他就是这种人，一切都是在演戏。既然是演戏，就什么都能演，因为演员无论担任什么角色都不会有羞怯的感觉。神坂就是这么个恬不知耻的家伙，可笑得很哪！不过细想一下，其实他也是个可怜虫。

二

（永井佐智子的证词）

神坂这次出的事，就是贪污公款的事嘛。我们是自去年起就知道的。因为这种事情是瞒不住我们内部人的，当然，并不清楚他隐瞒广告费和私售纸张配给票这类事。但是，他那种花钱的方式不符合常理，钱又是不入帐的，所以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尽管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我觉得这次事件今村先生也有过错。他每周总有两次同神坂一起去外面喝酒，这些都是神坂付的帐。从神坂这方面来讲，今村先生既是自己去三景书房的介绍人又是编辑顾问，在这两种关系之下，我想也是万不得已。神坂

独自一人是不喝酒的，对酒也并没有特别嗜好。但是，他是个胆小的人，无论如何也是不敢拒绝今村先生的。因此，我认为他也是好不容易才凑足酒钱的。

我知道很久以前，还是在《东西文化》刚出版不久的时候，他同社长交涉要领取交际费。那时社长说：

“杂志社可是个清水衙门哪，所以交际费也就没法放宽了，编辑一个月总共只能用五、六千元。”

照那样的话，这些钱同今村先生二人一周就可以花得精光。此外，每逢那些投稿的先生们上社里来，神坂还要请他们上酒店，所以无论如何是不够花的。

有时为了什么事，他同今村先生一起上街，第二天姗姗来迟，在编辑室里说：

“唉，头痛。同今村先生交往真是出于无奈。是把梯子嘛。一家一家地去逛那些不象样的酒店，同那些不正经的女侍们调笑，我看不怎么好。我对他说了多少遍‘先生，快回吧，电车要没了’都没用。昨晚又是到一点钟，因为先生说愿在车站的板凳上过夜呢。总算找了辆机动三轮车，他回去了，可我却睡了一夜车站板凳。我若是先回去，他会发火的，真受不了。”

这类话是经常有的，我们听了觉得喝酒真是件无聊的事。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需要钱，神坂也只得把钱筹备齐全。神坂这人哪，怎么说呢，有时候对于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不是区别得很清楚。记得有一次，他要去买烟，对我说：

“永井君，能借我五十元吗？”我借给了他。可是直到第二天，他还不还，我就催促他了。尽管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好。他说：

“别开玩笑，我哪会向你借钱，要借就向社长借。香烟钱？别

胡弄我，我还不至于付不起香烟钱。”他没有还给我，我很尴尬，不过，看来他倒不是装糊涂，是真的忘记了。这时，大森在一旁替我作证，于是神坂笑着把钱还给了我。

因此，不能认为他侵吞了社里的广告费什么的就一定是在干坏事，那是做事马虎造成的。但是，他偷懒和厚颜无耻的时候也有。他陪今村先生去喝酒，出门时劲头十足，回来后又说他的坏话，所以，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他在女人身上花费不少，其实他是十分吝啬的。神坂在吉祥寺的家实在不象样，二间六铺席和三铺席的公寓房子，太太和孩子衣着寒伧，太太头发蓬乱，不施脂粉。说得难听些就象贫民窟里的女人一样，其实她长得倒很漂亮，孩子也很可爱，不过看上去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他让妻子过这样的日子，自己却神气十足地在银座逛荡呢！男人真是可恶。太太总是默默地忍耐着，我很佩服。他就是这样吝啬。

这种吝啬如果是对自己倒也情有可原，可是在编辑室里，他也如此。大伙儿商量天气太冷，要煮点热咖啡喝，我带头一说，他就火了，说是不准浪费，给客人端咖啡是出于无奈，若是编辑成员冷了要喝咖啡，热了要喝汽水，那就没个完了。其实，从编辑费里支付一些也算不了什么，他自己和今村先生一晚上就要花去二千元。所以我们最后都耻笑他，背地里常说：

“用那种腔调训斥太太的话，太太也真够可怜的。”

我原以为办事马虎的人是不拘小节的，其实不然，越是马虎的人越是斤斤计较。神坂就是既马虎又计较，如同我以为放荡的人不会妒忌一样，事实正相反，越是放荡的男人妒意越深。神坂尽管有那么多的异性关系，妒忌心却很强。杂志社创办初期许多事情都遭到他的非难，为一点区区小事，他也会妒忌。有一

次为了校样的事，我正要同大森一起出差去印刷厂，他不让我去，说：

“永井君，你今天留下，让河上君和大森君去。”

大森还没结婚，虽然有点鲁莽，倒是个纯真的好人。开始我俩的办公桌是并排放在一起的，后来神坂把我的桌子放到他自己的对面，离开大森远远的，大森觉得很可笑。

大森住在惠比须，我要在涉谷换车，所以我们一直是乘同一辆电车回去的。可是自那以后，一到黄昏，看我还在工作，他就会亲切地对我说：

“永井君，你回去吧，早些回去好，女人家总有许多家务事，下班时间到了就回去吧。”其实，他真正的意图是不想让我们一起回去。

杂志一出版，碰到空闲或下班的时候，神坂就唤住我，要我替他写封信办点事。我留下后，他会兴致勃勃地对我说：

“有劳了，我请你舒舒服服地吃顿晚饭。”于是，便把我带到新桥附近的小饭馆里。最初大约每十天左右去一次。每到这时，他是非常亲切和蔼的，为我点了我爱吃的炒虾，殷勤地劝酒，说酒是百药之最。我的酒量很大，喝点酒不当一回事。

我俩单独在一起时，他尽说些奉承话。什么“你热心工作，干得不错”、“有你在，编辑室生辉”啦，“下个月我和社长谈谈给你增加工资”、“我若是结婚的话，就要找象你这样的人”啦，等等。

尽管听了这些话多少有些欢喜，可总觉得不能相信他。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世故，还是因为他狡猾？总之，感觉不到他的真诚。因此，我还说过，“很难想象您还是独身一人……”于是他就说：“二十四岁上我失恋了，当时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如今还在。虽然想要忘却这事，可是，要想忘却一次恋爱必须要有新的恋

爱，不是吗？"我听了这话，不知怎地觉得他很可怜，甚至感到由于他恋爱上的旧创伤而可以不去计较他那种暴躁的脾气和矛盾的态度。

去年秋天，即十一月二十二日那天，神坂感冒休息了五、六天。我买了一盒苹果、柿子，独自去探望他。我担心他住在单身公寓里不方便，打算替他煮煮饭，洗洗衣服，所以还随身带去了围裙。一个穿着一身脏衣服的妇女迎了出来。她的衣服太破旧，肘部都磨出了洞，领子也破了，闪着龌龊的油光，因而我根本没想到她就是神坂的妻子。

"神坂先生住在这儿吗？"我问道。

"我丈夫得了感冒正在休息。"她回答。

我大吃一惊，茫茫然地又问了一句：

"这里是神坂先生的住所吗？"

"是的。请问您是哪一位？"她答道。

"我是《东西文化》社的永井。"话音刚落，他的妻子就朝屋里喊道：

"喂，有位《东西文化》社的永井小姐……"

我愕然了。神坂没让我进去，他通过妻子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是来探望他的。于是他妻子又传话说他休息两天就去上班，别的没说什么，连门都没让进。我感到很窝火，水果盒没搁下就回来了。我把水果拿到编辑室里慷慨地请大伙儿吃了。不过，这事我没告诉任何人。

神坂一回到社里就把我带到附近的咖啡馆里，大发雷霆。

"不是星期天，你却离开出版社来看我，到底是什么目的？你是编辑记者，不是护士，也不是外勤人员。你在动什么脑筋？象你这样偷懒的人能担任杂志编辑吗！"

我懊恼得哭了。他从来不曾这样找碴子发火过。我知道那是因为他有妻儿一事被我发现了的缘故。去探望别人反遭人呵斥，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呢。在这以前他对我说的话全是谎话，如今全拆穿了。为了加以掩饰，他反而将我痛斥一顿。我看，男人实在没价值。我回到家，独自一人大哭起来，把神坂以前买给我的新手套剪得粉碎扔了，方解心头之恨。

自那以后，神坂待我非常刻薄，对我做的每件事都要吹毛求疵，趁我不在就在大森面前说我的坏话，企图离间我们。可笑的是，大森每次都告诉了我。自那以后，我也同样讨厌神坂，还是讨厌的好啊！

这次发生的事，我也遭到神坂的怀疑，他以为是我首先向社长告发的。他刻薄地对待我，还认为我要报复他。大森去领关东电气工业公司的广告费，发现已经被神坂领走之后，社长才觉察到这事并开始调查的。因此，和我毫不相干。他胡乱猜测是我告发了他，还把我带到日比谷公园狠狠训了一顿。他的话真气人。

"你大概怨恨我吧，不过，我不记恨。你考虑一下吧，我可是有妻子有孩子的人哪，虽然理解你的怨恨心情，但不能做出轻率的事啊！"

真是欺人太甚，似乎神经有点不太正常似的。不过，神坂是个极其狂妄自大的人，看来他还自以为很得女人的欢心呢。

此后不久，社长就为这事同今村先生商量。今村先生在街上的酒店里痛斥了神坂。于是，两天后他拿了大约一万七千元现金交给了社长。

"社长，这就是关东电气工业公司的广告费。"

社长尽管十分惊讶，但还是默默地收下了。等神坂走出去

后，他说：

“哎呀！这下糟了，事情越发严重了，神坂开始搞轮番贪污了，这可不行啊！”

有天早上我遇上了一桩怪事。那天是星期天，因为校样积了一大堆，等不到星期一了，我同大森决定两人一起去社里看校样。早上八点半左右，我就来到社里。

社里的房屋不太宽裕，因此，《东西文化》编辑室使用的是里面两间八铺席和六铺席的日本式房间。我漫不经心地正要走进那间八铺席的房间，不料看见神坂穿着睡衣正坐在窗前吸烟。他把灰黑的困倦的脸转向我：

“啊，早啊！”他笑着说，“你来干什么？”

“今天和大森一起来看校样，”我回答。

“和大森君两人吗？真快乐啊！”他说。我火了，对他说：

“神坂先生，您也来帮帮忙吧。”

屋子中央还铺着床铺，我正犹豫着是否要进去，这时，卫生间的门开了，一个身穿和服、腰系一条细带子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看上去还只有二十四、五岁。我想这大概就是这次协助自杀案中的梅原千代吧。她身材不高，模样娴静，但神情显得有点倔强，令人感到有些病态。她身穿胭脂色的麻叶花样和服，烫着长发，涂着蔻丹。我大吃一惊，赶紧跑下台阶走了出去。心里恼极了，便到银座大街拐弯处的咖啡馆里，一口气喝了两杯汽水。

星期一早晨去社里上班，一想到昨天这里是他们的卧房，壁橱里放着的寝具也是神坂用过的，不知怎么地，感到十分肮脏，连在这间屋子里工作也感到恶心。

我觉得神坂是个喜欢保密的人。那种没必要作为秘密的事他也要当作秘密来保守，否则就感到无趣。无论何事，一旦当作

重大机密就会感到其乐无穷。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想谁也不会把有妻儿之事故意加以保密吧，可神坂却象是故意的，大概是蓄意装作未婚的样子，以便接近其他女人吧。不过，我认为他最最热衷的事是想拥有秘密妻子。那位音乐家情人也罢，这次案子的梅原千代也罢，都是避人耳目，暗自行乐的。由此可见，他已经沉溺在过几种为他人所不知的生活的欢乐之中。

看来，他倒是十分浪漫呢。大概他贪污的钱款也是作为培养浪漫主义所需的资金吧，即使他明白贪污就等于是勒紧自己脖子上的绳索，他仍然无法洗手不干，这大概就是他的命运吧。这么一想，我又觉得他很可怜……

因此，神坂最讨厌的事莫过于自己严加保密的事败露于众，这还不光是秘密事情本身的暴露，而是暴露了神坂四郎这个人的真面目。所以，他要拼命保密。虾和蟹是生活在一层硬壳的保护之下，没有硬壳便无法生存，因为其内部是十分脆弱的，不得不依赖于外面的硬壳。神坂不也具有这种脆弱吗？他是一个内在世界极其脆弱、毫无自信、空虚的人，必需有一层“秘密”的硬壳保护着才能维持生存，我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当我去探望他时，发现他有妻儿，看见了他家生活的贫困相，他就慌了手脚。不管他在外如何花钱摆阔气，对我他可是再也无法耀武扬威了，因为我知道了他有妻儿羁绊的事实。因此那次他对我乱发脾气，也可以说是一种歇斯底里发作呢。

接着，我又在编辑室里看到了那桩怪事。当时，尽管他笑着挖苦我说：“和大森君二人吗？真快活呀！”其实，他心里是虚的。之后，我可是被他狠狠地报复了。

星期一傍晚快要回家的时候，神坂叫住我，拿出一只封了口

的大信封，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这是下一期的稿子，明天麻烦你去工厂走一趟，交给他们，好吗？稿子很重要，可要小心哪！”

信封上只写着稿件的五个标题，因为是封口的，所以我就收下带回家了。第二天，我把稿件拿到厂里，有关负责人启了封，说里面没有清水菊造氏写的《战后经济的国际性》一文的稿纸。我赶紧往社里打电话问神坂，不料他在电话里怒斥道：

“怎么那么蠢哪！昨天不是关照过你要小心吗！怎么搞的！”

不管我如何解释去工厂之前没有拆动过，他都一概不听。我急忙回社，发现神坂已在社内造了舆论，还报告了社长。我刚想把真实情况告诉社长，他马上从旁插话，“真为难啊，社长，我早就担心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昨天再三叮嘱她要小心。不知该怎样向清水先生赔礼才好啊！……你想想，再写出完全相同的稿子是不可能的，遗失稿件的编辑就是丧失了编辑资格。我确确实实是将五篇稿子收齐，亲自封口的，决不会有差错。为了慎重起见，现在还是在社内发动大家把所有的抽屉都找一找，不过，不可能有的。真是给我添麻烦，那篇可是要放在下期头版的论文啊！”

我气极了，尽管一再辩解，但拿不出凭据，心想这一定是神坂的报复，却又没有任何证据，真是毫无办法。他的话完全是欺人之谈，肯定只放进四篇稿子，这样我再找多少遍也不会找到的。我想一定是他打算牺牲清水先生的稿子来整治我。一阵骚动过后，他又把我唤到桌旁说：

“很抱歉，请写一份辞职申请书。”

遭到如此捉弄，我也不想再在这种人手下工作了，于是愤愤

地写了辞职申请书，直接送到社长那里，对社长说：

“要我提出辞职我就提，不过，稿件遗失决非我的责任，神坂先生是因为别的事情生我的气。我只是想请社长明白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也不想再在那样的总编辑手下干了，还是请您辞退我吧！”

社长对我说：

“有些地方我也不能理解，你暂且休息四、五天，在此期间或许事情会水落石出的，过几天我再与你联系。”

我觉得这桩事情很严重，由于自己的秘密被人知道，就牺牲无冤无仇的清水先生的稿子、搅乱杂志的编辑方针、迫使我辞职，制造这些大混乱都是为了保全他自己一个人，按常情这是无法理喻的，这不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吗？

在我回家期间，大概大森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社长。那个星期日早晨的事我只告诉过大森一个人。大森说他比我晚到社三十分钟，神坂已和那个女人一起出去了。大森还对稿子事件表示愤慨，听说他同社长谈判，说假若要辞退我的话，他也要辞职。第四天，大森来接我，说社长全明白了。我俩一回到社里，神坂就把我带到咖啡馆里，他显得很高兴，对我说：

“前几天我发火时也许言词过重了，请不要记恨。我很重视杂志，所以稿件一出问题就冒火，这你是理解的吧，过后我也感到有些过分，便同社长谈了，请求暂时不要对你的辞职申请作出决定，你是懂得我的诚意的吧。让你担心，我很过意不去，今天我俩先来开个慰问会吧。”接着，他又邀请我去舞厅，我拒绝了。他又说：

“那么，吃顿便饭吧。”于是，雇了车开往木挽町，走进格子门一看，原来是一家专供招妓游乐的酒馆。上菜后，他不断地劝

酒，可是那天我一杯都没喝。最后，神坂要带我到别的房间里去，我拿起手提包就奔出了大门。神坂为了征服我，想拉我入伙，竟然使出了这种绝招。我一跑出去，神坂也随后跟了上来，"令堂大人还健在吧，请买些礼物带回去吧，"说着，他硬要将包着钱的小包塞给我。我想里面大概有五、六千元钱，我不愿接受这种东西，就只当作没听见，跳上了开往市中心的电车。

我觉得他太小看人了，十分气愤。我认为神坂确实是轻视女性的，他心安理得地让妻子去过那样贫困的生活正是由于他瞧不起妻子。他妻子也许还蒙在鼓里呢，真是太可怜了。我想这次出事的梅原千代一定就是我在编辑室里碰见的那个人，但是我不明白她做出那种事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一定是受骗的。受神坂的欺骗而一起情死，准是个单纯老实的人。稍为留神一下，就会知道他的欺骗方法就是扯谎。

而且，我相信神坂绝不会是真打算死的，他不是那种想到去死的人，与其死，还不如逃往关西或九州呢。我觉得他故意挑起情死事件一定是别有用心。

出事前不久，也就是他不得已辞去三景书房的工作并受到社长有关贪污渎职一事的控告之后，神坂在星期日的傍晚出人意料地来到我家。我俩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时候，他对我说了许多话，他说："这次的事都是为了社里的《东西文化》杂志的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如果说这是挪用公款的话，也是为社里用的。你要理解我，要为我在今村先生和社长面前美言。"又说：

"最近我想自己单独搞出版企业，这样就能还清社里的钱了。我有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是纸张中间商，手头大约拥有二千万元，他首先提供给我一百万元作为资金。我已有了一大批纸张，事务所也是借用这位朋友在京桥的事务所，你能到我的出版

社来吗？工资是现在的一倍。”我呆呆地听着，心想他真够神通广大的。

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的事大家都有过错。三景书房的社长有点吝啬，连必要的交际费也不肯支付，今村先生是位马马虎虎的人，只知道同神坂喝酒。神坂也有他的难处，今村先生上社里来，他总不能装做没看见吧。神坂的妻子若是稍微留心一下的话，丈夫同那么多的女人有来往，应该在他不能自拔之前就采取些措施。也就是说，大家都是眼看着神坂陷入绝境，到如今再着慌也无用了。……但是，《东西文化》自创刊以来饶有成果，发行量逐月上升，普遍评价很高，本来可以肯定这一方面的成绩，然而谁也没有给与嘉奖。社长责备他侵吞了七十万元钱，可是，假如杂志的成绩稍有下降的话，两、三个月内就会出现七十万元的赤字。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盈利的呢。社长把盈余装进口袋，然而一个劲地指责别人贪污，真是有点可笑。……由于事情过于错综复杂，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三

（神坂雅子的证词）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这样说，你们也许会认为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可我确实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能相信，我只相信神坂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人。我同他一起生活了六年，有关他的人格我一次也没有怀疑过。因为我只是生活在家庭的范围内，对于丈夫工作上的事以及同女人的关系一无所知。因此，我想我只能通过在家里所看到的丈夫，从一个侧面为神坂作辩解。

我在女子大学读书时就对劳资问题很感兴趣，所以一毕业就进了共同印刷公司，做事务工作。我丈夫当时在满洲铁路总公司调查部工作，负责编辑同公司有关的出版物。因工作关系我同他认识了，说不上是哪方主动，后来我们就结婚了。婚后三个月，我辞去了职务，这完全是由我个人意志决定，不是我丈夫的要求。因为我觉得要想真心安慰辛苦工作了一天回家来的丈夫，就非得做一个只生活在家庭中的妻子不可。第二年，生了孩子也就谈不上工作了。

我们过的是贫困的生活，可我一次也没有因此而对丈夫感到不满。尽管贫困，丈夫倒是真心爱我的。我从不怀疑自己的幸福。我丈夫自从当上了《日本文化》的总编辑后，提包里总装有一万元左右的现款。但是，这是杂志社的钱，我从不想占为己有。总编辑的工作是一种接触多、交际广的工作，因此，有时需要在外面花钱。但是，神坂每月的工资都是分文不动和工资袋一起交给我的。在那种气派的场合是很容易丧失人格的，可是，我认为我丈夫始终是一位诚实的丈夫。为了交际，喝酒的事是常有的。不过要是说不回家的话，那只有两、三次应邀在今村先生家里留过宿。除此之外，我从不怀疑丈夫的品行。他在今村先生家里过夜后，第二天一早就回家对我说：

"先生醉得很厉害，若是独自回家很危险，我送他回家，所以无法回来，倒反给他太太添麻烦了。"这样麻烦先生家里很过意不去，于是我就去买了礼品要丈夫再去表示歉意。

"哪儿的话！在酒友家过夜何需一一道歉。"丈夫说。不过，因为是编辑顾问今村先生，我还是劝他去了。

承蒙今村先生的眷顾，我丈夫一直是感激不尽的，他经常说：

“有先生在，我就信心十足了，可以一边喝酒一边聆听他的忠告和建议。”

我丈夫约会很多，一周内总有四天左右是深更半夜回家的。一回到家，他总要先看看孩子熟睡的脸儿，然后才躺倒在铺席上。一天工作下来确实是疲惫得连起身的气力都没有了，常常是由我替他脱了西服换上睡衣。他喜欢象个天真的孩子那样向我撒娇。

“雅子，有你在，我就能设法干下去。晚上精疲力竭回来，早上又能精神十足地去上班了。只是让你受苦了，别生气啊。”

他就是这么安慰我的。我自己受苦倒没什么，只是不忍心看见神坂精疲力竭回家来的样子。

“人家当家的都是傍晚就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饭，你工作太过于认真了，再不注意些身体可要累倒的呀！”我说。

“可我不做没人做啊，社长对于办杂志是外行。编务工作尽管大森君和永井佐智子君能做，但是对外联系可不能交给他们去办。倒不是我妄自尊大，想方设法把《东西文化》办成一份象样的杂志全都是靠着我的努力呢，所以虽然累，倒也有用武之地。我要把它办成一份不亚于《日本文化》的大杂志。”他十分认真地说。我由衷地感到丈夫的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丈夫在这个社会里的生活节奏是多么的紧张。

我常常睡了两、三个小时后醒来，发现丈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床了，正伏案校对稿子、琢磨编辑计划。半夜两、三点钟正是别人在家里酣然大睡的时刻，而丈夫却在独自埋头工作，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忍不住了。那么认真、那么诚实的神坂，那样热爱自己的杂志、热爱工作的神坂难道会欺骗杂志社的会计吗？真是太矛盾了！竟然你们谁都不知道神坂是多么热爱自己

的杂志社，反倒是呆在家里的我最清楚这一点吗！

我丈夫是个对金钱没有欲望的人，而且生性不修边幅。我想他常常要接待很多人，还要拜访别人，为了杂志社的体面，作为总编辑总不能穿得太寒酸，所以西服什么的，我尽量注意让他穿戴整齐，稍不留心他就会领子上带着污垢满不在乎地走出去，实在是个不讲究的人。和邻居的交往也是一样，经常把许多东西送人，看着别人高兴的样子他也欢喜。结婚后直到现在神坂的信念始终是按照《圣经》上的一句话"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① 他的宗旨是，与其积蓄钱还不如将它用于使他人欢乐的事，受人爱戴，被人信赖才是人生之宝。我若想储蓄就会被他呵斥。

神坂从来没有把工资以外的钱拿到家里来过，如果他贪污社里的钱是事实的话，我想按常规总会拿些到妻子这里来的吧。可是，这类事一次也不曾有过，只要看看我的家庭收支账就知道了。

也许有人怀疑他把钱拿到哪个女人那里去了，我丈夫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不管怎么说，神坂是个讨厌女人的人。

"除妻子以外，别的女人我不要。总感到外面的女人肮脏，"他经常这么说。四邻有很多妇女，因为是公寓房子，所以经常见面，可是我丈夫同她们几乎每天连招呼也不打。有好几次人家对我说：

"你家先生可真傲慢哪！"

至于在同一家杂志社工作的女记者永井佐智子，神坂从开始起就对她感到很为难。"因为她同三景书房的社长沾着点亲，

---

① 引自《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

因此想辞退她也不行。这个女人什么工作也干不了，象演员似地浓妆艳抹，尽说些废话干扰工作。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倒象是来编辑室玩似地说：'端杯咖啡来喝吧，''肚子饿了吃面条吗？'真讨厌！"他说着就冒火了。

如果仅仅这些倒也罢了，说得难听些，她还要勾引我丈夫呢。因为我丈夫从开始起就讨厌她，所以才没有上她的钩。听说还痛斥她吊儿浪当不干活，她哭着说："神坂先生也太那个了，光训我一个人。"大概我丈夫认为不管是社长的远亲还是什么，都不能取代杂志社的工作，所以才横下心来训斥她的。

下班时间一到，大伙儿都回家了，可是有好几次永井佐智子却单独留下来，老是呆在神坂的身旁打搅他。我丈夫对此厌恶至极，因此招来永井的怨恨。他曾说永井这家伙肯定会对我进行造谣的。"讨厌女人，讨厌女人，"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有一次，我丈夫患感冒在家休息了五、六天，那个永井提着水果盒，厚着脸皮来看望他。我丈夫不让她进门，也不见她，连水果盒都没收下就把她打发走了。尽管我觉得丈夫做得太过分了，但是对于如此令人讨厌的人也是不得已的，于是就不作声了。看来永井大概感到受了侮辱。

听说我丈夫病愈上班后还就这件事当着大家的面毫不客气地说："不是星期天的日子去探望病人，不必多此一举，还是多做些编辑工作吧。"

这样那样的事接连发生，使得我丈夫心情很不愉快，偏巧这当口永井在去工厂的途中遗失了清水先生的稿子。当时，我丈夫确实是勃然大怒，顾不得当着社长的面，就大骂起来，并让她立即写辞职申请书。说她完全搅乱了杂志的编辑计划，还得让神坂向作者赔礼道歉，实在太不象话了。回到家里他还是怒气

冲冲的，为了劝慰他，我可是花了一番力气。

听说当时社长仍旧庇护永井，只让她在家呆了四、五天就来上班了。然而，她还是因此怀恨在心，这次要想报复我丈夫。

不管怎么说，我丈夫是因为杂志社的配给纸张太少才不得不买黑市纸的。为了用较为便宜的价格买进，我丈夫负责起诸如设宴招待中间商之类的事。有一天，又是因为宴请纸品店的人搞到很晚，他打电话回家，说当晚就睡在编辑室，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早上九点左右，我们正在吃早饭，他回来了。当时他笑着说：

"永井这家伙不管怎样引诱我，我都不理她，她到底去勾搭大森了。星期天两个人手挽着手到社里来，见我在很不高兴。"

从永井这方面来讲，是因为自己的短处被发现，就用捏造事实、恶语中伤的手段来泄忿。她跑到社长那里告状，说看到神坂带着某某地方的女人来编辑室过夜的现场啦、不愿意自己工作的场所被这种事玷污啦，等等。不过，我丈夫只是笑她愚蠢而已。

由于这些原因，我相信从神坂的人格来讲，把钱花在某个女人身上的疑点是不存在的。这次梅原千代的事件，说是什么情死啦，协助自杀啦，其实根本就弄错了。

我没有见过梅原，不过关于她的事倒是常常听说。梅原原名岸本八重子，以前是今村徹雄先生的秘书，或是助手什么的，大概有二十五岁了吧。最初是神坂为了稿子的事登门拜访今村先生，在他府上遇见她的。我丈夫刚着手创办《东西文化》的时候，正遇上梅原辞去今村先生处的工作，据说是因为今村先生想要勾引她。辞去工作后，今村先生仍然纠缠不休。于是，她化名梅原，搬到一家公寓里想隐居起来。神坂这个人是不会看着别人为难而无动于衷的。受梅原之托，帮助她寻找房屋、办理迁

居。不料事情反倒弄糟了，不过，当时神坂曾脸上带有厌恶的神情说过："真不知道今村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梅原的娘家在北海道经营一家大农场，她自己毕业于津田英文学校，英语很不错，据说在今村先生那里搞外国资料整理工作。连神坂也夸奖她说："年纪虽轻，倒是个十分有能耐的女子。"因此，在《东西文化》的编辑工作中，神坂想起用她，在杂志版面报道一些外国文化的消息，在这方面，她是很合适的人选，大概曾考虑过辞退永井让梅原代之。无奈今村先生每三天就要在社里露一次面，这一想法才没有得以实现。我丈夫说："她说过，决不想再和今村先生见面了，真没办法。"因此，外国文化消息的工作就委托她在家里做，让她每月翻译二、三页稿子。

梅原在学生时代患了肺病，去年年底起病情恶化，听说她因此变得十分悲观。生活费由家里寄来，因而生活倒是不用担心。不过，劝她回家乡疗养，她却不回去，说："一回北海道就会死的。"听说她的母亲是续弦，我想她回到家里也许很难融洽相处吧。

大概梅原觉得病情加重将来结婚也没指望了，呆在东京又是百无聊赖，回家乡也没甚乐趣，所以才想自杀的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丈夫非同梅原一起情死不可，也无法想象他要干协助自杀的事。两、三个月前谈起梅原想死，他笑着说：

"女人总说些无聊的话，也许她们把死看做是闹着玩的，或者是一种嗜好吧。"

案发前后的事我不太清楚，我只能说明我丈夫所受的连累和所遭的麻烦。那是晚上九时左右，突然家里来了电话，说我丈夫服了毒。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尽管为社里公款的事弄得他很沮丧，但是对于这事我丈夫和我都很自信，即使社长去控告，

也是能够申辩清楚的。因此，我不认为这是自杀的原因所在。

我半信半疑跑到医院去看时，梅原因为本来就有严重的肺病，很快就断了气，已送到停尸房去了，只有丈夫独自一人呆在病房里。我最后也没见上梅原一面。丈夫说他只喝了一点点毒，看上去精神也已经恢复了。他一看见我就苦笑着说："雅子，让你担心了，对不起。我可真倒霉啊！这不是无心造成的疏忽，差点送了我的性命。"我想光凭这点就能十分明了协助自杀一事纯属无中生有。

据医生说那毒药属安眠药类，是和着酒喝下去的。梅原是一口气喝下一杯，神坂只喝了一半就觉得味道不对不喝了。说得通俗些，这种做法是强迫情死。我丈夫也说：

"真是个厉害的女人哪！连我都要害。不过，我不是不知道她的心情，她是相当孤寂的，以至于想死也没法子，一个人没法死。"

我不认识那位名叫户川智子的音乐家，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准是永井等人造的谣。我丈夫是那么诚实的人，从来没对我隐瞒过一件事，如果他同户川有来往的话，我不会不知道的。他从工作单位一回到家，就把当天发生的事一一告诉我，就象小孩子把学校里的事情报告给母亲一样。如果我不认真听，他还会面露不快，怎么说呢，他这个人生来就是真诚纯朴的性格，象个大孩子一样。回到家朝我使上几回性子，便是他无上的乐趣，要我替他捶捶肩啦、买瓶啤酒啦，要是在冬天，还要我用汤婆子替他暖暖脚等等。末了，还说：

"雅子，原谅我，我只能朝你使使性子，在外面都是小心翼翼，所以就想在你面前随心所欲了。"

一听这话，我就什么也不想说了，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至

少能让他在这贫寒的家里好好地休息。

如今想起来我觉得神坂对于自己的正直和诚实太过于自信了，他自信只要自己正直、诚实地做人，在社会上就能顺顺当当的。可是，社会是相当复杂的，别人可不会象他那么单纯，可以认为神坂这次吃亏的原因就在于此。既然在杂志社工作，当然要重视杂志甚于一切，因此他训斥永井也是应该的。但是，永井和社长从个人的感情出发，反而憎恨神坂，陷害神坂。

梅原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丈夫是为了将梅原所学的语言用于杂志才同她交往并去看望她的，可是，今村先生简直认为是自己的情人被神坂夺走了一样。想到平日受自己眷顾的神坂竟夺走了自己的情人，今村先生是要发怒的，可是神坂却丝毫没有想到要提防免遭这种误解。也就是说，他相信只要自己心地正直就能得到他人的理解，事情恰恰就错在这里。

在银座一家常去的酒店里，我丈夫被今村先生痛骂过，什么藏娇纳妾太不象话啦、私吞杂志的广告费啦、说今村先生的坏话啦，真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听说我丈夫惊得连说话都结结巴巴了。回家后，他气得直掉眼泪，说自己对今村先生一向很尊敬，同他交往时也是从心底里采取谦恭的态度，却不料今晚被他毫无理由地痛骂一顿，真是莫名其妙。我丈夫懊恼了一个晚上。听了这一切，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梅原的事遭人误解了。

“要是那样的话也行，我也准备辩白到底了，”我丈夫激忿地说。

“误解这种事硬是辩解，反而会弄僵，过一段时间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谅解的。在此之前，还是同以往一样和他来往的好啊。”我劝住了他。

但是，这以后不久就出了这桩贪污渎职的事。我想说明的是，这是一起永井佐智子和今村先生为了个人的恩怨拉拢三景书房的社长共同陷害神坂的阴谋。

如果我丈夫做了贪污这种不体面的事情，我也不会同他罢休。我就这件事彻底地讯问过他。在我所理解的程度上，我觉得他是掉进了一只非常巧妙的圈套里。关于这事我想神坂自己是能够充分说清楚的，因此我不准备多说了。总而言之，把广告收入用于总编辑的交际费和其它杂费一事从一开始神坂就是得到社长谅解的。不过，这终究只是谅解而已，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社长也可以说没有这样说定过。所以，肯定神坂是否贪污一事全在于社长如何打算。如果社长认为我丈夫的存在对他是个累赘，那么就可以处置我丈夫。如果觉得还是需要他的话，那么马上就能解救我丈夫。神坂并没有意识到社长掌握了这一有利条件，他拼命地工作，晚上连觉也不睡。结果，正是由于自己的正直和诚实而自投罗网。一想到这些，连我也懊恼得直掉泪，更不用说我丈夫是如何懊恼了。现在，我完全理解我丈夫那天晚上被今村先生痛骂之后直想哭的心情了。无论今村先生、社长、还是永井，都是真正卑鄙的人。我说这话也许显得狂妄。他们不是光明磊落地当面说理，而是在背后玩弄计谋，想要让我丈夫背着罪犯的污名去见上帝，这种做法实在太卑劣了。

我丈夫从这次事情中充分汲取教训，不想再干了。他说要自己搞出版企业，哪怕是规模很小的。为别人再努力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一心想让丈夫搞独立经营，不过，我仍对他说：

“不管你自己如何正直，光凭这个在社会上有时是行不通的。如果被带上了罪犯的帽子，即使今后独立经营了，事情也是难办的。还是应该先向社长和今村先生赔礼，取得谅解，然后再

请求辞职。”

神坂可说是正直得近乎固执，他说不愿赔礼道歉，无论如何也要搞个水落石出。不过，我还是劝他去今村先生家赔礼了，听说今村先生的态度极其冷淡。

我丈夫遭到控告停职后，还在做独立营业的准备工作。他的脾气就是一天都闲不住。我有一位寡居的远房伯母，她的丈夫原是个实业家。伯母现年五十二岁，她说有的是时间，闲着也无聊，想经营出版业。我丈夫在满洲铁路公司工作时期的友人中，有一位在战后做珠宝生意发了财，丈夫大概同他商量让他提供资金。我丈夫在三景书房因那些工作以外的事情遭人怨恨、受挫折，不过，他本是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挚友也很多，真要独立搞事业的话，支援的人也不少。对于这点我丈夫也是很宽心的。

我认为这次控告不就是三景书房的社长搞的阴谋吗！我丈夫同我看法一致。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要造成神坂的过错，然后令其退社。为此，就煞有介事地提出了那些毫无根据的事情进行诉讼，企图以此迫使神坂陷于窘境，然后再提出若肯无条件退社就撤回起诉了却此事。即使这样，三景书房也是丝毫不会受损，虽说亏损了七十万元，可是我丈夫用去的广告费总共只有六、七万元左右。说我丈夫贩卖纸张配给票，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丈夫说过，纸张的票子全都是交给社长的。说什么社长没有接受，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事，因此，地位低的人总是倒霉受委屈。杂志如今是搞得不错了，所以创刊时有过一番汗马功劳的神坂已变成无足轻重的人了。不过，我丈夫用掉的六、七万元钱中大约有四万元是接待今村先生的费用，用于同其他作者的交际费也有二万元左右。今村先生利用自己的顾问地位，让我丈夫替他张罗酒钱，现在再在酒钱的来路一事上陷害我丈夫，假如这次

诉讼的结果使神坂背上了罪犯的污名，那我就不得不怀疑所谓的社会正义了。无论怎样，神坂是清白的，我作为妻子对这点是坚信不疑的。

四

（户川智子的证言）

神坂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说不出口，要说的话都是我不好，真是难以启口。

我们相识已有四年多，快五年了吧，还是他在满洲铁路公司时期的事，也就是太平洋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那时不是有开拓满洲的义勇军么，说是要去那些开拓地和工场什么的地方慰问，就把五名艺人招到了满洲铁路公司，那时是公司调查部的人带我去的，他就是神坂。所以，完全是出自偶然。出发前有碰头会，我们因此在东京会面了五、六次，说这些事真讨厌。不过，那些贪污渎职以及协助自杀之类的事同我毫无关系，请原谅。

从那以后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联系。不过停战时，我由于已经疏散到冈崎无法再回东京，只是常常去东京走走。从去年正月起，我才正式回到了东京。因此，这段时期里不常见面……

说得露骨些，神坂就是那种玩弄女性的人，真可怕。同两、三个女人长期保持着关系，还全部讲出来，真是不堪入耳。我不知想过多少次要同他断绝来往，但到底还是拖到了今天。他简直是个藏不住秘密的人，太诚实直爽了。他不是无赖，不过太那个了，也伤脑筋。这次协助自杀案中的梅原之事我全都知道，不管什么他都是一古脑儿全告诉我的，还有神坂妻子的事、那个叫做永井佐智子的人的事，我全都知道。

最初是，真难开口……是在船里面。那是去大连的途中。因为他很热心地照顾我，终于发生了那种事。那时，我正是同前夫分手后独身一人。开始我还以为神坂比我年纪大，后来一问才知道小我四岁，很吃惊，他见老得很呢！那时，他同拉小提琴的根本真纪子在一起，同她也有点暧昧。他全告诉我了。三个人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旅行真难堪啊！不谈这些了吧，这些同现在的事没关系。

从疏散地回到东京也是神坂替我办的。他一直劝我说，冈崎地方偏僻，悠闲虽悠闲，但是这么待下去的话，艺术要荒废了。他替我到唱片公司去联系，到大工场替我弄个艺术指导的事做做。我到了东京后去许多地方唱了歌。那时神坂可是十分热心，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我能重返流行歌曲的舞台，全都是靠的他呀。正因为这样，我仍然离不开他。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钱的关系。他总共向我借了相当于如今的十万元左右的钱。他老说还，可到现在也没还。如果分手的话，钱就拿不回来了。这事看来是因为我被金钱束缚住了的缘故，一般来说受金钱的束缚，总是受自己所拿的金钱的束缚，而我却是受自己借出的钱的束缚，我真是自己作贱啊！

不过，神坂在三景书房很得信任，已说定最近要提升他为副社长，社长要专门去搞纸张经营，所以，三景书房的一切工作都将由神坂接替。他还说，要是那样的话，十万左右的钱就能一下还清了。我还等着呢，真倒霉！听说那个叫做永井佐智子的女人是社长的亲戚，她背叛了神坂，去拉拢社长，真坏！事情都是被她弄糟的，社长大概把她当作情妇或第三房太太了吧，神坂曾经嘲笑社长说他是个喜欢猎奇的人。

永井的恋人战时死了，因此她有点着慌，那时追神坂追得可

紧呢，神坂倒实在是没那个意思。不过，因为对方很主动，所以也就得意起来了。一天，他跑来对我说：

“从今天起，我要同永井佐智子去热海走一趟，借给我一万元吧。”

我不愿意，没那么愚蠢，是吧。

“那家伙真不听话，说要去亲戚家小住一阵就回来，还说好不容易离家走一趟，非让我陪着不可。求求你，借给我吧。”

我生气了，坚持一分钱也不借给他。于是，他就要从衣橱里拿走我的三件演出服装，我同他大吵起来。结果被他狠狠揍了一顿，脸都被打得肿起来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提出立刻分手，钱马上还我。最后，他拉着我的手，向我赔不是，并说永井佐智子这种人不屑一顾，他根本就不喜欢她。我就说，要是真的那么想去热海的话，我同你去。那天晚上，我和神坂一起去热海游玩，让永井佐智子白等了一场。我俩在伊豆山逗留了两个晚上。

永井佐智子是个纠缠不休的人，所以神坂不喜欢她。她瘦弱得就象风一吹就要倒似的，想不到缠起人来比我这样健壮的人还厉害，天天钉着不放。神坂曾经到我这里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唉，那家伙，真受不了，实在是厌倦了，你替我想个办法呀。”

正因为这样，神坂在背后对这个女人很苛刻。还在社里当着大家的面毫不客气地训斥她，这都是为了让她恨自己。可是这样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他只好找到她的一个过错，设法解除她的职务。这样一来，永井佐智子就到社长那里去哭诉，请求宽恕了。

三、四个月前的一天，我和神坂两人一起去舞厅，后来又去了酒馆，玩到很晚，没电车了，他让我去编辑室过夜，我去了。编

辑室是日本式房间，我把桌子什么的收拾一下，就铺好了床铺。神坂说：

“明天早上永井佐智子要上这儿来。”

“可明天是星期天……”

“嗯，尽管是星期天，可校样积了一大堆，所以仍旧要来的。”

“唉呀，真讨厌！我们明天一早就回去吧？”

“行！不碍事。”神坂躺在铺上抽着烟，心情舒畅地说。

我原打算一早就回去的，可是第二天早上醒得迟了。刚起床，永井佐智子就来了。她一看见我俩穿着睡衣的样子，就慌忙逃走了。之后神坂却笑着说：

“那家伙再怎么缠人，今天倒很能克制，从明天起我也可以松口气了。”

“你这个人真厉害，就是为了让她看看，才故意带我上这儿来的吧？”我问道。

“是啊，不是见效了吗？不那样心狠手辣就甩不掉这个女人，请你谅解我。”我心想，男人可真够残忍的。不过，我又觉得有点高兴。怎么说呢？那是一种类似胜利者的快感。尽管我觉得她很可怜，但还是感到有点快乐……

不过现在一想，我觉得神坂这次被指控贪污渎职一事，也是做了这种辣手事的报应。永井佐智子从那天起就对神坂恨之入骨，开始拉拢同一事务所里的大森，讨好社长，终于干出了陷害神坂的事。神坂没有干过任何属于贪污之类的事，需要钱的时候，他总是好说歹说地问我要。养活梅原的钱大概也是来自我这里吧。社长把永井佐智子当做情妇后，作为旧相好的神坂就碍眼了，所以这也是一种驱赶神坂的策略；这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永井佐智子是个妖妇，貌似老实……

神坂不爱他的妻子，这就是他玩弄女人的主要起因。他的妻子看来很可怕，是那种一句玩笑也不会开的呆板生硬的人。所以，神坂不愿回家，一周内总有五天是住在我这里的，从我这里上、下班。

尽管他这样做，他妻子对他还是没有一句怨言，真是个可怕的人。如果她是个会妒忌、会歇斯底里的妻子，或许神坂还会觉得她有点可爱之处。可是，她却象个石头的地藏菩萨一般，毫无表情，连一句怨言也没有。神坂偶尔回到家里，她倒很象个妻子的样子，只做该做的事，除此之外一概不管。因此，神坂说这样的家庭既无争吵也无乐趣，味同嚼蜡一般。他常说：

"我的老婆只知道义务，此外什么感情也没有，完全象一个自动玩具一样。交给她的任务，她会丝毫不差地去完成。她也知道抚育孩子，履行对丈夫的义务也很认真，就象是一架精巧的机器，没有血液流通其间。我放荡也罢、在外过夜也罢，她连眉毛也不会动一下。恐怕我被关进监狱或是被判处死刑，她也会处之泰然的吧。真是圣女的楷模啊，简直……她的心里只有义务的概念。可是，夫妇生活并不是义务啊，她甚至把夫妻生活也当作是义务，真受不了。"

我听了这番话觉得他非常可怜，应该安慰安慰他，尽管这样做对他的妻子不利。他平均每个月都要对我说一次想和妻子离婚同我结婚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样不行，因此尽量劝他回家，他就说：

"我即使回到家中，也没有任何欢乐可言，有时甚至连同床共枕也觉得乏味。无奈之下，只好半夜起床读书或做些编辑工作，等待天明。"听了这话，我哭了。

我想对他妻子说，尽管你本人是个出色的女性，可是一个女

人自己再出色，也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要为丈夫做一名贤妻、一名爱妻。而她在被丈夫嫌弃的同时，还要孤芳自赏，实在是毫无意思。若是这样的话，还不如独身的好。神坂这次出的事，他的妻子也应负相当责任。事情发生后，他上我这儿来，说：

"我到底还是倒霉了，根源就在于女人的怨恨，是因为女人的关系才遭到挫折的。"这都是因为妻子根本不爱丈夫才造成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时，神坂说，总之他不是那种受雇于人的人，他说要重整旗鼓搞独立经营，首先要整顿一下身边的事。有关系的女人太多了，第一就要整顿一下女人。我就说：

"那必须先整顿我呢！"

"别说蠢话！能同我一起生活的女人不是我老婆，也不是永井佐智子，也不是梅原千代，而是你。"他说，"这回我打算同老婆离婚，不过，不给她一段时期的生活费是不行的。你肯收养我的孩子吗？"

我说："就一个孩子倒没什么，不过你妻子是不肯放手的吧。"他说："经常向你借钱真对不起，这回可是最后一次了，能替我张罗一下给我老婆的赡养费吗？"由此我知道他是连这点存款也没有的。神坂大概已考虑好了，那天晚上他对我说：

"你不是有只星形的红宝石戒指吗？把它借给我吧。"他打算卖了戒指来同妻子离婚。

提起那只戒指还有一段来历呢。这只戒指就是开始我说的那次去满洲旅行时，在新京①得到的。我把这只戒指看作是我和神坂的纪念物，所以一直珍藏着。这是当时在满洲很有声望

① 即长春，伪满洲国的首都，当时称新京。

的甘糟正彦先生，就是那次关东大地震时发生的大杉荣事件①里的甘糟先生，那位停战时自杀的……是他招待了我们慰问团的全体人员。他见到我很高兴，就给了我这只戒指。星形红宝石是一种比较贵重的宝石，周围还镶有细小的钻石，很漂亮。要买的话，怕是要花十万元吧。

要我把这只戒指借给他，我不愿意。一卖出去就回不来了，我不肯。于是，神坂就侮辱我，说我是破鞋、小气鬼，又是和甘糟有什么花样啦。我怒不可遏，抓起和他一起喝酒的杯子就朝他砸了过去，接着又同他大吵起来，用牙齿咬他，虽然我被他狠狠地揍了，但戒指到底没落到他的手里。他怒吼道，要把我这样的人赶出文艺界。真可恶！这些话我本来不想说的……

三天后他拿来了一只两克拉的钻石戒指，要我花二十五万元买下，我拒绝了。一是因为我没有这笔钱，二是因为我是个外行，无法辨别真假。我一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他就数落了我一顿，说：

"我决定同梅原千代结婚了，梅原可不象你那么蠢。我一说起要同老婆离婚，她就主动拿了出来，说这是她母亲的纪念品，若是对我有用的话，就请卖了吧。她对我可是一片真心诚意啊，而你却光想着自己。"说完他就急匆匆地走了。我窝火极了，想去会会梅原，把神坂的险恶用心一古脑儿全告诉她。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地址，所以没去成。

五、六天以后就出了这件协助自杀案。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只要是梅原的事，神坂全都会讲给我听，

---

① 大杉荣是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关东大地震时被宪兵队逮捕，后遭宪兵大尉甘糟正彦的枪杀。

真是令人感到有点变态，连他们俩性生活的事都告诉我，简直是故意想激起我的妒忌心嘛。知道了这一切后，我怒火中烧，甚至想到我虽不是阿定①，但是否也应该勒死他。女人真是奇怪，到了这种地步，就会有一种竞争心，觉得假如输了的话，实在太气人了，所以一心想要抓住他不放。也许神坂正是算计到这一点才故意设法煽起我的妒忌心的吧，到底还是女人吃亏啊！

他把灌有我演唱的民谣和歌谣曲的唱片给了梅原，大概把我的事也都讲给她听了吧。她的真名不叫梅原，叫岸本，是北海道一个小地主的女儿，曾被人称作为有文学天才的少女，不过现在也有二十四、五岁了吧。她是今村彻雄夫人的远亲，写过一些政治评论什么的。她从北海道的女子学校毕业后，就在今村先生家里学习料理家务，替先生跑跑腿，因此很得先生的喜爱。

据神坂说，梅原这个人虽然没有其他的什么特长，但是很有魅力。今村先生瞒着妻子带着她到箱根、汤河原去，看样子是悄悄地喜欢上她了。这个嘛，女人一有了那种事，马上就会起变化的吧，仪态、眼神、谈吐都不同了。所以，今村夫人马上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接着就发生了家庭纠纷。

今村先生的夫人是住友公司老板的亲戚，所以神气活现得很。今村先生也只好屈服了，缠住神坂说：

"真对不起，岸本八重子的事无论如何替我想想办法啊。"

"您要我帮忙，我总归帮忙的。不过，先生对岸本到底是放手还是不放手呢？"神坂问道，"如果您不放手，那就要把岸本藏起来，这样太太可要怨我了，因为我成了先生的同谋。"

今村先生说是完全放手随他怎么去办，还交给他三万元钱

---

① 阿定是东京某餐馆的女招待，1936年5月18日，她杀死老板，席卷出逃。

呢。

“那我就收下了。”神坂说。

据说今村先生还说：“你收下，我可就最放心了。”真是不把女人放在眼里哪！

神坂到底不愧为神坂，欢欢喜喜地把岸本接收过来，租了间公寓房子，让她化名叫梅原，然后把她作为自己的情人。梅原这个人也真了不得。本来嘛，她虽说要做工作，可却没有什么职业可干，只能替人帮佣，倒还不如做人家的情妇来得干脆呢！

由于这些事，神坂和今村先生可说是同分一杯羹了吧，冤家对头恰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呢。从那以后，今村先生常常钉着他说：

“喂，把岸本的住所告诉我，她本是我的女人哪！”“喂，再把她让给我一次吧！”这使得神坂很为难。因此，确切地说，梅原是这两个男人的玩物，她就是这样的人。

有了这一层关系，今村先生想喝酒的时候，就三天两头到神坂的工作单位里去，带着他一起上街，一家一家地逛酒店，用的都是社里的钱。不过，神坂不能总是从杂志社的经费里支出，但对方又是今村先生，所以只好想方设法筹措钱款。光是从我这儿拿去的，就有二万元左右吧。

神坂只能领取《东西文化》杂志的广告收入的二成，这些看来都已花得差不多了。贪污一事大概就是由此起因的吧，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总而言之，尽管神坂是由于好色而接收了岸本八重子，但是，到底还是背上了一只今村先生难于处理的包袱。而且，除了养活她以外，还要为今村先生筹划酒钱，的确是钱再多也不够花的呀。他在上司面前胆子非常小，只要今村先生说他几句，他就成了脓包。

至于这次贪污事件，今村先生看来也明白一半责任在于他。所以，事发后就在酒店里把神坂臭骂一通，演了一出假戏。之后，两人还一起喝酒，一起上鸠之街等地方去逛荡呢。终究是一丘之貉嘛。三景书房的社长解雇并控告神坂，据说这是今村先生劝他这样做的。其实，这也是在演戏，他的打算是看准时机再劝社长撤回诉讼。对社长来说，今村先生是个强有力的人物。社长的夫人同今村先生从小青梅竹马，今村先生又是属虎的，可厉害呢，据说他是个能够左右社长的人。因此，今村先生如果用社长有情人这件事去加以恫吓的话，社长是毫无办法的。社长同他的情人还有孩子呢。此外还同永井佐智子有点什么关系呢。男人全都是野兽，真正的野兽。

所以说今村先生是能够立刻撤回对神坂的起诉的。据说还说定以后再由今村先生的律师朋友出面资助神坂搞出版经营呢。

梅原自杀一事，我确实不太清楚。事情发生之后，因为神坂的妻子前去护理，我就没去成。以后我连打听详细情况的时间都没有。梅原对自己的肺病很悲观，这是真的。听说今村彻雄先生的夫人早就患有肺病，梅原在他家待了三、四年，一定是那时夫人传给她的。今村先生因为夫人有病，所以一直就象过着独身生活一样，我想他就是因此而对梅原动心的吧。梅原真可怜，失了身还染上了肺病……不过，我想肺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神坂上她那里总是过了夜才回来的。

听说梅原是和着酒服下安眠药的，也许那药还是我的呢。我是经常服用安眠药的。出事前三天，神坂上我这儿来，说睡不着，让我给他安眠药。当时我正困得很，告诉他大概在长火盆的抽屉里，说完便睡着了。第二天晚上，我想起要吃药，一找，发现还

能吃七、八次的药连着盒子一起不见了。我想准是神坂拿走的，也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不料就出事了。我大吃一惊，真的。

不过，首先神坂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也不会想要杀死她的，一定是梅原让他作陪的。因此，如果要说是协助自杀的话，还不如说是被杀的呢。

可是神坂倒也确实象个任性娇惯的孩子，毫无社会经验，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自己拼命地干，却遭来别人的憎恨、妒忌，被别人利用、出卖。被今村先生利用、被梅原利用、被永井佐智子出卖。即使这样，他仍旧是个老好人，总为别人去想方设法。说他好色，其实我是能够宽恕他的，他就是这么个任性的人嘛。

我所知道的大致就是这些。都是些颠三倒四、不得要领的话。啊，我得赶紧走了，还要去灌制唱片呢，对不起。

五

（梅原千代的手记）

到昨天为止的日记、信札等都被我投进烧澡盆的炉灶内化为灰烬了。迄今二十五年来悔恨众多的一生就此消失。从现在起写下的日记就是我的遗书。

北海道有信来了。父亲因为生病无法寄钱给我。继母心肠真狠，她说："你已有二十五岁了，请不要再依赖父母，独立生活吧。"只有堕落才有我的自立之路，纵然如此，还坚持要我自立吗？

一整天都感到有低热，可还得护理夫人。我得病于夫人，还要护理夫人，还要遭受她的妒恨，今天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我的命真是何等滑稽啊！

十时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急忙将门上了锁，听得两、三声叩门声，不予理睬。我的拒绝是永远的拒绝，是今后一辈子的拒绝。切不可再加深罪孽了。

先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也许我也是同样），不能指望先生有何实际行动了。先生所说的理由在我曾具有至上的魅力，我曾因此而失去理智。近来先生开始酗酒，也许是自暴自弃吧。但不是因为我的拒绝而自暴自弃的。倘若这是先生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绝望的表现，我倒要对他肃然起敬了。

早晨，请先生到我房里，恳求他让我离开这里。他说，这样做对不起我那在乡下的父亲。是否只要对父亲讲情义，就可以对我任意摆布了？我宣布若是那样的话，我就自行出走。

出走后就靠堕落来自立吗？疾病很快就会妨碍我的自立。能变卖的仅有书籍百册、衣物五件。唯一能依赖的是一只钻石戒指，这是母亲的纪念物。我希望变卖所得的钱还未花完之前，我的生命就已结束。我不想自杀。

先生说，其妻已不久于人世，要我耐心等待。何等残酷啊！男人的自私心！我不是那种女人。

黄昏时起风了。满院落叶飞舞。每听到落叶声就会怀念起北海道。多么想和父亲见一面再去啊。

我的病无人知道，包括父亲、先生、夫人在内。——我想最近去做一次胸部透视，为的是计算一下今后生命持续的长短。——

我被不可思议的命运摆布至今。这五天里，先生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下午，承蒙先生书面介绍前去三景书房，面见神坂四郎氏。

他曾在先生家里留宿过三次，莫非他是先生的昵友？读罢先生的信，他说，知道了，我带你去。我全然不知他要带我上哪儿，先生什么也没告诉过我。

神坂氏同我一起出门，在附近大街上雇了一辆车直驰目黑，在红叶馆公寓前下车，并把我带到其中的一间屋子里，笑着说：

“如何？还算不错的房间吧？房东原来说已同别人有契约，不肯租，我硬把钱塞给他才算租下来了。”我这才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神坂氏又乘坐来时的那辆车到今村先生家，将我的所有行李一并整理好拿来了，又邀我去附近的中国餐馆，请我吃了晚饭。

“今村先生给了我三万元钱作为你的搬家费，租房用去二万，还剩一万，请点收。”说着，他把钱递给了我。我得用这钱去买些餐具什物……要吃饭就须这般无聊。

“有什么事的话，请随时打电话到三景书房找我。”他说着把名片递给了我。他是那么诚实、生气勃勃，又是出人意料地办事稳妥。

孤独，实在是孤独。我得感激撇下我的今村先生。即使他来这里我也绝不见他。是否要化名？九点上床。窗前月光凄冷，孤零零孑然一身。死神不降临，就得活下去。必须考虑一下自立的办法。我无法确切地体会自立一词的涵义。

有一种叫做链霉素的注射液。如有疗效的话，我也想试试。

上午十时，刚开始清扫房间，神坂氏来了。他送给我一盒水果，笑我真不自由。坐了一会儿便回去了。今天一整天精神焕发，没有发热。要备齐餐具、矮桌和锅盆。想挂上窗帘，无奈窗子太高。

上午十时，神坂氏来了。他替我从今村先生处取来了迁居证明，又送我二升米。我想同他商量一下工作的事，以便今后自立。他回答说马上考虑。他离去后，我即开始煮饭。深有落寞之感，独自一人进餐，止不住泪水涟涟。

发热，卧床一整天。饥饿难耐，于黄昏时挣扎着前往曾经去过的那家中国餐馆。深感孤独之苦，以致留恋起今村夫人的妒忌了。神坂氏没有来。

星期天，秋高气爽，早晨已能明显地感觉到寒冷。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神坂氏来了。他带来一架小型收音机。怎能接受。他说买了新的，这个不需要了。替我安装花费了他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或许能聊慰我的寂寞。买了肉留他吃午饭。餐桌上好久没有这样热闹了，不觉饮了三杯。工作之事，他说我还要再等一阵。玩至三时方离去。同他商量化名一事，他替我起了个梅原千代的名字，并将它写在他的名片背面贴在门上。他说，千代是他从前的情人的名字，因为无法忘怀，至今他仍是独身一人。很难相信他会如此痴情。

听了一天收音机，稍觉心情舒畅。

神坂氏没有来，今天已是第三天了。

借来报纸看了招聘广告。肃杀的初冬。食欲不佳。

写信给父亲，请求他寄钱给我。

神坂氏没有来，到今天已是第五天了。欲打电话去三景书

房，又止。无聊的一天。买了副纸牌，但却不知要算些什么……

独自一人在朝阳的窗前玩着纸牌，意外地算出了个上上大吉。正在这时，电话来了。跑步去门房处接，果然是神坂打来的。前几天，他是因感冒休息了。他说傍晚回家时顺路上我这儿来。我做好饭等他，等得困乏。七时许方来，戴着口罩，脸色苍白，稍稍消瘦了些。我懂得住在孤寂的公寓里、身患疾病的苦衷。他说全靠邻人替他煮些粥，就着腌梅度过了这五天。我很后悔，早知如此，我就去看望他了。

他说整整五天都没饮过酒。恰巧我刚领了配给酒，我不需要，用茶壶替他温了温。他说过了三年之久的公寓生活，实在是太喜欢象现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了。他的眼睛湿润了。真是个开朗、纯朴的人，纯朴得令人感到可亲。九时半，他说要回去了，我站在门口，请他明晚再来进晚餐。他高兴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没法放开他的手，终于投进了他的怀抱。

啊！来这里之前我还在渴望死呢！而且死期正在一天天地朝我逼近。到这种地步，我还能有何企求呢！我对自己的懦弱感到可悲。不过，这只是属于一种理性认识罢了。事实上我是喜不自胜。坏女人。

我送他出门上班才不过一小时，就忍不住想去追赶他。多么疯狂啊，我的心！我多么想偎依着他，在他的怀抱里生活。啊，我想活！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诅咒过自己的病。我祈求他的拯救，救救我。就象昨夜一样，今宵也请将我拥入你的怀中。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考虑。再考虑也是徒劳。我只想闭上眼睛投入你的怀里。夜，为何还不来临。尽管发热，心潮却是汹涌

澎湃。啊！尽管死神已在逼向我……但愿至少能以一颗燃烧般的心度过今后短暂的一生。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这样行吗？我能对所做的这一切处之泰然吗？对于自己的幸福，我感到有点莫名的恐惧。真是难以置信的满足，陶醉的一周，如梦幻一般。这似乎是超越现实的幸福，动物般的幸福……

然而，我知道自己的限度。就要分别了，在不幸将我们分开之前……

我要尽快找到工作。

正月。——也许这是最后一个正月了。

神坂氏在横滨他的亲戚处度元旦，下午来我这里。我从来不曾感到过正月竟是那样的令人愉快。

可怕的事发生了——昨夜，他说想同我结婚。不行，不行。我不愿违背你的一片诚意，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今天，分别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十天来，我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呼吸困难，一起身就觉头晕目眩，整整一天感到疲惫不堪。

我已绝望了，请把我忘了吧。你是使我的人生的最后阶段放射出绚丽光彩的人。

不正是为了我他才毁了自己的生活的吗？他不顾自己的经济状况，替我买了窗帘、小橱、手套、鞋、罐头、台灯、花瓶、毯子，等等，等等，他的好意令人无法拒绝。我不能就这样收下而无动于衷。

我委托神坂把母亲的纪念物——一只钻石戒指卖掉。他考

虑了一会儿说道：

“卖了的话，你会觉得孤寂的，留着吧。假如我破产了，我就来借。”

我谈了自己的病情，我不能再瞒着他了，一旦传染上这病就麻烦了。他简单地说：

“我已经知道了。最近去一次红十字会吧，看样子还要去别处疗养一下，肯定能治好。”他的口气充满了自信。

真能治吗？的确能治的话，我一定同他结婚。

北海道没有回信，我觉得我已无家可归了。

我似乎有些预感，为何觉得这半个多月来的幸福难以相信，不正是因为已经预感到今天的事了吗？绝望之日。我只能嘲笑自己的愚蠢，向隅而泣，直至深夜。真想就这样死去。我的幸福已成为明日黄花。

我请他陪我去红十字会，一同出门至涉谷，在餐馆进午餐。临离开时，他去付帐，我推开了门。这时，一个女人走错了门，进来同神坂打招呼：“啊！好久不见。”看来是他的熟人。他边付帐边答应。这时，那女人说：

“太太、孩子都好吗？”

我不寒而栗，几乎晕了过去。

“唉，谢谢，很好。”尽管他小声地回答，还是没能逃过我的耳朵。

我急匆匆地在涉谷的人群里走着，为的是尽快逃离他。他追了上来。然而，现在还有什么必要去红十字会呢。唯有死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默默地跟着我，到我的房门口时，我向他伸出手，说：

“承蒙长期照顾，谢谢了。分手吧，不用再来了，再见。”

“你误会了。我是不该撒谎，可是，那女人知道的只不过是二年前的事。”神坂说，“我们已经分居两年了，并且已经决定最近去办离婚手续。因为难以对你启口，才没有告诉你，请相信我。”

谎言！谎言！谎言！我明白了。多可怕的人。今村先生也罢，神坂也罢，尽是些何等卑鄙的人啊！

啊！所有的幸福都已化为乌有。追求这种幸福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如一场春梦，醒来一看，死亡的现实更是逼向眼前。我只想安详、恬静地躺着，听着渐渐逼近的死神的脚步声。

现在，我的心里是那样的空虚，如同深深的洞穴一般，也许所谓的虚无就是这种心情吧。

上午十时，我被叩门声惊醒。因盗汗而浑身透湿。我不想见他，他便枉然离去了。十时半，打电话到三景书房，他还未来。询问其地址，对方以女记者般的语调郑重告知。十一时半，换西服外出，按电话中告知的地址寻去，在他所住的公寓门房处一打听，一切都明白了。他有妻子，昨夜已回他妻子处去了。没什么可再考虑的了。买了面包即归，独自一人进午餐。听收音机，三时上床。

十时至十时半这段时间内他是必来的，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我拒不开门，他黯然离去。十时起，我在床上静候他的脚步声。脚步声一离去，便安然入睡。对一个肺病缠身的女人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莫非这是对我的怜悯？或是为了主持我的葬礼？

没有钱，没有米，明天得上街卖掉钻石戒指。

我没能战胜自己的懦弱，我向孤独屈服了，我终于打开了门。第五天。

他作了种种辩白，尽是谎言。够了，不想听。无奈我茕茕孑立、孤独难挨，管他是撒谎、背叛，还是卑鄙的小人，无论是谁，只要能让我在人的身旁。仅此而已。

他说要同妻子离婚，与我结为伉俪。并说不久将任三景书房副社长，届时能替我支付去外地疗养的费用。也许他是有感情的，否则，为何要爱上我这么个病人呢。徒然跑了这五天不正是出自爱的心理吗？不管怎样我愿意相信，请让我相信下去吧，直至最后。这已是为期不远的事了，在爱情的纷争中，我已经心力交瘁。所以，只要能相信就行了。

委托他替我把钻石戒指卖掉，只要能卖二十万元就很高兴了。我愿搬到遥远的海边，在疗养所里静悄悄地死去。

无法拒绝的爱抚，似乎每次都使得病情加重。或许他是想让我早赴黄泉？我已不在乎了。

连日来，夜不能寐，往往要到二时许。疲惫不堪。试服些安眠药吧。

北海道来信了。父亲希望我能回去见一面，无奈我被病魔缠身。也许不会再见面了。我决定把自己的照片寄回去。

神坂氏来了。他说把钻石戒指拿去给银座的一家珠宝店看了，因为是赝品只能卖二千元。还说今天又拿到另一家店里去鉴别过了。不可能。这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市场繁荣的年代里，父亲在上海赚了钱买下的。日华事变发生后不久，我正在女子学校就读，那时，父亲为了购置耕地，曾同母亲商量要变卖戒

指。为此，父亲特地去了函馆的珠宝店。我还记得当时的价值是一千五百元左右。后来，因为耕地的卖主放弃了原先的打算，这事才作罢的。如今这只戒指应该值十五万元。

如果父亲死在我之前，根据新的民法，我或许多少能得到些遗产。

他去上班临出门时搁下二千元，但我不想接受，说好卖了戒指就还他。

昨夜又失眠至凌晨二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熟睡的脸，憎恶和妒忌搅得我心乱如麻。他的手腕上贴着一块橡皮胶，一问，原来是因为注射了结核病预防针。厌恶感涌上我的心头。我决定不再留他过夜，这也是为了他的夫人……

我要买安眠药。

已有几分春意了。早晨散步，走在坡道上，气喘吁吁。每日里无所事事，既没幸福，又无不幸。我还能活到今年夏天吗？

连服三天安眠药，全然无效。睡眠不足便愈感疲乏。下午给三景书房挂电话，询问钻石戒指一事。他回答说已存放在上野的珠宝店里，明天去看看。

晚上，欲去附近的电影院，途中感觉发热，脚亦冰凉难挨，即归。

傍晚，神坂氏来了。他说去过上野的珠宝店，不料今天是店休日，白走了一趟，两、三日内再去。他又劝我去三浦御崎的结核病疗养所看看，因为那里有他的友人，可以介绍我住进去。我拒绝了，理由是支付不了那里的费用。他说，若是钻石戒指能卖

掉的话，不就行了吗？

"如果真是赝品的话，我买下了。请以两万元的价钱卖给我吧，这样，你就可以暂时养息一段时期……"他说。谢谢他的好意，不过，我不想再接受他的好意了。

九时许，我执意请他回去。而后即咯血少量，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每呼吸一次，胸口处便咕噜作响。对镜一照，脸色苍白得吓人。

梅花开了，折来一小枝插入杯中。这也是最后一次观赏梅花了。我呼吸着梅花的清香，感受到生的欢乐。

去信问候父亲，或许这将成为诀别的信。谁先作古尚不可知。

夜夜失眠。安眠药为何丝毫不见效应，是否要换一种药试试？索性过量服下，了却此生倒也痛快，我已不在乎何时结束生命了。

早晨十时，神坂氏来了。他把钻石戒指还给我，笑着说，这是一件出色的赝品。

"没办法，只值二千元。这点钱在酒店里只能喝四瓶啤酒，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你把它当作真品倒也可自得其乐。"他说。

生存的希望就此断绝了。二千元钱用来买米，也只能买一斗。活着的时间已屈指可数，去买大量安眠药以备最后的需要吧。我愿在那悲怆、凄凉的模样出现之前就结束生命。

临回去时，他让我把戒指卖给他。如能得两万元，尚可再苟延残喘一阵。

“三万元也成，只要说定了就行。戒指仍由你来保管，否则，你是不愿接受我的钱的。然后，你得赶快去御崎的疗养所。”他说。

我不信钻石戒指真的是赝品。它那绚丽夺目的光彩令人叹而观止，就象是从母亲的心灵深处放射出来似的。至少我想在我生命结束的时候戴着它。只是想用它来变换钱，才发生了真伪问题。

我是个多么懒惰的女人啊！既不去治病，又不去死。明知无法工作，却还要依懒于他的好意拖延着生命。我还是回北海道去、死在母亲的身旁吧。野外，白雪覆盖着的山岗的影子浮现在眼前。

我说起失眠的事，他说要为我找一些有效的安眠药。

白昼稍稍延长了些。凭窗眺望黄昏时的美丽景色，不由得悲从中来，独自饮泣。

不知何故，我总觉得不能相信他的好意和爱情，怀疑他是在欺骗我。尽管这种似是而非的好意和爱情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然而，我仍然感到一种会失去一切的恐惧。

也许我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他的背叛吧。

晚上七时，神坂氏光临。他拿出一个包着两万元钱的纸包，说，“这是戒指的钱，你一定得收下，”他又说，“自己必需做的事你不去办，今天，我自作主张把事情办了。明天是星期天，我去御崎联系疗养所的事，明后天你就搬去，好吧？”

这样做或许会有意料不到的好结果。三浦御崎已是春天了。在温暖的海滨疗养所里，眺望着美丽的大海，结束年轻的生命，

不是很好吗？但不知为何我却不想接受他的好意。如果这是卖掉戒指换来的钱的话，作为母亲给我的最后礼物，我可以高高兴兴地收下，但是……

我请求他再稍等一会儿，待我亲自去一趟珠宝店。神坂氏生气了，说我这是不相信他。

"我是因为不忍心看你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才想花两万元买下这只仅值两千元的东西。你可真是个懒人哪！连自己的病也不想努力治疗一下。好吧，随你的便！"他说。

他的用心显而易见。看来我同他的缘分已经到头了。这倒也好，我也不愿意再同一个隐瞒妻室的男人把这种关系一直拖沓下去。

岑寂无聊，独自上床。孤独已不再是那么可怕了。初春的朦胧月色美不胜收。

十时，神坂氏来了。为昨天发怒一事向我赔礼，并说为了让我放心，他决定再到新宿的大珠宝店去一次。我虽然觉得无甚指望，但还是把戒指交给了他。

整天头脑昏昏沉沉，无法考虑事情。是病情有所恶化，还是体力衰竭的缘故？我的愿望也与西行①一样，即于阴历二月十五②满月之时，在鲜花丛中结束此生。

他劝我进疗养所，我正式拒绝了。我只想快些死去，生的希望已经破灭了。他抱着我的肩头，说我死的话，他也要死。"那就

① 西行是平安末期、镰仓初期(1118—1190)的歌人。

② 释迦牟尼逝世日。

一起死吧！"我戏谑道。

"只要同你在一起。想想独自幸存的痛苦，还不如死了的快活。"他说。真是奇怪的心理啊！其实，他并没有什么非死不可的原因。

坐在窗前的阳光里，百无聊赖地迎送着时光，等待着死亡的最佳时刻。心境如水一样纯清，如天一样空虚。最艰难的事是外出购买食物。我在人世已为时不长了。

瑞香芬芳。戒指还来了。仍然是枉费工夫。这下该死心了吧，他温柔地对我说。

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呢？不知怎么的，他所做的事总有些虚假，我对此心里一清二楚。从他的言语中就可以嗅出罪恶的气息。讨厌！我不想再见他了。

我不甘心就此罢休，下午挣扎着去了银座的珠宝店。果然不是赝品，能卖二十七万元。我又去了另一家珠宝店，说是能卖二十八万元。妈妈，谢谢您。我的最后时刻不会是那么凄惨了，要去御崎的疗养所也可以了。

珠宝店付了我三万元现金。我打算还他两万元，余下的均存入银行，这是我生命的支柱。

我原以为外出会使病情加重，不料反倒精神起来。叫了一客寿司①。大概是因为放下心了的缘故吧，没有发热。

他说跑了三家珠宝店都说是赝品。全是假话。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是不想让我身边有钱？也许他是想替我支付生活费，以

---

① 一种用鱼、菜及调味品做成的饭卷。

此来束缚住我的心。用金钱来拴住女人的心是小资产阶级的本性。我总觉得搬到此地以来他的一切好意都是别有用心的。可憎的人！连爱情都要算计。今村先生虽然没有实际行动，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却要高尚得多。先生有其精神上的苦闷，而神坂什么苦闷也没有。象个生意人一样，任何时候都在计算自己的利益，既没有热情，也没有心灵之美。

同他彻底分手，独自一人吧。我已经不再是懦弱得要贪恋虚伪的爱情了。

樱花吐艳。

这十天来神坂氏没来过，我也不打电话给他。不知怎么的心里倒在想，若是他来了便托他去办御崎疗养所的事。

一整天没同人说话，躺在床上，想同人说话的念头不断地涌上来。谁也没有来，我感受到了被人抛却的孤苦。衣带渐宽，睡衣的带子竟能在腰间绕上三圈。

我想养只猫。今天同邻室的猫戏要了两个小时，感到心情舒畅。多么孤独啊！

神坂氏来了，他已有半个月没露面了。听到钻石戒指卖了的事，他大吃一惊。我拿出两万元钱还给他，他不肯收下。我硬塞给了他。

他说是因为今村先生为我的事朝他大发雷霆，他才没有来。今村先生还在三景书房的社长面前进谗言，看来不仅当不了副社长，恐怕连差事也保不住了。先生会是那种卑鄙的小人吗？神坂氏真可怜。我请求他让我见见今村先生，他不同意，说不用我费这份心。

我托他去办疗养所的事。他说在那里工作的友人已调往千叶的医院，现在那里没熟人了。

傍晚，迷迷糊糊地似乎觉得父亲来了。惊醒一看，并没有父亲的踪影。也许远在北海道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了。一直迷迷糊糊地做着梦，仿佛感到生死交界处的门已被打开，看来只要愿意，随时随刻都会被带进冥世中。如今，我已不再认为死是恐怖的事，相反开始觉得它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我还能再活几天呢？

春雨绵绵。我连自炊都感到体力不支了。得请人打听一下哪里有疗养所。

黄昏时分神坂氏来了。他对我说："你若是不在人世了，我可代为通知北海道那边，请把地址和遗嘱写下来。"

"你若是死了，我也会去死的，本是一回事，还是一起死吧。"他又说道。

我问他有何缘故。他说，既无法如愿开展工作，又不爱妻子，加之我一死，他也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又说，想办出版社，但又苦于没有资助的人。他独自喝了一小时的威士忌酒，回去了。

邻室的大妈替我煮了点粥，又说要去同她堂弟商量一下，让我住进他任职的中野疗养所。拜托了。

傍晚，神坂氏来了。告知此事，不料遭到他的反对。他认为已没有治愈的可能，何必还要去疗养所。我说，我只是打算去死。我把存单和印章交给他，请他替我取出存款。

邻室的大妈有了回音，说疗养所随时都能进。我请她立即打电话替我预订房间。神坂氏没有来。

神坂氏没来。没有钱就无法离开此地。傍晚请大妈替我打了电话，回话说神坂氏已辞去三景书房的工作。

该怎么办才好呢？

神坂氏没来。拜托大妈去他的公寓，得知他已有三天没回来了。真不知如何是好！或许他是想打这笔钱的主意也未可知。

父亲，八重子已不久于人世了。

晚上八时，神坂氏把钱送来了。说是去旅行了。今天他在这里过夜，真高兴。我只要有人在身边就心满意足了。（以下空白）

六

（神坂四郎的申述）

我想就关于我的犯罪嫌疑问题进行辩解。

我为何会在这两件事上遭到怀疑呢？真是费解得很。假如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么无论什么事都会越看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因为别人的凭空臆想而遭受处罚，我是不能容忍的。

我是经今村先生帮忙才到三景书房供职的。因此，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是不忍心在此揭露先生的隐私的。但是，为了洗

清自身蒙受的不白之冤，恕我直言。先生为我工作的事操心，其中有一个原因。那是我还在《日本文化》杂志社工作的时候，我因为忙得脱不开身，便让妻子雅子代我去先生的府上取稿件。先生见雅子貌美，陡生邪念，企图非礼。而雅子竟没有力量加以拒绝。她本人申辩说，因为考虑到拒绝的话会对丈夫的工作不利。不过，我是无法相信的。

从那时起，我对妻子的爱情就消失殆尽，也就是说，是今村先生破坏了我的家庭。正因为私生活上的弱点被我抓住了，他才为我介绍职业的。同样，我也是利用了他的弱点才求他帮忙的。

尽管先生为我找了工作，可是我心里十分清楚他担任《东西文化》的顾问后，每次到社里来见到我总很尴尬。因此，他竭力要拖我下水。他认为只要双方都沾有污泥浊水，就可抵消他自己的弱点了。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经常同我一起喝酒，自己喝得烂醉如泥，同时强迫我也喝个酩酊大醉。反之，我也把掌握先生的弱点当作有利条件，利用他在评论界的地位顺利地开展自己的编辑工作。《东西文化》杂志因为有今村先生做后台，所以自创刊以来一直业绩不错。最初的发行量是五万本，现在已达到十二万本了。

这一切都稳固了我在三景书房的地位，也使我得以跻身杂志界。当然，从先生方面来看，我的影响一扩大就会逐渐成为他的障碍。我想，这也是导致我这次被控告的原因之一。

永井佐智子是由今村先生介绍到三景书房出版科工作的。别人说她是社长的亲戚，其实没那回事。先生大概是想开玩笑吧，他曾经对永井佐智子说：

“神坂是个不错的男人吧，他还是独身呢，怎么样，关心一下

吧?"

永井佐智子把这话照搬给我听。她信以为真了。

今村先生认为,只要我同永井佐智子之间发生了什么关系,他就可以抓住我的短处,双方也就彼此彼此了。要是朝坏处想,或许他是想让我和永井结婚,那么他自己也可以对雅子积极行动了。

我很清楚这一点。为了不上这个圈套,我对永井佐智子采取了严厉的态度。但是,我失败了。她本来是抱有结婚的幸福幻想,如今一旦遭到冷遇,便反过来对我恨之入骨。这是造成我这次被控告的又一个原因。

永井到处去散布关于我私生活的谣言,并造谣说我对她有过非份的要求,竭力想使我在三景书房威信扫地。她还使用阴险手段故意遗失我请清水菊造氏写的《战后经济的国际性》一文的原稿,制造了总编辑失责事故。当时,我被激怒了,要她当场写辞职书。不料,社长反而庇护永井佐智子,把辞职书揉做一团。

那时,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失败。我是为了不被今村先生所诱惑才拒绝永井佐智子的,而永井反倒拉拢社长使出手段来陷害我。因此,我是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我不得不考虑改变方针,顺从今村先生的诱惑,涉足泥潭,以互相暴露弱点的办法来求得妥协。所以,我就邀永井佐智子去艺妓酒馆。不料她心中有气,不愿意。不得已我只好试图用金钱来收买她,结果也没有成功。当时我想,由于这个女人的关系,自己大概要身败名裂了。

她以拿手的媚态来勾引社长,成功地说服社长有意透露我有贪污的疑点,让我无立足之地。大凡社长这类人即使在工作

上信赖他手下的人，而在金钱问题上是绝对不会信任的。他们因为不懂业务，工作只好交给手下的人去做。但是对于经济算盘倒是十分精通，决不会放手的。再说，总编辑的工作中，公事交际和私人交际混杂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永井佐智子的本领在于钻了这一空子，我的失败之处也就在于此。

《东西文化》杂志创刊时，我同社长就总编辑交际费事宜进行了协商。当时，社长说得很明白：

“总之，广告费收入不列入会计预算，你自己计划吧。广告的事交给你，盈利中的两成就作为你的交际费。广告登得越多，你的交际费也就越宽裕。怎么样，行吗？”今村先生身为顾问，想必也知道此事。

杂志从创刊以来受到相当的好评，所以广告业务也就格外多，我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交际费。按两成计算，我平均每月大约能自由支配三万元。社长一定在私下算计，想把这三万元钱弄到自己的手里。但是，因为当初对我有过允诺，现在也无法再取消，所以就想不如索性制造些借口将我辞退了事。

今年正月里，我患肠炎休息了七、八天。社长觉得机不可失，便命令编辑记者大森去收集广告费，想乘我不在，把这笔收入揽入自己的囊中。但是在此之前，我已经收领了大东制药厂和关东电气工业公司的广告费。得知这一情况后，他就如获至宝似地大作文章，向今村先生述说我的“贪污行为”。

今村先生抓住了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只要能借社长之力葬送神坂，先生自己便可轻而易举地从过去不轨行为的记忆中摆脱出来，就可乘机疏远唯一知道自己短处的人了。

先生故意把我带到酒店里，当着众人的面痛骂我，还不许我申辩一句，当时我气得掉了眼泪。显然，今村先生是决心同社长

一起合谋葬送我了。人的灵魂如此卑鄙，真使我感到绝望。

在这里我要声明，收领大东制药厂和关东电气工业公司的广告费一事，我没有任何过错。因为，我有权利自由支配广告费总收入中的两成，而这两笔广告费正相当于总收入的两成。其余的广告费都已如数上缴三景书房。也就是说，我只领取了我应领取的部分，并没有过分。社长只不过是以这两笔广告费为借口寻找碴子罢了。

顺便解释一下倒卖纸张配给票的事。这不仅是社长的借口，也是故意陷害人的一种手段。我正在考虑是否请律师就我被损害名誉一事提出起诉。

倒卖纸张票的不是我而是社长本人。每月都是我领了配给票交给社长的，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问社长要收条，所以现在拿不出证据。最近，单行本出版状况不佳，预定纸张用不完，这是社长倒卖官价纸张票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想采取以高价卖掉印刷纸配给票，然后廉价购进仙货纸①，将出版物改用仙货纸。此外，也是由于社长还有姨太太，并且还生有孩子，而正房太太又十分厉害，所以苦于无法筹划给姨太太的钱。事实上，倒卖所得的大部分钱都进了姨太太的腰包。听说姨太太的房子被战火烧毁后，她用这些钱在吉祥寺那边买了幢新房子。今村先生的太太长期患肺病，为了她的疗养费，先生也是煞费苦心的，他确实向社长提出过要求支付顾问费。我想倒卖纸张票所得的一部分钱大概就作为顾问费给今村先生了吧。

传说我同许多女人有关系，所以需要钱，这大概是永井佐智子散布的谣言，或者是出自今村先生之口。

---

① 仙货纸是一种质地粗糙的纸，日本战后几年间，书刊杂志均使用这种纸。

我同女人是有点关系，但是，这同贪污渎职一事毫无关连。

我妻子和孩子两个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经济上亦满足于最低水平。我已说过，因为妻子雅子曾同今村先生有过那种关系，所以我已无法再保持对她的爱，只是每星期看望她一、两次。我想雅子甘愿过这种最低水平的生活，也是为自己的过失而深深忏悔的缘故。她是一个尽义务的责任观念很强的女人，但是却没有温柔的情感，宛若一块石头。这实在是她性格上的可悲之处。

大部分日子我都是住在户川智子家里。还是在满洲铁路总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同她有了来往。不过，关系那么密切还是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我为户川重返流行歌曲舞台费尽了心机。她干这一行收入优厚，毋须我补助她的生活费用。说得通俗些，我就象个经纪人一样，想必诸位一定能够懂的。

看来我和雅子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保持美满了，我曾打算将来正式离婚后同户川智子结婚，孩子归我抚养。我想户川也会有同样的打算，会对将要发生的事翘首以待的。

我考虑到应尽早将雅子的事处置为妥，至少对她本人来说，这也是一桩好事，因此，我想筹措一笔生活费交给她。于是便向户川智子提出要她的戒指。我原以为户川为了能正式结婚，对甘糟给她的一只戒指是不会不肯放手的。不料遭到她的坚决反对，这使我大吃一惊。也许女人对珠宝是十分迷恋的吧。

如果仅仅是因为去满洲旅行，甘糟就特意单独赠送一只宝石戒指给户川，我倒感到有点令人费解。我和慰问团一行分手后就在满铁事务所进行了两天的工作磋商，在此期间我也感到他们两人之间有点什么，所以，我是不愿见到那只戒指的。我想如能将戒指卖了权当雅子的生活费，对我来说倒也是一箭双雕。

同时，甘糟的戒指也可有个有意义的结果。没想到这事没有成功。不过，户川年长我四岁，对我的爱常常是出自姊弟之情。每当我经济上发生困难，她总是解囊相助，总计大约有七、八万元吧。也就是说，在女人的关系上，无论是雅子还是户川智子，都没有成为我的沉重的经济负担。由此可见，我还没有被逼到非贪污公款不可的地步。

至于同梅原千代有关的协助自杀问题，由于事情是完全被误解了，所以我想详细做些说明。

我和岸本八重子即梅原千代是在今村先生家里相识的。我已经说过，今村先生一直对我怀有戒心，我也因此感到自己的危险性。为了主动让先生放心，我时常在银座一带的酒馆里喝得烂醉，然后就在今村先生家里过宿。梅原是先生的秘书，住在先生的家里，所以我有机会认识了她。

先生同梅原的关系始于几时，我不知道。在先生家里喝酒的时候，因为太太生病，所以总是由梅原作陪，其身份就象中国人家庭里的姨太太。

梅原同先生之间发生龃龉，并不是因为先生奈何不得太太的妒忌而抛弃梅原，也不是因为梅原厌烦先生而自行出走。据我的观察，其中似乎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最初确实是先生带梅原到热海去的。尔后，渐渐地是梅原自己要求去的。有一次，先生透露出他的想法，说：

"岸本真是难对付啊！女人真是傻瓜。她是故意做给我老婆看的呀。"

她向先生撒娇，要求先生的爱抚时故意让病榻上的太太听到。梅原千代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有些逸出常轨地冲动，几乎不懂理智为何物，简直象个歇斯底里的小姑娘那样我行我素，感情

用事到几乎不近情理。她每天都要变换发式，眉毛也是每天描成不同的式样。有时非常娴静，有时又极其暴躁，情绪很不稳定。对西服同和服的爱好也是没有规律的。她所考虑的事物和她的生活准则也是天天在变的。

对她来说，同今村先生发生关系是她的第一次经验。但是，这第一次经验却使她陷入了一种错乱的心理状态。从梅原的性格来看，她必定要死死抓牢这第一次经验，所以她就主动接近先生。处于这种心理状态时，她把伦理、道德都置之度外，无视今村太太的存在，去接近先生要求正式结婚。

先生对此既感到吃惊又感到为难，无论怎样抚慰她，她都不听，所以只好说假如太太病故的话就同她结婚。而梅原认为，要她等到那时，这是一种侮辱。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她忍受不了，终于考虑从今村先生家里出走，并且紧接着她便这么做了。

我受先生之托，在红叶馆公寓借了间屋子。可是，当先生对梅原谈及迁居事宜时，梅原却已改变了主意，说绝不离开。先生很为难，最后决定让她到三景书房来做些事，由我安排。这是把梅原赶出先生家门的一种策略、一条诡计。我二话没说就把梅原带到红叶馆公寓，并且立即把她的行李也运来了，替她安置停当。梅原对我的好意很感激，其实，这不是好意，什么也不是。我所做的事就象是为了不激怒毒蛇，所以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入笼中一样。

当晚，先生同我照例又上酒馆痛饮。我问道：

“先生，岸本看上去人很不错，是吧？为什么要赶她出去呢？”先生笑了，说：

“漂亮的蔷薇可是带刺的呀！”

“是吗？什么样的刺呢？”我又问道。

“你想挨一下刺吧？”他问。

“是想挨一下。”

“也行，只要你自己负责。”

“痛吗？”

“痛的。”

“先生是因为痛才撒手的吧？”

“是的，现在轮到你挨刺了。”

“先生不会怨吧？”

“哪儿的话，从今天起，她就是你的蔷薇了，我只能远远地闻闻花香。”

接着，两人都大笑起来。

就这样，他把岸本移交给了我。对于只知道肉体经验、好奇心极强的她来说，对方是今村先生也罢、是其他男人也罢，都没有过分挑剔。可见她本来就是一个贞操观念薄弱的女人，加之因患有肺病，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欲望。她不愿意我回自己家，黄昏时刻一到，就打电话到三景书房来，死乞白赖地央求我到她的公寓里去。

这样一来使得我也爱上了她，不忍撒手了。为了让她完全摆脱今村先生的控制，我给她化名为梅原。

其实，今村先生对梅原很是依依不舍，只是因为在自己家里才感到无可奈何。因此，喝酒的时候他不知说过多少次：

“喂，告诉我岸本的公寓在哪里！”

我笑而不答，心里感到一阵快感，似乎是为了妻子雅子的事正在向他进行报复。

梅原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女性所具有的异常的想象力，确切

地说，是一种幻想性吧，她所设想的东西与现实的情况大相径庭。

她说她的家乡在北海道，父亲是大地主，“马就有三十四匹呢！在女子学校那阵子，每天早饭前都要在辽阔的旷野上跑上十分钟。真想回去啊！”这事也是她凭空臆想的。寄给她的信中分明写着其父因病已将弃世，小型农场也已经归他人所有。

她说她是津田英语学校毕业的，“一直受到美国老师的表扬，我的会话成绩在班上数第一。老师回国时，还送我一台打字机呢！可惜被战火烧毁了。”这也是她的幻想。她的英语程度连街上商店的招牌也不能完全看得懂。她有个友人在津田，大概是因为羡慕他人的缘故，才产生这种幻想的吧。

这种幻想性在医学上不知称之为什么，反正她总是编造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是一种精神病的症状。什么对门的年轻人昨天深夜来敲门，突然抱住她想接吻，结果被她赶了出去啦；什么今村先生写信要她回去，她把信烧了等等；若有其事地胡诌些没影没踪的事。忽而，她又会对自己的病悲观至极，一哭就是一小时，还一个劲地说想死。对梅原来说，“死”也好象是一种美丽的幻想，说起想死，就象是在谈一种憧憬一样。

我很担心她的病，便带她去红十字会医院，并且先同她在涉谷的饭馆里用餐。从饭馆里出来时，遇上了一位女记者，那是在《日本文化》工作时就认识的。于是，梅原便勃然大怒，说一声不去医院，就回她自己的公寓了。我心里想，她的妒忌心可真强啊！今村先生说的带刺大概就是指这个吧。事后我问她，她坚持说听到那个女记者问我：“太太孩子都好吗？”我确实对她撒谎，自称是独身。但是，那个女记者并没有问我那样的话。看来梅原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来解释我们的谈话的。也许这就是所

谓的病态直觉吧。我因此不得不承认我不是独身一人。

梅原的生活费由我全部负担，数额不大，我的收入的一部分再加上户川智子给我的就行了，并不是一笔庞大得非去贪污不可的数额。

梅原总是在幻想中心驰神往，她说想在山上漂亮的疗养所那白色的屋子里，每每眺望着大海，静静地死去。

她嘱托我说："我的钻石戒指能卖了的话，这笔费用就有了。你能替我卖掉吗?"可是那戒指一看就知道是仿制品，我因为不忍心说穿，才对她说：

"卖了可惜，还是留着吧。"

据梅原说那只戒指是她父亲在上海买的。可是，有一次她说：

"我父亲非常爱北海道，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北海道一次。"

她确信戒指是真品，一次又一次地托我去卖。我只好替她拿到珠宝店去估价。银座的一家店一看就笑了，说这种戒指大约花二千元钱就能买到。梅原不相信，为了说服她，让她断了这个念头，我编造出给上野的珠宝店看了、请新宿的店看过了之类的话。

从那以后，我疏远了梅原一段时期，原因是她的幻想随着病情的恶化越来越厉害，有时甚至近乎疯狂，如果再同她密切交往，实在令人害怕。隔了好几天，我去看她，她说：

"你每天十点钟一到就来的吧?我都知道。不过，我没开门，因为你撒谎，所以我不想见你。"

她一边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边幻想那就是我在行走，臆造出了一场独角剧。剧中的我每天上她那儿来，可她却不让我进屋。看来她头脑中的幻想所勾勒出的戏剧舞台转动着，并与

现实融为一体，已经分不清谁是谁非了。也许这正说明她离死亡已越来越近。

相隔十天再去梅原那里时，她说那只戒指已卖了三十万元。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大概只卖了二千元左右，用这钱买了些米什么的，是她臆想出卖了三十万元钱。根据警察局的调查，梅原死后并没有发现诸如此类款子的存折；市内银行的调查结果，也没有发现类似情况的储户。我认为调查情况是属实的。

我之所以被怀疑为协助梅原自杀，自然是他们以为我企图协助她自杀后，吞没卖戒指所得的钱。但是，如果你们知道这只戒指是仿制品的话，所谓协助自杀的理由就不存在了。必须说明的是，将这一疑点安在我头上这一事情的本身，就是因为你们被梅原的幻想迷惑住了。

如前所述，梅原是在塑造一种对死的幻想，她对死抱有一种憧憬。自事发前两个月起，她就为肺病引起的失眠症而苦恼。受她的委托，我曾替她买过一、两次安眠药。可是，她说按通常的剂量根本无法使她入眠。她曾经笑着说：

"索性一气把一盒药全部服下，死了算啦！"我当时听了并没有介意。

户川智子也患有一种失眠症，特别是第二天有演奏会的话，前天晚上就睡不着，所以经常服用安眠药。我想也许梅原服了她的药也能睡着，就拿了一盒户川刚刚启了封的药给她。没想到这药竟被派了最后的用途。或许梅原以为这药也同以前服的药一样不奏效，所以才过量服下的吧。

那天晚上，我去看望她，我已经好久没去了。因为她的精神病症状显得越来越严重，经常无意识地唠叨着她头脑中无休止地想着的事。我觉得害怕，疏远了她一段时期，但又觉得不能撇

下一个无法自行外出的病人，所以才又去看望她的。

梅原说她非常寂寞，要我当晚无论如何在她那里过夜。我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我出于无奈同意了。我打算乘她熟睡时就偷偷地溜回去。

梅原刚躺下又起身拿出一瓶只剩五合的日本酒，说夜里十一点一过就两人一起把酒喝光了吧。我起床刚开始喝，梅原就已经喝下了少许。她立刻就醉了，一边痛苦地喘着气，一边偎依在我的胸前，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

"同我一起死好吗？求求你！"

不管我怎样劝慰她，她都听不进。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固执，一旦说出口的事，不做到就不会罢休。我一拒绝她，她就放声大哭起来，简直弄得走廊外的邻居都要来听听是怎么回事了。深夜看着一个年轻女子在屋子里痛哭的样子，即使我对她没有一点爱情，也会为之心动的。我束手无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此时此刻得让她安静下来。

"好吧，死就死吧，我反正活着也没什么可指望的，吃够了苦头，或许还是死了的快活。"我说着安慰她。

梅原欣喜若狂地说：

"你可真是个好人哪！有你在我才能活到今天。请原谅我的任性，实在对不起你的妻子。可是我一个人又死不了。你可要紧紧地抱住我，直到我完全死了，然后你再死。"随后，她眼里又流露出凄惨的神情，似乎看透了我的心，说道：

"不过，我可不信。等我一死，你就会一个人逃跑的，是吧？你啊，就是这种人。"如此敏锐的直觉或许就是出自于一个人临死前的纯洁的心灵吧！我不禁战栗起来，说道：

"哪儿的话，你别怀疑我，说了去死肯定会去死的，快说说，

你打算怎么个死法，我来帮助你。”

这句话构成了协助自杀的疑点。但是，这不过是在万不得已时所说的话而已，我只是想听听对方用什么方法，我也可考虑采取防止手段。也就是说，目的不是在于协助自杀，而是在于防止自杀。

梅原对着我的眼睛凝视了一会儿，微笑着说：

“放心吧。”然后，她就靠在我的胸前。过了十分钟左右，她合上了眼。我想她大概快睡着了，就轻轻地把她抱起来，正要放到床上，她忽地睁开眼睛。

“不是还剩有酒吗？现在才十二点半，还早着呢！全部喝光了再睡吧。”说着，她就踉跄着站起来，取来剩下的酒倒入锡酒壶内，然后放在铁壶里温热。一会儿，她说：

“真累啊！该睡了吧。”我答道：“嗯，我也累了，睡吧。”

“那么就把这些酒一气喝下完事吧。”说着，就把酒分斟到两只杯子里。我觉得奇怪，便对她说：

“你这么喝可要受不住的。”于是，我就从她的杯中倒出一半酒到我自己的杯子里。

“没关系，我想喝。”梅原说着又从我杯里把酒倒了回去，“来，干杯！”她举起酒杯，说时迟，那时快，一仰脖就全部喝了下去。

我一气喝下了三分之一左右，总觉得味道有点不对劲，心想这酒真糟。当时只认为是掺杂了合成酒的缘故所以味道不好，没有去考虑其他原因。梅原一喝完酒就用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把脸伏在我的肩上喘着粗气。我就这样由她抱着，点燃了一支烟，悠闲地坐着，感受着一种深夜在屋里拥抱着女人的快感，同时也在想自己和这个女人的关系就要结束了。这时，梅原似乎瘫软了，顺着我的肩滑落下来。我以为她已经烂醉如泥，便打算

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自己再回原先的小桌旁喝几盅。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胸口难受极了，直想呕吐。我还记得当时我想走到水池子那里去吐，以后的事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睡在公寓管理人的屋子里，天已经亮了。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根本不是协助别人自杀，而是别人想要我陪同自杀，而我总算得以脱险罢了。梅原偶尔兴起也写写日记，内容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想声明的是，那只是她的幻想记录而已，不足以相信。

我想要辩解的事情大致就是以上这些。最后，请允许我再谈些自己的感想作为我的结束语。

由于这次出乎意料地遭人控告，我才第一次认识了所谓的人类社会，痛感到所谓的人的丑恶面。出版社社长、文明评论家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享有相当的声誉，人们对他们的人格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这种声誉又为何物呢?那就是对他们的业绩所作的一种评价，也就是说，是对他们存在的社会意义所作的一种称赞，但决不是对他们个人的人格所作的称赞。事到如今，我才醒悟到社长这类人物中的大多数人在个人私生活上都是极其糜烂的，他们的人格也是相当卑劣的。

三景书房的社长就是其中的一个。《东西文化》杂志创刊时，因为需要我神坂四郎的编辑才能，为了谋求我的协助，对我很客气，并给予我优厚的待遇。可是，一旦事业顺利进行了，社长便立刻露出贪婪、吝啬的面目，谋划把我撵走。有句成语叫做“兔死狗烹”，我如今成了被烹的狗了，曾经为社长立下功劳的人，今番轮到被他烹煮了。

作为文明评论家的今村先生，不去对这类社会现象加以批评，反而主动加入愚陋的社会风潮。他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企

图把熟悉内情的神坂四郎从出版界赶出去。这两个人对我来说既是恩人又是仇敌。我因为自己是个老好人，所以也不会去怀疑别人，只想为杂志事业鞠躬尽瘁。不料最后反而落了个被人控告的下场。

今村先生大概只说了与其本人有利的事实真相吧？社长看来也是这样。梅原千代、户川智子，还有我妻子雅子，她们肯定也只说了对她们自己有利的真相。

然而，所谓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不包括嫌疑犯在内的第三者所谈的真相，到底是否可以认为是真相呢？谁都能察觉，那些讲述情况的人为了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怎样苦心孤诣地注意到每一个细节。然而，他们所说的并不是真实情况。那么真相到底又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以一种被怀疑的人所具有的拼死的努力、愤慨和绝望的心情将我所知道的一切真实情况讲出来。我知道无论是社会判断还是司法当局的判断都无法发现"真相"，也许只能设想一些类似真相的情况来据以对我作出判决。我不打算对给予我的判决表示不服，因为审判是一项客观活动，但是在犯罪一事中却没有客观的真实情况。

今天我申述的真实情况中或者大部分都是编造出来的也未可知，因为没有证据足以证明这是撒谎还是事实。举一个例子来说，现在我对妻子雅子是否还有爱情，谁都无法知道。我是否打算同户川智子结婚，别人同样也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我到底是怨恨今村御雄先生，还是打算依仗他的势力，步步紧跟着他呢？不具备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一问题。所具备的只不过是些表面现象而已，也就是仅仅局限于我的行为、我的言论罢了。至于我心里所想的，别人只能进行推测。

或者我为了想独立经营出版事业，所以要杀死梅原千代，从

而吞没钻石戒指也未可知，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这么回事。或许我是想以巧妙的诱导手法致使梅原的精神处于崩溃状态，最后造成其自杀，我便可乘此机会窃取她的戒指。或许钻石戒指确是真品，能卖三十万元，所以我夺走了她的印章和存折。虽然据警察局调查市内银行没有梅原名下的存款，但是，谁也不知道梅原存款时用的是谁的名字。假如她想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我因而用了神坂的名字存款的话，事情又会怎样呢？又譬如今村先生先于我就觊觎她的戒指，所以占有梅原为的是把戒指弄到手的话，那事情又将会怎样呢？难道不能认为梅原虽然接受了今村先生的爱情，但也感到戒指有被他攫取的危险，所以才从先生家出走的吗？

关于贪污渎职一事，也是一样。或许我虽然向社长上报了一万元广告费收入，但是我从广告客户那里却接受了一万三千元。如果要调查事实真相的话，必须清查《东西文化》杂志创刊以来的全部广告客户的帐单。但是，假如我接受的是不入帐的物品的话，那就根本无从调查。此外，我究竟是为了《东西文化》杂志才花费了这些钱款，还是纯粹把钱耗费在私人游玩上，这又将从何得出断定呢？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的事，谁又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呢？我渴望由能够明了真实情况的人来对我作出明确的裁决。

但是，我仍然要再次重申，我不想对判决表示不服。因为在人类社会中，貌似真相的东西就是真相。

要说的就是这些，我想我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全谱雍 译

一个失足女人的诗集

刑警鹿野朝武术健身房上半部安放着的佛龛行了一个礼，拖上木底草屐，匆匆回到刑警室，木地板的走廊上便发出一阵剧烈的声响。

一个中年警察坐在门槛上喝茶，他身旁站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女人。乍一看，她衣着虽很粗陋，但是，她那望着鹿野的眼神中却没有一点儿恐惧。

"这人怎么啦？"鹿野站在榻榻米上，用下颚冲着她点了点问。大火盆里烧着滚开的水，他在大火盆边盘腿席地坐下，然后一把抓起小桌上的烟斗。

"扒手。"

"嗯。……到年底了。"

鹿野满不在乎地脱下柔道衣，身上直冒热气，尽管此时已是十二月的隆冬季节。他用毛巾用力擦完身子，裸着上身，抽了一斗烟，这才定下神重新打量起那个女人来。

"从哪儿押来的？"

"东京百货商店。"

"是啊，那儿扒手可不少呢，是个扒窃的好场所。年底就更加厉害……"

"你说的是啊。"中年警察打了个大呵欠。

"听说，从今晚起一直到新年将实行特别警戒啾！"鹿野磕打

着烟斗。

“是吗？——太冷了，冻得受不了。”

“喂喂，我说你这个女人，”鹿野轻蔑地叫着，“往这儿靠近些！你这个家伙偷了些什么？”

那女人也坐到了门槛上。看上去她只有二十五、六岁，相貌端庄。左脸颊的嘴唇边有一颗很大的黑痣。很奇怪，这黑痣倒是有些挑逗人的。

“哟，还是个大美人嘛，去干扒手这个行当太可惜罗。”

“她想去‘拿’女顾客的手提包被店员发现了。”

“嗯，这是虚荣心驱使的。……喂，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人抚摸着怀里那个一岁左右的女儿的头，不搭理鹿野。

“喂，你不打算回答吗？叫什么名字？！”

“你哑啦！”警察也嚷了起来。

那女人的蓝眼睛一眨，瞟了鹿野刑警一眼。

“你是在审讯我吗？”

“嘀，这家伙真混。为什么不报名字？快说！”

鹿野裸露的上身感到了寒冷，他站起来穿好上衣。那女人还是沉默着。傍晚金色的晚霞透过玻璃窗照进屋来，室内很明亮，铁水壶上冒出的蒸气在阳光的辉映下显得白呼呼的。

“喂，你家住哪儿？”

“别多问了，快带我去见署长！”那女人不耐烦地回答。

“你说什么？混蛋！”

“什么叫‘混蛋’？”女人反问道，“审讯就得象个审讯的样子，讲话能不能客气一点？”

“你这家伙，偷了东西还摆什么臭架子，真是厚颜无耻。……你总是个有前科的吧？”

女人低下头去，脸上露出讥讽的微笑，她不准备应答了。

司法主任川地副警长正在做回家的准备，鹿野刑警走了进来，他服装整齐，还结着领带。

“要回家吗？”

“嗯，有什么事吗？”

“是的。刚才有一个女扒手从百货商店被押到了这儿……”

“嗯，审讯了吗？”

“审了她，可她一声不吭，还说什么讨厌我的审讯，要求把她送到署长那儿去。……”

川地主任嗤嗤地笑了。

“看她那模样象是个惯犯。”

“先把她拘留起来。”

“是！不过，她还带着个孩子。”

“啊，现在在哭的就是吗？”

“是的。那女人说她没奶，要我们给她去买牛奶，这人真不知羞耻……”

“是嘛。她有钱吗？”

“有六分钱。”

“弄点粥给孩子吃，先应付一下吧。”

“行啊。那么，就这样把她押起来。”

“哎，被偷者情况怎么样？”

“听说被偷者要求明天早晨到这儿来。”

“那好，明天早晨，请把她带到我这儿来。”

川地副警长放心地回去了。他从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就当上了警察，还很年轻，只有三十二岁，借宿在宿舍里。今晚同

窗的学友们预定举行忘年会，他想回宿舍换掉警服就到神田的会场去。

第二天早晨，川地副警长接见了被窃者奥村八重子，她约有二十四、五岁，打扮不怎么入时，怀里小心地抱着一个用毛线披风裹着的三、四个月的婴儿。刑警已顺利地查明了她差点被窃的具体物品和当时的情况。奥村八重子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已婚女子，几乎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此时，川地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她可能就是奥村慎太郎的妻子吧。慎太郎是川地的同学，昨夜的忘年会他也来了，每个人多少总有些缺点，不过他精力旺盛，很爱喝酒。

川地吩咐部下把昨天的扒手带来。这时，奥村八重子说："我告辞了。"

"请等一等。现在，我去把扒手押来，要当着你的面让她承认犯罪事实。"

"好的。不过，我很着急……因为我家里只留了一个孩子看门……"

"原来是这样。"川地立刻同意了。他想，实际上她也并没受到什么损失，因此，让她回去也无妨。

"给您添麻烦了。"

"那位……"奥村八重子说完告辞的客套话，又惴惴不安地补充说："那位妇女还抱着孩子，太可怜了！有可能的话，我想请您原谅她……再说，她什么也没偷到……"

"知道了。先审讯一下，尽量从宽处理吧。"

"拜托您了。"

她走出去，正好偷提包的女人被带进屋来。她在川地跟前的椅子上坐下。她的年轻美貌使川地感到意外。在拘留所呆了

一夜，她的头发蓬乱地贴在脸颊上，气色很不好。

“孩子喝粥了吗？”

“没喝多少。”

“嗯。……昨天审讯时你为什么不回答？”

“对那个人说也没用。对您，我什么都可以回答。”

“叫什么名字？”

“酒卷美代。”

“嗯。……有前科吗？”

“哪有什么前科。”

“职业？”

“带着这孩子，不可能去工作。”

“那么，靠什么生活呢？”

“得过且过吧。”

川地发现那女人在笑，她的笑容真象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这是因为她有着那颗黑痣和两个深深的酒窝。

“丈夫在工作吗？”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嗯，离婚了吧？”

“请别提这些事，叫人不愉快。”

川地副警长感到眼前的女扒手和一般的窃贼不同，她说话爽快直率，思路清晰。他怀疑她是个有着相当复杂的生活经历的人。

“你最后的学历是什么？”

“女中。……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

“嗯。父母亲呢？”

“请别问我父母亲的情况。我的耻辱让我一个人来承受，我

不想连累父母。”

“是吗。他们还健在吗？”

“一个死了，一个还活着。”

“以前工作过吗？”

“工作过。”

“什么工作？”

“打字员，干了四年。”

“什么公司？”

“约翰·希尔伯商会。”

“是外国公司吗？”

“当然是。”

“在外国公司里做日文打字员吗？”

“打英文。”

“这么说你会英语？”

“可以看懂报纸。”

川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外文书递给她。

“读一读。”

“什么？法律书。法律不行，我没学过。”

川地又拿出一本外文书。那是小仲马① 的《茶花女》的英译本。她马上接过去打开书的尾声部分，朗读起来，语音流畅顺达。

——Yesterday I found Marguerite sad; to-day I found her feverish and agitated. On seeing me enter, she flung herself around my neck, and wept for some time in my arms…②

---

① 小仲马(1824—1895)，法国剧作家，小说家。《茶花女》是他二十四岁时的作品，描写一个妓女玛格利特和青年阿尔芒的恋爱悲剧。

"哟，这一段写得真好！"

她停止了朗读，开始默读下去。

"你喜欢读小说吗？"

"太喜欢了！"她抬起眼看看川地，对他莞尔一笑，然后继续入迷地读着《茶花女》，好象忘记了身边的警察。

川地认为：她决不可能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人。他一边吸烟一边注视着专心阅读《茶花女》的她。他想知道这个女人行窃的根本原因，她不可能仅仅是因为家境窘迫吧。因为贫穷而犯法的女人在警察面前是十分恐惧的，而酒卷美代却旁若无人，毫无顾忌，这态度说明其中必有其他导致她犯罪的隐秘。

"你和离婚的丈夫共同生活了几年？"

美代的蓝眼睛离开了《茶花女》的书本，她抬起头凝视着他，又低下头去，似乎有些败兴地回答："十一个月。"

"是正式结婚，还是同居？"

"从恋爱到同居，随后破裂。和一般人一样。"

她叭地合上《茶花女》，歪着头说：

"能给一支烟抽吗？"

副警长默默地把"樱桃牌"③香烟推给她，她点燃一支烟后又把烟盒推还给川地。

"老是随心所欲地提要求，真对不起！"她微微地笑了，很奇怪，她笑的时候，表情是那么的纯真。

---

② 《茶花女》第二十一章的一段，意为：上一天我发现玛格丽特愁眉苦脸，这一天我看她象是在发烧，情绪非常激动。看到我进去，她紧紧搂住我，在我的怀里哭了很久……

③ 樱桃牌香烟是日本大正时代最高级的国产烟。

"这孩子归你抚养吗？"

"不，她没户口。"

"喔，这可不行。孩子父亲叫什么名字？"

酒卷美代沉默了一阵，一个劲儿地抽烟，她突然丧气地扭过头去。

"这些您就别问了。"

"是嘛。……那么，你的家住在哪儿？"

"春光庄公寓。……马上就要被撵出来了，房租已经拖欠很久了。"

"春光庄在哪儿？"

"谷町，象个贫民窟。"

"好。……行了，送她回房间去吧。"川地对部下说。

"怎么，还不放我回去？"

"还需进一步调查，现在不能放。"

"还有什么可查的！"

警察推着她的肩，把她送回拘留所。

川地主任把鹿野刑警叫来，对他说：

"刚才那女人住在谷町的春光庄公寓，名字叫酒卷美代，以前曾和一个男人同居。你去调查一下她的品行，看看她是否还犯有其他罪行。如果能顺便查明那个男人的来历就更好。"

"是，会搞清楚的。我去查查。"鹿野刑警敬了个礼正欲退下，川地叫住了他，并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

"你去找个勤工人员，让他去买一听炼乳给那婴儿送去。"

"可是，这在我们这儿是没有先例的。"

"行了，让孩子挨饿，怪可怜的。"

鹿野拿着钱出去了。

司法主任又点着一支烟，把手放在桌边的火盆上烘烤。那女人流利地朗读《茶花女》的声音和她那充满理智的表情好象还在他的眼前。

傍晚，鹿野刑警的调查报告送来了。

一、品行：一般。

二、经济状况：不明。有时母亲和其他亲属好象会有少量资助。经常出入当铺。

三、其他犯罪：没有查到，似无前科。

四、原籍：京都府何鹿郡物部村，门牌号不详。原籍地母亲健在，父亲死亡。

五、年龄：二十六岁。

六、以前同居的男方现住大森区新井宿二十一号。名叫奥村慎太郎，日东人身保险公司外勤职员。

读完报告，川地主任不由得长叹一声，双肘撑在桌上用手托住脸颊。

以前同居的男子原来就是奥村慎太郎，这一定是昨晚出席忘年会的法律专业的同班同学了，单位和年龄都一致。

这样说来，那女人抱的是奥村的孩子，他如果看到酒卷美代眼下的处境会说些什么呢？

川地马上想起了今晨遇到的那位被窃者奥村八重子，她和奥村慎太郎是偶然的同姓吗？这是可以否定的，她一定是慎太郎现在的妻子。

倘若这一推断成立的话，那么，酒卷美代究竟是在知道八重子是自己已经离异男人现在的妻子的情况下才企图行窃的呢，还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干的？

副警长感到这个案子非常复杂，他慢慢地站起来，觉得对那个女人不应该轻易地加以处罚，对她最为适当的处置应该是把她从目前的贫困中解救出来。川地认为，对于自己的学友将她逼入生活困境的行为进行一些补偿不会没有意义吧。也就是说，解救这个女人，应当是男子共同应尽的责任。

川地英三郎还有着淳朴青年的热忱。当了警察之后，他看到了许多社会的阴暗面，但是，他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冷酷而变得麻木不仁，在他身上，还看得到学生时代的纯真。所以，他才想助酒卷美代一臂之力。她有会英文打字的一技之长，好象还有些文学才能，如果她就这样掉进犯罪的深渊，从此葬送掉自己的前途，这未免太可惜了。

川地独自一人下楼向拘留所走去。

通过铁栅栏朝里望去，只见那女人在岁暮的严寒之中蜷缩着身体，紧紧地搂着胸前熟睡的孩子。她双目紧闭，脸色灰白，绽起了鸡皮疙瘩。

"我想问你一句……"

她睁开眼，迷迷蒙蒙的。

"那个叫奥村八重子的是奥村慎太郎的妻子吗？"

她摇晃着腿，背过脸去。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的调查其实是多余的！"

尖刻的回答声从铁栅栏中传出来。脸色苍白的酒卷眼中燃烧着怒火。

第二天下午，川地英三郎走进了银座附近的一家豪华的咖啡馆。他巡视了一下客人的座席，然后走到与咖啡厅连接的画

廊处，慢慢地把画廊上的油画展览欣赏了一遍。美术，这个领域对他来说是很少接触的，他总觉得，喜爱艺术的人都是在充满人生光辉的光明中生活的，是令人羡慕的。假如自己也能靠画画来度过一生，那么，他可以放弃追求升官和发迹的一切欲念……

他重新回到咖啡厅，刚在桌边坐下，马上发现奥村慎太郎夹着个大皮包，穿着竖起衣领的大衣走了进来。

“嗨，上次失礼了！后来，我和秋元、广濑三人又到银座去喝过一次。广濑运气不坏，光奖金就得了近千元。”

“哟，你的奖金也不少吧。”

“别开玩笑，借的钱只还了一半，连年都过不了。怎么样，借我五十元吧。”

川地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哎，你说有什么事啊？”

“嗯，有点事想问问你。”

“不妙！是传讯吗？所以我该考虑该不该跟警察交朋友。”奥村搓着冻僵的双手说。

川地英三郎拿了一杯热饮料，开口说：

“关于上次那件事……”

“什么事，是忘年会吗？”

“不，那次扒窃事件。”

“扒窃？哪次扒窃？”

“哎，你一点儿也没听说吗？”

“不知道哇。扒手怎么啦？”

川地意识到自己问错了，因为慎太郎的妻子对自己丈夫什么也没说。如此看来，奥村八重子很早就认识酒卷美代了吧。可以推测，她是不想在丈夫面前提起他以前的情人，所以才不告诉

他的。

“噢，上次，你的妻子在百货商店差点被人偷走手提包，作案者已被抓获……”他简略地说了说情况。

“这就奇怪了。”奥村脸上呈现出担心的神色。“那我老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是这样的。……这事说起来可能会使你感到不快，作案者是个女人。”

“喔！”

“你认识她吧，酒卷美代。”

川地望着奥村惊愕的表情，又说：

“你知道她有了孩子吗？”

奥村肯定地点了点头。

“她好象很困顿，即使我们马上放了她，她的生活也有困难。现在，警察署还监护着她。不过，她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呢？我是想从你这儿得到一点有益的启示才来找你的。”

奥村默不吱声，搅和着杯中的咖啡。

“孩子和她在一起吗？”

“是啊。奶不够吃，我买了炼乳给她，她就住在监护室里，不过，那儿也很冷。”

“她很恨我吧？”

“也许。但是，关于你的事，她一句都不肯回答，连你的名字都没说。我让刑警去调查，才知道那孩子的父亲就是你。”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阵。然后，奥村很为难地抬起了头。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没资格作出要她怎么干的决定。要是能在钱的方面给予资助固然不错，可是，她肯接受我的资助吗？不，即使她愿意接受，我也帮不了忙。我现在的生活也很惨，

买不起孩子的冬衣，只能把夏秋两季的衣服让她一齐穿上。每月给个三、五元好歹还有办法，再多就做不到了，说来也真惭愧。”

“嗯……怎么样，你不能把那孩子领来照顾吗？”

“是啊。……可是，你看看我老婆的心境吧，她很讨厌美代。我倒有点奇怪，为什么美代不把这孩子寄养在她母亲或别人那儿自已去工作呢？做英文打字员每月可以挣到七十元哪！”

从他的话中川地已经明白，这事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奥村已不想对酒卷美代和他的孩子承担责任。他的竭力辩解也好，尴尬的表情也好，都表露出一种巧妙地逃避责任的狡黠。川地很不愉快。

临别时，川地英三郎又有意地询问了他一句：

“那么，我要适当地处罚了，你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啊，那就要靠你的友谊帮忙了。”他巧妙地说，“尽可能把那玩艺儿判得合理些，拜托你了。”

他那卑屈的眼神和喝酒嬉闹时的豪言壮语极不相称。川地非常不快。

川地回到警察署，坐在自已的桌边，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置美代，当然，只要说声释放，打开门放她回家就可了事，但是，道义在告诉他，这样做事情并没有完。正因为奥村的不负责使他生气，因此，他不能再马虎了事了。

川地吸着烟去监护室探视，他看到酒卷美代用衣服的下摆裹住脚，在严寒中坐着。孩子在榻榻米上乱爬，口中流着口涎。

“冷吗？”川地站着问道。美代用向刑警借来的铅笔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她听到川地的问话，就微笑着把写的东西递给他。

她写的是一首诗。

扒手之歌　　　　　　　　美代

想那行窃未成的钱包，
或许装着五十元钞票。
没想到啊没想到，
热牛奶和炸肉排已化为泡影。
饥肠辘辘的母女哟，
今夜要在拘留所里睡觉。
那闪着寒光的佩剑，
让人心里发毛。
孩子啊，我的好孩子，
倘若你母亲运道好，
明天获释一上街，
就漂漂亮亮地捞个百元大钱包。
叫街头那些穷光蛋去眼红吧，
我们要坐上银亮的汽车，
到中央饭店去逍遥！

川地笑着说："写得不坏。"其实，与其说是笑，毋宁说是心里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川地觉得美代心中的一种反抗精神已经到达这种地步，自己也许会对她无能为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居然能把这种罪孽的想法满不在乎地写在纸上公诸于人，这不正说明她潜藏着一种与诗句本身有着天壤之别的美好精神吗？

川地想起了刚才在咖啡馆等待奥村时看到的画。热爱艺术的心灵难道不是光明的心灵吗？这难道不正是一颗对人生充满

希望，而且希望能自尊地度过人生的纯真的心灵吗？！

一个扒手能写诗使川地感到意外，不过，这诗或许正反映了她对沉沦的自身的一种自嘲心情。要是生活能好一些，她一定是个能成为好妻子、好母亲的女性。

“这诗送给我吧。”他叠好纸放进口袋。

“可不能给别人看哪。别人看到会给我判十年徒刑的。”

“好，我不给别人看。”川地回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女人怎么会这样信任自己。

“不过，我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好的。……请先给我来支烟吧，我太想抽了。”

川地给她烟后说：

“我们想释放你。”

“是吗？谢谢了。”

“不，等等！是有条件的。你必须和我们说定，到什么地方去找个工作。游游荡荡的，又会去做坏事。”

“我讨厌工作。”

“讨厌工作就得把你永远留在这儿。你应该准备靠自己的工作把孩子出色地养育成人。你以为如何？”

“到哪儿去工作呢？有能带孩子去上班的地方吗？”

“孩子当然要寄放在一个地方。”

“我不同意！要是那样，我可不干。宁可照样穷困，继续去当扒手。”

沉默了一会儿，川地平静地说：

“你是个懂事理、有头脑的女性。我老实对你说，当别人以诚相待时，你是否也应诚心诚意地回答呢？对那些对你漠不关心、毫无诚意的人，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都请自便，可对真诚

地为你考虑的人，采用这种态度就不好了。讲话也要注意对象！”

酒卷美代把头倚在墙上，正视着前方，她没有回击。

“天气很冷，不过，今晚我想再让你在这儿住一夜，请你好好想想。在你没打算工作之前，我不能释放你。这既是警察署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刚才我见到了奥村，我跟他说定你今后的生计由我负责妥善安排。对奥村这个人不能寄予什么希望，你生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和你是有区别的。你是你，难道你不应该好好生活、抚育孩子茁壮成长吗？……今晚好好考虑一下，明天早晨给我答复！”

他正要离开监护室时，美代突然扭过头来看着他，两只眼中饱含着泪水，亮晶晶的。

要找一个使用英文打字员的公司就业，并非容易的事情，而去当一个每月工资只有三十或三十五元的一般女事务员，又无法维持母女两人的生活。川地想尽力为她找一个脑力劳动的工作，然而，妇女脑力劳动职业的收入却低得可怜。在这个男性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妇女正常的精力和能力受到歧视，只有那些作为男人发泄情欲对象的女人才能得到高度的赞赏。那些酒吧女郎、艺妓、娼妓、舞女们的收入是一个事务员的五倍。川地英三郎仿佛才发现这一矛盾的事实似的。

事情很紧急，又正好碰上非得保证她能获得一定的收入。

酒卷美代会跳舞，她在约翰·希尔伯商会工作的四年间，曾被叫去为私人宴会和晚餐跳舞助兴。不知什么时候，川地记住了这一点。

他想，与其让她去当酒吧女郎，还不如当舞女来得好些。于是，他特地换了便服，到一个属他们管辖地段的舞厅去找了一个

认识的老板，请求他雇用酒卷美代。

从下午五时到关门，只要工作六小时，就有相当可观的收入。这段时间里可把孩子寄放在附近的汽车修理站的老妈妈处，并说定每月由美代支付给她七元钱的谢礼。另外，舞厅老板还答应先预支五十元左右作为她的置装费。川地自己还充当了美代的保证人。

谈妥了这些事以后，川地去春光庄公寓找美代。再过二、三天就是新年了，可是房间里还到处晾着一块块孩子的尿布。酒卷美代和孩子一起躺着，她正在一本肮脏的本子上写着什么。

"你在干什么呀？"

美代笑着坐了起来，她吸着烟，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烟。她又在写诗。

获释之感想　　　　美代

牢房里阴森寒峭，
大街上雨雪茫茫，
哪儿都不是好地方。
倘若拘留所和暖温煦，
倒不必担心辘辘肌肠，
仿佛乘上一艘大航船，
送我奔向自由港！
然而，我已被释放，
孤独的母女俩哟，
依然忍饥挨饿、冻得发僵。
隔壁邻居又收到大笔汇款，

畜生！真叫人乏味，悲怆。

川地把五张十元一张的钞票放在她的膝盖前。这时，美代的双手拢起鬓发，叹口气说道："啊——！预支款已经把我给绑住了！就象妓女一样。舞厅老板是捆不住我的，可是，司法主任却捆住了我啊。"

"我并不打算来捆你！"

"真可怕呀。行了，拿二十元痛痛快快地去享受享受，剩下三十元去做几件行头吧。"

女扒手终于变成了舞女。

川地下班后，曾悄悄跑到舞厅去张望过。在忽闪忽闪、时隐时现的灯光映衬下，她确实在跳舞。服装合身，怎么看也是个出色的舞女。头发电烫了，还略施脂粉，看上去真象演员一样楚楚动人。连川地也在怀疑，几天前被警察押来的美代和眼前的她是不是同一个人。她是那么神采奕奕、快乐无比、妩媚姣好，又那么健康、活泼，没有一丝一毫的忧郁。

美代很快发现了隐在盆栽棕榈丛荫中的川地，她把手放在脸颊边，翘动三只手指给川地做了个信号，并朝他嫣然一笑，那颗黑痣好象随着笑容在跳动似地令人赏心悦目。她，看上去只是芳龄二十二、三岁的少女。川地甚至觉得她是酒卷美代的化身。当然，她过去的私生活多少使川地有些败兴，假如和美代是不期而然的相遇，那么，年轻的单身汉川地说不定还真会倾心地爱上她呢！

因为是新年休假，舞厅里宾客盈门。美代不停地被邀去跳舞，抽不出时间来和川地谈话。他稍感到了一种满足，在离开舞

厅的时候，他又感到心中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空虚，一种被美代忽视了的空虚感。

川地副警长想，最好就此忘掉酒卷美代的事。

回想起来，这真是个有趣的扒手。她那乖戾的性格很有意思，用英语朗读和写诗的才华令人快慰，摇身一变成为舞女的结局也算说得过去，只是她作为一个警官的恋爱对象恐怕不合适。

既然已经帮她将生活基本安排妥帖，川地也就足以自慰了。

五天、一周过去了，舞厅和美代都没有消息传来。川地想，这说明她正在顺利地工作。

有一天，鹿野刑警又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歪着头说："上次那个女扒手呀，还是不行。"

"嗯，怎么不行？"

"舞厅的老板来告状啦，报告了不少情况后才走。"

"嗯。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夜里您离开之后。他是这么说的，前天晚上八时左右，酒卷美代突然失踪了，不久，发现另一个舞女装有十八元钱的钱夹不见了，手提包里被拿走的只有钱夹。那个女人昨天也没去上班，她的老毛病恐怕是难以治愈了！"

川地答不上来，这件事的发生使他感到有愧于鹿野，因为自己对这个女人过分的宽大于怀曾经使鹿野感到难堪。

他立刻打电话到舞厅，找老板询问，情况同鹿野刑警报告的一样。

老板在讲完经过情况后，又加了几句：

"我看那女人是不会再来干了，她曾经干得很愉快。这次

大概是临走之前顺手牵羊吧。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她连我应该付给她的三十一元工资都没要就走了。偷走十八元，丢掉三十一元，这对她来说并不上算哪！我已从她的工资里抽出十八元还给了丢钱夹的人，这没问题。当然，预支的部分嘛，同我是有关系的，您能否帮我也想想办法，哪怕解决一半也好。”

“有没有哪个舞客勾引她，把她带走的迹象？”

“这个么还想不起来。总的来说，客人们都很喜欢她，长得漂亮，性情又爽快，真是既让人惋惜又叫人难堪啊！”

挂断电话后，川地困惑不解，他把手放在火盆上烘烤取暖。这时，鹿野束紧皮带说：

“我去把她带来，她大概还在那公寓里吧。”

“好……”

“那家伙得判她的罪，不治一治她的劣根性不行！”

川地脸上有些发热，尽管如此，他还是下决心说：“给我备辆车，我去看看。”

“是吗？！”

鹿野的脸上显出一些遗憾，因为他想自己动手把那个漂亮的女犯人带来。也就是说，他的一个乐趣现在已被司法主任给抢走了。

走廊很脏，房门边扔着面馆盛面条的大碗，沾着烧焦汤汁的煤炉，还有肮脏的拖鞋，一条狭窄的走廊中臭气熏天。收音机里大声播送着流行歌曲。川地英三郎穿着警服独自穿过臭哄哄的走廊。

22室的房门关着，房门上的气窗里缓缓地冒出白色的烟雾，这证明里面有人在抽烟。

她在！川地定心了。但他心里不由得又火了起来。

川地猛地推开门，美代悠然自得地躺在被炉边，正在给孩子喂奶，她看见川地慌忙站起来。头发烫过了，还抹了脂粉，显得很美，好象要出门似的。

她一边站起来一边喜笑颜开地叫道：

“啊，来啦来啦！我想你该来了。请进来吧。屋里很脏，不过，这还是尽力打扫过的呢！”

川地感到十分被动，他站在房门口。

“你不想去舞厅上班了吗？”

“是不想去了。也没法去了。”

“为什么还干坏事？”

“哎哟，别这样训斥人嘛。要说坏事倒也是，不过，舞厅应付我的三十一元我没拿，那个人吃不了亏，没事儿！”

“怎么没事！马上跟我到警察署去！这回非得狠狠处罚你！”

“这就以后再说吧，你进来一下，我给你沏茶，来，请吧！”

她走过来，想要拉他的手。川地重重地给了她一记耳光。

美代用手捂着脸颊，哈哈地大笑起来。

“别生气啊，我告诉你原因。”

“还能有什么原因。做好准备跟我走！”

“等一等，我正在写诗呢！这可是一首绝妙的好诗哟。以后，我还要出诗集，届时还想请川地司法主任为我的诗集写序呢！”

川地觉得无聊至极，他感到怒不可遏的自己显得十分愚蠢。最棘手的就是这一着。川地站在门口，无可奈何地把一支烟放进嘴里。这时，酒卷美代马上走过来为他点上了火。川地只能把美代的行为看作是对自己的嘲弄。

接着，美代又啪啦啦地翻起了那本本子，她笑着说：“别的

不能让你看。”她撕下了其中的一张。

“可别生气。”说着，把纸递到川地跟前。川地接过后，她一转身又钻进了被炉，脸贴在被子上，好象在强忍着笑。

现在可不是看这个女人恶作剧的诗作的时候。川地把纸条塞进口袋，脱了鞋蹬蹬蹬地跑上榻榻米，用力抓住美代的肩头将她拉起来，严厉地说：

“喂，你不想工作吗？为什么故意给警察找麻烦？”

酒卷美代忍着笑回答：

“对不起。不过，我并不是那么坏的女人。”

“你为什么不想好好工作幸福地生活呢？我们非常气愤。你干坏事，给我招惹是非，你也不想想我们会如何从重处罚你吗？”

“那无所谓。”

“无所谓？”

“是的。我是故意使自己弄到这般境地的。”

“为什么？”

“说了男人也不懂。不过，我不妨说说。……我认为，与其象样地生活下去还不如死了的好。对吧，无情无义的男人遗弃了我，拖着个孩子，我甘心这么好好生活下去吗？以前，我也曾认真地考虑过，然而，我上当了。我曾企图拼命养育孩子，但那又会怎么样呢？我辛勤地养好孩子，那个男人照样不以为然。如果我自甘堕落，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女人，生活得更穷困些，那个男人的良心大概才会受到谴责吧。

“牢房怕什么！大不了一辈子不出来。只要有了一辈子不再出来的思想准备，那一切都无所谓了。那儿，既没人来逼债……也不用担心挨饿……你说是吗？

“你们要惩罚我，这又有什么呢！我可不认为这是惩罚。我

的性情是乖戾的，如果你们有意试图改变我的性情，那么，就先把奥村慎太郎关进监狱吧！要问我为什么去做坏事，那是因为他生活得太顺心了。知道吗？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坏的女人。

“说了这么多，你还要把我带走？那么请便吧！”

川地站起来说：“走！”他有点按捺不住了，这样跟她打交道简直受不了。也许，是应该先惩罚奥村，但是，在没有正当理由对奥村起诉的情况下，当然不能放过做坏事的女人。

“做好准备跟我走！”他再次严厉地说。

酒卷美代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步履蹒跚地拉住川地的右臂说：“走吧。”她挽着川地的手，先走一步。“手拉着手，行吧！”

“胡闹！”川地挣脱了，命令她：“抱上孩子！”

“孩子就由她去吧。”她笑着说。

“抱上！”川地轻轻推了她一把。

“哟，真可怕！”说着，美代抱起孩子，急急忙忙地穿上了拖鞋。

上车后，美代独自哼着小调。忽然，她停下小声问：

“犯这么点罪真要蹲监狱吗？”

“那要由法院判决。”

“喔，那么法院的待遇会好些吗？”

川地终于忍俊不禁，笑了出来。

“对不起，您能帮我抱一下孩子吗？”

“干什么？”

“只一会儿。”

川地不熟练地抱过孩子。美代在和服长袖里找出了纸烟，点燃后说：“谢谢您的帮助。”她接回了孩子，又说：“新年已经过去

了，我连煮年糕都没尝过呢。”

汽车急转弯时，美代倒在川地的身上，她穿着大衣，双手撑在膝盖上，朝着川地莞尔一笑，那颗黑痣象花朵一样绽露着。

“不过，能见到您我很高兴。对您实说吧，我是想在舞厅呆下去的，那工作很有意思。舞客们都喜欢我，一个月可赚一百五十元。您来过一次吧，我太高兴了。可是，后来您就一直不来了，所以，我就不干了。”

“为什么？”

“因为，……真难为情。如果我这样认真地干下去，那么，您就会忘记我的吧。所以，为了不让您忘记，我就再做坏事。三十一减去十八，……我还吃亏十三元呢！”

车到警察署，川地立刻叫鹿野刑警把酒卷美代带到监护室去，他坐在自己的桌旁拨弄即将熄灭的火盆。

川地感到事情越来越难办，不知不觉地，那女扒手竟在向自己求爱了，兴许是自己对她太客气了。如果她不因为那些莫名其妙的念头作祟去做坏事，倒是一个挺有趣的女人。她的诗写得很一般，不过那乖戾的笔调，倒很能吸引人。

他想起她刚作的那首诗，忙掏出刚才塞进口袋里的那张纸来看，同先前的诗一样，还是一首诗味平平的诗，不过，字写得很漂亮。

爱与罪　　　　美代

既然说爱情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为了它，犯罪了死也不辞。
荒唐的爱情会招来罪孽，
痴情的女人将踏进地狱，

我愿意把短暂的生命舍弃。
堂堂法律乃是治国之本，
女人却只听命于爱情的条例。
警察、法官哟，放心处罚这痴情的女人吧，
罪犯我快乐无比！

川地英三郎暗忖，对这个女人，无论量以何种刑法都不能使她改悔，判她三年五载就能征服她这颗心吗？那半瓶醋的学识教养或许就是她难以救药的原因。

要使这样的女人真正幡然悔悟，必须以能够主宰她的人生观来改变她目前扭曲的人生观。如此看来，也许让她信教更好一些。

然而，她对宗教可能根本不放在眼里，对一个完全不信教的人来说，任何高深的教义都会失去它的权威。

川地想，最有影响力的、能够接近她的除了她所爱的男子之外别无他人。

尽管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可是他却不愿意进一步接近这个女人。不过，就这样把她交给法院，然后送进监狱，似乎也不稳妥，也并非上策。

次日下午，川地又去监护室，看到酒卷美代正在打瞌睡。

“怎么样？”他说，“不想再去工作吗？”

“是的。”她直率地答道。

“再去试一试好吗？”

“有什么好地方吗？”

“只要你想干，我一定给你找个好地方。”

出乎川地的意料，她一只手撑在榻榻米上说：

“拜托您了。”

“好嘛，终于听明白了。你愿意工作，我可以帮你到舞厅去说说好话，争取不给你判刑。”

“谢谢。”

她的态度和昨天相比竟然完全不同了。川地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他想说服她改变人生观。他请她抽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慢慢说道：

“你昨天说过，你不愿好好生活的理由主要是心灵受到了那个奥村慎太郎的无情伤害。不过，我认为这个理由你考虑得还不够正确。

“本来，你们是相爱的，根据双方的意愿才共同生活的。当这种生活不能很好地维持下去时，不能把原因只归罪于一方。爱上这样无信无义的男人，不就说明你的轻率吗？恋爱的失败双方都有责任，你也有不尽周全的地方。你想把这一切完全归咎于奥村一人，那只是你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

“就算全部责任都在于奥村吧，那么，对他进行谴责是可以理解的。拿走舞女的钱，威胁奥村的老婆，给警察增添诸多的麻烦，那又有什么理由呢？如果你真是一个坚强、聪明的女人，就应该尽快忘记奥村的一切，重新去建立正确的新生活。总是对奥村不能忘情于怀，就等于你的失败。你懂不懂这个道理？

“人生每人只能体验一次，为了奥村一人而毁弃自己的一生，你不后悔吗？你应该尽快忘记那个男人，思考如何去珍惜自己的生活。你觉得怎样？”

美代高兴地笑着说：“我也这么想。”

她的声音脆生生的。这过于明朗的声调使川地反而怀疑起她的诚意来。

“这么说，今后你将规规矩矩地工作？”

“是的，好好工作。”

“孩子让奥村去带，那对你来说要好些，可是，看来他也穷得没办法。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还是别再寄希望的好。尽管你可能不情愿，但目前这孩子最好还是找个好人家寄养着，你暂时得忍受一下。怎么样，是不是这样试试看？”

“好的。”

“嗯，不错。好，那我就再给你去找个工作。”

这次，看来她会稍稍改变那种反复无常的态度去认真地生活了。川地感到这女人变得这样百依百顺，反而令人同情、可怜。

傍晚，她被释放了。川地给了她光明的希望：要她在公寓里等上两、三天，他找到工作后会通知她的。酒卷美代好象是拜访朋友后告辞时那样欢快地笑着，抱着孩子回去了。

鹿野刑警来到川地司法主任的办公室，川地正在作回家的准备。鹿野难于开口似地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女人，她，不进行监视能行吗？”

“我想不要紧吧。”

“危险呐，她的贼性可难改哪。”

“不，刚才我耐心地开导了她，两、三天里问题不大。”

“原来这样，那么，我们暗中注意她的行动吧。”

“嗯，可以。”

当天晚上，川地回家时顺便到哥哥家去吃了晚饭。单身汉无牵无挂，常到哥哥家串门成了他的一个乐趣。他和哥哥边喝酒边诉说女扒手酒卷让他尝到的苦头。

夜里十点多，川地回到宿舍。他租着八铺席和四铺席半的两个房间，和退休隐居的老人开的香烟店主房相邻，但是另外分门而入，基本上算单独租了一幢房子。

他正要进屋，发现酒卷美代抱着孩子站在大门边。

"这么晚哪，我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你这是干什么？"

"说起来真叫人没办法。刚才我回到公寓，因为拖欠的房租太多，房东把我的东西全扔了出来，我的房间已经租给别人了。这太不象话了吧。那房间里已有一个陌生人坐着在吃庆贺迁居的荞麦面呢！"

川地顿时有些不快，好象被人抓住了什么隐秘。

"那你就没有别的去处啦？"

"没有哇！在东京既没朋友又没亲戚。"

川地在门灯昏暗的光亮处将她的脸注视了片刻。凛冽的寒风吹乱了她的鬓发，地上已凝结起一层雪白的霜。尽管他感到厌烦，却不能在这深更半夜赶走这无处居住的妇女和孩子。再说，附近也没有可供她们住宿的旅店。他，无可奈何地打开了大门。

川地脱了鞋，美代依然站在门外。

"你给我进来！"他嚷了一声，"吭噔吭噔"地踩响走廊的地板走进了书房。

两个人对坐在火盆旁，沉默着。川地一个劲儿地吸烟，莫名其妙地一忽儿盖上火苗，一忽儿又把它挑旺。酒卷美代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对坐的沉闷，小声说：

"真对不起。"

"……"

"不行的话，我到别处去吧。"

"你上哪儿?"

"没关系,一个晚上,哪儿都能睡。"

川地赶紧站起来,重手重脚地拾掇好隔壁那个四铺席半的房间,扔过去两、三条棉被,"嘭嘭嘭"地关上纸隔门,站着说:

"去睡吧!"

"真对不起。"美代回答。她站起来,并没有到隔壁房间去,而是抱着孩子朝相反方向的走廊走去。

"不是那儿,这边!"

她不搭理,仍然向门口走去,拖上拖鞋打算出去。

川地紧追上来,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喂,别再做蠢事了。今天你就老老实实地住在这儿!"

川地拽住衣领将她往回拖。她被门槛绊了一下,一个踉跄倒在门框上。她没站起来,就伏在他的脚边,突然大抽大噎地哭了起来。

川地茫然地俯视着她,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粗暴,怜悯和懊悔一起刺痛了他的心。

翌日一早,川地刚上班不久,鹿野刑警推开大门,风风火火地冲到他的办公桌前。

"我回来了。酒卷美代失踪了!"

"真的?"川地佯装不知。

"真的,不见了。昨天,她曾回到公寓,好象离开这儿就直接回去的。因为拖欠了八个月……据说租了房子后一次也没付过房租,所以房东把她赶了出去。趁她被拘留在这儿,已经让别人住了进去。于是,酒卷美代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嗯……"

“有搜寻的必要吗？”

“这个嘛……”他尴尬地答道，“别去管她，大概找亲戚朋友借宿去了吧！”

“是这样。要是离开我们的管辖区域跑到别处去还可以聊以塞责，要是还在我们管辖区内浪荡可不好办哪。”

“是啊。……不过，就由她去吧。”

这个忠厚的刑警说了声“是吗”便笑着退了下去。

川地的肘部撑在桌上陷入了沉思：呀，这下可真不好办了。

事到如今，再不尽快地给她找到工作并安排好住处，灾难可能就会在自己头上降临，这太危险了。光凭迄今为止对美代过于热情这一条，就会落到一个出于私情不应有的包庇罪犯的罪名。直到今天，自己还是问心无愧的，川地坚信自己作为一个警官，只不过基于对犯人充分的了解和出于帮助她悔改的好心而这样做的。如果她能够真正改邪归正、努力工作、抚育孩子，那么，这就足以说明自己是名副其实地履行了保护国民的职责。

但是，眼下的事必须果断地了结，尽快让她住到别处去。

川地下午就外出，一一寻访老朋友和熟人，在公务缠身之时去管这样的闲事并非易事。晚上，他还必须在署里工作到八时左右，处理完工作，用以弥补白天的损失。

他在署里吃完晚饭回到家里，酒卷美代不在那间小房间里，可是她的肮脏的包袱还没打开过，这证明她还没去别处投宿。那包袱上放着一个本子，就是她那本诗集。

川地胡乱地翻阅着，他的目光停留在最后的好象是刚写的诗句上。

冷酷啊，人心，

只有坟墓，才是温暖的归宿……

川地突然紧张起来。她去死了吗？对了，昨天半夜过后好象还听到她在小声抽泣呢！

糟了！这诗句怎么看也象是她的遗言。自暴自弃的结果是丧失了赖以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家庭，只有死路一条。她可能已经在哪个地方的铁轨上，怀抱着婴儿死去了。

他茫然若失地蹲在自己房间的火盆边，好象刚刚才意识到这女人死得太可惜似的。在舞厅里看到的她那美丽动人的微笑和那令人心醉、内涵丰富的黑痣刹那间一齐浮现在眼前。后悔之情使他的脊梁都冰凉了。他想，假如昨晚对她态度再热情些就不至于此了。

这一、两天她那变得十分纯净的心灵今天反而令人觉得可怜，一个如此落魄的女人的求爱之心已溢于言表，川地甚至感受到她到达极点的迫切感。在她看来，也许对川地的爱慕中寄托着她最后一线希望，这是生与死的分界线。如今，这最后的爱情竟也遭到了冷淡的拒绝，她大概在严寒料峭的深夜小巷里徘徊吧，说不定这个母亲和她的孩子都已冻僵了。

此刻，一种和他的公职背道而驰的私爱已在心底萌生。罪行归罪行，憎恨归憎恨，一个在人生旅途上屡遭挫折的女人使他产生难以名状的悲切之情，他思绪万千，悔恨自己刺痛了她的心。

川地想，可能她还有什么类似遗书之类的东西留着，他站起来，想到那个包袱里去找一找。这时，外面的纸隔门轻轻地拉开了。美代回来了。

川地坐在火盆边，心一下子又全凉了。

“回来晚了，对不起。”

美代在拉门外小声说完，轻轻地走进屋来。

“你上哪儿去了？”

川地的声音突然又变得粗暴了。

“我想去看看是否能找个好工作，到几个想到的地方去走了走，都不行。”

然后，她窸窸窣窣地打开了一个纸包，说：

“这东西您尝尝吧。这是我带给您的礼物。”

川地一看是五只栗馅包子，寒碜地并排放在经木纸上。

“给您倒杯茶吧。”

“行了，去睡吧！”

她孤独地扭过头去，把起了鸡皮疙瘩的冰凉的脸颊贴在孩子的头上，那孩子睁着带睡意的双眼。

第二天，酒卷美代把孩子托付给隔壁房东的老太太，到以前工作过的约翰·希尔伯商会去了一次。她的就业问题竟出人意料地顺利解决了。

现在工作的英文打字员，因为最近要结婚，想在一周内找一个能代她工作的人。希尔伯先生请她喝红茶并微笑着说：

“你辞职时的工资是多少啊？”

“七十五元。”

“啊，对了。那么我每月就支付你七十五元吧。不少吧？”

“不少，可以了。”

“在你方便的时候，……明天来也不要紧。”

“谢谢。那我后天来上班吧。”

希尔伯先生打开一个大钱包，抽出三张十元的纸币。

“拿去做衣服吧，钱不多……”

希尔伯商会比过去更兴旺了，办公室也宽敞了许多。走出有暖气的大楼来到寒风呼啸的大街上，美代快步跑到百货商店，买了套现成的廉价服装，随后，又买了红彤彤的新鲜的苹果。

她确实燃起了重新做人的希望之火。扒窃和反抗，决不是她的真正性格，她感到一种凄楚的孤独和寄养孩子、建立正常生活时那种难忍的悲哀。但是，她诚心诚意地领了川地副警长的情。她认为，川地决不是从心底里讨厌自己的人。出于女性本能的敏感，美代感觉到他的内心的温暖。只是因为他的公职决定他不能去爱一个女扒手罢了，他的冷淡的态度正说明了他的爱。

美代相信，只要自己真正改邪归正，他一定会毫无顾虑地表现出这种爱情。她为川地买了漂亮的苹果，同时，又想起自己也曾为奥村慎太郎痴情地做过这类事。她胆怯了，流泪了。

这天晚上，美代买了酒，等待川地回来。她为他烫好酒，想请他为自己的新生祝贺。

八时、九时，他没有回来。

她给孩子喂了牛奶，哄她睡着，然后坐在川地的桌边，在火盆上烧开了水，只等他一回来，马上就可以烫酒。她久久地等待着，宛如一个妻子在盼着上班未归的丈夫那样虔诚。自己的感情居然变得如此脆弱，这使她十分悲哀。

过了十一点，川地还没回来。她给火盆添了几次炭。然后从川地的书橱里找到了上次在警察署看到的《茶花女》英译本，又入迷地读起来。

"My life is yours, Marguerite; … we love each other, what does the rest matter to us?"

"Oh, yes, I love you, my Armand," she murmured,

enlacing her two arms around my neck, "I love you, as I did not believe, I could have loved. We will be happy, we will live tranquilly, …"①

读着读着，酒卷美代陶醉在这个甜美的故事中，她流出了忏悔似的眼泪。被艳闻搞得满城风雨，最后对年轻的阿尔芒奉献炽热爱情的茶花女的心情，使美代不知不觉地对比起自己来。她感到报复社会屡次犯罪的自己，现在一心向川地英三郎求爱的形象那么鲜明地浮现在眼前，似乎自己也象茶花女一样成了悲剧的女主人公，不禁潸然泪下，怎么也止不住。

过了十二时，将近一时了，川地还没回家。美代想，莫非他发生了什么无妄之灾？不由地为他担心起来。弄得不好，可能是因为他过分地庇护自己、工作失职而被开除了公职吧。

她忧心忡忡地等待着迟迟未归的他，彻夜阅读《茶花女》，直至黎明，她才精疲力竭地伏在川地的桌上打起盹来。

"喂！喂！"有人拍着她的肩膀，美代醒了。朝阳已照进房间，川地穿着西服站在跟前。他说昨夜在哥哥家，现在马上要去上班。美代深切地感到，他把房间让给自己，是在躲避自己，她明白了川地对自己的警觉，感到不胜悲伤。

"我买了酒等你回来，我能到原来工作过的约翰·希尔伯商会去工作了，想庆贺一下。"

她把装着酒壶的盆子推到一边，好象要抛弃自己被辜负了的好意和落空的爱情似的。

---

① 《茶花女》第十七章中的一节，意为："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玛格丽特。……我们相亲相爱！其余的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啊！是啊，我爱你，我的阿尔芒！"她的双臂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柔声说道："我爱你爱得简直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们会幸福的，我们要安静地生活……"

川地说他马上要去上班，便在大门口穿鞋。美代两手撑着跪在他身后说：

“长时间地给您增添麻烦，真对不起。今天，我一定找到住处搬出去……”

“是吗？那你去找吧。”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腰刀发出了声响。

川地走后，酒卷美代坐在他的桌边，找到了信笺和笔。

告别之诗　　　　　　美代

无法向您倾吐离别之情，
悔恨的泪水苦涩着嘴唇。
告别者将委身于社会风尘，
此生此地哟，也许再难相逢。
这短暂、沮丧的爱恋，
待到春暖花开，恐不复残存。
流不尽的泪水啊，满面纵横。

写到这儿，她把它扔进火盆烧了，这种决心要恶作剧地留下诗句而离去的情愫太可怜了，不如干脆悄然隐退的好。

她用一条胭脂色的旧披巾包上孩子，挎上包袱，毫无目标地出门了，她去寻找今后栖身的公寓。

这天夜晚，川地副警长上班回来，默默地坐在美代离去的家中。然后，他烫热了她昨天买来的酒，默默地祝贺她的自新。

美代在的时候他感到她那样碍事，她不在了，他心里又感到空虚。

他想，不久大概会接到她通报新地址的信，到时再去看她一

次。川地在心中期待着。然而，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她连一张明信片也没有寄来。

一想到美代这是想就此销声匿迹，川地就感到她太可怜了，甚至觉得有点遗憾。约翰·希尔伯商会只要去打听一下，马上就会知道在哪儿，可是，川地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很胆怯，害怕主动找上门去，两人的关系会发展到不可自拔的境地。

就这样，川地英三郎在完全听不到美代消息的情况下过了二十来天。

酒卷美代深受经理约翰·希尔伯先生的信任，她认真工作着。好久没打的英文过了四、五天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听到"叭、叭"的打字声，她很激动，充满无限的喜悦。她把孩子寄放在同母异父的姐姐家，她家住在富士山麓下的吉田镇。姐夫是一个小神社的住持，他们没有孩子，因此，很乐意地接收了。

长时间的孤独生活暂时充满了欢乐。夜里，美代上大街散散步，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姑娘时代，她浓妆艳抹，望着橱窗里映照出的身影，连她自己都感到希罕。

说实话，美代还是在内心期待着掌握警察搜查网的川地英三郎有朝一日会找到她的新住处，她不把新地址告诉川地，也是对他一旦找到后的激动产生了新鲜感，犹如逃到阿尔芒身边又躲起来的茶花女一样，她期待着不久川地会找到自己的恋人，并给她一个充满喜悦和怨恨的亲吻。这是她所编织的一个美丽的梦。

十天过去了，十五天过去了，川地并没来找她。美代在公寓六铺席的房间里平安地度日。她等待着他的来访并领取了希尔伯先生预支的工资，做了棉座垫，买了餐具。当川地来到她的隐

居处时，这个司法主任一定会沉浸在不为世人所知的爱情之中，并且和她心心相印的。美代一往情深地盼着。她不指望同他结婚，只是由衷地爱他，因此她要怀着童贞的爱与他交往。

但是，她新做的棉座垫总是徒然地放在火盆对面没有人来坐。不久，迁入新公寓快到一个月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被他捉弄了——这川地快要将我忘记了吧。她想赶紧写封信给他，但是那乖戾的性格不允许她真切地写信诉说自己此刻的心情。既然如此，只能依然故我！她的思路急转直下，走到歧路上去了。

春天即将来临，连续好几个暖和的天气。有暖气的希尔伯商会热得叫人发晕，脸庞上火，连希尔伯先生也脱去了上装，只穿了一件衬衫。

临下班时来了客人，希尔伯先生拍拍美代的肩膀说："到时间了，回家吧。"然后，便朝着等在会客室的客人走去。

美代做好了回家的准备，顺手摸了一下希尔伯先生挂在墙上的上装内袋，里面装着钱包。

她把钱包装进手提包走出公司，迅速跳上去新宿站的汽车，然后，又乘上中央线的火车。

她坐在乘客很少的二等车厢里，眺望着窗外郊区早春的暮色。房子渐渐稀少了，村落里星星点点地亮起了灯。她想，这次算彻底完了。

无论美代想要怎样爱川地，川地的内心又是如何地爱着她，一切都已无法挽救了。"……荒唐的爱情会招来罪孽，痴情的女人将踏进地狱。"

她想睡了。夜色笼罩了城乡，夜间，火车里十分寒冷。她把头倚在摇晃的车窗上，闭上了眼。无意中想起了在川地家住过的

那两个夜晚，她感到深深的怀恋，接着，怒不可遏的约翰·希尔伯先生灰白的头发和他那肥胖的脸浮现在她的眼前。她不害怕，也不后悔，只是为自己那一步步堕落的命运而感到悲凉。

到达吉田姐姐家已是深夜了。姐姐和姐夫吃惊地打开门，早春的夜风猛烈地摇撼着神社里的杉树，富士山耸立在挂着细细月牙的夜空中，山顶的积雪犹如闪亮的刀刃一样银白。

“姐姐，这么晚还来打扰，真对不起。我想来看看孩子。”

她若无其事地笑着走进房间，坐在睡着的孩子身边。

然后，她在另一间房里临时搭的铺上躺下，拉下电灯，把枕头贴在胸前，放好了信纸。

她认定这已是自己最后的时刻，便提笔给川地英三郎写起了诀别信。她对冻僵的手指连连呵着热气，写成一封长信直至天将破晓。写完后，她才放下了心。她觉得在这世上已不再有什么东西可值得留恋，无忧无虑地一直睡到中午时分。她合计着：明天，或是后天，我要赶在当局派人来拘捕之前，坐雪橇到山中湖一带，沉到冰冻的湖底下去。

司法主任川地拿起桌上的电话听筒搁到耳边，对方是Y警察署的司法主任。

“啊，川地君吗？我想问一下，您认识一个叫酒卷美代的女人吗？”

“是的，认识。”

他的心一沉。对方马上接着说：

“现在她被我署拘留了。”

“是吗？她干了什么？”

“偷了公司经理的钱并隐匿起来。靠当地警察署的帮助我们

已将她逮捕，昨晚带到我们署里。她说她认识你，其他不管问什么她都不回答，只说见到你以后什么都会说的。真不好办哪。”

“我知道了，就来。”他回答着，挂断了电话。

和她分别已有二十七、八天了吧，川地并没有忘记她，只是认定她在认真地工作。看来，到底是个有劣根性的女人啊，有着一颗地地道道好心的川地也绝望了。

酒卷美代单独蹲在拘留所里，她是在神田的姐姐家被捕的。

“罪犯的态度是老实顺从的。”押解她的警察说，“只是不管问什么她都拒绝回答。”

“孩子怎么样了？”川地不无怜悯地说。

“决定请姐姐抚养。”她连头也没抬一下，轻声回答。

“你为什么又要做那种事？”

“想要钱呗。”

但是，这一回答是川地副警长所无法理解的。

“还记得我在监护室对你苦口婆心的开导吗？”

“记得。”

“那好。……即使是我也不能再对你宽恕，只能由这儿的警察署诉讼，对你进行公判。听说希尔伯先生也大为恼火。”

“对不起。……不过，对我来说还是这样好。”

“不可救药。”川地对Y警察署司法主任说：“请你们适当处置吧。本来我以为这个女人天良未泯，所以设法从多方面加以开导、保护，但是，我的努力失败了。”

他孤独地笑着离开了拘留所的铁窗。

可是，向人打听后，川地知道美代从希尔伯先生口袋里拿到的钱都原封不动地包在纸里妥善保管着，被捕那天早晨她还给姐姐和姐夫写了封简短的遗书，这说明她决心去死。如此看来，

她犯罪并不是为了钱，而是有着其他什么理由。——川地这样怀疑。

美代最后在吉田姐姐家写给川地的信是当天晚上川地回家时才收到的。

第二天，川地再次到对方的警察署去要求会见署长向他陈述情况。他出示了犯人最后给他的信要求署长从轻发落。但是盗窃三百七十元的罪行已确凿无疑，而且，偷了钱还潜逃外地，这种行径实在可恶。

川地再也想不出就此释放美代的理由了，她肯定将被起诉。

无论怎么酌情处理，免予起诉总是不妥当的，也无法把这次作案视作轻罪。

可能做到的是如数送回被偷的钱款，明确表示悔罪，或许能得到缓刑的恩典。不过，这也很勉强。

川地现在才感到，如果自己对美代再热情一点就好了。哪怕丢掉官职，只要能使一个女人的一辈子得到拯救也是义不容辞的。他追悔莫及。

酒卷美代案件不久由警察署转到检察局，办好了起诉的手续。三月初的几天，有几个连续春天般的暖日，这时，对美代的审判开庭了。

首先对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审判长是一位中年人，虽然已生华发但精神十分饱满。法庭上气氛平静。美代很诚实，直截了当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你想用偷到的钱去做什么？”

“我长期忍受贫穷生活，因此要买许多东西。”

“那么行窃的第二天为什么又想去寻死呢？”

“因为活着没意思。”

“怎么没意思？”

“一言难尽。”

“你现在还爱奥村慎太郎吗？”

“不爱。”

“你不感到偷窃有罪吗？”

“我感到寂寞。”

“你不认为有罪吗？”

“我不这么认为。”

审判长脸上显露出难以理解的表情。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审判长最后问到美代时，她有些迟疑。

“有可能的话，我还是想自己去死。”

川地英三郎穿着警服，坐在旁听席上。

接下来是公诉人检察官的发言。

检查官断定美代是惯犯，提到她去年底曾两次进警察署，每次都获得宽大处理并得到充分的保护，这一次的再犯，证明她是品质极其恶劣的盗窃惯犯。

“虽然她受到了警方的特别保护，却仍然一犯再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也可以认为是对警察的一种侮辱。再说，她明知盗窃会失掉舞厅和希尔伯商会的工作却仍旧一意孤行。这种做法粗看起来好象是失去理智的人所犯的罪，实质上是偷盗的劣根性在作祟。如果再放任她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势必危及那些无辜的国民。我认为法庭应当对其从重惩处。”

“鉴于以上的理由……”检察官提出他的结论：要求判处美

代有期徒刑一年。

休息十分钟。

下面由法庭替罪犯指定的律师辩护。他列举奥村慎太郎的负心，指出：奥村是女性最可憎恶的敌人，在惩罚美代之前应首先惩罚奥村。被告之所以一再犯罪，主要是奥村的负心致使她被迫失足。他对奥村未被起诉深表遗憾。

律师的结论是：就这样对美代重判，不去深究问题所在的根本，只注意细枝末节的做法，并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希望法庭尽量从轻判处。

律师说完之后，特别律师川地英三郎穿着副警长的制服，站到律师席上。

“对于法庭让我担任特别律师一事，谨表谢意。

“我现在在K警察署供职，任司法主任。被告酒卷美代在我们地区犯罪两次，受到行政拘留的处分。两次都由我审讯，我从宽处理了她并对她给予保护。我以为前两次的犯罪和这次的犯罪性质完全不同，动机也不同。前两次犯罪就象刚才法庭指定律师所说的那样，是对前夫奥村慎太郎的报复。被告曾对我说过被男人遗弃之后她抱着孩子就不想好好生活下去的心里话。我耐心地开导了她，指出她的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她痛改前非，被告对此十分理解，表示一定改过自新。所以，我在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为她找工作，对她进行资助、保护。作为一个警官，我这样做几乎到了被人误解的地步。

“我相信被告第二次获释后去约翰·希尔伯商会工作时，确实真心悔改。可是她为什么又第三次再犯罪呢？我恳请在坐的各位充分理解她这方面复杂的心理。

“当我作为特别律师站在这个法庭上时，就想到过我可能终

将抛弃我的官职。事实上，刚才以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说完后，我就非辞职不可了。但是，在这个人生的关口，只要我能够拯救被告酒卷美代的一生，那么，即使辞去官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川地闭上眼睛停了片刻，法庭上鸦雀无声，二十多位旁听者一动不动地坐着。美代的脸有些苍白，显得有些紧张，她就坐在离川地三尺远的他的眼皮底下。川地的目光落在垂首呆坐的美代的后颈项上，他毅然决然地以镇定的口吻说道：

“我对被告也许过分热情了，可能这是由于被告容貌出众，富有才气又有教养，才使我不由得对她特别客气的吧。以前和被告同居的奥村慎太郎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一开始，我有替朋友弥补过失的念头。但是，迄今我还一直没告诉被告说奥村是我的朋友。被告也许误会了我的好意，以为我爱着她。她，只听从我的吩咐，按我的忠告去行事，连不爱做的工作也去做了。

“我让被告去舞厅工作时，曾反复忖度过自己的感情，意识到有一种堕入情网的潜在危险。因此，在被告工作之后，我就不再与她来往，不久就发生了被告在舞厅内的盗窃案。她并不要钱，也不是因为生活拮据，而只是为了制造事端才作案的。被告谈到当时的心境时说，我想变成一个更坏的女人。倘若我好好生活，那么奥村慎太郎就有可能心安理得，如果我变成一个坏女人，那么他大概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吧。另一方面，被告想再一次作案被警察逮住，再给我添点麻烦，让我为难。我发现她是很乐意这样做的。

“这次犯罪我还是用温和的办法处置了，或许我已经有违于我的职责。现在，我在这里作这样的自我剖析并静候处分。我确实感到了对被告的爱情滋长，并竭力压制着这种感情的发

展。

“被告第二次释放后被赶出了公寓，来到我的住处。那是个寒冷的夜晚，我让被告和孩子住在另一间屋子里，我竭力采取冷淡的态度。第二天，我住在哥哥家避免和被告同住。因为我意识到，如若不然，就有可能在感情上倒向她的危险。

“第三天，被告自己在希尔伯商会找到了工作，我不在家时她就搬走了，以后她也没把新住址告诉我。

“接下来，我才知道突然发生了这个案件。

“可是，就在我获悉这件事的第二天，收到了被告被捕前一天在其吉田的姐姐家写给我的信。在这封信里，决意去死的被告吐露了真情。我相信这封信是解释这次作案的最重要的证言。因此，信中虽然多少有点不太顺耳的话，不过，我还是要把这封信公诸于众。”

川地从内袋里取出一封启了口的信。审判员转动着身子，一直盯着川地。检察官慢慢地把手撑在桌上。刹那间，川地有点犹豫了，这样没遮没拦地把她的内心世界公开在众人面前实在于心不忍，但他还是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读道：

——川地英三郎：

现在，我离开您的身旁，到了一个遥远的城镇，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到一个更远的世界去。您的面容恰似远空中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即，美代现在留恋地想起了它。不过，和您永别也真是令人高兴。

美代又做了坏事，这一回您再也不会管美代了吧。不，我要告诉您，在这之前，是我先放弃了您。不管怎样，您总是一个司法主任，一个优秀分子……但是，在美代眼里，您

又是一个寂寞的人。倘若您具有法比安①的热情，那么，纵然美代是曼侬·莱斯戈②式的坏女人，也一定能够弃恶从善，悔过自新的。承蒙您的好意，我一度感到了重新做人的喜悦。我去工作了，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对我来说，可能还会发生别的什么。美代只想做坏事。老实对您说，我还想潜入您家，趁您熟睡之际杀了您。当然，这是办不到的。既然如此，我就想尽早与您脱离关系。只要美代再做坏事，两人的关系就算彻底崩溃了。美代再次变成孤独者，这是最好的"回避"，您再追赶也不行了。美代坐火车长途旅行，象贵妇人一样坐在二等车厢里，悠然地打着瞌睡，并没有梦见您。我的心中清澈明净、冰清玉洁，仿佛是用凉水洗过了似的。已经不需要再顾虑什么了，我感到悲凉。——美代想死。当您听到我的死讯，请您可怜我这女人吧。活着是个坏女人，死后一切罪孽都会一笔勾销的吧。这样，您就再也不必克制自己的爱情了，美代死后仍然要回到您身边的。那时，您不要再象美代住在您家那个晚上那样冷漠、残酷，请您拥抱她的灵魂，给它以温暖吧！

美代干了不少的坏事，不过，她不后悔。现在回想起来，那是自强不息的对生活的抗争。只要有幸福，谁愿去干坏事呢？但是，人生只要失足一次，往后的生活道路就会很艰难。普通的生活无法令人满足，不去寻求危及身家性命的

---

① 法比安是德国作家凯斯特纳·E（1899—1974）的长篇小说《法比安——一个道德家的故事》（1931）中的主人公。作品批判了社会的恶劣风尚，曾被纳粹分子们焚毁。

② 曼侬·莱斯戈是法国小说家普雷沃·A·F（1697—1763）的长篇小说《曼侬·莱斯戈》中的女主人公。作品写一对热恋中的男女青年身败名裂的故事。

刺激就不安稳。……算了，这是失败的挽歌，留恋的怨言，美代在得不到任何人体贴的情况下，度过了孤独的一生。最后，只想请您能彻底理解我的所作所为，这大概也算是痴情的唠叨吧。吉田是个静谧的城镇，现在正是深夜，不久就是黎明，对美代来说，这大概是最后一个黎明了，期望它是个最美妙的天气。我想见到太阳，那火红的朝阳将是美代心灵的象征，它是一颗光明、强烈、炽热的心，没有一丝悲哀。美代打算对您报以轻蔑的笑容去死。我最不喜欢那种不能舍命去爱一个女人，只知道看重自己的工作，维护自己职责的男人。不知道您是为什么而活着的？……说这些也算是依恋的怨情吧。我死后，请在我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词句……

这里埋葬着一个罪孽深重的女人，
她在世时诅咒世人、诅咒世情。
她曾怀着百倍的热忱，
沉溺于邪恶的恋情。
如今，她舍身于冰封的湖底，
犹如获得了新的生命。
鲫鱼把心脏当作美味，
鳗鱼群是争食脑髓的嘉宾。
这个生命结束后，
春草也不萌发在她的坟茔，
然而，这罪孽深重的女人，
却深藏着一颗善良的心。

读到这儿，川地切断了话头，最后那哀戚无比的诗句简直使

他不忍卒读，接着，他神色庄重地说：

“从以上的手记判断，被告的犯罪决非出自天性，应该说她的心地是善良的。被告需要有人爱她，使她得到幸福。被告的犯罪带来的是孤独和不幸。假如刑法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惩罚人而在于使之弃恶从善，那么，我认为与其处罚被告酒卷，还不如把她交给爱她的人，使她得到幸福，从而更好地达到目的。

“以前，我和被告接触时曾爱过她，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和被告的恶习，我尽力扼杀了自己的爱情。今天，我懂得了这种行为对被告来说是何等的残酷，我甚至感到，将被告推入罪恶深渊的责任就在于我自己。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就在今天辞去警官职务。辞职书我已经带来了……”

突然，法庭上响起了异乎寻常的喊声，被告酒卷美代伏在地上呜咽起来。在一片寂静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只有她的哭声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看守拉住她的手臂扶起她，让她坐到原来的椅子上。川地的眼里也流出了热泪。

“倘若我要求无罪释放被告，这是很勉强的。但是，我想请法庭明鉴，对被告来说，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爱情和幸福，因此，恳请从宽处理，可能的话，请给予缓期执行，把她交到爱她的人手里。今天，我在法庭上发誓，我要同被告酒卷美代结婚，如果被告被判处徒刑，我想获得监狱长的许可，在监狱里举行结婚仪式。这样，才能使被告终生幸福，并使她得以安宁。虽然，这有愧于审判长，但我仍然希望您能理解被告决心自戕写下遗书时的心情，我期待着从宽的判决。”

审判员眨着眼低下了头，哗啦啦地翻着记录。

一周以后，判决书下来了。被告酒卷美代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没有缓刑。

如今，酒卷美代成了女囚。她从拘留牢房被引渡到监狱去的那天早晨，川地英三郎前来送行，他等候在拘留所的院子里。

春天即将到来，庭院里的水仙花开了。风和日暖，川地英三郎脱去了警官制服穿上和服，外套一件薄薄的马甲。辞职后短短几天，他的神情好象比过去温和多了。

酒卷美代头戴遮脸草帽，系着腰绳[1]从牢房里出来，坐上了押送的汽车。她好象在遮脸草帽中顾盼着他，而川地却看不见她的脸。如果他能看到她的脸，那么，一定能看清在被押往监狱这一天，美代亮晶晶的泪水下充满着由衷喜悦的幸福的表情，她那逗人的大黑痣在悲伤的酒窝里颤动。

汽车立刻出发了，不透明的车窗玻璃避开了外界的视线。汽车卷着春天的尘土驶离了拘留所的大门。川地跟在车后低头快步走着。六个月，一百八十天，并不遥远。这段时间可以充分地作好建立新家庭的准备。此刻，他心头突然一阵发热，面对晴朗的天空，小声吟咏起还留在记忆之中的她的诗句：

荒唐的爱情会招来罪孽，
痴情的女人将踏进地狱，
....
堂堂法律乃是治国之本，
....

谭晶华 译

① 用以绑住犯罪较轻的犯人时用的绳索。

风　雪

又是冬天了。幸福的家庭也罢，不幸的家庭也罢，风雪的清晨，都是一样的白。战败的灾难和雪花一起，又沉重地飞落在人们的心窝。积雪之下，人世在动荡，就象冰河一般缓缓地流着；哪年哪月，才能流到明媚山乡里的春天啊，谁也不知道。直到那一天，人们不得不象田里的麦苗，披着白雪生存。

田里的麦苗，在春回大地之前，一直被埋在雪里，忍气吞声，静悄悄的，只得挣扎着生存下去。最大的希望，也便是最大的痛苦。

又是冬天了……妇女们觉得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长了两倍。觉得太长，正是由于盼望它短些。尽管盼望，但冬天是不可能缩短的。不能缩短，这就更加烦恼；越是烦恼，就越觉得冬天太长。度过这漫长的冬季，男人们冷得难熬。妇女们看在眼里，难以忍受这亲眼目睹的苦痛。这苦痛，在妇女来说，是双重的啊！

冷得更厉害，长街之上积雪了。于是，前陆军少尉中原宏，从在陆军病院截了肢的右腿直到右侧腰部，坐骨神经痛得越来越严重，不论白天或夜晚，几乎睡不了觉。冈部贞枝便把披肩蒙在头上，冒着风雪，跑到药房去给他买来了安眠药。病人睡了，昏睡中挨过冬天的十分钟、二十分钟。病人睡得时间越长，冈部贞枝就越高兴。她确信春天一到，丈夫的病一定会好，因此喜在心头。若是到时候病不好可怎么办？她还没有想得那么远。因

为不想这些，这个女人才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原是心灵的怠惰，勉强支撑着她心潮平稳啊！

她自从和中原宏同居，在这个公寓里住下来，眼见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女人。女人变得肮脏，总该有什么深刻原因的。冬天一到，她手指关节的皮肤就开始皲裂，耳垂也生了冻疮。她整天系着围裙，累得气喘吁吁的，还用优美的声音歌唱。歌唱，这说明她对生活一定是十分满足。变得脏了，却很高兴，究竟是什么样的幸福降临到她的头上？这，谁也说不清。

她这个女人仿佛就是为了当个护士才来到这个世上的。她护理病人的时候显得无比的愉快，竟沉浸在那么喜悦的气氛中，不要说梳妆打扮，似乎连觉都不想睡了。

这个房间楼上的佐佐木史子天天早晨弹钢琴，楼下的冈部贞枝便伴着钢琴声歌唱。佐佐木史子每天上午在家里教学，下午外出授课。听不见她的钢琴声，病人就睡了。昏睡中，又度过了隆冬的十分钟、二十分钟。春天不远了。在等候春天来临的这当儿，冈部贞枝又是忙着洗衣裳，又是忙着做饭菜。

楼顶晾衣服的地方，北风迎面吹个不停。她去把洗过的衣服晾晒起来。衣服冻得硬梆梆的，一连串伴着北风哗啦啦地飘舞。中原宏失去了右腿，但是他的裤子下端，两只裤脚却依然完整无缺，只是右边的裤筒从未伸进过脚去。这两只裤脚在竹竿上跳起舞来，女人看了自然很痛心，很想把痛苦的心情对谁倾诉。但是，丈夫已经睡了。

她下楼的时候有个习惯：用五分钟或十分钟，到佐佐木史子的房间去串门。

“唉哟哟，好冷！让我烤烤火。”她象个小姑娘似的，边抽搭着鼻涕边伸出手来烤火，呵着白色的冷气。她那丰腴、殷红的嘴唇

和隆起的前胸，表明她十分幸福。

佐佐木史子瞪大眼睛瞧着她。这个女人在生活中有什么地方幸福呢？很难想象一个神经痛得终日呻吟的缺腿的男人，却能给予足以使她陶醉的爱抚。女人是把幸福看得很重的。佐佐木史子按常识来说，女人的幸福是从男人那里得来的。然而中原宏能够给予女人的幸福，可以说一无所有。佐佐木史子本想按常识来判断，而冈部贞枝却悖离了常识，因此她不懂，感到离奇。假如离奇就离奇，不懂就不懂，那就是自己的失败。若不甘于失败，只有主动地蔑视对方，遵循常识的女人对于悖离常识的女人是不能理解的。因此，只好蔑视她。史子在钢琴前坐下，盘起两条腿，叼着香烟，审视着对方。对方正在火盆上烤她冻僵了的手，中指关节皮肤上皲裂的地方冒出血来。她竟然象一头野兽似的，伸出舌尖舔伤口。至于史子正在轻蔑地看她等等，她毫不介意。

“多脏啊！擦一擦吧！”史子从运动裤的裤袋里掏出纸来，抛在贞枝的膝盖上。贞枝耸鼻一笑：

“可香哪！”

认为手指上冒出来的血太脏，这是常识性的判断；认为很香，这是悖离常识的判断。这两种感情，是两股道上的车，毫无妥协的余地。佐佐木史子默默地瞧着，冈部贞枝又伸出舌尖来，把聚多了的血又舔干了。那态度满不在乎，仿佛在说：“有啥了不起！”舔手指上的血还说“好香”的人，心里不会有什么不幸的阴云。她那舔血的嘴唇水灵灵、红扑扑的。这个忘记了打扮的女人，活象个滚得满身泥巴还玩得着迷的小孩子，不象是故意出洋相。

“你很幸福呀！”钢琴家话锋一转，又采取了评论的态度。这

很象有的国家，吃了败仗才宣称战争是罪恶的。她放弃了战斗，冷冷地俯视着对方，对方正陶醉于盲目的幸福感之中。那副憨态在别人眼里，无非是情痴罢了。贞枝受过专科教育，如果她真的认为服侍一个经济上、肉体上几乎全都不中用的中原宏，就是说，只要守着一个男人便是无上的幸福，那么，她也太无知了。然而，批评家常常败给实践者。贞枝那愚昧无知、沉湎于幸福之中的天真样子，委实有一股不可征服的顽强劲儿。违背常识的人比遵循常识的人更加坚强。

“你说我幸福？”贞枝摇摇头笑了。她那冻红的脸蛋泛起纷乱的阴云。

“我幸福吗？近来还没有想过这些事呢？倒是史子小姐非常幸福哟！象我这号人，能够活下去就算不错了。”

她眼里噙满了泪水。泪水之所以抢在语音之前涌了出来，是由于她内心充满了什么苦痛。史子吃惊地俯视着她，半是安慰，半是同情。心想：她毕竟也是不幸的呀！史子从常识出发，总算找到了结论。了解到贞枝嫁给一个缺腿丈夫，一定是很不幸的。不料，那纯属不幸的贞枝却撩起裙角，擦干了眼泪，嫣然一笑，站起身来。

“好吧！我走啦。我也想整天地弹钢琴来打发日子哟！”

听那话音，又象羡慕，又象讥讽，说不定还是反语哩。一定是在尖刻地奚落史子：“整天弹钢琴，顶个屁用……”

于是，常识性的判断又一次惨败了。

一阵轻微的旋风搅动了贞枝的心。她回去了。归去时那急促的脚步声似乎是用脚跟踏沙，听起来冷清清的。史子弓身在暖炉旁，又添了一炉炭火。是啊！独自一人整天地弹钢琴，委实有些凄凉。在自己的生平中，音乐究竟算得了什么？无非是

一种兴趣，一点精神食粮，此外便一无是处了。她对于要活下去的明天，并不抱任何希望；只不过认为只要活下去，总会有幸福从什么地方降临，宛如《圣经》上所描绘的那些姑娘们，为了迎接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显身的天主耶稣，她们只好悬灯守候。史子也长吁短叹，等候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降临的幸福。已经等候多年了，灯油即将熬尽了，战争把幸福的憧憬夺走了。她的丈夫战死在菲律宾，连块骨头碴也没有运回来。心中描绘过的家庭设计图不过是渺茫的期望罢了。屈指算来，幸福的日月太少，还不满一巴掌。因此，记忆才反而变得鲜明和可贵。不过，失去了的幸福幻影一旦浮现在脑海，现实生活的辛酸便又涌上心头。钢琴只能奏起往事的韵律，却唱不出希望之歌。冈部贞枝只哭了五分钟，而且慨叹道："只要活下去，就算尽最大的努力啦。"女人的眼泪是不可思议的。叫人想到在这叹息和眼泪之中，说不定也还充满着幸福呢。在一个只为了活下去便累得精疲力竭的女人来说，她一定怀着宁愿精疲力竭也要活下去的那种幸福感。联想至此，佐佐木史子感到人生太无聊。每当感到人生无聊时，女人总要一再地梳妆打扮，仿佛打扮打扮，就会展现出另一种人生。

她经常去教课的那一家人家，今夜邀她去参加舞会。只要有人邀请，她一定去玩，夜夜如此。不过，近来她感到越玩，灵魂的疲倦便越沉重地压在内心深处。然而；若是不出去玩，就要独自熬过那漫长的黑夜，要忍受孤独的折磨。她面对镜子，涂起了口红。可是，单靠这寻常的朱红之色，怎能掩盖住挂在嘴角上的凄凉！她又茫然失神了。

战事紧急之秋，冈部贞枝自愿申请当了陆军医院的护士。她

之所以自愿去当护士，也是因为她讨厌按“女子召集令”被赶进工厂。另一方面，她想亲手服侍那些伤后虚弱的男人，憧憬母亲一般的喜悦。象妈妈抚爱自己的孩子，冈部贞枝也在抚爱着伤病员。她置身于衰弱已极的伤病员之中，总是那么活泼和愉快。

在战争年代，中原少尉不过是一个既本分、又平凡的普通患者。开始进行职别训练以后，他却拚命地学起珠算，因为他想依靠珠算的专长维持今后的生活。自从战争结束那天，他又成了一个重病号，成了个乖僻易怒和心情郁闷的患者。正是那股执拗劲儿，才迷住了冈部贞枝。

中原宏在战火中失去了双亲和妹妹，成了只靠一条腿支撑着五尺身躯的孤独患者。医院关闭时，贞枝拿定主意把无家可归的中原宏接来，当时中原宏嚷道：

“要饭吃，还是喂狗去，咱不在乎。你放开我！”

“你不是神经痛，不能走路吗？要饭吃你也摸不上大门！”

“不能动，就悄悄地躺着！”中原宏满不在乎地笑了。

“在你来说，顶要紧的是安静！”贞枝象个妈妈，深情地微笑着回答。“等你养好了病，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上哪儿随你的便！可是在养病期间，护士的话可要绝对服从哟，懂吗？”

自从用医院的汽车把中原宏接到冈部贞枝的宿舍以来，他们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仍然是护士和患者的关系。看样子，中原宏几乎很讨厌贞枝。他拒绝请医生，拒绝打止痛针，还砸碎了算盘。他边痛苦呻吟，边拄着拐杖在周围徘徊。对于贞枝，他不仅毫无谢意，也没有爱情，似乎还在刁难她。但是，冈部贞枝服侍这样一位捣乱的患者，却总是一边用鼻音哼着小调，一边忙着干活。

“病人都是那个样。若是一桩桩都当真起来，那就没法护理

了。"面对佐佐木史子那副困惑不解的表情，冈部贞枝只是笑着如此答辩。不过，语气可是护士失去了激情的那种职业性的口吻。说不定贞枝对于中原宏并不怎么爱。看起来倒象耍蛇人吹笛子，是为了叫眼镜蛇跳舞。她就是指挥着不亚于眼镜蛇的中原宏跳舞取乐的，这使她享受了残忍的狂欢。

秋去冬来，天一冷，中原宏的神经痛更加严重，还发烧。患者无力反抗，终日卧床不起，听从护士的摆布。那时候，贞枝从楼上晾衣场下楼，顺便去拜访史子。

"他今天病重，疼得直叫唤哪！"贞枝说着，笑了起来。

看她那张笑脸，佐佐木史子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心里总是不大舒服。因为那张笑脸里隐藏着伪善、虚假和欺骗。如果不是欺骗，便是冷酷无情了。

"你为什么笑？"史子忍不住问道。"你不是说中原宏先生病得直叫唤吗？为什么你还笑了呢？"

"唉，有什么法子哪。"

"那叫什么话！你不爱他吧？"

"大概是不爱！"贞枝面不改色地说着，避开了话头。佐佐木史子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她对于一条腿的残废人，哪里会有什么爱情。

"你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呀！"

"可是……"贞枝把话咽了回去。"可是……前途没有一点希望哟！"

那张脸又露出笑容。史子严肃地问她：

"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今后的事我没有想过。一天天地活下去，就很不容易啦。就这样也行吧！你还不是一样？今后不也是毫无目标吗？不过是

教钢琴维持每天的生活罢了。大家都一样，不单单是我。”

不曾想到她把话题扯到这儿来了。史子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又遭到了惨重的回击。其实，被她嘲笑的自己的生活也确实是十分空虚。明天，哪里有什么计划？哪里有什么希望？她想起了死去的丈夫。为自己百无聊赖的生活感到难过、痛心，可是冈部贞枝究竟爱的是什么，为什么和中原宏这个缺腿人结合在一起了呢？为了一团漆黑的所谓幸福而献出身心，宁愿牺牲自己明天的希望，这是愚蠢！贪图给残废军人作伴侣的虚名，不惜葬身于毫无希望的婚姻，这又是女人家的愚蠢！史子为自己的爱人干脆死掉没有成为残废人而庆幸。

“我怎么想也不了解你的心，即使了解了，我也绝不赞成。是爱上了哪一点，你才和一个缺腿人结婚了呢？”

“有什么不好，那种事。”可能是觉察到受了侮辱，贞枝的回答意外的冷淡。

“不好。”

“我认为有没有腿不成问题。”

“成问题！大成问题！”

“不成问题。主要看你是否心甘情愿。”

“为什么非心甘情愿不可？”

“那么，若是结婚以后碰上交通事故成了残废，难道你还要离婚不成？”

“那，情况可不一样。”

“一样哟，我认为心情是一样的。爱情和形体如何是没有关系的。”

“有关系。形体残缺不全的人，灵魂也不会完整。”

“偏要爱那破碎的心，也是有的。”

"那么，你很爱他？"

"我也说不清。"贞枝摇了摇头。

"爱情嘛，就是那么回事，有也罢，无也罢，都是一个样。"

这便是生活。提起相爱来，似乎很多情，却又似乎充满着无限的憎恨；常常感到绝望，却也并非不曾怀着希望。与其说是希望，莫如说是幻想，幻想和希望没什么两样。说不定绝望和希望也是一回事。每当中原宏痛苦难忍时，就用手掌拍打他那多毛的前胸，牙齿咬得格登登地响，用发烧的双臂把贞枝抱住，抱得那么紧，令人疑心是不是要掐死贞枝。他一边冒着虚汗，一边狂暴地纵情施欲，就在这绝望的拥抱中，贞枝陶醉在一片辉煌的希望中。男人由于残废，只剩下半截右腿，这就使他更加珍重健康女人的爱情。在绝望与希望奇妙的汇合点上，既有爱情，也有憎恨。纵然是没有希望的明天，在今日错综复杂的冲突中，也具有足够一个女人活下去的力量，具有使生命、也便是寓于有机体中的魅力延续下去的力量。

"决定到温泉去。要带你去的。"贞枝在中原宏耳边小声地说。

冰冷的月光好象冻结在玻璃窗上，已经是下半夜了。贞枝双手勾住男人的脖子，把脸贴在男人宽大的肩上呼着热气说：

"一个冬天都在温泉！二楼的佐佐木史子先生很熟悉温泉旅馆。我们可以租一个小小的独门独户的房子，自己做饭吃，那有多么逍遥自在呀。然后在温泉好好烫一烫，就会好的，听说这对治疗神经痛最有效。我还听说有的病人去的时候躺在担架上，住上半个多月就能自己走回家了。听到好消息啦！我求佐佐木先生今天就发信。坐火车只用两个小时。你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不要紧吧？把热水袋也带上火车。听说山下有个湖，景色很美

哟。”

“多余！”中原宏背过脸去嘟囔着。“温泉就能治好我的病？”

“别说话！患者要绝对服从，和军队一样……我相信，一定能治好病。你不治好病可不行。病好了，心情就会舒畅，精力就会充沛。你现在屈服于病痛啦？真是个孬包。一天到晚，专能欺负我，净发牢骚。你不想治好自己的病？……哟，好冷！”

她更加用力地勾住男人的脖子，全身冷得直打哆嗦。

“治好病吧，快些治好！那样一来，好事儿多得很。你把算盘再好好学学，到一个公司去工作，上政府部门也可以嘛。我想，我会在实业女子学校或是家政女子学校找到工作的。咱俩都上班，男女平等嘛……以后，找一个更漂亮的公寓，还是找公寓省事。我希望买一个质量好的电唱机，多搜集些唱片。工作之余你可以画油画。暑假的时候，咱们锁上门，到深山大海去写生，多有意思。一定会有许多事叫你开心的。别要孩子，嗯？我倒想有一个也行，可你一定会发愁的。唉！有咱们两个人就行啦，对不对？……咦？你睡啦？”

男人背过脸去，一动也不动。贞枝偷眼一看，映着窗下的月光，只见他紧闭的眼里有什么东西亮晶晶的。贞枝双臂抱住男人的头，用嘴吮干了他的泪，泪水味道很不寻常，脸上的胡须也长得扎人。中原宏听凭她的摆布，他认为这段同居生活应该结束了，再也不能拖延了。这么一想，立刻又对委身于女人爱抚的欢快觉得有些眷恋。那欢快并不是畅怀或喜悦，而是类似自暴自弃和堕于泥淖时绝望的那种快感。在如此绝望中，说不定也有生机的。绝望自有绝望的魅力，空虚之中也有满足。

对于他来说，缺一条腿，就等于全身瘫痪。本来他应该把全身埋葬于酷热的缅甸大地。假如这样，他那无忧无虑的尸体早

就在原始森林中开出鲜红的花朵了吧！如此腐败的国家！如此焦头烂额的国土！他在战火中失去了可归的家，同时也失去了可归的国。他对于战败后国家社会的愤怒与憎恶，很快就引起了他对自己残缺不全的肉体的憎恨。这难堪的瘸子！这寒酸的废人！路遇的行人莫不侧目而去。这丑陋的行尸！行尸示众，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战争的目的，也不知道善与恶，只知道豁出命去的战争，已经毫无意义！维护生命的肉体已经遭到摧残，这就够了。还想依赖一个女人不可思议的爱情吗？还想让这个丑陋的躯体再活下去吗？如此居心，多么丑恶！形体丑陋，会使品格也变得肮脏。去温泉算个什么？即使治好了神经痛，谁肯到官府里去给他们打算盘？只要一死，贞枝也就快乐了。这个女人怕是铁打的，有用不尽的爱情，不论有多少个男人，她都会一个个地爱下去吧！这女人不会为男人所爱，只能爱她自己。所以，她一定是靠自己的爱情就十分满足了。不论日本社会怎样腐败和糜烂，她也会笑嘻嘻地活下去，简直象个魔鬼。……由于太疲乏，贞枝双手勾住男人的脖子，就这样睡着了。中原宏恨不得痛打她一通，满腔愤怒，他狂暴地背过身去。

月色格外地皎洁。

初次与鹤田晤面，是在三个月以前。他在交响乐团是第一小提琴手。在跳舞厅里经介绍相识以后，佐佐木史子曾多次为他伴舞。他象个艺术家的风度，瘦瘦的，有一双深蓝色的忧郁而又美丽的眼睛。

鹤田第二次到这公馆的舞厅去时，被邀请出席了音乐会。第三次再见面时，史子为鹤田伴奏，二人合奏了两三支舞曲。

"佐佐木先生！"鹤田显得很窘地说。"我想邀请您从容地伴

奏一次，您肯答应到我家去吗？”

“唉，应该是我邀请您才对哪。您府上在哪儿？”

“远着哪。坐汽车不跑两个钟头是到不了的。您知道吗？就是温泉的那个小镇……”

那是冈部贞枝要带中原宏去的地方。鹤田就住在湖边的小镇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串门，倒不是害怕，可就怕回来得太晚，甚至要在那里过夜。她有些犹豫。

“可以到温泉去洗澡、游玩，顺便到我家去。家里只有个老妈妈和弟弟，很宽绰。”

“嗯……不如到我家来，随时都可以为您伴奏。”史子说。她甚至料想到：假如这样的约会能够实现，就准备好饮料和食品，可以过上半天快乐的好日子。

其后不久，鹤田从乐队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说他明天要来拜访。史子下午出门去讲课，四点钟左右回来。她预算回来以后准备晚饭，鹤田若是五点钟来就正好，可以在饭后演奏。

鹤田身材苗条，穿一身合体的藏青色哔叽西服，按琴弦的手指修长而美丽。音阶清晰，指法有力，话语很少，却很诚恳。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志趣专一的人，任何时候都方寸不乱。若是和他结婚，他一定是个最能理解妻子的工作的好丈夫。史子十分关注鹤田，她被他那仪表和心理变化迷恋得失神，仿佛他那珍贵而又不容忽视的爱情表白，若是粗心地稍一放过，就会永逝弗返。

约会的那天午后，佐佐木史子向教课的那家编造了个理由，早早就结束了授课。这么要紧的日子可含糊不得。能够带给女人的幸福，转眼便来，瞬息可去。必须勤加油，常拨灯，一直等待。今宵，也许是平生最值得纪念的日子。稍有松懈，都可能使

这个最有意义的时刻白白浪费。

她买好了东西，冒着严寒疾步跑回家。再有一个多小时，幸福就该降临了。

她一进正门，就往冈部贞枝的房间瞧了一眼。

"在家吗？好冷。我今天有客人。看，刚买来些好吃的。"

贞枝正在轻揉中原宏那条疼痛的腿，她站到门口，一本正经地对史子说。

"你的电话，挂来两次了呢。他说还要打电话来。"

"哪来的电话？……"

"是高木先生。"

史子心里翻腾起来。高木威夫不是在菲律宾阵亡了吗？我不是已经和他解除了婚约、和他家断绝了关系吗？真不知道为什么还能打来两次电话。

办公室的电话铃又响了。

"我去一下。"史子说着，拎起刚买来的肉和菜，就到公寓看管人的屋子去了。

"我是房子，知道了吧？"

是高木威夫的妹妹，她一开口便急躁地高声喊叫起来。

她说高木威夫没有死，还拍来了电报，五点钟下车。史子边听电话边流泪。史子答应五点钟去车站迎接，就放下了话筒。

"冈部！"她擦着眼泪，又来到贞枝的门口。

"他回来啦，还活着。我这就出发，唉。可怎么办呢？"

冈部贞枝也倚在门框上，扑簌簌地掉起泪来。这是绝望后的幸福，也许幸福就是在绝望后才降临的。

佐佐木史子把买来的一包东西扔到自己房间的厨房里，找

了一张纸条，飞快地写道：

因有急事，违约外出，请您原谅。改日向您致歉。

佐佐木

她把纸条钉在门板上，一边看着表。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狂风劲吹的长街上。

回来啦，回来啦！宁肯放弃一切，也不能不去迎接这位归来的人。啊！值得纪念的一天，幸福还家的一天！

她边跑边擦泪，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只听见自己胸中那沸腾了的无数呼喊声、惊叫声和狂喜声，组成了交响乐。往日欢乐的记忆、幸福的面影，似乎早已埋葬在心底，如今又活生生地重现在眼前，搅动了她的心。孤独感消逝了，绝望感忘怀了。

她对缺腿人中原宏与冈部贞枝的幸福，本来是既羡慕、又轻蔑的。那一切都算得了什么！

路上没有融化的残雪犹存，上面又落了新的雪花。

关于鹤田，她不过是想了一点点。只要头一个男人还在，第二个男人就不值得一提。

时间是四点二十分。第一步，当他下了火车的时候该怎么办才好？她把这件事想得入迷了，几乎汗淋淋地张口大喘，在深雪中慌忙地赶路。

车站前的广场一片白雪。因为广场洁白，车站就更显得阴暗。阴暗的站台上停着一列阴暗的货车。一切都漆黑一团，令人不敢相信，如此阴暗的车站会带来她的光明与幸福。自然景

象和人的主观愿望，竟是这般地矛盾啊！

还有十五分钟。高木房子穿一件褐色大衣出现在车站门口，头发全已电烫过。只十个月没有见面，她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女人了。她浓妆艳抹，穿着一双棕色的时髦皮鞋，胸前佩戴一朵金色的别针。好象她在什么地方有了一份工作，似乎是个美差。她还象过去一样，一笑，露出两排并不整齐的牙齿，看来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

"少见啦！"她象往常一样地打招呼。

"今天早晨突然来了电报。是从名古屋拍来的……的确是象做梦，您吃了一惊吧？我妈妈一直哭到现在，他们都在候车室哪。"

佐佐木史子由于匆忙赶路，还在不停地喘着粗气。她擦了额角上的汗，呼吸还是那么紧张。如今，曾经解除过的婚约，只要对方没有怨言，言归于好，她也就无话可说了。令人担心的倒是高木威夫，是否还象从前一样，对她那么温存呢？无情的战场究竟使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不见面是不会知道的呀。

从检票口到候车室，人山人海。冷风从屋里穿堂而过。钢轨上覆盖着雪花。高木威夫的爹妈挨肩坐在公用长椅上，已经衰老得叫人吃惊。尤其是爸爸，几乎认不出他来，丝毫也看不出他一年前的面容了。他是个退伍的陆军少将，本来是仪表堂堂，而如今，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妈妈擦着泪，几乎倒在史子的怀里叨念着：

"谢天谢地。能够活下来太好了。对你，也有一肚子话要说呀。一同到家去吧。威夫多么想见到你啊！一大清早，就挂了三次电话。"

史子边听边默默地点头，竟流起泪来。多么凄惨的幸福！她

急不可耐地只顾看钟。高木老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心慌意乱。他刚说到检票口去等候，可是又唠唠叨叨地说："回去有车坐吗？"又责备老伴没把洗澡水烧热，老人家是把喜悦化成了絮语啊。史子还记得四年前的那一天：高木威夫出征的时候，这个车站上有一百多人高唱欢送的歌。而今天归来的时候，迎接他的却只有爹妈和妹妹。

买了票走进站台，风正夹着雪花在屋檐下横飞。远山峰峦绵绵，呈现出三角形。电线在哀鸣，路轨的远方飞雪弥漫。佐佐木史子望着那弥漫的雪，在一根柱子的后面闭上了眼睛。热血沸腾，激荡着她的头颅。鹤田说不定去宿舍了吧。可是，已经没有相会的必要了。她握住高木房子的手，等候火车进站。她似乎单靠自己的力量站也站不住，便握紧小姑的手，借以平息一下惴惴不安的心。

火车进站了。她瞪大了眼睛，审视着下车的乘客，以致弄不清看见了些什么。眼睛和头脑分了家，活象个傻子……没有？……

"没有啊，怎么回事？"

房子一直往车尾方向奔跑。老两口子笨重地四处察看。人群陆续地往天桥走去。

佐佐木史子看见一个身穿军服的男人从远处走来，房子伴随在他身旁。这个男人宽肩膀，高个子，戴一顶肮脏的战斗帽，左手拎着一个大包袱，可是右手什么也没有拿。右边的袖筒被带雪的风掀动着，象晾衣竿上的衬衫一样，飘飘然舞上了肩头。

"啊！"

她惊叫了一声，一把抓住站台上的柱子，藏到柱子的背后。眼睛花了，仿佛全身的血都冻结了，什么也看不见。她感到绝

望，直冒冷汗。顿时，冈部贞枝的生活浮现在她眼前。自己也将陷于和她同样命运的深渊了。

她一见到小姑，看到她服装很华丽，就明白那服装不是有正当职业的女人所穿戴的。如此花哨，正象征着战败的国家。一旦吃了败仗，打不起精神，生计维艰，服装却华丽起来。在这华丽之中，一定包藏着所有的悲剧。

被俘人员从热带国家获释归来，到达日本港口的时候，连件外衣也没有发给他们穿。寒风刺骨，祖国的冷淡！妹妹艳丽的服装，使哥哥更加心寒。回到生活艰难的祖国，一个失去右臂的男人怎么能够活得下去？前途又是什么？军装右侧的袖筒呼啦啦地飘舞。想要按住，可是能动的只剩一只手。他抗议似地大步前进，袖筒就飘舞得更加厉害。于是，愤怒升上了脸膛。

爹妈还站着。两位老人家衰老枯干，宛如两根枯木并肩伫立着。这衰老的样子也是战败国的象征。年老的逐渐衰颓下去，年轻的一味追求浮华。二者同是一副背负着悲剧的凄苦相！

"我回来啦！"他采取了习惯的立正姿势。那只能够脱帽的手，已经不存在了。

两位老人都在絮叨一些听不清的话语，连连地点头，泪水从两个人的眼里夺眶而出。高木在两位老人的背后，发现了佐佐木史子。多么苍白的脸啊！苍白得太难看，只有嘴唇上的口红才是脸上的一点红。爱情并没有迅速地复苏。虽然爱情的历史一幕幕地映在脑海，但是，心里却激不起温柔的情波。

"妈，回家吧。"高木威夫头一个走上了台阶。

缺了右臂，大家一定很吃惊。史子的脸色苍白就是这个缘故。老爹爹闷不作声也是这个缘故。高木为失掉右臂而恼火，这

真是无处发泄的愤怒啊！因为无处发泄，就只有对爸爸、妈妈和佐佐木史子动怒。没有右手，为什么就这样？全都没有半点亲人归来的喜悦。他站在妈妈的身旁，说：

“家里怎么样？”

“爸爸的津贴停发啦。现在物价这么昂贵，高木家不会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存款。”妈妈迟疑地说。

“房子工作啦，多亏她呀。”

“在哪儿工作？”

“嗯……一般的工作糊不了口呀！嗯，反正不想常干……这个镇市上也有跳舞厅啦。从九月份……”妈妈终于说不下去了。

离开车站，走进寒风凛冽的小巷。站前的大商店已经变成了简易房里的小摊，这里似乎也遭到过战祸。高木威夫默默地和双亲并肩前进。妹妹和史子走在后面。威夫并不知道自己一度被通知家里已经阵亡，因此，也就不知道他和史子早已解除了婚约。虽然爱情还没有迅速地在心里复苏，但是他从没有怀疑两个人的关系。他象观察自己笼子里的鸡，在安心地望着她。

惟一使他不高兴的是：来迎接他的人，没有一个流露出喜悦的神情，也看不见一张笑脸。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流泪。爸爸好象连表现高兴的力气都已丧失。妹妹好象是日常应酬；史子在一步远的地方用冰冷的目光呆呆地望着他。威夫在她的目光里发现了恐惧。这个女人是在害怕缺胳膊的人啊。

走了一会儿，房子也挨在哥哥的身旁。回头一看，史子竟然不见了。

“她说今天有个约会，明天再来。”

威夫什么也没有说。

迟暮的冬日街巷，只有大雪扯成白色的条纹在滚动。佐佐木史子连招呼都没有打，就穿过横道径自走去了。她那如同路人般的冷落态度，紧紧揪住了威夫的心。嗽！这个女人，是想躲避我呀。也许是耍脾气吧。看她一言不发便走开的冷淡样子，看她那苍白的脸，她好象很孤独。因为丈夫缺了右臂，她就感到孤独了。右手原来是如此重要地左右着人们的命运；如今和平了，没有战争。没有右手的人大概不受女人的欢迎（我是为了谁？）。威夫表示抗议，大步地走了起来。

“好冷！快些走吧！”他右边的袖筒在雪花中飘舞，发出声响。

史子找个借口，半路上就分手了。她对房子编了个理由，说明天再拜访。她对高木威夫一言未发，便穿过横道，在日暮后的黑幕遮掩下边走边哭。雪花落在头上，湿到脖颈。

宿舍的门缝里插着鹤田的名片，上面用铅笔写道：“请于明日下午给我打电话。”唉，不去就好啦。在这个屋子里迎接鹤田，一同吃饭；现在一定是在给他的小提琴伴奏哪。他说不定会表白爱情的，这可不能含糊，已经惦念一个多月了。可是，已经失掉了这个关键的时刻，再也无法挽回。两个亲人，同时都失掉了。

她就地铺好床，只想一件事：争取睡得着。幸福的来临不过是一瞬间的梦幻。她跌进比从前更深的绝望之中，连站起身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明天，她没有心思去看望高木；但也没有勇气去见鹤田。

八点钟左右，冈部贞枝敲门来访。

"在家？还是不在？"

史子一头乱发没有梳，从屋里推开了门。

"睡了吗？"贞枝满脸疑云。

史子没有力气回答，只是默默地坐在床上，摇了摇头。

"高木先生怎样啦，不是回来了吗？"

她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心情仿佛是随便别人怎么想。她丝毫也没有和这位女友比赛幸福多寡的念头。

"不能复婚了吗？"

"不能。"

贞枝把没有火的火炉扎了一通，说：

"他说得很绝情吗？"

史子缓缓地摇了摇头，双手捂住脸，喃喃地说：

"和你一样啦。"

"什么一样？"

佐佐木史子不再作声，把右手悠荡荡地晃动了几下，一只被风卷起的军衣袖子，便真真切切地浮现在眼前。贞枝恍然大悟了。

"是嘛……于是你就悲观啦？"

这话好象在说"活该"，又好象在说："遭到报应啦。"

"我……怎么也办不到。"

"哪有办不到的事！只缺了一只胳膊，这还算不错的哪。您要求太高啦。"

冈部贞枝的话，听起来好象希望这位女友落得和自己处境相同；又好象高兴高木缺了右臂。

"是要求太高？"

"要求太高。这是明摆着的事嘛。"

“是要求太高？”

“缺一只右臂，那算得了什么？”

“我可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行。”史子的肩头颤抖起来。

“无论如何我也忍受不了。只要想一想都觉得痛心。天天在眼皮下，怎么也看不下去。”

“那点小事，很快就会习惯的呀。”

“不，我不行。若不是一个四肢完整的人，我真受不了。不过，你倒是例外。”

“那么说，要离？”

“反正已经绝情啦。”

“高木先生说了些什么？”

“对不起，我要休息。”史子侧着脸刚说完，就象跌倒了似地躺在床上。

“噢，你躺下再仔细想想吧！”冈部贞枝好象站得远远的说话，口气倒象个大人。

“我俩打算明天出发到温泉去。今天早晨温泉旅馆来了电话，说是有空房间。暂时要分别喽！”

听起来多么兴奋啊！简直是卖弄幸福的语气。领着个不能走路的男人到温泉去，在她来说很幸福。说不定还是一次新婚旅行哪。她对于丈夫的残疾，任什么也没有想。看样子，倒好象在偷偷地品尝一般人所尝不到的幸福哩！

史子闭着眼睛听她走出屋去的脚步声，还在琢磨她那独自享用的所谓幸福究竟是些什么，她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史子想：假如自己和高木结婚，也会有那样的快乐吗？只要想想那种快乐的滋味，史子就象冷水浇头似地打起哆嗦来。

中原宏在火炉架上铺好被子，钻了进去，开始读杂志了。冈部贞枝把织衣服的毛线掏出来坐在边上。窗外有两三棵榉树，几乎可以听到雪敲着坚硬树叶的声音。隔壁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一篇政治演说。

“佐佐木先生到车站去啦。叫高木的那个男人回来啦。可是……”

贞枝说得吞吞吐吐，手指却在灵活地织着毛衣。她所以吞吞吐吐，是在思量着这话给男人的震动会有多么大，接着，她毅然地把话说完。

“可是，听说他负伤啦。说是右手锯掉啦。在去迎接以前，谁也不知道！”

中原宏的身子一动也没动。

“你听见了吗？”

“听见啦！后来又怎样？”饱含着愤怒的话语劈头盖脑地射过来，贞枝却毫不在乎。

“后来呀！佐佐木先生害怕了，要解除婚约哪！真糊涂。”

贞枝想借“真糊涂”这个评语，让中原宏了解他们俩有多么幸福。并且还想让中原宏了解她的心：虽然丈夫缺了右腿，可是她一点也没有当回事。中原宏却一声不响。

“我说她要求过分。可是她还说哪，并不认为自己的要求过分。”

“她说得对！”

“什么事她说得对？”

“就是你吧，也同样想要求得再高些吧？”

“还说那些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些？”

“咱们这些人，都跟不上潮流。我应该象送葬结束后的供果，

任它乌鸦随便叼就对啦。拿你来说吧，没有必要总看情面，或是假装糊涂。你想到哪儿去都行。”

“那些牢骚话，我不爱听。牢骚！办不到的事情嘛。总是说空话，欺负我。”

“是啊！自己没有勇气自杀，这才希望老婆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真是不争气呀！”

贞枝明天就要扶着中原宏到湖畔的温泉去。她说一定要把中原宏的神经痛治好给他看，可是中原宏却另有打算。如果在这个公寓里下不了决心，到湖畔温泉去，也许就能下决心的。给自己怠惰的生活画上个句号吧，向毫无希望的明天告别！让白白欺负一个女人的残酷生活，落下剧终的大幕。佐佐木史子的爱人缺一只胳膊。她一见，就决心和他离婚，态度真是光明磊落。要人家为过去的爱情而殉身，怕是没有道理的。女人不喜欢独臂的男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贞枝为什么不表示要和缺腿的丈夫分开呢？这个女人究竟要把护理员当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中原宏闭起眼睛，把脸埋在枕头上。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只是一味地欺负这个实心实意的女人，把她欺负到家了。每欺负她一次，只能使自己的孤独更加深一步。可怜的女人啊……但是，贞枝是个顽强的人。只要熬过悲痛的时间，她还会从其他什么地方再找到新的情侣。她施舍爱情并没有什么不自由，对方不论是什么人都可以。嫁人，就孝顺公婆；改嫁，就好好对待前妻的儿女；孤单，就爱上邻居；寂寞，对小猫也可以献出她由衷的抚爱。这便是她处理过剩爱情的积极性，也是她的盲目性。这个女人没有理解悲剧的能力，不必为她担心。所以，决心下得愈快愈好。

“我要喝酒！有没有？”

“喝酒？不行啊，还会疼的。”

“没关系。有没有？”

不久就要结束生命的人，还有什么必要担心腿疼？就是想喝个醉嘛！就是要在孤独之中，在被逼到艰难的生活环境里，赌气喝他个酩酊大醉，醉了就狂歌乱舞。我要诅咒这个时代！诅咒这个国家！诅咒这个社会！我要嘲笑自己忠实作战而负伤的愚蠢！我要放声高唱粗野的歌。

“不是告诉你我要喝酒吗？”

贞枝织毛衣的手停了，她用戒备的目光盯住中原宏。中原宏站起身来，好象要自己动手去倒酒喝。

“不行啊！站起来可不行。”

“别管我！”

“嗯？求求你。喝了酒还会疼的。今天就免了吧！明天早晨若是腿还疼，就上不了火车啦！”

中原宏想用一条腿站起来，贞枝却用手按住了他。他连推带搡，用一只手推开了贞枝的肩，可是，贞枝抱住中原宏的肩不放。拖着拖着，她竟吃吃地笑了起来，笑容里带着几分痴情。她十分惬意这样的纠缠。而中原宏可越来越火了。虽然发火，心地还是和善的，夫妻争吵的时候，即使吵闹之中也包藏着乐趣，决斗之中也还存在着和平。他俩不是靠爱情和信任结合到一起的，相反，倒是靠憎恨与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如此结合的方式，不但不比靠爱情和信任结合的方式稍差，反而更加深莫可测。欣喜与憎恶并不是两回事，它们已经融化在一起，形成了烈火。她本身也不知道自己是恼怒，还是快乐，只顾从那迷茫的痴情中吸取爱情的养料，以便争吵疲倦后心头不快时聊以慰藉，同时，互相拥抱着安眠。

第二天清晨，在二寸厚的白雪上印上了车辙，两辆人力车来到了公寓的门前。佐佐木史子摆脱了一切烦恼，精神焕然一新，为跨上旅途的一对夫妻送行。她一夜之间把所有感情上的乱麻理出了个头绪，决心恢复往日那颗单纯的心，恢复到高木威夫归来之前的状态，不再回忆过去，满怀希望于将来，珍惜现在，如此生活下去吧！下午再给鹤田挂电话。和他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看他的心意如何了。她自己决心安稳地过好日常生活……

冈部贞枝把两三个皮包拿到人力车上，又喘着粗气，急急忙忙地穿过走廊。佐佐木史子一面帮着忙，一面望着从树枝上飘落的雪花，雪花是那样地惨白，春天还远着哪！

"出门期间，随您怎么处理，一切拜托您了。嗯？离得很近，我也许很快就会回来。……您不想去洗洗温泉吗？"

"想去呀！"

真的想去。浸在湖畔温泉里，要把从前的记忆彻底洗刷掉。

中原宏穿了一身西服，又罩上了一件大衣，拄着拐杖来到门口，右边的裤筒扎上了。苍白的脸上胡须很长。由于白雪强烈的反射，他脸色更显得苍白了。贞枝扶着他上车，把热水袋放在他的膝盖上。

"这么放着就没问题。车老板，请您慢一点走，他是个病人……"

听着她那充满快乐的罗嗦话，佐佐木史子想起了高木。必须反抗。若不反抗，自己也就变成那样的女人了。

"把钥匙存在您这儿吧！"贞枝最后一次站在史子面前，伸出红红的皲裂的手。

两辆车离开门旁的石柱向右拐去。车子在冰天雪地里晃动着漆黑的车篷，逐渐地远了。佐佐木史子缩着肩跨上二楼的楼梯。只剩孤身一人，她不知做点什么才好。鹤田叫她去玩玩，她真想到温泉去住两天看看。那个镇上还有鹤田的家呢。不知为什么，她感到好象那里有一条决定她命运的广阔前程。

她掀起了钢琴盖，白色象牙制成的琴键多么冰冷！学生们应该是九点半钟到，可是都没有来，说不定是因为下雪天太冷，学生们是要偷懒的。她奏起了《匈牙利狂想曲》，那强烈的音响，扣人心弦的火热激情！她的感情沸腾了，坚定而强烈的生活意志！她耳不闻声，头无感应，只有肉体中燃烧起来的一种渴望。……突然，混入了杂音，又混入了杂音。她歇了手，屏住气，指尖刀割似地疼痛。有敲门声，也许是学生们这么晚才来……

"谁呀？"她拉开门闩，开了门。一个高大的黑影映在门帘上。

"谁呀？"

风掀起了门帘。是高木威夫站在那里。他穿着和服，罩着无袖长衫，把门口堵个严严实实。

"可以进来吗？"

佐佐木史子出了一口长气，稳定一下心中的烦乱，决心冲向这个难关。

"请……"她冷冷地回答了一声，便在火炉旁铺好了坐垫。

高木威夫在门口刷地脱下了长衫，在火炉旁静静地坐下。

"外边冷吧？"

"是啊，好冷！"

史子拢好了火，把茶斟在杯里。

"爸爸和妈妈，都很高兴吧？真是太好啦。"

全是些空话。温柔的话语里缺少温存的情意。

“自从今春咱俩离了婚，一直没通音讯。咱俩都老了，那么快……”

自从春天就解除了婚约，这件事有必要叫对方知道。决不能从这条战线上撤退。爱情的历史，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高木从袖口袋里摸出烟盒来，在膝盖上灵巧地打开。右边的袖筒里有没有手，是看不见的。看不见，那就依然是从前的高木。他的脸受过炎日的烘烤，看上去好象稍稍结实了些。他的脸、胳臂和宽大的胸膛，史子全都熟悉。正因为熟悉，如今残缺不全，她才无法忍受。高木很少开口，只是喷吐着烟雾。如此沉默，是为了酝酿下述的一番话语。女人是害怕听那一番话语的。不用听，就可以明白他的要求。听了他的话，就很难拒绝了。

“请您吃点水果，我给您削个苹果吧？”

“不，够了。”

“噢，您喜欢红茶。好久没喝了吧？”

“不喝。我什么也不需要。”

“水果呀、什么呀，一无所有哟！”

她是为了延缓一下谈判的时间，才首先闲聊了几句。她觉得一旦正面提出问题，就有无法抵御的危险。

“昨天，你半路偷偷地回去了。是吧？”

这便是话题的开端。不用说，这是无法回避的。佐佐木史子仿佛被迫决斗，两手抚在双膝上，就象是受到责备时的姿态。

日本变得如此悲惨，不是预料不到的。但是看看眼前的现实，更令人绝望。绝望，也许就是对自身前景的神往。双亲衰老

枯干，已经见不到从前的面影。父亲是前陆军少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誉，变得毫无自信，靠女儿当舞女挣几个钱勉强糊口。可以说，一家人全面崩溃了。归来的高木威夫负有赡养全家的义务。然而，缺了一只胳膊的残废者，怎么能够养活一家人呢？迎接他的，不过是全家黯淡的命运罢了。

为了从绝望中挣脱，他本能地需要佐佐木史子。干脆说，就是向史子求救。然而，妈妈说他俩已经离婚了。这时，他才明白史子半路分手是什么意思。登时，他就惊慌失措了。

“传说我已经阵亡了吧？”他微微一笑。

“是嘛！”史子一鼓作气地说。“唉，多么可怕的谣传啊！难道是所谓的命运在捉弄人吗？大家可都相信了。不过，这回好啦！”

“嗯……据说是妈妈的意思，没有办法，我俩只好离婚。可是，幸亏我活着回来了。只要你同意，是不是短时期内就把关系恢复起来！”

高木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香烟吸得烟雾刺鼻。史子答不上话。嘴里答不上话，心里可早有了主意。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她也要拒绝他。那心情似乎连从前的深情厚谊也要矢口否认。

“你是怎么想的？”

“我……”她说得吞吞吐吐。“这一点，我可没有想过。”

话很含糊，无非暗示着拒绝。

男方对于这样的暗示是不能满意的。

“是不是另外有了婚事？”

“嗯，这个……是有这么一回事。”

“啾……那么，关系很密切了吗？”

这话真讨厌。既然暗示了拒绝，就不要再追问了，那才是个

君子呢。若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只能更加伤害感情。她有些发火了。

“是的。我想大约最近就能定下来。”

“是嘛……你很早就熟悉这个人吗？”

“三、四个月左右。”

“那么，你是爱上他罗？”

“那还用说？”佐佐木史子有意冷酷地抢白了他一句，便从抽屉里拿出香烟来，泰然自若地吸几口给他看看。

“没有办法。您会谅解我吧！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结婚等于就业。我不能总是失业吧？”她直言不讳地说罢，忽然眼角闪出了泪花。这样的话何曾面对这个男人说过一次！和鹤田的关系到底能不能发展下去尚且不知。

片刻，高木打量着史子的脸，觉得战后日本人的心已经展现在眼前。惊讶之余，他也心领神会了。

“你的意思，我大体清楚啦。不过有一点，为了弄清楚，我还想问问你。”高木安详地望着史子。史子那张脸上没有从前那样动人的表情。这是一张死板板、冷冰冰的脸，是一张职业妇女日常应酬的脸。

“昨天你到车站去了吧？那是什么意思？单纯是由于从前的老关系吗？”

话很尖锐。史子虽然若无其事地吸着香烟，心里却惶惶不安，心潮起伏，她无言以对。

“单纯是由于从前的老关系才去迎接的吗？”高木又加重语气地重复问了一句。然后他语声里充满着怒气，说：

“我是有成见。”他接着说：“我承认我有成见。不过，我不认为我的成见全是错的。我认为你在和我见面之前，是不是还有

点别的意思才去迎接我的？假如你一开始就单纯看在过去的情面上去迎接我，不该因为我没有右臂，面色就变得那样苍白。残废军人，你应该是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也许是我想得过火。如果说错了，请你不要见怪。依我的成见，你今天的这番话，大概是由于我缺了右臂的缘故吧？”

“那是您多心了。”她把话说得象冰一般地冷。

“是吗？”

“我当时不过是吃了一惊。有什么法子呢？”

高木沉默了十分钟。在久久的沉默中，他身子一动不动地对着火炉。他终于默默地站起身来。

“那么，再见啦。”语调非常低沉。

高木从墙角拿起雨衣，只用左手敏捷地搭在肩上，对起身送他的史子说：

“我想，过些天再来拜访你一次。若是你讨厌，那就别在家，没关系。今天的谈话，我还有些想不通的地方……”

他穿上木屐，拉开门，连头也没回，缓步走出廊檐。他的背影很美，看起来，比过去更魁梧了。若不是他缺了一只胳臂，有什么必要再去找另外的男人呢？惋惜变成了无处排遣的悲哀。她把敞开的门关上，失去丈夫，陷入孤独，她周身战栗了。

中原宏在一个幽静的车站下了车。群山中只有杂木林和杉树林是黑色的，其余一片白茫茫的。不时见到伐倒的树木滚落到深谷里，扬起了一阵阵的雪雾。中原宏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小桥。

车站前只有一辆人力车。步行六、七分钟就可以到达旅馆，他便让人力车载着东西先走。冈部贞枝把头埋在披肩里，扶着

中原宏。路都冻硬了。中原宏拄着拐杖，发出格登登的响声。

“多么安静的市镇啊！在这里，可以安心地住到开春。若是天天去洗温泉，烫一烫，一定没问题。你会健康起来的。嗯？现在还疼吗？”

来到这陌生的温泉小镇，中原宏也不知为什么心情舒畅起来。尽管一无所图，又毫无希望，但是映入眼帘的清新景色，还是令人快活的。矮矮的房屋，淳朴的习俗，车少人稀的冰封坡道，还见到了为迎接新年而在门前搭起的松枝。越过市镇的屋顶，远方的湖水灰蒙蒙地闪着光。湖面上溜冰的人影在晃动。中原宏在坡道上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缓缓踱去。这时正是中午，烧鲑鱼的气味弥漫在大路上。对面七、八个人簇拥着，漆黑一团地走了过来。孩子们好奇地围前围后，跑来跑去。

“怎么回事？”

人群缓慢地向坡道滑行而来。五、六个人抬着一块门板。走近一看，首先，异常的沉静震惊了两个人的心。门板上是一名穿着黑色制服、面庞娇嫩的年轻中学生，已经死了，躺在上边。死者一只脚穿着滑冰鞋。衣服全湿了，直挺挺的象那块门板一样。黑褐色的围巾还围在脖颈上，已经结了冰，门板还往下滴水。他眼睛黑乎乎的，惨白的嘴唇绝望地张开着，露出细密的牙齿。胸前的钮扣发出闪闪的金光。他大约是在湖面上滑冰，掉到冰窟窿里的，看样子，已经淹死好些天了。中原夫妻站在坡道中间目送着他们。沉默的人群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去了。“唉，真可怜。滑冰可真危险哟！很久以前，我的一位朋友淹死了。湖面上有不少地方没有结冰呀。可能是温泉涌上来了吧？若是不了解这一点就滑冰，一下子就完……不到开春尸体是漂不上来的呀！”

中原宏默默地走着。“湖面上还有没结冰的地方”，“尸体不

到春天发现不了”。……也许到了春天也发现不了吧！葬身鱼腹，只剩白骨沉于湖底。黑暗，冰冷，寂静！……冈部贞枝又会爱别人去了吧？永恒的孤独开始了，不，永恒的安宁开始了。风卷起他大衣的下摆，透骨地凉啊！截了肢的右腿开始疼痛。这疼痛也不会太久了吧？

到了住处，他安稳地睡了。在八铺席① 的房间里还有个小厨房，自己起伙很方便。装有防雪板的窗户黑乎乎的，窗帘上的冰凌闪着光。贞枝高高兴兴地忙碌着，为了舒适地住到来春，她在沉思默想。然后她扶着中原宏到浴池去了。她不辞辛苦地首先跳进池塘，试了一下水温，再把中原宏扶进去。她的肌肤健康而又丰腴。她没有丝毫羞怯感，光着身子给中原宏冲背，或是给他提水。中原宏一声不响，随她摆布。他心想：不久她就没事可做了。幸福也罢，不幸也罢，都不会长久。他一方面因淋浴的舒适而陶醉；另一方面又在思索着一个不愿陶醉的念头。那个躺在门板上的少年的脸，依然映在他的眼前。

他俩挨着肩浸在池塘里。

“啊，我这才放心啦！”贞枝快活地发了一句感慨。“在这儿就不发慌啦。再早一些来就好了。怎么样？有信心可以治好了吧？我相信一定会治好。多么舒服的泉水啊！真的有效哇！”

贞枝那股天真劲儿，忽而打动了中原宏的心。他擦了把脸，用毛巾遮掩着，揩干了眼泪。窗外田野里传来了黄道眉的啼叫声。

第二天下午，佐佐木史子到他们的房间来探望。

“惊讶吧？我也来玩啦。打算住一个星期左右。”

① 一张席子长约六尺，宽约三尺。

佐佐木史子在旅馆的正房租了个房间住下了。

她是通过电话同鹤田约定到温泉去玩，然后再去他家练习小提琴。史子一旦决定和高木威夫彻底决裂，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心神不安。正象对高木宣称的那样，最近就要同鹤田确定一下关系。

第二天过晌，鹤田戴着滑冰帽，遮上了脸，呼着冷气，来到史子的住处串门儿。史子让他烤火，请他喝茶。……鹤田沉默寡言，看来几乎没有给人以好感。但他目光炯炯，似乎心中的情感在激荡。那情感究竟是对音乐倾心？还是对女人动情？他不表白，是无法了解的。

屋檐上的雪不时地滚落下来，把纸格窗震得发颤。街上狂风大作，日影昏黄。站在二楼的窗旁远远望去，冰湖上正飞雪如烟。

“走吧！步行五分钟就到。妈妈已经预备好了晚饭。”

“哟！我可不配那么关照。”

“没关系……去多坐一会儿嘛！”鹤田站起身来。路，比想象的要远些。路远，佐佐木史子才高兴哩。鹤田边走边谈音乐。一谈起音乐，他的话就多了，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谈得起劲儿，脚步就逐渐地快了起来。史子气喘吁吁地跟着走。寒风迎面扑来，鹤田挽着史子的臂，几乎是拖着她前进。一路走着，他们讲乐团的经营；评听众的欣赏水平；谈舒伯特和莫差特；论歌剧……

那天夜里八点钟，鹤田送史子回旅馆。太累了，累得真高兴。在漆黑的路上，她主动地挽着鹤田的臂。

“路太滑啦，要跌倒呢。”

“明天我有课，要到镇上去。后天你再到家来一次，好吗？”

“好的。不，还是你到我旅馆去，在我那儿吃午饭不行吗？”

“好的。再暖和一点儿，就可以到湖边去散步啦。……你会滑冰吗？”

“滑得可好哪！我想明天在旅馆里借一双冰鞋去试一次。后天早晨咱俩一块儿去溜冰吧？”

“不过，我滑得不好。去观光吧！”

“今天太高兴了。真想再练习一会儿。下次到我的房间去吧。给你做好吃的。”

黑夜中，史子仰起头来，看高个子鹤田的脸，连他呼出的热气都看得见。在鹤田的家里，年迈的老母亲就象欢迎儿媳妇似地，高兴地招待她。伴奏中她的琴弹得很别扭，虽然累得直冒汗，但总觉得弹得有点不耐烦。多么希望有比音乐更直接的方法引起心灵的共鸣啊！

旅馆的大门关了。从便门跨进去，黑暗的庭园中灌木丛约有四十米长，一直延伸到门厅。

“我该回去了，你也休息吧。”鹤田在门外站住了。

“来，喝点茶，冷吧？”

“不，那就太晚了。我还是回去吧！”

鹤田伸出右手来，佐佐木史子用双手紧紧地握住，又背过身去往前拉。鹤田却站住不动，史子羞得微微一笑。但是，两只手还是抓住不放。

“好啦，你休息吧！……”

“不嘛。”

鹤田把她拉过来，左手挽住了她的肩，踩碎了脚下坚硬的雪。史子踉踉跄跄，倒在鹤田的臂上，鹤田双手温柔地抱住了她的肩。

冰冷的嘴唇，急促的呼吸，她仿佛渐渐失去了知觉。她仰起脸，一动不动地盯住鹤田的眼睛。在这黑夜里，她凝神注视着鹤田的眼睛。

"明天不行?"史子小声地说。

"唉，有课呀!"

"不去呗!"

"我也想休息。"

"那么，算啦。等你到后天。后天一定!"

"早早就来。"

"嗯? ……再一次……"

鹤田把史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可以说，几乎是一种暴力。

不是喜，也不是怕；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情。只觉得心里异常地烦乱。过分点说，莫非是心灵破碎吧?是因为生活急剧变化而产生了忧虑吗?可是，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又似乎泰然自若，她觉得找到了使自己稳定心神的境界，下一步便是直到在这个境界里陶醉的过程了。她缓步走上楼梯，很想在浴池里泡一会儿就早些就寝。啊!到温泉来太好啦。台阶冰冷干燥，每迈一步都嘎吱吱地响。迈到最后一级，她想往右拐，忽然左侧房间的纸拉门开了，一个男人的黑影喊了一声："史子!"

这是高木威夫。她停下脚步。她的眼神儿简直是如临大敌。

"是傍晚来的，一直在等你。到你房间去，可以吗?"

"唔……不过，我太累啦。明天不行吗?"

"一会儿就行。"说着，他来到走廊的灯光下。

再也不好拒绝了。史子先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心里还回味着一个男人留在她唇上的芳香。一颗滚烫的心立刻凉了下来，

正的离别。”

高木头也没有回，就走出房间去了。他背手关上了纸拉门，走到廊檐下。深夜的走廊更冷清，玻璃窗上的冰花在闪闪发光。国内的情形大体已经清楚，人们的心也已非同往日了。独臂钢琴家似乎已经没有值得生存的余地了。

他独自躺在冰冷的床上，比起史子背叛爱情更令他恼恨的是，她对于出征的非难。说什么出征去，这是他的自愿，是他的虚荣心。还说负伤是他自找的，女人管不了这些等等。这些话象火花一般在他的脑海里飞驰。出征打仗是对国家的爱，对国民的情；既不是虚荣心，也没有任何不纯洁。在对国民的爱情中，也包括了给自己情人的一份，并且是最灿烂的一份。毋宁说，正是为了她才出征的。甚至就连死亡，也是为了对她的深情。

佐佐木史子的言论也许是在侮辱军人，或者说侮辱了男性。她骂他是个缺胳臂的人。公然声称：“对于缺了胳臂的人没有照顾的义务。”好吧，把她的胳臂也剁掉一只！高木在床上浑身颤抖。对！把她那只雪白的胳臂砍掉！伤害罪等等，全都没有什么可怕，独臂钢琴家没有多活的必要。爹妈本来就认为我已经死亡，早已对我不抱任何希望。现在再一次权当我死了，不是和原来一样吗？

老爹的匕首本是放在格橱内的搁板上，是一把“长船造”①、八寸长、非常锋利的匕首。在这个旅馆里砍她，会闹得满城风雨。还是把她带走，到那森林隐蔽着的人家，不杀死她，只砍掉她的右臂。这一来，她就不会再痛骂日本几万名残废军人了吧！

① 日本冈山县邑久郡的一个小镇市，以制钢刀闻名。

接您的时候，我高兴得一边哭一边跑。可是……我受不了。是有点对不起您，但还是请您允许我自由吧！”

“我明白啦。估计也是这样的。打败仗的军人是些毫无吸引力的家伙。倘若传说钢琴家只有一只手，那就成了笑柄。你的心情，倒没有什么。不过，我怎么啦？我为什么去打仗？为了谁去打仗？不是我自愿想当个缺胳臂的人吧？”

“您是说我有责任吗？我并没有恳求过您去变成个缺胳臂的人吧？”

“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什么时候恳求过您：‘请您去打仗吧！’我不愿意伴着眼泪离别。我曾经介绍您认识一位陆军上校，叫您跟他求求情，这些事难道您都忘记了吗？那时候，您说什么‘为了国家’呀，‘男人的义务’呀等等，您不是高高兴兴去的吗？为什么那时候您不拒绝出征，带我逃走呢？您用为了国家的名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抛弃了我，您走了。您负了伤，那是您自己选择的道路，我没有任何责任。我并没有收留您这么个残废人的义务吧？您对我的爱情太淡薄了。比起我来，您更重视对国家的义务。既然如此，您就应该走一条永远和国家生死与共的道路才对。那时，您说国家有危机，就出征了。可是现在国家仍然有危机呀！如今，您想抛弃国家，又来追求我？已经晚啦！一个女人不能够任您什么时候回来都无限期地等待。”

“的确。女性自由，原来如此。”

“是呀，爱，有自由；同样，不爱，也应该有自由。想用旧情来捆住谁，那决办不到！我俩已是两条路上的人，今后只有分道扬镳啦。”

“不必再说下去了。”高木站起来说：“再见！这一次才是真

正的离别。”

高木头也没有回，就走出房间去了。他背手关上了纸拉门，走到廊檐下。深夜的走廊更冷清，玻璃窗上的冰花在闪闪发光。国内的情形大体已经清楚，人们的心也已非同往日了。独臂钢琴家似乎已经没有值得生存的余地了。

他独自躺在冰冷的床上，比起史子背叛爱情更令他恼恨的是，她对于出征的非难。说什么出征去，这是他的自愿，是他的虚荣心。还说负伤是他自找的，女人管不了这些等等。这些话象火花一般在他的脑海里飞驰。出征打仗是对国家的爱，对国民的情；既不是虚荣心，也没有任何不纯洁。在对国民的爱情中，也包括了给自己情人的一份，并且是最灿烂的一份。毋宁说，正是为了她才出征的。甚至就连死亡，也是为了对她的深情。

佐佐木史子的言论也许是在侮辱军人，或者说侮辱了男性。她骂他是个缺胳臂的人。公然声称："对于缺了胳臂的人没有照顾的义务。"好吧，把她的胳臂也剁掉一只！高木在床上浑身颤抖。对！把她那只雪白的胳臂砍掉！伤害罪等等，全都没有什么可怕，独臂钢琴家没有多活的必要。爹妈本来就认为我已经死亡，早已对我不抱任何希望。现在再一次权当我死了，不是和原来一样吗？

老爹的匕首本是放在格橱内的搁板上，是一把“长船造”①、八寸长、非常锋利的匕首。在这个旅馆里砍她，会闹得满城风雨。还是把她带走，到那森林隐蔽着的人家，不杀死她，只砍掉她的右臂。这一来，她就不会再痛骂日本几万名残废军人了吧！

---

① 日本冈山县邑久郡的一个小镇市，以制钢刀闻名。

也会了解独臂钢琴家的心情了吧！对，叫她清醒一下……

风，摇撼着窗棂，传来了电线的摇晃声。高木彻夜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拂晓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念头。他确信：砍掉史子一只胳臂，是对国内傲慢女性的一次最好的教训。他几乎觉得负有砍掉那只胳臂的义务，甚至认为自己很有点英雄气概了。

吃过早饭，他没有告诉旅馆一声，就出去了。他直奔车站，上了火车。单程两个钟头，傍晚就能够赶回来。

他回到家，什么也没有讲，和爹妈一同吃了午饭。这是最后的一餐了。逆子嘛，有什么办法！

饭后，趁爸爸蜷缩在火炉旁听广播时，他到里屋去打开了百宝架的橱柜。一个桐木箱子里装着一个紫色的包，包着一把长船匕首。他用左手把匕首揣进怀里，再将无袖罩衫搭在肩上便走出去了。

"还出去吗？"

"啾，一会儿就……"

他出去这一会儿，将成为永远的诀别。在雪花飞舞的阴沉沉的天空下，他又慌忙朝车站走去。到了车站，想到自己只有一只左手，真的能够顺利地砍掉史子的右臂吗？……他开始思索这件事了。

温泉小镇已是黄昏，地上的积雪还是一片雪白。高木威夫握着怀里的长船匕首回到旅馆，立刻愤愤地走上了楼梯。今夜或是明朝，就要把佐佐木史子带到乡镇野外的森林里，就要砍掉她的右臂了。

进了自己的房间，看到窗旁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他站着用左手把信拿起来一看，是史子的留言。他用牙齿咬开信封，信

是用铅笔在两页便笺上匆忙写就的。

昨天晚上诸多失礼了。我当时在气头上，讲了些粗暴的话，我很后悔。您一定生气了。请原谅我吧！从那时那刻到天明，我回想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觉得不向您道歉是不行的。对于您，我并没有多么大的怨恨和愤慨。相反，甚至认为您比从前更加英俊了。关于您负伤，我并不是单单为了这件事才和您分手的。但是，当我看到您的身体不健全的姿态时，我无法忍受。我厌弃的不是您，而是附在您身上的战争回忆。您的伤，总要勾起我对战争的回忆，这使我非常痛苦。为了从战争的回忆中摆脱出来，使自己的心情开朗些，不先把我从您的身边解脱出来是不行的。我恨不得早一分钟，把战争的回忆全部忘掉。恨不得早一天把那些悲惨、丑恶和令人痛心的表演全部忘掉。您能够理解我吗？……

高木读完，把信啪地一声摔在桌上。他把手伸进怀里，拔出匕首来，扔在壁龛上。他对史子的气愤已经消失，匕首已经没有用，再也没有必要砍掉她那雪白的右臂了。倒是自己的心破碎得好苦啊！他想：佐佐木史子离开我，便可能从战争的回忆中把自己解脱出来。可是我怎么办呢？右臂永远不会再有了。每当想到缺了右臂时，战争的回忆就要涌上心头。我可怎么才能摆脱那悲惨的回忆呢？我从企图伤害女人的罪行中逃脱了出来。可是对于自己沉重地背负着战争历史责任的未来生活，却又发出了绝望的叹息。

侍者端来了饭菜。高木熟练地用左手拿起筷子，目不斜视

地吃光了。他不知道吃了些什么，只是机械地往嘴里送。一个独臂钢琴家，将如何度过他的下半生才好呢？所有的日本人都象佐佐木史子一样，要忘掉对于那场战争的回忆。人们对高木威夫那样的残废者漠不关心。可以说他们活着回来是个大错误。他流着泪吃了饭，吞了鱼，喝了汤。史子已经永远不会回到自己的身旁。知道她不再回来，依依之情更搅痛了他的心。他扔下筷子，抽出匕首，凝神注视着刀面上银色的寒光。他的心在发抖，心脏附近的皮肤感到了恐怖，在针扎似地作痛。起风了，只有窗板在响，四周万籁俱寂。他把匕首锋利的刀刃贴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试，头部嗡地一声，似乎麻木了。

昨天夜里，中原宏一直感到剧痛。直到天明几乎没能睡着。冈部贞枝兴高采烈地给他换热水袋，擦额上的汗。没有一点心里创伤。她觉得护理病人很快乐。中原宏则觉得她毕竟是个陌生人。总而言之，自己不过是冈部贞枝的一个玩偶，随她玩弄罢了。玩偶若是痛苦，她就高兴；玩偶若是恼怒，她就笑了。这个女人好象绝对不可战胜似的。中原宏躺在床上冒虚汗，神经痛得难受死了。他在痛苦中抓住一个念头不放。就连这个念头也不会太久了，末日很快就要来临，只有那个末日才能战胜贞枝。

九点半钟，贞枝劝中原宏去洗澡。她说："再烫一烫一定能睡得好。在吃安眠药之前先到浴池里泡一泡吧！"中原宏却板着脸拒绝道："你一个人去吧，我不想动弹……"窗外刮着风，卷起的雪粉敲打着窗棂沙沙作响。外面大概很冷。冈部贞枝拿着换穿的睡衣向浴池走去。

浴池里亮着昏黄的灯，灯光的四周飘荡着热气。旅馆的老

板娘正给男孩子洗澡。冈部贞枝解下裙带，放在脚旁，麻利地脱了衣服。她那微胖的、雪白的肌肤在热气中象幻影似地朦朦胧胧。她健康、幸福，这一天过得很满意。她满足于孤单一人的世界。中原宏也许只不过是她口中的肉，她在贪婪地饱餐中原宏的生命，滋养着个人的幸福。她躺在浴池里，不慌不忙地洗着，心情快活得好象要唱一支歌哩！

她到浴池外洗了长发。弓起背，低着头，露出长长的脖颈，露出胳肢窝，在聚精会神地洗着乌发。中原宏一定还在痛苦地呻吟。她想象着边听风雪的音乐、边和他同床共枕的欢乐，那一定是更加幸福。中原宏越是痛苦，就越能稳定她的心。只要中原宏的痛苦不减，就绝不会逃出她的手心，就可把这个男人独占了。

她在浴池里慢慢地泡着，过了十点，她才穿上睡衣，系上细带、钮扣，穿过寒风刺骨的走廊，进屋一看，中原宏不见了。她想：大概是上厕所了吧。她到梳妆镜那里，略施淡淡的晚妆，脸颊便显得通红发亮。她擦干了头发上的水珠。心想："中原怎么啦？"她又用食指涂了一点口红，口红流芳，她很喜欢。她突然发现挂在梳妆镜旁的他的大衣不见了。她想：怎么回事？不可能到外面去吧？那么痛苦，不会到风雪中去乱跑吧？可是，放在床头的拐杖也不见了，围脖没有了，衣服也没有了。她脸色煞白，穿好了衣服，快步跑到门口，看了一下账房。老板正和女仆们闲谈。他们说：好象有个人刚刚出去，但是不知道是谁。门外踩硬了的雪地上，有两个拄拐的脚印。

她跑回屋里，穿上大衣，蒙上头巾。外边风雪正狂，老板提着灯笼正在等她。旅馆里的年轻人也穿上雪鞋跑了出来。冈部贞枝用围巾包住脸走了出来。冷风冻结了她头发上的水珠；温

泉泡热了的脸刺骨地作疼。老板用灯笼照亮了拐杖的痕迹。那小小的洞，就要被雪埋上了。快，快！小洞洞向左拐，又笔直地接连下去。前边就是湖。狂风卷起她的衣襟，树梢在狂呼，电线在怒吼。

昨天夜晚，中原宏默默地拥抱了她。说不定那便是对她的告别式呀！她在猛烈的抚爱中喘不上气来。意志呀，感情呀，理性呀，一切都不存在了。紧接着，神经痛发作起来，好象对中原宏复仇一般地折磨着他。至今，贞枝的身上还残留着情意缠绵的余韵，而人却失踪了。又是恨，又是气，折磨着一个被抛弃了的肉体。

漆黑的路走到头了，眼前闪现出一面湖。在结冰的湖面上，飞雪形成白色的花纹从左向右吹去。看不见一点灯光。在毫无生气的一片昏暗里，只有风雪在飘舞。

“这可上哪儿去找呢？”快五十岁的老板穿着厚工作服站在岸上向远方巡视。他肩头上已积起一层白雪了。

到这儿，拐杖的痕迹消失了。然而，近处又没有拐弯的路。冰上有许多小道，是不是到那儿去了呢？贞枝默默地走向昏黑的湖面。刚刚降落的雪并没有拄拐的痕迹。但是，那只左脚留下浅浅的一行脚印，好象是他……

“老板！在这儿，在这儿哪！”

但是，顺着这条道能走到哪里去呢？贞枝的头发结冰了，嘴唇也冻僵了，前额却象开了锅似地流着热汗。她摘下披肩来用手拿着。眼前是无边的黑暗，她就奔向那黑暗中去。他们刚来到这个温泉的时候，曾经遇见一伙人抬着一个溺水学生的尸体走过去。那时的情景象幻灯似地又出现在眼前。

“危险呀，太太！危险！这可不行。对面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水，冰很薄。前几天还淹死一个人哪。”老板在后边喊道。

可是，危险的地方才非去看看不可呢。趁中原宏没死，好捞他出来呀。贞枝在脚下拾到一顶黑色的帽子，已经沾满了雪。

“哎呀，这是他的呀！老板，他是从这儿走的呀！”

老板拉住她的手。

“去不得呀！不行！再往前走，就要掉下去啦！不行，掉进去可就没救啦……”

贞枝伏在被攥住的胳臂上抽泣起来。边哭边盯着黑暗中的暴风雪，但是什么也看不见。脚下的冰发出尖厉的声响裂开了一道缝。老板把她的胳臂挎在自己的胳臂上，硬把她拉了回来。灯笼里昏黄的微光在风中摇曳，象个幽灵在漆黑的湖面上徘徊似的。

在旅店的吵嚷声中，高木威夫碰见了佐佐木史子。史子就站在冷风劲吹的门厅地板上，介绍了中原宏的惨死。高木威夫听说一个缺腿人跑到冰湖上去寻死，感到一阵恐怖；同时，也感到非常的愤怒。所以恐怖，是觉得和自己同样心事、同样遭遇的男人先走了一步。他仿佛觉得是自己去寻死，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又由另一个自己在旁观。他想：站在这里的我，是我的躯壳；而真正的我，不是正在冰湖上彷徨吗？

高木威夫从如此的精神错乱中稍稍冷静下来，又从心灵深处升起愤怒之情。战败的伤员今天没有活路了，这成何体统！自杀等于败阵。残废军人愈是遭到社会上的白眼，就愈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反抗这个无情的世界，为了对这个寡廉鲜耻的社会复仇，非要活下去不可。活下去，把伤痕暴露在人们的眼前；叫那些想忘掉战争的人们活生生地想起战争来。首先，要在佐佐木史子的面前一次次地抛头露面。她说什么要忘掉战争。

她有忘掉的权利吗？想忘也忘不了！不能叫她忘！我要永远永远地活下去，非叫她永远回忆起战争来才行。回忆起这些，世上的人们是痛苦的，而那痛苦，正是史子拒绝承担义务、推卸责任的自我谴责。

我不能死！

就是失业、穿街走巷地去讨饭，也要展览我独臂的身影，叫人们想起那场永远不能忘记的战争。对于那些装作与战争毫无关系、生活得安安稳稳的人们，要叫他们好好地反省！

高木威夫躺在冰冷的床上，决心活下去了。一想到活下去是多么痛苦，死亡是多么快乐，他流下了眼泪。必须认真想想：以史子和有关的人们为敌，从明天起，怎样生活下去才好。窗外的暴风雪依然疯狂地刮着。不久，听见老板回到门旁，在高声地谈论："找不到中原宏啦！一定是沉到暴风雪中的湖底去罗……"高木想起了菲律宾战场，觉得那单调的战斗生活，比这窒息般的日日夜夜倒要好得多。眼下自己的生命与心灵之间的斗争，比挨了炮轰，更叫人痛苦万分。

贞枝彻夜伤心地叹着气哭泣。佐佐木史子在贞枝的房间里倚靠在火炉旁，失神地听着贞枝不住地叹息。她忽然害怕起来，是不是高木威夫也会干出和中原宏同样的事呢？史子现在有了一种胜利感。冈部贞枝的幸福究竟不是真的，不过是在某个不稳定的立脚点上贪图短暂而又冒险的欢乐罢了。……想着想着，史子又产生一种失败感。贞枝伤心，是献身的，盲目的。如此孤独，如此忘我的姿态，说不定正是女性的理想。贞枝并不把史子放在眼里，只管独自尽情地沉湎于悲哀和叹息之中。史子则完全是一个局外人，对贞枝丝毫也不寄予同情。相反，她感

到自己很孤独，连想依靠鹤田的那颗寂寞的心，今天都觉得十分丑陋了。

天亮以后，警察与旅店的人一起从河上弄来一条小船，冈部贞枝也蜷缩在船头，一双空洞的眼睛盯着黑沉沉的湖底。竹竿上按了个抓钩，下到湖底打捞。还撒了网，可是连个影子也不见。湖上的暴风雪已经停了，冬天的太阳放出了光辉。远处有滑冰人的黑影，象些水鳖虫似的荡来荡去。

"唉，若是运气好，两三天就能漂上来。一般不到解冻期是发现不了的呀！"一位渔翁打扮的老人自言自语地唠叨着。冈部贞枝呆呆地听着，好象说的是与自己无关的人。

环抱着冰湖的四周群山，白茫茫的一片。这是冬天里罕见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一派和平的景象。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依然恬静、优美。然而就在这里，一个残废人跳进冰下，结束了自己劫后渺小的余生。一个女人的爱情，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驱除他心中的绝望。于是，绝望遍地皆是。怎样才能从这绝望中吸取新生的力量呢？……

人们在冰层下发现了一根拐杖。但是那里水太深，没有办法把尸体打捞上来。中午，搜索的小船也靠岸了。

那以后，冈部贞枝一次也没有哭过。她神情自若地回到旅馆，整理一下衣服，把手伸到火炉上去烤。

闲得无聊，她巡视了一下房间，可是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

"今后怎么办？"佐佐木史子试探地问。

"坐三点半的火车回去。"

"回去？今后哪？……"

"不知道。暂时不想干什么。想稍稍休息一下。"

“没有快乐啦！”史子的话有些冷酷。然而，贞枝却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可也没有什么痛苦！”

“你有过痛苦吗？”

“这还用说吗？你是不了解呀！因为你要求太高。……总而言之，我是和中原宏没有缘分哪！”

只用“没有缘分”这么一句古老的话就结束这一段姻缘，说明这个女人心地太单纯。也许正因为单纯，她才每天都快乐、爽朗地活了下来，过度操劳也毫不在乎地熬过来了。

“太任性啦！”贞枝说。依她看，中原宏的死，是他的任性，是固执。听那口气，好象是在对中原宏发火。

贞枝悠闲地洗了个澡，整理一下衣服，收拾一下身边的物品，便走出了旅馆。佐佐木史子送她去车站。下午天又阴了，风很冷。在结冰的坡道上，她们俩并肩走着。

高木威夫坐在车站候车室里。他也刚刚退了房间，决定回家去。他怀里还藏着一把长船匕首。然而，更重要的已经不是砍掉女人的胳臂，而是自己怎样活下去，这成了个大问题。他站起来和冈部贞枝打过招呼，便对史子说：

“你还在这儿？”

“嗯！再住两天。”史子冷冰冰地回答了一句。

史子在检票口告别了贞枝。

黄昏后的火车空位子很多，这就更显得冷清。高木和贞枝面对面地坐下，他把下颏缩在大衣领子里。火车穿山越岭，缓缓地前进。

“昨天晚上太意外，我很同情您的不幸。”高木述说着自己的惋惜。与其说是惋惜，不如说是透露出自己的悲伤。

“谢谢您……我尽心尽力地安慰他，鼓励他。可是他太懦弱，被自己的不幸压垮啦。真是个可怜的人哪！”

话说得很冷静；不，很客观。与其说她想的是自己的不幸，莫如说是丈夫的不幸。听起来，仿佛是在说：她本人只不过是一直操劳没有得到酬谢而已，谈不上什么不幸。她总是这样的坚强，从来不泄气。如同油排斥水一样，她把临头的大祸排除，自有不受沾染的力量。后来她情绪有点沮丧，说：

“佐佐木先生多刚强，我真羡慕。不过那么办好吗？”

“她从前就是那样的女人。”高木伤感地转过脸去，望着窗外。

他左手伸到衣袋里，掏出香烟来。贞枝看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心想：一只手，这太不容易了。高木又拿出火柴来，刚想在膝盖上擦着，贞枝不由得伸出手去，替他擦着了。

“不方便吧！”

“不，已经习惯啦。”

不习惯行吗？今后，这样不自由的生活还要连续过上二十年、三十年呢。那漫长的岁月，该是何等地艰苦啊，他不是不知道。沉到湖水的冰下去，这并不怎么难。虽然不难，但又不甘心那么懦弱，必须坚持下去……然而，只有咬牙坚持才能活下去，懦弱就活不成，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悲哀的吗？能做个懦夫的，反倒幸福了。高木一边眺望着窗外的飞雪，一边擦着眼角上的泪。

冈部贞枝从手提兜里拿出一个红苹果，聚精会神地削皮，切成四片，然后拿一片苹果，递在高木的手里请他吃。这也许是她长久以来的习惯吧！也许是她的本能。几天以前，她也是在火车上和中原宏对坐，削苹果递给中原宏吃的。现在，她的动作一如从前，只是对象不同了。她仅仅掉了一两滴眼泪。然而，在痛

苦回忆的深处，也并不是没有意外的欢乐。她就是为了做护理员才来到人间的。把一个行动不便的男人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下，按照自己的意愿服侍他，照看他，以此得到满足。如同在花园里撒种、浇水、施肥，要它开出自己心爱的花。贞枝为自己在男人身上所经营的园艺所陶醉。这个男人是中原宏也好，是高木也好，全都一样。她是过着自己的生活。这个女人也许永远没有和任何人心心相印的那一天。高木威夫感慨与伤心的结果，心已经凉透了，可是由于贞枝的亲切关怀，竟也感到了温暖、柔情和恬静。

黄昏逼近了车窗；车站亮起了灯火。

暮色降临的冰湖上，佐佐木史子在独自滑冰。风又夹杂着雪粉，吹得四周环绕着的群山扑朔迷离。只是湖对面有点点的灯火。史子的蓝色头巾飘在身后，画了个大圆弧在不停地滑着。今天鹤田到旅店去过，谈罢昨天夜里的事，史子就催他回去了。

今晚或是明朝，还会见到鹤田的面吧！不过，在这之前，她觉得有必要再问一遍自己的心。她对鹤田的爱情，说不定只是为了摆脱高木，或者是一种手段吧？不肯爱高木的心情，仅仅是想逃避战争回忆，仅此而已吗？仅仅是因为高木缺了一只胳膊吗？不过，到了已经彻底决裂的今天，她想再一次冷静地分析一下自己和高木的关系了。

冰上落着雪，落下的雪又在风中飞舞。宽阔的冰湖上冷凄凄，夜里的寒风刺骨。昨天夜里一个男人就沉在这冰下。是个不相干的人，也是个可怜的残废者。史子对躺在冰下的中原宏的灵魂，表示了少许的轻蔑、较多的激动和由衷的哀悼。她想弹钢

琴，为了安慰自己的孤独，一定要弹钢琴。她很想忘掉一切，让自己沉浸在音乐声中。“回旅店吧！”她这样想着，便在黑夜的冰面上拖了一条长线滑了过去。

红颜似火，热汗如流。她那带着忧虑的脸变得十分明亮。美极了！

于 雷 译

骄矜的三代人

几乎在一个世纪里，这幢祖孙三代住旧了的乡村风味的大宅，始终被一种郁闷的气氛笼罩着，就象是不断能听见祖先的灵魂在屋子里转游的脚步声似的。尤其是到了秋末，房舍周围搭起了阻雪篱①，直到第二年四月的化雪期为止的半年里，昏暗的房间、走廊以及库房就更显得沉闷了。那间宽敞而又充满阴森气息的内客厅里，阴冷的地板前围着金屏风，屏风上绘着的两个着古装的老人清晰可见。撇着的嘴唇、锐利的目光，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于是，在这屋子里去世的祖父和父亲的庄严姿态重又唤起了策太郎的幻觉。

这幢房子里住着久原一家三代，他们以放债和出租土地为业，因此在地方上颇有势力。十二张铺席大的前客厅里，祖父端坐在火炉前，他的左手象往常一样揣在怀里，右手拿着烟袋朝撇着的嘴唇上一搁，目光锐利地扫视着空无一人的屋子。这副神态如同内屋屏风上绘着的老人那样，显得那么清高孤傲、镇定自若，让人感到威严得难以接近。他那冷冰冰的样子，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是一个有妻室的男人。他的妻子是在低一阶梯的饭厅、铺着木板的大厨房和卧室里度过她一生的。她从未享有过一次与丈夫同桌共餐的荣幸。尽管如此，她在外人面前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大户人家主妇的尊严。也就是说，这里极好地保持着那种封建的、有产阶级的家庭形式。

祖父故世后，藤吉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同时，也把他的生活习惯继承了下来。繁琐的葬礼全部结束之后，藤吉回到家中便坐在父亲留下的坐垫儿上，抽起了旱烟。母亲在一边重新打量着儿子的脸和神态，觉得他简直象她丈夫再现了似的，不由得感到恐惧起来。

"你这副样子就象是你爸爸起死回生了一样，真叫人害怕。"

这里的一切就象是这家主人的角色由两个演员轮流地在前客厅里扮演似的，连那些细小的生活习惯都没有因为祖父的死而发生变化。在藤吉的一生中，同样也没有让妻子享受过一次与自己同桌共餐的荣幸。他继承了祖父在家族和邻居们面前摆出的那种傲岸的态度。除此之外，他不想考虑是否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只是他的死与祖父有所不同。他是因为嗜好饮酒美食而患上了胃癌，在东京的一家医院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要死在祖父去世的那间屋子里，他才回到了家。祖父死的时候，枕边也曾放过的这面金屏风，屏风上绘着的那两位老人此刻会产生这样的幻想：藤吉一死，他作为"祖先的肖像"也就塑造完毕了。

"长子必须接受高等教育，次子读到中学即可。"

在明治末期那个最尊重学问的时代，有一种趋势——只要有学问是很容易出人头地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激起了藤吉的野心，要想通过自己的长子来实现他出人头地的愿望。按照父亲的意愿，长子策太郎到仙台上了高等学校②。这件事在小小的乡镇上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话题，也使藤吉更加傲气十

---

① 用稻草、席子、板块等围在房舍或植物周围的阻雪设备。

② 明治、大正时代的高等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大专或大学预科班。

足了。“我让儿子接受高等教育！”

策太郎生来就具备了同父亲和祖父一样的自傲天性，这种自傲的天性也许都是无谓的东西。拥有相当的土地、财产，加上他的小聪明，以及祖父传下来的传统性格合在一起，就促成了策太郎的这种自傲。

他离开了严厉而又古板的父亲身边，住进了学校的宿舍。那时，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久就开始放荡起来。再说放荡也是这个家族祖传的嗜好。又因为在宿舍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支撑他那无谓的自傲，他就拉着朋友去挥霍金钱，以此来维持他的优越感。实际上，正是祖先的血在操纵着他、在引导着他去放荡。

藤吉毕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觉察到了。整整两年，他对策太郎的行为一直持默认的态度，第三年才下了决心。他不得不担心由于财产减少，致使生活习惯发生变化的问题，他的命令是极其简单的：

“我决定不要你再上学了，回来吧。”

藤吉打消了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使策太郎出人头地的念头。满腹牢骚、却又无可奈何的策太郎回到了家中，父亲没有格外训斥他，只是径直把他带到饭厅的楼上。不久，父亲又随意地定下了他的婚事，事前根本就没有征求过策太郎的意见。

“长子的媳妇要由父母定，次子可以自己找。”

其实，这种做法并非藤吉一个人的意见，他自己的妻子也是由其父母选定后强加给他的。对次子以下不寄任何希望也不过是祖父传下来的思想而已。藤吉象父亲那样坐在前客厅的火炉前，但他只是在代替祖父发号施令。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为了完好地填补祖父和孙子之间的空白时代而度过的无所作为的时

间，是为了不让祖父的习惯周转停止而作的惯性运动。

策太郎结婚后的第三年，弟弟怜二自己找对象成了家。父亲藤吉便分给次子怜二四分之一的家产，任其所为，让他住到别处去了。这样，怜二选择的职业虽则规模较小，但同样也是出租土地和贷款。

首先，从成长过程来看，这个家第三代的继承人策太郎同父亲和祖父是有所不同的。明治末期，西欧、美国的文化和思想一直渗透到日本东北的乡镇，策太郎又曾在仙台的城市里生活了两年，度过了他那活泼、奔放的学生时代。他深知人世间应当尊重自由，但是他又必须同一个没有和他谈过恋爱的女子结婚。他也没同妻子一起同过餐，这一方面是他家的传统，同时也是因为他不爱妻子的缘故。

在父亲的监视下，策太郎独自趴在饭厅的楼上玩纸牌，他曾几次为改革这个家庭、改变生活方式而冥思苦索。这些都是父亲和祖父未曾体验过的苦楚，但也是他应当承担的不幸。

第一，必须砸烂这个封建的大家庭。这个家庭被有产阶级的忧郁和祖父在世时就有的那种陈旧发霉的空气所笼罩着。传统的沉闷空气和那令人窒息的旧习惯势力的污泥浊水到处泛滥。要改革，就必须先清理所有的家业和土地，然后上仙台，再同节子离婚，进行新的恋爱。他的妻子节子毕业于女子学校，相貌俊俏、性情温顺。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在结婚前没有同策太郎谈过恋爱，在丈夫所立志进行的改革实施之前，她嫁过来本身就是错误的。

策太郎二十六岁那年，父亲藤吉离开了人间。于是，策太郎充满自信地来到客厅的火炉前，一屁股坐在父亲留下的坐垫儿

上，高高地耸起了肩膀。“好，改革！”

这时，那间和后门相通的宽大而潮湿的土间①里，响起了沙沙的草鞋声。不一会儿，一张干瘦的农民的脸出现在门框边。

“啊，您在家呀。前些日子，大老爷您家遭到了不幸，我也没来向您致哀。本来早就想来交的，不知怎么搞的，一拖拖到现在，真对不起，请多多宽恕。今天只有这么点……”

策太郎根本就没用心听他唠叨，两眼望着天花板，露出一副明显不高兴的表情说道：

“拿了多少来？”

“哎，现在只有三袋……”

这次，策太郎朝着饭厅怒气冲冲地嚷道：

“节子，帐本！”

妻子从隔壁房间拿来了砚台和那本父亲留下来的帐本，一并放在他的面前，妻子的动作同婆婆拿给公公时的动作完全一样。

“黑川在吗？把他给我找来。”

妻子走出厨房去唤那个打杂的黑川。交租米的老人走了之后，母亲在饭厅的火炉边对儿子说：

“你这个样子跟你父亲简直是一模一样，身材、语气连声音都象，真可怕。”

“开什么玩笑，我同父亲不一样。”他愤愤地说道。

母亲却笑了笑回答说：

“自己当然是不知道的喽！不同的只是父亲抽旱烟，你抽卷

① 日本式房屋中不铺地板的房间。

烟。”

连母亲这种带有台词色彩的话语都同祖父去世后，祖母对藤吉说的那些完全一样。再过不了多久，母亲故世后，节子也会变得和母亲一样的吧。好象这里生活着的不是人，而是一种习惯。但是，保持这种习惯去生活对策太郎来讲却是一种很容易的生活方法。

“只要母亲还活着，就只能这么生活。”

改革的事就这么一拖再拖，白白送走了一天又一天。而且，处在这个家主人的地位上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要在世人面前继续保持优越感，旧的传统习惯是多么重要、多么有力。他一直想要抛弃祖父、父亲遗留下来的家业和习惯，但他却没有考虑过要抛弃同样是祖先传下来的无谓的自傲。出租土地和放债是不损伤他这种自傲的最佳职业。他可以象王侯一样放大嗓门，趾高气扬地说话。

“我不向任何人低头！”

其实，这不过是父亲和祖父重复过多次的老话而已。策太郎把破旧的专供出租的屋子拆除、整平土地，造了一个网球场。这与其说是为了忘却母亲在世、不能改革所带来的烦恼，不如说是为了重温在仙台的那段悠然自得而又放荡的学生生活。他的网球对手是两、三个小学教师和弟弟怜二，他们中没人能赢过他，他为自己的球艺感到满足。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下午他都是在网球场上度过的，唯有此时此刻，他才感到自己充满了活力，是自由的，解放的。

这时，打杂的黑川拖着那条瘸了的左腿，从那同路边隔开的木栅栏处走了过来。

“老爷，新町八木的头目来了。”

“什么事？”

“他还要向您借一点。”黑川压低嗓门说道。

“叫他晚上来！”

他生气地回到球场上，高高地挺起身子，用力发了一球。

“现在嘛，你到荒神町去，叫怜二马上来。”

住在荒神町的弟弟一般三天才来一次网球场。母亲告诉策太郎，贷款的期限一到，怜二就要忙着去催债，空暇之时，还要忍着粪臭的熏蒸到那些出租的水田旱地里去查看。策太郎听了轻蔑地把嘴一撇：

“这家伙没出息，生意人的料！”

可是话又说回来，怜二的网球技术是仅次于策太郎的，所以作为双打时的搭档，他不能放了弟弟。那次，他俩参加县秋季网球大会，获得了优胜，兄弟俩捧着奖杯的照片还上了地方的报纸。那时，策太郎感到家中的沉闷空气、祖父在世以来的郁闷气氛全都烟消云散了，心里亮堂堂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使他取得成功的正是这种传统的有闲生活方式。

网球玩腻了，他又把旱地边的土地整修一番，造了个约有二十八米长的靶场。他认为弓箭术是一种最适合大户人家主人的娱乐活动，是闲适和高尚的，是那些具有士族传统的小圈子里的人才能从事的娱乐活动。为此，他感到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到了下午，他疲倦地打了个哈欠，朝饭厅喊道：

“黑川在吗？”

“哎，在里面哪。”节子一边起身，一边答道。

“让他把靶子给我拿来。”

待他回到里屋，把和服裙裤、草鞋穿戴整齐，走到田里的时候，黑川已经在那儿的楝树下铺好草席，备好了两张弓。

“使那个金靶①。”

他一边接过弓，一边吩咐黑川。前方放着一个七寸和一个八寸的靶。

“这么大的不行。”

黑川把准备好的两寸金靶从包袱里取出来，拖着瘸腿，慌忙跑去换靶。这时，在靶场栅栏外的行人都驻足观看了起来。策太郎的倨傲心理使他感到十分紧张。不一会儿，他搭上了一支优质的翎毛箭。

“给我看着！”

“哎。”黑川绕到前面，一直瞅着他的姿势。虽说黑川是个瘸子，但弓术倒是不错的。策太郎张弓射箭后，仍然保持着“大”字般的射箭姿势对黑川说：

“怎么样？”

“张弓的手那一边肩膀最好再……”

“往上一点吗？好，这次注意一下。”

“也许这张弓太紧了点，上次修了以后变紧了。”

“嗯，好象是有点费劲。”

然后，他松了口气又说：

“到荒神町去一趟吧，叫怜二来射箭。”

有一天，他正瞄着靶，正好怜二走了过来。他就问怜二：

“上哪儿去了？”

“到停车场前去了一下。”

“又是去催债吗？”

“是啊，欠了好多呢！”

---

① 一种较小的靶，纸上画成金色，直径九毫米。

“真丢人！”

“话是这么说，可我同哥哥不一样啊。我资本少，不亲自去催催的话，资金周转就困难了，我也并不愿意上门去催啊！”

“你就不可以雇个人去干吗？”

“这样的话，我又要多出一份工钱了。”

连这些都要计较，策太郎觉得弟弟真是商人气十足，令人可鄙。

一个大户人家出生的男子汉为了那么点债务，夹着个帐簿到处转，真是太不体面了。“士不饮盗泉之水”的精神还是要的。策太郎想对弟弟说：要知道羞耻！他觉得有这样的弟弟，简直是自己的耻辱。策太郎是因为对家庭不满，才对工作持冷漠的态度，他认为对工作持冷漠的态度正是一个大人物所必须具备的自傲。

于是，放债的兄弟俩在那浓绿繁茂的楝树下，默默地张弓射起箭来。

有一年夏天，一位贵客到东北去视察，途经这个小镇。借此机会，请他观看了县的武术比赛。弓术高手均选自大批普通选手之中，策太郎和弟弟也通过预选，荣获竞射权。他们参加了百米远射，还有古代传下来的火箭。在策太郎的一生中，恐怕再也没有比竞射归来时更能使他感到巨大的满足了。那些网球朋友、射箭伙伴们都围坐在他前面，听他讲述当时的情形。他端端正正地坐着，两手放在膝盖上，煞有介事地叙述着他的荣誉。

“我射火箭的时候，那个客人走到了我的面前。我就这么放下弓，两脚并拢向他致意。他对我微笑了一下，让我射。”

他每讲一次射箭的事，总要重复一遍他一生中的那一时刻。

各村的秋收都已结束，秋天也快过去一半了，患心脏病的母亲一下子死了。母亲的死对策太郎来讲并非一件十分悲伤的事。他家的旧习惯似乎从来也不对女性表示爱的，也许是因为这样的惯例，不知从何时起，最后竟变得对爱情麻木的程度。

“好，改革！”策太郎感到他所期待的那天终于到来了。

冰凉的雨水不断地倾注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上，高野松的树丛中不时响起栗耳短脚鹎那尖厉的叫声，空无一人的屋子已不再是寂静，而是充斥着一种忧郁的空虚气氛。

这个地方下起秋雨来特别的冷，策太郎点着了客厅里的地炉，一屁股坐了下来。从哪儿着手改革呢？直到这时候，他才突然感到必须醒悟了。因为要改革的话，如何来处置压在肩上八年的懒散的习惯势力呢？从前是借口母亲还在世，改革的事耽误了下来。这次他又想寻找别的托词，他的懒散情绪实在是根深蒂固。

他已经三十一岁了。清理家产，往仙台一走了之固然容易，但以后又靠什么来谋生呢？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一点也正说明了他的改革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近似空想的东西。

“都三十一岁了，以后还能再找什么工作呢？”

这么一个微弱的理由使他找到了勉强为自己辩解的口实。

而且，八年来的悠闲生活，使他周围聚集了十来个与这种生活相适应的伙伴。其中有镇上的头面人物，放债的小地主，不务正业的酒色之徒，木匠师傅，还有纸箱工场的老板。每天晚上，他们轮流到策太郎家来，陪他玩乐。结果，这些人就成了他赖以自傲的重要支柱。策太郎从心里是瞧不起这伙人的，可晚上没有

人来同他聊天，他又会感到寂寞难忍，他会让瘸子黑川去叫一个来。

“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般的道理要比你们懂，照我说的去做，准保没错。”

象这样的夸夸其谈竟也能被他那些朋友们接受，倘若去了仙台，有谁会这样顺从他、支持他呢？策太郎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才找出不可能改革的理由，以此来挽留自己、说服自己。其实，过分自傲的本身就是一种保守的东西，维持现状是保持自傲的必要条件。

他的妻子节子——早就该同她离异，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围着锅台转了八年，幸亏有了她，这个家的传统习惯才得以保持下去。她成天忙于家务活，而且死板得如同机器一般，她从不想去改革一下以往的干活方法。她干起祖母、婆婆传下来的家务活，简直就象是祖母在干一般，没有丝毫的差异。

初夏时节，她腌好一斗五升的梅干，使厨房里散发出紫苏的香味。盛夏一到，又要用黄瓜和菜瓜做酒糟酱瓜。到了秋末，就用芥末腌茄子，冬季来临，屋檐下又晾满了萝卜，用米糠腌上三桶咸萝卜。过年的时候，还要做酒糟叉牙鱼、用曲子腌扁萝卜、用小米腌制鲦鱼，还有腌白菜、酱萝卜、酱紫苏果，从厨房到腌菜的小屋，到处都摆满了这些腌菜腌果。

她天不亮就起来干活，而策太郎要睡到正午才起身。他一起来，节子就要开始提心吊胆了。

“节子。”

“哎。”

“把黑川叫来……”

“节子。”

“哎。”

“把衣服拿来。”

“要出去吗？”

“不管什么衣服都行，快拿来。”

“节子。”

“哎。”

“拿酒来，还有棋盘。”

“节子。”

“哎。”

“拿烟来。”

“啊？”

“香烟。”

他喝酒一直要喝到半夜一点多才睡。在这段时间内，节子就坐在隔壁饭厅的地炉边，弯着身子，双颊通红。让女佣先睡下后，她就面对着扎花老人带着无可奈何的微笑，悲戚地喃喃自语。

“有时候我也曾想过，活着为了什么呢？生活中没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话虽这么说，但是她一定会这么活到她生命终止的那天。婆婆和祖母也曾这么无数次地埋怨过，可她们还是这么活到了最后。只是她现在还有一桩心事：

“连个孩子也没有啊！”

那个扎纸花的是个六十五、六岁的白胡子老人，他教别人扎花，也卖一些自己扎的花。自从上一辈藤吉的妻子把他当作一个熟悉的常客以来，他就象候鸟一样，春、秋两季总要到这里来住上两、三个月，每次也不知他从何而来。他睡在仓库的楼上。老人一边听着节子那些凄凉的怨言，一边把策太郎抽剩下的烟

装进烟袋里抽着，那双布满皱纹的手灵巧地扎着菖蒲和梅花。他那慈祥的微笑表明老人以他饱经风霜的经历，体会到藤吉太太和节子的相同的怨言中，有着某种悲哀、凄楚的动人之处。

“行啦，行啦，别这么说了。为什么活着都一样，都一样的。”

这时，隔壁房里突然传来了喊声。

“节子！”

“哎。”

“拿酒来。”

她没有必要从扎花老人那儿得到安慰，象她这样的女人一辈子都在逆来顺受。她娘家的母亲、祖母也是这么过来的。这是残留在东北地区的一种封建家庭形式，也是有产阶级家庭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忧郁。老人回到了老鼠到处乱蹿的仓库楼上，策太郎走进那间由二个孤傲的老人严厉监督了一世纪的里屋，躺下了。节子这才起身，伸伸疲惫的腰板，熄灭各个屋的灯，悄悄地到丈夫的身旁睡下。

策太郎在黑暗中听着妻子脱衣的声音，不禁想到：她跟着我已经八年了，也吃了不少苦，尽管自己对她不中意，但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同她离婚。因为那决不会是一件令人称道的事，一想到人们会在背后说三道四就觉得够讨厌的。这样，他才找到了一个使自己能解脱的借口，放弃了多年的离婚计划。他嗵地一下背过身去，不一会儿就发出了阵阵颇响的醉醺醺的鼾声。

漫长的冬天来临了。晴朗的秋季一过，阴冷的天气便接踵而来，北边的天空中出现了可怕的灰色阴云。一天下午，忽然飘下两、三片白雪，第二天早上，地上就积起了一尺多厚的雪，这是

底雪，以后眼看着越积越厚，竟积到了三五尺厚。而且，一直要到明年春天才能融化。与此相同，策太郎的生活也将进入一个无所事事的冬眠期。

雪越下越大，阴暗的屋子里又回复到从前的那种寂静状态。策太郎坐在外客厅里，他感到郁闷的心情又增添了一份寂寞。每天晚上，有两三个伙伴聚集在地炉边下围棋。策太郎左手拿着杯子，伸出右手拿着的火筷在一旁说：

“怎么可以这样跳？被白子切断就全军覆没了。应该立，应该立。不是那边，是上边，这里！”

客人转过身子请他来下一盘，可他却板着脸拒绝了。

“我不是对手！”

他玩够了围棋，又拿出纸牌来赌钱，一直搞到深夜。他周围的那些朋友从未赢过他，多少总是输了几个钱才回家去的。纸牌也玩厌了，他就漠然地喝起酒来，一边大谈他的见识和抱负。

“村上君月收入多少？”

“纯利平均大约有一百二十元左右吧。”

“唔，山田君呢？”

“我吗？大概有一百五十来元吧。但是我讨厌孩子，所以不存钱。”

“没有必要存钱！”策太郎撇着嘴唇，挤出这句凶狠的话。

“你们是怎么想的，怎样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人？总理大臣？陆军大将？三井？三菱？还是农民？”

“那当然是总理大臣最伟大喽。”

“还有陆军大将兼总理大臣的呢，那样的人才最伟大。”

“最伟大的是神！”

策太郎象是要制止这无聊的争论似地下了个结论。

“告诉你们，最伟大的是能赚钱又能花钱的人。”

“嗯……那是为什么？”

“不懂吗？一个食不果腹的人再怎么威风也没有用，把赚来的钱存起来，一味地乐在其中的家伙也是无能。怎么样，懂了吗？伟大人物决不能是个穷鬼，赚了钱，老把它存起来也是毫无用处。能赚又能花的人才是最伟大的。对吗？”

对他这种不完整的理论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他的伙伴尽是些在他的蛮横态度面前，既没有反对意见、也不会生气的人，他们是为了维持他的骄矜而聚集在他周围的。而策太郎则认为他们全是些没出息的男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他又陷入一种新的寂寞之中。

一天晚上，弟弟怜二来了。他那件长和服外套的肩上积了一层白雪。

“说实在的，哥哥，这次我想搞一家清凉饮料公司。”

这天晚上没有客人。哥哥坐在火炉旁独自喝着酒，脸扭向一边，他根本不想回答弟弟的话。但弟弟却毫不介意，兴致勃勃地作着说明。

“说是公司，其实也只是我个人经营，只雇十来个工人。场地问题嘛，把后面那块旱田整修一下，弄它五十几个平方米的地方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我家那口井的水质不错，昨天借来一架抽水泵试抽了一下，想看看能连续抽多少时间。抽三十分钟，停三十分钟，也就是说，每小时抽一千八百立升，这样一直持续到今天傍晚，水质始终不变，很有希望啊！更重要的是这个镇上还没有这样的公司，大家都是花运费搞来清凉饮料的。所以，我想这样至少可以独揽这个镇上的需求量。我发现了一笔不错的买卖呢，打算开春后就干。”

"你是说清凉饮料水吗？那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柠檬水和汽水呀。"

"哼！"哥哥扭过脸去嘲笑道。可弟弟还是满不在乎地在一边说着。

"当然，这些东西一般只是在夏季的时候才需要，但就是这样的话，估计也会有相当的收入。秋冬两季可暂时关闭工场。……这个资本嘛，简易工场、机械设备、瓶子这些东西都是固定的，另外的人事费、药品、原料、箱子费、广告费这些消耗费用粗略估计一下，有五千元的话，也就足够大干一番的了。这是同内行商量后得出的结论。然后，我们又对镇上一个夏天的需求量作了调查，柠檬水约一万瓶，汽水基本上也是这个数。这样，除去广告费、原料费及其他经费，柠檬水每瓶能净赚二分钱，汽水也能净赚五分钱。因此，就是这样的利润，如果独揽了镇上的需求量，一个夏天也能赚它七百元，这还是起码的估计。况且其他镇上也需要，每瓶的利润还可以提高呢。"

"所以要我为你筹一笔款子吗？"

"嗯，就是为这事来同你商量的。合资也行，贷款也行。我手上能拿出三千元，还差两千元。"

"很抱歉。"哥哥冷冷地拒绝道。

"为什么？"

"即使落魄了，我久原策太郎也不想去搞什么饮料店。要干的话，你自己去干吧。"

虽然遭到了哥哥这样的奚落，弟弟还是反复耐心地请求哥哥资助。最后，策太郎说了声：

"不要再谈这些了。"便走进里屋，再也没有露面。

这年冬天，策太郎曾考虑把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恋爱结婚作为自己的理想，其实那也只是他从学生生活中得来的理论而已。恋爱对他来说已变得十分困难，因为他已经完全习惯于高傲地轻视女人。他所选择的对象是镇上一个叫千代若的艺妓。所以，他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做些有失身份的事。

这个女人象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年近三十。她那种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她变得精明而又任性。她有个孩子，寄养在她的养母那里。她好喝酒，喝醉了就对着策太郎发牢骚、哭闹，哭完了又说些任性的话，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

暴风雪的夜晚，在那家密室似的饭馆里屋，被炉① 上放上一块板，他俩喝起了酒。那个艺妓喝醉了酒躺倒在策太郎的膝边，策太郎扶起她的肩膀说道："喂！难受吗？给你喝点水吧？"他显出一副很快活的样子。千代若那长着漂亮眉毛的眼眶都醉红了，脖颈上掉了脂粉的地方可以看得见几滴酒迹。此时，策太郎不仅不嫌脏，甚至为此而陶醉，他觉得自己这种放荡的行为是一种愉快的精神解放，就象是找到了生活的动力一样。他拍了拍手，不见女招待来，为了这个女人，他只好自己起身去取水。从套窗缝隙里吹进来的雪花在走廊上形成了一条白道道。策太郎来到厨房，问那个在打瞌睡的女招待要杯水，女招待揭开缸盖，用水舀子咔嚓咔嚓搅碎上面的一层薄冰，然后舀出水来。

策太郎回到屋里，扶起千代若，把水递给她喝。她摇晃着脑袋，睁开眼睛。

"喔，真冷！牙齿都快冻住了。"

"我说，千代若……"他在千代若面前坐下，拉着她的两只

---

① 一种日本式住宅中取暖用的暖炉。

手。

“怎么样，我来照顾你，咱们一起过吧？”

“谢谢。”她回答，因为酗酒声音显得嘶哑。“这件事我考虑了两、三天了。”

“嗯。”

“要是象我这样的女人也行的话。”

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在雪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策太郎把宿醉的眼睛眯得细细的，蹬着高脚木屐走在雪地上，心里发着无名火。

“我想干，什么都能干。我不向任何人低头，想跟我顶的就试试看。我不受任何束缚，没有必要这样。谁敢反抗，我非把他赶走不可。”

也许这是他对自己的优柔寡断而发的火，也许这是一种自卫方法，是想把在千代若面前失去的傲气在回家的当儿恢复起来。

回到家里，他仍然气呼呼的。刚进门口的土间，妻子就从里面拉开移门，吃惊地说了声：“回来啦。”他斜楞着眼睛看了看出来迎他的妻子，径直走进内客厅。随后又大吼一声：

“节子！坐在那边。”

他拉开移门，朝着通往院子的走廊走去。深深的屋檐下，只有一道黑土。对面的园林、水池、石灯笼、篱笆全被三尺厚的大雪埋没了，只是在表面隆起了象女性温柔的肌肤一般柔美的曲线。长长的冰凌从屋檐边垂下，形成一条条竖道道。从这一条条冰凌间可以望见邻家屋顶上有个男人在用锯子把雪块锯成方块，再用铲子往下扔。在一片白雪的衬托下，那个人影显得特别的黑。节子露出半个身子，坐在移门里面。她把解下的吊袖带拿

在膝上打着结。

“昨晚我在饭馆住了。”

“噢。”

“我纳妾了。”

“……”

她确实无言以对。于是，策太郎背对着她又说：

“不满意吗？”

“不。”

“嗯……你是怕我而不敢说吧？”

“不。”

“是认了吗？”

“是的。”

“因为你认了，所以我干什么你都不在乎，是吗？”

节子低垂着头，半晌没说话。策太郎开始感到一种漠然的悲哀，一种人人都避开他、给他让道的寂寞感。换句话说，他根本没被人当作一回事。于是，他猛地转过身来，心里燃起一股对妻子的怒火。妻子的眼泪簌簌地滴在拿着吊袖带的两只手上。

“我知道你心里烦躁。”妻子说。

一瞬间，他感到心里忐忑不安，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寂寞之中。他默默地背靠在柱子上。这次，他用他少有的充满爱的温柔语调俯身说道：

“你看怎么办好？”

“是否可以让我去干点什么？象怜二那样。”

“混蛋！我能去搞这种饮料店吗？”

他突然这么愤愤地说。然后噔噔地朝走廊远处走去。节子还是象原先那样坐在移门里面，绝望地呆在一边，心里感到惘然

若失。她呆呆地望着对面屋顶上那个男人在扔雪块的动作。虽然她觉得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什么家庭乐趣可言，但她还是想着要去清扫一下自家屋顶上的积雪。

早春时节，雪还积得挺厚的。策太郎为了那个女人，到远离镇上的地方去找了间整洁的屋子。为了替她辞去艺妓的事，他花了三百元应酬各方面的人，又准备了八百五十元为她赎身。眼看着就要把千代若接到妾宅了，这时他又冒出了这样的想法：娶这样的女人……在他一味迷恋于女人而产生激情的同时，又有一种逞强的心理，他不想承认自己迷上了女人。虽然，把他和千代若之间的关系称作恋爱是相当不合适的，但是策太郎认为不论这是一笔多么愚蠢的买卖，他也将不顾一切，一干到底。他所期待的并非爱情的幸福与陶醉，而是以节子为首，弟弟一家、节子一家以及社会上那帮爱嚼舌的家伙们对他的责难和反对。当他期待着这些的时候，他感到紧张，感到浑身是劲，他决心永远守着这个女人，同社会斗争。他怀着一种落魄的安心感，觉得眼前有个广阔而又崭新的世界。这是因为他青年时代所梦想的生活图景得以实现，而使他充满了欢乐。连家具都是他亲自到附近的镇上去购置的，他还故意将家具运到家里，让妻子看看。策太郎把卧室设在房子的二楼，放上一张西式的床，还搞了一间书房，他甚至还想在这儿看上几本书。他这时的心情根本不象是要上这儿来寻欢作乐的，而是打算从今往后开始一种紧张的新生活，进行一项象样的研究似的。

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未见千代若搬来。虽然，他故意疏远她，做出一副不很着急的样子，但毕竟有点不放心，便前去询问。老板娘说她在贺宴前就回老家了，说是去看看养母和孩

子，顺便同他们打个招呼，已经去了五天了，还没回来。那以后又过了三天……十天，千代若还是没有回来。让老板娘到她老家去打听后才知道，她不打算回来了。而且回答得是那么从容不迫，令人吃惊。

"真可恶，这婊子！先生，您太老实了，被她骗啦。"

没想到那老板娘也是那么镇静自若，不由得使他要怀疑她们是串通一气的。策太郎并未作进一步的追究。他明白生气也是无济于事的。还是他那骄矜的高姿态才使他体面地从这场败战中撤了出来。

第二天开始他便被空虚和无聊所困扰，终日闷闷不乐。他感到羞耻，甚至对平时领教过他淫威的妻子也不能再摆男人的架子了，他连发火的勇气也没有，就这么坐在火炉前，抽着烟。他对一切都感到乏味，陷入了深深的寂寞之中。

仔细想来，他觉得自己并非深深地爱上了那个艺妓，也很少有留恋之情，却急不可待地要抛弃传统的夫妇生活，去厮守着她，这种自傲的做法实在过于勉强。他感到自己身上的悲剧和浓重的忧郁全都一览无遗地暴露了出来，再也无法得到什么安慰了。

初春明媚的阳光洒满了大地，街上的冰雪开始消融。屋檐边的小水滴亮闪闪的，不断地滴落下来。策太郎坐在火炉前，他感到这屋子有半年没这么亮堂了，反射的阳光使屋里的各种影子一闪一闪地摇晃着，从他口中冒出的烟雾如同白色的薄雾一般在那条条光线里淡淡地飘荡着。于是，他又感到这个家更暗了。他盘腿而坐，内心极度空虚，注视着肩膀周围烟雾缭绕的光亮。这时，烟雾中有一个黑色的人影一晃，怜二从滴着水的屋檐下钻进了土间。

"哎呀，这个道可真够呛，木屐齿都陷进去了。"

“嗯，是啊。”

怜二背着光进了屋，随即掏出和服袖口袋里的烟，隔着移门对隔壁屋里的嫂子说：

“嫂子，前天给的暴腌咸菜真够味！”

“是吗？要是喜欢吃，还有着呢。”

“那太谢谢了。喂，哥哥！”他焦急地说道。

“我终于决定搞清凉饮料了。明天就在后面的地里搭建工场，还找到了好的工匠呢。从板仓甚兵卫那里借了一千元，准备投资四千元。规模虽然小了点，我想开始先这么试着干吧。板仓的利息很高，起先我还有点犹豫不决，后来让他减了八厘钱，这下大概差不多了。真够呛啊！光是地租、贷款和利息，我就有点困难，再说孩子也长大了。”

“你别提这些了。”策太郎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弟弟象泄了气的皮球，低着脑袋走近火炉边去点烟。

“是啊，你讨厌的话可以不干，但你总可以听我说说吧？”

“你想干什么，那是你的自由。可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弟弟去开柠檬水饮料店……懂了吗？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行了。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作为哥哥我总是有点遗憾的……记住这一点！”

其实，在策太郎这一番话语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羡慕怜二的心情。他被那无法逃脱的历经三代之久的骄矜所束缚，为陷入这个家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苦恼，而他的弟弟——一个没去过仙台、也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因为是次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这个家的传统中挣脱出来，开办柠檬水饮料店。这是无视家庭骄矜的行为，是对长兄的强烈讽刺和反抗的表示。对此，作为哥哥却拿不出相应的正当理由，只是提出一个微弱的异议——

不希望弟弟搞柠檬水饮料店。他很气愤，因为久原一家乃堂堂武士出身，去做商人也只是从怜二开的头。

可是，在弟弟看来，放债和开柠檬水饮料店是一回事。正因为他是次子，父亲也没有对他寄予任何希望，没有给他任何权利，为此他很少傲气，也没有保守的必要。家里有两个孩子，妻子也不象嫂子节子那样受压制，平常有发言权，家庭气氛十分和睦。

怜二能够理解哥哥的心情，但他无法搞清哥哥非受这洋的束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第二天，按预定计划开始搭建工场。不久，机器运来了，工人也雇好了，这就更使策太郎不快。

怜二的妻子政子对策太郎的态度感到气愤。她原是商人出身，因此，她并不认为开饮料店是一种被人鄙视的职业。她认为，策太郎不仅不支持她丈夫的事业，还要横加阻拦，这种态度无非是憎恨弟弟事业发展的一种嫉妒行为。她甚至于把策太郎看作是丈夫的仇人，她恨策太郎生活放荡，企图纳妾，懒散成性。政子长得很漂亮，也很高傲。正因为如此，她是一个对别人恨之入骨的女人。

但实际上，怜二和策太郎弟兄两人的关系并不十分坏。怜二知道哥哥毕竟是哥哥，他还是很爱自已的。他对弟弟一味持冷漠的态度，是因为他的自傲阻碍了他对弟弟的爱，哥哥所受的束缚是值得同情的。所以，尽管策太郎瞧不起怜二的饮料店，但怜二还是常去哥哥那里串门。

一天晚上，策太郎在他的棋友面前，露骨地表现出他胜过弟弟的优越感。

“无论干什么事，我都比我弟弟强。不论是下围棋、打扑克，还是射箭、打乒乓球和网球，都不会输给他。要说学问，我还受过高等教育呢！”

于是，弟弟象孩子一般很认真地接着答道：

“扳手腕我一定能赢！”

“这算什么！我比你年长，老得快，不过还不至于会输给你。”

“那么试试看？”

“好吧……”

围观者在一旁起哄，两人借着酒劲儿在榻榻米上趴下，互相握好了手。

“胜了给我什么？”

“什么都行，把我的财产分一半给你。”

“一言为定。好，谁来给我们叫口令？”

可是眼看就要比了，两个人都一味埋怨对方胳膊肘儿弯了、手腕耍滑头、地势有利。最后，终于未决胜负，一笑了之。

春天一到，隔了一个冬天的扎花老人又悄悄回来了。仅仅相隔四个月，老人却忽然变得衰弱起来。他一边说着“大家都健康就比什么都强”，一边两手抓着门框，爬也似地进了客厅。节子便忙着给他递茶，催促女佣去打扫仓库楼上的那间小屋。对于从不出门的节子来说，只有这位老人是她的谈话对象。老人一边做着纸花，一边笑眯眯地听她诉说那些怨言，真不知给她带来了多少安慰。

老人环视了一下毫无变化的屋子，抽了一支烟，马上剧烈地咳嗽起来。

“唷，咳嗽啊，怎么啦？”

“嗯，嗯，正月开始又犯哮喘了，一直没好……”

“可真是的，烟抽多了不好哇。”

“是啊，是啊。”老人哼哼着又说道：“你的脸色也不太好呀？”

“是吗？去年岁暮以来，去看过几次医生，说是肾脏有些不太好。”

“是肾脏。嗬，肾脏吗？那就麻烦了……你丈夫出门了吗？”

“是啊，昨天开始住外边的。最近，他常去旅行。他不在家，我倒感到舒畅些。”

那天晚上，她让女佣睡下后，就坐在火炉边，特意给老人烫了一合酒，把弟弟怜二的事和策太郎想娶妾又上当受骗的事——一个冬天里发生的种种事情，都一一说了出来。

那阵子，这个镇上掀起了一阵风，说是要开设县立中学。附近的镇上没有学校，当然应当有一个，而且这里又是个好地方。所以，镇上有实力的人都成了发起人，把这一带作为地盘的议员们当上了委员，只待冰雪消融，便开始行动。久原策太郎也被选入这个有实力的委员会。他有学问，懂得那些深奥的道理，又有独特的见解，因此在多半是由镇上商人组成的委员中，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虽然他有才能，但缺乏统一性，他自己又难以驾驭这些无用之才；不过人们认为，面对这些杂乱无章的工作，他可以施展本领，而且他也是镇上一位当之无愧的头面人物。

他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首先，让镇上的人统一签字赞同。为此召开设立中学运动演说会，散发意向书，向镇上的人们宣传办学校的意义，接受镇上群众的捐款。然后，再向县政府申请：这些钱是镇上老百姓捐赠的，请给予设立县中学。这是一个顺利的成功率颇高的方法，也是有过先例的。

这些意见被委员会接受了。实行之日，他也登上了演讲台。

他向大家宣传，要尊重学问，县里学校数量不足，不能普及中等教育，这样不利于孩子们受教育。有了县立中学，这个镇就可以进一步得到发展。自己曾去仙台受过高等教育，深感必须重视教育等等，并在捐款申请书上写上：一、久原策太郎，一千元。顿时博得全场喝彩。

镇上的老百姓一致赞同开办学校，捐款也达到了相当的数目，一切就绪。接着，策太郎便和委员们一起寄宿在外，几次上县里请愿。可县政府的人说此事要在县级会议上讨论，在委员会上研究，有关预算还要核实之后才能决定，所以进展迟缓。大家抱着希望度过了夏天。直到秋天，这事才终于获得许可。

在策太郎三十几年的生活中，大概这件事才是他做过的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并且也证实了他平时的骄矜并非毫无意义。唯有此时，策太郎才意识到自己受过的高等教育发挥了真正的作用。由于这一点，他对这项工作的热心程度在委员中是首屈一指的。那时，人们都称他为设立县中学的恩人。他第一次对工作充满了喜悦。

在最后一次县会议上，确定了设立学校的计划，决定明年建校。听到这个消息，前去旁听的策太郎下了火车，一路小跑满脸通红地回了家，进了屋，脱下裙裤一甩，对平素从不好好说话的节子嚷道：

“喂，决定明年建校啦！”

这天晚上，他的那些朋友象往常一样又聚集在一起，他不摆围棋，也不玩扑克，一个劲地让他们喝酒。一边喝，一边给他们讲述这次运动的经过。

“我们来到了县知事面前，一下子都胆怯起来(哎呀！在知事阁下面前嘛，总有点……)，想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妈的！知

事阁下算什么，他是人，我也是人。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能让知事阁下耍威风……）。他妈的！

“我到哪儿都得受平等待遇，不是吗？我不向任何人低头，没有理由要低头。那些繁琐的礼节实在太多，所以我干脆叫他岸本先生。我对岸本先生说，‘这件事请您无论如何要赞同啊。’他也是平等的，管我叫久原君。‘怎么能辜负久原君的一片热心呢？’那不是很好吗，啊？”

明年要建校，而冬季又无法在野外施工。所以，必须赶在下雪之前造好一个外壳。买下地皮后，立刻着手建造三栋校舍。策太郎每天都去工地上转转，高兴地期望着早日竣工。

第二年春天，参加落成典礼时，策太郎去看了校舍的每一个角落，那快活的样子就象是自己家造了新房子似的。化雪的时候，进行了入学考试。接连几个大晴天把土地晒得干干的，开学典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前去参加仪式的策太郎站在装有铁栅栏的石头校门前，门上交叉插着两面国旗。策太郎眯缝着眼睛，瞧着那群穿着新制服的学生接踵登上石阶，他那副样子简直就象是一位站在家门口等候孩子回家的父亲似的，心里充满了喜悦。

这时，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放高利贷的板仓甚兵卫突然来找策太郎，说他弟弟怜二借的一千元期限已过，还没有还钱。他要作为保证人的策太郎负责任。策太郎十分惊讶，让甚兵卫把借条拿出来一看，自己作为保证人已在上面清楚地签了名盖了章，但是那图章不是他自己的。他立刻让瘸子黑川到荒神町去把怜二叫来，这才明白是怜二伪造了他的图章。

怜二气喘吁吁地跑来，正好有客人在，就把他叫到了里屋。

策太郎怒容满面地坐在金屏风前面，双臂交叉在胸前，怜二在他面前俯首致歉。此时，金屏风上绘着的相貌酷似父亲、祖父的老人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兄弟俩的这场纠纷。

“饶恕我吧。这笔钱我一定负责还清，即使为此破产，也决不连累哥哥。说实话，当时我的生意已经不行了，大量的贷款又封着，不能提取，而生意必须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其他人可作我的保证人。哥哥你一开始就反对我搞饮料店，所以我也不能来求你，这实在是最后的办法。原谅我吧，一定不给你添麻烦。”

“你准备怎么还人家？”策太郎简短明了地问道。

“目前先把利息放进去，再同他交涉延期归还。这样，今年夏天的产品要能畅销的话，秋天之前就可以还清。如果这样还不行，我把现在作为担保的房子拍卖掉也没关系，还可以再卖其他东西。”

弟弟说了这番内情话。他落到这步田地实际上是因为种种判断的失误。原先以为毫无问题的井水量只是冬天的测定结果，到了夏天却不如预计的多，这就是一个失误。还有，原来估计可以独揽这个镇的需求量，结果其他公司以优越的条件特约了好几家小卖店，并且降低售价，竞争十分激烈，很难挤进去，第一季度勉强收支平衡。今年，他已趁早开始联系了几家特约经销店，一切都比去年顺利。所以，他认为秋天之前是能够还清债务的。

策太郎被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也没有再作追究，只申斥了他一句：“自己做事自己担，你要是个男子汉就好好干。”便让怜二回去了。

但是，从这件事以后，怜二的妻子政子反而抱怨策太郎六亲不认，太薄情。怜二也不再愉快地来串门了。从初夏一直到初

秋，策太郎只是和癞子黑川结伴，在楝树下张弓射箭来消磨时光。尽管有时他会突然想起让小卖店送些饮料来，给节子和扎花老人咕嘟咕嘟喝个够，但却不买弟弟怜二的汽水。

立春以后过了二百一十天①，下了三、四天雨，一下子就冷了起来。

那天早上，雨过天晴，肾脏一直不好的节子去医生那儿看病。从医生口中得知怜二患上了急性肺炎，病情很重。策太郎赶紧让黑川去看看，情况正如医生所说的那样。同时，也带回了厉害的政子的口信：病人身体很不好，谢绝探望。听政子的口气，发病的原因是怜二为了筹集资金四处奔走，淋雨着了凉。但说到根子上，还是因为哥哥的薄情使怜二不得不硬撑着干。

策太郎咬着下嘴唇，沉默不语。他并不为以前对待怜二的态度而后悔，只是被一种寂寞感所困扰，对政子的做法尤其反感。当节子从饭厅探出脑袋说："我去看看他吧。"策太郎固执地阻止她："不要去。"

"政子嘛是政子，怜二挺可怜的。"节子很体谅策太郎的心情，这么说了一句。可是策太郎却冲着她说："呆一边去！"她进了里屋。

第三天下午，一个自称是从荒神町来的柠檬水厂职工模样的陌生男人被差来报信。

"今天上午十一时五十二分，老板去世了。告诉您一下……"

"知道了。"策太郎说着走进里屋，毫不犹豫地换上了刺有家徽的礼服。出门时，在土间回头对节子说：

---

① 即九月一日前后，此时日本常有台风袭击，也称厄日。

"也许要把那个大孩子领来呢。"

他来到了弟弟家，有两、三位前来吊唁的客人在另一间屋里默默地抽着烟，似乎很无聊。这时已近黄昏，厨房里正忙着给客人准备酒菜。

政子板着苍白的脸，脸上没有眼泪，她换上一支新蜡烛，把策太郎引到怜二的遗体前。策太郎揭开蒙在怜二头上的白布，久久地看着弟弟的脸，长长的胡子，粗犷的轮廓，脸庞象父亲一样的消瘦。此时，策太郎的胸中涌起一股爱怜之情，一种不寻常的奇怪的悔意使他感到心情沉重。他仿佛觉得眼前出现了自己那孤独的身影，而且，他似乎还看到了死去的弟弟竭力主张与他脱离关系，冷冷地把他拒之门外的情形。

他心烦意乱地盖好白布，端坐在政子面前。

"真是遗憾的事。要是早点告诉我，就……"

政子闭口不言。于是，策太郎觉察到善后处理将是很难办的。政子是个倔强的女性，也许到头来并不会听从他的摆布。他便又说道：

"好了，别泄气。一切都由我来安排吧。以后我来照顾你。"

政子仍然默不作声，膝上那两只紧握的手却在颤抖着。见此情景，策太郎又说：

"所以你把一切都交给我办吧，我会妥善处理的，懂吗？"

这时，她突然抬起头，发疯似地叫喊起来：

"你给我回去！欺负人，他的守夜还没完哪，还算是兄长吗？太过分了。回去吧！再也不要来了，葬礼也不要你参加。怜二真是太可怜了。有你这么个冷酷无情、品行不端的哥哥，他的一生都受你欺侮。是你缩短了他的寿命！我会安排得很好的，我会把孩子抚养成人，你瞧着吧，哎！我不要你一分钱，你回去吧！"

策太郎被搞得莫明其妙、狼狈不堪。他想使她平静下来，可她气昏了头，还动了武。最后，他简直是被赶出弟弟家门的。仔细想想，政子对他是有成见的，把他看作是品行不端的兄长，这样，刚才的话说得就很糟糕，政子认为他是想叫她当小老婆，再收养他们母子，她这么理解当然要生气。如此解释，政子的行为也是合乎常理的。

策太郎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他站在通往后院的走廊上哭了一阵，然后回到屋里，在火炉前坐了一整夜，一言不发，只顾喝酒。黎明时分，他枕着手臂在火炉边睡下，直到早晨。

第二天，他没去参加葬礼，也不让节子去。沐浴着秋天明媚的阳光，他独自站在楝树下，悠然自得地射着箭。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他是在等待着手持弓箭、就要到来的弟弟一般。但是现在，那种与开始破裂的爱格格不入的自傲伴随着愤怒又占据了他的心。他想起连隔壁屋里的客人都能听见的政子那疯狂的叫骂："是你缩短了他的寿命！"便再也不想去关心政子他们了。

这以后，他也没兴趣打扑克、下围棋了。平时来找他闲聊的朋友也自然日趋减少，他就这么整日默默地坐在前客厅里，扫视着空无一人的屋子，度过一日又一日。于是，他的姿态仿佛开始变成死去的祖父那副清高孤傲的模样了。

有关怜二暴卒的善后事宜，策太郎多有放心不下之处，但是，对于户籍已分家的人，他没有强制性的发言权。除了由政子他们自己处理之外，别无他法。同遗族的交往也被拒绝了，他无法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一天，瘸子黑川告诉他镇上人们的传言：政子被债务搞得走投无路，中了讼棍的圈套，遗产都被弄光了。而且几周之后，他又听说：高利贷者甚兵

卫封了作为抵押的房子，还要政子把房子交出来。节子便再三恳求策太郎，请他可怜可怜那些孩子，去帮帮他们。但策太郎却丝毫不动心，还说："要是他们哭着上门来，则另当别论，否则，与我毫不相干！"

仅仅几天之后，黑川又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荒神町的房子已空了，昨天政子带着两个孩子，两手空空地上东京的亲戚家去了。

"这个犟女人，一家人都让她毁了！"

策太郎怃然地叹息道。他的解释只对了一半。实际上，应该说是策太郎和政子两个人的自傲性格的相互冲突导致了这个家庭的毁灭。

不久，冬天又来临了。厚厚的阻雪篱从屋檐直到地下，把房子团团围住，这幢陈旧、宽敞的房子被封闭在一个阴森的、黑暗的深渊里。夜深了，屋檐上积着的新雪被夜间寒冷的空气冻得结了冰，发出啪啪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女佣睡下后，客厅里熊熊燃烧的火苗舔着铁壶，铁壶里水的沸腾声听得一清二楚。扎花老人眨着疲倦的眼睛，默默地扎着梅花和小松枝。节子在一旁看着他的手势，此刻，她也无心再向老人唠叨那些牢骚话了。看着差不多了，她便去给老人烫烫酒，一边烫，一边倾听隔壁屋里的动静，屋里静得没有一点儿声响，她心里很难过。

策太郎把自己关在十二张铺席大的客厅里，独自坐在火炉前，呆呆地望着手中的酒杯，不住地唉声叹气。他的身后有一个肩膀宽大的黑影子，由此足以证实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寂寞。

孤独使他感到疲倦，他用那从未有过的和气的声音招呼饭厅里的老人："大爷，到这儿来喝一杯吧。烫过的酒还不错吧？"

老人有点儿吃惊地从小松枝里抬起头，和节子对视了一下。节子好象得救了似地微微一笑，用手示意老人赶快进去。

策太郎的酒量不如以前了，看上去人也显得无精打采的，一会儿就会喝醉，他似乎已没有多少高声斥责别人的精力。他的骄矜开始崩溃的胆怯心情使他变得脆弱，然而又没有可以替代他这种骄矜的强有力的东西来支持他的精神。弟弟家的败落使他受到街上人们的议论，人们指责他冷酷无情。往日的那些朋友也很少登门，这个家变得更寂寞了。

整整两天两夜的暴风雪吹得天昏地暗。这两天，策太郎没出门，也没人来找他，所以没有遇见任何人。第三天下午，雪停了，天边射出了微弱、柔和的阳光。小镇被埋在四尺深的大雪里，在马路洁白的雪面上，蜿蜒着一条细细的脚印。

傍晚时分，策太郎就去了中学校长的家。这位新朋友是知识分子，也是个下围棋的高手，棋艺不亚于他。每次他去串门，都被当作镇上的实力人士、创办学校的有功之臣而受到周到的款待，总是满意而归。这天晚上，下了两盘棋之后又喝了酒，快半夜了，他才从校长家出来。屋外一片白雪茫茫，白色的月亮清晰地印在铁灰色的天空。刺骨的北风不时发出呼啸声，吹散了枝头的雪花，猛刮着栅栏上的积雪。策太郎踩着积满雪的木屐，闷闷不乐地走了两百米路，突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这是因为酒后膨胀的血管被冷风一吹，一下子收缩而产生的剧痛。他忽然站住不动了，木屐底下的雪已结得硬硬的，不能再走了。

霎时，他仰面朝着月亮，张开嘴巴，无声无息地倒在新雪之中。在松软的雪坑中，他的身体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黑乎乎的。他就这么躺着，一动也不动。

当天晚上，他被镇上的几个人抬回了家。他浑身是雪，身体已经冰凉，无法挽救，连融化耳孔内积雪的那一点点热量都没有了，只是残留着一股香喷喷的酒味。

遗体朝北安放在里屋。第一天晚上坐在他枕边守灵的只有为他这一生的骄矜而备受冷遇的不幸的妻子和苦于哮喘病的扎花老人。

妻子在佛台上摆好蜡烛，点上香，又供上一杯水。然后，在他的枕边围起了金屏风。此时，扎花老人不由得产生了奇怪的幻想：就此，策太郎作为久原一家三代的主人告别了人世，他的死也同他父亲、祖父的死完全一样，他们也同样被朝北安放在这间屋子里，围上相同的金屏风。也就是说，从老人那干巴的眼睛里所看到的是，为了摆脱父亲、祖父的传统和习惯而苦苦抗争了一生的策太郎，最终仍然陷入了与祖父一样的守旧传统的泥坑之中。而在那不幸的寡妇节子看来，金屏风上两位老人的锐利目光竟变得十分可怕，这种目光在丈夫生前曾训戒丈夫的行为，要他保持这个家的传统格式，而如今这种目光好象在诅咒丈夫的一生。

陆燕萌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风雪
作者＝（日）石川达三著于雷等译
页数＝７８０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５８０
出版日期＝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第１版